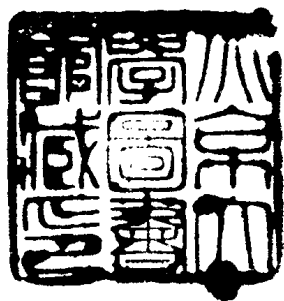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六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六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38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六九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渭厓文集十卷(二)

(明)霍韜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霍與瑕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渭厓文集十卷》提要

渭厓文集卷之四

疏

申明禮制疏

臣欽蒙

聖恩陞任南京禮部尚書臣將伏候

陛辭赴任供職竊念臣忝禮官典禮臣所事守也古者帝

王之制禮也昭之天彝以秩大分修之人紀以辨大

倫毫髮不忒是故上下不淆民志不僭

帝王所以安定天下也我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首明禮制以崇化次定律令以格頑

列聖率循禮教洋溢宜海宇同軌矣况南都我

皇祖所以肇基也典禮宜天下先焉臣未到南都禮制之

詳未敢具論姑舉一二切于百僚所取式者取自

上裁臣伏覩禮儀定式京官三品以上乘轎其餘不許

累朝定制也近日南京文官不論職秩崇卑皆乘轎焉

或乘女轎闖城丈夫混同婦人非美兆也或施帳幔

儀飾幾於

上僭矣前月日有擡轎經　長安門者甚無忌也兩京一

體也南京文官不式典禮如此何以責道化之達而

不僭也禮儀定式官員相遇廻避有等上非傲而下

非詘也夫卑以避尊非以飾讓也所以定分也上下分定然後兆民觀化而天下治也近日南京文官街衢相遇卑不避尊混肆虐突舊年尚書劉龍與給事中曾鈞訐奏釁端之起由曾鈞乘馬徑衝劉龍滸珍兩轎之間劉龍遂奏曾鈞私乘驛馬曾鈞遂劾劉龍和買貨物兩詞交搆始於爭道是職秩之分不明禮讓之風不著也衣冠不讓如此何以責庶民之不爭以犯分也臣惟車輿之制所以命德上下之辨所以定治禮遜之流所以徵化國家不可須臾缺者也臣禮官也斯禮也臣職所專守也伏乞

勑下禮部會同都察院申明禮制俾臣到任遵守焉於以

昭我

皇明禮教之盛達于天下或所在官員猶踵舊習僭禮犯

分上瀆

宸度臣即會南京都察院具實以

聞庶禮教承式海宇同風臣下澆薄之風亦因格化實微臣效職一事也

聖旨禮部會同都察院看了來說

乞　恩罷黜以避嫌嫉疏

臣由吏部左侍郎幸蒙

聖恩陞南京禮部尚書竊念臣一介草茅廿年科第拔自三品超列八座臣不勝榮忭不勝感激臣受知素深

圖報實切方將伏候而

恩仰答

鴻造乃敢

陛辭赴任供職不意近日禮部尚書夏言與順天府府尹劉淑相訐奏內一節云劉淑相邀請諸臣遨遊銀山鐵壁為大不敬奏內雖不指臣姓名實暗坐臣罪也蓋遊銀山鐵壁臣實倡首焉若曰論罪臣實罪首不敢自諱是時也適值　免朝臣詣劉淑相曰前看

陽翠嶺地形勢狹小不可用矣聞銀山鐵壁形勢奇偉或有吉地盍往觀乎蓋劉淑相頗諳地理臣生長山中亦頗識山之形勢故同往觀之也都御史究以是論劉淑相之罪實暗論臣罪也何也倡遊山之議臣實始之諸臣乃因臣而行也則罪之首宜坐之臣之身臣不敢辭夏言又曰淑相上疏議　陽翠嶺地謂淑相疑夏言沮之惟當日上疏臣實倡首臣並不疑夏言淑相又何疑焉臣下獻策于

朝廷各盡其忠而已矣用不用豈所計也如必互相疑

忌是爲身私利也豈公天下之誅也夏言之奏雖爲
劉淑相而發實暗指臣也臣雖不才惟知爲
國秉公而已矣惟知爲
朝廷存大體而已矣何嘗疑忌于人臣嘗讀史見古之
誤國奸臣皆爭利戀寵爭祿位之崇卑而已矣始也
自喪其心終也誤人之國臣常念念以爲殷鑒故凡
遇事非切治體未嘗輕與人競亦未嘗忌人惟踪跡
孤孑恒爲夏言所疑臣若隱忍在位致夏言疑忌孰
若避位退休亦可保全小節此臣所以乞罷黜也夏
言又曰淑相輕侮陵犯實有一二臣陰喉之狀亦暗

指臣也夏言令號于人曰淑相如攻我致我敗露必
擠三四人相陪餘三人各有所指內一人則指臣也
斯言也在外大小臣皆聞之臣蒙夏言之疑如此何
以自明臣讀邸報見劉淑相奏云夏言爲徽州客人
吳良佐竊州大戶高聰囑托且云封錄數冊內有小
帖此等事情豈傍人能知之哉夏言如無囑託實跡
即宜懇乞　天恩爲之辨明
勑下法司提費宏吳良佐高聰與劉淑相面對則夏言曾
否囑託劉淑相曾否聽人唆吠皆可知矣夏言不自
省已乃疑臣至此臣不早退必難保全是臣不得不

乞罷黜也臣不得已再將夏言論臣罪犯太過者畧
言之臣倡率遊山不先奏
聞麗之于法曰違制又曰不應爲則臣不敢辨若曰大不
敬則臣不能堪也蓋大不敬之罪具列十惡之目臣
子蒙十惡之名生無所容於覆載死難瞑目于泉壤
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洗也臣至不才何以堪此罪
名哉如曰臣之遊山論罪宜曰大不敬矣然則夏言
囑託律宜何罪耶乞
勑夏言讀大明律勢要囑託該得何罪受贓爲人囑託該
得何罪如夏言所犯之罪皆依律定擬臣亦甘伏大

不敬之辜矣臣不得已又將夏言行事証之律曰其
各奏公事若有規避增減緊關情節朦朧奏准施行
已後因事發露雖經年遠鞫問明白斬
聖祖制律之嚴所以戒奸臣也奸臣互相欺罔互相蒙蔽
是禍亂所由滋也
聖祖所深惡也去年大學士費宏病故夏言爲之請諡舊
制凡請諡皆行考功司備查本官歷任有無被劾乃
敢題請取自
上裁情節行實不敢增減不敢假借天下之大公也
聖祖定制也費宏被御史鄭氣劾其賄賂受王御史鄭洛

書劾其納彭夔之賄御史張祿劾宏家門貽玷殉祿
貪禁御史蔣㬇劾宏苞苴賄賂日滿門庭夏言徇私
蓋與隱匿誤蒙
聖恩賜謚文憲夫曰文者儒臣通謚也若曰憲者我
憲宗皇帝徽號也宏何人斯敢當
憲祖徽號也哉夏言增減緊關情節朦朧奏准得之也臣
擅遊山伏大不敬之罪矣夏言爲費宏窺避增減緊
關情節罪宜如之何伏乞
聖明察臣孤立顛危之極 賜臣罷黜然後
勑下廷臣擬臣罪狀與夏言罪狀查照律法請自

上裁庶幾夏言與臣罪犯輕重皆不能逃
聖祖彝典不能逃天下公論不能逃萬世策書臣即瞑目
泉壤永甘心矣
聖旨卿扈從大臣自當朝夕君側乃恣意私遊猶辯飾已
過念昔忠於事免究該部知道
陛辭疏
臣伏蒙
聖恩陞任南京禮部尚書臣本月二日謝
恩訖宜即趨任矣恭遇
聖上萬壽聖節臣當伏候拜舞稱 賀乃敢啓行況臣受
恩素深遠違
天顏實顧戀瞻依不忍遽去惟臣陞任日久不敢不去也
前月尚書湛若水雖轉吏部尚有侍郎費寀在部管
事今費寀亦已轉任矣本部印信缺官署掌是臣又
不敢不速去也臣拜違
天顏踰數千里愧無可以效報
聖明者竊念古者帝王於其臣也有督教焉則錫之訓若
書之誥命是也臣下將納忠焉則貢規諷之章若詩
之二雅是也唐虞之際天下盛治之極也君臣相告
猶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猶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聖如帝舜豈俟臣下規戒蓋聖人之心嘗不自滿臣
之於君嘗過於規此唐虞之治所以盛也
陛下聖德超越千古
御製無逸所御不惟發明
君道無復餘蘊所以訓勑臣下者亦切至矣臣嘗仰誦
聖謨曰失禮喪義悖親逆君傷倫敗俗皆自逸肆中來臣
拜首稽首曰凡我臣僚服我
聖訓猶縱逸失德自欺自穢玷辱
聖化則非人類也臣載觀
太祖高皇帝祖訓若曰凡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惟創業

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
聖祖曰以天下爲憂者即
聖訓曰無逸之謂也
聖上之心與
太祖高皇帝之心後先一揆也臣觀
祖訓首章凡十七節若曰丞相專權亂政若曰四方水旱
等災若曰居安常懷警備若曰凡夜當警省若曰凡
人之姦良固爲難識若曰聽訟要明若曰賞功要當
無一時不嚴畏無一事不敬慎蓋
太祖之心即帝舜儆戒無虞之心也我

皇上無逸之心即
太祖高皇帝之心也臣幸生
聖世緝熙
聖化自揣于衷無毫髮之能仰答
鴻造令遠違
天顏無任惓惓謹服膺
聖訓以祗慎厥身載對揚
聖祖之謨與
聖上無逸之謨于億萬斯年而已矣臣不勝瞻戀戰惕之至
懇乞

聖明照察姦黨疏
臣昨日　陛辭訖將趨任矣因臣疏論官員迴避禮
儀及乘轎事例奉
聖旨禮部會同都察院看了來說尚書夏言即詰大學士
李時云何故會都察院蓋謂會都察院則彼不能横
逞其私以撓
聖制也于是主使禮科都給事中李充濁等肆言妄辨李
充濁等疏末　上臣前數日已聞其容謀矣臣且行
矣禮儀定式具于
皇明制書自有公論臣不須贅辨惟夏言陰結諫官欺罔

聖主李充濁等甘爲夏言鷹犬不識不忠臣不力破姦謀
恐姦黨愈熾趨附愈多天下知有夏言不知有　朝廷
陛下遂孤立于上矣臣先畧辨李充濁等所言之謬然後
畧述夏言姦黨實跡爲
聖明陳焉臣謹按洪武二十年
太祖高皇帝欽定官員相遇迴避等第凡八條內一節云
六品遇三品以上官引馬迴避四品引馬側立遇五
品趨右讓道而行無近侍不迴避之禮如李充濁之
言是則
太祖之制非耶又一節凡內官出入遇公侯伯一品二品

官引馬側立遇三品四品分道而行夫內官乃
朝廷近侍之臣也於文官無統屬者也遇一品二品官
猶引馬側立若曰近侍官不迴避不知李充濁所據
何典禮也豈悖
太祖之禮別逞其邪說耶又
太祖高皇帝欽定官員拜禮凡二條亦無近侍不行跪拜
禮之說蓋欺人附會以自私也
太祖欽定禮儀萬世所遵守也李充濁不法
太祖則誰法也李充濁云給事中謝
恩與尚書同遂爲給事中可抗禮於尚書也今京堂五品

以上官謝　恩皆同尚書然則五品官亦可抗禮於
尚書耶外夷入貢面見辭謝皆同尚書然則外夷亦
可抗禮於尚書耶甚矣其言之悖也李充濁又云朝
參序立六科立　御道之側謂是可抗禮尚書也今
鴻臚序班大漢將軍亦立　御道之側然則大漢將
軍亦可比擬給事中序班小臣亦可抗禮尚書耶甚
矣李充濁不識職體也李充濁又云吏部兵部選官
都給事中同宴謂是可抗禮尚書也是日司屬官皆
同席酒飯然則司屬官亦可抗禮尚書耶蓋
賜酒飯以

朝廷爲主臣下受賜于
朝先拜稽首然後即席如對　君然
君尊于上臣下不得各申其分如日麗天衆星不得耀其
光也李充濁又云巡視京營紀錄軍功給事中與三
法司都御史抗禮謂是可抗禮尚書也臣謹按
太祖定制凡承宣召及祠祭官請祠所遇應避之官不避
所以尊
朝廷也豈曰祠祭官可抗禮尊官耶春秋之法王人雖
微序于諸侯之上所以尊王也給事中奉
勑差遣遇都御史或暫抗禮所以尊　朝廷也非承

欽命焉得抗禮也李充濁援以爲比謂是可抗禮尚書也
甚矣李充濁不識職體也李充濁又云翰林官不迴
避錦衣衛官不迴避給事中可與比擬也皆宣德正
統年間失禮也非
太祖定制也今武職不避文官故文官不避公侯伯謂文
武職體不相統屬也翰林官不迴避楊榮楊士奇始
之也
太宗文皇帝命楊榮等以編修入內閣備
顧問漸無師傅故翰林不迴避楊榮楊士奇始之也非
太祖定制也今則或避或不避無定式皆禮官失考也李

充濁不能考訂
太祖典禮以一
百辟之比擬效尤甚矣李充濁不識職體也李充濁又云
給事中得論劾尚書謂是可不迴避也臣謹按憲綱
都察院自御史至吏典皆得互相糾舉所以防姦臣
也給事中可劾尚書即不迴避御史至吏典皆得糾
舉堂官御史亦不可迴避耶都察院吏典亦可抗禮
給事中耶蓋大姦大惡爲
朝廷憂言官自宜糾劾政事乖錯　國是倒置言官自
宜論諫皆諫官職也未聞借糾劾之權遂可僭分犯

禮也李充濁又云尚書批本于六科之門謂是爲六
科之權也臣謹按
太祖定制每日尚書奏事左侍郎面寫
聖旨于奏劄之上右侍郎送科親批押焉次日主事驗筆
跡乃抄出行焉所以防六科抵換之弊也侍郎批本
爲
朝廷防姦非尊六科也自楊榮楊士奇入內閣陰壞
舊制凡奏劄皆從內閣擬　旨左侍郎無面寫
聖旨之制矣自是內閣權重而姦弊滋矣李充濁不能考
祇舊制以革姦弊反借是以誇其權謂是可抗禮尚

書也其失矣李充濁不識職體也夫李充濁不識職體
其罪小也黨附夏言欺瞞
陛下其罪大也臣畧陳之
陛下幸垂察焉嘉靖十四年正月都御史侯位劾犯贓知
縣陳昌福谷繼宗夏言納賄爲之營救囑託汪鋐爲
之立案汪鋐不聽夏言恨侯位而無以中傷之也由
是主使李充濁妄劾侯位不早侍養感召災變疏云
伏望
皇上勑下該部蓋謂禮科災異之劾或行禮部夏言可肆
毒手也不意

勑下吏部遂失所圖李充濁即到臣門祈臣符同題覆臣
據實上　請內云權要囑託皆不聽允爲夏言發也
夏言李充濁所由恨臣也李充濁妄劾侯位其罪小
也黨附夏言作姦臣鷹犬其罪大也李充濁云尚書
奉職無狀給事中明白上　聞也李充濁既知其職
矣夏言爲費宏請謚增減緊關情節律合斬罪禮科
所宜駁正糾劾者也何不具實上
聞也夏言身爲大臣受富商厚賂爲之囑託玷辱
國體其汚穢之聲播聞海內久矣李充濁可諉曰不知
耶何不具實上

聞也順天府通判貲完與府尹劉淑相構隙曲直未明須
併提對理乃　國法也今府尹下獄通判在位法司
曲法紀綱安在李充濶何不具實上
聞也臣觀古今姦贓其臣未有如夏言者也夏言如列公
卿之位則辱公卿使天下之人指而議曰如此贓濫
尚爲公卿他又何責焉自是姦贓無忌矣夏言職典
禮則辱典禮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者也夏言姦贓
如此其心喪矣焉有喪心之人尚可汚秩宗清選也
哉夏言如入
太廟則辱

宗廟褻惟
列聖在天之靈必震怒曰
國家憲典姦黨誅無赦贓汚滿貫者絞
宗廟禮法之地豈容死罪之人得踐足也夫至尊嚴莫如
宗廟至汚穢不潔莫如死罪犯人夏言身犯死刑豈可使
再玷禮職以辱　宗廟也夏言罪狀顯白如此其爲
尚書奉職有狀耶其爲尚書奉職無狀耶李充濶不
惟不以上　聞反附爲姦黨如此尚可玷辱諫垣也
乎夏言囑託汪鋐保全贓官張天衢汪鋐不聽夏言
疑臣拒阻每次選官夏言必囑託三四人求好地方

臣多執沮不行夏言益加忌恨臣署部事夏言爲舉
丞楊許等囑託二次臣皆不聽侍郎張邦奇司屬官
皆知之由是怨臣愈深前日臣掌選事題
請比選庶吉士例精選人才以備科道既得
旨准行矣夏言主使盧楩論劾盧楩奏
旨拏問夏言又主使鎮撫司千戶盧楩招內參臣變亂選法
以汚蔑臣前次奏
旨大臣不許互相詆擊臣仰遵
聖訓矣夏言復陰使李充濶等攻臣謂臣欲自尊大然臣
所言皆臣職掌者也非爲己也夏言先主使都給事

中王禎攻臣王禎不肯乃主使謝廷茝又陰使六科
新進不知禮制官員隨聲附和欲使六科視臣如讎
風聲陰鼓南京六科使南京六科視臣如讎彼乃可
得志而臣坐受禍也臣不足惜惟念今日臣僚皆垂
首低面畏避夏言矣六科十三道官豈無一人剛直
雖心欲攻夏言罪惡亦畏懼不敢矣東廠鎮撫司無
不承夏言風旨矣羅織構煽隨所意欲矣自古姦臣
之黨未有如夏言之盛者也自古天下之人畏姦臣
未有如畏夏言者也臣不敢言天下無敢言者矣天
下皆附夏言

陛下遂孤立于上矣臣極知言出禍隨惟臣不勝危懼不
勝痛憤乃熟思審處寧甘一身之禍為
國家除去姦黨即瞑目泉下猶有生氣無黷亟保全以負
聖明知遇之 恩也臣不能仰體
聖明保全夏言至意罪該萬死伏乞
賜臣誅斥以謝夏言乃
勅法司會九卿科道議夏言罪狀庶幾姦黨破散黨禍潛
消天下幸甚
聖旨朕已有旨着大臣群僚之首各同寅贊治勿相詆擊
如何又這等來說且不查究

慶賀疏

臣等於本年十月二十八日接到邸報伏見
勅下禮部
皇第二子生臣等不勝慶忭不勝歡躍竊念臣等心祝于
皇天上帝之誠至是遂矣天下臣民之望至是慰矣山河
海岳之靈至是效矣百千萬億蒼生之命至是永矣
宗廟社稷之主之祚百億斯年與
天無極矣臣等不勝慶忭不勝歡躍仰惟
皇上玄德格
天至仁覆物
聖學高出千古禮制度越百王上紹
列聖洪休下啓燕詒丕績亘古一見萬世無伍是宜天錫
胤祚禖鷰吉祥繩繩螽斯振振麟趾
聖聖迭生世世紹德永造兆民之命永綿社稷之福永荅
皇天之眷永懽
祖宗之心也臣等不勝慶忭不勝懽躍戴伏竊思若俟
詔書到日乃拜舞稱 賀則懽慶喜躍之情不能自禁謹
于十一月初一日率會文武大小百官于南京禮部
陳設 龍圖香案各具大紅錦繡吉服行五拜三叩
頭禮俟

詔書至日另具朝服拜舞稱賀庶幾少洩
嵩呼之誠載獻華封之祝也伏願
聖德益懋
天眷益隆胤嗣益昌
宗社益慶臣等不勝慶忭喜躍之至
聖旨覽卿等奏賀知道了禮部知道

乞恩貤封疏

臣蒙 聖恩封贈臣祖考妣皆如臣官錫臣
誥命榮願足矣惟念臣先任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
已蒙

聖恩賜臣祖厚一臣父華皆如臣官祖考榮顯亦云足矣
惟臣曾祖玄珍尚未沾　恩是臣所爲耿耿也竊念
臣之曾祖玄珍實有陰隲以忠義教臣祖故於正統
十四年黃賊蕭養之亂臣祖厚一奮義破家力抗亂
賊皆臣曾祖之教也餘蔭及臣之父又逮臣身獲事
聖明是臣今日冒竊祿位皆臣曾祖之澤也臣忝顯秩曾
祖猶爲庶人又臣所爲耿耿也臣祖厚一之墳與曾
祖玄珍之墳聯壤並列臣祖已贈詹事兼學士矣曾
祖未沾　恩命春秋墓祭臣祖之心竊亦不安臣爲
子孫不能安祖考之心是不孝也又臣所爲耿耿也

臣如幸荷　聖明福澤之被少延狗馬之年榮逮曾
祖尚或有期惟慮臣命同榆柳溘先朝露臣之曾祖
遂沾　恩無期也又臣所爲耿耿也先是大學士張
孚敬桂萼方獻夫皆以侍郎封贈曾祖皆出
特恩臣不敢比擬惟願辭臣應得尚書
誥命贈臣曾祖玄珍辭臣妻應得夫人
誥命贈臣曾祖妣梁氏庶幾祖以孫尊孫申祖敬實臣烏
鳥之私之情所不能自已者也伏惟
皇上廣因心之孝推逮下之仁　勅下吏部准臣貤封
公爲求疏

准南京吏部咨該太師兼太子太師武定侯郭勛奏
准備行到臣切惟進薦材賢大臣職分也況恭遇
聖主求賢圖治遑遑汲汲之時者哉臣惟今之人材隨所
長用之不責之備焉雖常才可用也赦小過許自新
責之效也以自贖雖有罪戾者亦可用也昔者孔子
之論用人也謂孟公綽不可爲滕薛大夫優爲趙魏
老因才授任者也如曰責備則孟公綽之短於才生
今之世難乎免於黜也管仲事子糾入齊之役管仲
射桓公中鉤焉是管仲者桓公讎人也桓公舉之猶
任四十餘年遂霸諸侯一匡天下唐之魏徵事太子

建成實讎秦王以輔太子若魏徵者秦王讎人也秦
王即位擢用魏徵致貞觀之治唐室無與伍焉是故
古之用才雖讎不棄也況於小過者乎臣故曰因材
授任雖常才可舉也赦小過許自新雖罪戾者可舉
也又有養病過限才尚可用者有侍養家居才堪世
用者有自陳致仕年力尚強者有因執法自守爲人
讒傷者有因觸大臣遂致黜謫者有因人詿累誤被
譴罰者有吏部考察誤致虧枉者皆宜備舉
甄錄之者也臣不能盡知天下才賢況經兩京科道及
各撫按屢舉薦者臣皆不贅惟舉臣所知伏候

聖明采用焉養病過限如給事中鄭慶雲陳江主事陳嵩
林炫皆臣同科進士也臣所知者也臣所未知者尚
多也乞
勑吏部行各撫按凡養病官員備查年力若有可用即起
用焉則養病官員皆爲
聖世用矣侍親在家如副使牛鸞僉事黃佐知府曾仲魁
年力正強若俟親終起用恐衰老矣亦臣所知者也
臣所未知者尚多也乞
勑吏部行撫按查侍親官具薦起用選授鄰境俾迎親就
祿則侍親官員才可用者皆爲

聖世用矣自陳致仕如侍郎朱廷聲都御史高公韶國子
監助教陳激東參政李銳副使王世芳僉事吳彥知
府黃偉知縣陸粲孫沿縣丞豐坊皆年壯才清素履
無玷者也亦臣所知者也臣所未知者尚多也乞
勑吏部行撫按查致仕官員才可用者具薦起用則遺逸
才賢皆爲
聖世用矣執法自守爲人讒傷如副都御史王大用任京
職方面垂三十年氷清玉潔歷官三品家無寸土所
治盜賊斂跡百姓賴寧可謂才且應矣惟是不能阿
循權勢遂投閒散亦臣所知者也臣所未知者尚多

也乞
勑吏部行撫按查凡守正執法官員爲人讒傷才可用者
具薦起用則持正有守之才皆爲
聖世用矣因觸大臣遂致黜謫如修撰康海檢討王九思
段炅得罪大學士李東陽而黜者也御史伍希儒謝
源知州顏木得罪尚書喬宇而黜者也編修楊名主
事趙時春因論劾尚書汪鋐而黜者也知州王廷陳
得罪御史喻茂堅而黜者也昔范仲淹爲諫官劾宰
相呂夷簡初若讎然呂夷簡復薦仲淹唐介爲御史
劾宰相文彥博初亦若讎然文彥博復薦唐介君子

謂呂夷簡文彥博猶有大臣之量也爲大臣者容納
直士使直道正氣充滿天下是乃大臣職也若曰嫉
害正人凡小臣觸己之怒皆假
國法中傷擠之古之所謂媢嫉小人也修撰康海檢討
王九思段炅皆豪傑之才也李東陽誣爲劉瑾之黨
黜焉御史伍希儒謝源勤王督兵共擒宸濠忠義最
著者也喬宇爭功黜焉可謂冤矣乞
勑吏部查明康海伍希儒等冤黜憑何罪跡爲之昭雪仍
行撫按查凡觸怒大臣誤罪而黜者具薦起用則天
下正人皆爲

聖世用矣因人註累如通政參議劉曰乾御史儲良材主
事陳邦偁按察使蔣彬知縣朱鵬皆清才可用者也
臣所知者也臣所未知者尚多也乞
勑吏部行撫按查註誤官員具薦復任則材無誤棄矣考
察斷枉如編修王同祖御史毛鳳副使涂敬葉觀參
議王臣華商臣張拱宸知府徐盈趙申黃一道皆一
時斷枉者也查得
大明會典一欵凡考察無贓官員皆得舉用無考察黜退
官員終身廢棄之令也
朝廷誤黜官員猶得舉用吏部斷枉官員不許起用是

吏部威福過於
朝廷也皆臣下專權之術也臣嘗獻議凡考察官員不
許訴辯若有斷枉聽九卿科道撫按從公保舉勘明
起用乞
勑吏部查臣原議施行則人無枉黜正士得行其志矣
大禮得罪如原任翰林院學士豐熙修撰楊愼編修鄒守
益少卿夏良勝等大獄得罪如少卿徐文華郎中劉
仕主事唐樞等或削仕籍或投戎伍所以懲之也今
則歷時淹久悔悟深矣且
大禮之誤由漢至魏至宋千餘年矣諸臣誦習古書不知

錯誤至此也臣故曰議禮者之得罪也陷於不知也
繼而極力憤爭欲與張孚敬桂萼及臣等較是非勝
負也原其初心豈敢抗戾乎
朝廷也譬之人家兄弟鬬爭父母往救焉鬬者奮拳求
勝不覺誤毆及親焉父母諒其子非敢毆已也其子
之罪乃可恕也不諒其情直罪之曰子毆父母不孝
也其子死且有餘戮往年諸臣之爭辨也兄弟鬬爭
之類也其初心豈敢抗戾
朝廷也罪雖諸臣自致情亦可憫者也大獄之誤御史
馬錄實其造謀若諸臣皆閧聲附和者也原首從定

罪諸臣亦情有可原者也伏惟
聖上憫諸臣罪謫既久許其改過自新外任閒住者召復
原職充軍爲民者量授一官臣見諸臣皆將鼓舞
聖化效忠自奮求爲
聖世之良材也臣屢欲爲諸臣
請罪惟事無於因不敢上煩
天聽仰承　明詔公薦材賢臣可以言之會也
聖旨該部知道

公薦武職疏

准南京兵部咨該太師兼太子太師武定侯郭勛奏

准備行到臣臣惟書稱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說者謂周室方隆不忘武備所以保太平之業也前代忠臣告君亦曰天下雖安忘戰則危古今明鑒也洪惟
皇上撫熙洽之運天下太平極盛時也猶惓惓求將材焉卽古帝王張皇六師安不忘危之心也臣迂儒也不習武畧故於武將罕知其材謹詢南京勳戚侯伯或有知也據誠意伯劉瑜開報都指揮同知閑住韓平世有將材可備邊用都督馮驄開報原任延綏東路叅將署都指揮僉事崔大爵素諳邊情堪任主將原任湖廣行都司僉書署都指揮僉事孫昂精力強壯

射藝閑熟可任邊方副叅原任安慶守備署都指揮僉事尚傑力勇氣剛弓馬閑習堪任邊方副叅此五臣者劉瑜馬驄所薦舉者也臣所知者廣東叅將程鑒廣西叅將沈希儀謀勇兼資邊方可用者也高州之西山肇慶之羅旁綠水賊藪也若用程鑒守備久任勿撓責之成功焉地方或不受困至極也臣又聞邊將有趙應時陳者臣不識其面惟聞將名頗長以罪廢棄可惜也乞
勑兵部通查各官履歷叅之輿論如果可用量才器使焉雖未可遽望以古之名將天下之人各舉所知名將

或由是可得也臣又惟用武將與文臣不同文臣必行檢素端乃可表式風化武臣則才勇是尚古人論將謂貪詐可使不責備故也邊將有以罪廢者畧其往愆責之立功自贖將材或亦可得也臣又惟古者邊將軍市之租皆得自用豐與之財寬其察之令武將乃得展布手足收聚爪牙以為之翊遇敵則士卒效命戰勝成功遂稱名將豈直古者將材之良哉亦上馭之得其道也今於邊方一錢尺帛之利皆文官司察之邊境城壖荒地所以優利武將者今悉籍入之官邊將束手無所措給夫邊將欲自廣耳目自強

手足以固邊圉非其恩意自與士卒相為一體豈可得也邊將窮困且苛斂士卒士卒困敝從讎主將上下交讎變亂所由起也欲求名將以安靖邊境豈可得也今於邊境關隘之征量給邊將俾得自利邊境荒地聽邊將召人墾闢不徵其租邊將各利其利自固封守復有餘財得以收召武勇備他年邊將之選將材或亦可得也臣又惟今武舉選將其法備矣惟人材不同優武勇者或不識文墨長文藝者或不能弓馬故武舉雖行尚有遺材焉如於邊方州縣之地凡武勇技藝一長可錄者聽所在收召撫食豢養

遇敵使爲先鋒立功仰奏
聞授職將見雄材壯士皆入彀馭草野無伏莪字內可以
安枕而將材亦由是可得也皆臣迂愚之見也惟
聖明采用焉不勝一得之幸
聖旨兵部知道
正風俗疏時南京禮部尚書
臣到任涖事見南京都城內外凡送喪出葬用鼓樂
前導僧尼混雜有喪之家於郊外大置筵席男子自
爲一聚歡宴酒食婦女自爲一聚亦歡合酒食以筵
席豐大爲美觀以賓親衆集爲富盛喪葬甫畢家已

空乏故有停喪不葬踰數十年暴露其親者婦女送
喪麗服艷容競爲冶色惡少聚觀共相誇美禮教蕩
然矣臣乃諭之曰遭喪以酒食燕客其哀戚之心何
如也送喪者餌人酒食其廉耻之心何如也婦人出
門擁蔽其面禮也冶容麗服呈身郊郭餌人酒食其
羞惡之心何如也
聖天子在上制作禮樂以風天下南都天下之表也俗陋
若此何以對敭
聖化乎古者禮不下庶人欲行禮借士禮與行焉表率風
化自士始自今送喪用樂用僧道用酒食筵宴妝容
婦女冶豔送喪是士行大虧缺也謹按律例行檢有
虧不得入仕生員吏典黜退爲民監生省祭丁憂養
病官不得起送赴選見任官移咨吏部紀過備考察
焉衣冠士夫以禮率先庶民之家得於觀感自相愧
恥陋俗庶可革化語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士夫之
任也自臣諭後南京居人皆云自今送喪得簡省財
費不破家也喪得早埊不暴露也自舊歲之臘至于
今春庶民送喪皆遵典禮古喪不埊悉舉埊矣婦女
不冶容出郊矣是皆鼓舞
聖化樂於趨者也惟南都俗雜四方習尚易變不知日久

又何如也乞
勑禮部會同都察院申明禁諭永永欽承風化之要務也
又南京尼僧視別省爲尤盛淫汚之俗視別省爲尤
劇尼僧外假清修內實淫恣有暗宿姦僧袈裟莫辯
誘招女婦入菴禮佛恣肆姦淫者有群諸惡少竊伏
菴院誘婦女禮佛潛通姦宿者武臣民庶愚而無知
謂妻女入菴禮佛修善也不知群淫潛恣也動戚貴
勢利有尼僧易恣情慾爭爲庇護故於往年欽奉
勑旨化正僧徒全不奉行臣乃諭之曰男女有別古之制
也尼僧內無夫家上無父母下無嗣育不亦可憫乎

名爲修行實則敗倫自汚巳身復汚人妻女不亦可
惡乎
聖天子在上拳拳化正僧徒所以明人倫也南都尼僧之
弊如此何以奉揚
聖化乎乃行五城示諭地方凡尼僧菴院盡籍于官尼僧
年五十以下聽擇配偶五十以上還俗依親自相骨
居焉無親可歸者天下之窮婦人也送養濟院收恤
焉菴院銅像送工部銷毀焉木像泥像悉從毀撤菴
院銅鐵物器聽尼僧自利菴院木料地基召民承買
價銀給尼僧還俗資衣食焉仍寬二月之期俾地方

敦諭切論庶幾彼知天倫之正自樂於從也仍禁鄰
里毋因機爲暴驅之速急搶尼僧物器致失所而無
於歸也所以奉敬化正之
德意也今女尼年三十而下者悉逐父母之家矣淫風自
是革化矣人家妻女無菴院潛行矣惟勢家勳戚私
刱菴院尚多庇護乞
勅禮部會同都察院申明禁例凡尼僧私刱菴院盡行毀
撤勳戚勢要潛庇尼僧聽科道糾治庶淫風永息俗
化永清尤地方切賴幸也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原缺第二十九葉

勅禮部查議或照在京致詞抑復惟照司府祝詞俾南京
文武百官永遵式焉由是臣下知尊事
君上之禮不敢簡畧所以廣忠敬之化於萬方也凡出
制帛皆本部行欽天監選吉日時文武百官吉服騎導於
郭門之外拱立路隅
制帛過乃退斯禮也歷年行稿具存可質惟會典無考故
於近年之出
制帛也百官罕有送者甚則參差不齊慢怠不敬或者疑
曰會典無送
制帛之禮是不宜送也或又曰南京宜送北京文武百官於

制帛之進亦宜迎也北京官不迎南京官亦勿送可也臣
則曰
制帛用之於
郊所以尊事
天地也用之於廟所以尊事
祖宗也百官騎送
制帛所以尊敬
天地也尊敬
祖宗也不敢忽也惟一歲兩送恐失之煩煩則易褻是諸
臣所以或送或不送禮失之慢也乞

勑禮部定議凡
郊 廟制帛年一導送焉百官必齊禮度必謹有不至者
有失禮者以不敬論餘則遇缺
進用小省煩瀆禮亦易行也抑謂事
神之禮寧過於敬
制帛出進百官皆送且迎著爲定例行各文武百官式且
遵焉由是臣下皆知事
神之禮亦所以廣
聖明仁孝之化於萬方也去年臣具奏官員相遇廻避之
禮都察院會同禮部覆題内開六科相遇部院三品

以上官引馬遜避奉
聖旨兩京大小官員務要崇讓遵制有故違的糸奏治罪
欽此臣竊惟
聖朝禮制百官相遇必相敬讓所以崇禮也卑尊小大各
止其所禮讓所以四達不悖也南京六科給事官則
日南京給事中例不遜避一旦責之遜避是屈辱之
也是致
勑旨雖嚴各官俱不遵式臣途遇給事中官未嘗見其廻
避也九卿可知也今年二月初八日
南京六部九卿旅集一堂給事中曹邁等直與尚書
對坐臣語之曰
聖上有旨給事中遇部院官引馬遜避行且避路坐必避
位可知也曹邁等曰南京舊例無避坐避路之禮今
日避坐是甚屈辱也臣復語之曰安知非舊例之差
耶如知舊例之差也從而改焉乃所以安循於禮也
烏有循禮而謂爲屈辱者乎且臣下以
朝廷爲主以尊
君爲大禮例出自
朝廷而背之是不知有 朝廷也
勑旨初下而抗之是不知有

聖上也天下官員所以畏言官者謂挾糾劾之權也糾劾
之權所以能行而致人之畏者恃
朝廷威寵也如日敢抗
勑旨不畏
朝廷是自失所恃之威柄也天下之人又烏得而畏言
官乎是時也臣同尚書王軏等皆立與語曹邁等曰
若爾肯與我對立我乃不坐臣復語之曰爲
朝廷官員宜守 朝廷禮制稍爲禮官是故於
朝廷典禮不敢忽也爾若自思禮宜對坐宜即就坐又
誰拒焉臣與尚書王軏等皆坐而曹邁等亦就對坐臣

惟迴避之禮
聖朝定制不敢不守是故爲之明辨所以存名分定
聖朝治體也非一人之私也乞
勑禮部再會都察院酌議如果南京六科無避路避坐之
禮臣等敢不仰遵
聖制若曰宜照
大明會典也亦乞
聖明申
勑遵守庶幾
皇度惟貞臣工承式尤所以廣禮讓之化於萬方也是皆

臣愚禮職所事守者也惟
聖明垂察賜斷施行不勝幸甚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定禮制疏
查得弘治二年本部尚書黎淳奏稱慶
賀差官臨當差委之時議論紛紜誠恐臨時有誤乞
勑該部立爲定例禮部題覆今後進
表務要照舊挨次輪如遇衙門缺官待後有官之日
仍令補差務使均平奉
孝宗皇帝聖旨准議欽此嘉靖十六年二月初六日賀

九廟禮成輪該戶部右侍郎袁宗儒捧
表本官咨稱有服次該兵部右侍郎蘇民亦稱有服又
該刑部右侍郎王爌亦稱有服又次該大理寺卿王
潮亦稱有服臣忝禮官凡賀表雖臣職行惟六部九
卿同品聯職臣豈能擅擬而強之行也乃按律例移
咨九卿會議咨曰查得
大明律只有刑名喪疾不許陪祀若
正旦冬至
聖節皆無私服迴避之例往年禮部尚書夏言有子弟兩
喪不迴避

郊廟之禮吏部左侍郎顧鼎臣有大功之服奉
命捧
主不敢不迴避禮部尚書未聞拘於私服不宜賀表尊在
朝廷不敢以私服避也今戶部右侍郎袁宗儒等皆稱
有服窒礙捧
表本部擅難定擬合通咨會議兵部尚書王軏議曰九
卿衙門輪進
表箋自有定規難以卑幼私嫌妨
尊上大體署工部事兵部右侍郎蘇民議曰輪進
表箋九卿衙門舊有定規前此官員豈無期功之服俱

以事尊

朝廷不敢更顧私情刑部右侍郎王㷀議曰齋捧

表文與陪祀不同期功私服律例典禮並無迴避大理

寺卿王潮議曰捧

表私服於禮無礙輪捧次序週而復始已是舊規都御

史周用議曰自來

大慶稱賀之禮不同祭祀迴避之文宜抑私情以從公義

通政使司右通政馬汝驥議曰期服迴避律例原無

該載署吏部事禮部右侍郎呂柟議曰各官俱無迴

避之例戸部右侍郎袁宗儒見公議僉同乃遵例捧

表本年二月初八日南京刑科給事中尹相等候陪

文廟丁祭直與九卿對坐臣查會典給事中例宜傍坐具

奏請

旨定奪尹相等曰逼我傍坐屈辱我也遂誣臣強差侍郎

袁宗儒進表臣惟侍郎袁宗儒之捧

賀表也出臣強之歟不由臣強之歟

聖明在上自能洞察臣不敢辯且事理顯白舊例著明亦

不俟臣贅辯也惟是往年捧表循例輪差人不推難

亦不托故事例定故也自尹相等倡迴避之說諸臣

自是得推難矣自是得托故矣自是輪差捧表可諉

曰家有期緦之服矣况族屬之衆期功之服誰則無

之如曰私服可避公差誰不諉諸私服以苟避難也

臨期推托遂誤公事乞

勑禮部查照律例期緦之服應否迴避公差再查禮部尚

書侍郎有期緦之服應否捧宣賀表著為定禮永是

遵守寔

聖明建中立極之矩也南京積弊不可備述臣謹陳其畧

凡拜送賀表皆在禮部六科官乘馬直突二門臣乃

諭之曰　龍圖在上儀仗在列臣下望之如見

朝廷乃敢乘馬突入二門是不敬

朝廷也六科官到部拜

聖節禮部尚書侍郎朝服執笏迎之廳外敘立肅揖獻茶

乃退臣乃諭之曰六科官到部敬

朝廷也尚書豈可朝服迎焉執笏搢笏臣下見

君上之禮也尚書搢笏獻茶于六科又何禮也公移往迴

六科尚書具職名于本于六科如臣下見

君上之禮也臣乃諭之曰尚書侍郎九卿職秩也惟于

朝廷之上稱職銜稱臣稱名若行各衙門惟押判而已

不紊名也乃今稱名于六科之門是以尊

君之禮尊六科也可乎不可也甚至註銷糧斛吏卒瑣務

亦索尚書職名手本臣乃諭之曰北京六部有奏本
文冊送科者矣蓋奏本所以達于
朝廷也非為六科也六科不知奏本文冊稱職名所以
尊　朝廷也謬為六部奏本文冊送科尊六科也遂
謂註銷糧斛吏胥之役亦須尚書稱名然後增戶科
之重也臣復諭之曰大臣不親瑣務政自有體註銷
糧斛為北京有糧支銷者設也南京禮部無斗糧之
儲註銷何物也北京六部尚書未聞職名註銷何南
京尚書職名註銷以事
朝廷之禮事六科也斯議也臣已通行九卿會議改正

六科官遂叢讒曰彼不樂為南京尚書也怨望也併
誣臣遊飲
天壇取魚充饌查得本年二月初三日太常寺卿吳惠遵
例差官請臣肄樂焉蓋演
文廟丁祭之樂也先事演肄所以習度也是日也禮部尚
書侍郎國子監祭酒司業太常寺卿少卿涖肄焉肄
畢酒饌太常卿主席循故事也取魚充饌道士饌魚
也洪武十四年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多畜魚苗與道士饌食者也是皆於臣
無干則焉臣不須辯士夫餞席常在神樂觀豈皆用
大祀紅桌者哉事理至明亦不俟臣贅辨也若曰臣不具
職名手本于六科之門謂臣怨望殆僮奴之說也臣
官至尚書位聯八座彼懷怨望所處下僚者暗藏怨
望何如也若曰南京尚書自懷怨望尹相等亦南科
給事也豈尹相等亦皆懷怨望之心者耶臣由主事
歷陞尚書不踰十年官至二品由臣祖宗至于子孫
皆沐　殊恩臣雖磨肌研骨未足報答臣之愚衷
聖明在上自能洞察臣不敢辯况各官怨望之奏與臣坐
位之奏同日上
聞事情顯白不俟臣贅辯也臣若必求辯明自宜自陳待

罪懇乞
天恩廷問侍郎袁宗儒之行是誰強逼所語戶部屬官之
言是誰耳聞
大祀椅桌是誰收掌當日酒饌是誰主席尹相等所聞得
之何人聽誰主使拏至　午門會官審問如罪在臣
甘伏誅戮如有欺偽聽人順指乞正挾私彈事之律
自是而公議清矣自是而百僚肅矣自是天下是非
定矣惟　國家寄言官為耳目大臣當為
國家開言路故臣寧受誣罔終不忍發言官陰私也今
道途廻避之禮公會聚坐之禮已蒙

勑旨申明矣尚書不搢笏獻茶于六科矣六科不乘馬衝突 儀仗矣惟六部職名手本未經查議伏乞
勑下禮部會同吏部查明尚書凡職名手本于六科奉何一律例應具職名凡若干欵查明遵守惟復遵照
大明會典六部於 內府六科無行有行則該司連送庶幾六科不肯尊大之嫌
君臣之分庶乎少正六部九卿庶乎不失職體也前此南京六科所以崇極尊大百僚莫抗者由有負恃南京九卿軟心低首體貌不顧盡非一日之積矣若臣之愚則曰
國家典禮上下相承小大有辯體統不紊所以立萬世之防長治久安之理也非臣一已之私也所以崇
國體尊 朝廷也是故冐觸群忌爲之辯明伏乞
聖明親賜裁斷臣愚萬幸職體萬幸

自陳䟽

臣於本年二月初八日候侍
文廟丁祭與給事中尹相曹逵等講明聚坐之禮尹相等劾臣強差侍郎袁宗儒捧
表併劾臣游飲
天壇悉望等情切惟臣任禮部官與給事中等官先講道途廻避之禮次講公會聚坐之禮皆
朝廷之禮也尹相等劾臣罪狀臣一己之罪也禮在
朝廷臣宜講明禮在分定
國體乃尊禮不講明臣不措也故於本月十八日特䟽講明禮制矣言官所論自有公議臣宜引咎豈可自辯伏乞
聖明賜臣罷黜以避言官臣愚幸甚尹相等所劾事情見蒙行勘臣內切省愆忠誠不足人不相孚致叢口語
上賣
天聽臣之罪大矣如蒙

聖恩宥臣罪戾憫臣孤特勢難保全
賜臣削籍退伏田里以畢餘生臣愚幸甚臣之初志只願講明禮制今道途相遇之禮已明矣公會聚坐之禮已明矣尚書不朝服迎六科官矣不搢笏獻茶矣六科官不策馬衝突 儀仗矣臣講禮以定分昭
皇度以崇
國體鄙志亦少伸矣六科官論臣罪臣豈敢自辯惟宜引咎伏聽 國法乃大臣體也伏乞
聖明賜臣罷黜臣得保全首領矣
天地生成之恩也臣愚幸甚臣冐干

天威不勝恐懼戰慄之至

脩省疏

臣等接到本年五月二十日邸報伏覩
聖諭今日寅時
上天示戒于
謹身殿臣等內切省愆不勝恐懼不勝祇惕竊念
上天示戒實臣等不職之致也恭惟
皇上道高千聖
德隆萬古
孝孚海宇仁覆夏夷事

天之敬尊
祀之誠裕後之謨光前之烈皆超出漢宋而獨盛是宜
天心克享吉慶大來綿國家億萬年之基衍孫子億萬年
之緒也乃今
上天垂戒實臣等不職之罪致之也仰惟
皇上日月爲明
天地爲量不忍誅罪臣下臣等內自省愆愈切兢惕謹會
同各衙門大小官員於本月十四日青衣角帶修省
三日謹連名上奏待罪臣等肅聽
天威不勝祈伏戰惕之至

聖旨該衙門知道

再定禮制疏

臣到任涖事司官請用官銜姓名手本于六科之門
臣不知出何典禮也乃曰尚書稱職名稱臣事
君之禮也用于六科不知何禮也查
大明會典議改正焉戶科給事中朱潤曰凡註銷糧斛皆
尚書職名臣曰註銷糧斛初年立例惟行於京通二
倉而已矣蓋軍衛悍頑侵尅倉糧立註銷之法防武
夫也於文職無與也永樂年間北京官吏加給月米
一石是時也人戀南都不肯北徙

太宗皇帝月加米一石以慰焉又著例曰南京俸糧二八
關支北京俸糧三七關支加優北官所以厚慰之也
不十數年人皆願北不願南矣北都官吏謂加給月
米於義不安也乃改月米曰俸糧各部置倉儲焉自
便支給也抑六部置倉儲糧有司輸白粲六部利焉
如從京倉支焉皆軍糧之糙惡者也六部不利也是
六部置倉之由也給事中馬顯因是奏曰六部置倉
自收自支奸弊無稽合照京通二倉之例按季註銷
用稽吏弊是六部註銷之由也南京給事中于瑤復
又奏曰南京俸糧合照北京註銷是南京註銷之由

也是府也南京俸糧猶支賞米按季註銷猶曰註銷
糧斛也今南京禮部無斗斛之儲不知註銷何物也
該科職掌註銷之冊防閑吏胥之弊有司之守也爲
用尚書職名也蓋尚書職名惟用于
君上若曰註銷糧斛達之
朝廷者也則宜具奏本不宜用手本也此臣杉議也自
後六科叢起譏詈再復移咨九卿會議咨曰查得
大明會典一欵
內府六科俱係近侍衙門與內外衙門並無行移備查
國朝典禮並無手本格式斯禮也干涉

君臣大體如曰六部不稱臣惟用手本進
朝廷是慢　朝廷也如曰非進
朝廷者也則尚書職名手本何官可得而受焉如曰六
科即　內府也　內府即
朝廷也誠如是也尚書稱臣可也不知六科可名曰
朝廷也否也文武大臣朝見
親王用職名手本禮也六科受尚書職名手本以
親王自擬否也抑不敢也合通查焉此臣再議也隨據
吏部報曰直隸府州司獄等官考滿復任用吏部尚
書職名手本請吏科完憑限焉臣曰北京吏部陞選
官之給憑也都吏赴科領出給焉何南京吏部尚書
躬北京胥吏之役也舉給憑一欵餘可例推也又據
戶部報曰凡會計糧儲用尚書職名手本赴戶科關
單併請官焉臣曰北京請官會計糧儲監生往請而
已何南京用尚書職名請官也舉此一款餘可例推
也舉吏戶兩部各部可例推也或曰事在
內府故用尚書職名也臣則曰今之
內府乃
聖上所御是也南京六科亦曰
內府耶南京六科可曰　內府也九卿宜具奏本彙上

朝廷六科不得私受手本暗竊大權以自尊也今也不
用奏本惟用手本是豈尊敬
朝廷之體也斯禮也干係
君臣名分別嫌明微不敢不慎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辯之
不早辯也是所懼也此臣三議也臣歷考
祖宗典章無尚書用職名手本之例其弊始於成化年間
大學士劉吉萬安等陰結言官排擊善類群臣不附
內閣者嗾言官劾黜焉納賄內閣者屬吏部陞擢焉
言官廣納外官見面贓賂內閣爲之陰護焉內閣吏
部言官共爲三黨天下善類奪氣喪魄矣是故給事

中馬顯奏要尚書註銷北京尚書無敢違者給事中
于璠奏要南京比照北京註銷南京尚書無敢違者
凡以外握糾劾之權內恃內閣之助也是時也六部
九卿敢抗言官以取禍也乎若臣之愚惟欲明禮以
定分使天下之人知尊無二上六科不得賠竊
朝廷大權也伏惟
聖明親賜裁斷
勑下六部九卿凡事關　朝廷皆用題本奏本革去手本
俾體式不紊六科不得竊竊
內府之柄受九卿稱名之禮庶幾天下之權不致兩大

皇度惟貞
朝廷由尊也臣前次具奏會議未詳為此不避煩瀆再
查各衙門事例具本奏聞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姦黨欺隱　勑旨公文增減緊關情節䟽
先於舊年八月該臣具奏申明禮制以定體分事本
年十月初八日都察院題覆內開欲候
命下移咨禮部轉行南京大小衙門一體欽遵奉
聖旨是兩京大小官　務要恭謙遵制有故違的參奏治
罪欽此自舊年十　至今年六月禮部欽奉

聖旨公文尚未咨到切惟臣下奉到
勑旨宜朝聞夕行不稽時刻非但臣下事
君之正禮亦宜
上德防維蔽潜消姦黨之要法也禮部郎中陳䇶稽留
勑旨欺慢
聖明其情罪昭著如此又該臣具奏乞照
聖斷申明禮制示式臣丁事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禮部郎中陳䇶復又作姦陰削
都察院公文內引
大明會典一節臣竊詳都察院原奏不惟查照會典已極

明備且欽奉
勑旨通行遵守矣陳䇶姦黨增減緊關情節改削
聖旨公文罪狀昭著又如此臣查得都察院覆題公文內
一節云禮部會議民情俱於
闕左門東直房序坐尚書左右都御史等官上坐侍郎
副都御史等官對坐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寺丞等官
列於東傍六科掌科都給事中列於西傍南京文武
衙門公事會集序坐亦如之會典定例如此都察院
查覆如此奉
聖旨准行如此陳䇶覆臣所奏牾削此節誤蒙准行查得

大明律增減緊關情節朦朧奏准施行後因事發露雖經
年遠鞫問明白斬妨姦黨欺敝禍也陳篪欺隱
聖旨公文已踰一年不臣之罪一也擅削會典增減緊關
情節欺公罔
上不臣之罪二也有此二罪猶冒清秩懼百官倣慕成風
皆謂姦欺不必可保祿位世道可虞也爲此不避煩
瀆開具實跡陳奏以 聞
聖旨禮部查明來說

陳愚悃疏

臣伏覩

聖旨有關國家大計各自陳說來行欽此臣竊見近年凡
遇災變只煩
聖主憂念而已無有能建長治久安之策爲
社稷任其憂者是豈諸臣皆無識者耶抑亦爲身謀不
爲 國謀也臣於嘉靖元年曾進二劄嘉靖七年又
錄奏疏二帙仰塵
聖覽矣竊念臣之愚見極是粗淺惟一念愚衷兄欲爲
朝廷革盡積弊立
宗社千萬世無涯之基心有餘而力不足也臣今再錄嘉
靖第二劄仰塵
聖覽如蒙日月之照察臣之言
召各官詳議萬一小有補焉臣愚幸甚蓋臣學識止此故
數十年獻上愚計亦不過此伏惟
聖明俯賜采納臣不勝幸甚謹錄嘉靖第二劄隨本上進
聖旨這本昔年朕已俯覽多係浮文如何又來瀆奏該衙
門知道

厲官壞法疏

臣先任吏部左侍郎見文選司寫本承差一次被人
訐出受贓事情尚書汪鋐面審云凡馬路驛丞一年
四次送節每節送銀二十兩寫本承差接受一驛如

此各驛可推也時送刑部問罪有案又一次承差訐
告同伴寫本承差索伊頂頭銀四百八十兩臣面審
前情的實隨訪得文選司寫本承差十二名皆納賄
營充每名費銀二千餘兩或賄閣下囑託或納賂郎
中乃遂所求也寫本一二年坐取美官前日所費賄
賂任內取償又有借債營求得官之日與債主赴任
加倍取利以償債主是官所由贓民所由困也臣乃
與侍郎張邦奇議曰凡各衙門及吏部三司俱用吏
典寫本無用承差者文選一司獨用承差寫本何也
蓋承差皆富民之子携厚貲以買官者也文選司又

選官要地也彼得在內寫本司官素食其餌選官之
期好官聽彼自擇居焉是承差營求寫本之故也臣
議革其弊查照三司事例俱用吏典寫本革去承差
蓋吏典辦事三年當該三年省祭候選又十餘年猶
未授官欲如承差定限三年坐取美官不可得也革
去承差寫本積弊可減十之二三矣侍郎邢斉謂臣
議是即將承差革退部司有案今聞文選司郎中楊
育秀賄收革退承差容在該司通賄作弊臣駭而嘆
曰司官無忌至此極乎往年郎中凡收承差一名受
銀五百兩司官服用食飲承差供焉汚聲彰聞甚壞

風化臣議革退不惟少清積弊亦爲郎官洗垢穢也
曾未踰年楊育秀潜自收補若非受贓及餌服食豈
肯憒法往年雖有大臣囑託惟囑一名則已矣一旦
收補十餘名豈皆大臣囑託耶抑楊育秀自納賄爲
之耶蓋楊育秀素行不謹前年主事御史曾翀論劾
尚書汪鋐曾翀在鎮撫司供出前情京師通知其人
品險毒衆共唾棄者也臣在部時楊育秀作弊臣皆
革絕彼不得逞今賄收革退承差贓賄顯著乞
勑吏部查出納賄承差送法司追究已經革退因何收復
係誰受贓或誰囑託期得真情正以憲典庶幾奸黨

警懼仕路肅清圖致治理之要務也蓋郎中陳箎欺
隱
聖旨郎中楊育秀賄補承差事皆干臣原行臣不敢不言
兩官皆居要地臣如不言人無敢言者矣況吏部百
僚表率之地文選司尤百官進退榮辱寄命之地也
郎官作姦壞法誤
國家事不小臣目擊其弊尤不忍不言伏惟
聖明察臣爲國區區不能自已之情臣不勝幸甚
聖旨這寫本承差事情吏部看了來說

認罪謝　恩疏

臣於本年正月奉
旨舉將材臣薦邊將時陳將畧頗長罪廢可惜御史胡守
中謂臣假公濟私納賄黨惡臣不敢不認罪也蓋時
陳者臣聞其驍勇出衆以孤身破重圍逐虜畏焉由
舍人立功陞副總兵勇畧可知也臣在吏部時讀邸
報見御史張鵬論時陳罪臣竊嘆曰待武將與文臣
不同文臣貴才德武將貴謀勇古人云貪詐可使謂
用其謀者畧其詐用其勇者畧其貪而後將可得也
臣每念時陳遭劾而棄爲可惜也於心不忘刑部尚
書唐龍自三邊歸臣與論邊將首問時陳唐龍曰驍

將也臣曰其人如何唐龍曰前修撰康海言邊將惟
時陳可特波人刻廢可惜也臣聞康海言於心益不
忘兵部侍郎蘇民又曰時陳以將門之子自致元戎
之位善騎射有膽略臣謂蘇民康海陝西人也稱時
陳勇略如此時陳驍勇可信也或曰御史劾時陳贓
酷薦必不用也臣曰臣在吏部見文官有犯贓罪八
十款有犯贓罪五十款有打死二十餘命有打死三
十餘命事發勘報皆捏故開釋令內而大臣納賄數
十萬外而有司貪贓數萬未有一人舉察惟武將有
罪即窮到底皆文官黨大武將所由不振也宋人偏
重文官摧抑武將國勢遂弱萬世殷鑒也方今
聖上求將才求有才被屈者也若才且勇又在顯名之地
豈用薦也臣乃獨犯群忌徑薦時陳御史胡守中備
述時陳罪狀劾臣黨惡是臣敢不違衆自取物議臣
之罪也臣不敢不認罪也臣違衆之罪不止是也往
年胡守中由庶吉士擬授給事中尚書汪鋐疑曰大
學士張孚敬謂胡守中行檢污濫鑽刺夏言之門奔
競無恥豈可居言路也臣曰胡守中者江西籍也與
夏言為鄉里凡後進於鄉之先達往來厚密亦人情
也或胡守中有才為夏言所取是亦未可知也豈可

因夏言併其鄉人棄之也汪鋐乃擬胡守中給事中
具題奉
聖旨照甲第授任胡守中三甲進士也乃出為主事後急
缺風憲改主事為御史臣時署印行取胡守中司官
曰胡守中不見取於張孚敬矣不得任給事中矣豈
可復任御史舊例凡考給事中不取者即不授御史
慮挾怨報復也臣曰胡守中為夏言所厚因夏言併
棄胡守中非大公也何以服天下人心哉議取焉斯
議也張邦奇可質也既而考試胡守中卷獨劣惟舊
例既取考矣不可復黜試卷在司可質也臣乃語尚
書王廷相等曰向日張孚敬不取胡守中嘗疑張孚
敬偏也閱試卷乃知胡守中果不足取張孚敬果秉
公道也斯言也王廷相可質也繼聞胡守中在部贓
跡敗露刑部有案因改風憲幸得保全臣乃悔曰獨
違衆議舉一言官舉即不當又臣剛執自信誤薦匪
人臣之罪也臣又不敢不認罪也臣誤薦時陳人所
共知也誤薦胡守中人所未知也又臣不敢不直陳
認罪也近讀邸報兵部覆題奉
聖旨霍韜等論薦既出風聞俱免查究臣荷
天地容載之德宥臣過誤是臣所由萬倍感激仰謝

洪恩也自來薦才行部查議合與論則用焉否則置焉未
嘗卽劾衆主也臣薦參將崔天爵趙應沈希儀程鑒
都指揮韓平孫昂皆蒙
聖恩起用矣惟誤薦時陳卽被劾曰假公濟私納賄黨惡
可謂知人固難薦人亦難也不仰賴
聖明寬恕之恩臣罪不知如何也是臣所由萬倍感激也
臣復有深慮焉或者非胡守中意也或者他人陰致
書柬教之劾臣徐囑撫按嚴拏時陳搆成死獄乃酷
法拷掠逼之供臣受其贓賄言官由是乘風按跡論
臣罪狀是時也雖有百口不能爲臣辯矣往年姦黨

謀傾武定侯郭勛內則大學士賈詠三法司科道外
則撫按兩司搆成張寅反逆之獄乃劾郭勛是時也
不仰賴
聖明在上張寅闔家誅死郭勛遂爲逆賊之黨矣胡守中
奏要嚴緝時陳擒拏肘鐐解發會勘其謀蓋亦如此
先陷時陳乃可誣臣也仰蒙
聖恩臣罪免究臣之心可以無虞矣惟慮他人恨臣無已
陷臣必深百計羅織搆成時陳死地是因臣殺時陳
也伏覩
大明律內一欵軍官犯罪奏

旨推問杖罪以上須要論功定議請
旨區處
聖祖立法不俾大柄潛移武臣鼓舞效死也又見條例一
欵武職爲事衆証明白奏請提問行令支俸聽提不
許管事胡守中奏要將副總兵時陳擒拏肘鐐如待
盜賊無復
聖祖論功定議之意矣亦無復衆証明白支俸聽提之意
矣拏解到官卽同死囚百毒鍛鍊雖逼供謀逆無不
承也況於邊釁貪酷之罪已也況於誣臣黨奸納賄
已也是臣前日深爲意外之虞也仰蒙

聖恩臣罪免究自是撫按會勘不敢奉行過當矣臣可免
於戾矣是臣所由萬倍感激也謹陳情認罪仰謝
聖恩臣不勝感悚屏伏恐懼之至
聖旨這事情已有旨發落了如何又來繁奏該衙門知道
應　詔獻言疏
臣伏覩
聖旨凡有事關係國家大計具奏來行欽此仰惟
聖上心卽
天意矣言卽
天命矣行卽

天道矣動卭
天運矣臣下雖欲納忠補闕無容贅一辭矣惟
總覽乾綱預防政柄潛移於下臣尚有過慮之愚焉
聖明在上小大群工蕭將祗承罔無
大柄下移之弊之可指也惟疑似之跡天下之人烏得知
之况於小人好鼓邪說以相誑詐曰今月政令閣下
張主求禍福於閣下之門可巳愚人誤聽遂謂閣下
真能作福作威竊弄
陛下大柄也如此邪說鼓動成風天下傳布士習遂壞爭
奔權門而背公道非美事也臣謹畧指一二事爲

聖明陳焉臣閱邸報見吏部考選給事中劉文光等題奉
聖旨這給事中員缺且不必選補劉文光等着別用臣隔
遠不知邸報有差誤否也外人相傳曰自來無此異
事也如給事中無員缺也六科妄稱缺官六科欺罔
也如六科有員缺也劉文光等不稱言職吏部循私
選焉吏部罪也今也不罪六科不罪吏部惟黜劉文
光等人遂曰閣下意也吏部考選科道不禀閣下他
日言官不感閣下爲恩主也閣下怒焉是所由黜也
既而知縣劉塾添註吏部主事人又曰吏部之權居
六科之上劉塾如不稱給事之職豈稱吏部職也蓋

劉塾江西人也故也益信閣下能作威福也臣則曰
事之委曲外人未必知也閣下未有不奏各官該黜
之由擅黜言官者也弘治十二年吏部選進士江潮
等爲御史將有不中選者譏於大學士劉健曰新選
江潮等素毀閣下今任言路不利閣下也劉健信焉
黜江潮等俱補外任是將也劉健信讒猶密奏曰江
潮等皆新進浮薄不堪風憲
孝宗聞奏震怒由是吏部認罪致各官黜也
聖上明見如日月
威斷如雷霆誰敢竊弄威福也各官不取必有緣由外人

未盡知也伏惟
陛下審察各官之黜不由閣下也
明諭廷臣曰前月不補給事中不由閣下也如閣下或有
密奏也亦顯示閣下密奏之由罪在吏部則罰吏部
罪在六科則罰六科人乃不惑臣再乞今後陞選官
員有不公當
面審吏部責之回奏合理從焉不合理改焉無心錯誤許
之自新故意作姦必加顯罰使天下曉然知
威福大柄出自
朝廷奸人不得借機納斯也臣又見吏部擬金壇縣縣

丞李鶴鳴陞知縣叅
聖旨李鶴鳴取回原任給事中臣隔遠亦不知邸報有差
誤否也外人傳曰自來無此異事也考察官員無取
回原任者李鶴鳴降調外任五年矣一旦取回天下
大駭也或傳李鶴鳴原先被黜居家行檢玷缺也後
任縣丞三次差吏賫銀入京買求陞職求不得也有
大臣二人語之曰如我轉吏部乃易事也又有語曰
且俟機便乃可爲也吏回金壇傳大臣之說至今士
夫誦焉既而李鶴鳴取復原任人遂傳曰前言不妄
也閣下真有權也又傳李鶴鳴受富民郗最贓御史

郭宗皋准詞有案李鶴鳴用腹心吏蔣珊薛晁過贓
事發俱問充軍有案在縣科罰取贓巨萬入京打點
即是覬爲姦夤鑽刺可知也
聖上何由取之復任也蓋閣下意也蓋信閣下有權也臣
則曰事之委曲亦非外人所知也我
太祖高皇帝表章真德秀大學衍義取其能著姦臣欺罔
之情狀也大學衍義所著李林甫奸險之情狀爲詳
擒言也唐奸臣李林甫宋奸臣秦檜欲顓大柄先結
言官共爲羽翼乃得固寵誤國在今日所必無也今
之言官猶抱勁氣李林甫秦檜復生無能爲也

聖上明見如日月威斷如雷霆誰敢竊弄威福也取回李
鶴鳴必有緣由外人未盡知也伏惟
陛下密察取回李鶴鳴不由閣下也
明諭廷臣曰前月取回李鶴鳴無與閣下也如閣下或有
容薦也亦顯示容薦之由前官誤黜則剖前官李鶴
鳴遭誣明與勘辯人乃不惑臣再乞凡今而後百官
有才沉屈下僚
聖上真知而顯擢者不肖竊位而顯黜者皆明示所以擢
黜之故仍
勑吏部推陞官員不許先禀閣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

聖上躬親萬幾奸人不得盜
大柄賄納贓賄也臣言吏部推陞各官勿禀閣下釐舊弊
也往年方面官求陞都御史納金五百兩或千兩于
閣下假稱求文潤筆也閣下曰請文公禮受無害也
既入其餌矣後乃曰某淹滯久矣幸一吹嘘也百年
恩主也閣下許爲都御史員缺吏部往禀閣下則浚
爾言曰如某官可推用也吏部聞言不敢違也由是
賄入閣下吏部所推不得真才蓋惟庸才乃以賄進
方面京堂又難顯然納賄乃借薦閣下也吏部推選
言官皆先禀請閣下言官得進感爲恩主閣下奸貪

默不敢言皆往年極弊也惟吏部不先禀命必遭譴
抑禍或不測吏部所由懼也不敢不禀命也伏惟
聖明自作張主吏部乃能自守不懼權臣用人乃公真才
乃得士習乃正天下乃治也斯弊也臣於嘉靖七年
錄進奏疏二帙已備言矣皆權臣所深忌且恨臣舉
李林甫秦檜之姦爲鑒戒也必爲強辯曰非所宜言
臣則曰舜大聖也臣下猶以丹朱戒焉今之大臣未
有李林甫秦檜之惡亦預爲之戒可也語曰私臣不
忠忠臣不私臣惟知効忠
陛下不敢顧私怨不敢慮後禍況臣所陳者

國家大計則亦不敢避小嫌也伏惟
聖明垂察焉臣不勝悚惕恐懼之至
聖旨該部知道

黜異端詐術以杜姦欺疏

臣閱邸報見給事中李萘建言禮部覆題僧徒自願
還俗者聽童幼不許捨入爲僧題奉
聖旨依擬欽此臣仰而頌曰闢邪衛正堯舜禹湯文武之
道統我
聖主丕明焉萬世永賴者也百官有司宜速奉行者也況
臣忝司典禮尤宜對敭最先者乎臣之愚見切謂佛
教難黜皆唐宋流弊也欲黜佛教不革唐宋存寺佛
教不可黜也何也唐宋之時僧以小術聳動世主詐
爲言曰吾佛法可保國也則名其寺曰保國寺曰吾
佛法可護國也則名其寺曰護國寺唐宋人主誤聽
其詐而崇尚焉佛法所由行也有毀其寺者彼則誣
曰是不肯保國也由是議毀寺者遂得罪佛寺遂得
不毀是僧徒保寺姦術也又爲詐說曰吾佛法可以
祝壽也遂名其寺曰萬壽寺又曰萬歲寺又曰慶壽
寺又曰壽昌寺唐宋人主誤聽其詐也亦崇信焉佛
法所由傳也有毀其寺者彼則誣曰是不願祝壽也

由是議毀寺者遂得罪佛寺遂得不毀又僧徒保寺
姦術也又爲詐說曰吾佛法可以資國福也故名其
寺曰資福寺曰延福寺曰崇福寺唐宋人主誤聽其
詐也亦崇重焉佛法所由肆也有毀其寺者彼則誣
曰是不願資福也由是議毀寺者遂得罪佛寺遂得
不毀又僧徒保寺姦術也是故唐宋佛寺保全至今
僧用詐術誘惑當世所致也千年錮弊也仰惟
皇上承堯舜禹湯文武之正傳爲三綱五常仁義禮智之
宗主闢除佛法
明斷不疑去年大興除寺之燬姦人有鼓邪說者曰大典

隆寺者古慶壽寺也有術保全終不毀也仰頼
聖明洞燭邪術掃滅佛迹天下之人仰頌
聖德曰真
大聖人之見超出尋常萬萬者也惟先年姦僧哄惑唐宋
人主造爲保國護國慶壽萬壽資福等項名額遍滿
天下致人避忌官司追徵稅糧保國寺僧或賣器物
以輸官租人卽忌曰保國寺物不宜買也或毀資福
佛像人則忌曰資福佛像不宜毀也姦僧之術雖小
愚人則忌是致有司且或畏俗而阿縱之矣安能化
正之也安能禁幼童不入寺爲僧也伏乞

聖明大賜
乾斷勅禮部通行天下凡僧寺有前項名額悉令改正不
許避忌庶僧徒不得假名濟姦而佛法可以漸黜童
僧可以漸革異端詐術可以漸斥也

清娼籍以正倫類疏 稿失

乞養病疏

臣衎
聖恩拔眞顯秩曾不十年官至二品於臣榮願全矣臣恒
誓心天地上圖效報庶幾小竭駑力仰答
鴻造柰臣命薄福淺禀質素弱恒有心痛之病今年五月
忽吐一物方徑寸半腹白背黑如龜背紋倩醫驗視
云酒毒之證也自後痰病時作有膊時痛逆氣攻心
上徹喉咽下貫肺胃急飲湯藥踰時乃愈不時復作
醫云是固酒毒所傷亦勞心所致靜養數年乃得復
舊臣聞醫言卽欲乞
恩休致圖延視息又念臣受
恩素深勞績未效戴
聖主天覆之仁未盡絲髮之報豈可遽求休逸上孤
天地之德也爲此不敢遽陳致仕惟病勢日深人事日冗
氣血日耗精神日匱内證日滋外神日竭强勉視事

猶同衆僚倏爾傴仆不可救矣仰惟
皇上天地之仁照察臣愚素願圖報之心暫容臣回籍養
病近醫餌藥保完元氣數年之後幸得愈疾臣卽具
奏自願效職少圖補報
聖恩之萬一
聖旨卿有疾宜用心調理不准養病吏部知道

乞致仕疏 稿失

聖旨卿昨奏養病已有旨不准如何又有此奏不准致仕
吏部知道

感恩獻忠少裨 東宮聖學疏 與鄒東郭聯名

臣等伏蒙
聖恩擢補　東宮官僚
恩命下臨無任感激古人蒙一飯之惠猶思效報
聖上特擢臣等隆以清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德比也
臣等所由萬倍感激圖報無涯也仰惟
皇太子令未出閣臣僚未得供職未得陳說文辭圖以涵
養　睿資預培
聖功之基惟日聞正言見正事習正道久而默化習與性
成而已矣臣等又聞古昔聖學圖史箴誡日陳于前
於以維持身心無不備具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朝夕

飫聞善言日進則德日崇謗言日聞則過日寡帝王
樂求謗言何也圖以優進聖域也臣等竊取古意繪
爲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爲一冊獻上
東宮殿下其一曰文王世子問安次二曰文王世子視
膳願
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次三曰文王世子齒胄願
皇太子默契古聖王謙德也次四曰漢儒桓榮授經見東
漢猶存古風去隆代未遠也次五曰神堯茅茨土階願
皇太子知我
宣宗章皇帝聖德上符神堯也次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
服願
皇太子敦儉重祀也次七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願
皇太子知聖王嗇身勤民也次八曰周王稼穡艱難願
皇太子默契帝王傳授心法也帝王知稼穡艱難乃知民
命之依不恣逸慾所以祈天永命也次九曰周室后
妃蠶織願
皇太子知帝王家法也后妃知蠶織之勤乃知綺繡難得
不敢侈也次十曰　宮中隙地種蔬願
皇太子知我
聖祖盛德同符堯禹也萬世太平之丕丕基也十一曰

西苑耕稼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恤民稼穡艱難同符成周上契舜禹也十二曰
西苑蠶桑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家法即成周家法也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王
高宗訪道願
皇太子知帝王聖學也聖王務學勤誠賢臣語學諄切莫
盛於高宗傅說萬世準極也是圖次先後微意也伏願
皇上少垂

聖覽如謂臣等所繪圖冊或有小裨
東宮作聖之資
敕下內侍謹厚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冊時進
皇太子觀玩未用講解文義且觀圖象因象得意契悟自
深愈於講說之煩也臣等據事直辭無所忌諱雖未
及古人拾遺補過之盛節亦庶幾言無僞飾欲
皇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俾古人樹誹謗木者專美於前
也又圖象惟繪大意於古之服器制度俱未精考神
堯大禹高宗文王及漢明帝傅說桓榮或冕裳或便
服惟據聖賢圖象繪寫未敢謂肖真也至於字書惟

憑儒士勞良佐陳鈿按書冊謄錄雖有差訛不敢洗
補臣等演說誤謬亦由學識膚淺所致臣等謹備陳
罪狀伏乞
聖明察臣等感激圖報之愚亮臣等獻芹之悃恕臣等誤
謬之故 宥臣等不識忌諱之戮
特敕內侍人員時進
東宮齋覽達臣等區區微誠臣等不勝戴
恩懼罪屏伏戰慄之至
聖旨霍韜鄒守益所進圖冊中間語多回隱意實假借諷
刺非人臣禮禮部看了從實參來

聖功圖
文王世子問安
禮記曰文王是周時聖人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文王父也日
三一日三次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王季宮寢之門外問內
豎內小臣之御者值日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此是問內豎曰
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午時又至亦如之亦如早時禮及莫晚也
又至亦如之亦如早時
臣等謹按此是文王為世子時事親的禮萬世帝
王宜效法他的惟
皇太子殿下大孝為天下法皆要學文王此圖便是箇樣

子今時時玩此圖自能興起
孝心充廣良知良能為天下法
文王世子視膳
禮記曰食上每日進食必在視寒煖之節世子親視食下食畢退下
問所膳問所進膳如何又問食多寡如何命膳宰曰末勿也有原
再也謂既撤退的膳不可再進上也應曰諾應辭然後退
臣等謹按此是文王為世子時事王季的禮考史
稱王季年一百歲文王朝夕視膳固是聖人大孝
是為萬世法式想文王是時年四十上矣武王年
亦二十上矣亦見聖人宮庭間天倫至樂也伏惟

太子殿下常玩此圖可見古聖王事親的禮涵養孝心朝夕恭視 聖膳大孝爲天下法

文王世子齒冑

禮記曰行一物(一件禮)而三善(三件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世子與同學之人讓齒)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世子年幼與學中年長者相讓)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世子將爲我君乃以言齒讓我何也國人不敢當世子謙讓之禮)曰有父在則禮然(應曰世子上有父則尊統於父惟知安子之分不知有世子之責)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國人由此知文子之道)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有人疑者)曰有君在則禮然(世子上有父爲君則已爲臣只知安爲臣之分不知在爲君之尊)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國人因此識君臣之義)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又有疑者)曰長長也(世子上有君父只知守弟子之分行敬長之禮)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國人因此識長幼之禮節)故父在斯爲子(世子在父前只安子分)君在斯謂之臣(在君前只安臣分)君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非世子自卑乃是尊君乃是親親理)(當知此)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只是明人之大倫)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天下皆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便是人人盡道所謂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

臣等謹按此是文王爲世子時入學與同學之人讓齒蓋世仰爲盛德古者入學皆服士服天子之

子亦服士服今考古圖亦無定式惟模寫大畧如此況入學齒讓後世難行洪武初年皆建大本堂選勳臣子謹慎者侍東宮 親王講讀無讓齒之禮臣等非難復議惟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亦見古聖賢謙德忘勢的意思

漢儒桓榮授經

漢書列傳曰桓榮(是東漢老儒)字春卿建武(漢光武年號)十九年顯宗(即漢明帝)爲皇太子選求明經教授(使榮教授)太子常令宿止太子宮(欲朝夕不息學)榮以太子經學成上疏謝歸(告老乞歸)太子報書曰莊(太子名)以童蒙(太子自謙)學道九載而典訓(經典所訓)不明無所曉識(太子自謙)夫五經廣大(廣博浩大)聖言幽遠(幽深奧遠)非天下之至精(極精專精一)其孰能與於此(指五經道理)況以不才(太子自謙)敢承誨命(承桓榮教命)不敢有辭(不敢辭教)尊以師禮(顯宗以師禮待桓榮)令坐東面(桓榮坐講面向東禮曰部於天子無北向是也)設几杖(几以憑杖以扶皆老者所用)天子(顯宗也)親自執業(卿爲天子執經學業)尚每言輒曰太師在是(尊敬之不呼名惟稱太師)

臣等謹按此是漢明帝爲皇太子時桓榮授太子經及爲天子尊桓榮以師禮史書以爲盛事漢時去三代未遠猶有古風太子自稱童蒙皆是謙德之盛我

皇朝儒臣輔導 東宮禮有定式仰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亦見上古帝王教太子的意思可
以涵養 聖德

神堯茅茨土階

通志畧曰帝堯(唐時聖帝)茅茨(以茅蓋屋)不翦(不翦齊)土階(以土為階)
三尺(無階級)樸桷(椽子是桷)不斲(無雕飾)素題(柱頭也)不枅(柱頭橫木)
飯土簋(以土作簋)飲土鉶(以土作鉶)夏葛衣(無絺綌)冬鹿裘(無錦綺)

臣等謹按此是史稱帝堯儉德天子宮室服器儉
素如此百官臣庶又愈儉素可知也天下尚儉天
下所由富足也我

宣宗皇帝常指草舍一區諭臣下曰此朕致齋之所雖不
敢比古人茅茨不翦之意然亦庶幾不忘乎儉矣我
宣宗皇帝儉德同符帝堯仰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見古帝王儉樸氣象況又恭遇
皇上應時斟制宮室服器依禮修正規制大備為萬世法
我 殿下惟式
成憲亨萬世太平而已矣猗歟盛哉

大禹菲飲食惡衣服

論語篇子(孔子名丘周時聖人)曰禹(夏時聖王)吾無間(罅隙也謂無隙可指)然
矣菲(薄也)飲食(日用飲食)而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自身常服)
而致美乎黻冕(祭祀所用)

臣等謹按此是孔子稱禹所行無些罅隙可指自
用飲食則菲薄不奢侈祭祀鬼神則極豐潔自用
衣服則粗惡不華美黻冕用以祭祀則極美好奉
身則儉事神則豐所以無罅隙可指帝王富有天
下豈無甘旨飲食豈無紫好衣服惟帝王為天下
儀表帝王好儉則天下皆儉帝王好奢則天下皆
奢天下皆儉則用便足百姓便安天下皆奢財用
便不足百姓便不安大禹尚儉實萬世法仰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崇儉為天下表儀大臣有所取法

不敢貪侈實天下萬姓無疆之福

大禹卑宮室力溝洫

論語篇子曰禹卑宮室(是自居的)而盡力乎溝洫(田間水路引水灌田)

臣等謹按此是孔子言禹自己宮室則卑小民田
水路引水灌田的則盡力皆薄於奉己厚於為民
所以為盛德漢文帝欲為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
帝曰百金中人十家產也遂不為帝王富有天下
百金甚小不肯輕費文帝盛德亦如禹禹平水土
又開溝洫教民灌田江淮河漢之水旱則引入溝
洫田得澆灌澇則水循溝洫以趨河海不致泛溢

民無旱澇之憂歲常豐稔又田有溝洫夷狄寇賊
遇溝則止不能馳突故世極太平無夷狄盜寇之
憂仰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見得古帝王勤儉的意思涵養
聖德萬世之福臣等再按堯都平陽禹都安邑皆冀州也
後擁太行前列三嶽黃河環繞由碣石入海淮水
自桐柏山江水自嶓冢山東北入海環向帝都天
下第一形勝之地惟土狹山峻漕運爲難我
聖朝都燕亦古冀州之境形勝與堯禹同普天之下萬水
朝宗萬山朝拱
聖神萬萬世太平基業也臣等謹附說焉爲
殿下考觀方輿萬一之助

周王稼穡艱難

周書無逸篇（周公作書戒成王名無逸）曰君子所（居）其無逸先知
稼穡（種曰稼斂曰穡）之艱難（辛苦）乃逸（人君知民辛苦乃思逸）則知小
人（百姓）之依（身所依也民無食則死辛苦稼穡乃得粟米乃養得身命人君知得民所依乃知恤）
（民辛苦）又曰（詩亦書）文王（周受命之君）卑服（卽惡衣服）卽康功（以安
民爲功也）田功（恤民稼穡之功）
臣等謹按此是周室有天下八百年的根本周自
后稷教民稼穡詩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言后稷
教民種麥奉天命育萬姓能體天心天命后稷後
世有天下也至公劉又修后稷之業詩曰迺埸迺
疆迺積迺倉言公劉教民稼穡致民富足疆埸皆
有積倉也至太王又修后稷之業詩曰迺疆迺理
迺宣迺畝言太王遷岐教民疆理田畝勤力稼穡
也至文王又修后稷之業書曰卽康功田功是也
至成王時周公慮成王不知稼穡艱難不知百姓
命脉所依作無逸篇首以稼穡爲急務是周家有
天下根本也至康王昭王以下太平日久不復知
有稼穡辛苦周室遂衰伏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見得帝王恤民重本的意思實萬
世無疆之福臣等再按古稱帝都以豐鎬爲上秦
漢隋唐皆都焉謂之關中自今觀焉後有黃河淺
散王氣前有南山蔽塞離明西有羌戎爲患東崤
函潼關僅足自守不能燕制全宇視我
聖朝神京宇宙全氣皆闔嘘吸者萬萬莫及也臣等謹附
記焉爲　殿下考觀方輿萬一之助

周室后妃蠶績

禮記曰古者（此是上古后妃養蠶的禮）天子諸侯必有公桑（公家之桑）
蠶室（養蠶之室）近川（取便浴蠶種）而爲之卜三宮之夫人世婦

內嬪之名之吉者使入于蠶室古者乃入蠶之也詩曰國風周南篇詩葛
葛蔓生可爲布之覃延也施于中谷谷中也維葉莫莫茂密貌是
刈割也是濩煮也爲絺葛之精者爲綌葛之粗者服之無斁厭也
臣等謹按此是禮記及詩經所載蠶織的禮天子
諸侯后妃夫人親養蠶績葛做衣服不惟自己勤
儉而已實所以化天下使天下婦女皆勤養蠶皆
勤績葛則女有餘布人皆足衣天下所由太平也
仰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見得古者后妃務本勤儉的意思

宮中隙地種蔬

聖政記洪武元年十二月
太祖皇帝退朝還宮指宮中隙地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
榭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
民之力耳
洪武二年十二月中書奏請營後堂
太祖不許曰土木之工連歲不息今又欲爲此能不病民
乎俟民力稍舒爲之未晚也
臣等伏覩我
聖祖政要儉樸之　德超出千古
聖子神孫萬萬世法也百古上件

大內宮殿有宜撤舊爲新易敝爲堅者我
皇上應時創制又皆完固萬年無疆之業也伏惟
殿下仰思
皇上創制之勤
太祖垂統之懿時玩此圖將以遵式
聖上建立之謨不敢復有攻作　鴻圖永固實太平之休

西苑耕稼

臣等伏覩我
皇上西苑耕稼知百姓艱難與大舜耕稼后稷稼穡文王
田功武王重民食成王播百穀同此恤民的心仰

惟殿下時玩此圖體
皇上憂勤惕厲的意思臣等又記憫農之詩曰鋤禾日當
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謂人藉
農以養生宜恤農辛苦也又曰二月賣新絲五月
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言農人困窮未
有絲先圖賣未有穀先圖糶救急不暇如割心頭
肉醫得眼前瘡也又曰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
不照綺羅筵徧照逃亡屋大臣常至剝民自奉筵
張綺羅後宮極矣乃又近君親寵愈爲民病民不
堪命遂致逃亡君王能照及此必思所以恤之矣

伏惟

殿下嘗諷誦此詩可見農人貧苦情狀冊念農夫八口之家耕田百畝采入幾何輸租幾何糞工幾何徭役幾何除輸官租差役之外所餘幾何乃知百姓真是辛苦真是艱難贓官又從剝削之奪其衣食下情不能上達啞口忍饑實是可憐乃畫見

皇上西苑耕稼的是憫念百姓艱難

聖德超出上古足為萬世法

西苑蠶桑

臣等伏覩我

聖上定西苑蠶桑之制與上古帝王重祀務本同一憂勤惕勵的意思不特取法有周一代而已臣今只畫蠶桑大畧若夫 后妃蠶桑禮圖不敢畫畫權瀆也伏惟 殿下時玩此圖體

聖上務本尚勤儉化天下的意思臣等又見蠶婦詩云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謂城中婦女不養蠶却服綺羅鄉間民婦辛苦養蠶不得綺羅自身服用所以下淚也愁苦之情也蓋民間蠶婦終年辛苦養蠶作絲精的織為錦綺皆以供官粗絲為綢絹皆以易米糊口不得自用

單衣受冷老幼同度歲寒幸無災荒乃得活命不幸贓官拘捉伊夫與兄刑逼索錢即併常日衣服俱賣與人以救身命民間婦女極是艱難

殿下常念及此乃知

皇上定西苑蠶織的禮專為恤念百姓婦女辛苦的意思

實天下萬姓無涯之福

商王高宗訪道

商書是書說命篇王商王高宗曰來汝說傅說立為相者台我也小子自謙舊學于甘盤甘盤氏名賢人既乃遯于荒野父小乙欲其知小民艱難使居民間入宅于河河內自河徂亳徂往也亳地名暨厥終罔顯還徙不常故於學終無顯明爾惟訓于朕志志是作聖之志也若譬作酒醴爾惟麴糵非麴糵無以為酒醴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非鹽梅無以為和羹爾交修予罔予棄非賢臣輔導無以成聖德予惟克邁乃訓克邁能行也能行其訓則說而繹從而改說曰王稱高宗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建立事功非資口耳學于古訓乃有獲學古先聖王之訓而誠諸其身乃為有得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悖先聖教戒而欲祈天永命終無是理惟學遜志遜志謙虛其志不自滿也務專務時敏時時剛健不自息厥修乃來來是日新日進意思允懷于茲茲指遜志時敏而言道積于厥躬學篤則道凝惟斆斆教也教人日斆學半言成己成物乃合內外之全德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不自覺其至常在于此學則由此可至聖神美大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成憲古訓

治同道罔不興惟說式克欽承敬承高宗之志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休休有容俞天下之才以治
天下故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臣等謹按此是商高宗訪道傳說首揭學之一言
以爲惠萬世萬世君臣講學立極的樣子明君惟
知學故不敢自用而求助於臣使交修無棄人臣
惟知學故不敢自用而求助於俊乂使布滿庶位
天地萬物賴以位育其曰遜志曰時敏尤千聖相
傳心學之要遜志者如海之虛無所不納故能取
諸人以爲善時敏者如日之運晝夜不停故能篤
實輝光以至于聖神商王中興實由于此臣等又

伏讀我
太祖高皇帝作大誥其君臣同遊篇曰昔者人臣得與君
同遊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飲食夢寐未嘗忘其政
所以政者惟務爲民造福拾君之失撙君之過補
君之缺顯祖宗於地下歡父母於生前榮妻子於
當時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君臣同遊之言仰商高宗訪道傳說之心商
宗訪道傳說以講學啓沃我
太祖與臣同遊豈以拾失補缺尚宗講學惟以爲民我
太祖於臣下由盡心禮亦惟望之爲民造福而已高宗之
心卽我
太祖之心也皆立萬世人極者也仰惟
皇太子殿下熟玩高宗訪道圖證以
聖祖格訓人玩我
聖上賜臣下敬一等箴體我
聖上與臣下講學之心卽
聖祖君臣同遊之心卽高宗訪道之心道統正脉傳之萬
萬世臣等不勝大願
禮部參奉
聖旨你每旣這等說姑念納忠免罪册疏不行

辭加秩疏
臣伏蒙
聖恩擢臣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同掌詹事府事臣樗朽細
材由兵部主事蒙
陛下擢陞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臣無任感激圖惟
效報而未能也繼蒙
聖恩擢陞吏部左侍郎南京禮部尚書職秩彌晉圖報彌
切而未能也乃今又蒙
特恩加臣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同掌詹事府事臣所由倍
萬感激圖報未能也古者國士爲知己死語曰死生

大矣於知己者願殺身效報焉士於交游且然也況
臣於
陛下蒙覆載同
天地蒙照察同　日月蒙煦育同父母知遇之
恩特出尋常臣所由倍萬感激愈圖報愈未能也謹銘心
鏤骨庶幾圖報有日也惟是加秩不敢不辭
隆恩未報新秩洊加臣何功效遽可冒受臣所為惶恐也
臣非不知清秩可榮崇階漸陟可以辭以同俗也竊
念今日民生不寧災變屢見由貪酷有司召致也有
司貪酷殃民病國由大臣陰為護黨也大臣受祿不

讓晉秩不辭或又狐鼠鑽結陰固寵權呼叱去來如
舛隸如丐乞豈彼原無良心哉蓋謂職秩不峻則權
不大權不大則賄不來故寧斲喪良心苟保峻秩謂
不若是不能啓致有司重賄也大臣納有司重賄有
司所由恃以恣貪虐民也民罹虐毒怨氣召災臣故
曰今日災變由大臣不潔滌渠其身狗彘其心召致
之也臣感
聖恩拔擢思為
宗社固億萬年無疆之基非痛抑貪風民不得寧民不寧
則邦本不固欲抑貪風自大臣始臣又受祿不讓、、
秩不辭是臣亦倖此榮遷自取素餐何以光大臣之
節何以風勵天下何以沮遏貪風何以化導有司俾
勿貪酷以虐民病國何以為
陛下崇德教何以輔
東宮培化基是茲加秩臣不敢不辭也伏乞
聖明鑒臣愚悃聽臣辭免太子少保惟以禮部尚書同掌
詹事府事俾臣供職日久如幸免於罪乃晉前秩臣
亦受之有名無敢復辭庶幾大臣廉讓於
朝百官有司廉讓於天下不起干進之風不釀貪虐之
禍生民賴寧災變賴息

聖德神化配
天無極是又臣願忠之悃也伏惟
聖明准臣辭免加秩臣不勝屏伏俟
命惶懼戰慄之至
聖旨這本所言吏部看了來說
災異自陳疏
臣伏蒙
聖恩加臣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同掌詹事府事臣感激悚
懼隨具本謝
恩懇辭加秩本年七月初七日准禮部咨竊聞雷火之警

行兩京九卿自陳臣謹陳列罪狀伏候
賜黜臣嘗聞人亦有言
朝廷何嘗負我只是我負
朝廷此言切臣罪狀臣細思自列學庠爲弟子員即叨
廩餼又免差徭繼舉于鄉又舉進士家門顯譽臣何
功可報繼爲主事驟陞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
職秩愈顯家族愈增崇譽臣愈無功可報又陞吏部
左侍郎南京禮部尚書秩日加隆家族日加崇譽求
可以仰答絲毫臣實何有今又叨
恩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同掌詹事府事

恩隨日渥臣圖報何有語云只是我負
朝廷臣之謂矣不早乞黜則竊
恩愈厚負罪愈多臣罪宜罷黜也臣又竊思臣今日雖有
罪過尚蒙
聖明容宥不加顯戮退伏林巒尚得保全墳墓教誨子嗣
如又日陟要地權焰隆赫罪惡愈積禍毒自召愈不
可解況臣邇年內損吐血心痛目眩諸症間發孔子
曰少之時血氣未定及其壯也血氣方剛及其老也
血氣既衰皆有所戒臣少壯之年實不知慎積至危
疾常時無病猶似康強一旦病發危不可救得早退

休保全身命臣幸大矣又臣情懇乞罷黜也如蒙
皇上體
天心垂戒之仁擴
帝道燭幽之義垂　電明之炳尚　雷斷之迅
賜臣罷黜臣雖身伏草莽尚仰思
聖澤頌祝
堯年率兄弟躬耕以供租賦誨子孫忠蓋萬一效用答報
聖明率勸鄉里後人躬行孝弟以崇
聖化暇日講明經史繼前啓後對揚
聖道臣不勝屏伏戰慄感

恩俟　命之至
聖旨卿方承簡任宜到任供職不允辭吏部知道
聖功圖奏　旨免罪謝恩疏
臣等伏蒙
聖恩擢補
東宮宮僚臣等不勝感激之悃不勝圖報之愚不揣淺
陋不識忌諱妄進
聖功圖冊惟掇陳跡不達時宜既不能敷陳神堯大禹之
盛德又不能對揚高宗文王之訓謨作聖義爭獻愚
何補語欠溫　意類含糊才非通明事多穿鑿仰塵

日月之照難逃冒昧之誅誤觸
雷霆之威實切虀粉之懼𣎴躬待罪廢食不寧謂得投竄
海荒已是倖僥山嶽詎意
天地容載　雨露涵濡
曲宥臣等之狂復厠冠裳之列又無黜謫之罰仍叨
宮坊之忝涯分實踰
恩寵光被古語云父母能生臣身不能宥臣罪乃今躬遇
皇帝陛下
大明普照　宏度兼包諒臣等迂疎客臣等重罪
恩過生成　德踰父母臣等敢不益勵愚誠勉圖後效委

身犬馬誓志鬼神輔
東宮非正學不陳翊
國家植丕基有來臣等無任感
恩戴罪激切戰懼之至
聖旨覽奏謝知道了
考察自陳疏
臣於本年六月初一日接到吏部咨伏蒙
聖恩憐官臣不勝喜躍即治裝供職時值南都官員俟挨
聖母梓宮臣與各官候至六月二十九日恭同送至大勝
驛而還即又治裝供職於七月初七日又准禮部咨

為修省事臣又同南都官員具疏自陳八月初二日
接到邸報奉
聖旨容臣供職臣又不勝感激即日治裝候賀
聖節即於八月十一日啓行今九月十四日前抵河下值
考察自陳之期臣省職思愆不勝惶慄竊念臣違遠
闕廷已踰三年仰覲
天顏實在咫尺即欲奔趨
彤墀輸瞻戀微悃尤懼不職罪重或合廢黜謹先自陳
罪狀伏聽
聖裁臣自筮仕至今小大過尤豈能勝言況復小器易盈

又忝大任褊心少容難於從衆嫉惡已甚矯枉過直
孑影單立罪跡屢彰若非躬遇
聖主憐察臣愚
天覆海涵　宥臣罪戾臣廢黜久矣又臣初年亦頗自期
願竭衆愚上贊
至治期革積弊剔革貪官飭肅紀綱保恤民黎輔
陛下宏堯舜熙猷培
宗社綿萬年丕基耿垂振古之烈光效臣願忠之芹悃實
所自待乃今因循歲時素志不酬實自爲欺嫚上負
陛下臣之罪也今不早退臣秩日晉療曠日甚年月愈久

罪跡愈多況身邇衰境危疾時作貪戀不去或致仆
殞爲此具實自陳伏乞
聖明賜臣罷黜臣懷感
天恩素昔崇深將圖御結爲無涯之報臣不勝屏伏俟
命惶恐戰懼之至
聖旨卿官詹近臣朕所簡任宜即趨召供職不允辭吏部
知道

到任謝恩疏

臣蒙
聖恩加臣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同掌詹事府事臣不勝感
激復不勝省畏具奏　辭免荷蒙
聖恩不准辭臣倍加感激適值考察臣不勝戰慄具實自
陳伏蒙
聖恩又不擯黜臣愈加感激即於本月二十一日趨走供
職齋宿直邸赴鴻臚寺報名行朝
見禮謹具奏謝
恩竊念臣質本迂愚識復隘陋學徒泥古才匪式時剛執
偏狷褊淺自揣只宜放棄詎望晉遷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至仁兼覆
大智普臨小善不遺片長必錄

議禮制度
聖神垂範百王
胤德承　乾元良嗣休兆代擢臣兩秩俾輔
東宮臣資愧粢齋性惟拙直懼孤
天寵實切冰兢具疏懇
辭誠由腸臆謂得苟免削職亦宜辭免兼官復荷
聖慈曲垂涵貸自陳既幸不黜加秩載爾以榮臣揣分倍
慚感
恩知勵展敷正學茂對　明時培植古風預端
國本綿　社稷址億年之鞏輔
皇儲道五帝之醇臣所以忠報
陛下職分也
聖旨覽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禁訛言疏

臣聞順天府等州縣遠及河南地方妄騰訛言云
聖駕春月又將南巡有司乘機科歛雖有預備公用實侵
匿入己或逼民三家共買一犬或逼民五家共買一
豬買鵝買雞糴糧買草紛紛科派拘拏車輛奪民生
業如不禁止訛言騰布日廣有司科歛日繁民害日
甚臣聞流言止於知者謂能察不惑也今訛言之興則

雖知者慼焉有司因得乘機為奸騙索民財他日訛
言雖息財入官衙賠充私橐貪人得利良人受害況
今河南饑荒百姓雖草根木皮剝食俱盡衆心凜凜
慮有危變貪官復肆誅求是促民於死也寧無虞乎
臣聞前次
聖駕南巡奉有
明旨上用之物皆是自備不煩有司文武百官糗糧亦皆
自備不許騷擾地方
聖德昭宣萬方瞻仰曰古帝王巡狩民不擾者不責民供
役費也

成祖文皇帝永樂八年巡狩北京親征北狄民不擾者不
責民供役費也
聖上南巡不許擾民上符
成祖遠符古帝王也柰何各官營為已利不體
聖心牌飭詭詞請給關文騷擾驛遞各官恃勢恣貪有司
借法為暴人有關文州縣驛遞奔走答應奉承文官
不敢違誤
聖上供應或有不及各官日到州縣安受富民供饋可以
饜矣又受有司大小下程又受驛官折廩給銀又受
折車銀又受折皂隸銀又受折人夫銀攤貴大臣賠

受有司重賄南行一路得利不貲有司官員借饋遺
名色剝削民財量民家貧富逼出銀兩民有百金之
家逼出五十金民有千金之家逼出五百金貧難下
戶賣鬻兒女怨氣塞天感召災變戶部侍郎袁宗儒
見貧民賣孩兒三人僅易一鵝乃嘆曰我輩食人孩
兒也自是不受有司饋鵝今地方人云文臣惟宗儒
不受饋武臣惟郭勛不受饋人言紛紛謂各官南行
害民甚酷內臣見文官縱恣亦相效尤
聖上發內帑銀給有司買上供物料有司備銀買完
上進原銀暗送內臣及光祿寺官收匿捏補領狀

陛下有給銀之名內臣竊匿銀之利買進物料內臣又索
饋銀乃與收納如無饋銀即將買物退出云物不如
式不中
上用有司懼罪苦心饋銀借饋銀之名苛歛百姓因一科
十內臣得利惟良民受害甚毒武臣見文官貪縱亦
自效尤剝奪民衣服搶人馬匹凌辱人妻室借兌馬
騾強騎回京爭攘草料如盜如賊有身為國公竊回
民馬致貧民來京訴乞不還者有權要文臣出京車
一乘回京貲賄車八乘者有文官家奴竊回民馬不
計數者醜弊淵藪不可殫舉皆文官縱恣致內臣武

臣競相傚傚爲地方良民無極毒禍也即今訛言騰
播謂
聖駕又將南巡寔由前次南行文臣權要瀰載以歸或內
臣乘機亦得賄利或武臣徼利又要南行造成訛言
互相搖惑貪婪有司聞風科歛訛言愈久流毒愈深
皆前次各官賄請關文騷擾百姓自爲身計不爲
陛下忠謀所致也如前次南行皆遵
成祖舊規不給關文自備糗糧自備夫馬不受有司供饋
不納有司賄賂內臣武臣自然心服不敢尤肆貪人
皆知南行無利必不再造訛言也前次之失不可復
救即今訛言不可不禁流弊不可不防伏乞
勑下都察院行北直隸河南湖廣地方凡有互傳訛言謂
聖駕將南巡即便拏獲追問造言根因比照妖言律治罪
州縣有司承行訛言科歛民財即日退出還民如有
侵尅入已撫巡訪查追贓給民比照妖言律重治庶
贓貪跡息訛言不行地方萬幸生靈萬幸
聖旨　見后

查究贓賄疏

臣因外間訛言具由上聞奉
聖旨這訛言生擾都察院便查訪有無來說昨朕南巡御

不在行這一行文臣受賄事情得自何人着逐一據實
指名奏來處治欽此臣謹述所聞惟
聖明再加詢訪董情按法治以罪罰使貪婪知警臣僚肅
清尤振起治化一大機也臣在南京時南京戶科給
事中何彥復
命回還具述各官送
聖母梓宮恃勢索銀皆有實跡何彥因言南巡官員納賄
尤多地方相傳云只郭勛一人不受饋使清潔之名
獨歸武臣我輩文官合愧死也臣因何彥言到京詢
問皆云有司納賄視權勢大小權愈重得賄愈多若
胡守中爲御史陞詹事府丞湖廣左布政使徐乾按
察使吳允祿饋銀五百兩可証也權如胡守中者得
銀五百兩權重於胡守中者可知也胡守中因怕暴
露乃以
上聞沿路有饋不知皆
上聞否也因湖廣之饋各府縣可知也因胡守中而各官
可知也各官饋銀情非干求只祈免罪名雖饋送實
被強索竝按律例強索之贓被索者不坐贓仍給主
令法司不守正律先將被索人員曲坐以罪致各官
賄地饋銀復不敢認納賄官員愈得滅跡恣肆無忌

貪濫成風

陛下懲治贓貪官員先正法律凡餽銀有所求者彼此俱罪若情出被索者只坐索財官員被索者不坐行追贓給主則各官納賄實跡自暴露不可掩矣奸貪有司指餽送名色逼取民財許被害人赴訴刑

勅都察院嚴行查究如又行寬縱聽臣具狀上聞則有司贓跡暴露不可掩矣臣又聞洗馬鄒守益言前次南巡官員日受有司一熟鵝供膳復受一活鵝下程是時鵝少價貴貧民被逼將二孩兒鬻賣僅易一鵝侍郎袁宗儒曰我輩食人孩子也吏部侍郎張邦奇曰

袁宗儒仁人也因貧民鬻孩兒買鵝遂不受餽文臣之中獨稱袁宗儒各官無稱焉可類推也伏惟

陛下勅各官具實回奏量情罰治再發將來有司不敢阿奉儒官不敢貪饕地方之幸也即今馬路遞驛各官公差關文一張例馬一匹廩米三升各官携家眷或索驛馬二三十匹擡打夫數十名或一二百名大女轎十數乘男女十數口飲食魚肉雞鵝賀銀一二兩冊内只開廩米三升餘皆逼民賠陪口無訴惟呼

天痛怨而已矣文官害民之禍至今時極矣撫按不惟不禁治亦且阿奉穢肯都察院不行禁治亦[illegible]

聞如今查究前項官員受人餽遺併

勅都察院查實治罪或行廠衛差人沿途挨查將貪婪官員違法多乘驛馬多役民夫多饒食膳害民實跡上

聞拏解來京重治民困乃小息都察院如又寬縱聽臣具實上聞臣再不敢避怨隱默上負

聖明在今則都察院自合奉法臣未盡言也臣又聞學士張治言前次南巡官員法外取財各官關文一張例該馬一匹廩米三升此外加取坐贓論罪定律也州縣有司先點富民館待各官供餽酒肉遍及僕隸費民不計可以勿受下程矣又受有司大下程可以勿

支廩給矣乃又受廩給銀既折車取銀矣又折皂隸銀又折人夫銀多般索受地方困敝臣以此言詰郭勛曰前次各官害民取財何不

上聞請旨究治郭勛曰此是小者尚有餽送厚賄不可言不可言臣謂郭勛不言郭勛負

陛下也郭勛曰即今府縣有司紛紛科派又傳

聖駕南巡臣曰訛言也合上聞禁治切惟各項折乾銀兩不聞一人不受者據法令追還官罪則頗礙人衆皆由誤給關文致各官贓甚多取不知官多費廣為民患也伏惟

陛下勑各官具實回奏或家人冒受量情罰治垂戒將來
可也如曰賂受饋賄的爲何人郭勛知之必真
陛下如欲究實行郭勛回奏必不敢隱前九月二十七日
聖駕謁
陵兵部又給各官關文府丞王禎語臣曰京官大臣四人
各遞遞運所索折夫銀十兩臣問姓名王禎曰不敢
言吊查遞運所冊可知也舊例九卿上
陵各備夫馬並無給關應付蓋
輦轂之下官多民擾應辦不給也近日兵部不遵舊規
不念民病撫按又送下程昌平州文送廩給百費無

紀各官因有關文法外貪婪貽辱縉紳貽毒百姓可
賤可惡大臣如此何以表勵小臣也
聖母梓宮南祔護送之臣無一人不索賄有司不敢不饋
路蓋護送倚
聖母爲重經過有司懼怠慢
梓宮爲罪有司等遲慢
陛下不敢遲慢護送之臣何也遲慢
陛下尚可救解
聖德天覆尚不深罪遲慢護送之臣即曰遲慢
聖躬誰敢辯曰實無遲慢之情罪也御史黃正色衆劾各

官納賄特一二府州縣耳臣所的見南京六部尚書
王軏牌行京衛歛銀饋送王軏去任各衛撿舉有案
可查也尚書湛若水代王軏涖任不能㩁護對臣長
嘆曰將如之何尚書湛若水可質也南京重臣與王
軏不敢不饋賂州郡可知也惟黃正色衆劾巳蒙
聖明查勘後因鮑忠誣訐挐問充軍誰敢復言饋賂實濟
也是事也係
聖化隆重係
聖孝大節係　國論明昌臣痛心憤歎恒曰
聖人孝親天性也各官假

聖心純孝之情挾以取賂是
聖孝不達於天下萬世也臣下之罪死有餘戮同行科道
官郭鋆吳從義王珩連鑛不惟不能糾奸貪反附奸
貪情尤可惡前所劾府尹萊掯不肯饋賂者也所劾
副使管懷理乃見証各官送賄者也臣屢欲上言慮
朝臣未諒臣心謂臣好訐人短也隱忍遲久況奸贓
之弊尤有甚於此者臣是故少忍須臾未敢盡言
陛下必將盡革積弊臣亦次第陳列前月上
陵索遞運所夫價乞行順天府查追護送之臣索飭賄銀
及下帆索饋銀兩黃正色所舉贓跡乞照前

行南京兵部都察院從實查報原其被索之情勿坐鎖
送之罪各官贓跡自然露不可掩矣如各官不肯回
報容臣再將各處出銀實跡開具奏聞請自
上裁仍乞
勅兵部令後各官上
陵勿給關文撫按官勿送下程小匙
並敕民困嚴查即令驛遞文官法外虐民之弊小民賴
有生命生靈幸甚
國體幸甚臣今之言衆所嫉惡然爲
聖明效忠爲

國家除患爲生民救命情出漏激亦不能他慮也已惟
聖明察焉奉
聖旨有旨着逐一據實奏來如何支辭推調便查各官受
賄事情并各處出銀實跡開具奏聞
再疏
臣因外間訛言具由上　聞奉
聖旨這訛言生擾欽此臣具由回奏又奉
聖旨有旨着逐一指名據實奏來欽此切念臣忝
東宮輔導叉承
聖明隆眷凡事關

宗社大計生民利病政治失得俱宜上
況任禮官尤宜宣揚風教敦崇廉耻贊助
聖朝博厚高明之治化皆臣職也前日述有司剝民阿奉
文官乃生靈急切利病政治得失之大要臣懼訛言
再行有司復蹈前轍具由上
聞臣之愚心惟欲杜弊源拯民病而已矣非欲攻發各官
陰私也伏奉
聖旨着臣據實陳奏臣竊念對
聖主之言不敢不實少有隱護是欺
天也罪不可逃又念各官所犯皆今之大臣又

陛下親臣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者不曰不廉曰簠簋不
飭不正名斥焉必爲隱諱所以養廉耻也臣前舉各
官受有司饋鵝惟自袞宗儒不受自袞宗儒外凡大
臣皆受可知也臣不悉舉各官姓名存大臣體也
陛下欲究實着大學士夏言等回奏曾受有司饋鵝否也
可知也臣前衆各官無一人不受折廪給折夫隸等
銀實開張治言盡張治行從諸臣之後開見必真臣
不悉衆各官姓名亦存大臣體也
陛下欲究實着大學士夏言等回奏家人僕隸曾受折夫
隸廪給銀否也可知也臣衆各官賄受斯路惟[illegible]例

守中一人其餘則郭勛語臣曰尚有大於此者郭勛
亦不言受賄人姓名存大臣體也
陛下欲究實着郭勛回奏各官受賄實跡可知也臣忝禮
官為國股肱凡有見聞不敢隱蔽大臣奸贓不敢黨
護所以忠
陛下之職分也若立言則不敢不慎國不可隱以欺
陛下亦不直訐以傷大體至於覈官贓跡據法糾罪乃都
察院之職非臣可與也
陛下責臣覈實乞將臣禮部尚書改換風憲職銜着臣由
北直隸至河南湖廣沿途查覈臣卽虛心體訪具實

上
聞不敢阿徇也臣惟天下治否係生民休戚生民安否係
有官廉汚今兵部薦武將則債帥進而邊備　吏部
獎贓官則貪酷肆而邦本搖今日至急務也風紀之
責在都察院本源之地在閣下仰惟
聖明敉寧圖治乃生民未安災變屢作何也皆大臣負
陛下也大臣欺罔之罪莫甚於營私臣衆各官上
陵承折夫銀順天府可查送銀者遞送所官知數者府丞
王禎也臣查所冊有川夫門丁名者折銀又不止二
十兩矣送

聖母梓宮官員索受沿路銀南京兵部可查卽今驛遞困
敝各官例外害民各驛遞簿籍可查是皆都察院之
職臣可得言不可得糾覈也伏惟
陛下察臣為民除患懇切之愚非出攻訐
勑都察院將臣前奏嚴行查覈追贓治罪貪人警畏生靈
賴寧不勝幸甚臣屢瀆
宸嚴不勝戰惕況所言得罪百僚衆所讎嫉禍將不測惟
臣惟知效忠
聖主亦不暇為身圖也伏惟
陛下諒臣孤立危殆之情

宥臣狂率之戮臣不勝幸甚
聖旨該衙門知道

民困疏

臣前疏具述文官乘驛決外害民惟言陸路民困而
已矣河道民困未及言也臣今謹將臣經過地方查
過的確事情為
陛下陳焉臣舊年八月十四日夜經過揚州府地方遇馬
快船八隻威勢甚赫臣問何船郡伯驛官吏答曰南
京司禮監長隨張祿進
貢回還順帶小內官同南京者也例外多駕馬快船八

隻滿載客貨罔法取利驛夫訴曰本驛領官銀柒兩
今費過銀三十餘兩矣皆被逼陪揭債苦極臣因查
各州縣驛遞答應過簿籍及今開具印信手本查得
張禧關文二紙例合用一船今用八船實出馬快船
夫甲皆積年光棍借內臣聲勢害民騙財哄誘內臣
多用船隻因得搭載私鹽多索人夫因得賣放取財
若非光棍夫甲通同內臣家人幫助聲勢內臣豈能
單身行兇又查得張禧每州縣除拽船人外另取折
夫銀八兩或十兩每驛索給米三升違法折銀八錢
又索隨船禮銀四錢又索折門厨銀三錢又索過關

米二斗又索折皂隸銀害民多端州縣困敝亦由光
棍夫甲唆誘內臣通同家人索財侵分利歸奸兇害
及良善臣已移咨南京兵部及各巡撫衙門查究據
查明回咨相同今踰數月未見南京都察院追贓治
罪蓋由夫甲皆住南京須南京兵部管轄乃能查治
之也臣又查得此特張禧同頭害民一端耳若進
貢來京聲勢尤赫取財尤多臣查冊籍有一縣被內臣
索折夫銀六十八兩者常又加十倍矣一縣六十八
兩十縣六百八十兩小民何以堪也往來官員絡繹
不絕人人索財地方何以堪也臣經過地方嘗語撫

按官曰貪官害民不獨內臣文官亦甚何不禁治焉
曰勢已極矣無可奈何蓋撫按官皆畏讒謗小搯權
貴俱得禍患故寧啞口聽民受害不恤也又各驛遞
答應費銀十數兩只許開報廩米三升小民無地赴
訴臣今未及詳悉惟將張禧經過地方索過財物實
跡開列于後上塵
聖覽伏乞
聖明照察近年極弊
勅都察院轉行南京兵部查提唆誘張禧夫甲姓名及內
臣家人送南京都察院查究各項贓私追出還官將
夫甲從重治罪如果干礙張禧從實參究庶贓橫少

息疲弊少甦再乞
勅南京內外守備衙門會議通年進
上物件查照舊規給撥船隻勿俾泛濫多撥夫船私搭客
貨裝載私鹽假
上用之名市私家之利或屬兵部者聽兵部委官屬工部
者聽工部委官勿多差長隨等官蓋長隨等官多借
夫甲助爪牙光棍夫甲多倚內臣射利也文官濫給
關文撫按衙門勿與掛號通年多用過夫數州縣驛
遞造冊送都察院者嚴究治水陸路不該乘驛官員

及人情手本不許憑付庶衝要地方少得寧息困民
不致極累地方幸甚
聖旨該衙門知道

祀議疏

該禮部覆題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事
宜奉
聖旨着臣等人各上議臣謹議上　聞惟
聖明裁擇焉臣謹按歷代從祀孔庭之儒若孔門七十二
賢則親炙聖化者也漢儒則蒐輯聖經者也唐儒則
疏註聖經者也宋儒則闡明聖經者也再按漢若董

仲舒唐若韓愈宋若程顥歐陽修於孔子之道或神
會自得或深造篤詣行足以法言足以訓不區區訓
詁者也薛瑄生當
聖朝道學大明之時實能誦法孔子雖不能如七十二子
親炙孔門原其精神心術無頃刻不師孔子之教雖
不必如漢儒蒐輯遺經實自童丱至沒齒無頃刻忘
聖經之言雖不必如唐儒宋儒疏註闡明遺經觀其
讀書錄平易親切非身心體驗不能及臣謂薛瑄造
詣非及董仲舒而誠篤似之頴悟非及韓愈歐陽修
而篤行過之粹精淵醇非及程顥而渾厚師之出處
不瑕其操禍患不易其節賤貧不移其介身為世師
言為世訓動為世式晦而彌彰抑而彌顯久而彌光
非真誠積累之素不能也臣故曰我
聖朝從祀之儒惟薛瑄無愧自瑄而下或篤行高蹈而識
度淺隘或高明超邁而淫於佛老陰翊邪說明叛聖
執大資愈高陷溺愈深皆孔子中正之道未有聞故
也薛瑄於孔子之道雖未造其大實遵軌轍而不敢
踰故曰從祀孔廟薛瑄無愧再按宋臣誤列從祀得
二人焉若司馬光者質直忠信著於鄉閭祀於鄉邑
可也宋朝舉以從祀光於聖道實大背戾著資治通

鑑尊崇荀況於聖賢之伍荀況性惡之論名教罪人
司馬光乃荀況之徒也自有天地以來未有改稱親
父曰伯改稱叔曰考者蓋天倫定理秉彝定性人道
定名萬世不易者也司馬光創議謂宋英宗宜改稱
其父濮王曰伯考稱仁宗曰皇考變亂天常斁戾人
紀拂逆彝性光實罪首謀國不臧則棄河湟以養邊
釁用蔡京以啓禍源忠智之道缺焉宋人取其小善
舉伍從祀蓋未究光實學者也又若陸九淵者詆太
極圖與周敦頤異鵝湖辯論與朱熹異論子貢曾子
之學與孔門異主張禪教則致書禪僧大闡禪宗則

功淵楊節論辯機鋒訐動韓賢直聖門□人也近年
行人司司副薛侃妄與從祀禮部不及詳議遂聽從
馬臣竊謂司馬光小善可稱大道則闇可祀於鄉不
可祀於孔廟蓋孔廟之祀必其有功於道者也司馬
光不識父子之倫是不孝也以議其君是不忠也忠
孝道之本也故曰司馬光大道則闇不可祀孔廟辱
聖門陸九淵直異端之流聖道之蟊如列從祀程朱
有靈恥與為伍臣顯
陛下垂察臣言如或可采
勅下禮部再加詳議於薛瑄取其趨向純正累其造詣不

至乎列從祀以端士習於司馬光許祀於鄉陸九淵
偶議列祀合與改正則人不異趨士不異學正道大
明　聖化洋溢於風教甚非小補
聖旨禮部知道
欽奉　聖諭疏 疏留中獨部責楊太僕
准禮部儀制清吏司手本本月初十日欽奉
聖諭朕仰承
天恩丁眷嗣統臨朝已何多歲矣自十三年來至今早朝
盡廢政多失理以致災變屢生財用匱乏民不安生者
雖既在宮中此心如履深淵一般言官沒一箇奏舉後

他說時即以借為他每防禍把渭不言我今卻不得不
自言早朝不修
祀典多遣代與尸位同朕近血氣衰初髮鬚脫半精神未
減大不如舊雖即無他事亦恐未可不慮也東宮雖幼
上有赫赫昭鑒保定必矣或權命監國重大仍奏請朕少
解一二年調養或可親政悉若初不敢又取逸耳亦非
作術以弄巧成拙只得清澄思慮靜養靈臺但得氣血
還昔諸疾盡去即復初勤豈肯終怠了卿等以五六人
不肯擔當禮官就把這諭播廷臣限三日議上不許藏
欺出詐君罔瞞了如鬼神可欺乎朕非皆今日之仙術

酷玄元之是尚此身之苦怎麼自家誤自家云欽此臣
等竊惟
聖明御宇萬幾宂繁百官章奏生民利病治體關係外有
聖覽內勤
聖心無時寧息
聖上欲少解一二年澄清思慮靜養靈臺誠為久大之謨
憂勤之基非圖逸目前而已也臣等敢不仰體
聖懷共期將順惟是
東宮臨國事宜臣等熟思未得穩便仰惟
皇太子天縱睿資

皇天眷篤佑將爲四海生靈之主綿
宗社億萬年之基固天下所共戴者也惟今
睿齡尚幼猶未出閣左右保傅尚須得人證言意識尚
須導訓字書未諳物情未練卽膺
監國之任必須他人代言裁斷政務批答章奏必須他
人代理所代之人實難其選必其至公無私廉潔無
欲盡忠不欺勤勵匪懈而又精誠格天地孚神明者
乃堪其任
陛下聖明所自察識諸臣者孰矣曾有公廉忠勤精誠之
德可當此任而不難者乎竊恐在列臣工未有以當

聖心者也臣等竊見三二年閒大臣弄權日甚一日欲庇
贓官則囑指吏部欲盜錢糧則囑指戶部欲損正人
則假借
聖旨欲引用匪人則撫按爲之旌薦欲排斥讎怨則科道
爲之論劾
聖明御極日月照臨凡百奸邪欽戢矣然而萬幾叢瑣豈
能徧察惟據百官章奏六卿議覆卽賜允行曰衆議
僉同太公之衆也豈知在列臣工陰爲大臣羽翼撫
巡[illegible]　陰爲大臣鷹犬也
聖上總攬乾綱大臣猶得行私賄張威福竊弄政柄若此

使之輔導
東宮監國涖政天下之人遂曰朝廷大柄盡屬大臣矣
求遷官者爭奔其門求免罪戾求財利者爭集如市
天下紀綱遂爾廢弛大勢遂可憂虞也
聖上靜居洞見其弊豈能忍視必將有處然而彼也黨援
已固少有舉措耳目先露動相掣肘事可深憂殆有
甚焉伏惟
聖上密察此弊有無可虞
東宮可否托以監國然後精選輔導大臣臣竊於外又
選忠廉內臣保翊於內責之盡忠每日六部議覆章

奏責尚書都御史侍郎與大臣秉公面議允乃施行
六科官六員十三道御史各一員侍班糾儀少有偏
私卽時糾察
東宮每日御文華殿視百官奏事漸習政理
陛下照臨於上有事體重大臣下不敢專決者卽以上
聞如部院各官阿黨大臣行私作弊科道不能糾正各治
以罪庶幾奸弊可少政務不繁
聖上可以靜養也如應事體重大群議難一或啓奏請則
監國之議毋加詳審且勿輕發此事少有愆誤啓釁
不小臣等不敢不慎亦不敢不預言惟干礙大臣陰

秋取怨必深取禍必酷然臣等憂危之極亦不為身
家計矣惟
聖明憐憫臣等愚忠少 賜垂察不勝幸甚
宗社幸甚

災異自陳疏

該翊國公郭勛奏奉
聖旨卿說的是災變策免大臣係
祖宗舊典着九卿堂上官各衙門四品以上官都自陳來
說着科道官拾遺糾劾吏部知道欽此竊念臣本菲材
謬承

寵擢由部屬晉顯秩位浮於德食浮於功抱慚實深臣初
年猶誓心勵忠輔
陛下坐致太平期革積弊期汰冗官期省冗費期化貪濁
期安邊境期靖夷虜期厚民生以植
國本期處 宗藩以翼
國基宏太平萬萬年之業臣之心也亦臣報
陛下之職分也乃今束手無措一籌不陳目擊積弊日增
冗官日濫冗費日繁貪濁日肆邊境日疲夷虜日橫
生民日困
宗藩人孳日益難處澶淵有隱伏之憂臣不惟不能

處復不能言臣姦蒙蔽竊權玩法釀成禍胎上感災
變臣之罪也夫上有
仁明之君下無骨鯁之臣上有望治之
主下無贊治之佐上有虛中受言之
聖下無勵忠直言之士致務政實繁貪人得志士風大壞
國勢可虞未有甚於斯時者也往年臣不任事猶屢疏
極言雖不大有裨益天下猶畏公議不敢大肆臣今
惟隨衆竊祿與日伴食而已矣首鼠緘默何益於
聖明之世又臣之罪也天下貪酷文官剝殘民命武官刻
削軍士臣不能遏謂不任事猶可諉也在京大臣恣

肆貪濁大汚名教玷辱
國體臣復不能直言夫大臣自謂貪財無罪清議可隱
惡名可掩苟貪無害也不知大臣者天下表儀贓官
入京餽大臣賄銀千兩在外剝民銀錢數萬矣武臣
餽大臣賄銀萬兩在外剝軍士骨血數萬矣蓋嘗私
取百倍之賄惟用一倍之利餌啖大臣買售聲譽結
為寵援因得陞擢或該考察必得保全是外官以
倍之利畀餌大臣暗收百倍之獲也贓官惟知剝民
之財之利不知小民合家衣食惟賴升斗之粟剝而
奪之遂饑以死贓官惟顧己利不恤民害大臣惟餌

贓入不恤民艱是貪官日益得志貪風日益肆橫生民日益剝削　國本日益搖危也大臣貪賄貽禍
國家極深極酷臣雖知之不能盡言使新進官員習見貪風恬不恠見競貪削國大勢可憂臣不預言又臣之罪也臣今忝竊厚祿無裨毫髮年齒漸衰血氣日耗精神日耗驅策不前矣久濫名器益負清議有忝名教伏乞
聖恩賜臣罷黜用銷災變臣退伏田里省愆思尤教誨鄉人化導子姪效忠
聖明臣幸甚臣鄉井沐浴

聖澤臣不勝感戴祈請戰慄待罪之至
聖旨卿學識老成朕所簡用宜照舊用心供職不允辭吏部知道

渭厓文集卷之四終

渭厓文集卷之五

議

大禮議 辛巳六月送禮部

臣謹按追尊典禮質諸漢宋故事有所不合求之記疏不敢輒謂爲然是故敢忘庸陋而申其議竊伏自念草澤疏遠職非典禮官非言路大禮之柄自有司存苟冒昧僭言人不曰之曰新進躁狂必曰曲學阿世不曰泥古偏拘必曰詭世沽名詈訕紛紛殆有不勝任其咎者是故不敢輕置其議又伏自念此禮之大者也變者也議之失得萬代瞻仰也苟不質諸天

理之極卽夫人心之安吾恐後之恥今也猶夫今之恥昔也於是不得不忘固陋而竊申其議以就正夫當世之君子議者曰
皇上宜以
孝宗爲父
興獻王爲叔
武宗爲兄別擇宗親爲
興獻王嗣謂
皇上嗣
孝宗之業也宜爲

孝宗之子也
興獻王不得私以
皇上爲之子也
皇上不得私爲
興獻王之子也是之謂崇大統也割私恩也
皇上於
武宗昆弟也嗣之一統之業也不得爲之子也
武宗之於
皇上也雖授之一統之業也不得爲之父也天倫也兄終
弟及之訓也玆議也揆之世俗之情槩之漢宋之故

殆亦近乎是矣惟求之人倫天理之正有所甚不安
也質之堯舜文武之道有所甚不合也何也
孝宗賓天
武宗嗣曆越十有六年
孝宗在天之靈知有
武宗爲之子也
孝宗之心未嘗自謂無嗣也
武宗主鬯宗祝告詞
宗廟享之亦越十有六年
武宗賓天上奉

天命下順人心共戴
皇上嗣承大統
皇上嗣
武宗之統不得爲
武宗之嗣天理人倫之正所不得爲焉者也議者曰
皇上既不宜爲
武宗之子宜爲
孝宗之嗣俾後世視之猶
孝宗有兩子也臣竊謂
皇上爲

孝宗之子矣誰爲
武宗之子乎
孝宗重有兩嗣子矣
武宗幾無嗣子可乎臣子於君父一也既不忍視
孝宗之無嗣獨忍視
武宗之無嗣乎此於人情爲甚於天理爲甚拂焉者也是
一故必究人情天理之準然後足與議禮矣
皇上於
興獻王也父子也天性也
孝宗之於

皇上也伯姪也猶子也今也舍天性之親反稱叔姪強稱伯姪謂之父子是曰宋人故事也則於
孝宗賓天之日不有
武宗嗣承大統
皇上適在昭穆之列群臣執宋人之論循世俗之見猶之可也今
孝宗賓天
武宗嗣統
武宗賓天
皇上嗣統相隔者越一世相遠者十六年於宋故事殊不相類乃近舍無嗣之
武宗於不嗣遠求有嗣之
孝宗再爲之嗣是於世俗之論亦自相拂戾而有所不通矣況欲
皇上舍天性之父子強謂伯姪爲父子復別求
宗室爲
興獻王嗣子是舉也
孝宗乃有兩嗣子
武宗遂爲無嗣
興獻王亦遂無嗣矣一得而兩失存焉者也是故必原

孝宗
武宗之心然後足與議禮矣古者帝王之制禮也因諸人情準諸天理而止矣處人倫非常之變立人極可常之準乃不求諸天理之極以即乎人心之安顧區區漢宋故事之求淪胥世俗之陋可乎
皇上御天英明粹精剛健中正堯舜文武之資也臣之事君也不堯舜文武之取法顧漢宋之是學可乎是故必識舜禹有天下不與之眞然後足與議禮矣議者謂堯舜禪讓爲得其常臣竊謂堯舜蓋處變者也何也今夫享有千金之家猶思付之其子堯舉富有天下之業不付之丹朱而付之舜舜舉富有天下之業不付之商均而付之禹其於父子之恩可謂極戾宗祀之謀可謂極拙堯舜行之遂立天下人極設以今日臣子生堯舜之世躬舜禹之事有議禮之責不知舜受堯之天下將謂堯爲父乎瞽瞍爲父乎舜祀堯乎不祀堯乎禹受舜之天下將謂舜爲父乎鯀爲父乎禹祀舜乎不祀舜乎是故必達堯舜禹之道然後足與議禮矣議者謂堯舜官天下非家天下比也臣竊謂此殆不達綱常之理者也天下外物也綱常天理也是故舜受堯之天下未聞不父瞽瞍而父堯禹

受舜之天下未聞不父鯀而父舜舜不父堯未聞廢堯之祀禹不父舜未聞廢舜之祀是故堯舜禹處人倫之變不廢人紀之常所以立百世人極也有天下不與也若曰舜紹堯之統宜爲堯之子主堯之廟祀禹紹舜之統宜爲舜之子主舜之廟祀是利天下也一家之私也非帝王之心也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盡人倫之極無人欲之私而止矣人皆可爲堯舜盡人倫之極無人欲之私而止矣是故達天德然後足與議禮矣議者謂帝王舉天下授受不正名父子則祀享如之何臣竊原夫嗣繼祀享之說矣今夫享有

千金之家不幸無嗣與其忍視斷絕也孰與求其人以嗣之之爲愈也與其求諸異姓也孰與求諸同族之爲愈也與其求諸疎族也孰與求諸至親之爲愈也於是舉昭穆之親授千金之業示之至親之恩也身後有所於托也取夫氣類之相承也精誠易於孚感也必強致夫父子之稱也俾情義之聯屬也祀享之有歆也古人繼嗣之心也祀享之說也一家之私也非帝王之體也何也帝王嗣帝王體貌相若也惟夫體貌之相若也是故氣類之相通也惟夫氣類之相通也是故精誠之相感也惟夫精誠之相感也是故祀享之有歆也故夫舜不父堯堯得享舜之祀禹不父舜舜得享禹之祀凡以體貌相同也而精誠相感也帝王相嗣之統豈若是一家之私之云乎是故明於祀享之說知鬼神之情狀然後足與議禮矣曰誠如是也則我

皇上於

孝宗何稱乎對曰

皇伯考其正也於

武宗何稱乎對曰

皇兄其正也於

興獻何稱乎對曰

皇考其正也

皇上於廟祀

孝宗也宗祀之詞何稱乎對曰

嗣皇帝姪其正也於廟祀

武宗也宗祀之詞何稱乎對曰

嗣皇帝弟其正也於廟祀

興獻王也宗祀之詞何稱乎對曰

皇帝孝子其正也是故

憲宗大統傳之

孝宗
孝宗大統傳之
武宗
武宗大統傳之
皇上一統繼承與天無極所謂大一統也
孝宗不得私授天下於
皇上
皇上不得私受天下於
孝宗所謂大至公也
武宗於
皇上不失昆弟之倫

皇上於
興獻王不失父子之恩所謂大綱常也是故達綱常之原
然後足與議禮矣曰誠如是也追尊之典如之何對
曰舜有天下矣未聞尊瞽瞍矣禹有天下矣未聞尊
鯀矣是故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今
將舜禹之從乎抑文武之從乎是故立天下之極矩
存乎道主天下之要道存乎德純天德之極存乎仁
時而裁之存乎義變而通之存乎權茲於
興獻王也將隆追崇之禮也廟祀於何所代祀於何人禮
之未講焉者一也
興獻既崇徽號
太母宜有尊稱既正册儀於
慈壽太后何以相處禮之未講焉者二也
憲宗皇妃壓於
嫡后
武宗皇后久位中宮宮闈接遇何以相處禮之未講焉者
三也追尊之典姑勿舉焉可也大孝尊親舜禹有行
之者矣是故達道德仁義權之精然後足與議禮矣
又曰

皇上所嗣者大統也
興獻雖親私恩也崇大統者割私恩古之道也三代之達
禮也雖勿追尊焉可也是故達於大公之故然後足
與議禮矣禮曰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葬以士祭以
天子諸侯文武周公之典也
皇上於
興獻王也葬也廟貌也徽號也仍初封之舊也禮也於四
時之祀享也崇
天子之禮也是謂以天下養也情義皆得天下之至德也
文武周公之道也是故道文武周公之典然後足與

議禮莢
毛尚書柬 附錄
近閱吾友大禮議反復千餘言大意欲
皇上以舜禹文武為法舜禹聖人也文武亦聖人也其孰
敢以為不可法耶顧吾友之所欲以為法者非泛
泛而論也於事有所指而於理蓋不能無可疑者
來書謂必求人情天理之極致與夫旁行不流之
旨以要夫大中之矩之極徵之所立議似不皆合
請盡言以相正而無隱可乎吾友謂舜未嘗尊瞽
瞍禹未嘗尊鯀今日亦不當追尊

興獻王此說是也謂舜未嘗父堯禹未嘗父舜今日亦不
當父
孝宗然則舜禹豈亦以堯舜旁支而立邪若舜禹以旁支
立則所謂不父堯舜正今日之所當法不然則舜
禹有天下其與我
皇上既不相類安可以為據哉帝王無嗣繼以旁支與夫
諸侯而下至於庶人以旁支繼嗣雖大小不同原
古人制禮之意蓋以為必如是而後可以合天理
之正即人心之安初非以利言也自世教衰而人
乃有專以利為心者然其為禮之不可廢自若也

吾友謂千金之家不幸無嗣授之昭穆之親强效
夫父子之稱俾之情義聯屬祀享有歆此一家之
私非帝王之體然則繼嗣之禮止行於富家邪誠
使古人繼嗣之心如吾友之言則誠非帝王之體
然古人繼嗣序昭穆稱父子皆出於人心天理之
自然非强之也故曰為人後為之子此天下之達
禮也無貴賤一也安可以二之哉前日多官會議
未嘗謂
皇上不宜為
武宗之子也蓋謂

武宗以天下授之
皇上於
皇上有父道焉但以兄弟昭穆之同故止稱
皇兄然而執喪奉祀備極情文固無非子道之盡也謂
皇上宜稱
孝宗為皇考者 孝宗傳
武宗 武宗傳
皇上 皇上既兄
武宗自宜父
孝宗且明以詔天下矣兆民信而萬靈協矣況在先儒亦

各有說今日之事不爲無據吾友謂戾人情拂天
理又似謂宋人之論僅同於世俗之見此老夫所
未喩也昔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夫周之太王王季先公亦豈若
今日
興獻王之爲所生父乎抑猶有不同乎吾友謂以天下養
者是也又謂四時祀享崇以天子之禮乃爲法文
武周公夫旣欲法其上祀之禮曷不倂其追王而
法之而特置之豈非亦知其不可乎追王不可法
則不可祀以天子之禮亦明矣而猶云云吾友其

未之思乎自孟子沒道學之傳已絶至有宋諸大
儒而復續其規模之宏大氣象之深厚後來之士
極力追逐而竟弗逮者亦多矣今而曰議禮者執
宋人之論以徇世俗之見則是等伊川先生於世
俗也而可乎老夫學識淺薄偶有所見願就吾友
質之幸勿訝其言之過

復毛先生書

捧讀教言不勝感警伏念老先生之愛門人也眞
猶父兄之於子弟惓惓然恐其跌蹈於過失而拯
救之不急也畀之簡書諄切詳悉有牖進之方焉
生也烏得而不感始者生之爲此議也非惟不敢
聞于
上且不敢聞于人蓋慮夫人之謂爲狂也謂爲要名也謂
觸時忌也謂亂成議也老先生不加以數者之罪
而惠貺之教言之辱生也蓋於數者之罪而兢兢
焉是烏得而不警第以老先生之教之厚生廼竟
有所未領會於心是不得不贅有請以終惠教之
幸昔子路問孔子爲政於衛之所先孔子曰必正
名子路遽曰甚哉迂也是故孔子有野哉之警然
其眞率之情師弟子相與之厚萬世下猶想見當

時氣味生於門下竊有恩義之私焉請不敢復以
踈外自待發眞率之情言之而無斥俾終領教之
幸可乎教曰舜禹有天下與
皇上不類不可爲據教言是也生則竊謂自春秋周商夏
遡于虞唐以天下國家相授受得其常而爲父子
不得其常而爲兄弟有若諸樊餘祭太甲外丙仲
壬載籍皆不書當時嗣祀宗祝之詞故不足爲據
有若文帝固高帝之子然嗣之者惠帝之統宣帝
者昭帝之支孫于時皆不書嗣祭宗祝之詞稱惠
帝昭帝爲其祖考稱文帝宣帝爲其嗣子孫故亦

不足爲據惟若成哀爲君爲父爲夫爲子萬世羞
稱成帝無子乃擇共王之子爲巳子復擇孝王子
爲共王嗣子三綱五常大壞於成哀之手固萬世
名教罪人非惟不足爲據亦羞以爲言宋之仁宗
不明三代繼嗣之法直以英宗爲之子英宗既受
養育之恩有父子之號故後欲考濮王而不可得
於父子名實遂爾大亂蓋仁宗之於英宗惟宜俾
之正位東宮正名皇儲勿名皇子則英宗於濮王
不致無父之恨濮王於仁宗不涉大統之嫌英宗
不得私天下以尊巳之親仁宗不得私天下以擇

人之子萬世通義也宋人無明此意者故不早救
正於仁宗在位之日徒爭辯於英宗嗣統之時遂
致情禮相爲窒碍稱親稱伯繼父生父聚訟紛紛
不能相一亦不足法且不足據惟竊念
皇上之於
武宗既昭穆兄弟不得爲父子於
孝宗則名實伯姪而非父子求之古禮長子不得爲人後
將俯循漢宋故事則事體大不相似於古皆無可
法故不得巳發明舜禹之事俾議禮君子深思自
得以爲權衡苟會通其意不泥其迹契其妙而神

諸心焉是固處變行權者之律令也夫千聖所同
者心而巳矣千聖之心所同者道而巳矣由堯舜
之道以揆夫事之是非猶執權衡較輕重也得其
鈞石之要則銖兩之迹不俟於言矣漢宋諸儒之
說理也區區形迹之泥而陷於功利之私焉猶鈞
石不察銖兩是問銖銖兩兩若甚分明積至鈞石
乃大謬亂是謂不達大本之論是故不復妄引以
瀆尊聽直援堯舜禹爲律令者鄙意若曰舜禹以
異姓猶得以嗣大統主祀事固不必屑屑於父子
之稱也若我

皇上以親藩而嗣大統主祀事尤不必屑屑於父子之稱
也若因嗣統遂變易父子之名實是俾我
皇上於昔之未嗣大統也固以
興獻王爲父於今之嗣大統也復以
孝宗爲父是一身而兩父也天之生物也一本曾謂一人
而可以有兩父也乎此於天理人倫所不能解者
也教曰帝王無嗣繼以旁支與夫諸侯下至庶人
旁支繼嗣雖大小不同初非以利言也教言是也
牛則竊謂春秋三代嗣繼之說其諸異乎後世嗣
繼之說也是故古者之嗣帝王也嗣士夫天地宗

廟社稷之祀事而已矣嗣主其喪君子而已矣不
曰父之也子之也古者之嗣諸侯也嗣主大封内
山川宗廟社稷之祀事而已矣嗣主其喪君子而
已矣不曰父之也子之也古者之嗣大夫士也嗣
主大家之五祀宗廟之祀事而已矣嗣主其喪君
子而已矣不曰父之也子之也故其服制爲人後
者爲所後者斬衰三年服緣嗣制禮以義起者也
爲其父母齊衰期年服以義殺恩以禮裁者也曰
爲人後者爲之子三代以前無是論也曰爲人後
謂所後者爲父母謂所生者爲伯叔父母三代以

前無是論也然則程子何爲云爾也蓋爲仁宗言
之也不然則非程子定論也或門人之托之也朱
子復有未安之論亦以本朝故事有難於言也此
論不明於天下因襲流弊胡元之仁宗武宗遂以
兄弟爲父子天倫滅矣三綱墜地禽獸逼人宋之
腐儒啓之也宋儒之告英宗曰仁宗於宗室簡拔
聖明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
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茲言也蓋不復以
正統宗嗣爲急直以天下大業之付授爲足輕重
矣夫不以正統宗祀爲急直以天下大業之付授

爲恩德之厚則不父母其父母而父母他人父母
是所謂功利之私也夷狄之道也昔舜爲天子皐
陶爲士瞽瞍殺人皐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
父母重天下輕也今以天下之付授爲恩德遂不
父母其父母而父母他人父母是父母輕天下重
也聖人之心固如是乎故曰宋儒之論世俗之見
功利之談夷狄之道也故生也直揭富家繼嗣之
私發明帝王之體欲議禮君子深思古道云爾非
謂帝王嗣繼固殊於庶人也教曰前日會議未嘗
謂

皇上不宜爲
武宗之子蓋謂
武宗以天下授之
皇上有父道焉但以兄弟昭穆之同止稱
皇兄然執喪奉祀備極情文則固子道之盡又曰
皇上既兄
武宗則不得不父
孝宗此則生所未喻也謹按喪禮子爲父母服三年天子
庶人一也兄弟服期諸侯絶大夫降我
皇上以

武宗爲兄則不得執爲子之禮服爲子之服今執爲子之禮服爲子之服是處兄弟之倫行父子之禮也父子兄弟之名實不亦淆亂已乎故夫哀痛慘怛禮之情也麤衰辟踊禮之文也故夫人子之於親也惟其有終天之悲也是故有傷腎乾肝焦肺之慘也惟其有罔極之痛也是故有啜粥飲水垢面之誠也衰麻之數踊哭之發所以章痛悲也此禮之情文也天衷之自然也人子於親之禮也茲禮也其可以施諸兄弟之倫乎處兄弟之倫行爲子之禮其天理乎人情乎抑古道乎且曰以天下授受爲有父道則尤宋人之敝也以天下相授受爲有父道故我

皇上盡子道於

武宗惟其不可謂之父也故稱

皇考於孝宗是我

皇上於

武宗有父子之實於

孝宗有父子之名是伯姪固謂之父子也兄弟亦謂之父子也祀享祫祭於一堂我

皇上又復有兩父矣名實不正蘖倫遂乖流弊之極入道

不知將何如也古之典禮其有是乎嗚呼孔子憂萬世之心發正名之教蓋至是然後驗其真非得已也真非迂也故生也前日妄有論說謂於

武宗賓天大臣迎戴

皇上即宜奉

遺詔以行時

上在藩邸即宜發喪成服行藩臣之禮比至京師已足二十七日之制則臣道畢而

君道始矣其於涖祚

大寶也是嗣

武宗之統宜主

武宗之喪卒哭蓋祭皆從主喪之服禮曰喪有無後無無主是也

山陵未畢上喪不釋服禮也今不可復追矣將求典禮庸可苟焉爾乎故曰必正父子之名所以正綱常也必尊追尊之議所以正大統也必崇天子之祭所以申孝心也其與武王異者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是天下者太王王季文王之天下也是故武王得以天下追尊太王王季我

皇上嗣

祖宗列聖之統以有天下是天下者
祖宗列聖之天下也故不得私以天下追尊
興獻王此尊祖敬宗之道天下之公也
興獻王之心也然猶得祀以天子之禮者推廣仁人孝子之心也禮曰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諸侯塟以士祭以天子諸侯是也塟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養用死者之爵所以安其親之分用生者之養所以申孝子之情周家制禮所以為曲盡也曾謂予有天下矣壓於祖宗不得隆追崇之禮矣獨不得以天下養其親乎生也得以天下養沒也不得以天下

祭乎養也者養夫生者也祭也者養夫死者也養也祭也其義一也此追王祭祀之禮所以各相為用而不相為背者也苟膠其迹而拘之是猶漢儒議禮屑屑儀文故事之求而昧聖賢制作大古之病也生也學不足以擬古見不逮於宋儒況敢望程朱之門而輕喋喋亦自見其不揣力量也已惟於門下有恩義之私焉故不覺發露真率之情至此惟　老先生道禮宗主後學所仰賴以依歸焉幸　教正之是固孔子不拒絕子路之心也荷甚
荷甚

序

遊西樵序 別有三唱非此卷末序也

久矣予聞西樵之勝欲擬行遊予觀每秩掌船槩弗果正德甲戌秋曾約好事者遊適以事中止越二年今春再約彭時可明卿甘子盤刻期來遊彼此參商弗克偕來人之行止不可必其齊同也有如此七月秋不得已重約梁象峯彭玉厓甘玉泉決以必遊玉泉聞約即至象峯後二日至玉厓竟以事弗至要約之不足憑人事遇合之不可必其幾也又如此命僕撐舟載糧直指西樵時颶風發作屑巒雲迷駐二日

乃遊時惟玉泉瀉千丈出厓注于石池可浴 即洛龍池 時惟九龍出壁石注廻聳插千仞屈突為九出出龍口含石珠瀉水萬丈注于玉泉時惟碧雲雲間半崖浮石三立寄崖側時惟雞冠兩峯老石蒼松可詠以歌時惟雲谷四峰環立逸民可盤以居 即湛太史欲卜築處 時惟石泉中居衍沃可樵可植 即吏部方書院基 時惟錦岩雲草錯聚岩深不可窮極 即陳仲遠讀書所 時惟紫雲峰錐尖削直不能攀爬時惟大鍋峰 即大科峯 孤聳七十二峯登望中原亦奇遊也然履岩厓憑淵谷下上高深左半足即墜為潚鑿壑

原缺第二十三葉

且厓谷阻深日月所不照烏知蛇虺蝎蠆不竊據于
內以陰爲之主也是適意可人之境伏至可慮者又
如此乎將足跡天下姑于西樵試之於戲繼有遊者
其起深長之思哉

贈咸邑侯考績序 并詩

天子念我南海爲嶺藩本根弗利于擾民弗宜于苛南海
自孽閹揚兇所司爭剝民奉使嶺海本根惟從咨牢
臣有能乂我南海民用底我黎赤子生生于惟顯揚
用登有位俾我南海于康用罔我
皇圖億萬年丕丕基府惟咸侯有聲于閩用將借澤于南

咸侯服有
新命莅事于南邑惟勤惟公惟儉以簡賦不于苛刑不于
刻吏卒有戢于威侯罕姤有權用無毀譽于人惟恩
在我民民惟懷思於考有績惟歌惟謠用繫遐思詩
曰
天王聖神普念我民惠有賢侯借春于南侯煥我衣侯飼
我飢侯之去矣入于王畿我攀侯轅薄慰我思
天王聖神念我南海惠有賢侯于我邑宰維侯則慈維政
弗私侯之去矣入于天墀我攀侯轅薄慰我思
天王聖神念我南人惠有賢侯俾乂我民維侯則仁維政

贈黃性之序

君子能養人然後能取人能取人然後能取於人雲
中黃性之教浙之烏程郁郁恂恂布敎明教匪懈朝
夕曰吾惟成材儲廟堂需其善養人已夫聘典吾質
文衡稱量惟精衷有楠樣曰吾惟掄材上供廟堂需
其善取人已夫於是淏騰九萬之翼瞰肆無恒磨翮
抵掌叱咤風雲君子期之曰吾願也其將取於人已
夫是故養人之謂仁取人之謂智仁與智取於人之
謂成德是故仁長天下之善智貞天下之用是謂德
合天下之粹

北山文集序

汪北山公道敦彝教基機于家作教家詩公實學實
材矢諸雅歌作絕句作七言作集古作五七言古體
公學究武韜作八陣公尋直不尺枉窮催時艱賦愚
拙賦流離公順命事天髭鬢匪懈作然箴作自贊公
篤惟本始敷于親親暨厥氏物作祀祖作祭易記奉
萱記山斗祠記廟祭記慕親記和義記廖山書舍記
惠濟橋公道斷輪轅時聿崇庸作敘十四作跋作論
公緒兆經綸應時謨謀汲汲皇皇作敷陳王道作陳
時政公杞婺膺憂植倫敷化圖康忞時艱作忠孝問

作災變問作進退君子小人問作處狀問作上宰相冢宰都憲書公學小試有紀有綱作說作文告作教條作勸諭作文移作牒鄉飲酒用篇別風論曰道德性命心之畜也言語文章心之華也經綸材猷心之影也君子之觀北山公也蓋是科

贈謝繼之考績序

南海謝大夫如京師告別石頭子曰願有贈石頭子曰凡吏于民德于民民德之前無赫赫之與後有悠悠之思我公行矣民之思矣曷維其已請以是為公贈凡吏于民惟奸之戢廼善之翼我公戢奸善斯有奕惟我民悠悠之思請以是為公贈凡吏于民恤民血膏恤民勤勞我公惜恤我民勞心忉忉惟我民悠悠之思請以是為公贈凡吏于民惟民之師我公于民髦俊是宜惟我民悠悠之思請以是為公贈凡吏于民秉民化樞正民覡巫我公于民邪誅正扶為我民悠悠之思請以是為公贈凡吏于民有紀有綱隸所役夫不凌民良我公于民戢隸鉏頑為我民悠悠之思請以是為公贈謝大夫曰石頭氏之贈非乎遽能不敢不勉是故奸戢善奕克之天下無遺奸矣無蔽善矣我其敢不

勉已夫恤民若勞充之天下民寬半分矣民[illegible]矣我其敢不勉已夫宜民髦俊充之天下嘗其育其聞矣我其敢不勉已夫邪誅正扶充之天下显端寒矣吾道一矣我其敢不勉已夫隸刑頑除充之天下服尊斥矣盤㒸熄矣我其敢不勉已夫是故奸戢善奕仁之制也恤若于勞義之和也俊髦時宜禮之恒也正扶邪誅智之則也尊刑頑除勇之決也具尊五美德之信也信也者信也又曰與大夫諸別其旨於是夫

送楊少默歸潮陽序

道學不明儒疑於禪儒疑於禪而混於老儒疑於禪混於老而幻於功利儒疑於禪混於老幻於功利遂鼓天下於莽莽蕩蕩無所於歸鼓天下於莽莽蕩蕩無所於歸禍烈洪流是故學以洞貫大原為成以發用為大以用而不用為熟以用而不用而不知所以用為至是故成則與天同趣大則與天同量熟則與天同運至則與天同神其至之也磨之礪之涵之泳之優之悠之其至之也吾莫知其所以至之也潮陽少默學知所趨能不惑遠到可期是故有言

送才伯序

才伯如

京師謂韜曰何以贈我韜曰君子於天下也幾之爲貴而時出之幾也者事之微也時也者幾之會也知也者所以知也仁也者所以力也勇也者所以决也是故雲雷奮赫翁霍玄神其來也有將其企也有迎君子是以尚夫知九鼎萬鈞以背以肩催如躓如不撓震如君子是以尚夫仁利刃斯斷機舂斯鑿激矢斯發君子是以尚夫勇故曰之斯三者君子所以于天下幾也優而游之神而明之行而不流止而不凝行之止之而莫知之之謂至幾之神也又曰行矣何以處我

送于盤出山序

蒼帝檄曰樵崖使司九龍神君咨爾職九龍九龍嵓兀松根爾竊爾私俾二泉子據爾其乃不職樵崖副司錦嵓神君咨爾職錦嵓職貢我後宮芸錦爾竊爾私俾二泉子據嵓衣披我錦綺樵崖分司碧雲神君咨爾職碧雲茹納材賢資朕時登庸爾不職俾二泉子卧䠶黃雲時維爾不明揚于共罰戮樵崖主司紫雲神君咨爾職四門明朕四目俾無遺賢俾二泉子久留我龍嵓老松根不時共朕台役惟爾敝賢不職罪不宥樵崖行臺使者大科神君咨爾職大科甄別材賢爾惟峻不肖蔽賢俾二泉子不陟踏科巔惟爾不明不職朕爾薄罰爾其明勉以塞後愆申命曰咨爾臣工共朕命無斁懋欽哉臣九龍使者拜稽首對曰臣謹識二泉子進天墀追贖嚙兀松鈔臣錦嵓使者拜稽首對曰臣謹識二泉子進天墀追鋪陳舊竊錦綺臣碧雲使者臣紫雲使者臣大科使者謹拜首稽首對曰臣始自今敢不協心進二泉子出大科歷碧雲陟紫雲共

帝台役臣謹拜首稽首待罪不職

帝曰俞居樵渭厓子閱其檄曰二泉甘子始自今年雖欲求爲西樵隱者不可得已神人協心驅之出山作送二泉出山序昔正德十四年春正月二十三日

送湛少防序

於戲湛子爾行矣遯矣尚思爾翁夫子古今丈夫之不幸莫甚於大難之叢爾翁夫子時惟稚孩叢有大難于躬晨星徙不寧居避甚難于仇趷趷遑遑迄有成立爲榮爾基爾亨有成於戲湛子爾行矣遯矣尚思爾祖夫子古今丈夫之不幸莫甚於大仇之叢爾祖夫子實悴直惟仇以罹于兇凶于身以貽于家非

爾翁夫子為世儒宗孰有直于時以介休闡於來世於戲湛子爾行矣逖矣尚祇畏爾身殫勉爾學大有立于時無忝爾翁以慰爾祖古今大丈夫卓有立于百千萬世惟鋼百鍊剛斯於慾不屈屈斯昏爾尚無昏于慾哉剛斯於學不惰惰斯懵爾尚無懵於學哉尚祇畏爾身念爾祖無忝爾翁哉

送丘宰考績序

鄧貢齋𥡴練塘丘子之賢於石頭子曰吾邑丘大夫好官善為治問之曰丘大夫為順德賢有旌否有矜士有禮農有恤強梗有鋤豬有扶酤酗有禁罰及鬼

神稜節錚錚闔邑稱丘大夫曰其本諸學乎曰非學曷致此石頭子曰君子之於學也泰和元氣灌注一身斯其學之醇君子之於治也泰和元氣灌注天下斯其治之極問其要曰學也始諸夜氣治也本諸化機問其要曰夜氣謹諸一息化機兆諸一邑是故萬世大一息也天下大一邑也知小之大知近之遠知幽之顯知人之神可與語學矣可與語治矣丘大夫余同年有相規之義也是故進之貢齋為我詔練塘

樵雲出岫送栢山序

栢山張子衡霙出樵廿泉子送之望沙臺曰離索其思矣貢齋子送之望沙臺曰礪爽而盈矣甘泉子弟子十七子從甘泉子送之望沙臺矣志及於詩曰樵雲出矣石頭子曰若知夫雲乎太虛生氣氣融而水水升而霙雲降而雨雨沛而澤君子虛以立本本以凝德德以藏用用以裕行行以利物故曰天下至誠與天地三立而三若知其要乎天地之虛無心無為聖學之虛無欲主靜栢山子有得於望沙為我詔夫樵之諸子

贈洪通判序

或問天下何如則治曰在是非曰不達曰是是非非

則天下治又問天下何如則不治曰在是非曰不達曰非是是非則天下不治請問曰治世則是非公是非公而後淑慝別淑慝別而後懲勸明懲勸明而後官治理官治理而後百度貞百度貞而後萬民順萬民順而後天地位萬物育是謂治世是非不公則淑慝混淑慝混則懲勸乖懲勸乖則官治邪官治邪則百度弛百度弛則萬民厲萬民乃厲則天地乃不位萬物乃不育是謂不治世是故

帝王臨御天下不亟於萬物育而亟於天地位不亟於天地位而亟於萬民順不亟於萬民順而亟於百度貞

不亟於百度貞而亟於官治理不亟於官治理而亟
於懲勸明不亟於懲勸明而亟於淑慝別不亟於淑
慝別而亟於是非公是是非非
帝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或曰判府洪君敦崇古雅抱才不
試官治理亞乃皇臬仕路罕知已者豈是非之未公
歟曰是非終明明斯公洪君可以無愧斯可以無懼
是非終明明斯公終遇知已者曾謂治世乃不顯洪
君

贈子忠序

熊君子忠教番禺者三年三有旌矣先是丁丑之旌

湛先生曰吾徵之見夫熊子者得衆心之均矣嗣是
己卯之旌倫海白曰吾徵之見夫熊子者得寬嚴之
中矣嗣是庚辰之旌石瀾彭子則曰吾徵之見夫熊
子者爽而俊矣豁闊而通矣奉上畏敬矣律身嚴矣
處僚和而信矣處弟子惠矣正矣處賓禮而厚矣是
宜三有旌矣石頭子乃言曰若子忠者可以爲賢矣
夫爲教非拂世豫情也故貴於得衆心得衆非私也
故貴於寬嚴時措寬嚴之用權變之適也故貴於爽
俊而通豁爽非泰之流而通非㳅之敝也故貴於嚴
畏之德嚴畏非可僞也故貴於和信之宜和而信非
可矜以執也故貴於惠政之懿惠而節正而文非可
虛行也故貴於禮之用而厚德生生焉若子忠者可
以爲賢矣是故得衆心者仁之畜也適寬嚴之用者
義之裁也爽俊通豁者智之貞也義而畏正而惠禮
之用也若子忠者可以爲賢矣是宜三有旌矣

贈衛邑尹序

或問作邑有要乎曰有要何謂要曰仁爲要曰請問
曰作邑崇五善黜五敝而已矣何謂善曰明曰惠曰
廉曰斷曰信明生辯辯以晳務惠生慈慈以蓄衆廉
生剛剛以慎德斷生威威以决疑信生恒恒以出令

其斯而已矣何謂敝曰好明而不仁者有矣夫其敝
也苛好惠而不仁者有矣夫其敝也懦好廉而不仁
者有矣夫其敝也嬌好斷而不仁者有矣夫其敝也
殘好信而不仁者有矣夫其敝也執是故仁以生明
乃公以大仁以生惠乃普以周仁以生廉乃貞以泰
仁以生斷乃肅以毅仁以生信乃久以貞故曰作邑
有要要曰仁熊子忠曰若乃番禺衛大夫之爲邑也
邑有禺琹之歌其崇五善矣黜五敝矣政成效徵矣
吾子以爲何如石頭子曰其要諸仁矣惟衛大夫

贈巴山序

巴山先生解組歸維韜維學維任皆先生門人念先
生且有數千里別情義數年乖睽一旦能已於無言
之贈也乎哉已而石淵時可海白彥式則曰遇也受
知先生訓也亦先生門人維先生之高之仰遍嶺海
而然豈惟門人先生行矣情能已於無言之贈也乎
哉是故為之歌贈言之三章其首章曰凝凝白雲在
江之浦江水則清江水則紫有鳥于飛磨雲毛羽雲
斯歸處鳥斯歸處戢翎戢翎在江之滸斂雲斂雲戢
翎誰語其二章曰凝凝白雲巴山之峰巴山有菊巴
山有松雲浥菊英雲蒙松龍采菊采菊采松采松樂

只無厭惟巴山翁其三章曰凝凝白雲長風吹之白
雲孤飛鶴翎批之白雲九千仞鶴翎九千仞白雲九
萬里鶴翎九萬里彥式倫子閔之藎簡作而言曰是
詩三章首章擬先生以歸鵬于漢天矣二章擬先生
以天峰之白雲矣三章擬先生以秋鶴之駕長風矣
是故漢鵬昭其大也峰雲昭其高也昭其閑也秋鶴
昭其清也是故大以言其德者也高以言其節者也
清以言其守者也閑以言其歸者也歸而言閑歸之
樂也歸之樂也巴山之樂也

贈朱司訓致仕序

朱先生得請歸實長泰先生偕學之上微贈言於石
頭子石頭子曰士夫之家于仕則古而然是故有保
祿秩如保珠珍恐恐然如墜如湫耆耄喘殘猶不肯
捨若朱公者方年以歸閑雲野鶴棲心許彭可不謂
先幾已乎庸醫殆獲時謂鄒大鄒夫病根大深貪戀
是故難齋可吹滿器可拵犬草可學祿秩了可不保
此世以不治俗以不美若朱公者懇懇一辭一食[illegible]
綬敝衣芻狗可不謂能退已乎垢衣糲食[illegible]
累菌斗煙鋤埸就與乘堅策肥是故貧惟雖了外惟
雖安若朱公者掛冠延于採藥武夷發嘯道遊蛻脫

塵骨可不謂能守已乎是故先幾智也能退勇也能
守仁也朱先生此行有之是故為之賦武夷之三章
俾歸武夷歌之曰此石頭子之志也詩曰陟陟武夷
千仞其巍武夷有蕨武夷有薇采采蕨薇薄慰我飢
陟陟武夷千仞其巍武夷有井武夷有池井冽泉寒
池浴雲飛陟陟武夷千仞其巍武夷有鳳雛武夷有
靈蓍餌彼鳳雛搓彼靈蓍優哉優哉其時其幾

敘秋江餞別詩再贈巴山

巴山先生之歸也渭厓子偕海白倫子挾冊贈之于
時石淵彭子為之賦天漢歸鵬雙泉甘子為之賦長

風秋鶴情未巳也渭厓生復偕竹汀劉生于盤山生
天馨湯生唯卿曾生追送之皇華亭再送之祚節亭
五子賦詩曰鰲峰悵別情未巳也沂流撑舟追隨樓
航直指靈洲怱舟靈洲陟妙高臺佇峴然堂倚松掛
骿抱此離憂言離憂情未巳也巴山先生曰惟是
諸生遠送我行我行半萬里子別半萬里豪傑托鴻
鵬芝蘭飽氣味是宜刻燭矢歌用誌士大一時袭首
之雅渭厓子誦之曰別餞有言古之道乎曰然曰然
則諸生之餞巴山先生之別也亦猶行古之道也巴
山先生之留別諸生也亦猶行古之道也諸生之別

巴山先生也戀戀也情未巳也亦猶行古之道也

送朱僉憲進　萬壽表序

十五年夏五月僉憲朱公如
京師賀
聖壽也郡之僚士大夫致言於渭厓子曰子宜有以贈我
朱公矣渭厓子曰如京師常職也奉
壽表常禮也則何以贈曰朱公於茲之行也有三善焉者
矣是故見臣禮之共焉見政理之舉焉見規祝之忠
焉是故朱公茲之行也有三善焉者矣
祖皇帝定萬世治體內外重輕均適臣臣工工駿奔無斁
故列有位莫大乎臣禮之共位以政設祿以位班材
德以祿稱無虛位無尸官無虛祿食故列有位莫大
乎政理之舉衷虛受言受而能裁
列聖率循以有休顯馨香升格故列有位莫大乎規祝之
忠是故朱公於茲之行也徵之有三善焉者矣朱公
出按嶺右憲治嶺左越粵迄燕屹屹皇皇惟王臣執
共王禮君子曰吾見其臣禮之共矣粵按嶺右山川
鬼神時猶震蕩憲涖于茲巨奸蕞政如斧斯截惟是
茲行報政
聖天子君子曰吾見其政理之舉矣帝王以天下為壽故

哲王衷極莫壽生生萬邦以帝王為命故天下生生
保享生生莫不尊親曰帝德配天永命配天朱公對
揚
聖天子休嘉君子曰吾見其規祝之忠矣是故朱公於茲
之行也有三善焉者矣渭厓子曰惟茲三善是足以
贈我朱公矣夫復何言再拜遡㡳仰瞻舟仙如在天
上

民謠序為兵備王蕺谷作

維十三年廣南氓俉盜橫
天子命祖征惟總督楊公實董師撫寧朱公實督師按治

毛公實溢師紀正師勛守巡分溢

欽差整飭兵備王公實監督師分征邑清遠惟王公承

天子命誓于衆曰嗟吾土之人服有師勳共天之命無斁

吾今勝殘惟爾之休吾不勝殘惟爾之仇爾共戮力

助相予以克爾仇以爲爾休

天明典威以無爾貽曰天子命我戮討爾珉蠻越爾珉蠻

依山則巉依谷則坑憑負險竅大遂爾頑爾別良頑

吾予爾良之生不殘爾尚慎旃曰凡我民良戮力剪

賊毋逸渠首毋植孽遺患無肆掠横以充有熙爾爾

部伍礪爾刀斗賊險巢瀨刜爾尚扼衝突危以奇取

爾勳曰嗟吾土之人吾三誓告汝惟董師有厲罰有

隳賞惟爾用命不用命尚慎共

天之威命以無爾戮之貽師誓曰敢不共

天子威命以集有勳共月其甲子師渡湛江破旗坑擣苦

菜塘剿西坑駱峒乾坑平瀨瀕寨戮賊渠梁求寬戮

賊黨一千有奇五月某甲子師移池水攻黄藤峽上

下北流花尖黄峒後山平戢賊渠塘鎮山偽都督楊

旺戮賊黨一千有奇班師策勳戮馘二千四百有奇

惟是廣南郡邑惟清遠英德洛昌從化山嶠谷竅盜

竊淵萃淫戮民良狐妖狼殘不勝捕詰惟王公溢鎮

清遠用赫德威順德香山海寇既誅既貳洛昌劇賊

僞 入王亦就戮馘惟茲師役復集有大勳殆自今

我民室室家家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遂皆

寧惟誰之賜是宜士民子子孫孫億萬斯年謳歌不

已時正德十五年庚辰孟春望後廿九日也

書松溪集後

善積莫大乎裕後純孝莫大乎顯親昭德莫大乎繼

述裕後之謂慈顯親之謂仁繼述之謂功其積厚者

其流長仁之純者其孝大德之昭者其光普以綿父

而是可以父子而是可以子父子可而後家治理家

治理而後人道立人道立而後天也三松溪翁鍾資

虛冲少而老與物無競急夫義如求弗得然義方訓

誨咨嗟諷說無已其善積已夫日孚承訓庭階由鄉

薦第進士履操惟謹鄉邦稱好人其顯親已夫日孚

手輯松溪題詠行狀碑銘諸名公祭文哀挽詩彙用

成帙俾松溪翁流德耿光於昭不磨其善繼述已夫

積善以裕後顯親以崇孝繼述以昭德松溪翁父子

有之松溪而父可以父矣日孚而子可以子矣夫然

後人道立天地三矣於其勉之

敘鶴翮 秋詩一

元敬子凌秋行渭厓子介孤鶴贈之江之皐再拜鶴
祝之曰吾子縞衣綸翅其貼雲以飛毋落繒繳以喪
子衣乎其鳴九皐以聲九天毋如鵜梁翼不濡而長
年乎將縹縹其胡九苞之鳳毋泛泛如水之鳧乎將
巢松啄霞潔羽毛以盜饑毋食雞爭而軒乘以非乎
毋娟濱鵬鞁天之翼而低鷗鷺綠閒之咫尺乎行乎
行乎潛有多魚元敬子乃携鶴登舟又從而歌之曰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書東瀾別舫後

宗別言古也言別期於道尤古也人之聚也其情欣

其散也戚欣戚激而思生焉思之不置而言焉言不
足而詩歌形焉是故有袂交者其辭情義道交者其
辭理其辭情者情其辭理者盍黃先生有門人曾江
二子者從講易學而東諸君子不忍與之別也咨嗟
而言言永而詩詩積而帙其聚散感而欣戚激者與
於名卷曰東瀾別舫義取觀瀾謂學以有本而裕無
本而促于別而語以有本之學其義道交者與

訓二氏序

先是邑庠生馮子秉文言於石頭子曰禮也實合兄
弟之渙鳩工竪祠祀我考祖爲我孫子百億年規世
俗惟利之趨而義之泯惟先生有言爲我孫子百億
斯年訓我孫子百億斯年知有我考祖惟先生之錫
嗣是司從事林君行之言於石頭子曰壯也實合文
宗之渙熄爭勵義春秋合報祀我鼻祖考妣申戒孫
子孝誠我鼻祖考妣亦有降格惟我孫子實渙離以
萃惟先生有言惟我孫子訓我孫子百億斯年知有
我鼻祖妣亦惟先生之訓之錫石頭子曰若也是足
以言合敬而同愛矣由吾身而子而孫而百億斯子
孫一身之演也由吾身而兄弟而從兄弟而百億斯
兄弟一身之支也由夫吾一身也演之而子孫也支

之而兄弟也皆吾身也能勿愛乎百億兄弟之支也
吾祖之體也百億孫子之演也吾祖之脉也月吾祖
也能勿敬乎若也是足以言合敬而同愛矣爲子行

應歲例貢于

天子之廷林君行應考例隸王臣之籍擴是義於天下天
下之同有是心者將曰一身之兄弟子孫天下之兄
弟子孫也吾亦勿愛已乎一身之祖考妣天下萬世
之祖考妣也吾亦勿敬已乎二子者之風之也君也
是足以言合敬而同愛矣德愛曰仁敬曰義節文之
之謂禮知守之之謂知是故二德全而萬化出矣焉

君林君曰是足爲吾子若孫彝訓俾各書一通付二君守之無斁

賀秦先生序

省城有三學有府學番禺南海學逖昔士之材選育于學率拔其尤于府次于南海歲賓興府歲十四五人十八九人南海惟或則四五人惟或則六七人越昔朴菴章公巴山王公洎今督學余公迭作南海選士之材育于學率拔其尤于南海次于府惟時西甌秦君賓敦教事寛博雅重稱師儒職士之進育于學實遂長養厲礪迄底于成己卯賓興實得九人按

治毛公謂宜以是歸秦君功後有司旌廼功俾移于後無斁廼寅宋君率學之士言曰惟爾諸生亟陶實惟秦師秦師惟規爾惟圓秦師惟矩爾惟方爾迄用成器惟秦師迄茲多材迄茲成器服有休聞予服有僚敢不賀爾諸生敢不爾將以賀蒲生瀚洗繹進曰惟先生礪行躬表率諸生諸生永式師請以是爲先生賀贊生炳洗繹進曰惟先生炳炳諄諄厲進諸生成茲榱桷登資明堂以有聲聞請以是爲先生賀徐生景元洗繹進曰惟先生道敦彝教敦釐彝風俾諸生迄用于時不忝古先聞人請以是爲先生賀

生士瀧進曰惟茲三解三祝惟我諸生厲翊以無先生羞貽忝先生質解言曰於戲余何功以虛有休聞惟是諸生朝夕夾翊同底于道以無忝于古先聞人是迄終譽於戲世情惟波利惟風、、　惟舟風飄波騰舟以航楫諸生尚慎操舟朝夕必　以同無忝古先聞人以迄終譽是惟予徼惠于諸生時正德十五年庚辰孟春之吉

樵儲錄序

樵儲錄錄樵儲也家居宅兆樵之畜積是故謀儲焉供祭儲也子子孫孫謂斯兆也享斯儲也無忘諸於

戲德厚流長先君流澤在子若孫若也慎毋忘諸若也其慎無忘諸時正德十五年二月十三日

贈羅訓導考績

渭厓子恒言曰仕以稱職爲難學以實用爲貴是故天民不苟仕真儒不飾名是故蛇龍夭矯弗雨弗雲非蟄也屈雷雲翕霍日升天豁其用也神莫即發釧激弦破槖其究也顛懸鍾不叩利鑑不照其斂也微古君子所以立於天下也仕以崇秩爲貴學以文辭爲富是故高蓋策肥震眩稚孩金箱玉笥誇詫閭里突梯堅白與世轉丸遂篨軟美耄耋祿秩今君子所

以立於天下也羅先生教高明者續如
京師渭厓子復語以是或曰羅也教職也奚有於是曰
教學以正人心正風俗正天下為急小之教一邑大
之教天下莫大於是故語羅先生莫急於是

晩秋翁序

晩秋者甘翁號也其兒學問於石頭子曰願聞其旨
石頭子曰天地一氣也物我一理也聖人內取諸身
外取諸物準諸天時周諸天德身以自度物以自則
時以自然德以自足是故聖人立教本諸一身徵諸
庶物律諸天時達諸天德是故天地一氣也氣以裁

時時以興物物以衰德是故天時一氣也以天成言
者謂之秋以天道言者謂之利以天德言者謂之義
以天物言者謂之金是故含弘無疆庶類生生脆凝
稚堅莫大乎天成索鑰旋迤不軌穿以翕坤無疆莫
大乎天道叢裁斯截揩中于權以不違時莫大乎天
德剛健粹精山岳流英德瓶璞以利天下莫乎天物
是故君子天成足以利學天道足以利行天德足以
利立天物足以利用是故蜕華落英淡簡以幾有成
蓋取諸學終日乾乾不詭好譽維扎馬無疆蓋取諸
行不譽則喜不毀則懼秉德不撓于時蓋取諸立若
新斯截若鑑斯徹惟明健不以盤錯于艱蓋取諸用
是故君子不早有與於天下惟無實之懼十五而學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將利強仕時利用蘊材時謂晩
成以日就月將于高明

觀潮序

渭厓子嘗語董本洪曰子居西樵山乎曰然子居順
德水乎曰然居樵也山也靜乎曰然居順德也水也
動乎曰然曰若是乎子之居也跡也是惡乎貴乎君
子之居也夫變化也者天地之妙也消息也者鬼神
之祕也動靜也者陰陽之機也子水產也盍於水乎

觀乎是故源流濁清變化見矣盈虛乘承消息生矣
滙止湍激動靜別矣子水產也盍於水乎學乎是故
變化生生氣質殊矣消息乘承學問著矣動靜基機
天德立矣子水產也盍於水乎學乎是故天地莫大
乎變化世運莫大乎消息人極莫大乎動靜知變化
者存乎神語消息者存乎智神動靜者存乎德子水
產也盍於水乎學乎本洪曰家翁觀潮學其取諸斯
乎曰原泉混混盈科後進是之取爾取諸斯乎

雲石序

順德有桂溪桂溪有雲石丹山子曰若知其有取也

乎是故雲天游者也石山峙者也動靜其機乎雲繪
章乎上者也石其體乎下者也文質其中乎雲澤物
者也石介守者也體用其神乎渭厓子曰川山知其
有取也乎是故雲其動乎石其靜乎動靜合一天下
之變盡之矣雲其文乎石其質乎文質合體天下之
物盡之矣雲其用乎石其體乎體用合發天下之道
盡之矣丹山知其有取也乎雲乎雲乎其泰山之千
仞乎抑渭厓乎丹山乎

征西詩序

皇帝撫有全宇越有十五年于茲朔漠暨于南荒東海暨

于流沙既平既治罔不順軌維是西廣實儆撮蠻荒
山藔谷囿盜寇淵萃不勝爬梳維茲寇掠虎噬狼貪
狐妖鼠伏大爲民厲毒守土官以　聞
皇帝曰吁朕撫有萬方萬方黎赤有不祗若不寧若其在
朕躬矧茲廣右南暨交州東暨欽廉西引闚雲荊蜀
北連湟川洛頟以達于中原實南荒會樞有不底寧
其如我子民之辜之何其咨宰臣其明揚在僚其簡
懋德臣蒞鎮南荒掃遏亂畧于乂我民于生生維時
宰臣實恊心對揚
皇帝休嘉遜于在

廷懋德元老維蕭公實督師王公實鎮撫師朱公實總
師維時蕭公王公朱公䢅欽
皇帝威命誓師桂林曰嗟爾副帥閫帥千夫長百夫長敬
共　天威無斁其礪爾戈植爾矛謹爾刀斗固爾土
分厥閫賊衝其礪爾戈介爾鎧裝爾餱糧循爾土分
窮賊窟巢其某日某甲子會師于某土殲彼醜孽其
一乃心戮乃力以毋後期以干戮刑曰嗟爾副帥閫
帥千夫長百夫長敬共誓言無斁賊藪谿谷其狼爾
統師其先間諜熟爾土疆以毋懵于險以危爾師畋
藪谿谷其鼠其狐爾統師其鼓勇超距赫震武威靖

遏醜蠻以毋逸魁渠賊藪谿谷谿藪谷幽爾統師其
扼險制勝萬全毋窮追奔以蹈履險危申誓曰嗟爾
師徒咸聽誓曰敬共冣哉某月某甲子師徒四萃殲
厥渠魁殲其桀黠四千有奇脇從奔逃釋寬不治俾
復向化生生爲王民廣右悉平旋凱班師獻捷
聖天子某等躬見懋烈謹拜首頓首矢諸聲詩用備明雅
詩曰蠢蠢氓蠻跨谷負山山崇谷深大遂厥頑爲妖
爲殘殘茲西土百斯民艱民艱孔棘氓毒孔威氏之
室家不保孤㷀氏之宅里蕩覆流離我民流離蠻讀
得逞文作不靖剽擄馳騁我民搖搖不保首領

原缺第四十七葉

之幾也若早契夫幾矣夫

敘采樵卷後

或曰采樵何爲者曰贈太守魏侯也贈魏侯何爲者曰侯如

京師考有績也曰考績也則贈也何采樵曰致别恍也致芹悃也茹芹而獻采樵而獻其悃一也是故采樵昔者渭厓生之致家若之毀於家也侯致奠致賻渭厓生之襄家君之役於樵也侯致奠致賻渭厓生之從古見侯于廣也侯致禮幣昔者渭厓生之貧不克窆也告于侯侯致惠儀情周旋是故致禮幣也者厚渭厓

生也致奠致賻致惠也者厚家君也厚渭厓生也者雖欲勿德可也厚家君也者百世不可忘也雖欲勿德其可已也其可已也是故贈之惟莫之贈也是故采樵昔者廣治之靡也書晉虎翼賄叢奸積所害民惡惡養奸愿侯乎廓清求無胥患狗鼠黨徒窶所負狹渭厓生曰數年之惠也是故爲之賦頑風隸奴握權于彼公門民惡蟲蟻隸雄羆虎侯乎廓清隸炎斯滅民蠹斯撤渭厓生曰數年之仁也是故爲之賦奸風山巉谷竅巨奸爲巢群奸號嘯爪良揺揺侯王給餉侯土號名用集旅戎用殄蠻戎渭厓生曰數年之

賜也是故爲之賦蠻風丁丑之夏自春徂夏炎威斯焚焚民之稼惟侯露禱禱有霖雨以遂郡民渭厓生曰欽天之澤也是故爲之賦暵暘侯之善不可指以展也侯之德不可縷以極也惟侯德馨馨不可名名斯罄是故爲之歌三風歌暵暘奠之贈也是故采菊菊樵之有采樵之阜是故歌采樵或曰唯唯

敘贈湛都長

湛太史公曰古明王道德化治天下奠壽生生有紀有綱畿甸郊鄙比閭族黨遝越四外圍洽泰和㬋降失道德紀綱弛浸格畿甸郊鄙比閭族黨渙佚不宗

矧於洽和民其艱艱哉我邑增城卄泉都沙貝圍二十四坊其衆萃其産饒其積富不均其俗日以澆其情雜不類翦豯强狠智弄巧喙紛出畢張贅佑傾危惟我伍君上舍冀我宗盟振揚天常聿紹紀綱是幾小康約曰茲惟我二十有四坊之人其誓心天地神祇翼戴湛君爲我人宗曰惟我人有盜人竊人強脅人構織人法不宥曰惟我人有不父不子不夫婦不昆弟長幼朋友法不宥曰惟我人有無妄干罹災伉誣于善類其同心于恤曰惟我人有外侮于晝夜狗雞不寧其同力于禦弗有不同力于禦則惟迺人之辜

曰惟我人有善衆曰善善善惟湛君我人有惡衆曰
惡惡惡惟湛君湛君固不善善于已亦不善善于人
惟公固不惡惡于已亦不惡惡于人惟公善善惡惡
有拂于茲衆時猶直湛君矣言曰敢不衆曰善惟
寺曰善善善于私不于公敢不衆曰惡惟子曰惡惡
惡于私不于公有如鬼神惟鬼神猶直太史公曰茲
義也其小康之不得已與石頭子曰引之天下可也
豈直小康與惟湛君

叙海國南薰詩

東莞邑大夫王子者吾聞其名矣然而未見其人也
已而彦式倫子者子忠熊子者交譽王大夫吾蓋知
其人矣然而未知其政也已而按治程公特旌譽王
大夫吾蓋知其政矣然而未知其化也已而政行化
洽士民有歌矣歌南薰吾蓋知其化矣是故爲之言
曰東南澤國舜風洽流五弦流音懌我民心王大夫
其宣舜風已夫北風斯凄草木斯萎維我南人思斯
南薰王大夫其宣舜風已夫夏日徂暑凄凄炎雨時
此輕薰實獲我心王大夫其宣舜風已夫東南澤國
實東南隅頻言王大夫宣東南風爲天下樞王大夫
其宣舜風已夫王大夫曰諾　五月二十七日書于禺校

叙龍起秋潭送王用義

余前數年得訥慤士一人曰象峯梁子者余後數年
得訥慤士一人曰用儀王子者余於象峯也外甚拂
而中甚信於用儀也外甚疎而中甚親其爲交蓋皆
所謂莫逆也甲戌之夏余別日乎象峯也撫景流情
爲之歌兩巓日乎泫涕爲之咨歌忘飡丁丑之冬日
乎于征予弗能贈也賡歌見樵日乎行也復歌推扰
余於象峯也蓋所謂莫逆也已卯仲冬用儀于征士
夫爲之歌龍起余也無所於容夫歌也爲之諗曰日
暴天烈原燎燄枯潛乎躍也乎哉雲流霾埋海漲山

没躍乎潛也乎哉豢也之非豢也晝也之非晝也潛
也躍也乎哉隨時之義大矣哉余於用儀也蓋所謂
莫逆也用儀到都必有以語我象峯梁子者

叙南州輿頌卷

惟天生有萬民立之辟若庶官匪曰寵于厥躬惟曰
寵綏四方士君子豈有祿食豈有位若爵匪曰豫佚
厥躬惟曰豫佚四方斯惟克共天職哉龍溪陳先生
語若曰位不于崇不于卑惟其稱國家儲材用備庶
官惟茲需材用任庶官旁遴乂俊我其試哉廼教龍
游于時龍游人惰弗率教於亦立有程式以課以試

龍游爰有桷榱登資明堂廈主文衡於亦克勵勣以
精裒收多材對揚
聖天子休命遷秩南州亦克靖共有位弗赫赫立威弗皦
皦沽名用畏民嵓其匪豫佚厥躬哉再遷南畿南人
感厥德萃有輿頌用頌公攸德於戲莫難感惟人心
莫難感惟衆心衆心克協於惟艱哉德惠惟懷德懷
惟頌有德斯有頌於惟艱哉南人于人無毀亦無攸
譽公是非千萬世不磨公有攸德于南州不磨南州
頌公德不磨於惟艱哉其克共天職哉

百里歡聲序

正德九年甲戌
天子擢邕州張侯尹程鄉惟程鄉惟古梅州當廣閩潮贛
四衝
國朝隷潮州治粤惟妖人煽孽惠潮天兵南討民之創
於甲戌困於供應殆斯生朝夕程鄉編戶十有八里
寔惟邑小賦繁邑尹任専責重實惟難治張侯視事
惟撫摩瘡痍惟寬徭薄征上不失公家供應下不苛
痛小民踰年政通人和侯慨然作曰程鄉屬瘝惟潮
在昔有聲于潮惟昌黎韓公韓公不鄙夷潮人延師
于番禺惟趙公德潮人文風惟振二公惟力我嗣弗
興責惟何其迺欽有辭敦幣聘于番禺于南海之仁
卿淑訓于潮之程鄉俾仁卿嗣馨于趙公張侯有奕
于昌黎潮風北振于程鄉程人嗣是知學頌歌公德
仁卿用萃成帙曰百里歡聲或曰張侯百里之澤已
乎曰學莫大乎姑試澤莫大乎及民政莫大乎化俗
裕用之謂材利人之謂仁應時施之之謂智澤百千
萬人之謂德百千萬人歌之之謂頌

賀壽序

渭厓子恒言曰古今天下志于生生卒弗生生由其
戕于生生誰其求生生吾將售之生生將凋三光後

天地生生或曰生可求乎曰可曰可得聞乎曰天地
古今生生二而已矣曰理曰氣修煉家者泥諸氣大
中之矩根諸理或曰何謂也曰人之所以生也三而
已矣曰精曰氣曰形嗇精煉氣以固形固形出神其
生生主乎氣傳精順氣以孕形孕形生生其生生根
諸理曰主乎氣者何為者也曰人也者生生種也精
以傳氣氣以凝形于是人之生理傳傳不息絶欲以
嗇精調息以鍊氣枯坐以固形棄人倫絶生道生道
絶於下生氣萃於上於是出神出神生生故曰其生
也主乎氣數極神流氣復歸諸太虛寡慾以養精集

義以養氣樂天以踐形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形形神
神繼繼生生百年千年萬年億年生生不息元氣有
病天地有爛生生不息數管不得神管不得是謂長
生真訣吾姻談元數聞言請書歸爲其婦翁壽且曰
今而後翁乃聞斯言

守軒序

同年盧士與之尊翁曰守軒先生隱君子也或曰守
之云者何爲者也傍有對者曰謂先生鍾賫虛冲淡
簡無爲世利泊如故曰守謂先生肓保天和性情弗
惑以慾故曰守謂先生道以閑家僮僕恂恂忻忻以

無矩踰故曰守或曰先生之守非爲固者也疾固者
也夫賊天弗可以自立也故無爲以遵道遵道弗可
採清以傷生也故閑情以順性情性存存斯道之門
道之行必始於家故僮僕恂忻夫然後知先生之守
非爲固者也吾聞其語而申之曰守而弗固道之賊也
守而必固道之賊也吾人樂天萬物固有無所於守
無所於不守雲行水流坎止虛受變而通之存乎智
物而化之存乎神卷之舒之伸之縮之而人莫之知
之存乎道是謂真見是謂實守非固之謂弗固之謂

龍崖序

香山海濱有峭石壁立世呼爲龍崖或謂石壁迂廻
突屈如龍之騰擁特撐揷硬鱗硬甲如龍之飛故曰
龍崖或謂石壁濱海洋龍從海躍作風作雨躍過石
壁磨龍鱗角故曰龍崖或謂石壁千仞老松蟠根松
身龍鱗松根龍鬚故曰龍崖有高士結茅崖傍且語
人曰吾仰崖之迂廻以長吾智吾仰崖之屈突以愼
吾儀吾仰崖之擁特以礪吾氣吾仰崖之撐揷以屹
吾操又語人曰龍磨吾崖吾觀其屈伸以神變化觀
其噓呵以神功用觀其雷雨以神澤威又語人曰松
蟠吾崖吾拄杖崖頂把松之馨吾炷香崖側食松之

實吾倚崖嶙峋批龍松鱗俾萬世後謂我龍崖主人
石頭先生聞其語而告之曰子豈豢龍氏之後身歟
抑亦松氏之後身歟吾將有以告子矣是故龍之爲
物也神也神也者神也迂廻以言其躍者也撐揷以
言其威者也屈伸以言其體者也噓呵以言其氣者
也雨雷以言其用者也合而言之神也神也者時也
故曰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子撫松乎松聲龍鳴子撫
松乎松蟠龍蹲子撫松乎松根龍鱗是故時蹲而蹲
時鳴而鳴雨我洗鱗雷我助威雷我助聲神也神也
者時也故曰時之義大矣哉子豈豢龍氏之後身歟

赤松氏之後身歟其知神者歟其知神之時者歟

南溟躍鯉圖序

秦君教南海之越二年考績如京師士夫贈之冊繪鯉焉游焉揚焉奮迅鼓鬣焉于汪浩之波曰溟焉于渭厓子徵言焉渭厓子曰夫溟何爲者也孕鯤焉者也騰鵬焉者也顧鯉焉躍焉鯉何爲者也鯉凡種也亦龍種也躍也其龍乎抑猶鯉乎是故雷風疾威波翻海立于時躍焉龍矣不然鯉也沿龍門躐天池褪鱗蛻鬐捽擊天準龍矣不然鯉也又勝跨元氣上下天極而雨澤八荒龍矣不然鯉也又

曰天下氣而已矣一氣完混上升下融充塞無間故夫高極無極大極無極深極無極一氣也故夫鯉化龍翔山搖海枯天低電跳全宇爲之迫塞迨夫化工收轍日升天高風雲電雷舉復歸之太虛其自無而有自有而無一氣也岐之而動靜焉者變化之理也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語易者知此謂之知易觀象者知此則先生自此升矣

述賀

九江朱君炳黃吏科之兄敬亭君倬率其鄉之耆碩謁渭厓子于四峰之館言曰鄉有陳氏者兄弟八人

姬男婦女百指越三世聚火爨雍如也翕如也鄉人以爲難有慕之者有信而愛之者有欣羡樂道之者有孚感而化之者有奬之翼之而自謂之希之弗及者人之情也惟是慕之者信愛之者欣羡樂道之者感化之者奬之希之者曰是宜賀爲鄉邦家人式且興起于鄉邦之人之慕之者信之愛之者欣羡樂道之者感而化之者奬而希之者於無窮也惟於賀辭未有攸述敢辱吾子惟吾子尚有訓詞俾我鄉邦耆耄丕將賀事亦庸訓夫鄉邦後之人渭厓子拜稽首言曰其殆有諸有之時維古風嗟惟世風下漓利波

汩騰肉骨仇讎牆鬩戶割時雖祿食于國家飽乎其身于其妻孥而兄弟餒矧曰其有恤餒于族之人陳氏有諸聚家族之睦有諸時惟古風抑人亦有言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兄弟之聚骨肉之屬妯娌之聚異姓相目粤及載世卑尊孫叔踈戚昭穆不均衣食不遜禮節哇矣其競潔直較曲曰保終睦其可卜乎黃君璉陳君琛進曰吾覘之陳之家女婦內外少長尊卑肅如也㦧如也是能和而家和而有禮可卜終睦又曰家大人蓄財用出納昏嫁賄飾暑寒衣服餐飧飲食饋餉姻戚以及賓客女兒紡績鬒髮不均遂

排爭隙曰保終睦其可卜乎關君德宏馮君明進曰
吾覘之陳之家少長卑尊不利之上而義之上錢文
帛尺不干其私于其公公而有禮可卜終睦又曰子
姓幼穉不知衣食之自對坐以嬉鞠游以戲髮裳飽
飧無所事事問曰何業曰我家業長者主矣我無所
事事飽食已矣如彼不力穡乃亦有秋如彼不蠶織
乃亦有裘相驅以惰相學以偷曰家有人焉而我何
憂是乃衰頹所始而爭釁所由曰保終睦其可卜乎
陳君猷廬君文顯進曰吾覘之陳之家少長卑尊務
本崇儒屹屹皇皇經家之紀人勤其職以保其家以

無矩踰是能勤勤而有禮可卜終睦又曰家大費侈
婚姻喪祭饔飧禮幣百爾之需家積是匱如汲井水
井綆不絕井泉易竭如斧山木斧聲不歇山藪易潔
且昔先人不敝布被今茲之人不煖錦綺昔也先人
不耻糟糠今茲之人不屑稻粱則家日益大用日益
奢需用不足外內咨嗟曰保終睦其可卜乎陳君思
齊黃君添進曰吾覘之陳之家撙節有式未耆不帛
未艾不肉未壯不酒少長服食惟簡質是能儉儉而
有禮可卜終睦又曰吾聞之教家不難于其始難于
其終不難于其人而難于其躬婦子嘻嘻家節是渝
少長罔儀家節是紕一人不慎一家是違一念不慎
鬼神是窺故曰身不修家不齊也曰保終睦其可卜
乎岑君璀朱若昭進曰吾覘之陳之家閨門之內儼
如也嗃如也閨門之外肅如也少長秩如也昆弟翕
如也巽如也臧獲侃如也是教家嚴嚴而有禮可卜
終睦渭厓子拜拜言曰若而言是宜賀且奬之翊之
爲鄉之人式且勵

龍湖隕玉卷序

十年冬十月盜發海豐大掠林氏女婦某氏死之毋
陳氏亦死之嶺海自閩瑾揚光遠邑治多非材相率

苟簡從政民多困暴橫不聊生因之頻仍旱災饑民
從盜如歸求緩須臾死命姦人乘機號召相雄長所
在蟻聚蜂結遷依山谷不勝爬梳正德十年乙亥十
一月群盜千數橫行惠潮鄉邑徑海豐南門縣尹閉
門坐守城外沿鄉落所至虜縛女婦淫污刮刷財畜
空虛先是盜起鄉邑孀婦某氏曰夫君不幸早世吾
乂祈以死也所不死以林氏兩塊肉在今若此不如
死以從夫君于地下比盜迫遂投五坡嶺文丞相新
祠龍湖死之林氏女年十八亦曰而能全節捐身吾
室女隨旃賊入山污以苟活寧死弗辱隨沉死之陳

毋倉皇持二婦孫曰家門不幸老身恐見若死也必
不死以俟倘不可吾亦隨死遂死比盜至惻然念曰
吾本取財來也何物若一家三人死耶嘆息旋馬徑
入山去是時盜擄女婦百有奇于山谷力能贖以
回否盡汚辱瀕敵以死惟林氏一門無辱者君子曰
三人者凌霜冷風畢命正志可不謂貞乎完璧操以
決時艱家之門祚弗辱可不謂烈乎志以周身剛決
定志可不謂節乎禍變迫遽將隨弗舍可不謂義乎
聖賢緣情以立文由義以起禮褒嘉以勵俗闡幽以
彰德旌往以翼來是宜有謚或曰私謚有諸曰有之

傳曰貞哀國殯其凡也

東山序

錦嵓子酒酣隱几卧夢神人語若曰惟茲三十五丈
直上直下不知幾千萬丈茲于宇宙耿觀錦嵓子曰
諾哉于時惟馬罔不良僕夫罔不誠錦嵓子騎乘神
人跨馬以從始于南疑取道九陽祖于巫閭于逴龍
發于逴龍躋于崑崙之縣圃漸于太微詢道句始抵
于清都竚于太儀時惟耀靈惟霾惟雨祌拂拭亦罔
弗釋下矚四絕垠惟振于時南視惟廬山山下惟溪
溪上惟宅宅傍蓮花馨聞帝閽西視惟首陽厥山立

惟壁厥産惟薇時維聞採薇之歌北視惟燕然狼居
胥腥膻穢不可忍帝曰臣作朕股肱作朕禦侮蠢茲
醜夷汚我疆土其愼克刷乃腥膻哉克懋戎勛尚亦
萬里侯享哉東視惟山厥山剛孚山下惟淵厥淵洗
日時惟皤翁採芝山上釣魚山下洗耳漱齒于山側
既而歌曰日出山哉山出日哉裸𣊬日哉又歌曰耀
靈融哉亦層峰哉嚮貞松哉撫貞松哉材棟隆哉我
撫我松哉帝曰乃翁際有昇平尚亦享有佚哉錦嵓
子覺曰厥夢惟祥厥山惟奇厥翁惟神其諸羅浮西
樵非乃所知其諸子虛氏無是公烏有先生非迺所

知忽莫高士鳴岐翁踵門曰其世家山之西用號東
山惟文賁帷紋錦嵓子曰疇昔之夢厥惟翁哉諗其
景于夢有徵惟翁諒哉用書歸諸惟敘
乙酉之春曾有此夢所云三十五丈幾千萬丈俱夢
中語翌日彭時可為東山求序遂潤色夢語與之乙
酉秋遇識

壽桂叢翁丈

去南海五十里而近有山焉曰蟠崗山南之麓有逸
民焉曰桂叢貌豐而昂頭圓額方準隆耳長壯年癃
病目力不揚跬步舊塗亦安且詳年艾且耆逸德逾

贓乃今乙酉季冬望又四日實維桂叢翁降德之辰翁之姪曰龍門生庶偕翁之内姪曰南海李生從周爰及翁之族姪曰善叙輩而下十數人翁之壻曰勞文山者卒相稱觴於翁致耆德之賀且曰兀崖生也亦翁之甥也宜致賀詞爲觴姪稱觴之祝兀崖生乃撰桂叢之歌俾稱觴者歌之以侑翁酒其一章曰桂之樹春雨秋露飽浥雨露根頑旣固浩浩昊天求錫雨露其二章曰桂之蟠石側流泉泉流涓涓桂蟠桓桓顯允君子匪也矢求護其三章曰桂之根白石齒齒水流桂根綿流石髓蟠哉桂求千萬祀其四章曰

桂之植白石鑿鑿石膏桂滋石膚桂肌蟠哉桂求千萬祀其五章曰桂之蕃倚天掃雲雲飛自北雲飛自南匪北匪南悠悠我心蟠哉桂求千萬春其六章曰桂之枝白露零零鐵幹玲玲白露秋春千千萬年蟠哉桂求千萬年其七章曰桂之葉則翠且老桐烏于飛亦集以傲吁嗟乎桐千萬年吁嗟乎桂千萬年維是桐桂求矢忘年其八章曰桂之華寒天之馨桐烏于飛亦集斯鳴顯允君子亦聽烏鳴維此烏鳴覩此花馨胡然而澧也百千萬齡其九章曰桂之實亦堅既好纍纍拄垂露雨之冒罷也竹猗罷也桃夭君子

是宴以傲天錫難老其十章曰桂之叢醇氣釀鍾和氣融冲不于爾物之隆而于爾孕族之隆浩浩昊天帷爾宗是崇爾宗是崇載亦令終後昆是崇桂之叢天錫爾令德裕後無窮詩既成命之曰桂叢之什命其姪曰庶爾歌桂樹之章爲翁壽曰善叙爾歌桂蟠之章爲翁壽曰道貴爾宜歌桂之根之章爲翁壽曰應章爾宜歌桂之植之章爲翁壽曰善榮爾也致翁壽酒宜歌桂之蕃善有覆也曰實爾也致翁壽祝宜歌桂之枝昭遠揚也曰文志致翁壽頌宜歌桂之葉善類族也曰清爾登歌宜歌桂之華曰貞曰綱爾並

登歌宜歌桂之實又命其内姪曰從周其壻文山爾胥登歌宜歌詩卒章曰桂之叢是日翁乃深衣幅巾坐于中堂賓友具集凡聽歌一章曰桂之樹卽再拜曰予也亦德敢忘雨露之澤乎于二章桂之蟠復再拜曰顯允令德予其敢承然而弗敢忘也于三章曰桂之根求千萬祀于四章曰桂之植求千萬祀于五章曰桂之蕃求十萬春復再拜曰予也敢不愼有令德以膺天之祉于六章曰桂之枝則進其姪庶而勗之曰鐵幹之玲玲爾其毋或不承尚于予宗有慶于七八章曰桂之葉桂之華則進其内姪從周而勗之

曰桐鳥之鳴惟爾是來其九章曰天錫難老則屬其
坐賓曰惟君子寔其多福于卒章柱之裴川屬其族
人而語之曰是惟予宗厥于後昆其有令德予其敢
不敬承休嘉禮既成兀崖生次第錄焉爲序
嘉靖四年乙酉季冬朔後十日兵部職方司主事前
進士兀崖山人霍韜渭先甫書于四峰精舍

坦菴壽序

都帥公曰漳父伯坦菴公退享天閑令夏孟寔天錫
耆壽漳猶子若孫是宜稱慶惟腆辭是錫惟彝訓漳
父伯坦菴公榮侍五朝夙夜業業兢兢韜曰是謂能共

共德之聚也共聚德集福宜壽載曰坦菴公內典
聖天子大禮使外國四夷貢典惟匪懈韜曰是謂能勞勞
德之器也德器大受是宜壽載曰坦菴公內侍清寧
外殿驤騰神機五軍蹇蹇匪躬韜曰是謂能忠忠德
之師也德師集天命天眷師德宜壽載曰坦菴公艾
越慕親榮膺天錫越我祖考妣韜曰是謂能孝孝德
之長也長善不匱求錫胤祉宜壽載曰坦菴公裕我
後昆
帝錫我父考金吾植我帥閫子子孫孫欽翼韜曰是謂能
仁仁德之醇也醇仁宜壽載曰坦菴公炳幾先不染

熱渥早享天閑韜曰是謂能智智德之貞也貞固寔
壽是故列聖渥恩昭其忠也光錫蟒玉昭其勞也峻
錫祿食昭其忠也嘉錫本始昭其孝也裕錫後昆昭
其仁也菲産錫落厚報其也昭其智也智而后能仁
仁而后能孝孝而后能忠忠而后能勞勞而后能共
六德備而臣道畢矣帥閫公請以是壽壽坦菴公億
萬斯年有永無極

送謝少傅相公致政南歸序

今上御極之六年丁亥宰臣有以奸贓敗者政府缺員輔
臣曰人用求舊

先朝老臣惟謝公乃僉舉既而謝公辭曰老臣耄矣使者
奉 璽書勸駕朝夕敦勸謝公翻然曰雖則耄也敢
玩忽
聖天子威命迺入供舊職越七年春告致其事而歸疏四
上或曰公於出處可謂完矣時在
憲廟天豁日熙麟出鳳儀公際其時道顯其身經出其詞
啓沃對揚董純賈訐鴻漸天逵君子曰是謂出以其
時其道亨其用利不曲其躬而養正以俟惟公乎時在
孝廟治極淳熙百僚慎儀公際斯時經綸其猷黼黻其詞
夕納其珍朝獻其奇粟峻雲逵君子曰是謂進以其

將其道亨其用剛不曲其躬而門止以行惟公乎時
在　武廟累洽重熈奸宄匪儀公際爾時愛辭其喪
謇訥其詞匿蘊其珍囊括其奇鴻遯于遼君子曰是
謂退以其時其道亨其志正不曲其躬而經德以之
俟惟公于迍惟今日
聖明御宇大綱持正萬目漸舉匪求老成人則典刑孰作
豕職就補公不曰耄矣走覲
當宁聲餘忠勵老猷不敢遨佚以豫公其耄耋匪懈者乎
勸勵恩酹老志聿寧倦翮林投霖龍淵寘始以三十
年勤勞而就佚役以二十年暇佚爲今日之行進退

步趨後人典刑公其令德無訾者乎公於出處可謂
一完矣兩疏之去就文潞公之耆德公兼之矣渭厓先生
曰若是其淺乎覘公也大臣者出也
社稷是役者也處也元氣是壽者也正德初年逆閹專
横公之兄弟父子擯迹焉語曰大冬寒雪松栢獨秀
公有之故處也元氣是壽者也而非以爲身也惟是
行彊耄就列豈曰祿之縻秩之陟之爲也蹇蹇匪躬
而已矣出也　社稷是役者也而非以爲身也昔漢
徵申公大申公撰而耋豈其有裨於治然而漢武之
德庶幾三代惟微申公爲稱首是故君人者敬禮老
臣乃其所以自重也老臣禮重則家國天下重矣而
非其爲老臣也公是行我　社稷重矣徒覘出處淺
淺已

送嚴侍郎使安陸序

七年戊子秋七月癸巳
皇帝御　奉天門勑禮部右侍郎臣嚴嵩請
顯陵九卿郊餞彙有祝言禮部尚書臣方獻夫拜而祝曰
聖孝格
天爾行將之憲憲
冊寶爾行將之百執駿奔惟爾儀之爾敬之哉無羞禮

臣之職是惟能共
聖天子威命吏部尚書臣桂萼拜而祝曰
聖孝之極本之
親親廟之保四海冢宰聯職庶官是怠庶官是怠斯小民
冢宰惟
聖孝累爾行詢于庶官有怠職者乎歸報
天子予宰臣待罪乃勑飭于庶官修職無怠是惟予吏曹
之職亦
聖孝之急於是戶部尚書臣鄒文盛拜而祝曰臣忝司徒
司兆億版圖苟不獲乎一夫斯予不職之辜爾行詢

于庶民有迫于內年父不保子妻不保夫者乎有迫
于重賦棄室而逋轉而餓殍者乎有迫于恭吏正賦
惟一之輸橫賦乃倍蓰者乎有之歸報
天子臣則待罪庶幾兆民保享生生亦
聖天子孝德之徵於是兵部尚書臣王時中拜而祝曰臣
職統
皇之爪牙一夫不靖四夷不順則臣之罪不得委而之他
爾行詢于庶邦士伍有失次呰窳者乎驕弱惕玩者
乎將帥有剝授士伍而肥者乎有敝寇釀禍而欺者
乎有狗尾羊頭續貂爲佚爲後世嗤者乎有之歸報

天子臣亦待罪庶幾張皇六師以綏萬邦惟
聖孝之光於是刑部尚書臣胡世寧拜而祝曰臣職司寇
萬邦救命一夫非辜則天和斯乖國脉斯病爾行詢
于庶獄有吏猶恭草芥吾民者乎有死於箠楚死於
囹圄究不上
聞者乎有貨而鬻獄寵而屬獄下情勿申者乎有之歸報
天子臣則待罪乃赦慎于庶獄上佐
聖孝之澤於是工部尚書臣劉麟拜而祝曰臣職司空澤
虞不敕則贊化職廢滯澮不治則民蠹瘵遂爾行詢
于郊鄙有水火木金土穀不得其修者乎有天物殄

暴百工職謬者乎有之歸報
天子臣則待罪乃敕百工治五土飭五材保養萬民貧
聖治以光
聖孝於是都御史臣李承勛拜而祝曰臣司風紀上定國
是下振政理若例嚚毀而混臧否則姦風之熾
聖孝之累爾行詢于多方有下官不職者乎有饞饕不飭
者乎有爲鬼爲蜮而縱讒罔極者乎有詭隨依阿上
欺天下欺人以竊祿食者乎有之歸報
天子臣則待罪乃救僚吏振
國綱紀俾善類在位不善退除庶幾

聖治得人
聖孝錫類於是通政使臣柴義拜而祝曰臣作納言
國之喉舌譬如人身完具氣血非賴喉舌進入飲食乃
身氣血立見匱竭氣血匱竭大命乃墜爾行詢于多
方有諫鼓不宣謗木不傳者乎有讒說弗塈正言弗
騰者乎有民情下鬱
聖聰上塞者乎有之歸報
天子臣則待罪庶幾澤不下壅弊不上壅以光
聖治而神
聖孝於是大理卿臣陳璋拜而祝曰臣作大理

天子之平小大之獄罔不以情正德弘治奕世康寧嗣遊
弗恤民究弗鳴贓究横行數
皇祖典刑臣忝後人夙夜戰兢爾行詢于多方有獄吏徇
以獄貨者乎膠信其偏螻蟻民命不自歸過者乎有
之歸報
天子臣則待罪乃鑒于前愆慎于庶獄保萬民命脉光
聖孝于億萬斯年于時詹事臣霍韜不肖不得從九卿後
竊聞九卿祝辭再拜稽首賛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送楊春坊觀察山西序

帝曰予一人治養萬邦於惟艱哉惟茲庶官佐予于治惟

萬邦底于生生曰惟庶官惟萬邦不克底于生生亦
惟庶官嗟我氏惟牛羊庶官惟牧其毋餧我牛羊斯
其無尸牧食乃有聞曰今之牧惟無般擾牛羊口食
以肥其軀矧曰其念餧牛羊嗚呼民牧若茲萬邦何
辜粤稽古唐玄皇帝愍恤民艱掄選寵臣出牧民亦
錫福氏漢宣皇帝掄選守臣入職輔士亦勵勸我
祖皇帝奠萬邦惟軫婆之恤臣工均勞惟恵保萬民惟茲
奕葉淳熈實惟無方用賢之致其式
聖祖彝憲掄儒臣出綏方岳振董牧傒恵保萬民底于生
生佐予于治輔臣曰敢不懋對揚

帝命惟茲庶僚器若朴若金在鉱若梓桐梗柟在匠則惟
器用若金在礦若梓桐梗柟在林則惟養蓄厥成學
諸琏璧在璞惟工琢臣拜首稽首言惟茲庶僚未迄
成材是宜儲育其迄成材是宜掄用惟梓桐梗柟棟
梁臣守惟金干戈省厥民躬
帝曰俞其明揚在僚大官冢宰臣拜稽首言維魏之疵惟冀
州其民質其俗儉有晉遺風其淪狄不振夏風其艱
哉往欽乃土振乃風惟中允聰宜春官宗伯拜稽首
言惟冀州堯舜禹聖德宅茲士敦倫庸禮崇揖讓格
鳥獸鄂世降風替漸淤于夷往涖乃土復三聖之道

風惟中允聰宜御史大夫拜稽首言治道惟藩民之
生惟民之不蕃其生實吏貪殘之為厲惟
帝纘大曆服上對 天心式
祖嘉德惟懲殘吏蕃民之生萬邦群黎無吏厲之恤厥惟
艱哉矧古冀州外錯胡貊匪則馭吏抑亦馭戎馭匪
其宜民其為虜肝腦血肉餵豺狼食慎選乃材往涖
乃士惟中允聰宜僉惟明揚
帝曰俞往哉勸乃功毋瘝僉衆懋爾丕績尚入究
天之工欽哉聰拜手稽首矢言曰惟僉薦臣責茲艱大敢
不思其艱以供其職圖其大亦其小臣時來對

明廷亦惟策勲為忠嗣休馨于前聞人矧玆出憲方岳
詢事考古得皐夔稷契是矩是式於脐守職上友古
昔日就三德達六德九德以幾有聞是于玆行脈則
政用策勲實學就有德臣謹拜手稽首服
帝嘉命惟時詹事臣韜實忝下僚職載筆

蕭都憲廵撫延綏贈言序

𮟞川蕭君之出鎮西邊也實以材選或曰武事儒所
難𮟞川儒也儒用武備有功可遂必乎渭厓子曰儒
不能武陋而腐者也蕭君儒而能謀勇而知裁於鎮
戎何有或曰南人之不耐北猶北人之不耐南也矧

於西鄙土亢羌悍者乎是役也其賢勞乎渭厓子曰
安土敦仁儒有訓言丈夫乃生弧矢懸門矧𮟞川秉
元氣以縢跳宇宙者乎於西鄙乎何有或曰智者謀
庸臣制焉忠者奮懦夫忌焉是故豪俊難於策勛也
𮟞川行矣寧不乃虞乎渭厓子曰專制閫外古之義
也苟便於封疆而利於家國身任之可也𮟞川於是
行也上有
聖人建皇之極百辟共職莫有作慝非若前世壅君姦臣
得從中尼也則𮟞川於策勛也何有或曰延綏者疆
之窮處也士卒之命仰給内地饑災之阨輓運不至
則𮟞川其與士伍裸以敵狄食牛馬食以冒矢石乎
渭厓子曰
國家包宇宙以為富
聖人致中和以立極固無饑災之可虞也矧邊河沃壤夂
淪于戎斥而田焉周之后稷公劉所以貽謀垂統也
𮟞川於是行也恩浹士附令行戎威讋故跡修焉於
足儲食也何有或曰延綏天下精兵處也驅狄度河
出諸境也是不難惟敵出河外寇及宣大或者嘗曰
以賊遺隣何如渭厓子曰狄人踰河而牧延綏患也
肌膚之患也驅出之患及宣大門庭之患也撫延綏

者先肌膚後門庭勢也患不卽驅狄出之耳於遺鄰
賊之訾乎何有或曰延綏天下精兵處也鄰壤利其
精也敵至檄徵焉委死生焉歲數驚奔壯者斃精者
日凋以零焉如之何渭厓子曰守巳本也恤鄰末也
為巳仁也為人義也本末之辯仁義之用性之德也
𮟞川審擇處焉可也或曰刖子何以贈𮟞川渭厓子
曰語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所以贈𮟞川也

許襄毅公經畧西番錄引

昔
太宗皇帝立哈密

賜之封號曰忠順䜥保西鄙史臣曰忠也言乎其心也
順也言乎其分也盡心安分服事我
明禮也故曰我
太宗皇帝能禮御夷狄也
憲宗皇帝御極之十四年戊戌土魯番酋䧟哈密壬寅收
復史臣曰中國立哈密有三要焉斷北狄右臂而破
散西戎交黨一也聯絡夷戎而控之二也設險于藩
我邊無患三也哈密失守有五釁焉胡元之孽如燼
難然一也嗣人屢絕回夷不同心二也又安忘備三
也嗣世孱主寄命權臣四也雖近而強援遠而綏五
也壬寅之役秉土魯番酋幾襲復焉
孝宗皇帝御極之六年癸丑哈密䧟乙卯
命都御史許進經畧越三年丁巳收復史臣曰中國復哈
密有四難焉儒臣用權武畧乆弛率言遠征則兵鈌
伍且不練一也庸臣司國計不爲遠謀急率與兵則
食告匱二也忠者謀奸者忌焉智者謀愚者制焉多
議必成三也儒者以棄祖宗疆場爲美德若宋北棄
幽燕西棄靈州曰力不足不必守至杭閩厓海乃不
肯棄而死謀國者師宋儒四也許襄毅之成功也有
六善焉威信洽乎夷戎歸心一也小列秃効力我得

夾功能制番酋死命二也善用諜人謀則中機三也
誓言遠征不惑浮議不忘勞費四也酋覘肖遁坐策
全勝綏恤恊從而安定之五也慮思遠謀不急近功
不多戮馘六也人曰襄毅生八百死命仁人也有後
也宜哉
恭題明良集後
我
太祖皇帝得天下之正賢于殷周治天下之法則鑒于虞
夏殷周漢唐宋而揭𥁞之者也周自武成之役迄于
昭王僅百年楚澤之沉諸侯視天子如泮梗焉故曰
周室之卑自昭王始封建之窮也漢鑒秦敝壞地過
制唐宋鑒漢族聚京邑均以貽戚我
祖皇帝藩封之制蓋取諸周祿而不治蓋取諸虞亂世之
亲極也周自二南而降風既漓而益卑矣是故觀諸
諸兒於魯夫人而敝笱賦觀諸公子頑於衛宣姜而
牆茨作晉君之內有四姬焉倫理蔑矣周宗姓也懿
親也王化基始也四國示瞻也若而閨門而曰周之
之治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皆可師法其然乎故曰
周之風二南而下無觀焉我
祖皇帝閨門之化洽于萬邦超于千古漢之呂鄧唐之武

韋宋之高曽向孟鷄牝而晨仰式我
祖何如也故曰
聖祖制治之謨萬世之乘極也其諸紀綱言語矩卑循之
則治遵則不治代有職臣與時述記若臣宋濂若臣
金幼孜若臣楊士奇若臣李賢若臣李東陽皆對揚
祖烈佑贊
列聖者也臣趙
召過部適部守臣鄭騮貳守臣郭纈文教授臣[illegible]一貫臣
陳鋌晉將與材臣乃貽之
祖烈俾諸學生知我

聖祖制治保天下之大出也知所以事 君

叙文恪公集

文之傳三人品一也學力二也才格三也以人品者人爲世重者也以學力者學爲世師者也以才格者文由才奇者也世之文由才傳者吾見之矣合才與學者我未之見也合才與學蓋有之矣合人品與學與才我殆未之見也故曰文之傳也人品也學力也才格也三者具焉上也二具焉次也一焉又次也守溪先生早年詞氣如風檣駕濤如逸驥馳野如銀河注溟如長虹横漢如雷走列缺如駛颶之嘯六合可謂雄矣晩年脱枝落英尚淡崇質大羮不和大烹不割玄酒不麴大音不絃古鍾石磬俾耳不諧蓋雄而古者也故曰公文可傳也才格也一也先生早學於蘇晩學於韓折衷於程朱是故觀怒懼箴知公於心學力矣觀慈湖記知公於異端辨矣觀昭穆對觀
尊親議知公於天倫明矣觀教太子知公慎天下大本矣觀諱學觀親政觀邊事議知公康濟之懐矣觀歴代官制知公考古變通之識矣觀諸序記觀諸東書觀諸碑銘觀諸詩歌知公黜浮崇古之大畧是可傳矣故曰公文可傳也學力也二也公於壽寧侯舊也壽

寧侯戚客

椒宫大臣無耻者趨焉公自壽寧顯後不通字姓君子曰公之介也武皇帝時璫權横赫無耻者趨焉公決去人曰去則忤璫或怒不測公曰吾不得吾職則去禍福奚虞焉天下乃知有大臣之烈故公之出也人曰瑞麟威鳳之游也公仕也人曰景星卿雲之見也公歸也人曰雪冬松栢之秀也公没也人曰夏鼎周彝之藏也公也無忝名臣也已故曰公文可[illegible]也人品也三也又曰才格也學力也人品也皆賴[illegible]成者也三者有一焉猶可名世况於公具焉或[illegible]公在孔

門如何渭厓子曰公若及孔門宜列游夏之間性善
之對則式孟氏人心道心之論宜式程朱

敘來鴈軒集

來鴈集集瑞徵也中書舍人顧汝嘉於壬辰之歲之
冬有鴈來集于竅含之軒如狎賓焉是日也
帝賚至人謂鴈為有知也少宰李蒲汀氏名其軒曰來鴈
識徵應也諸薦紳因是為記為頌為問答為文為贊
為銘為傳為對為賦為訓為論其於詩也為絕句為
律為古風為篇為風為章為操為歌為吟為行為樂
府為曲為辭為騷製盖畧備矣大凡徵鴈瑞也或問

諸君子之言於義孰是渭厓子曰皆是也曰於瑞孰
徵曰鴈陽鳥也其陽道大亨群賢彙征之徵歟汝嘉
遇 天子寵光日書
皇言群賢受
皇帝寵命於汝嘉先徵歟抑汝嘉交親皆剛德吉士先徵
於鴈歟抑顧汝嘉不比匪人剛德是昵如鴈向陽背
陰歟不可知也或曰瑞之徵惟其人在汝嘉則剛德
之言之徵也在天下則陽道之亨之徵也否則反是

敘監曆刻

敘曰夫曆也者稽往徵來者也其取故也近其法效
也遠是故以稽天度而運不忒以周民用而應不匱
以徵祥孽而示不悖夫王通天地之體者也是故日
月懸象分陰陽也水火木金土錯五氣也羅計炁孛
餘孽也是故王者明目南面效之日月者也生養刑
威不忒效之五行者也孽宜伏慝效之四餘者也又
曰天地也者氣焉者也氣也者上升下融者也上升
為氣下融為水一氣也中凝焉者地也民之生也陰
陽具體者也土其脾也金其肺也水其腎也木其肝
也火其心也循環苞生者也民之生也五氣具凝者
也帝王代天育民順序陰陽隸布五氣如斯而已者

也又曰民之生也無須臾離天地之氣者也離氣則
死如魚於水無須臾離者也離水則死故曰民之於
天地也親於父毋君子之事[illegible]地也嚴於父毋於父
毋也氣可時離於天地也氣逗喘息不可須臾離也
王政刻監曆帝王胥繇則天也君子胥繇學天也具
焉者也豈曰徵星術也云爾

題白中丞文集

白中丞遺集五言律詩十七言古詩四七言律詩二
十九聯句律詩二五言絕句三七言絕句十序四傳
一贊一書八祭文八志銘二中丞長子禮部員外郎

白悅貞夫輯也渭厓子曰予觀中丞之詩見其氣峻
而整於序見其才贍而典於書見其於國於民愛而
忠於祭文見其敦倫之情惻怛而真於傳於贊於志
銘見其詞嚴而確合集觀焉曰白中丞我明君子也
康敏公之子也才德俱合者也或曰世論詩曰李杜
曰晉魏論文曰韓柳曰漢泰如何渭厓子曰詩裨名
教助風化可也文出德蘊樹道閑可也古者崇地席
後世崇椅几古崇俎豆後世崇盂盒禮敬同也斯可
已或曰子乃黜古歟渭厓子曰非黜古也黜好古反
泥者也世為詩曰風塵曰飄零曰涕淚是曰杜格是

何與於暑衰享帝曰好古也中丞於詩於文不屑屑
於古然而不外於性情理道之正故曰不必古亦可
也已中丞又有奏疏二帙致
主保民之忠惻如也貞夫宜合錄以貽白氏後人

釣臺集叙

世儒高視三代而卑後世務名之見云爾如光武於
子陵擬諸古亦何卑之有是故光武萬乘也詘於匹
夫始也物色致之勤也既也輿臨禮之厚也諫議不
屈之拜遂之高也三代之君之禮其臣也有過焉者
乎子陵臣也見萬乘不少詘諫議之祿視之浮塵振
懦激頑重漢鼎祚三代之士之白駒之考槃有過焉
者乎光武子陵卧榻共寢曰朕故人也子陵足腹天
象不寧乃亦無所於忌三代之君臣之忘勢而友也
亦有過焉者乎是故光武也子陵也君道也臣道也
友道也進而三代焉可也桐廬有釣臺子陵隱處也
過客題咏多高子陵君子觀子陵高節識光武君德
無愧三代可也否則釣臺集之刻於風教何有裨焉

嘉靖乙未春二月望日

贈黄尹宰香山叙

香山在郡之南百五十里而近週遭皆海香山孳然

于海之中如環厓而差小山之秀特如垣如屏擁邑
治之背邑南襟帶海洋登高觀焉嶺外之奇境也其
邑之域暨民生齒之數登于圖籍者為里惟三十有
五然番禺南海新會順德東莞五邑之民皆托籍寓
産焉一邑叢五邑之産則多大姓五邑大姓叢産一
邑徵賦督逋嘵無寧時故為令惟難邑多泿鹵積而
為島可稻可菱可犀可漁有力者利焉大姓交利争
是以豪武斷之横為令操權之難令不能曲直彼弱
則非強則狼倖夯叫上官叫囂于
天闕逮械質保及于閭伍十伯為聚為令追呼之難大史

不能自直曲取某于令或則大吏詭直曲責成于令
逆大吏則怒且虞禍若順則獲戾直民爲令任職之
難兩棼之詰豈曰以詐賞亦斯逞骨隸藜燕隧則投
焉百一垢售直曲側撰讒夫佚獘諂訾觸阱不可復
救爲令自守之難是故香山小邑也乃難爲令黄尹
昔令仁和起制謁選余請于太宰汪公曰擢黄尹宰
香山救困敝也汪公曰無乃不可乎自昔香山無進
士宰者無乃不可乎余曰香山叢五邑之産五邑責
逋賦焉殉備諸難非進士曷任少宰張公又曰無乃
不可乎黄尹昔宰仁和三百里今宰香山十分里之
一無乃不可乎余曰仁和順治之民也爲令易所易
者政也惟奔走大吏之門順其頗慾爲難香山頻福
邑也藩臬鮮涖雖則政棼乃無汗奔垢頹之曲膝之
僕僕焉黄令令香山小而潔遠而佚乎其心行其政
令振起積弊垂聲實于無窮是殆君子所珍也既而
黄令欣然曰予惟盡吾心焉耳語曰無衆寡無小大
無敢慢吾其操無敢慢之心乎雖小踰謹如其肆無
不慢之心乎則大且衆將感之愿又曰慎終如始予
其不日益慎勵保有終吉哉余曰天下一邑之積也
萬世一月之積也故曰知小之大知近之遠黄君所
自期道者遠矣嘗謂香山久淹黄君

贈白山大司成序

嘉靖十四年乙未冬十一月右春坊右諭德白山子
晉南都大司成渭厓子曰惟大司成實才賢之模才
賢胥興爲
國之禎爲大司成之休才賢不興爲
國之憂爲大司成之羞職是艱哉或曰白山子先公迂
岡公醇德懿文兩壯多方海内式師白山子師若先
猷嗣魁多方允若人師哉或曰惟我
明興我嶺海人職大司成惟四賢若東莞琴軒陳先生
若瓊山丘先生若甘泉湛先生若白山倫先生允若
人師哉若琴軒之篤行若瓊山之經濟若甘泉之淵
邃海内式師白山子孝友篤行有若琴軒經濟緒續
有若瓊山充溢淵邃有若甘泉允若人師哉白山子
曰予何知職是師模惟誓于心不玷貽先人予何知
職是師模惟
皇國元氣基機惟誓于心式
皇祖丕模師師才賢無忝鄉先聞人
皇祖謨若曰若監正官整飭威儀模範後進臣訓思日兢
兢惟威儀德隅誠符存存室隙牖漏神鑒赫威臣懼

不愼厥終如其始玷多士模爲尸位爲素飧玷貽先人
皇祖誤若曰生員先孝弟忠信禮義廉耻臣服
皇祖丕謨惟孝弟爲仁之本惟忠信通神明惟禮義廉耻
皇國四維下學上達未始于闕臣懼忝師模弗克率諸生
長忠厚心責職何其
皇祖謨若曰諸生學講性理明體適用日就月將臣惟
皇之明謨是踐是思惟食飲步趨冠服話言瞬息顯幽性
理基機惟生徒讀書式禮倣課藝業兩進知行道義
之門體用一貫末之前聞臣懼弗克式率諸生日就
月將以幾爲己是惟思日兢兢懼忝

祖謨忝鄉先聞人玷貽先人渭厓子曰白山子允若人師
哉對揚
皇祖之謨式克作人妝多才賢之功豈曰無玷先人實無
忝鄉先聞人鄉髦士東西粤人胥曰白山子績德百
世式師豈曰多士式師無忝鄉先聞人
贈周實夫之任思州太守叙
實夫周子之於渭厓子也同舉進士先是正德甲戌
武皇帝御
奉天殿策士實夫陳時政無所忌隱是時也宦者張永張
銳張忠倖臣朱寧握政柄禍福口出朝士不惟不忤
視已也反陰附焉祈速化焉實夫陳權奸亂政之禍
詆闔倖讀實夫對者汗顔毛髮竪悚君子曰唐劉蕡
也或曰宜高薦以勸來直或曰恐忤時乃不克高薦
乙未之春
上親策士是時也貢士李璣陳政體述利弊侃侃無忌君
子曰直臣也然亦不敢高薦
上閱曰讜言也
特擢上第儲之翰苑李璣如在甲戌之歲必如實夫實夫
如對乙未之春必受知
聖主也士之貴於遇也如此甲戌之夏予南歸是月也實

夫任御史又八年辛巳予謁選過南昌實夫任江藩
叅議會于南浦之舟中予曰甲戌榜士也惟君早達
君勉之杜禹之選惟忠賢實宜諮也無能從驥塵巳
既而實夫以詿累予寔樗材乃驟遷南都禮部尚書
實夫乃來爲主客郎中爲屬僚予見則賓禮禮焉實
夫寔貧特望君子曰是宜大任乃今晉守貴之思州
或曰是烏以處實夫哉是或忌也或曰有事交南邊
任之選寔急材實夫是擢也材選也予不知也惟念
予讜直不如實夫任官復後實夫乃今竊秩峻實夫
仕與處之顯晦之期也之不可必其齊復不可據才

品取直也又如此實夫八行求贈言滑厓子曰思州古
夷域也君子居夷也以廣化也是故天下一氣也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天地所覆載日月霜露所照隊高
極無極深極無極大極無極一氣也然而有山谿之
險夏夷之限焉何也地之形為之也人也者天地之
心也所以贊天之能理地之紀完合宇宙于一氣者
也仁也者人也合宇宙為一氣者也實夫尚無夷視
思州哉其土壤其城壁其田廬皆吾之皮膚也其坻
黎其父子夫婦兄弟疾痛愁咨皆吾之氣血也實夫
無夷視思州哉子居九夷解者曰道不行也愚謂孔
子者視天下一氣者也實夫學孔子者也尚無夷視
思州哉

贈賀長教歸廬陵

應天教授賀子鈞甞宰浙之麗水巡按御史謂賀子
不能尹送部滑厓子時視部篆覆賀子政績慨然嘆
曰如賀尹者良尹也謂不能尹訒也擬賀子原秩或
曰賀子木懟介遜人也木近訥訥故辭不飾懟近樸
樸故禮不縟介近矯矯故俗不諧遜近畏畏故儀不
炫不能尹也滑厓子曰辭不飾所以屏偽也禮不縟
所以崇質也俗不諧所以自立也儀不炫所以衷乎

也古之道也賀子能尹也或曰今之能尹豈曰口佞
逞也寔巧承要人順泄滃吐焉躬曲舌圓媺變白黑
阿合上官乃稱能尹賀子不能尹也賀子教應天滑
厓子曰行矣髦士式而木也可以立本式而懟也可
以存誠式而介也可以敕身式而遜也可以慎德行
矣往不能尹乃今可以能師矣賀子教應天二年其
對上官無諂辭其對士諸生無訣話木也猶昔也不
僕僕走趨不郊迎要官懟也猶昔也節餽不通見贄
不內推財賙貧衣布齕粟空如也怡如也介也猶昔
也謙而温遇要官如震焉踧踖如也遜也猶昔也乃
今黜也或曰賀子弗有可黜也然乃黜也其故弗可
知也或曰賀子實窮歸無於貲如賀子黜免今之官
必貪婪而後可或曰學校職化源污者黜潔者進猶
懼士化不疾也乃今潔者黜污者何懲士何勸焉滑
厓子曰賀子雖則訟黜也然而天下如賀子之訟黜
也寧少也語有之素位樂天君子大自立也賀子受
學陽明之門陽明之學求自得也賀子誠求自得也
外何羨焉今之污夫潚渠其身心以營營富貴也死
穢猶遺蠅蛆恥伍賀子與較孰多哉吾知賀子不黜
感也學之師生曰賀子不黜感也惟是繼賀子者不

知如何也師生所感感也渭厓子曰賀子得[illegible]
可以自考矣詘詘黠矣不感感矣斷可知矣

贈黃子省曾序

昔年讀文恪公衰榮錄知文恪有門人曰省曾黃子者公門高第弟子也善文辭繼讀空同集見空同與黃子往復札書又見黃子所爲空同集叙又知黃子篤好古文辭所自作逼眞六朝嘗曰江南才士如黃子者可以文辭表樹於世矣惜不得聚語庶幾共進古道而黃子尚恥予之蹇也乃今秋仲黃子來自姑蘇過予見古樓聚語累日復見所叙水經見所叙西

京雜記諸書則曰黃子博雅之士也又見所叙高士傳見所叙洙泗本旨乃又曰讀高士叙論可知吾子志之所希矣若洙泗本旨予殆未之知也亦有以發我也乎乃今黃子告歸曰何以教我渭厓子曰予何能有益於子也予之荒陋何能有益於子也若曰學以博古也子則既博矣若古文辭子亦成家矣皆予所無能復益於子也嘗聞之學以洞見大原爲要而戒於小道之溺譬之萬井之邑邑中之衢徑什伍比聯亦萬其棼也有蟻焉曰吾將由徑循衢次究什伍默識之焉雖積月累年所由以識也不能數徑有焉曰鶴鵠鷄之屬也振翮而過萬井之徑一眄瞭如學亦若是而已黃子於道務見大意其必爲鶴也無俟於予之言也予之陋亦何能有益於子也究竟大成惟黃子也

贈葉同府之任建昌叙

葉子甚克紹渭厓子籍癸酉同年也判寧國陞江西建昌府同知先是葉子判寧國籍懼葉子賢則無猾力或不競仁慈有餘明決或短姦頑不戚上官未易孚譽未易起秩未易峻也乃今峻遷殆非億及也已葉子甲午冬淛試乙未判寧國任職四年去家不覲

妻若子六年矣未嘗嬰懷問曰何日偕家來居應曰語云家曰賤累偕來懼累官猶寄也官衙老蒼頭二月執炊職則組履縷絲問粵語則應問中州話則左右顧或問葉子何不以庖丁炊而以家傖炊曰幼所習也曰使治綫絲何曰習有事使心不馳或曰葉子蒼頭司馬公僕一也葉子署邑事邑之訟牘紙贖金舊皆陸溺葉子弗溺人曰矯也葉子曰吾以守法民輸料若糧舊斂輸金十星加三星葉子不加民蒙利主庫胥謂爲厲鞫獄不先施椎箠愿民喜得情猾胥謂非以售威呂賄見上官聲室音訛喜之恂恂叱之

欽欽如無能惟廉且慈惠由衆率性古之道也戊戌春黎守晨歸自京師韜曰龔子於銓司不曰姑留也幸也晨曰天官明甚謂龔子古循吏韜曰嚮令之人如知龔子其人可知也已乃今遞秋豈世有真知龔子者耶非憶及也已龔子行矣尚無渝其初愼保有終

世誼序

已亥之春三月既朔惟肖李子自嶺南起復至南都蓋別六年矣既而時雨潘子自廣德至存禮張子自僊居至韜曰昔同登第皆少且壯今皆衰將耄矣日月幾何離合增減盍爲會乃約正夫劉子棟卿吳子

騰芳簡子英玉顧子于神樂道院會焉既而簡子以公役不至顧子以病不克至進士劉宗之自京師至國子生孫見易自監舘至劉進士惟靜廉訪之子孫國子太僕明甫之子也是會也同年六人同年之姪二人燕飲樂甚且曰人爲詩志今日之雅韜曰同年之情在初年未知重蓋合海內之人群于一日情未浹而志義未孚情未浹難以強親志義未孚難以強相信故於初年未相知重迨于晚年得喪異感際遇異途仕處異跡崇卑異位近遠異地老壯異年於是義氣同懸欣戚同情懐念自如同體感聚散升沉之跡自同慨切于心非僞強爾也茲會也詩以紀情庶可已乎抑閱錄見登第者則指氏若字曰某也某之子也某同年之姪也某也某孫也某同年之後也某也某之弟也某同年之族也視同年子姪如已子姪然不幸某不肖輒悄戚曰某之子也不幸某子某不克保身危災及家輒又悄戚曰某也某之子也同年之裔也視同年災如已災然亦非僞強爾也甲戌同年弟姪登今戊戌甲第者五人焉宗之自京至適同茲會喜如何也劉惟靜世有令緒宗之濟美爲惟靜喜如何也因會爲賀爲惟靜慶詩可已乎人爲詩三

章韜僭序諸首人留帙于家嗣人世講焉抑俾嗣人無忘先德互爲警也

贈楊子之任夔州太守叙

楊子由秋官郎出守夔郡渭厓子惜其去謀留焉弗得也楊子行矣渭厓子無以留楊子將贐楊子然而楊子於人之贐也弗受渭厓子無以贐楊子然而於楊子之別也不能留不能贐將贈之言先是楊子詣渭厓子挾冊有文焉曰還金傳云楊之先有祖翁義性仁厚靈川崔其通官儲三百金繫獄家人貿產得金輸官過翁僕所齎遺金行僕得金喜告翁翁曰急

追歸金弗及翌旦遺金者至翁歸之金遺金者分金
半謝翁翁不受崔得金輸官脫繫獄歸祈天報翁德
翁生震震生家子胤昌膺
憲皇帝之十年甲午省薦爲閩龍岩令次胤隆隆生琨膺
今上之十年辛卯省魁季胤禎禎生楊子琇
武皇帝之十四年己卯省魁薦守荆門擢秋官郎爲今官
滑厓子曰誅謂天道無知也楊之祖歸遺金生人之
死擴不忍心非異倖福也然而嗣世顯名非天報翁
至是世有幸利危人者乎可鑒已琇牧荆門楊子蠹
爲御史述其績云廉而不矯公而能恕敬而不諂寛

而有制獄無繫囚庭無滯牘爲秋官多決疑獄録蜀
獄弗縱弗刻人稱弗冤滑厓子曰楊子守夔州如牧
荆門可已爲政貴廉廉而後能公公而後能恕恕而
後能寛貪夫之政恒嚴嚴故刻刻以售私私以售萠
賄非貪弗昬貪非私弗濟私非刻弗逞刻非嚴弗厲
厲嚴以刻民命是殘私以飽貪民財是竭民財竭則
國基搖民命殘則國脉劉
聖主求士得搖國基劉國脉者焉烏用士今之士不次
聖主求者亦罕矣故曰楊子守夔如牧荆門可已又曰獄
無繫囚敏德也庭無滯牘明德也弗 弗刻仁德也

敬不諂中德也敏以涖之明以照之仁以出之中以
定之四德備矣鄉佐可也何有於夔

送鄒東郭學士之任南京叙

翰林侍讀學士東郭鄒子由
太子洗馬陟守南都館閣宮僚餞之郊或曰鄒子行也
僚少一賢賢國之砥也譬諸中流有砥石焉狂濤爲
遏或曰鄒子雖南不日則北兩都人士均重焉惟其
爲國砥也是在鄒子滑厓子曰一善豈以槩鄒子也
古有成人是予以期孔子沒成人不作久已漢宋汶
棼眡孰與明揭有任肩宇宙者乎有立世極矩者乎

我朱之見也鄒子天資近道忠信俊朗雖不學不廡
於賢况於學也鄒子游陽明之門宗象山之學滑厓
子曰象山禪學也談說德性實黷德性矜虛衒高無
實於得可以誑童心可以售僞行無聖塗逞邪軌德
之賊也鄒子疑焉滑厓子曰再沉思焉宜有明也越
月鄒子耻象山矣滑厓子於是信鄒子之勇於明也
滑厓子又曰陽明之學一言蔽之曰致良知析曰格
物曰知行合一鈞之致良知也然而有聖哲之知焉
有下愚之知焉聖哲之知致焉位育參贊鈞良知也
下愚之知致焉飲食男女亦良知也今夫犬之狺狺

狐之綏綏鵜之奔奔鴟之拚拚良知也下愚矣蓋鳥
致下愚之知禽獸蓋伍是故修道之教不可已也又
曰陽明之學淺也譬諸業舉篇撮一言命曰意而終
篇千語不出題主司曰妙連得題也陽明之學百語
千言惟曰良知云致良知云是業舉之題而主司之
餕也淺已淺已鄒子默然然而渭厓子之於鄒子也
鄒子之於渭厓子也不言乎也非以是也渭厓子又
曰姦儒之禍甚內寵謬儒之禍甚外戚賄儒之禍甚
宦寺賊儒之禍甚夷狄偽儒之禍甚洪水猛獸儒也
儒也率世詈病安得成人共樹真儒之極無世訴也

是渭厓子與鄒子共勵已諸君子曰五儒之訴吾亦
惕也
聖主望治豈幸五儒是宜惕也宜惕躇也詩曰衣錦尚褧
崇賓勝也又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鄒子尚有以箴
渭諸

會試錄後序 嘉靖八年

八年會試
上命臣璁臣韜主試事既入院臣璁進百執事與語曰爲
聖天子求真賢在斯役也盡慎諸士有挾牘圖倖售者乎
有什伍而群勦說雷同無忌憚者乎黜出之用懲一
恪有棚封或混以洩貽敝者乎有代錄不慎或逸或
訛者乎盡防之以無遺才庶以外百執事慎諸又曰
學術不正心術乃不端士有勦逃非老諸子駁史淫
博憸詖者置勿閱詩之變者禮之叢曲而俏者至道
寓焉其特以試士春秋比事碎裂聖經其遵朱子恪
訓勿以試士簾以內我百執事盡慎諸于時臣無言
既得士爲錄以
獻臣韜竊言曰我百執事知所以事
君乎賢才 社稷之隸也
聖上求才爲 社稷也吾臣子貪以爲功得罪

社稷孰大焉是故多士進矣
聖天子不用爲私臣我百執事其敢曰士由吾進爲吾門
生市私恩乎又曰爾多士進矣服事庶僚鞠躬誓心
下衛生民上衛 社稷圖報
聖天子爲
帝室公臣無德舉主偏曲阿比以獲戾
社稷是爾乃
社稷之臣也其慎諸於戲其尚慎諸

渭厓文集卷之五終

記凡三首

嶺表書院記

嘉靖壬辰夏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左侍
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陶公澁梧乃集屬僚誓于軍門
若曰　聖天子德載宇宙東夷西戎北狄暨于南蠻罔不
軌順惟若兩廣時有寇竊嗟嗟廣粵之氓獨不蒙被
聖德至化哉時哉欽哉惟我臣工共　天之休命澁鎮茲
土爲民主凡民有弗式順軌釀乃罪孽自貽伊覆寔吾主
民羞載則曰嗟嗟廣粵之氓豈不惜生生乃自冒于非辜

喪厥生生始自今大誓戒吾屬若僚脩爾干櫓爾矛愼爾
封烽凡山之頑昧厥生生率胥于殘矢弩戮之無瀕種于
茲土繳爾舟利爾械截守爾港島凡海之頑昧厥生生率
胥于殘矢弩戮之無瀕種于茲土載則曰嗟嗟廣粵之氓
豈不惜生生乃自冒于非辜喪厥生生豈吾長民亦尚有
俠哉天降民性惟良長之治之化之翊之吾其本之圖哉
欽哉時哉不可失其崇化源其建嶺表書院以翊化民其
中堂曰敬寬以時敷教其齋曰脩文俾厥士時集以游於
藝臺曰春風曰沂水士民陟茲寤寐聖涯堂之前崇土爲
臺曰　聖謨之臺刻　聖訓五箴惟厥士朝夕瞻惕率君
聖謨躋于大猷載則曰嗟嗟廣粵之氓豈不惜生生乃胥
跳梁喪厥生生豈不盡愍哉厥惟敷化始于近漸于遠凡
爾谷棲穴巢之氓暨于水宿澳居開關底于茲道化不沾
聽爾稚耄學于茲仰式道謨廸爾良知以不終于迷凡爾
遐邑僻州暨于土夷道化惜不聞有司其式于茲廸訓爾
士氓俾遵訓軌革爾舊風載則曰嗟嗟廣粵之氓豈不惜
生生長民身教之不光民靡瞻依惜貢于非辜豈不盡愍
哉凡我　天子守土臣若叅政萬潮僉事張鵠爾貫時颺
聖化氓之革惡從良惟爾之庸氓弗革惡從良惟爾無庸
爾愼旃哉其身格訓丕揚休風漸于窮壤易彼悍頑率于

淑柔躋于化矩郡守劉士奇爾氓父母若父母保厥子在
厥初生若考作室在固厥基爾率猷訓化梧氓固梧之基
保爾赤子定厥習性于厥初生列郡于爾承式豈不休哉
郡同知舒栢爾材爾良書院肇興風教率先非爾教惟身
後哲何儀爾勿廢爾職秉茲教矩俾僻邑夷氓于爾身式
爾亦來有譽哉載則曰化遠始于邇化民始于士爾梧士
實教伊始天理易言存存實難人欲易熾遏遏實難存遏
之幾一念之間幾哉幾哉尚愼念哉尚端爾身俾也爾式
哉爾師爾士式哉式哉尚交勑哉南海霍韜實嶺表人拜
稽首曰於戯休哉風教本基陶公是式謹載筆

宋余襄公祠記

嘉靖癸巳冬十一月戊午韜趨　召過韶州謁舜廟世記舜南巡坐石奏韶樂焉曰韶石是州由名韶有舜廟式望德也五嶺之南聖人之迹遡矣載謁　文廟立禮諸生共誦法孔子載謁張文獻公祠曰文獻公唐室棟臣也嶺海是瞻載謁余襄公祠曰余襄公宋名臣也祠傾敝韜曰彰往以勸來也表賢以翊化也國之利也守臣職曰守職也已而中丞唐氏冑曰崇敎遡哲翊礪世風御史大夫職也其敢緩繼而中丞陳氏察曰政急先務遡哲不崇後何勸儀乃交救飭越明年甲午祠敝式飭授簡于韜曰盍志諸

石亦勸來哲韜曰余襄公誠宋名臣也昔者范仲淹忤呂夷簡黜也朝臣莫言者公昌言焉雖則偕黜然而敢言之風鼓囊焉孔道輔歐陽脩尹洙孫沔並時之盛也宋稱歐孔爲時直臣公非其儔歟宋政姑息國日不競公則曰朝廷制天下在賞罰大臣齟齬不立法禁可憂也公之言時不竟聽宋之祚卒由情隕公非識治之材歟儂寇內侵陷邕圍廣公脫衰秉戈協狄與孫破戮賊蠻京觀之勳於今爲烈古有之以勞定國又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公有之非歟夏戎乞和公曰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宋室毒禍卒誤于和公其先見非歟是皆公之人也今誠宋名臣也韶以詔

公祠賦詩四章其首章曰古有李翺感憂河北千年隱心則誰與識冰識履霜維我忠襄賦也襄公諡也曰忠頌公也公實無愧忠焉其二章曰古有歐陽識李翺憂彼烏之榮咄啐之求維我忠襄于歐有光賦也李翺憂心歐陽脩識也其識何也憂同也宋臣識歐陽脩之憂懷或寡也其三章曰我忠襄公三使于狄狄情之憂孰與先識匪不公識且公是斥賦也宋人畏狄諱言邊情如諱疾然臥以待殞公以言邊情得罪史臣曰爲番詩點云其四章曰古有哲人見兆未形維彼情人禍至莫懲於戲宋鑒不忒愍懷是式賦也宋於狄禍不鑒諸晉其及也宜也語曰幽厲爲

鑒憂深遠矣併識焉刻于石

見古書院記

先是久菴黃子之視部事也節量公堂之費買柳樹之灣龍窩之堧于工曹私署之左建禮官退食之衙爲堂爲室爲院爲軒爲亭爲閣凡五十餘楹堂曰秩禮禮之秩也禮臣所守職也居室曰凝和和也者禮之用也凝和也者禮所生也軒曰停雲寄思也忠臣孝子思無窮焉閣曰虛明虛生明也嗣是甘泉湛子至因佳山之圖爲室五楹翼廊六楹渭厓霍子至因濯纓之西爲池曰涵池池之上爲亭曰涵亭姬兒珪瑤璉璞瑕玳琅玦瓔璒肆業焉因龍窩書

院之北爲樓曰見古樓易龍窩書院曰見古書院因亭名
見古併易濯纓池曰見古池或曰見古何爲者也渭厓子
曰道也者形而上下之間者也君子於是有見焉思過半
矣古也者今之影也涵池也者古今具涵者也禮之秩也
令也秩原於天古也和凝所以復古也停雲竚思何思也
古也虛明之用所以思也古道之不復見也是所由思也
後之君子居斯堂也尚思身履爲禮而身復古禮乎尚思
心純爲和而純古其心乎抑吾之思古人也猶後人之吾
思也吾如之何庶幾後人之吾思也猶吾之思古人乎故
曰見古思所以見也

跋凡五首

讀定山先生祠堂記

甘泉子曰定山先生爲檢討不奉　詔作鰲山詩謫判桂
陽以二難去不起居定山三十年累薦不起丘瓊臺嫉
之曰吾當國必不容之及丘入閣薦者累至有　旨取用
先生曰其可不行遂行明年丙辰丘公卒又明年考察冢
宰倪岳以老疾罷之又曰先生之出處始也懼於瓊臺瓊
臺不入相入相而先物故則先生退居三十年矣未必出
籍曰是殆小窺定山也定山自立之定也　天子詔猶不
夲何懼於瓊臺定山三十年高尚之節懼瓊臺而變是禍
福胈而夭壽貳也瓊臺之威孰與　天子不畏　天威而
畏大臣定山不爲也瓊臺嫉定山其語無考丙辰瓊臺薨
明年定山罷是定山之罷也非出瓊臺定山之出也非懼
瓊臺也可知也如定山慄瓊臺之嫉之禍遂變高尚三十
年之節豈所以語定山也哉定山者節溥浮雲涵視一世
然不忘君臣之義者也其出也以　特旨也其罷也以流
俗之共嫉也何與於瓊臺其出也以　君罷也以時何損
於定山如曰定山懼瓊臺出也小定山也不可不辯

題康德涵王敬夫卷後

正德庚午宦瑾誅滸西康子渼波王子皆以瑾故黜時海

內之人皆曰康子王子邪人也甲戌春其舉進士到京兆
問康子王子人亦曰邪人也嘉靖壬午某守職方脩
武廟實錄冊考瑾竊權事惟悉也乃慨然嘆曰嗟乎奸人
巧誣善類莫極于康子王子矣康子任脩撰寔八年王子
任檢討寔十四年階未少遷也王子且外調部屬謂阿瑾
固若是乎焦黃中劉仁進士惟三年陞侍讀焦芳劉宇之
故也謂焦芳劉宇非瑾黨魁也乎乃瑾誅也焦芳劉宇僅
削散官一階康子王子削仕籍大學士李東陽得政時也
人云李東陽嫉康王也謂其文古文愈已也不知李東陽護
焦劉實黨瑾也東陽爲瑾撰功德碑極其褒諛是故東陽

之罪浮焦劉護焦劉以護己也今之人知東陽之罪寡矣知康子王子之賢之訪尤寡矣屠子白子乃能賢之訪之二子其不困時見者耶其今之豪傑非耶抑秉彝正氣世固不可泯耶不然何所尚同也

題趙景仁卷後

趙子時春守郡官于時寓詹事府嘗來府共敘語予薦之方西樵西樵曰願一見之趙子不肯往西樵曰所云趙子者曰來見久不見何也予促之趙子曰唯又不見西樵曰所云趙子者固欲見之不見何也予又促之立遣導且曰西樵先生欲見子蓋胒略於今之調韻者也幸無是拘趙

子唯唯辭出府門竟不往見西樵欲見趙子趙子不肯往見皆非人所知也未幾予以憂歸趙子以言去不通問者六年矣貞夫西行知訪趙子豈聲氣之屬類應然歟

書靜庵贈文後

袁靜庵轉北司徒呂涇野贈言曰公大理時席尚書以辰州宋知府之忤己也先于巡撫湖廣之日劾其人命數千贓私數萬　上遣公偕司禮監太監錦衣指揮同往勘焉瀕行席以揭帖囑公者再公皆不視而還之曰彼自有在官案卷也既至其他人命皆因公罪而明惟一人命司禮錦衣欲當知府以向席公以律例執不肯且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輒以贓坐知府去其後勘回公甚危賴
聖明洞察而始免翰讀涇野文駭焉曰異哉元山乃猶人乎造靜庵質故靜庵曰宋卿致死平民八百命有之贓萬上有之若曰人命數千贓數萬太浮其實翰曰惟一人命何也靜庵曰一人命者指揮家人也指揮罪死禁郡獄家人送夕飧與隸人鬨宋卿怒笞之斃律曰故勘平人致死者斬擬宋卿斬審曰指揮家人毆隸人宋卿笞死有因不坐曰八百命皆何因死曰公事也因公致死不坐曰八百人罪合死乎曰否曰宋卿致八百命冤死乎曰然曰不酷刑乎曰酷刑有之曰然則宋卿烏乎無罪靜庵曰律例酷

刑爲民今擬枉法贓充軍罪浮酷刑矣故不擬酷刑曰贓坐幾何曰坐三千曰贓萬以上何坐三千曰減坐曰何減也曰雖坐三千猶不完輸若坐萬愈不輸曰何爲也曰宋卿逮繫時先遣行李船二回籍至洞庭湖不幸盜掠劫矣伊妻若子雖猶有貲挾吝曰需卿獄死保貲育妻兒如完贓即發戍家室空而妻兒離寧需卿死不完贓雖減贓不得完輸卿必獄死已矣翰謹按律曰故禁平民致死者絞八百平民之死獄也豈無一人故禁死者乎律曰故勘平民致死者斬八百平民之死獄也豈無一人故勘死者乎袁靜庵如擬宋卿於死乃所以守法也豈曰殺人媚人或

曰廓元山議禮人猶誣賑濟罪祈之死廓得保首領歿巳卒矣殺人媢人不爲袁公庸賢巳乎

題汪雲程言兵法疏末

我朝士夫不惟能兵者無其人談兵者亦罕其人也武備所由日衰邊方日敝也有偶談者即寘之罪是絕天下兵術也是聞空谷足音而追捕焉使無遺音乃巳也善謀國者固知是乎惟當賢圖焉毋忽宋弊可鑒

說凡一首

字三子說 附

記曰君子貴玉賤珉何也珉與玉同出石者也或致賤焉質不美也變不美之質復玉焉良貴在我矣珉字勉貴復良貴也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禮節樂和禮先樂後節而和德斯全矣琀以節和曰勉和崇德也詆僞者曰玞於玉謂玞僞玉真也變僞還真全天之德在我而已玞曰勉真勉勉不巳是謂無醇於戲前脩彌力彌惕

嘉靖十九年庚子八月二十五日渭厓叟

傳凡四首

三廣公傳

三廣公陶氏諱魯字自強廣西鬱林人由父成蔭爲新會丞陞知縣陞府同知陞按察僉事陞副使陞按察使陞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轄治廣西寇賊民因稱曰三廣公云三廣公父成由典史爲浙江按察副使宣德間柄臣養亂至于正統極矣巳巳之變王師潰于土木七省盜起儒臣益震怖成立柵于浙之金華獨禦賊衝且招降賊功垂成爲忌夫橫沮賊卒至無援遂戰死 景皇帝嘉成忠命官子魯魯由縣丞以至于有功歷顯職故嶺表稱忠勳之後必曰陶氏云魯丞新會年弱冠廣右猺賊流劫雷廉高肇破城殺官吏戮掠男婦四郡無完廬香山順德之頑復襲黃賊蕭養之遺風刼殺人無寧日魯泣語于民之父兄曰賊毒痛四境氣吞吾城今爲若父兄謀非戰不可保城邑非致死命不可戰若父兄能率若子弟而從我乎若父兄子弟能致死命以共守城保若家族乎其聽予誓父兄曰諾乃築寨堡誓民以守以蔽扼賊衝徑復築輔城復於城外濬爲濠復外布鐵蒺藜植刺竹以堅城守賊至則人守土分以死力戰別寨分兵相緩急赴援一邑之民迺遂如臂指腹心之相聯絡兵稱能戰而賊不敢犯父老迄今言曰邑民保妻長子孫皆丞之功云魯由丞至布政使平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平潯梧藤浦府江田州諸賊凡斬首悉二萬一千四百有奇拯回被虜民甦撫散向化之民凡

十又三萬七千有竒爲兩廣保障寄民生安危几四十又五年建議置帥府梧州控兩廣遏潯梧府江之賊衝君子曰梧有帥府兩廣乃如兩臂護其胸腹潯梧府江之頑自是不東雷廉高肇民有寧宇是役也葢百世之功云魯行兵兵不先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屯寨戍守兵調多寡無常數賊葢不能測遲稸聚兵惟曰戍守賊懼爲之備或遁兵則不進賊懈弛備或遁久不得耕以食或歸即數路兵進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殪魯行兵兵檄裨將不先知惟檄面署曰某封某日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即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待殪故魯征

賊賊無能遁亦無誤戮一良常宴客樽俎未徹藏賊已報捷坐客駭愕夸且賀曰陶公神筭云魯用兵惟撫按臣與聞謀議有司不知調兵食民不知兵役功成奏捷且有惡讒四十年間惟都御史韓雍鄧廷瓚上魯績于　朝且不沮魯亦因成功然亦屢讒危魯沒三十年兩廣賊復熾焚民室廬汙民妻女荒其田不得耕老稚流離有司不以時聞賊益熾將危及城邑震驚省藩乃議征司府議兵復亟亟然無可否或如群訟狡胥先洩兵機于賊賊得預爲備或遁司府上撫按撫按復數月議乃奏復數月乃得報征又數月乃集兵比集兵賊已遁山谷兵搗空巢無馘功遂

戮遁賊之良或萬及千以謬功級括其妻女爲汙辱撫按官亦幸功亦苟僥無戮罰甚則縱狼貓殘郡邑沿海之居民故邇年兩廣兵與賊未聞兵期里甲已騷兵未及賊境良民已荼兵退未移賊穴賊已虜民妻女爲室胥居曰官軍掠我于若取償捷報賞未行民復怨云賊復出劫復焚數千家矣民俗觀山險之氓從亂無禍爲良獨荼不荼則騷以故多從賊賊亦熾不可禦君子曰昔也魯也無恙垂五十年粤人賴寧人亦莫念魯之功迺今懷魯豈可得也諺亦有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實也魯之功垂諸後人其實之謂乎又曰魯之功由今乃益著云魯恒言除寇賊

化之爲先殺之不得已也故古賢之除寇賊也先除戎器以戒不虞乃脩比閭族黨以正民紀乃脩庠序學校以崇民化古賢之以安莫天下也凡以格民也故魯平陽江縣賊即脩陽江縣學平恩平縣賊即脩恩平縣學徙電白縣曰避寇也即脩電白縣學平寇而脩學避寇而建學吏治所云迂也魯曰吾以廣化也又曰表忠烈以勸爲臣也亦化頑也乃脩崖之三忠祠復脩新會之忠勇祠又曰禮賢儒所以勸也示民以有趨也邑人陳獻章世訾焉曰禪也魯獨時造其廬咨政理君子又曰知化寇以禮惟三廣公

云作陶三廣傳

贈太傅謚文康梁公傳

公立朝四十年多自蔽掩無所誇其功故人不得知聞謗
不辯謗言日積君之恬然施德於人不責報人賴公德以
自庇覆反操戈向公公亦不較海内後進不面公徒聞謗
公云云亦相附和毀公故世罕知公者正德間　秦王請
陜之邊境益其封壤内交嬖臣江彬朱寧宦者張銳皆有
賂爲之祈　武皇帝詔與之兵曹臣奏曰　祖皇帝有令
禁茲土不得畀藩封　武皇帝曰與之兵科臣執奏曰茲
土遂畀秦藩悖　祖皇帝制　武皇帝曰業巳與之六科
十三道諫臣各執奏曰秦王請益封壤不可聽許　武皇

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公當草制念曰若遂
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怍　帝怒辱不可
測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公曰如皆引疾
孰與事　君武皇帝震怒内臣督促草制公承命草上制
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
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
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于王王得地宜
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
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係全親親不可得巳王慎之毋
忽　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繫
手數詞然公未嘗自以爲功也正德巳卯　武皇帝躬巡
邊群臣諫曰　萬乘不宜輕出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巡邊
云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勑大學士楊廷和引疾不草勑
大學士蔣冕亦引疾　武皇帝御　左順門召大學士梁
儲面促草勑儲奏曰勑不敢草　帝曰何逆命對曰凡事
可將順獨勑不可草　帝曰何不可對曰　陛下爲君乃
自卑而臣臣草勑是臣名君故不可　帝震怒手劍立曰
不草勑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
就死他日　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勑他日　陛下覺而怒
曰臣儲無禮以臣名君顯戮臣臣罪死不可赦　武皇帝

察其誠欵擲劍起不促草勑君子曰儲固誠能悟主然
帝之仁明殆亦不可誣也巳巳卯宸濠反　武皇帝議視
師群臣諍曰不可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亦曰不可
武皇帝曰朕視師廷和儲冕議居從曰如皆從　蹕孰與
守如皆守孰與圖　上之危艱乃議楊公居守曰社稷是
保梁公蔣公從是時也三公蓋聯股肱而共成一人之身
矣　武皇帝視師南都議幸蘇浙荊豫云又議南都　郊
大學士儲冕奏曰南都郊　仁祖皇帝配　天北都郊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配　天若遂南都　郊　配位不
知所　裁定　武皇帝乃不　郊又將南幸儲冕手奏疏

行在門外請毋南幸自卯至酉汗浹背　武皇帝遣內臣喻起對曰臣未奉　俞旨不敢起　武皇帝乃俞曰不南幸儲晃乃起君子曰江南不擾二公之力也然而　武皇帝委其股肱舐而仁且明焉亦曰備矣宸濠未及時多內交士夫凡所賄皆有籍記濠誅後閱賄籍惟厚齋梁公晉溪王公無受賄跡世人猶多指此疵二公皆不稽宸濠賄跡之過也厚齋自入仕至歸老負郭不增寸土廣郡沈同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從厚翁無百畝田焉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瘦敝不食之土耳世人恒以辭受之濫疵公者故著此俟篤論君子察焉厚齋於人凡所賄未嘗

卻隨計其直酬之歸老日家無餘財嘗見一匠人何云公歸問曰議建祠妥祀其先計工匠之直曰需八金匠何六往曰未有以給也盍少需八往不能營給祠竟不克建公在位日王御史溱請典刑公田給事中賦請沒公之貲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矯詔抄公之家公在南京報聞皆不動色　上御極言官聯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曰故縱叛者請召置獄正其罪如陸尚書完云公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勿論宸濠衛兵事由也人曰是公大罪案何勿論矣公不辯劾者猶不已又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實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焉故不得誣移之他君子曰是時也淺夫處焉未有不悻然嗷且辯沒其罪于楊也已公惟引罪連三疏乞致其仕無片言自辯公去位後大臣被劾無不辯者然後知公之大也難能也已是法也已

龍山君傳

龍山君姓黃氏諱勳字守勳揭陽人也初祖避元亂隱藍田山中號曰藍隱龍山君之考諱鑑號雲崖寔生龍山君龍山君之生也幼而敏學志聖賢嘗曰爲學非領其要體其實徒章句詞藻事事去道遠矣龍山君平居無戲言惰色盛夏獨處必正衣冠涉長途端謹若步堂室展卷肅端

如伍聖賢　純皇帝之十九年癸卯龍山君生二十八年矣領鄉薦中丁未乙榜授江西新淦教諭龍山君曰修己教人一也遂以振士風扶正學爲己任日與生徒講誦贄幣絕卻弗苟受生徒貧而勤者分膳周給或疑龍山君矯也問曰君若大用竟能始終爾耶龍山君曰學以地殊志以時改言語與心術異德之賊也道有顯晦大小耶歟六載遷柳郡教授龍山君迪士習卑諂欲以氣節勵俗見郡守長揖而已守督過不爲動居歲餘乞歸守悔謝龍山君龍山君語諸士曰士苟戕縛利祿由學不明耳竟歸居揭陽之龍山終身焉龍山君嘗手書恭默嚴勤中正六言訓

其子一道曰終身佩服可已一道字惟夫舉嘉靖辛巳進士由戶部郎中擢守興化時嘉靖甲午歲也明年乙未考劾天下官員南京科道交章劾惟夫惟夫落職時惟大治郡僅八閱月輿論憤憤不平曰惟夫黜也問閩布政使徐乾曰惟夫爲郡如何徐曰閩省第一守也問閩按察使胥僑亦曰惟夫者閩第一守也乃詘黜也先是林方齋文俊爲會試考官惟夫者方齋取士也惟夫於方齋稱舉主厚爲焉惟夫守興化寔方齋薦既而方齋族弟殺人坐罪死祈恩惟夫惟夫曰曲人命之獄媚事舉主吾不能由是牾惟夫坐黜科道及其誣詞曰惟夫受林金巨千脫死囚

獄然林獄實不脫或曰方齋不詆惟夫方齋族弟荷校在獄祈脫死不得脫曰黃守復任吾死已乃以金行反間賄閩吏黠者辨事南都騰流言曰黃守贓黃守賊云且以林獄誣曰亦受林金云言官當考劾年側耳流言求官員短長得片語即忻忻動色曰是實跡是實跡告之僚僚亦忻忻曰得實跡得實跡遂載劾厯人曰科道交劾公也已不知猾胥翕張弄言官喉舌大史氏曰龍山君仕不屈身教新淦曰上官聚修贄宮委千金不稽焉龍山君督事木府不給私燎人稱介潔歸田日足不躡官衙唯夫守興化通錢法救旱災遏暴強息奸盜城池學校橋梁之修有數十年不能舉者唯夫叱指問俱底績築捍海堤尤爲興化永利葬暴骸露棺無算數枯骨之澤閩郡沾被君子謂龍山君有子又曰可謂世有云

橘洲傳

橘洲古吳地春秋之季吳子夫差東伐越南伐楚北盟齊魯得志甚歸築辟暑宮于洞庭之渚遺跡有渡渚練瀆馬城鹿城明月灣消夏灣皆在洞庭橘洲翁姓蔡氏滂生大明之世居西洞庭之墟面縹緲峯之陽消夏灣之洲洲廣袤二十里而狹橘洲翁家焉翁性坦夷不虞人之狙欺狡者謾以售奸翁應之無逆心卒亦無禍虞人謂無心爲

有獲也狡無益也稱翁曰無心道人云消夏灣之西曰西湖灣二灣皆茂林一水貫流中央曰壽卿港翁盯於港之南圃於港之北圃地十畝而狹植橘千樹翁息於圃則曰昔者吳子之遊於斯也叱咤按劍自謂萬世萬乘也卒也弗及黔首張仕誠弗吳之繫亦以沉族吾秋冬之孟杖藜港南閱稻之入杖藜港北閱橘之實視吳子智愚勞佚何如也又曰視吾稻有秕稃者乎稗稊稗者乎吾橘有蛀蠹者乎有葛藟縈之者乎爲吾稻橘病者乎去之語云推之理國亦若是也又曰古賢植千樹橘儗千戶侯吾乃今知千戶之貲哉可以饜矣又曰諺有之雖無貲之患令德之

患于户侯無功饕飧不德實患吾於吾橋厚植薄取今德
我畚已夫歲杪橋熟翁秩穫橋叢假港望之如商山遺民
云翁卒橋壽瘁人伐爲薪遺址尚存人登其址尚稱曰橋
洲云橋洲云論曰古之士隱深山之中與海之濵友木石
鹿豕負魚鹽將終身焉遇盛帝顯王致敬盡禮迎而登諸
上位遂樹格天之烈其未遇也固無以異於山之樵海之
漁也人固弗識也古之士也翁其儔與其子羽思紹翁業

碑銘凡九首

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湛公神道碑

十二年癸巳秋七月禮部右侍郎湛若水陞南京禮部尚

書九月　皇子生　敕錫命若水父瑛贈南京禮部尚書
錫之　誥若曰若水父積有慶源是生賢子奮躋于位遺
訓可泯哉臣韜拜稽首言曰易有之積善餘慶若水起士
校洊升大僚光于鄉邦榮于考祖非世有令德孫是乎
帝錫明謨嘉善積也親爛以子可以言孝矣先是七年戊
子若水任祭酒　帝錫瑛誥若曰若水父賦性剛直潛德
丘園乃生賢光我邦家俾我多士臣韜拜稽首言曰剛德
德也剛且直尤懿德也乃丘園之潛不顯于時是將章含
以宏其施乎九年秋若水任禮部右侍郎　帝載錫瑛誥
若曰瑛剛德受于天性直躬矯枉樂士賙貧啓爾後人佐

我邦禮臣韜拜稽首言曰瑛德則美矣不遇　聖天子昭
德于天之下顯錫嘉謨就與揚潛休哉可以勸忠矣昔瑛
也與其鄉之人交重然諾謹禮度急於行義寓宿於人家
女婦隙窺厲色叱之爲里正見其邑簿蔣簿有所私瑛矢
法撓之無少徇簿御之[illegible]然卒以漁毒禍君子曰諺有
之直木多斧瑛之謂乎嘗北游夜宿於其友官窰王之家
以其所齎貲數百金付主者是夕盜卒至瑛詡金輸盜囊
去矣晨起主者曰子之家篋則空而金别篋盜不知搜里
語曰主不沒盜遺主之賢也又曰因不失親瑛之賢也可
知已瑛生增城寔五嶺山水之聚語云中州之山至嶺而

窮又曰五嶺宗粤庾嶺西來歷韶英番禺千里而遥至增
城而止羅浮東來由汀惠博羅至于增城而止水自淩江
北來由韶英趨虎門入海自惠陽東來由龍門博羅趨虎
門入海瑛世增城之沙貝沙貝面虎門山水之滙會也里
語曰山川孕靈不有徵歟湛氏世有休德贈尚書公剛直
信義表表而偉井泉公復爲明名儒非山川之靈歟渭厓
韜於井泉公婣也因得論其世爲之碑銘銘曰赫赫湛氏
世居增城增城山崇增城川清山川崇清山川粹精粹精
孕靈傑賢孕靈傑賢維何粤維湛氏維則宅潛德則世世
粤維先公在適元季亂膴靡定人則兢噬先公惻心牖暴

以恵種德奕世至尚書公維尚書公剛德蘊衷直德蘊衷
百鍾之鐵千鍾之銅百圍之栢千圍之松尚書公直氣天
地所啓維時詘奸天地所祗維時詘身乃伸是似尚書公
是似中路是履德式之孚　帝降之祉于厥考妣厥祖考
妣于世世

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恭襄前少師王
公神道碑銘

英宗睿皇帝復位之三年歲己卯月甲戌日丙戌時癸巳
公生于太原之黌舘有吉徵焉公諱瓊字德華號晉溪邑
居晉水經流故也公四歲能楷書五歲邑尹舉奇童八歲

通尚書成化庚子舉于鄉甲辰舉進士乙巳授工部屯田
主事弘治元年戊申理易州薪廠癸丑署都水郎中治漕
河丙辰四月改戶部陝西司郎中己未遷山東參政辛酉
居靜學公喪癸亥冬起復河南參政乙丑冬遷河南右布
政丙寅夏陞右副都御史理鹽政九月陞戶部右侍郎戊
辰正月改吏部右侍郎時宦瑾欲用私人尚書許襄毅公
執不肯三駁卒用公瑾怒調公南京吏部右侍郎己巳居
任夫人喪壬申起復戶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賑畿内
山東饑癸酉六月陞戶部尚書甲戌春以災異乞免不許
六月以疾乞罷不許乙亥三月乞罷不許四月改兵部尚

書御史高公韶論公不稱任公韶謫公乞避位不許九月
再乞避位不許疏六上不許丙子二月以疾乞免不許是
月復自劾乞罷不許六月又求退不許加太子太保丁丑
三月加少保十一月以軍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辭不許
戊寅二月乞歸不許己卯五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
尚書八月宸濠反庚辰十月轉吏部尚書辛巳夏五月下
御史獄謫戍綏德丁亥禮部右侍郎桂萼疏薦戊子起復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辛卯冬十
二月改吏部尚書壬辰七月公薨于位公先子靜學公師
事薛文清之門公幼承家學事踐履實用不飾技言業舉

時恒端坐一室不涉市肆試部政日與喬白岩王虎谷互
益切劘正德時公當樞軸虎谷歎曰晉溪才識雖則優也
亦原學力觀其施諸經濟無一不繇平日講貫之素云
國家都北漕河特重沿河郡置通判縣置丞各一員專任
漕事總于都水郎歲久撫按時檄判丞兼雜委漕務無專
職益弛公典漕務申勑判丞毋聽撫按檄漕政始肅先是
河防埽草積數足贍幾年量裁徵數草不積腐民不困徵
踰年埽用益嬴仍議年徵十分之三折銀儲官帑積二年
嬴銀三萬有奇都御史議移補軍糧公曰河漕重務費缺
輒供急徵之民民益病執不給御史移防河木材葺學舍

公檄縣官曰急畀材同漕司供鈌須時謂公識體且曰公力疋敎足以有執也公治漕三年凡漕河里步近遠閘座丈尺漕舟木材之費考稽畫一著漕志繼漕治者按志以稽不爽毫髮服公精練云公理鹽政時私鹽行官鹽壅敝公莅淮檄清強官一人巡察滄瀛從運河而南房私鹽捕之一人巡察襄鄧民貨鹽出境捕之一人巡察淮海鹽徒千百爲聚勦捕之鹽敝爲清乃議輸粟法議量課中鹽之法議商人買餘鹽之法皆未行君子曰輸粟法行邊卒可無饑也已公理戸部邊帥乞糧草則屈指計曰某倉房糧幾何某場房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邊卒歲采秋青草

幾何用蓋銃也何重索邊帥愕愕服公明察不敢横乞公莅兵部寇報至公坐籌曰某大帥出某地某裨帥出某地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某截某關臨某防某奔突某輸餉糧某紀師勛又曰諸凡未悉之機主帥權宜從事大事先行後聞公策勝數千里如對面談復不膠尼故邊帥不窘束以易策勛宸濠反聞朝士愕駭持兩端陰卜成敗爲從違不敢正名曰濠反又曰有故事公獨奮曰監子烏鼠聚刻期成擒又曰王守仁據上游躡濠後擒濠必守仁乃從直房塡刻覆十三疏首請下　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平賊大帥趨南都次請命南和伯方壽祥防江

翊南都次請命南都文武臣戒嚴次請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兵出臨吉秦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李充嗣鎭江許庭光鎭浙叢蘭鎭儀眞遏賊衝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已而陽明擒濠如公策辛巳之夏公在獄禮部主事梁焯語籍曰濠反時朝士歸心濠十之七且曰濠必成乾乾不懼獨晉溪一人而已矣丁丑八月武皇帝單騎巡邊朝士凛凛曰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公曰上偶出遽嚴兵如有讒夫曰將據國也禍孽作矣乃馳奏　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咨詗將士刻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

行在又請暫命大帥一人開閫河間近保京師遠控齊魯又於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使二人鎭壓盜賊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爲　駕蹕扈又檄山東河北飭武事又檄在京守備時察奸宄是時　乘輿出邊逾年無虞聲京師至於邊服按堵如常公籌畫鎭定之功也禮部廷議建儲居守公曰斯議也古則有之我朝有　祖訓在衆默然吏部侍郎王鴻儒曰遠謀也匪夷所思耳大學士梁儲曰預建儲議邪謀也不可聽乃罷議是時宸濠陰交賊臣朱寧謀入寧世子司香　太廟朝臣陰上焉大學士梁儲力沮議大學士李時語韜曰儲有

社稷功外人無知也謂是也是時衆公執議于內王公正
議于外奸謀乃寢不行江彬許泰扈蹕回將進伯爵下兵
部曰應州之捷彬泰上聞進秩二級公曰左都督上無級
也執不上議內閣徑　敕吏部封彬平虜伯泰安邊伯凡
軍功封侯伯由兵部議請乃　敕吏部例也彬泰實佞倖
借兵部議爲地公執議雖不能沮彬泰倖封國法猶恃存
云辛巳春　駕駐通州江彬擁邊兵環衛勢極兇赫召九
卿覲都下洶洶云江彬謀逆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九
卿凛凛無敢詣覲公曰予也備位大臣　天威咫尺敢不
覲即日詣通州覲主事梁焯語韜曰江彬擁兵駐通州人

心實危獨晉溪不畏人云彬將掠奪九卿印行大事晉溪
反佩印往與彬和同如魚水不知何術也韜曰彬獨扈蹕
邪謀可逞兵部尚書扈蹕將士屬兵部彬有邪謀將士不
皆從晉溪居中陰制奸變係將士望彬雖有謀不得逞也
大臣制變之畧也抑亦智勇合德者能焉公由戶部任兵
部由兵部轉吏部復由謫戍起總制再入吏部勛績不畢
書獨書數畧節取其足法者云爾韜甲戌春舉進士夏六
月歸嶺南辛巳入京公已寘獄矣不識公問曰晉溪何罪
或曰結交宦倖濫封爵亂朝政罪一也威傷善類罪二也
軍功濫陞罪三也韜曰若是戮宜也越月韜任主事守職

方閣舊牘歎曰古有寃誣其王公類乎宦者張永之弟張
富張容冒安化功封伯彬泰冒應州功封伯內閣畫敕兵
部塡紙尾惟曰如敕行而已矣無溢辭故事軍功封侯伯
兵部上論功奏內閣據以擬敕富容彬泰等封敕自內閣
無關兵部如曰佞倖濫封亂朝政內閣宜坐乃坐晉溪誣
一也凡獻軍捷巡撫按奏巡按紀功兵部請覈實御史覆
覈乃擬賞典如曰軍功濫陞撫按宜坐乃坐晉溪誣二也
都御史彭澤以哈密叛黜都御史范鏞擅用賊黜官提兵
符逮問彭澤先效河淮川蜀之大勳與議惜焉哈密叛累
不得不黜法也范鏞擅用軍職罪在無將御史高公韶極

誣公公任吏部遷公韶秩乃曰公賊善類誣三也乃辯公
誣于朝公再任吏部韜守毋太夫人喪歸竟不面公公薨
公子朝立委撰神道碑銘且曰知公心跡惟韜爲悉也乃
著其畧若公考祖源流歷履政績載在家傳不得備著銘
曰寔憲王氏出徵君覇魏晉隋唐哲人輙迸宋迄元胡宇
平晉下　明更平晉是曰太原百歲火傳縣蠶石遷汾東
柳林爲廬爲田爲汾東人少傅是始潞州知州高祖元仕
亦職勸農亦職防禦曾祖伯聚壽百一年粤祖諱安德績
茲綿公伯考功司空具贈公考永亨亦舉于鄉學師文溥
早端向方隆慶作牧亦曰材良曰靜學公性學聿崇公

家傳考伯之風公學公仕考伯趾蹤公仕伊始不弛學
日集同志日新日益仕有丕績率本學力公任工曹惟究
弊始以振治理公任戶曹惟存大體以振統紀公任方岳
不屑瑣叢爭公于僚僚亦公同僚人奏功公總厥功成師
師風正德之年權人寔繁公處其間調濟實難措畫錯遺
實係危安　武皇南征外殿從師內鎮艱危亦議居守日
行之覡司禮內防內閣中持六科外維聿有奏章達左順
門聿有上旨左順門傳逆遏奸萌柄不偏顓肇位冢宰曾
未朞月積弊之叢亦漸以芟彼伉彼諛構誣黜屈雖則黜
屈丕績載烈起鎮邊隅輕裘曳裾淵畫密謨默伏夷胡土

曾是逋甘京無虞積勛不誣還公愕軸期公嘉績期公壽
考髦士是式乃公遘疾奪公是亟徵顯闡幽是銘公德是
垂無極嗚呼如公功德自垂無極

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禮部左侍郎致齋黃公神道

碑銘

黃致齋諱宗明字誠甫先祖薛姓至致齋乃復姓曰黃先
是致齋有祖諱秀育舅氏薛子良家曰薛秀子孫襲薛姓
致齋祖瑛為廬陵教諭圖復姓弗克與祖母董夜坐悒悒
言致齋時八歲聞言自任誌不忘迨登第正德甲戌歲也
首疏復黃姓別為祠祀薛祖禮也乙亥授南京武庫主事

己卯陞武選員外郎宸濠反上江防三策上諫南巡疏
武皇帝幸南都百官服戎甲衣以朝致齋約言官面奏不
宜服襲不果遂告病歸餌嶽山中辛巳陞工部屯田司郎
中不起癸未補南京刑部四川司郎中時羅峰見山疏議
大禮百僚醜詆曰奸邪云奸邪云致齋獨行繼統者三代
通制繼嗣者王莽啟議我　祖皇帝純法三代公侯伯軍
職承襲或弟繼兄或叔繼姪皆曰弟曰姪不曰子公侯伯
如是　天子何獨不然乃附名于疏李正典禮乙酉陞江
西吉安府知府下車首建白鷺洲書院以道德勗諸生次
平巨寇次治奸吏次決徒訟次行清里法次行團甲法次

脩義倉行備荒法皆有條緒丙戌轉福建鹽運使丁亥召
脩　明倫大典丁母夫人憂弗克行己丑陞光祿寺卿輯
光祿須知為疏以進疏略曰　帝王謹德供御飲食至為
切近又曰　宗廟薦祭竭誠致報防奢止欲養德養身不
可不慎又曰乞為中制使祀有常式薦有常品饍有常味
賓賜有常格多寡有常數貪饕無所於利　上嘉焉著為
令又應　詔言四事一曰求才臣記　太祖高皇帝有曰
英雄作事焉有深仇當時屈用群策奮死效力者皆對挺
角逐之徒　太祖惟不之仇是以坐享成功　陛下以君
之尊有父之親臨馭臣子今日有罪明日誅斥今日赦之

明廿用之誰敢懷怨臣願赦過宥罪舉四方廢棄之人以
充任使仍令京堂各舉部屬二曰勵志今百姓饑餓四方
告變獨　陛下憂形於色廟堂之上恒若無事民且相食
盜賊滋生尚悠悠不圖伏願益加兢惕使百官明知
陛下心徹於有位崇儉節用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三
曰定計今當國者患至始慮事過即休譬之貧民無終日
之計自成化以前淮安徐州臨清德州通州倉有儲積饑
饉有備正德年來冗食者衆京儲糧少倉厫空竭宜擇大
臣發銀百萬委之操出納斂散之權制四方盈歉之數專
責淮徐臨濟德通倉儲荒田可屯者屯法敝壞者便宜區

處期之數年安邊足用之長策視今日相遠萬萬也四曰
責任近日中外臣工更代不常違衆獨立者多不理於口
功將就緒事從中沮以歲月積累之勞墮廢於一旦願久
任以責成功不爲遙制不求速效不以一事之失遽棄不
以一人之言遽疑俾無畏忌而盡其材皆切時弊壬辰陞
兵部右侍郎編脩楊名言事下獄又疏論救略曰楊名經
兩次用刑死而復蘇萬一困斃久爲　仁明之累臣終夜
長歎繼之以涙願冒萬死不能已於言也　上爲霽威仍
出參閣省政癸巳冬　特召補禮部右侍郎乙未轉左侍
郎丙申冬十一月卒于位自壬午至丙申秋韜與致齋甬
川日集侗朝所致齋講陽明之學曰致良知曰知行合一
與甬川異辯說紛挐莫相一也韜曰聖人位育皆心性事
謂良知非語聖非也然而有聖人之知有下愚之知率下
愚之知認欲爲理認利爲義曰吾良知吾致吾良知是聖
蹈混故人心道心之辯貴精一也知行合一矯學者口耳
偏敝也要之知行亦自有辯過矯反敝乃致齋下世不惟
功業未究韜於問學亦無與切磋者同贊　大禮若席元
山桂見山先薨今年張羅峯繼薨致齋復捐世遺予孤立
豈不哀哉豈不哀哉乃輯大略爲致齋神道碑姓族考妣
官贈之詳具墓志茲不序銘曰淅有多賢古鄞其尤鄞有

多賢致齋其儁致齋之賢直方溫柔致齋之才上濟徽猷
致齋之忠心時之憂初任兵曹變起逆藩勵獻忠謨寄濟
時艱時不績庸病歸實巖　聖人御天迺起寶巖翼正大
倫辯疑詰難彝倫大明世道大開載陟光祿載登積弊應
時納議切時大計載陟司馬偘偘不忌亦乃釋位乃參閣
政乃贊邦禮受知　聖世可大行志乃爾遄逝乃翁遄逝
憸小側睇憸小增氣正士憤氣正人身世重輕百世銘翁
神道式是世世

前順天府尹劉公墓志銘

尹諱淑相字養忠劉氏湖廣黃州府麻城縣人正德九年

甲戌舉進士十二年丁丑授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十五年庚辰　武皇南狩孽帥江彬宦者張忠張銳憑寵爲虐人懼迎覲養忠詣儀真覲奏對不懾　武皇顧嘉曰小主事爽辨乃爾遂知名先年陞署員外郎十六年九月陞南京刑部廣西司署郎中嘉靖二年九月調兵部車駕司署郎中三月調職方司署郎中四月實授是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參議六年十一月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八年六月改密雲兵備九年十月陞四川按察使十一年五月陞四川右布政使十二年七月陞廣西左布政使十三年八月陞順天府尹先是永樂初徙天下富民填北京供坊廂富戶役

遂籍北京爲北京民年需原籍幇銀有司年徵銀解戶部發府給富民曰供坊廂役云十五年福建解銀六千有奇到部部發府曰給富戶府之僚及胥亦曰合給富戶養忠曰富戶何名給若是銀也胥曰例富戶亦告曰例養忠曰何例胥曰年承行矣又卽爲例養忠曰國初土著民寡富戶供坊廂役費需寔繁原籍幇供寔宜今土著日增富戶隸籍順天與土著民同則役供費與土著民又同凡有役費府下兩縣縣下廂坊計丁授畝均出供費何富戶獨役若是幇銀也胥語寒僚曰銀給富戶乃無後患養忠曰何患僚不答蓋僚媚大臣通富戶賂大臣求必給銀大臣亦

寵柄獗養忠養忠不懾下兩縣覈年供需費銀著籍殷實費不什一著例曰季覈貧季給銀富民無從得給銀矣時有輸粟生周禎實養忠親駁子也富戶夏昇九夏昶隸東廠主書禍福口出捉三百金餌周禎假曰爲囑尹周禎故不識事謂尹可囑入言養忠叱出夏昇告東廠逮周禎備毒刑訊曰必言尹與知某某之事禎曰尹實不知願自死大璫嫉京廠逼攀尹家童以名逮玷養忠養忠憤曰權奸敢爾遂訐大臣囑託納賄數十事　上知養忠言實欲兩全乃　詔不問養忠童死　臣賊跡亦寢爾謂養忠訐大臣罷養忠出　詔獄到家踰年卒君子曰養忠奇男子

也侃侃剛直所身攖虎豺之吻了無懾色不遇　明主免禍未知所底雖未沾　恩大昭雪不可謂不幸也已渭厓生覩於養忠同年養忠訐大臣賊跡大臣抗怨獄由波及韜故志養忠墓者養忠獄由徵顯闡幽之旨也養忠祖某贈某祖妣某贈某父某封某生八十七年矣猶康強手書與韜曰淑相兒逝去遺我耄孫稚穉無依讀之愴心妣某氏贈某配某封某男某銘曰京兆劉君養忠之墓嗚呼

五兒與斌壙誌

兒斌行五先妣區孺人甥鄭生男子也兒生而特穎明秀文性幼而骨鯁今禮部尚書方石泉先生擇壻焉嘗曰方公

友行五兒亦行五殆天作之合今年春二月朔二夜夢石泉偕兒游山持詠梅詩極奇醒憶中聯云驅遣造化乃其所纍垂奴僕夫何爲覺曰詠梅爾句應爾耶遂足八句末云竹友栢賓盟未冷祇愁兒女壓枝低又易愁作防呈石泉諷也石泉和曰天地之心本無有造物小兒何乃爲越二日石泉報曰五小女昨夕以痘疹化去豈驅遣造化之兆耶予曰自詠梅爾何與生死越今五月朔家報云兒斌三月朔七日泄病物化去嗚呼兒亦至此耶豈眞有鬼神爲之耶兒生乙酉四月辛巳十有六日乙巳酉時予丁亥春三月辛卯出山兒二歲矣能隨其兒出拜侯予行矣又日

隨其兄出誦書雖未能句亦濈濈焉和矣又朔望能隨其兄拜堂下如儀矣乃今戊子死矣嗚呼兒生三年矣別予一年矣能識而父否耶冥漠有魂誰依耶方氏女二月去爾三月去豈皆予釁之徵耶抑脩短亦有數耶人年如彼其長爾如此其短何耶雖然人有長年反喪良心者是謂耋歐又曰狗馬壽爾保全赤子之心以歸造化視耋歐何如耶而父念爾其亦勿悲耶可耶雖然抑其能已耶嗚呼

侯郎中荼誌

吏部驗封郎中侯一元卒其友詹事霍韜爲之泫然曰嗚呼天不佑善人早奪侯予是故爲之誌其墓誌曰予於元年壬午守職方君補武庫予咨材或曰巡撫之材得如侯君者可也是時也君位未顯然而已負天下之望矣予咨材於君君曰今之材如何粹夫不可投之閒也時粹夫謫以郡佐家居故云又曰關中之材如康子德涵如王子敬甫不可投之閒也予由是知關中諸君子君爲工部出理濟寧先是部官有事濟寧率權役錢取貨舶苛賍沓濫科罰通饋遺種瀎田征市宅專園囿較湖池以攫利於民君一切罷之濟寧人由是至于今思君之德君爲生員從先公就貢京師人曰子肄于學可以勿從也君曰父母遠離吾可以勿從也乎寧荒吾業毋寧離吾親也爲禮部扶毋

氏之喪歸關西步至于良鄉足盡腫人曰毋良苦君曰吾親震撼吾忍自惜也乎至于慶都邑令高勸之力乃騎君子由是稱君之孝爲兵部郤直廳隸之利先是守武庫者多取隸而利之金入君所司多五隸歲入五十金君曰利隸金則吾不能暴僚之失以徼名吾不忍歸其隸于公曰以藝圃云君子由是稱君之廉爲吏部有戚里侯伯君曰閒軍功侯伯非軍功不侯伯未聞戚里侯伯延于世世者也乃擬奏革戚里侯伯者十八君子由是稱君之公而斷是皆知君之略也君瞻視不回言不疾行步安安不遽趨以翔未嘗暴怒失色於人氣肅而溫辭寡而直近之可親

望之可敬蓋其養之於獨者醇深矣充其志直欲與天下
賢傑共賛　明主致隆平君子之期之也亦曰侯君尚大
用尚大有為云惜也其止於斯也君始祖曰文昌家泰安
文昌生義義生長長生器器生憲君之先公也奕世隱德
始發於君惜也其止於斯也君先室某贈安人繼室馬生
男曰貢曰同再繼室封安人君以庚寅春二月西歸泰安
以十一月十六日葬于東原嗚呼死者不可作已不可作
已是故為之銘其墓銘曰嗚呼泰安侯子應乾之墓

高廉使墓志銘

嘉靖丁酉夏湖廣按察使司按察使高叔嗣子業卒叔嗣

先湑川人洪武初高有祖曰義徙居祥符遂為祥符人義
生清清生謹謹生珣珣生三男曰伯嗣曰仲嗣曰叔嗣叔
嗣生而慧日誦數千言未弱冠著中情賦殆萬言大梁之
墟文士萃駭曰高氏才子也　武皇帝之十四年己卯舉
于鄉嘉靖紀元之二年癸未舉進士任工部營繕主事調
吏部稽勳主事轉考功主事陞稽勳員外郎郎中時　尊
親禮成議禮之臣皆進秩有述子業語曰高稽勳云宜措
議禮者之尸剹諸几又曰高稽勳與人奕仲其臂臂毛逆
生如施宜生云渭厓子乃為之解曰高云剹議禮者之屍
乃以禮未明也禮明高必不云云又曰高之臂施宜生之

毛舜項之瞳之類也烏足異然而是年高竟以疾歸又三
年起復又明年出參山西藩政㒳告致仕渭厓子與汪太
宰言高之才可惜也留焉丁酉之夏子業書來云賴公教
遷秩湖臬弗任是惕尚終教我渭厓子復曰節慎之乃踰
旬日子業計至夫渭厓子曰高子業與世人交人謂之傲
亦宜嘗餞送中丞巡撫於江之滸藩臬同僚曰盍遠諸子
業問候吏曰往年諸此旋也子業旋舟返不借遠諸初入
襄陽有撫民副憲者鬨子業至出迓徐徐吏曰盍姑遲待
之子業曰予僚長也解纜去已而撫民副憲來子業接之
于于如也山西有同僚論事與子業忤疑子業中傷一日

集議僚厲聲曰某與某有怨子業笑不答其人復厲聲曰
某與某有怨子業復笑不答僚有旁解者曰予聞高君時
時稱君之長也僚乃釋然夫遠送中丞同僚曰厚也子業
曰吾止諸禮也僚長不俟副憲謂副憲地道主也出遲不
候禮之節也同僚忌且怒不辯不報量也不知子業謂子
業傲實非也渭厓子又曰凡人文學優者政理恒拙自怠
曰不屑云子業官山西有代州生員江樺與儕之人爭宅
引將鬬陰刃族人孜等匿匿一屍圖誣鄰人鄰人知不鬬全
畀以宅樺埋屍室中數年樺兄千戶楫狂殺其妻樺囑妻
家訟楫併誣楫殺孜事楫拷死無後樺與弟槃爭襲楫職

訟上巡撫院付子業鞫焉子業問棹曰汝等屍在所棹對
曰楫殺汝埋屍其室不知在所曰楫何事殺汝棹愕然對
曰爲棹爭宅址曰爾與同宅居乎對曰異居曰爲爾爭宅
址殺人埋屍兄室乎有斯理乎問吏曰搜屍棹室未也對
曰未也乃命搜屍棹室掘地得二屍于棹立所刃跡宛然
棹伏罪州人曰十年冤獄也石州豪吳世傑誣族人吳世
江世澤姦盜拷瘦死二十命世江更救冬不死子業覆獄
牘問曰盜贓祇布裙一穀荻斛世江有田若廬富行刼何
也世傑曰賊餌色姦問婦柝曰盜姦若對曰姦也曰何時
對曰夜曰夜姦何故識賊對曰世傑教我賊名世傑伏誣

殺人罪祁縣千長趙遠捕盜起家萬金嘗縛村民野寺誣
爲盜得賞遠僕更汚民妻慝僧發覺致民縣獄妻列狀上
官遠曰民不死禍且及乃設譎紿縣官縣官聽遠入獄
磔民死擲屍獄外上官止治遠僕屬罪薄遠罰子業曰安
有屬殺人而長若主不與者乎卒正遠罪渭厓子曰世言
儒不能獄謂腐也子業通儒能獄不足多也惟是豪民殺
人取賄如趙遠誣縛齊民家累萬金吳世傑構一誣詞殺
二十命有司不察反右焉如是求怨魂不結疾疫不興災
變不流行豈可得也故爲論次子業察獄三事例焉俾有
司知職典之重云爾又曰予讀高子業亭薛蕙老子集解

而知異端之禍未息也惜也子業亦惑於老又曰惜也子
業不壽子業而壽必歸中道任重詣極弗可量也已子業
祖某父某封某官母甄氏娶袁氏皆封淑人子男二不危
不過女三人長適某次聘某次未聘子業生弘治辛酉十
二月十四日卒嘉靖十六年六月十七日某年月日將葬
某地某原子業兄仲嗣求銘其墓渭厓子爲之銘曰嗟嗟
子業生世三十七才何太過壽何不及疇不惻惻嗟嗟子
業生世三十七亦任冢司亦任藩臬亦最嘉績嗟嗟子業
生世三十七亦友逖哲亦友邇傑子業德式嗟嗟子業河
洛莘靈子業逖矣蓋是友生蓋是友生况爾父兄

十峯程憲副神道碑銘

嘉靖十六年丁酉冬十二月朔越廿有七日壬申四川憲
副亞中大夫程十峯翁卒於南京之旅邸先是十峯翁數
過渭厓子之庭渭厓子曰玉潔金粹君子德也十峯其君
子已乎十峯時病禮猶甚恭諄諄恂恂和氣可挹掬渭厓
子見十峯翁則退惕息曰安得德性如十峯翁也乃翁祖
也予何取於式德也白山子曰十峯翁之遊太學也交於
迂岡舉進士與迂岡同己未之年翁之履蹈白山子之言
可質也白山子曰翁幼禀異質八歲入家塾能兼誦群兒
日誦之書渭厓子曰天其厚培翁也天於人匪生之難成

之難夫厚翁翁式善承宜翁德器夙有成也白山子曰翁
己酉舉于鄉後十年舉進士猶以親老移疾歸養辛酉之
歲乃出就官任南京大理評事迎松厓公侍養京邸松厓
公安翁孝養渭厓子曰禮有之孝子養志翁之謂矣白山
子曰正德戊巳之歲閹瑾用事凡由寺部改官科道納賄
可得有邀者曰某某皆然翁屹不爲動復舊職瑾坐他事
罰米二百石渭厓子曰瑾雖貪横亦文儒阿焉資以爲利
如翁者不惟不阿且甘曲罰可謂特立頽風者矣白山子
曰辛未之冬翁陞四川僉事是時也蜀妖人爲寇剽刼鄉
邑殺守臣人爲翁危翁慷慨登途渭厓子曰仕不辭危臣

節也白山子曰翁入蜀按部徵兵過内江卒與賊遇翁按
兵宿野持重困賊申號令明賞罰廣布間諜招致脅從賊
黨破散徐撲滅馬賊爲衰減大半大軍齊戰乘勝追勦賊
卒平渭厓子曰治亂賊如亂絲亟則不可用間諜招脅從
豈直破賊之智云爾有綏恤之仁焉翁有後於明宜也白
山子曰翁以賊平賜秩一級本兵論定軍功又進加俸一
級甲戌春晉憲司副使故翁官四品俸秩正從三品云又
曰翁領威茂兵備改建昌兵備皆奉　璽書實悉心經晝
受革蠹弊申定約束夷氏使馬乃以進秩驟出同列之上
讒言遂行丁丑春致仕渭厓子曰君子之仕也盡其在我

者而已矣官四品俸晉三品豈曰榮翁譜言行豈曰辱翁
乃翁卒也百世可恃有公論焉白山子狀翁行爲詳甘泉
先生述之志銘悉矣渭厓子爲之撰墓道之碑特論次大
略而系之銘銘曰於維程氏遠有令緒懿厥重黎程氏是
祖粤洛之陽有上程聚作周司馬程伯休父晉有程嬰吳
有程普宋有程羽宋社遷南洛程從南程十蕃翁祖出新
安元之季年避地來康維茲永康程宗是蕃曰楷來家盖
寧以生紹休可與聿遷方巖奕世曰鵬鵬生來延至子世
剛公寔翁之考八十則老顏丹首皓樂翁祿養天和是葆
翁生稚孺天聰發早亦倍誦數亦偉辭藻弱冠發解三十

登第猶圖歸養不亟祿位辛酉秋季乃貳廷尉迎養松厓
聿孝不匱松厓氣浩松厓識偉聿列豪俊視瞻濟濟豪俊
敬禮曰是耄耄日宜世軌翁仕之年閹人售權要官賄遷
人亦謂翁翁執確然維安舊官貽罰百緡晉憲蜀藩盜熖
赫燃翁運兵謀盜卒底平祿秩荐增國是旌賢乃旌乃加
亦召讒疾三人市虎貝錦是織翁歸自蜀咏歌自適近友
白沙遠友靖節膺是聲詩孚是肅臆亦有甥婿名儒冢秩
亦有弓冶瀛島履跡翁亦康樂優游七袠全歸福履亦又
何戚渭氏銘述胄不式飾是維質績是誦無極

李子子長先生墓表銘

甘學曰世道日下世利交征挾寸能片長者罔弗投合於時黠智守分篤志尚友於古者無幾抱真李子孔修子長少從白沙游飄然鶴思不伍於世破廬薄產蔬食不繼未嘗作皺眉狀作詩寫字不屑律於前自為一家或觀眺山水間歸而圖之見者爭愛而酬之曰李子長畫云平居嘗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遠近廿年足不越城閫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云間出廬戶則遠近環視以為奇物今年病卒無子學又曰惟孔修有古之林逋魏野种放孫子雲卿之風誠 皇明一代之高士於是憲使李先生子庸少參王先生崇教間學之言皆高李子長

之風遺貲之經治之墓謹按李孔修子長行履世人稱述多過其實今摭其可傳信者如左李子長有庶母父沒毋改適民家誣訟子長沒奪之產縣官繫鞫之子長無言抑迫之輸供操筆供曰毋告委是情真縣官疑之為之覆鞫得其情乃知其賢禮敬之世人由是謂子長曰癡漢云李子長少年輸糧于縣官縣官異其容止詢姓名不答惟一拱手縣官叱曰何物百姓乃爾拱手耶呵之退又再拱手縣官怒笞之五竟無言以出白沙先生知之戲之詩曰如何又兩手剛被長官笞蓋實錄云李子長少游白沙之門白沙先生抗節振世之志子長獨得真傳若東所張詡葵山謝佑皆於師門無玷云是故子長之詩曰月明海上開尊酒花影船頭落釣蓑白沙先生亟稱之曰後廿年恐子長無此句云謝佑之詩曰活水引龍歸後洞古松樓鶴上高枝志嘉遯也又曰看花得意流連舞坐竹隨陰次第移言自得也東所之詩曰人才但實真堪惜宇宙如家合要扶全仁之量也孔修於東所葵山為父要云又曰白沙流風之遠東所葵山子長不失其真云或問於陳秉常庸曰子長廢人有諸秉常曰如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蓋秉常於子長同師白沙故相知信如此君子以為知言云後學霍韜不能加片言惟為之銘曰嗚呼子長去矣子長逖矣

子長後世於何望古風子長古節子長逖矣子長後世於何滅古貌子長古心子長逖矣子長後世於何防

狀

召命辭移使司狀 甲申年

霍進誠告有義父霍某於本月初三日又奉 聖旨催促赴京切緣義父於六月十二日奉到 恩旨節行催促不敢違慢就於本月十八日出山起程行至江浦巡司得疾隨至省城召醫調理至七月十三日不痊狀告轉達外即今又蒙撫按衙門疊次催促義當急趨以供守職奈何病勢日深危証轉急兼以醫師皆矣攻砭或傷故雖苦口之

藥雜陳而元氣之真日𣿅向猶病在四體今則憂及腹心
若非見證慮危早圖自靖之術切懼氣虛脉絶釀成蠱癥
之殃為是起程又未有期除另具本齋　癸外理合具情
上訴希為轉達施行

呈兵部狀

本年六月十二日蒙本部劄付奉　聖旨促職上緊起程
者切念本職於四月初七日奉　旨行取赴京職時病且
狀家人霍進誠府告蒙轉達五月初一日再奉　旨催促
職尚病未愈具本家人霍學誠齎　奏辭令奉到　恩旨
再三督促職惶恐不敢寧居就月十八日出山圖到省城

治裝日酉刻行至山脚去江浦巡司一舍而近觸冒暑風
病大作急召醫醫云須靜坐十許日乃進藥乃效是未得
啓行亦不敢歸山以苟佚具舟理裝旋到省城逐日調理
病少瘥即行又念本職委質為役與草莽之臣不同故凡
王事驅馳宜即奔走効死力不得引病為解但職之不肖
先年患病回籍調理比之諸在任官員亦自不同故凡進
退遲速之節得自揣審人不得以濡慢為罪况　召命所
勤特為會議　大禮若今議猶未定　聖心未寧則凡就
列臣工俱宜虛心致志委曲酌量因　聖孝一念之萌推
廣係古治化於萬世如孟子因齊王好貨好色而引納諸
王道可也或事體少有未協亦宜委曲彌綸補塞罅漏為
聖明任謗如宋臣歐陽修甘心奸邪之斥不肯歸尊崇之
意於英宗可也古大臣之體也公卿之任也卑職何重輕
之有焉今聞大禮已定　明詔已頒無容再議則本職趨
命遲速之節比之驅馳王事又自不同故雖理裝就道不
行趨事之共亦隨地問醫不廢守身之術時義則然也為
此先具出山起程日期具呈回報希為覆奏以聞謹呈

召命辭狀移使司

霍是誠告有義父霍　原任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養病
於本年六月十二日又蒙本部劄付奉　聖旨行催赴京

義父不敢違慢即具起程日期回報就於本月十八日出
山行至江浦巡司地方復得熱病隨到省城召醫調理痊
日啓行不意病症已深藥力未効血氣不和而四肢交戰
五官相尅則憂在腹心非靜養數年未保全愈是致啓行
又有未期只得具詞上訴乞為轉達少寬限期容病痊日
自行赴部萬幸

為廣庠請文康公祠祀狀 癸巳年

嘗聞之古之人脩其身不衒其譽故德日崇其用於世盡
其職不侈其功故業日廣雖不求聞且達人自知其為君
子者公論不忒也語云蓋棺事定論公故也學校公論之

地也甃去軌礪來轍公是公非不敢僭忒慨翊世風學校
職也竊見少師文康公歷顯仕垂五十年番禺南海順德
腴邑也負郭之田文康公無半畝增焉身沒後墳墓落莫
祠祀缺供祖廬在鄉椽瓦無存嶺外廣土稀人薦紳家如
肯自殖亦足自贍文康公在官絕無念顧故雖久軸要家
無畜業釋位即貧嘗聞文康公在　武廟時已遜言溫無
所忤於權奸宏濟密闢權奸亦不大肆協恭和衷翊引碩
僚公以人言去位碩僚不一翊公或則誣公假宸濠衛兵
公亦嘿嘿不辯公以含忍之力定勝者也公在位攻詆者
縷縷焉甚者曰宜族公給事中㽞賦公主甲戌試取士也

亦詆公曰沒公之貲可減天下租賦之半公亦不較御史
李鐸詆斥公越數月大理丞缺銓司曰按格宜鐸惟鐸詆
公甚議別擢公聞之曰艱不避仇古之制也立擬擢鐸天
下詆公者皆得直名公安汚垢終身焉公去位十年言官
擯危重足傴僂乃思文康公曰公寔得大臣體又曰搓相
權不中傷士惟公云盖公鑒東漢黨禍由清濁太別白故
寧自身載謗公鑒宋人競名弱國故凡攻詆不較焉公之
度也矯過其正者也逮臨大節則屹不可奪威武大將軍
勑書死不草上　秦藩請地斥言危之復渾無跡　武廟
南巡周旋險艱人知公之從行不知公之救正力也公之

功人猶能為功而不衒詆而不辯垢而不羞公之大也不
可及也某等仰前脩而起敬顧瞻廬居惻然愴心惟文康
公之祠之門有池焉考池之籍曰屬憲司歲畜魚供司厨
者也公用者什一市利者什九積年之獪猾者慣利焉公
在位日憲司碩賢推而授之公曰公之門之前之池也宜
遂永業已十年矣公去位公之嗣人不能守復納之官某
等過故廬惻焉興嗟曰是池也昔屬之公矣公祠門之池
也公祠門之池也猶不能守公之落寞也甚矣可嗟也已
義以起禮在我後之人表儀先烈康翊世風學校職責也
謹聯三學諸生聚貲焉贖前池為文康公祠祀之需如諸

生之貲猶不給也請鄉先達縉紳處焉惟上不失官蓝下
不瀆歛公孫子幽慰公祠祀之心明礪後進邁往之勵於
世風有小補焉厚之道也仰惟　欽命老先生斯文宗主
也　國脉元氣軒輊焉謹僉呈請　命是故輿論之公也
士風表儀也嶺南山岳之幸重也

祭文

告墓

嘉靖元年七月兵部主事男韜謹械辭托　告于顯考西
庄大人之墓謝不孝之罪曰茲遇　皇帝推恩臣子不及
三年考滿俱錫應得　誥勑韜獨不敢祗領無以榮我顯

考於泉壤不孝之罪無所逃贖然韜所以不收祇受之故
謹具陳于顯考之前始者廷臣皆謂　皇上宜改稱　孝
宗為父　興獻王為叔韜獨謂　皇上於　孝宗為伯
興獻為父是曰天倫不可紊也若夫尊崇之典權姑已之
在廷臣子亦豈不體　皇上之心乎亦則曰　皇上父母
猶夫吾之父母也　皇上　父母不得推尊凡吾臣子應
得　恩典為父母榮者亦權姑勿受推於　孝宗張皇后
武宗夏皇后徽號之禮接典舉行吾知不二三年　張皇
太后　夏皇后感　皇上謙冲尊敬之誠懽愉和樂自弗
能已矣將發由衷勸　皇上舉行尊崇之典也天下臣子

同有尊親之願者亦將各出由衷勸　皇上舉行尊崇之
典也由是　皇上內順　太后之懿旨外順群臣之孝心
合天下之心采天下輿議酌禮義之中行尊崇之典所謂
尊以天下尊之至也由是　興獻王可追尊曰　興獻皇
帝　興獻妃可尊曰　興國皇太后所謂禮雖古未有聖
賢以義起之此類也夫何人異其見各敷其說且曰　皇
上既富有天下不得復有父母又曰既受大統天下之重
則宜不父母其父母而父母他人父母嗚呼茲言也利天
下而棄父母者也無父之徒也今　皇上帝后其父母於
禮未盡得也亦未盡失也臣子唯然爭之謂是舉為禮之

大旨也則因失禮以推誤　恩臣子皆辭焉勿乎可也庶
幾曰吾以吾親諒焉可也庶幾　皇上感臣子之辭讓然
惻怍心萌焉由是虛納諫之德可也廼紛然而為親榮何
為焉也豈　皇上之父母固不可越禮尊崇矣已之父母
則可與豈　皇上之父母則得稱之典禮已之父母則可
乘時竊分外之榮與失禮以尊其親且不可矣况因失禮
以誤及人之親乃曰可與豈已之父母則甚重　皇上之
父母則甚輕與嗚呼茲人也視　君不如視已者也知有
已不知有君之徒也韜力不能救恐隨其后以負吾　君
乎且夕閭里之榮可丐也良心秉彞不能昧也此韜所以

不敢祇領者也想我父考知之亦不願受也韜固知不能
續二無所逃罪然迂愚之性亦不能變通趨時以至於此
惟父考大人憫其愚赦其罪不勝哀懇之至

祭夫人區北溪

自我及翁門及今纔十年光景隨飛鳥悲歡幾迴旋悲哉
丁丑春前途險且屯我命良不偶紛宛喪前緣翁時哀隕
璧哽耿不能言白髮苦如荼悠悠彼蒼天蒼天亦何為霜
雨芳草凄酸風摧郗枝枯木黃鸝哮哀哀學語烏淚落不
可拾我也委時命撫景猶傷悲翁時割寸腸酷痛寧有期
有則脩短運禍福誰能測翁時會我考歲猶在甲戌極盆

錯賓筵禘言猶宿昔豈知丁丑夏我考至此極我時喪我
天翁增婣婭戚婣婭百年情半途嗟斷絶長港落悲風白
蘋鷺白雪杏花泪紅雨杜鵑口中血哀哉摧肺肝嗟嗟復
何說說長悲愈長愈言心愈傷自今庚辰春見翁猶康强
酌酒勸我飲元清猶在傍倏曾幾時暑雨爲秋霜元清
棄我去割割我衷腸衷腸向誰惻哀哀我元清爾妹旣夭
矣爾乃亦速行爾弟且㷀子爾子復伶仃百年生死交濤
翻風打萍行行見爾妹言我悽慘情悽慘何終極悠悠生
死悲生死雖定數脩短難爲期自我見翁時玉鑑猶未虧
及此幾星霜淑媛今何之淑駒今安歸翁也又安歸逝宿

不能追嗚呼哀哉叢百憂兮刺我胸巳矣兮徒怔忡嗟往
日兮悲回風秋堦唧唧兮鳴蛩螢光度兮壁燈蒙抱哽
耿兮何終窮奠椒漿兮寫我素衷惟靈斯格兮哀誠通

祭屈元清大舅

嗟乎元清至此巳乎而今而后吾復得元清與話心膂乎
天高地厚百年骨肉之情一旦乖割至是乎嗟乎元清其
忍奄遺乎若子且穉誰與提携若父逝矣家門祚微泉壤
之下若見若父寧亦悲乎哀此元清我復何言春秋一別
遂隔重泉空流遠泪泪隨江水水流漫漫寫此心髓嗟乎
元清豈遂忘情有眼泉下耿耿夜明巳矣巳矣天地浮萍

薄醴聊奠薄寫哀誠

移峽山神文

正德辛巳春二月朔三日南海霍韜朔京過清遠維舟峽
山聞邇年峽之上下民人遭虎噬食者二三百數乃移文
于峽山之神責之曰惟神職守茲土於宅有茲土之人經
遊茲土之人惟神之庇之依於茲土之寇竊虎豺蛇虫惟
神之馭治乃茲邇年由峽山泝于英德由興仁暨于湞江
盜竊縱橫虎豺咠人豈神憒不聞知於惟　皇上帝恤奠
下土岳瀆山川肆于鄉邑社稷神祇咸秩乃祀惟岳瀆山
川鄉邑社稷神祇恪恭乃職乃享秩祀以無黜辜我　聖

天子御天下百辟吏士罔不率職百辟吏士有不率職豢
縱寇竊則干戮刑惟神職守茲土衛保我　聖天子萬民
乃縱寇竊豢縱虎豺噬咠我民正天之罰則誰之辜豢縱
寇竊殘殃我民時惟我百辟吏士不畏天之威命以憫恤
民艱於惟　皇上帝恤奠下土明則責督百辟吏士幽則
責督岳瀆山川神祇茲神涖守茲土乃縱虎豺噬殃我民
時惟神不共天之職典不畏天之威命怠職玩天時惟神
不忠食享茲土不衛恤茲土之人時惟神不仁民遭虎噬
以有叫號神不聞知時惟神不聰民遭虎噬叫號神有聞
知乃不拯恤時惟神不德我　聖天子御宇百辟吏士不

忠不仁不聰不德寘有常刑惟神職守茲土責其誰歸於
巖神不共天之職典獄不畏天之威命是用謹與神約始
自今虎豺甘人神殛誅之邇三四年虎噬我民以無辜神
追殛之顯有嘉績報衛我民是匪特神之職典寔共畏天
之威命茲土之人亦保享神之休如自今至于一月二月
三月虎猶甘人是惟神不共天之威命不職予乃殲肅告
于　皇皇上帝遣風雲雷電神祇誅徙茲山塞填東海糾
正神之罰辜予則獲罪于神不辭惟神正直尚聽予言保
享茲土于有永

祭梁文康少師

公立　朝四十年多自蔽掩無所誇其功故人不得知聞
誇不辯謗言日積居之恬然施德於人不責報人賴公德
以自庇覆反操戈向公公亦不較海內後進不面公徒聞
謗公云云亦相附和毀公故世罕知公者正德間　秦王
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內交發臣江彬朱寧官者張銳皆
有賂爲之祈　武皇帝詔與之兵部臣奏曰　祖皇帝有
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　武皇帝曰與之兵科臣執奏曰
茲土遂畀秦藩悖　祖皇帝制　武皇帝曰業已與之六
科十三道諫臣交執奏曰秦王請益封壤不可聽許　武
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朕大學士楊公當草制念曰

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　帝怒辱
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公曰如皆
引疾孰與事　君武皇帝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公承命草
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
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
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于王王得
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
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愼
之毋忽　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
力繫于數詞然公未嘗自以爲功故人罕知之昔狄梁公

事周頌之者曰取日虞淵狄公委質女主混迹汚塗不有
君子表其心依阿汚穢之迹孰與昭白公與石齋楊公敬
所將公事　武皇帝歷諸艱虞約納于牖不動聲色措天
下如泰山翊戴　聖天子建皇之極然後歸老後有篤論
君子不知比於狄梁公何如也韜等辱公知錄不能揚公
隱德于世非後死者之責歟謹拜謁祠下述韜等知公立
朝大槩請正取師式焉何如牲醴非馨尚饗

祭王晋溪冢宰

于生也晚曾不公識于生東南公生西北萬里相隔乃越
萬里相信相得如共室席嗟嗟此心誰則跡測公復仕途

前三十年于復仕途後三十年秩不階俯政不憒嬲乃心
交乎膠然漻然嗟嗟此心則誰與言公才天篤雄偉奇特
氣浩色厲剛方駿發公心寘宏亦寬亦夷時怒而怒非其
怒私人不公知或則公疑或則公猜搆公危機後生何知
惟公詆非于職職方載覯公牘覯公誅　國兵柄是握時
也多艱內多狡慝外多反仄公不動色內處狡慝率弗越
則外定反仄率則式克復危虞時膽力愈定裁叢燭棼如
鉞如鏡闔謨密運萬里策勝乃大服公於焉起敬載曰嗟
乎始不公覯則惟公病非蔞嘗翕孰則是正我思古人負
屈而垢豈其無有玉黜以珉苗薉以莠一犬吠諺群嘷瘵

口哀哀史臣所以鮮後爲公興咤十年牆牖恒念公覯共
此浩歎乃公再來我與家難相望相思邈彼雲漢相慰相
師只兩手斡嗚呼孰云於公竟隔雲漢孰云知公只此手
斡嗚呼公歿二年我心一日今古神交世情叵識聊爾效
敬寫此畐臆公之孫子尚紹公德效忠于　皇國于之後
人或執力役于　皇畿域覯公孫子講此世德庶幾於公
寘神師師世亦於絣也

祭彭幸菴大司馬

韜肯守職方飫領誨言維時冥頑弗克服守老先生誨矩
老先生未嘗呵怒猶諄諄誨之自今思之然後知韜向日
之過而老先生成就後進之德之盛之不可幾及也是時
也韜所以敬老先生蓋有脫畧於儀文謹敕之外者老先
生所以成就後進者亦未嘗拘拘於儀文謹勑間備求之
也此古意也於今不可復見矣於戲世道升降之懸殊也
不重可嘖惻也乎哉老先生功在當時韜脫生不敢預知
惟念語有之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
是故犬馬賤畜也加之帷蓋焉古之道也於戲孰謂老先
生之始終效勞于歷試之職也不如犬馬也哉雖然功以
致戾豈直老先生云爾在老先生猶可假哈啓云云餘無
可假如于肅愍之陷于徐有禎李賢如王威寧如王陽明

皆功高而忌則於先生又何足云也於戲公道之在天下
與元氣並行公道不明元氣或幾乎熄矣老先生哈啓之
役韜不敢知若河南山東四川之奔馳汗馬世有篤論君
子或不泯滅雖然老先生豈以是芥慽哉韜之言也爲世
道也曠百世而相感必有得於我心牲醴寓獻伏惟鑒饗

祭明節菴憲副

惟公忠剛爾金爾石勤事之心礪身之節耄而不衰撓而
不折前鎮松藩威化大行我始畏威究也格心我始畏公
如畏明神今我慕公如子於親前人於我坐玩其棊公斯
泣斯感詘我驚乃詘我驁斯卹斯悔松藩我頑公德是冐

松菲危疆公功再造公歸林間甫二十年足不城壓維田
維閩邊塵馳間公憤奮然訓彼醜殘敢毒我邊臣則老年
喘息少延撻彼醜殘靖彼九邊公忠公剛夫人所知雖不
膺然心則不欺乃速奪公臣役奚儀公則沒矣嗚則不悲
凡今之人惟曰予仕曰仕云何下曰為己晉教以汚晉流
以靡如公忠剛孰式伍會公則逝矣嗟嗟逝矣醴酌之薦
薄慰神交萬里旅魂北風飄飄路河鄆郴禁此春朝淮揚
湖江平迥春湖公也南歸鴈翔於巻何以餞公蘭觴薤謡
將不朽公彌後士髦爾兒泣云懼公不歸予曰公歸維爾
兒兒依公母之北公母之西北多腐風風飛而霾西多積
陰棧險且危且舍爾鄉神何於栖毋北毋西維南于歸尚饗

祭告文

維嘉靖七年正月十四日男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
韜敢以　慶成宴席慶孚于　顯考西庄府君神位前曰
惟是　慶成宴賞　聖天子攸　天勒氏敷錫福嘉之盛
舉與宴　春天殿尤儒臣希遇臣子受　賜以歸不敢瀆
敢先薦于顯考此　聖上至德復為侑食之詩惟我考聽
之詩曰考孚斯實　聖天子受　天吉祐慶洽屈宇至聖
至誠　天地孚斯賚及褰臣考孚斯考孚斯實　聖天子
祐我萬方慶洽萬方萬福穰穰至聖至誠　天地孚斯賚
及褰臣考孚斯考孚斯實　聖天子一德乾乾格于　皇
天垂祐萬年至聖至誠　天地孚斯賚及褰臣考孚斯

祭李敘菴少師

甲戌之歲韜試禮部翁推韜試士首語云知我之恩與生
我等韜於翁有知己之賜焉揆之恒情報膺有極韜也未
嘗執門生禮禮公豈韜薄云痛夫今之俗座主門生交相
市利師也者師大道也今所云師借利器譽大斁聖軌韜
實恧耻座上曰師嘶利門生如手券門生報事座主傴傴
然偲偲然僕以禮起利假公遡貞風徂而濁俗熾韜痛世
不可不捄也不執門生禮禮翁翁亦未嘗責韜忘知己德

也翁賢於今人也遠矣遐哉翁度大容物謹重雅貲遇於
不忌接後進恂恂如也位極人臣謙謙然如庶僚韜恒亢
翁翁未嘗怒翁容納天下賢才可知也翁偉度可世式師
矣翁語韜曰梁厚翁儲功在社稷韜曰何謂也翁曰昔者
丁戊之年廷臣請建儲厚翁曰邪謀也孰不行人謂厚翁
沮國計且曰奸邪云乂之知宸濠陰交彬寧納濠世子非
翁力沮廷臣符謀者半故曰厚翁砥柱功也翁又曰厚翁
議翰林之僚寔共聞然而未識也乃今　聖主御極乃識厚
翁功云翁能表彰厚翁隱功無愧館士韜不能者翁遺德耻
也何以報翁哉修身敕行無玷知推信翁知人哲譽於求世

是所以報翁也嗚呼翁尚諒韜言乎哉幣儀表衷尚鑒歆

祭襄虞侍御周公

壬申辛未之歲公涖吾庠韜爲庠諸生熟覩公實勤式思公弗仰也公德容静如山峙動如雲移氣如春融視瞻步趨肅如雖如韜私淑取式恒竊歎曰閔人多矣未見德氣如公者也時閹人握柄潘總鎮忠寔横撫臣不能誰何爪肘助威如翼豺狼剥割富民充其欲橐市里爲空前時撫按無拯禦者公涖廣潘縮氣縛手足畏公如神明民患爲息公未嘗厲威潘自懾肘翼自斂東公嘗按外郡潘郎潜來五羊時小騷郵云公旋潘急馳還蒼梧廣人頼公爲安

名踰一年左布政使羅榮貪狡汚穢恃有寵援復多鄉人觀風爲掩惡臭由廣藩叅議六轉階無訾言公獨按榮贓跡榮猶調貴州士論曰微襄虞公貪人無懲正議滅息也東所張詡養高自重雖居城闉不躡履戸限垂三十年行義爲學者式師溥書有司無崇禮之者公獨時式張閭尊張如師而友親敬焉復薦之　朝廣之後學知所師不流落穢徑公之功也韜列諸生中嘗曰他日當爲公立傳詔後之人又曰如襄虞公德器宜大受宜遠到又曰他日得執鞭公側得盡式師足矣乃癸甲之歲韜成名歸里公亦憲廣右辛巳暮春過杭修問而公逝矣哲人不淑天道柰何哉嗚呼天道柰之何哉見公後人猶見公也謹寓薄奠申景仰之懷惟公神鑒焉尚饗

祭莊定山

先生豪傑也任翰林不作樂人媟語且爲疏曰　天子不宜聽娼優詞曲防褻慎　聖德氣正義直右補名教柰何同時翰林皆不能先生與章公楓山獨抗焉爲是同僚所痛惰忌所由起也二公謫外　憲皇弗深罪　帝德天德也何所不容况於直臣哉旋召復乃不復二公翰林改公行人司副同僚忌嫉之致也公翔鳳千仞氣槩也豈齷齪羅網所得縶拘哉先生歸居定山名益重天下直節卓行

有裨風教　敬皇帝起公公翻然就列豈忘世爲遯謂義可行道可達也不謂忌臣擠先生南京司屬四十年高節郎署數斗粟豈所以餌先生卧病巽辭禮也竟聽先生辭歸已非　敬皇優崇高節意矣况明肆擠忌猥加老疾名始也以聘禮起先生遽也以老疾黜恐人自謂得計有識負妬賢之耻於先生何損先生任翰林不爲樂語道格君也高卧定山節礪世也應薦而起共臣禮也不合又歸避世嫉也直道正氣不偶於時孔孟且然於先生何損或謂先生再出懼丘瓊臺忌禍出而黜爲倪青谿恐心是未知先生之大也先生在　憲皇時不爲樂語不奉　天子

詔　天子戚柄能殺生人且不懼乃懼瓊臺四十年高節
隆重山岳養可知也豈禍害所能怵者哉如曰不畏
天子乃畏大臣誣先生也夠先生起時瓊臺已薨在閣下
實劉晦庵北吏部實屠丹山南吏部實倪青谿先生不懼
生晦庵懼死瓊臺耶是不惟誣先生併誣瓊臺也已時李
西涯與先生交不聞翊先生王守溪吳匏菴與先生同鄉
不聞斆先生倪青谿亦先生桑梓人居隔水爾復同翰林
反加老疾名黜先生世情士習可占也論者惟咎青谿黜
先生不察西涯守溪晦菴匏菴致先生黜故使忌夫逃罪
非史案也已乃移罪瓊臺俾先生重負怵禍變節之辱瓊

臺蒙嫉賢之誣豈不感也豈不惜也謹伏謁祠下申以鄙
見或者得先生心也香帛表誠尚鑒饗

祭鄒封君

曰惟公德積施及後人有子大夫清德懿行大公之門子
大夫涖廣事廉惠之政不但見孚良民實孚于盜寇甲乙
之歲飢民為盜據洋險守巡招撫不應命地方危甚乃曰
若鄒守撫我我乃安心歸于大夫往撫民乃安歸素德孚
感也于大夫命官雖晉家尚貧未能豐養而公徂矣豈不
傷心哉雖然君子大孝或不在是于大夫顯公尚未涯也
緘辭寓誠尚饗

九卿祭敘菴

嗚呼敘翁　明代碩輔佑贊　啓勿罔足　衮補元氣吐
哺軸樞棋嗣翁則剗去豈不哀哉翁在　孝廟鸞鳴鳳梧
弘治之年文儒疇模翁惟師師儒師直廬視弘治年如驅
隙徂豈不哀哉翁在　武廟紆朱曳紫仕祿膴膴　玉堂
輝烜耄士有旅式燕式譽翁亦慶譽覩　武廟年如水瑩
注豈不哀哉公位春卿贊相式禮翁位元僚贊相　聖治
寵眷優特孰與副貳光越考祖亦被後裔爲翁孫祖厥翁
友訥願翁長世乃不長世豈不哀哉韜等痛世短景背榮
誰求祿食如郵哀翁我省一刻九泉百念灰冷集僚馳奠

哀淚同迸翁知我哀鑒情于冥

祭侯母太夫人

維太夫人壽踰期順都憲乞歸歸侍庭幃　聖主曰吁爾
鎮南畿叛民爾依爾勿言歸爾有爾兒爾有爾兒畀之粟
帛俾爾兒兒供爾母殯製母裳衣都憲銜　恩不敢言歸
太夫人逝群口共吠吠都憲公不早釋位雖則群吠公議
未昧曰有寵命公其敢倍粟帛之賚顯親寵惠報思勵勛
敢曰歸侍則不歸侍大孝不廣檢人之忌讒喉未旣曰都
憲公擅用公儲公奔倚廬就廬逮公詰質刑書凝冰之冬
園扉公居悰悰總愴哀哀亟除太夫人靈都憲瞿瞿都憲

瞿瞿脫衰北趨自北犴區絷南犴區蜀蹐年踰奸憸是愉輿議猶公謂都憲公實秉公忠　聖主仁明眾知忠功釋棫歸奔孝德冊崇未掩露棺可以窆封奠鈌晨昏皆夢仲仲今也旋歸心可少降太夫人見公心可少降都憲乞歸昔止　寵恩哆哆譊夫猶曲公嗔曰公遺親乃公歸奔致脫衰䄠徃木與蹲哀哀孝心悽悽神寬生死交屯都憲旋歸太夫人怡神菲儀是陳

祭黃致齋宗伯

嗚呼世遠乎而何公之逝而速乎而世速乎而胡世蓁蓁而久秦毒乎而公自筮仕誠存是砥希跡古賢不問寵寐

維於中路時有趨異乃於世路一不染脂膩如公長世可以世礪公仕郎署至于守郡勵心正直以有譽聞贊謨　聖孝維心之盡嬰時之忌曰維心之盡廼卿光祿乃卿司馬乃時危言乃身徙昬乃遷閩藩參左亦曰維心之盡豈曰譽貫豈曰禍嬰　天子聖明速公歸輔乃貳春卿乃相邦禮大受公期公則逝矣嗚呼醇直如公群枉之鏡靖溫如公群躁是正應正如公群枉是病廼公逝矣群枉之幸嗚呼世豈速乎而惟蓁蓁久毒乎而世豈遠乎而惟善類則速乎而公而有知乎而尚與悲乎而菲薺陳詞莫知我哀尚饗

祭吳憲副

嗚呼公去胡遽而胡不少居而惡猴如蝎翼而衛而永年隅而胡公蝎弗如而惡牙如虎翼而毒貫而永年民苦而胡公不虎似而惡媚如狐變幻倏而來而室而肥而碩而胡公不狐若而嗚呼厚而直而疇公德而信而溫而疇公仁而默而定而疇公正而疇蝎疇狐壽公弗如疇狐疇虎壽公弗似疇虎疇蝎壽公弗及嗚呼豈惡終吉惡與禍亟豈德終嗇福與德積如公德積福與德積世百令德世百祉福念公德實嗟此世隔維此世隔顯矣其惻馳致醴帛嗚呼公格

祭張羅山

嗚呼羅翁　聖主弼臣國不有家君不有身眾怒如焚翁

身是嬰靡顧靡虞守國之經為時阿衡　聖主中興萬邦攸寧典秩倫明庶類生生王道平平翁是贊是成翁昔在位人或翁疑翁乃去位人則翁思人何翁思思翁無私翁昔在位人或翁怒翁乃去位人感翁去何感翁去翁於國事肯肩肯負世人膴仕惟利身家惟翁膴仕靡室靡家三黜之奔篋囊靡他世人之仕畏譏忌禍惟翁之仕不忌譏禍金不炎鑠鐵不銹蝕百年之前未見如翁百年之後未知有如翁嗚呼天不憖留翁世道之痌嗚呼哀哉友僚之衆翁尚知哉泉壤感通

祭張羅山

韜偕翁事　聖主雖同心竭忠而見不同同贊　大禮韜
見群敵未易喻不力辯翁則辯弗明弗措同辯大獄韜極
知究氏無辜不能了瞭話言翁則琅琅便便究阱𨗯撤同
進　寵秩韜遜縮讓退如蹈谷谿翁則順受不辭大責之
萃不瘥不惕翁恒語韜曰爾處后禍不任官為身利也韜
曰語有之君子或出或處或受或辭道而已矣者也是翁
與韜異同之迹也翁也誓忠　明主無毫芥私力能畀給
悉力効附破流俗阿隨號愿厚長者摧震柔污驅軟貪而
脂之氣上賛至治下革積弊韜乃或撫麾于翁是韜所與
翁同者心也世人不知翁受官為艱而以為利謂韜辭讓
為賢謂翁辯禮獄為過謂韜恂縮非干祿詆譏恒于翁韜
無訾焉是韜以狡保翁以婞害也豈不傷哉豈不傷哉翁
去世嗣人孤孱孰與之恤怨仇並興知翁目瞑否我心憂
傷先此與告雖然韜後死必不翁負泉臺會覯不愧斯言
翁無慼也牲醴尚饗

祭鄒賁齋

豈謂賁翁淹爾而逝去歲仲秋餞于千適舊冬新春手翰
洊至都下覩朋來同臭味不忘寤寐豈謂賁翁而至於是
翁之出仕豈曰為祿矯矯非齡孤抱獨復世不翁知天閼
逸踴康濟之懷時見咏賡遲遲暮年拜命　帝廷謂司化

撫作士矩純古道之淪疊翼厲行南都人士樂聞典刑惟
翁躬行作率後生翁於取與介髮不苟生儒之貲揖出不
受生儒而善片長則牖生儒在陶日聿有就南都人師惟
翁領袖始期翁壽可以人師雖不大行亦卿小裨翊正才
良樹邦國基圖薦北雍作士羽儀早知不祿早勸翁歸翁
常懷歸懷樵蕨薇樵雲有松鐵泉靈芝玉泉潺潺可以療
飢常曰伊誰先歸伊誰追隨看縹鳳飛巢松高枝豈曰爽
期翁也不歸哀哀他邦慘慘繐幃杳杳寒燈凄凄遺衣雲
海之遙聽言孫兒惟爾孫兒癸巳拜睽八年于茲豈曰出
門便此永離泉壤之違底天之悲不勸翁歸日悔則進素
衣迳哀見翁無期翁靈有知亦知我哀尚饗

祭于盤親家

惟先生夙禀異資抱超邁之器不遇而窮命也世人多疵
詆先生寻謂士不偶於時毀辱叢萃自古以然顧自立如
何耳世有縱應宜修身寡過乃喪心欺天甘跡禽獸反或
竊譽先生窮瘁且待訴病謂公論尚足恃否也先生英氣
未泄必泄於嗣人毋慼冥漠謹用薄奠惟靈鑒焉尚饗

祭公贊親家

惟先生忠信之資孝誠之行肫敦之志切實之學直欲上
期古人惜乎命不逮心未及見先生之大成也末世趨卑

士負美質卒奔功利富貴犬豕與伍不耻焉有知慕古者聖賢云聖賢云者復行不遠言外飾喜譽同歸欺天先生志期古人無自欺之病求爲亡者也天不借年俾倡實學爲鄉邦式斯文之痛云何可言謹陳薄奠爲吾道感姻婭之情未足云也尚饗

祭資翁司訓

予偕翁出樵約云不日歸山結盟泉石乃今予猶未歸翁竟不歸負山靈矣前年戊戌予疏乞歸翁曰若歸予隨予不得歸翁遂不歸予見翁衰風勸翁歸見翁志壯爲士人師辭受不苟動以振風紀肅彛教爲己任予竊念曰翁雖

不得大行猶有小裨將薦翁北官俟時同歸遽訃翁沒不得與翁偕北復不得與翁偕歸冷冷鐵泉游游樵雲喬喬樵松無復與翁偕敖之期矣豈不哀哉哀哉翁自負甚大命不滿心若非應天教事小見底緖翁竟不試以泯泯也盖可哀已翁素樂在樵苑必返樵塋宜安樵將爲翁卜地樵上仍志翁墓表翁遺善用爲世式予之仕止決不負翁相期之云翁冥中覩之亦默啓予俾得早歸歲時清明偕翁孫子飲翁墓側庶幾幽明尚相依也兹以告忱尚饗

祭少諶墦

嗚呼爾負爾美質不克有成上傳祖考之脉中仰慈親之養下綿衍嗣之永係爾之身爾不顧惜祖考何望慈親何養哀哉哀哉予嘗誨爾戒爾望爾寡過矯氣習之偏趨正中之矩爾不吾言之聽自恃天資自任性氣流湎不制以夭爾身慈親暮年見爾成立期爾如何爾快親望爾心何寧哀哉哀哉幸爾沒後誕育一兒天地神明念爾曾祖必祚爾嗣延永爾世爾宜默佑爾兒俾早成立修身立命綿祖之脉毋蹈爾愆光爾祖德爾亦永有於依酒食寄忱尚饗

祭區源泒大舅 丙申

嗚呼源泒壽止此耶爾兄既夭兒姪皆稚賴爾主家上衍父祖之業下爲孫子之祐爾乃止此耶兒女不知長成何

如也室家之締何如也遂棄去耶抑非得已耶嗚呼哀哉雖然予必爲爾謀保爾姪兒持爾門戶無落莫女必求良家以歸擇吉日暦爾兄弟無遺爾身後憂數千里情且隔幽明爾尚聞吾言乎哀哉

祭區盎莊寄閑松愚 丙申

嗚呼我鄉老成人凋謝無幾矣如三尊叔亦遽淪逝後人豈知前輩忠厚之風哉鄉中文雅故家惟叔之族然而世知尊敬之者鮮也叔輩逝矣後之人能紹休風乎不可知也我祖暨考於叔世交存沒之感情如之何我將南歸老成前輩皆不可見矣傷如之何薄奠表心尚饗

書

與　子雍

捧讀教規極有挽回古道之力且執事身之以至誠期之
以悠久南人士習自宜爲之一變也倡道之績百世下將
誰與歸企羨企羨向日黎訓導行草次付上陋議生也自
知其特濫罪且犯宋人不韙之罪固當緘口以俟世之君
子講訂焉旣而衆朝士夫皆極力爭辯謂　皇上旣富有
天下必不得復有父母然後可生竊痛之曰使我不有父
母然後與我以官爵我寧不有官爵而不肯舍父母也孰謂
父子天性諸君子獨與人殊也是故不得已著陋義已而

毛先生下教復誤以爲人後者爲之子爲出諸禮經生乃
據儀禮禮記與之考訂論辯然後頗覺其誤而伊川之言
則莫辯其果出於伊川否也或洛黨假伊川之說以求勝
歐曾亦未可知也今則知富有天下者不得有父母之爲
非矣故我　皇上稱　興獻王曰本生父惟考　孝宗之
失則諸護而不肯攻生竊議之曰本生父之詞可用之手
栁也祀事祝詞亦曰本生父之云也乎若祝曰　皇考則
於　孝宗不亦有兩考之嫌也乎是故不得已上陋疏今
諸君子復嘵然共爭皇乎之增減生竊議之曰俾我
皇上得正父子之名以不絶天性之恩則姑緩尊封之典
以安其親之分禮之正也今不能守禮極論惟爭一字之
增減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不亦可惜
乎蓋諸君子始也謂　皇上宜爲　孝宗嗣別擇　崇仁
王爲　興獻嗣亦猶哀帝爲成帝嗣別以孝王子爲定陶
嗣也今　皇上帝后其　父母亦猶哀帝追帝后其父母
也是誤　皇上以非禮之失全襲漢帝之非誰之尤也誰
之尤也迺上自內閣下至諫垣至百執事各噭一說以著
直諫之節惟　皇上孤立獨蒙拒諫之名生竊謂宋之濮
議主之者宰輔也議之者學士也爭之者諫臣也是故英
宗得恭已以聽不失爲盛德之君韓歐猶得直任其事以

甘心奸邪之斥所謂善則歸君過則歸已古道猶有存也
今則大小臣工俱著直諫之譽惟　皇上獨蒙拒諫之名
則今日宰相雖欲如韓歐之奸邪不可得也　皇上雖欲
如英宗之恭已亦不可得也世變不尤可慨惜也乎是故
不得已著或問凡此皆一已淺見諒不足以示百世垂無
極方自省悔而執事獎借太過吾恐人亦謂執事爲邪說
中人也何如何如近日南畿諸君子亦各具疏以共揚直
氣可羨也惜乎不能端本極論亦惟一字之競無補於人
倫天理之是非也且其說有所謂春秋之義有所謂考禮
據經不知諸君所讀者何春秋所據者何典禮而云爾也

今之利祿昏心者謂有天下必不得有父母生俱謂宜勿辯獨惜伯固黃先生爲世間人侍御方先生志道林年兄家學淵源亦非深考也亦徒術云云也或者不亮諸君之心直斷之曰王鳳柄國上書者專攻後宮王莽柄國頌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人自今觀之豈四十八萬衆洎諸賢良則盡喪心也乎寧忤天子以有直名勿忤權臣以觸奇禍古今人心豈相異也嗚呼此豈諸賢之情也哉又謂秦王車裂假父囊撲二弟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繼之危言厲氣感悟秦王由今觀之則二十七人之死諫茅焦之善諫是非何如也永樂間遷都北京衆朝之士爭言不便

至斬蕭儀然后定自昔觀之　太宗直拒諫也由今觀之是非何如也習見蒙人豪傑不免死於鄙人俗士以口舌取官爵如茅焦二十七人輩又烏足責其知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也嗚呼豈諸賢忠且智亦猶夫茅焦二十七人者之忠智也乎是未可知也不然則春秋之義禮記儀禮之說想講之熟矣而猶不知爲人后者爲之子之說之非乎如其不知也而逍聽杜撰是自欺也如其有知也而猶曰禮云禮云形諸奏牘是敢於欺君也自欺以欺　君豈諸賢之心哉或者道喪千載世眛正途前輩君子或不得不任其咎也故稽古如君實不識光武祖元帝之非我朝[illegible]

學如劉定之亦模稜蟬嗓其後況蔽於伊川有無莫辯之說以踵千古之謬則諸君偶醉謬叢而發一篠亦其宜也不然其亦躍出千古而更一深思也乎諸君生不敢與辯伯固黃先生侍御方先生志道林年兄俱世所謂賢者生不敢不請教古之君子合異爲同必更相詰難然后可非曰唯唯諾諾便謂之同也執事幸爲轉申此悃於三先生俾高明尚牖教我以不終底于迷謬則我執事之賜惠也敢不拜刻

復使司江林兩先生 甲申年

顙拜復有　召命重煩執事者蓋莫知所以自處也將權

作一起程日期回報又涉不情人將執欺字以見罪將道人又陳情奏辭則前月家人未回未奏　新旨難於再疏且辭疏太多重瀆　聖聽爲林壑沽名之士使子孫存疏草他日作行狀墓誌可也謂切中事情實臣道如此則未也士夫在世苟出處進退之節不明於天下而謂可以自立生所不知也出處進退之義不信於天下而謂可以行道亦生所不敢知也生也何等人品何等劣陋敢不自知涯分敢蒙旨　聖明踰分之寵自置此身於羣喙之下苟出處進退之節之義不明不信於人人重貽名教之累爲兩先生之羞乎故今必責以趣　命則實所不能引病權

辭又涉欺跡將直陳巳志以暴出處之跡於天下又恐人謂傲僻忿戾如宋人之罵伊川者且家人未京回跪難再上將沉思二日嗣上請教惟兩老先生爲裁之不宜

答彭仁卿 甲申秋九月十五日

復拜閱手教及邸報五捐足仞愛念西樵既無家書亦無一墨相及惟甚惟甚張桂方行事間有過者亦有萬世决不可易者幸勿漫觀彝倫繫天地元氣倫紀少差天地氣化息矣君子雖爲一時休戚計亦爲萬世綱常元氣計幸勿漫漫隨衆喋喋至望至望外爲拜悃皆知先生幸爲國家惜元氣勿輕自相斧斤臣之于君猶子于父母父母偶有倫序豈宜先弱自閧于牆貽家門之禍又爲拜悃張桂方三先生士夫爲知巳死朋友猶然況於君乎　主上天縱英武萬世罕儔死生從之可也然必因時納誨勿愧古人否則察微觀兆尤宜審慎若門生之行止幸爲語曰渭先髮白齒脫非向日壯浪狀又志多沉昏想亦非久留人間者倘得縉紳列位先生以必調元氣爲心方張桂三先生以誓死致命爲心豁也亦得首丘荒壟托言自靖則百世之下或亦視此舉作一小斷案也則生雖瞑目泉下亦得冠巾與古人遊矣他尚何言他尚何言纔有一辭疏待家人回乃併　進不敢多跪懼瀆　天聽凡事非高明莫

渭厓文集　卷十

得訓停前世敗轍幸與諸同志慎講之此杞人之愚也

與朱貳守

家人回謂執事惟生於拜帖不書治生而書侍生疑若傲慢不敬者此蓋執事未諒生之心而區區之情亦有未徹於執事故也生於衣冠士類未嘗敢慢況於當路君子乃敢傲慢之乎且傲凶德也君子不加諸身况敢加諸人乎況敢加諸當路君子乎執事宜諒區區之心矣生於拜帖惟巡撫則稱晚生或稱職方主事若巡按兩司列位先生則稱侍生於江老先生則稱門生同年則稱年生未嘗有稱治生者是豈傲慢列位君子鄙見蓋以近世謟瀆成風士氣卑陋勢之所在則望風拜塵心有所求則俛首喪鬼下以此事上上以此責下上下交相凌謟而士風喪矣夫天下之治亂係士風士風淪喪望天下之治可以復古不亦難乎故不自揣力量之不足竊欲與諸君子共敦古道云爾故稱侍生不稱治生禮也非敢慢也夫治之云者馭而馴伏之云也可以施諸百姓而不可以加諸士夫侍之云者交相敬事之云也可以施之同儕而不可加諸降等生與列位執事同爲　帝室公臣可以交相儆而不可以交相馭也故稱侍生禮也非敢慢也或云士夫於父母衙門稱治生例也生謂古者封建法行故列國各君其土士

大生其土壤雖聖如孔子亦敬其國之侯伯如父母禮也今則封建變而郡縣侯伯變而守令輿圖萬萬里有齒有髮有血有毛共仰　皇極孰敢有貳故我　皇上天下父母也天下臣庶共宗共戴孰敢有貳若鄉邦士夫又稱鄉邦之守令爲父母是天下有貳也非别嫌明微之道也晚唐之季節度使擁兵專地貢賦不入裨將悍卒知有鎭將而已不知有唐室也爾時豪傑生其域中雖欲勿謂節度使爲父母不可得也今天下一統全盛非唐季比也若吾輩衣冠士類而又私相爲父母以涉二尊之嫌是乃所不敢也非敢慢也且謂之治者我得而服屬之者也謂之侍者我得而交游之者也執事爲政設遇孔子有得人之問則將以所得伏屬者而對乎抑將以所得交游者而對乎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蓋以古道敬齊王也生自謂不敢慢當路蓋以古道相敦非所以爲慢也若執事便道書錦遇鄉邦守令亦以是禮處之是乃執事所以敬當路士夫相遇一以禮而不苟豈復有非辟之干也乎此實士夫居鄉之達禮也非一人之私也昔者生之在部也見百官謁吏部則曲躬鼠拱投刺用揖帖見科道則屏氣生每喻之曰官爵之與死生孰輕重焉雖死猶不可如是況於保官爵又語吏部之相厚者曰若輩受人躬曲奔走受人非禮

諂媚皆非人也若能居千年吏部乎豈可偶握熱柄遂使人盡喪良心也當時雖有嫉生之言者亦有謂生言是者凡若此者生豈傲慢吏部亦欲以古道相期也執事心古而行淳正生所欲與偕行古道者敢布其腹心惟高明察焉無以爲慢兼告貴寅列位先生勿訝生爲慢極荷極荷

上楊邃庵

恭惟老先生碩德重望天下注仰起佐　聖天子所以慰答海内蒼赤來蘇之望者豈有涯極老先生之謨畫日贊宥密者固非末學所能竊窺一二千萬里之外然竊每中夜聳聽歡躍不寐者蓋幸見老先生以數十年經綸蘊蓄一旦可盡見諸實事非如世之士者徒抱負悲鬱才猷不及竟諸勳業者比又非如世之士者徒負高位雖欲策勵勳業而才力不及者比是天將以太平事業遺我老先生之身而我　祖宗鴻謨舊章所以奠安元元綱維萬世者殆將振舉脩復而莫有遺恨也已是竊所以聳蹈喜躍而竊幸之也宋朝士夫動擁虛名動多浮議其未見用人多以大用期之及其見用亦只如此而已矣嘗謂宋儒學問動師三代而致君圖治之效不及漢唐漢唐宰輔雖不知學猶能相其君以安中夏而制四夷宋人則高拱浮談屈事戎狄竭民產以納歲幣苟延旦夕之安履霜不戒卒覆

中夏而后已若此者可諉之天數可徒責微欽而嘉祐康定以迄元祐之諸君子可獨逃責乎夫所貴乎命世豪傑爲能見兆未形而先幾預策以制數百年未易測識之虞也況於事勢顯白有必至之危然猶瞑乎莫覺者謂國有人也可乎宋朝士夫浮議甚於戰國之橫議而流禍之烈甚於晉之清談傎未有命世大儒起而掃之今之士夫動多掇拾其唾夫之說以嗤嚬之此士習所以益卑政治所以益弛我　祖宗之舊章所以日益廢格民日益困財日益匱大勢日有不測之虞而當事君子莫或之省憂也老先生際遇　聖明言無不聽諫無不達時幾若此詎不輕以天之世傳三楊入閣極一時賢名之盛不知三楊壞我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宴安苟且度日卒貽正統之亂昔李林甫死然後祿山友明皇卒鞭林甫屍謂其釀亂也三楊肉未寒即有土木之阨律以林甫之刑尚可辯說乎今欲圖治非痛洗三楊以後之弊而上復　祖宗之舊不可也老臣出處　社稷是循區區潔身一隅之小節則卑官下士之事而非所慕以爲榮也緬禰心多病寃憂無復燕釗之想矣惟念老先生必有仰裁　聖明者故敢附獻其狂愚舊進三劄錄貢倘可采一二亦古人之忱也照恕狂鄙爲幸

與林方伯

以先生自立如此然猶不免於不理之口世道其可憂哉雖然至潔易汚則古已然矣今之人又何尤焉大丈夫亦惟自信不惑而已外至之毀譽固非所屑屑也所慮者近年士風大壞公論不行剛方介子之士俱不見容必依阿軟滑與時比周苟賤無廉恥者乃得保全祿位而人頌爲盛德無所訾焉此風盛行國家之憂蓋竊伏不測而人莫之省思矣者年大臣亦不慮此而圖所以救之惟呴呴然顧視進退一節之小廉而已夫大臣與卑官不同小廉曲謹乃下士之介而身任　社稷定國是救人心潛消不虞之隱禍乃大臣之責也今之人可與語此者誰歟是無惟夫正論愈晦而端人介士伏於下位無由自振也其弊之極不驅天下盡喪廉恥之心不止也先生在今日則士論猶有明者惟魏子才王時行兩先生功在吾廣也何如然亦橫被汚詰謂士夫良心尚有存者可乎是難言也已矣向承執事爲處學田今俱就緒惟僧田略有改更今亦以次定矣吾鄉吾族無窮之澤俱執事之賜也生復擴充執事之教聚吾同祖而下兄弟子孫百口共食粗立綱紀俾嗣有守焉亦執事惠教之及也聚居圖一幅奉覽後有家規學規鄉約大率潤澤前哲之成訓者耳俟梓完奉上領

紛教之幸

與芝田白山

春初奉書而兩兄俱不見答豈怒生之無狀得罪貴衙門而然耶芝田嘗再復奏不能痛革舊例乃只隨時潦略豈亦畏忌衆口耶抑亦謂爲腐已也夫天下事宜公天下心處之而非以爲身謀也人幾何能百年引望北邙松楸堆翠蓋神鬼已有訂約入社之期矣豈曰尚計身外無益之榮利以累吾浩然不屈之氣如鼠在厠然以結褁終身耶嘗有罵生者曰汝只恃　朝廷乃無狀如此曾不畏恤人言乎應曰予此乃所以恤人言也人言而公予恤久矣如其非公予何恤焉且臣子不恃　朝廷而恃百官可乎三代而後凡臣子亦心殉　朝廷竟得保全者蓋鮮矣必其依阿黨附內不失已外不失人于鄉原足跡甲臭處受一壓焉戒然後舉世稱爲德量而功名兩全否則自立愈高得禍愈酷此千百年之般醫也近日世傑豈非恃　朝廷而肆言無忌者耶士夫遽加以光理不可解之罪陷死無辜數十命尚謂士夫清議足恃耶孔子曰人之生也直今人蓋喪其所生之理久矣天地所以能立國家所以常存人所以能不死以此生理之直而已人而不直是自絕其生也自絕其生然亦生者非人理矣其禍不致覆宗絕嗣不已也世傑之冤吾鄉士夫宜任其責而尸其事者之立心謂不喪生理而自絕其世吾不信也生自極知孑孑終危萬無全身之術故以妻子付兄弟以田產均族人寄身樵隈自竊喘息禍福付之自來惟期保此直氣不泯泯以死而已餘非所能逆計也兩兄托屬親愛故信筆竟其愚狂幸無深訝還一字併前覆奏全文抄示極幸再疏不無得罪亦幸照恕

與胡靜菴

屢辱君子惠教之厚感而且懼內省而又愧激交幷也老先生所以引拔後人者極厚矣然而生非其人也生剛棄人也苟不自度而誤爲世用吾知其不惟不足爲世幸抑亦反爲躬行之玷而自取困也生昨者五羊之行士友舉酒而祝曰今日惟格　君無其人耳子勉之韜曰古之格君必德爲大人然後能予猶未免爲小人也辭且古人之啓沃也其相與也果如今之拜而稽首立謟講章耶今之人有求稽首謟講章不可得苟得之則幸且躍矣是其足與語格　君耶我不足以與於斯也敢辭昨過崑山與魏莊渠聚三日乃別莊渠子曰　聖明求治之心天地可質而格也二三子可諉乎生對曰譬諸曳大木者一人之力孰與九牛今有置九牛於林莽豢養於散地

獨疲其筋骨手足至大木之曳而咫尺也必不能矣今天
下負九牛之力者不少矣乃林莽自萎散地自逸而自適
人亦莫之驅遣鞭策之也曰曳大木者果無其人惑矣二
三君子天下之九牛也可無鞭策之及之懼乎莊渠子曰
九牛非我家畜也惟幸雨潤草肥俾黄犢得安眠高壟耳
生正色對曰諸君勿輕退托今日急務在薦進多賢以革
陋習則人心自正善類自多而　祖宗舊章自復天下自
治古人求治有急於退小人者生謂退小人亦自有道苟
正人在列正氣日長舉世士夫孰願爲姦邪故大賢君子
之謀國也苟能誘一人以爲善是能退一不善人矣人人
相勸誘以爲善是舉世不善退矣豈必黜逐之云然是任
也均非生後輩所能也莊渠子雖是生言亦自退托生謂
此乃老先生與南都列位老先生所不得辭其責者册中
錄上當候輿居之贄不恭惟恕之幸

與晉溪王先生

生自涖官兵部閱舊牘嘗仰而嘆曰王老先生名世豪傑
之才也壬午歲曾伏謁于族邸時先生始出　詔獄人事
棼雜遂不及而敘未幾時即生亦病遯南荒矣路遠久不
及申下悃然與士夫論海内名流未嘗不羡仰老先生也
生今六月廿四日入京聞　朝議起先生有士夫詣生曰
王先生再起必報復舊讐衣冠朋黨之禍始自玆熾楊石
齋彭幸菴殆難乎免矣縉紳相殘猶骨肉相鬩世難其可
虞哉生告之曰王老先生豪傑之見超曠之度足以高出
尋常數等而囿納一世決不爲此惟士夫不知其心逆料
其未有之過而預詆之則王先生不得不辯兩辯交激則
是非相形人不知王先生心遂疑先生善擠排士類而先
生可疑之跡遂無以自白於天下耳生嘗見高御史極忤
先生者先生在吏部即遷其秩若先生久位吏部即高御
史又漸峻陟可知已即此一節知先生決無報復讐怨之
心惟先生尚抱屈未直若遽望先生以安士敦仁不尤不
怨爲聖賢能事則生不敢必若今日直先生之屈復先生
舊秩知先生且將攄忠赤揚厲公道以贊　聖化海内遺
賢且將收錄之不暇尚暇報復區區之舊怨如褊丈夫者
所爲乎或又慮曰先生在　武廟交内臣最密武職冒濫
視先生去留爲增減今先生再起殆又爲往年幸濫者作
一赤幟也羣小雜進武弁日冗國計其可憂哉生應曰
武宗朝劉瑾朱寧江彬相繼用事自内閣至九卿無不納
交求媚以固寵位者獨咎王先生可耶嘗聞内臣罵一士
夫云我輩居内豈知外間事俱爾秀才來鑽刺幹去乃云
我輩壞事豈不謬哉則交結内臣以固寵保位凡士夫俱

宜內省也獨咎王先生可耶今　聖明在上內臣絕不干
與外事行將盡復　祖宗之法以成　中興之治若王先
生再起且感激晚年遭際誓心天地與諸君子協力和衷
贊揚　聖化痛革近年背公死黨之習矣豈暇傴僂幸門
如狐如鼠乞哀昏夜而驕人白晝如往年小輩所爲乎且
昔年劉瑾朱寧黃鏘弄　武宗之權故士大夫至公卿爭
乞哀其門而武功冒濫又撫按官員阿附權要紀功失實
之罪論者不究顛末而以諉咎于王先生固已過矣若今
聖明御極內臣何嘗有壞外事者今日壞外事俱九卿百
官也若九卿百官各誓心天地以報　聖明則　祖宗舊

典具在人人率職至治可期乃不憂百官而憂內臣不憂
在己而憂王先生豈非求於人者重而自責者輕耶若先
生再起決能大有所爲決不壞公道決不植私黨決不復
私怨此生所能決信無疑第恐士夫不諒先生之心過爲
詆詰致人情不堪則羣小洶湧構隙造釁耳漢宋士夫好
各立黨與互相攻擊卒貽災于宗社而家族亦不免非求
釁與生既以此言徧告都下士夫以白先生之心復錄大
略附上門下　聖明將有虛位之擢伏望爲蒼生再起披
露胸腹與士大夫洗滌舊習庶彼此兩不相疑預消朋仇之
釁俾太平功業再見于　聖明之世生實於執事者有厚
望焉非信先生之心及知先生之力決足以任此則亦豈
敢輕爲喋喋不盡

復陽明先生

過浙時不得走候楊州附啓又出燈下匆遽殊甚諒照察
不訝舟到臨清得報知道旌又照映我南隅生喜曰南荒
自得寧息也自今年始也然收成效須滯先生在南服坐
鎮三年方叔子曰　廟堂尤急必得先生入閣則默贊潛
旋自非時輩所可望若居家宰則轉移士習鼓動世風決
大有可觀生謂我兩廣如倒懸望老先生以解方叔子云
寧不恤兩廣且爲　廟堂憂方今在位君子只隨日圖爲

自保以幸無苟訾而已大釁隱憂伏在不測發則不可禦
而人莫之思也今有才望可此責者乃退托不肯負荷或
爲世俗掛繫不肯猛勇斬截只少持兩端而流弊所極遂
不知其所終此於世道泰否之機亦所未敢望以托也生
輩智識淺迫才器亦復偏滯兼之物望素輕言未出口而
訾先及矣故徒負耿耿不能有益此方叔子之見而生亦
謂爲然先生到南隅想不數月而地方可定又將望先生
歸佐　聖天子矣此今日與論所屬望也或謂先生張主
學問有流禪之敝恐鼓天下後學逞浮談不切實德而庸
俗無知者起而攻爭焉是亦世道淳漓之會且前世敗轍不

可不知也生曰王老先生學問誠有過高者此賢知之過
也然老先生虛心無我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恐改從不早
也所慮者或及門之士面從心違或張主門戶嘵嘵自異
啓流俗詆訾之隙如宋程朱門人然則遂關涉世道耳然
此皆老先生所熟計者生亦徒見其粗且淺視先生也讀
傳習錄多有未領者曾標出一二期面請教未敢輕率萬
惟勉副　聖天子眷命早爲南邦了此積痛此我父母鄉
土之望也然後早歸　朝宁坐贊　宥密天下再沐唐虞
之澤又天下萬世之望也兩廣積弊有宜興革後奉請教
玆草草未盡

與李冢宰

生輩自髫稚時已知老先生天下人物第一流也顧亦未
得侍教恒慊慊然今恭遇　聖明在上思得賢傑以共致
理誠如渴如饑老先生名德重望　聖心簡在特出尋常
蓋將以太平事業付老先生一肩也今士大夫共慮邇來弊
致叢積贓汚官吏塞塡天下縉紳賤名節尚譎險生民受
病隱禍洊伏將來有不可支持之勢　聖人在上百爾焦
勞思與百司共謀理道奈何今之士夫猶冒往迷背公死
黨共爲欺詐將蒙蔽　聖明以逞厭其私此習不革流禍
不知終何底極老先生平素負荷如此今天下倚望如此
諒亦籌畫胸懷者熟爛矣振引逸賢扶植正士主張正議
爲　國朝定元氣爲小人任謗訾一變士習再復古雅在
此行也若曰隨衆行事取咎訓紳俾今之士夫不仰誦曰
寬厚老成則曰博雅大度不曰恕已容物則曰廉靜不苛
進有顯名退無後訴自假雖足以度越一世而終不敢望
王佐之門以入堯舜之宇則決非老先生所自期待而亦
非今日士夫所願望於有道長者之前也古賢時未柄用
正人正論日聚于堂日聞于耳及偶柄用則前日正人遂
不登于堂正論遂不入于耳不知正人將遂引嫌舍我而
去不我告以正論與抑亦我之聲音容色致正人之不能

登吾堂正論之不能入吾耳也老先生平素自有定見海
內士夫交游咨詢亦熟爛矣人才真僞議論正邪之判想
亦不俟今日然後知也生輩豈復再贅爲有道長者慮之
過哉惟念生輩於老先生心則隔萬里越千年可相孚信
但平日未得趨門庭奉半餉之雅故在疎跡中先以此狂
言進若到都後恐又自有一種人進一種議論而生輩今
日狂言不及奉清尊聽矣故此瑣瑣附差人行李不一

與康對山

生自小年聞而對山空同爲今之豪傑也及來京都人則
加訕言於兩君子者喋喋生乃詢之呂仲木侯應乾乃知

今之為訕者皆小人也自李東陽妬忌海內賢才論人則取其軟靡者論文則取其綮爛者一時賤儒鄙夫奔走其門士習遂至極壞而號為自立有守者率亦攣縮小器沾沾硜硜而已無怪乎百口一聲訕詆對山空同也生嘗語人曰若輩呵訕康對山李空同然兩君子者視若輩識呵猶溝渠中蠅蚊也今之人保守祿位如丐人之得簞食豆肉也恨不一嚥以飽又復皇駭驚顧恐他人旁奪之兩君子者視之不啻廁中鼠也空同於詩文猶少見本相若對山被小人誣詆後不惟不跡奏自直且於京師交游無半字相恕於詩於文不少見懟恨不平之氣其視世之毀譽

何如也故凡今之喋喋恨不擘頤禿舌短訾兩君子者不惟不足當識者一笑適足以見其不肖喪是非羞惡本心為可哀憐耳今之人最號有識亦必曰李空同尚氣傲物康對山聲色自娛生為之解曰今之世居高官都要路者烏得尚氣人哉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亦尚氣而已矣說大人則藐之亦傲物而已矣古之人居危疑之世各有所托以自垢蕭何以田宅淵明以酒豈淺士所可知哉我國家百六十年文明之運宜有命世豪傑出應其盛或立勛業追掩前轍或續聖緒垂式後人文章氣節不與也尚黃琢重為生輩矜式至願至願用舍在時雖孔孟不敢必

生雖處此夫住久速亦尚未定何時得遂一面以慰懷渴家園一數年必有制作足以聳一代盛美於隆古者毋惜垂教亦嶺海狂斐願望之幸之一也不宣

與晉溪王先生

向拜領教翰直氣射人未嘗不欽服第恨率直太過恐難乎與今人處也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習遂成俗故凡遇直率者即羣咻焉曰其人粗鄙遇恬靜者即羣咻焉曰其人立異遇豪傑者即羣咻焉曰其人膽肝難測皆擯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駕馭聽使者也此輩人在太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幸事變卒至委身寇庭而戈倒

內向皆是也今之豪傑伏在林壑豈可數計然而當路者未見引其馳驅何也蓋將求其通姓名者與識面者苟不通姓名與識面雖聖賢彼不用也雖有公薦彼猶諉曰子未通名未識面也夫豪傑而必求其識面然後信而任之則夫真豪傑豈可以面至也用世者所以多不得真豪傑也豪傑且不得况於得真聖賢而用之是無怪乎人心世道之不古也　聖上極眷注老先生惟當路者不無世俗之見故老先生不見信於世亦以是也生竊謂老先生一代奇傑也今之人未足言伍也小試三邊聊為之兆雖然今陝沃野周以王秦以伯漢唐四三百年基業也外嚴武

備內勸農桑尋泰漢富饒故跡而脩焉漸復西周之舊惟老先生效行是賴關中故多家僧薦剡所及諒不求識面與通姓名者報　國以進賢爲第一重事尚留意不一

與林汝桓

傳聞執事凡僧田盡用公帑贖回給僧果否此事於今兄方伯先生所議不無欠當而執事又復承行過勇故流弊遂至費官銀以庇髠者頗爲名教之累耳方伯公原意蓋憤寺田盡歸權要又慮僧田既爲權要之利則糧差必重爲平民之殃又曰官司廢寺斥僧本以闢邪崇正豈曰反爲權要而已乎夫抑權要以扶公法可也因抑權要而出

官錢贖以給髠僧是衣冠士族反禿子不如也僧有一人而兼腴田數頃者矣有兼管數縣田業而至數十頃如光孝崇報者矣有司者不檄其游手坐食削小民以自肥乃於士夫之家則屑屑然較其錙銖之入定待吾類不如異端禽獸也是於禽獸反厚視士大夫薄也僧田糧差視民田倍重非士夫之愚者不取此爲利以自貽子孫無窮之憂也不然則爲家族之窮迫無聊者出不得已之下計耳當路君子曾不爲之設身思曰承僧田果利乎害乎與其取此錙銖之利孰與勿顧行檢或郡或邑漁獵數年以自肥乎士夫而利僧田可惡也不有姦贓汚黑者乎不尤可惡也乎京官全免差役十年而止爾承僧田所免十數年之差役曾幾何時或陞外任或休致或物故則亦平人之家耳爲利害曾幾何耶設曰惡其權要奪細民之利也則嚴爲之禁曰凡官戶勿承田可也舉而屬之軍餉善爲區畫以併後弊亦可也或每都建一社倉歲終出納巡檢守之縣官領之亦可也今既無善處之策乃逼迫皇皇奪既賣之田出官銀贖回以資髠僧者是此舉也始則戾魏公所以斥僧道以扶名教之意中則戾戶部所以議處軍餉之意終則結果成就其抑奪士夫以取不畏强豪之譽而已自是而異類益横凌辱士大夫誣奏風憲皆不可禁矣自

是惟民田得捨與僧寺僧田不可斷給民家矣幾何其不驅平民而樂爲僧也幾何其不驅禽獸以奪平民之食也幾何其不掩民田而屬之僧籍也盡力以抑士夫僅足以庇僧徒而已吾黨君子其忍不思及此乎且曰寺田自正管甲首以上盡數給僧惟畸零小戶乃充軍餉夫寺觀田土必十數頃非編里長則正管甲首雖三尺童所能知也今曰畸零乃充軍餉則僧田無復有充軍餉者矣棄置僧田以貲異類乃曰淫祠田土盡數查出以充軍餉夫棄僧田數十百頃而不取乃屑屑計算夫淫祠之數畝是猶棄衍嶽而取埃塵也所較不亦鋭矣乎僧田發賣雖曰賤其

直適足以資權豪也猶可取銀數千百兩爲國家之利令盡數給僧則不惟軍餉無措而銖兩之利亦歸之僧官司無所賴矣況復出官銀買田以給之耶僧則爲權要所利猶吾人也今給之僧則舉而與禽獸矣豈曰厚禽獸而薄吾人耶夫權要承田固曰可惡然人豈有十數百年不死者苟死矣則子孫有求爲平民不可得者矣其爲利爲害可指日計也若舉而貴僧焉遂爲異端禽獸千百年無涯之利遺吾道千百年無涯之害君子何不大吾眼界以長觀久慮之耶且當路君子若不廢僧寺則僧田之在寺所以豢養此大豕髡人者猶夫昔也誰得而計筭軍餉誰得

而計筭學租誰得而計筭價直今廢而奪之人其人田其田蓋因天地之利而利之也昔失之異端今復之吾人雖價直多寡固勿屑屑計可也雖軍貲多寡固勿屑屑計可也惟能放淫詎詖而奪其資生之源俾之日消日盡斯可矣何必屑屑於計小利之錙銖耶如也計小利以抑權豪終則舉全利以貲異類爲國家計者如是耶爲吾道計者如是耶欲樹節槩以取不畏強禦之譽者計固如是其左耶此固令兄方伯先生憤激之過當而亦執事承行之過勇也吾邑雖在省下比較頻煩吏胥有被重箠迫以完案者矣然縣令尚爾周悉思慮以待上司更求善後之策而

僧田未有遽給髡人者惟開順德僧田則執事追贖惟恐不急給髡惟恐不早嗚呼其然豈其然乎生開惟善人能受盡言生諒執事決能受此言亦決諒令兄方伯公能受此言舜所以大能取人爲善而已湯所以聖改過不吝而已令兄先生真純踐履光明心肺上質天地下信鬼神倘聞生言未有不翻然改悔者幸轉致生此悃情於令兄先生俾力尚可改達當路改議而執事亦宜盡心謀畫爲令兄改過此大賢以上事非世俗煦煦者能知也生蒙令兄信愛特深凡祠堂凡社學凡書院俱令兄爲生區處而學田祠田亦賴令兄以有就緒鄉人族人仰賴無窮生亦無

毫髮負令兄所期此皆可以隔邦域異死生而相信者幾欲致書講此事第邸報不聞令兄敷澤何省故書難致執事幸詳思此事力可改尚可語當路君子共改圖焉切勿重於改悔多爲異說以自文爲異端淵藪貽他年名教不可解說之累也仍便付此草千省吾先生共細思其詳悉毋曰初議卓有定論而重於改過爲異端淵藪貽他年名教不可捄之累也賢昆玉俱世人所罕有者平素所自期待生俱知而且信特深故敢盡其愚不少回互肺肝之情千萬諒察不盡

與李遜菴

韶頓首啓韶前月以世傑之誣將具䟽代直乃又思曰此事頗涉李老先生宜先啓乃晨謁值從者不來生遂告于列卿而退已而士夫有教生者曰世傑事仰荷　明天子鑒其屈不問矣可勿瀆生乃止生之晨謁也逵進䟽之情耳非有他也若謂辭氣戾率爲生之罪亦有之蓋生素無涵養欲語多徑情遂傷於鄙倍則有之謂生故得罪先生則或不然耳又謂先生前月不出怒生之言之故也恐亦非然耳老先生豈以區區數言介輕重哉或者責生則又曰九卿重臣豈可面折辱生應曰宜論曲直如其直邪雖褐寬博且欽袛矣如其曲邪雖萬乘且面爭矣古者暴君

乃罪其臣曰是夫也廷辱朕若賢君則固嘉焉夫賢君於臣且容廷爭矧於大臣而賢者乎語云臣能容諫然後可以諫君古之道也生於執事非直期以今人而止矣則夫是非曲直相與盡言無隱以進於古之人丁乎抑亦籍以解於今之人也生前日之言曰陳世傑之屈凡有人心者惻焉李先生何又加究於其身如曰聶能遷之詰也則宜徵質如無徵質則獄成何遽今夫執盜而罪之必徵諸鄰而質諸賊執殺人之囚而罪之必徵諸保伍而質諸尸執唆訟之人而罪之則雖不徵諸人猶質諸筆跡聶能遷之誣世傑也何徵焉如曰口則出陳世傑口入聶能遷耳如

飄風去矣何質焉無徵不質而參加之罪司刑者固如是乎不幸聶能遷再斥縉紳三二人而誣之曰是實唆我則亦信從之邪抑亦徵質焉然後信從之也詩曰毋教猱升木聖明在御豈其有猱教也前年陳世傑被一切之人誣加死罪致殺冤民二十六命執　國是者宜代之直非爲世傑也一夫非辜天且爲變况於二十六命司刑者視二十六命如螻蟻焉謂　國法何謂　天命何今夫羅峯見山靖菴西樵不直二十六命避嫌也執事何嫌焉而不直二十六命之冤也執事而不直二十六命之冤於所以輔明天子致和氣消災變之道何如也律曰刑部大小衙門

不執法律聽從上司主使出入人罪罪亦如之謂斬也則一切之人俱從姦黨律斬可也曰故禁平民致死曰故勘平民致死曰故出入人罪皆斬絞則一切之人坐律斬絞可也執事何見舍正律不用而置二十六命冤不恤邪不恤二十六命已甚矣又從而誣世傑以罪何見耶夫前日一切之人必置世傑於死怒其尉議禮之後也其設心也謂凡議禮者俱可殺也謂議禮俱可殺也而未得必殺也遂圖殺世傑以逞一快志今以執事之見謂議禮者猶可殺耶抑可勿殺邪如可勿殺之也則陳世傑何辜焉如其無辜則二十六命又何辜焉甚矣執事之未察也嘗謂宋

朝士夫如鬼蜮動以言語致人罪𧠍衣冠之流先自爲夷狄然後夷狄乘焉萬代昭鑒也景泰時于肅愍功在社稷奸人徐有貞陰構姦兇誣致之死後雖少白然有貞卒得保首領有冢墓可訶失刑也已矣正德時張綵尚書論其阿匪人則殺其身可也乃誣以反逆而戮及其族甚矣慘矣士夫徒逞一怒之快昧良心滅天理加人以所無之罪雖能少逞一時然天道鬼神終不可欺故古之主國是而顛倒者多殞宗前轍後蹤同歸淪胥卒莫之悟也可哀已矣可哀已矣執事高明上下千古其於取舍之决想亦了了於生前日之言想亦不深怪恕第執事盛德誰則

知之且生之狂躁見容於執事詎則知之而流俗紛紛然尤生之無狀曰廷辱大臣廷辱大臣則讒隙易啓故敢私布腹心於執事幸諭諸人而解之不一不一

與田提學

累承雅厚復辱枉顧其爲感刻宜何如即宜走公堂再拜申謝禮之適也惟近世士夫之在鄉城當路士夫交際禮未有中詔瀆之咎譏其執正之鄉不自量往年曾講明治生徇生之說以肖　朝廷定體分示天下以無貳士之義惟於往返之禮尚未及講竊見山東士夫與本藩臬當路士夫往來皆由中門惟敝省不然或則避嫌託故瞰亡投剌是飾僞也生是役也宜走公堂致謝惟念將如山東士夫交際之禮則乖本省習俗之常將瞰亡投剌是重自欺也漢時士夫書繡故鄉有郡守負弩前驅者有望公門步行者夫郡守前驅則處之隆以抗望門步行則失之以訓皆非禮之中也春秋之法王臣雖微列於諸侯之所以尊王也天下無貳上也今之公卿爵列於　朝則皇臣也乃於故鄉往返之禮尚未詳議是私相崇以村也非春秋之義也緬惟執事先生禮義之大宗也學校義之地也請行學校議定是禮俾士夫有所循執如曰公禮相接所行宜何門私謁而有所干請所行宜何門則凡

士夫之往返觀其所由而人品辯矣是亦風教之助也惟高明其圖之生實反贊下風願有聞焉幸甚幸甚

與陶南川

累承諭示只是冗中未得手復又念我兩廣積弊如蝟毛幸蒙老先生大賢過化正吾民甦息之期也謹略請教兩廣盜多何也皆州縣官不守法度漁獵愚民激致之也姑舉大略如秋糧弘治年間糧一石需銀五錢而足今糧一石需銀八錢或一兩乃足夫衆米之出諸廣也貴賤不相遼絶然而官之徵也乃倍于昔試粤管糧官究之則今日糧銀之加其利安所歸乎又加徭差正德年間巡司弓兵

一役需銀五兩而足今則加銀十五兩矣南海縣禁子需
銀七兩而足今則加銀四十餘兩矣巡撫巡按門子年需
銀四兩而足府縣門庫之役榜註六兩然而應役或百兩
二百兩猶不足矣有因門庫一役而傾家者矣妻女典雇
與人者矣流而爲丐爲賊者矣有州縣官將儀從夫舖兵
編殷實上戶而徵銀自肥者矣其諸利弊不能盡述試行
究焉則凡汚濁官吏安所逃其戮乎伏願老先生按浙江
事例行府州縣逼查各府州縣戶口若干田地若干稅糧
若干遞年均徭若干料價若干徭役若干驛遞夫馬若干
民壯若干備造總冊俾有司知所法守焉亦長治久安之

理也此冊乃注太宰在浙時所酌損行之者也將具 奏
通行盡清舊弊用稱 聖主憂憫元元之心諒老先生必
能體之也驛遞民壯曾議隨糧帶徵尤久大之謨生靈之
福故併瀆聞幸留意生不勝爲吾民祈禱

與朱都憲

謝承厚情感感又蒙示及築堤之策生於冊中再熟籌焉河
水自西而東地勢西高東下水既順流而下沙亦隨水而
行水溢于河則沙注于河水流愈溢則注沙愈積故河水
濫溢之後則沙與河平自然之勢也今沿河之東復築堤
以障之若河水不溢則此堤之築無所用焉已矣害猶未甚

不幸河水再溢則水勢自高而下沙亦從高而流水勢小
緩沙亦停淤吾知築一丈東堤則增一丈淤沙亦自然之
勢也如東堤不築水自西來或溢于昭陽湖或及滕鄒等
縣水既分流沙亦散漫若河東築堤則水或暴至先注于
河沙水並行河先飽矣淤塞之患反甚於堤之未築亦自
然之勢也若曰築堤障水則西水驟至走何道而納諸河
俾中流東趨以達于淮不至泛溢水不泛溢河流自急沙
隨水流不至停淤無是理也蓋自穀亭至于沙河二百餘
里河勢凡幾灣曲凡經一曲則水勢一迴水迴則流緩流
緩則沙淤尤自然之勢也竊謂去年東堤不築沙注于河

與河平則已矣今若築堤則堤愈高而沙愈積爲運河淤
塞之患不可究言也已若曰沿蕭豐等縣河水上流之地
預築長堤一以護民田二以障河水決潰之勢也或其可
也惟地利形便非躬自相視恐難懸小官下吏淺見輕慮
所能知也惟高明熟計之生區區之愚亦惟懸斷未敢謂
全是然此久大之慮恐不可草草故不自揆其拙見并錄
前稿遞上幸垂察

與陳侍御

承示賦役公移足仞稱量公平之體矣生之鄙見如裁先
生前定各項事宜略減革太甚者之如各縣各驛之云恐

又斷與太駁或奸貪由是潛滋也驛中所需驟徵銀不得或缺供應順天府尹先爲查處存庫無礙官銀代給其缺徐徵補回亦權之善者行有司如此法處置則驛遞無缺供誅挑法者無籍口地矣衆人路費開將取之銀編徭差此極不可此特改易預編名色耳其爲貪夫之利細民之害則如前也屬階豈可冊啓也哉均平之征凡料價皆取諸田畝凡官司公用皆取諸人丁料價有定準公用無定準恐田畝之征太輕人丁之征太重則小民病而大家幸舉人路費如無餘銀可指請於均平料價内量增征焉亦稱物平施之宜也凡告豪勢即與行理極是憲體否則弱民何不幸之極焉贓官奸吏吾廣爲甚幸再加之意南人無涯之澤也不盡不盡乙未六月六日韜星再拜

與管巡撫

榮行不及郊餞慊如慊如齊魯之墟得先生整振一番罷民自是有甦期矣嘗聞河南山東馬驛驛丞皆吏部及内閣承差得之驛丞一任如三年則得數千或滿萬聞之駭而不信及詢鄉人居此官者乃知不支由馬驢鋪陳等銀皆由驛丞顓掌故得逼同包攬人役互相侵尅如江南上馬一匹歲徵銀四十二兩年年徵焉豈年年倒死一馬哉一馬如可壽十年則十年之徵裕九年之積矣是驛丞所由利也況聞地方之馬年復徵銀八十兩馬頭見面歲例時新多方剥民又驛丞所由利也積年通弊也皆守巡官不查革之過也又驛中馬驢不足原額凡遇點查互相影射幸加之意詢訪積弊痛革焉如每驛馬各加印烙別用一字使不相亂點查按字號指馬則無馬而冒支銀之弊革矣國初馬驢之多由出差官皆乘馬故也今皆用轎以擾州縣民夫矣養馬之費又不能減是吾民重困也幸加之意酌處馬每年江南解到馬價皆儲之府查舊馬壯者若干倒死該補足若干皆與印烙驗其年歲責僕夫喂養給工食直焉遇有倒死府官稽驗烙號支銀買補僕夫削減馬料不謹喂養倒死頻仍則黜其人易之驛丞不能督率僕夫善喂馬驢倒死數多官作不職黜之凡各馬價鋪陳之銀皆儲府支給復多方訪詢杜其弊源則驛中積年賄弊革矣幸加之意焉開陝西查革驛弊歲省銀十萬民之利也幸加之意焉不一不一

復湛甘泉

承委撰尚書翁碑銘只得忘陋勉成惟高明選之如可用潤色用之否則立之别求大家以表先公隱德亦孝之善也又承示春秋正傳雖未盡閱亦已得大意矣生早年亦頗留心惟恐見尚未定不敢鹵莽立說鄙見大略因便請

正何如春王正月孔子實自創制垂憲萬世前古無如此
書法蓋孔子作之也聖人力量與衆人不同時在堯舜則
禪讓時在湯武則放伐時在孔子則立教垂憲皆常事也
天下之職君師二者而已矣君道主宰一世師道主宰萬
世一而已矣謂孔子不可以匹夫改正朔然則湯武可以
諸侯放伐乎知湯武之順應天人則知孔子順天創制矣
世儒委曲說春王正月皆不識聖人力量職事故也子丑
寅皆可紀歲古已有之惟未嘗以子丑月爲正月耳故商
以丑紀歲於元祀則曰十有二月秦及漢初以亥紀歲則
曰元年冬十月是古者雖以子丑寅紀歲首至子之爲十

一月丑之爲十二月寅之爲正月徹上代未之有改也豳
詩周公作也曰七月曰九月皆夏正也如周實改月則述
一代之制作新天下之耳目當用周正不宜復述夏正以
涵頑民之聽矣世儒曲爲之說曰豳風先公用夏正時也
則應之曰先公夏正之時有民俗可稱者矣在商六百年
豳俗獨無可稱者乎詩曰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皆夏
正也如果先公豳俗則夏正十月未改歲也何乃曰曰爲
改歲是周雖改子月首歲不改子月爲正月之明驗也詩
之出車周正之時之詩也其詩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

庚喈喈采蘩祁祁夏正之候也如曰子月爲春則倉庚之
鳴于蘩之采皆非子丑之月所宜也豳詩曰春日載陽有
鳴倉庚豳詩春日之倉庚則夏正也出車之倉庚則曰周
正之春耶又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豳風之采蘩則夏正
也出車之采蘩則周正耶是又周人不改子月爲春正月
之明驗也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如曰夏
之九月築場圃時也曰十月納禾稼時也豈曰農工已畢
可用民力耶又孟子未嘗稱周十一月十二月爲夏九月
十月至明驗也詩曰正月繁霜夏之正月也其爲天災何
也非霜時也在周之時則三陽之月于耜之時也農事伊

始繁霜殺物農人憂也是其爲災也是故正月繁霜九月
肅霜皆夏正也比而觀焉豳之肅霜常也小雅之繁霜非
常也變也皆夏正也世儒不識乃謂正月爲夏正四月妄
謬甚矣故凡詩曰十月之交曰六月淒淒皆夏正也又曰
惟暮之春則辰月也如曰周正則寅月也寅月豈來牟時
耶朱子於十月則曰夏正之亥月也於六月則曰建未之
月也於暮春亦曰辰月也惟正月繁霜則從蘇氏之說曰
夏正四月豈其然乎豈其然乎是蓋闕疑不敢身質遠俟
後聖之心也是又周人雖改子月首歲不以子月爲正月
之明驗也記之月令古之聖帝明王奉天順時之典也呂

不韋聞而布之間以一二災祥之說命之曰秦月令世儒
聞秦呂名則耻且惡之曰亂世之書也今也驗之天文徵
之氣候數之政事稽之物產可悖之耶是故戴記惟月令
爲古典出呂不韋所述人則羞稱焉周禮爲周官瘦瘤王
莽劉歆剿周制而附會之者也惟曰周公作也世爭誦之
世儒之不信心而信耳目也弊也如此是故月令秦之政
令也秦以十月爲歲首所述月〻則夏正也又秦人雖改
亥月首歲不改亥月爲正月之明驗也秦不改亥爲正月
則周不改子爲正月又益明也春秋書春王正月爲夏之
貞正又益明也或曰夏時冠周月如何曰非也聖人順天

立法垂訓萬世不如是委曲假借也是故知聖人力量則
知春秋書法矣或問爲下不倍之訓非耶孟子曰有伊尹
之志則可湯武之事後世談之非亂賊之渠耶故曰孔子
作春秋若曰皆徇史文之舊也云爾無所作也則文儒之
隷也何足爲孔子凡春秋經世大法宜講明以俟後世者
不止此姑舉正月之疑例焉不盡縷縷俟再賜教荷荷

與羅峯

向日承命欲推令甥姪王子明南光祿生謂令姪倖級尚
淺遲一二年乃推未淹遲也生此心老先生諒知之知生
非薄子明也厚愛子明也老先生蓋相諒之深也葉行超
傳老先生之言曰渭先不肯推子明乃厚愛我也斯言也
中外之人實聞之皆歎服老先生秉至公伏大義不私所
親報　國亦忠烱如日月又謬謂區區之惓情幸老先生
尚諒察之也不加譴怒則亦幸矣乃謂生實厚以相愛非
信生之深乃至此乎生恒誦曰獲上有道信乎朋友生素
自訟凡上未獲皆忠信未積朋友未交孚之咎之致也今
蒙老先生相信之篤如此自慶淺拙學術自是有可行之
兆而此出非苟然已也晝夜省思惟期不負天下不負
聖主不負老先生所相信而已近日外間洶洶小人胥讒
皆云老先生恢吏部不推王激光祿故於本部覆疏多有

異同必坐過跡於吏部剉磨之部官有罪不起自爾軟服
雖欲不推王激光祿不敢矣生謂此小人間術也必致本
部與老先生互相詰攻如小人操戈相敵然乃快旁窺者
之心也必致生獲罪于老先生躬負赫怒無駐足昂首之
地乃快旁窺者之心也必致誠齋先生大責怒于生乃又
謗生不善處僚負悖恭之名于天下爲孫子百世詬病乃
快旁窺者之心也嗚呼世情險惡讒奸橫行斯文衣冠之
禍將安底極生極信老先生忠亦公恕明大之心惟郎屬
洶洶將謂讒人之言似可畏者生乃昌言喻之曰羅峯先
生性槩而氣浩人承下風凛凛不堪則有之若陰中傷人

保決不爲也議有異同執不阿比類於自用則有之若遂私作非陷構善類保決不爲也願諸君勿多惑也猶或不信猶洶洶生又昌言喻之曰予與羅峯共事今十年多牾而不合予每拂袂不顧予禍甚矣羅峯未嘗罪我羅峯容我之福其能容天下可知也衆猶洶洶必請汪翁推令甥光祿光祿小秩也豈謂王子明不稱職哉然而郎屬之情有所甚未曉也謂推子明光祿將以媚老先生也將以免罪譴也生不得已又昌言喻之曰若推子明光祿將厚子明兄弟乎抑薄之乎將厚羅峯乎抑薄之乎凡吏部官成化弘治間十八年乃得參政正德嘉靖初年十三年僅得

京任王子揚僅四年主事署郎陞右通政凡翰林非二十年外不陞祭酒王子揚通郎署通政不五年陞祭酒非特旨陞擢孰敢爲之故外人皆曰王子揚之陞之驟羅峯之力也茲言也豈子揚之福也哉亦豈吏部之福也哉亦豈羅峯之福也哉凡各部司務九年乃實授員外十二年乃陞知府參議今子明僅八年若如衆敘遷則今未得郎中若又驟陞光祿則人又曰王子明之陞之驟羅峯之力也茲言也豈子明之福也哉豈吏部之福也哉亦豈羅峯之福也哉如有讒人又搆飛語於上曰凡吏部推官皆阿內閣如王苿者以十二年進士而陞祭酒郎今十二年進士陞一部官不得者翰林官二十年僅陞祭酒王苿五年郎署驟陞祭酒譏內閣吏部不徇私不信也凡司務皆十餘年乃陞外任王苿僅八年即陞京堂譏吏部不徇私不信也此言流聞豈子明昆仲之福也哉又爲讒言曰子揚兄弟陞官皆舅氏之賜也子揚豈樂得此名也哉又讒言曰羅峯每爲天下秉至公不免徇其親二甥姪皆位京堂非奉　特旨何以服天下羅峯豈願聞此名也哉又讒言曰吏部操人物衡鑑如此陞擢雖曰不阿誰則信也阿畏勢權以說取容吏部豈願聞此名也哉生縷縷昌言喻之郎屬之洶洶乃熄生又恐外人不諒汪翁之心疑有遷也

不知汪翁之見光燭物表度包宇外澄撓不動體巽行權道濟天下而不失其正者也惟羅峯之真心生獨信之任天下之重秉天下之公毫髮無私焉者也曾謂爲一甥姪求福也哉外人以是喋喋適見其蔽且淺也敢詳述于門下願明言以釋外人之疑抑亦塞讒夫之口狂悲不罪

渭厓文集卷之六終

渭厓文集卷之七

書

與東瀛

今早遼東事草次不得盡言姑呈大畧惟高明采焉廣寧遼陽軍士之變雖曰撫臣乖方也細審事由只云功役騷擾也然已停止矣又差徭幇丁不免也亦已改正矣查馬軍田也亦已給軍矣惟云每軍栽樹二株所費亦復幾何每軍歛銀一分所取亦復幾何所云呂都御史具本奏名軍罪狀則遼陽人懼罪可也廣寧何罪乃亦懼耶若曰奏減軍糧一半則訛言虛誕激愚軍者也必有奸人鼓扇挻

惑致士卒紛起而怨而怒舉鎮軍皆變然後彼奸可逞而大得志也實考遼東屯田原額糧六十萬近年僅存二十五萬則三十五萬之糧之田皆入勢家奸人之槖可知也今又僅存十九萬有奇餘五萬皆捏稱無田虛糧逼軍士代賠則五萬之糧之田又入勢家奸人之槖可知也今將查究前田則奸人必懼不查前田則額糧日耗軍士於何仰給焉且勢家侵隱屯田之利乃逼貧軍賠糧爲政失平孰大於是呂都御史行事雖不可逆知必其蒞任之始即案行令屬稽查屯田及有川事之人承望風旨或發欺隱之跡或陳清查之策奸人承機扇動曰養馬軍田舊例給軍永業者也今亦勘丈隨屯田納糧矣由是馬軍皆懼乞免勘丈乞請不得遂羣呼爲變奸人懼發露屯田奸弊也故片詞不及屯田勘丈只云馬軍業田亦隨屯田納糧則事所由起決爲清查屯田可知也弊端灼灼可見者也今差大臣勘究奸人如懼罪狀發露則巧爲欺蔽承勘官吏皆彼中人也奸人羽翼也孰與論曰誰實首謀不過摭拾虛文陷愚民乃卒數人於罪而止耳首惡罪魁隱處靜觀而竊笑曰朝中真無人也如將究彼奸狀使不蔽護奸人懼罪將又鼓扇愚卒嘯呼稱變則雖　朝命大臣亦且任其旅拒爲其脅劫無可如何矣善後之策不可不深思也

大臣此去如又辱命則綱維解紐列鎮效尤變故所伏有不勝其可虞者矣國勢重輕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不可不深思也竊謂請差大臣即宜覆兵科奏疏開列鎮兵六罪皆宜究治奸人扇搆之情必在勢家惟勢家巨惡巧於用術致愚軍交扇變自下起雖都御史亦陷其術中不及先覺耳今宜請　聖旨榜文通諭各軍曰呂經行事乖方已降問矣所興工役皆停止矣撥軍養馬之田亦照舊給撥矣幇軍人丁亦照舊豁免矣凡可以厚恤爾貧軍者皆無所吝惜矣惟欺隱屯田致勢家得利逼賠虛糧致貧軍受害則屯田之弊不可不查奸人鼓扇浮言恐誘愚軍相率

嚇呼窘辱大臣擅閉城門大奸首惡不可不治凡清也田
將以利益爾貧軍治首惡以別白良善無俾爾貧軍枉陷
於罪亦所以利益爾貧軍也爾善良軍士各安心無恐奸
人大家欺隱也田聽爾貧軍互相舉首如不肯首自有別
策稽查只要清出勢家奸人欺隱之弊於爾貧軍不得擾
害爾軍士慎無恐勘問首惡只求情真罪重數人奏
請議處不許牽扯駕誣平人不許枉誣貧軍凡軍士惷愚
一時不知事由隨衆嚇聚乃無知誤犯俱不究問爾貧軍
各無恐勘問明白　朝廷自有處置勿聽奸人扇惑各安
心守法保全身家如奸人懼罪鼓搧愚軍旅拒大臣不伏

勘問是怙終稔惡宜誅討而不赦者也　特命戶部將遼
東官軍糧銀歲八十萬俱不給發貧軍無食自相侂怨自
相攻擊自相攘奪勢家巨猾平日雖有巧術鼓煽愚軍抗
拒朝廷至是亦徒自斃無以自保全矣然後命一大將出
師數萬聲罪致討移文朝鮮出兵攻其東朶顏三衛之夷
出兵攻其北我以大兵扼山海關制其南彼之粟布銀金
妻妾子女不為貧軍所攘則為夷虜所掠無以自保全矣
貧軍如慮曰戶部不給糧銀遂將無食暫可攘奪終亦餓
死而已矣貧軍即不聽奸人扇惑以旅拒　朝廷矣勢家
奸人如慮曰　朝廷如遂聲罪致討貧軍攻我於內夷虜
攻我於外妻子首領俱不保全自悔禍不鼓扇愚軍旅拒
朝廷矣蓋夷虜固不可使之攻我邊境惟彼既敢旅拒
朝命則亦將謀通夷虜以抗官軍如大同之謀者有矣是
故先令夷虜攻之所以奪其所恃也先以此意明白諭曉
之彼雖有智者亦不知所以自為謀也奸人計沮羞去矣
臣乃可申其威令彼中罪狀可發其實　聖上操縱之威
柄可與時舒卷也草草布此惟高明采焉一得之愚也不
盡不盡

與戴巡按

承示賦役冊知所以勞心于吾民者至矣有等不肖以其

廣已也亦胥為訛言皆驛遞巡檢索贓不得散為流言以
惑衆聽鄉官無識者亦誤聽而和焉然公論自不可泯也
如會新巡按亦以生言告之幸毋惑浮議將良法輕易改
更為奸人私利也五羊驛遞運所鄉官多放債取十倍之
息今則利無於取矣亦怨謗一端也此間公論皆測其說
不行惟驛遞銀廣郡原例米一石該銀二錢五分如不加
倍剝民民亦悅矣所苦者夫頭為民病耳今革去夫頭民
已蒙無涯之賜矣復裁減太過每米一石徵銀七分兄比
舊減三分踰二也減者太過恐後難繼鄙意適一郡計每
石徵銀二錢或一錢五分則於民亦寬甚矣惟小民米三

非以下舊俱優免官吏監生就例通免今十年一造黃冊
旋亦編造水夫民壯於編造時查舊例各欵優免人員查
例優免亦所以塞怨望一端也否則彼即嚣嚣曰隨糧帶
徵只利富室不利貧民思以沮良法矣巡檢弓兵一役編
銀七兩須雇打手乃得實用倘之兵備道考選其弊乃革
否則巡檢專倚土人募役赴取工食之直爲己利也募役
者亦積年光棍只借弓兵名色詐擾鄉民名在巡司身在
市井益寇横行巡司若不問坐此弊也冊書須各府翻刻
鄉民家有一帙猾胥乃不罔民不盡不盡

與鄧賁齋

得書知所以自守矣又知與鄭先生同此自守矣又知與
鄭君同立小小師道之極矣亦慶吾鄉有人也亦慶白沙
門下有人也亦慶賁齋同僚有人也今又選一人曰陳九
畧廣人也到日與君畧立學門益有人矣語曰先行其言
而後從之賁齋必先行矣又曰言之不出恥躬不逮賁齋
必逮諸躬矣又曰爲之難賁齋必知難矣又曰靜言庸違
賁齋必不違矣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賁齋必有終矣
人亦有言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謂自知也雖然人已一致
未有已昭昭而人昏昏者也存諸心者惟已獨知措之事
固人人共知也不可不慎前郗人七往來如織小有善惡

朝動而夕布十日速達于北勿患有善此處不知也幸珍
重珍重白沙門下實有光焉湛先生八月書謂生求改南
及欲徑歸樵爲有樵樵益非知渭氏者也賁齋在北何嘗
見生有毫髮窒礙處自旁人觀之自謂生行無不得矣生
自知獨見則謂十分志願未能副一二分也古之大丈夫
達可行諸天下而後行生今所行補塞罅漏之末而已謂
其大有行非也與其小小自見孰若歸山成就初志猶足
垂式百世不泯泯已也前與江公共事雖不大行進善黜
惡亦未嘗沮汪公蓋今已從我者也　望上有手札吏部
陛選内閣不許丁與大學士只備顧問而已内閣近絕無

沮撓者也可以大有行矣然而未能必行者其機固難言
也生署印近四月部中宿弊革去十之三四如欲大整理
一番則部事肅清人才可以大振作天下可望致大治然
而未能即行此機固難言也我將爲之人陰阻之今日行
之明日沮之無益事功徒取紛擾省庸人口實是故隱忍
再俟幾兆如有可行即大振作一番幾不可爲乞身以退
決不肯隨世竊祿同庸人老死利達之途無益家國天下
萬分之一也此區區定志也部中日行事經生手所裁酌
小節前弊者皆別錄一冊名曰三月政紀待錄完奉覽或
有以見教也

與方西樵

生擬昨秋歸矣乃與南科小有言未得結絕繼而南道又有言以致今春尚未得告歸回首樵中之樂如在天上憂寐幾絻而未得至也南都積弊皆前輩流來俾區區以身攖焉除是泥塑木偶乃能堪處而世之名人悉以垢含爲得計宋人之言曰得罪人君猶有令名得罪言官詬辱不得脫屈八座九卿之體趨媚言官求免論劾而已矣依阿澳忍以無恥爲忠厚以喪心爲盛德居之不疑又復號於人曰是中道云是中道云嗚呼古之鄉原猶似忠信似廉潔今之人又下鄉原不知幾層乃猶竊衣冠儒學之譽非

世道之憂哉予寧身犯衆怒立此頹流砥柱庶幾天地正氣猶存已死之人心不致盡泯泯也是以累遭詆詰不惟不悔且安焉誠畏天命憫末俗不得已也惟視執事雲飛冥冥弋者不得望焉不及遠矣今秋必歸會間乃盡所云

與孫應副性甫書

承諭滿幅如面領教感甚感甚內云不親細事甚是甚是區區亦未嘗屑屑惟細民苦告于道于堂不得不爲一處分耳今世皆習熟宋人套子寧牾　天子以釣直名諂結言官以苟免訾咲三二品大臣擁篲迎言官曲躬聞否不敢少牾恐恐然懼獲詆斥曰吾含容也吾大度也充其邪詖曲行盡喪天下正氣盡滅後世公論然後已也然猶以道學自待人亦以有養歸焉任世道之責者所憂也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以若所爲求爲鄉原奴隸不可得顧曰道學如是耶彼風盛行則生爲瑣瑣又爲尚辯爲尚氣固宜也君子自立不求同於時姑俟後世耳如何如何

與干中丞

承教極知憂世之忠非爲生出處區區小節云爾第生籌之熟矣今人雖身負大臣名位實不啻大嘑呼之食則操尾食叱之去則垂尾奔如是人而可與有功於君於國豈可得也若竊位而貪者尤不在是列求與狐鼠爲伍狐鼠

猶羞　聖主觀是輩情狀亦稔矣遂謂天下皆若人也爲人臣致　聖主藐盡天下士罪將誰諉古人有寧老死寧皇皇載質不遇者是何心歟自重所以重　聖朝不爲亦所以有爲也如何況彼人也醜跡盡彰謂生到即不能容夫獸窮反噬蠆蝎被迫則毒無不肆甚爲肘腋憂莫能爲謀生緩行姦朋且幸禍綏邪讒自辨否則適促之也此言切勿宣示械其機可畏可畏是南向之心也豈恝然者哉執事素相亮故盡發底裏

與知府王儀

承教且惠感刻感刻蘇州困敝非執事力拯民愈不堪矣

恐孰事不得久留繼後躅者寔不知如何也均糧之法固是
貞哉惟糧素輕如五升者驟加耗糧二斗五升恐彼不堪
互爲胥謗後來法有變更耳不知就中分作三等九則將
六十以上除實徵三斗作正糧餘三斗折金花三斗以上
全徵正糧不派金花仍量加耗五升以上不派金花量加
耗一斗或一斗五升於三等之中量分九則以此酌量均
派其田果窪鹵別法踏勘的實另爲一等於最重糧全不
加耗仍徵三斗金花於中等不派金花仍量徵耗庶於輕
等不驟加重最重等不驟減輕用九則稱量之或人情不
甚拂然可息法可久行也幸詳酌示教

與陸李兩方伯書

得陸年兄手教知驛遞事宜及均平歲用皆有所不足生
嘗與汪冢宰言矣恐減革太過贓官不厭饞嚼必生怨恨
將議量增以塞貪者之慾汪公云法初立時必嚴後必漸
寬所慮者今不嚴耳不患後不增不寬也勿輕啓其端生
仍具書戴侍御勸之量增戴復書云已計一歲多編銀二
千有奇矣生謂案牘間費銀一兩實費或倍蓰有矣戴侍
御只據案牘計費不知有司供應上官實費也是其所不
足也幸酌議焉如眞不足量增額數使公私兩便勿因小
不便俯狃成法則地方幸利也今驛遞官取見面銀不得
射減夫價不得巡檢取弓兵拜見銀不得鄉官革去轎夫
欲取不得往日放債驛遞以獲十倍之息今取不得胥爲
流言搖動成法或假曰驛遞親當小民有雞米皆得售今
欲銀無所於售矣此奸說也凡水夫一役十數戶朋編充
焉編銀十七兩拜見驛丞年計銀五兩驛吏銀二兩當撥
月夫一月銀七十餘兩皆夫頭空口償焉不敢以怨今曰
親當則雞米皆售誰納其雞米爲之免銀歟又曰弓兵親
當亦雞米皆售亦奸說也天下贓官爭趨廣東謂易取賄
也弓兵初着役拜見銀已不可言矣誰納其雞米爲之免
役歟惟愚民情難上達奸人假爲其說以惑上聽利在得

賄而已矣或奸人冒愚民姓名上訴前曾誤陷南川矣皆
不可不察也地方賴利惟兩太賢不盡

聞羅山計慰疏

不意羅翁竟捐館哀惻奈何奈何羅翁於生同心爲　朝
廷平生議論未嘗苟合有事則力爭明辯蓋爲　國也急
公義不得顧私自是宜如此外人不識生與翁心訝生與
翁有異同淺也今翁去世遺我孤立傷如之何已矣已矣
聞溫嘉之人炎涼易視凌侮翁家此生之責也生後死者
如不能保翁家族後日泉下何以見翁幸翁無介介凡鄉
人小大事幸盡告生宜代之處必不得罪翁鄉人亦不俾

鄉人無理凌翁家求兩平乃已無已則爲關之　聖主請
聖斷生旦願爲翁任罪不致翁後人失所也此生義所當
爲無所諱避未及馳奠先致疏慰可讀此疏于羅翁几前
我心之傷翁或知之諒之也不盡惻惻謹疏

涇野東 附錄

生平日以公爲可人也今此疏如此可謂阿私所好
不知人之甚矣
聖主聰明睿知延可追復堯舜乃公所斂祭禮二人掩蔽
行私引進匪人至今黃河以南大江以北僵尸數千
里黃子女不直百數錢危亂至此公不能上告

聖主乃欲黨一亡姦歸炎凉于鄉里良民此何故也然則
一二十年百姓無告受害非公而誰公多學有志一
變而爲正人有何不可

復涇野

生敬羅峰者謂其一心忠於　朝廷絕纖芥私也主張
大禮不怵不懾明千古之謬仲　聖主大孝一也辯明大
獄抹一家十數冤命破散蔽　主之奸黨二也在閣九年
未嘗容內臣私請政本清端三也十年不進一內臣夫位
後卽進一萬有奇且革鎮守歲省百餘年積弊四也吏兵部
推選文武官未嘗片言干與　內臣病故例廕義男義姪
家僮校尉三四十人羅峰削黜之盡五也風憲官皆知警
戒省郡有司在京大小官不敢肆濫六也革戚畹濫恩十
八侯伯七也門無私謁風清弊絕八也二十點斥歸行李惟
一二承箱如寒儒罷官九也在位日只引用外甥一人亦
才名不忝餘則絕纖芥私黨坦坦平平過皆可見心跡至
明十也羅峰有此十善生是故敬之也羅峰恭生甚多推
生甚力皆意見不同爲異論所激之致生亦未嘗毫釐假
借遇事爭形於色久則兩無後然蓋羅峰久之知生無憾
進之心生知羅峰只見偏度狹終無他也故兩無猜忌遇
事則爭爭後釋然是生與羅峰相處之跡也今羅峰去世

身後之憂非生任而誰任世人忌羅峰者皆私意耳非有
爲　國真心鄉人頑薄又何足怪惟生終任之耳執事無
爲流俗薄態可也涇野得書乃日偶妄發言知罪過矣謹謝教云亦可謂受善者也謂再識

再與呂涇野

凡今之人附下罔上不足異獨賢者亦甘心焉予不知其
何云羅峰在位無一念不忠　朝廷無一事不爲　國無
蓬髮私身家人爭詈爲設有人受　聖上寵視古今極矣
無一念不欺　聖主無一事不誤　國無一動措不利身
家人爭陰黨焉無他故也羅峰忠在　朝廷病在士夫士
夫惡其病已雖有孫於　國不知恤也有人欺　朝廷由

黨士大士夫謂不病已雖彼誤　國利害於己未切士夫見已利未見彼禍也爭黨焉不謂爲非故曰今之人均之附下罔上也如何如何昨言未盡偶筆及此

慰張生中翰疏

不意尊翁即謝世又遘怨仇翁齡耄此毒如之何恐悚如之何語云愛其人及其屋之烏尊翁忠在　帝室人有愛君眞心自愛敬翁推愛敬尊翁之心自不虐翁之孤賢姪妣重感感也古者大無道之世莫甚於春秋之兵爭無君之極莫大乎春秋之諸侯吞秋諸侯猶不伐喪少兵開喪反兵行吊古道之遺也曾謂今之君子春秋諸侯不若乎

必不然也尊翁在殯如猶縱人凌翁之家則其人可知也人誰不死顧若先後耳乘人之喪肆其咸虐彼獨保不死耶有那䫉之慮者不爲賢姪妣重感感也特差官齋九卿及舊翰林祭禮走莫尊翁兼經紀翁家事可平處者平與鄉人平處可忍耐者吾忍耐可饒讓者且饒讓寧暫食虧勿過憤激退遜順時乃所以善體尊翁心也萬不得已出其始末専人馳來我能善處如力不足會西樵老先生聯名并力必不俾吾姪落人坎穽憤妣感感也餘付去人口不盡不盡謹疏

與王浚川

向示論羅峰云云生竊以爲過矣羅峰者求之古人則不足律以今人則自成化至今未有其比今人守官非內有結納必外有依附內外皆無附結必貶躬曲禮阿妗輭畏媚結言官保名譽語云寧忤　天子不忤權臣不忤言官羞謂忤　天子可得直名忤權臣言官必遭詆斥宋人活套今人祕爲心法以附下罔上爲學以欺世釣譽爲中庸今之所謂聞人也羅峰獨無此羅峰所以高出世人亦羅峰所由得罪于人也執事謂羅峰急報私仇摧折善類過矣羅峰才脫褐即登台席人誰與仇犯罪黜者皆大禮大獄人耳彼自掇罪羅峰何仇焉爲　國任事自合

爲　國任怨如顧身後仇讐　主上何賴羅峰過於任怨心實忠　主謂報私仇過矣羅峰去位矣執事何不悉舉黜賢布復舊列中外剡薦之士名可覆也豈皆羅峰摧折者也又曰羅峰迎合　聖心竊謂執事之云亦過矣如曰羅峰迎合羅峰去位何不矯正豈曰羅峰可迎他人不可矯也何不以今人行事比並觀之也生於羅峰在時無阿從過則矯焉外人謂交仇實不然羅峰沒後公論正須別白俾人不迷執事主張公論國人視爲赤幟幸　珍重如有異同無吝再教

再與浚川

非談羅山事竟草不盡所云執事云羅山事北方士夫所無也謂羅山買廢寺田三十六畝有道人林琰賣主有價今斷田別僧掌管原價不追天下有是法例耶張方山隱匿無稅田四十頃據法合沒官猶逼縣官爲灑稅于民有司知縣景蒙申条是何理也羅山之家所司給田一千二百畝爲飭理書院費猶曰朦朧承受斷給奸民張方山匿稅田四千畝獨不可沒官給貧民乎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隷士大家有稅一頃影隱腴田十數頃甚則覇有稅腴田作無糧地將納糧地詐捏沙鹵暗移額賦役里甲代賠率皆北方積弊若申明正法俱合覆畝丈量沒官率互相欺

隱大家蒙利小民蒙害獨曰羅山家事北方所無豈其然也豈其然也羅山承廢寺地某猶曰妨民然則北方士夫覇無糧地獨不妨民乎士夫書院有誌曰補王府祿糧盜用折糧銀六萬不詰　自侵欺軍需銀三萬山東泰山湖之衡和香錢江閘贓罰缺官柴薪之庫銀剗索無餘以供費不足索贖具在逼徙良民破家蕩産妻子流離一從不已而再從怨聲徹天未聞一人曰病　國病民者獨羅山承寺基即曰妨民云妨民云可乎幸審思焉乎非好訐人者爲公道不平不得已爾不盡不盡

與鶴江少宗伯

司馬公陸子靜祀議皆係斯道大節人紀大倫吾儿不得諉曰不知付之默然陸學已送辯草細閱可知若司馬公論人品則質直可稱於倹朴可法於鄉邦如斯而已矣論相業則不如韓魏公論學識則不如范文正公而於斯道則全未有聞何以而祀孔庭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也司馬公書赧王背秦秦攻周赧王頓首受罪右秦拆周冠履倒易建安二十五年十月曹丕篡漢廢獻帝爲山陽公司馬光削去建安年號書黃初元年於漢帝則削其年惟恐不速於魏不則進其篡賊書其年漢昭烈紹漢之統帝室之胄名義甚正司馬公削去昭烈不得嗣漢諸葛亮伐魏

書曰入寇右篡賊抑漢嗣絶正緒助逆臣是君臣大義萬世不易者也司馬公反逆君臣與賊爲黨於君臣之義何如也呂氏擅王諸呂武氏滅唐爲周牝雞晨鳴滔大烈罪萬世痛憤司馬公不正呂氏武氏妄肆侵陽之罪反紀其年俾列正統是婦女可當尊位也其於夫婦之義何如也自生民至于今無聞改稱父曰伯叔改稱叔曰父考司馬公創議謂英宗宜稱仁宗爲考改稱其父爲伯變亂父子名實斁戾綱常爲萬世禍始其於父子之倫何如也三綱攸斁人道爲禽獸豈可推禽獸之教於孔庭此大義所在自世不可泯士將再疏或禮部有議恐相窒礙姑俟禮部

議不明乃再舉如何

與汪中丞

奉違日遠祗有儲念何時得面領教為慰近承手翰如面
教幸甚淺夫聞執事張皇六師之勢乃以為訝何異井蛙
存　中國尊大之體自合如是剏亦實事曾謂舉全盛中
國之力不能制南鄙小蠻也特自有中國之體不屑爾也
淇公論甚得宜幸審思焉曰天子討而不伐有征無戰得
駕馭小夷之體我可坐策其斃彼危不自安國內遺黎豈
無圖其後者自古英雄之主如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可
謂乘時膺命者也至惠帝高中宗真宗即不競奸雄如曹

瞞如司馬昭劉裕至子即絕安祿山朱溫不能保其身莫
登庸惡浮祿山朱溫篡逆二十年得保首領幸矣子孫可
能保乎不待智者知其不能也乃亟於與之　詔書頒之
正朔俾定僞位是何為者也前日毛佬二公行生曰若問
順逆則黎為順莫為逆三尺童可辯若問莫肯投降否彼
則肯降又問肯納貢否彼則稽首歸貢遣三尺童持片紙
彼則順應如響不煩二公行而后定也何也莫自篡竊後
恒懼國人之討也恒賄通邊將為之請　頒正朔恒汲汲
也彼竊位不奉　聖朝正朔猶逆賊也是故正朔急於乞
頒以定彼僞位非一日也二公今日之行為之審曰孰順

孰逆國人則曰黎順莫逆三尺童子可知也若曰孰願納
貢黎莫皆曰胥願歸貢二公何以處之哉毛公不答生言
蓋將推擔子於撫臣如有錯誤他日可諉罪耳且中國所
以馭蠻夷以有紀綱有彝倫縱篡賊不誅又從術之定其
僞位亂臣賊子焉攸懼步戎焉攸瞻仰也往年羅峰柄事
邊臣已為納伯息求入貢矣求　頒正朔矣羅峰斥之彼
求無門乃怏怏及今彼時羅峰如肯容之入貢須詔金寶
不知願入幾何惟羅峰固拒乃至今日莫氏者蓋汲汲也
今往與之　詔是彼也昔所求不得今不求自致也非逆
賊望外之幸耶此事如不審思必貽笑外邦為後日悔執

事幸審圖焉毋輕為人承擔子俾逆賊得借幸為　中國
名敎羞也草草不盡所云

與冼奕倩

承示感感家中兄弟皆鄙人不識理小有勢便妄自恃矣
作過惡此庸態也況親戚朋友又從諛膈幾何不自造罪
吾納身其中也如吾奕倩恒示規言彼初雖或以為病已
久之自悟必深感德古人藥石實生我之說也去年吏部
時政議內一段說廣東權橫之弊已謄數幅寄回俾兄弟
粘之戶牖又送數幅于當路祝曰過本家犯禁置之于理
不知有司近行如何也蓋庸人無知遇勢則恃遇禍則悔

過懲則警恒德小懲以謹小惡禍之一大也如或無懲以自造禍雖悔何及吾奕倩恒示之規警彼或外雖不順内必有省焉語多矣感甚感甚如凡有閒無惜詳列俾寄回與作帶茲庶幾慎勉以寡罪戾是奕倩錫之福而造之命也凡官大則惡大官大則禍大語云一代爲官二代爲丐謂官大作禍也又凡公子皆夭如梁府翁五子今存者惟一人餘皆年不永陳曼辭憲副惟一子年不四十何都憲宗易兩子年皆不三十羅大參一齋長子年僅二十楊大理慎軒長子年不三十陳方伯仲芳兩子年皆不三十何大參汝王僅一子年幾三十且絕嗣李方伯汝善僅一子僅

四十豈天皆不佑公子哉非爲人父喪心保祿滅絕天理貽促後嗣則爲公子者憑恃貴勢作孽逆天自貽伊促又不然則肥甘口實如豢豚犬日求充頓自促其命者也予嘗歷叙要官公子生年長短作公子傳以警教人今未就緒惟此論不可不使人人聞之也奕倩凡可以教吾兒弟子姪者無惜盡言實惠之福而求之命切望切望外又屈區近事若與人較小節此意非奕倩可知今亦不可顯言只觀歷代史如李林甫如秦檜誤國之跡炳炳如也後世三尺童子所共曉者也何有宋之朝無一人指其奸罪坐視兩奸誤人宗社不一啓齒救正之也豈有宋士夫智不

若童子哉深求其故可知也奕倩到都下深思當自得之難與衆人言也予恒恐官大爲子孫禍豈不欲解組爲山中樂而呶呶然處禍之叢然而機與勢亦惟奕倩思自得之難顯言也夫夫出處如神龍變化終非塵跡可滞耳奕倩又自知之未易竟言也蒙惠著書此中不如山中之静亦於閒隙少著一二脫稿後請訂正幸甚別札詩文在他人則佳作也在奕倩非其至者且多衰世氣如風塵字面在杜子時則可今日則之則不可天聲散九州似忌諸語諸如此類小謹可也又學杜詆見局促不如學漢魏又不如學詩經與熙載書氣亦輕促及昨來書與順之書皆非

漢人口氣衰促故也再加涵養使浩然正氣充滿胸中他日所作自别幸加之意出街赴人酒席草草復幸照

與甘泉公

某拜手啓國子監公移事尊見如何前日人云皆司官後生爭氣逞辯非尊意也生曰後生豈識古意不足與語洪先生寛和不肯立斷致後生紛紛斯禮也敝部職掌爲之定式則後生不敢爭矣少略儀數節謂足可以悟矣後生再查典故必無敢矣今得册山帖及昨普惠寺中諸人之論全若未諭生曰此皆俗夫烏足與議凡所謂古道非好古君子孰與語也生鄙性極不肯苟且狥時以壞　聖朝

規制者如科道官來謁生不送上馬與部官禮同人曰科道言官禮之自別生則曰官以秩叙如因言官而隆禮是禮以權亂非守禮也科道官拜　表舊例尚書朝服通茶生曰彼爲禮來非爲私也朝服通茶非禮也議革焉凡此皆生所執定不肯狥時者也如國子監劄付生亦行之二年矣今查會典無據生乃悟曰此　聖祖崇儒重道之意所以立萬世人極也古道不復久矣我　聖祖獨舉古禮於三代之上儒學千萬年之稀遇也敢不承乎乃議通行執事諒亦謂古道也必慨然渙然矣摧流俗而定之矣冊山之說乃復有疑豈尚有異同乎幸無惜示教

與嚴介溪

前月生奏奸黨之說執事得無以爲駭乎生之言非爲陳郎中亦非爲執事蓋隱匿　聖旨公文乃桂洲在部時於陳郎中無干增減緊關情節亦桂洲張主於執事無能爲也於陳郎中無能爲也生所以必劾陳郎中非爲陳郎中也外人皆云　聖上大政皆委夏桂洲雖李叙菴拱手聽命而已禮部行事不禀命桂洲不敢行如考選譯字生舊制皆從各邊起送制馭戎狄　祖宗良有深意不取京城及腹裏人充譯字生南禮部見有案籍詎敢變亂惟桂洲納富民之賂遂順指禮部從京内考選百二十人桂洲得銀不知幾萬禮部爲之奉行遂其惡名不敢嗔氣又吏部推舉官員不先禀桂洲皆遭挫抑天下人柄盡歸桂洲矣此南都士夫之言也由是南科給事中爭倚桂洲爲冰山抗慢　聖旨揚揚得志生曰如此是不知有　聖主也試劾陳楊兩郎中觀　聖斷可知也亦所以喚醒群迷使勿盡歸心效命於桂洲此則上疏主意也於執事無與於陳郎中無與故今敢布其腹心

與介溪

承手書備見披歷肺腑生亦非區區較人短長但事干國體不免一言耳近日人來稱桂洲因區區言門庭清峻無復前日云云矣生曰審如是則　國家福也生若訐其短是生過也生在吏部三年未嘗一語攻桂洲羅峰與桂洲異同生猶調停解紛焉及劉府尹事露禮部僚屬盡發桂洲陰私生曰審如是烏可容焉遂盡言攻其惡蓋鄙性最淺直聞人言則久令畜不盡發不已也今聞盡攻桂轍生猶祈攻其短則生過也前次渠歐生進本人在他人則以爲悔生則付之一笑而已生素不較小節往年與羅峰見山西樵其事謀議則生無不與峻秋則讓二公生素不欲居要地非以讓爲美也今桂洲云生以南官爲憾非知生者也如以美官爲心生居之久矣士各有志爲語桂

洲如真盡忠　皇室生不久審實即致書謝生非歷忿者
也惟高明亮焉

與介溪

琉球事官生供需原貫部題行有案在儀制司不須南部
查既來查不得不報恐外邦生到或乏供需或云候
命則失中國素定之體令特差吏齎文赴部幸即覆請仍
煩移文兵部起緊急　旨意公文關與該吏馳回乃不誤
事萬一誤事請查題准月日是誰遲誤罪坐所由本部差
去吏批有定限如過限即本部吏之罪如無應付脚力彼
不得回或公文送兵部泛付別人齎回以致遲悞本部查

明奏　請定奪罪坐所由執事明以此意諭司官吏乃不
捏故推誤此公事也諒高明亦已照察生瑣言如瀆不
罪幸幸外周易齋　奏不至又不用以去年桂洲細筆之
迹佐驗之必又桂洲門下人謀陷之也爲語桂洲邀截實
封故殺二品衙門奏事人蒙蔽　聖主耳目皆大臣深忌
亦大戮也幸細思焉只周易放回生不具　聞他人不察
謂生乘機傾桂洲故不爲也如周易不回爲　國法不得
巳此時幸亮愚情

與冢山書一

久不拜教悵然相憶山中工作未畢所接不免多俗人也
爲累不淺兼亦不能自作主張川入汚下爲憂奈何安得
時相資益以領規誨極望滋公八月二十八日陞南京祭
酒到任矣極平安議禮朝士諠鬧大哭于午門　聖上震
怒夘人打三十死者十五人從戍十一人削籍四人滋公
無與焉叔賢任侍講張景川鼇王宜學亦鼇聞大科諸友
將聚慶於崇正堂云不知曾書相招否

二

東山老先生鄧君恪駐大科謂得一會爲慰執事遂同令
弟即日命裝否乎歲暮山冷得一益友教論不啻挾纊矣
有列位君子在執事可恕爾遲遲乎

三

童子以善養爲主不善養豈曰石頭非石硝也豈曰諸犬
豕非信甫也石屋爲拜貢宿體剛爲我分此憂　太不
濟事人也身則不治能教人乎致意

四

生行時體剛云爾肯出門爲天下我管得入山教爾兒子
教不善罪我此言西樵山神實聞之貞翁云爾若行我當
提省尹光經理爾山中事有纖毫疎漏罪我此言西樵山
神亦實聞之想二君必能不食此言而有以對山靈也不
審山中近日何如貞翁猶居山否來年與璞當如木坐齋

只取一人伴渠讀書隨意讀亦罷文章子前書須略通大意尹先逐日解數段與聽亦可尹先兒子居山可勿縱驕引壞諸子也西樵鉛鑛事新巡按决禁但不知近何如邵公云不間有礦否只鑿石便相應禁絕渠云鑿石不禁長民後奔之風因一術一門而費中人半家之産一宜禁殘破山岳損國家元氣二宜禁碎石鹵水損民苗畝三宜禁有此三害雖無礦猶須禁况因石取礦因礦致盗爲地方患必禁無疑生素不聞此論邵云我浙亦有此患但庸惡有司不知耳渠來必禁但恐鄉人無知利石致用爲邪說以撓之則今日之禁不嚴他日復開爲後患耳此事懇切必欲禁絕貴翁石庄爲甚兩君俱無丘壟在樵乃惓惓如此者是何心哉公天下之心也此一念便是惻隱真心便是聖賢無所爲的本心但須成就箇終始耳去年雲谷之論山神亦實聞之想兩君亦必有以對山靈也陽明來諸公遂快覩之願矣我鄉士夫想又與起一番也予云不知所以裁之幸留意　聖明近日御註心箴發出內閣又一帖問此段工夫須從何處下手內閣以四勿對又錄程氏四箴以上聖明深快又問君子工夫造此乃亦有濮議之失何也豈非君子固有所未知歟云今表章四箴及心箴以訓示百僚禮部不日題本併前大學講章頒布天下學

校俾天下士知實學本源云千聖相傳之道統在　皇上神會心得中矣前日盡毀京師尼姑寺六百餘所禮部覆本特留皇姑寺一所蓋將順兩宮心也恐太激難行也
皇上手書切責六百餘言中云禍福降之在天召之在人佛老何能爲朕甚不惑云云近日裁决俱出群臣意表百官特順不暇而已漫錄此此帖石頭看過送東山貴翁體刪諸公甘泉考滿到京聚話甚樂併報

五

深衣一領奉上作來春居山之用小兒輩多賴敎成他年不落小人坑塹執事之力也今年若四書頗熟來春及秋冬閒爲略指點書中大意試他領會何如只以善鼓舞爲上使之困於規矩法度之中而游泳於規矩法度之外鳶魚飛躍莫知其所以然可也術士云我先人墓出聖賢此言雖誕以誑然實我心願欲也視諸兒有可望聖賢門路上走者否如能爲大賢以上亦執事之澤也再兩年請鍾道夫爲之講解令郎可同受業執事還爲敎以聖賢事業講解非所瀆也

六

今立法之始勸儉綱紀不可不嚴故飲酒食肉之禁好衣白飯之禁不得不嚴於童子之年然亦大體如此耳至於

恪守此法尤須講明此意聽各父母自教其子他人亦難
一一防檢也若父母賢自能教子父母不肖責人則明責
巳則昏人之子責望甚明自巳子則溺愛姑息百狀醜態
無不備至皆世俗之陋也婦女尤甚若非朔望命膳中明
敎訓習熟規矩使各父母各敎其子從外面爲之敎戒爲
之防閑無益也本源之慮以敎子姪爲先有好子姪不患
家法不立家業不長也古人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尹先幾
四十豈尚未足有爲耶不能身爲天下又復不能正身
敎家何面目俯仰人世間也眞翁體剛爲以此問之勿令
支詞飾非也昨禁石官法也乃隨衆號石致丹山起人來

聞又書來訴佃僕被霍家兄弟脅制爲不平耳云云處一
至親朋友猶如此況他人乎覩此即學問可知也

七

三月九日入禁無書可覩偶得周頌一帙閱之二十日乃
覺別有見隨筆記之彙爲帙亦未定之見耳體剛兄試精
深爲思之訂削之非相知者勿輕傳亦勿言曰此生獄中
著也免人謗曰入禁著書如古賢也古人輕召錮禍以招
僞學之禁恒以此不可不切戒

八

欲來大同者視執事疾也疾既愈則未來少俟秋凉乃來
併得老兄能飲酒可以陪客也何如向過沙貝劉湛先生
之室甚麗而欠規矩不知他日兄弟三人何以住也將人
爲一所如此者恐地不能容將三人共居則房屋小大雜
而無紀門路出入皆所不便雖有智者恐不能爲之謀或
是將此所讓與大兄諸弟各自爲守然彼處那十地亦無
過此者皆非外人所能爲之謀也

九

漢書無多賦只漢文選所收漢賦數十篇昨日云須宿老
來自取之欲宿老來山云耳乃不來山徑去羊城豈非失
所求耶今送文選一部與令郎熟讀他年大進古學即渭

氏相期之深意也諺云贈人以珠玉不如以言今贈以古
書不猶愈於言乎其賢於珠玉倍蓰矣呵呵尚同令郎念
之區區十六如南樵能偕否

十

聞令弟已分爨未否必婦女間謂執事三郎彼只幾郎難
處也處家甚難我兄弟幸丁寧誨之子姪丁寧誨之守我
訓矩勿壞化成寺地基及前田塘先聞尹先承了可與執
事收管以助爲善尹先必能體此意仍詳尹先諭家中兄
弟再或增分釐產業積子孫罪過只守得舊足矣有餘推
之親友無益事勿幹仍拜意霍翁子幼家大務難收拾凡

弟千萬截斷勿令家奴橫做後難收拾我今甚懼甚懼兄
弟切體此意謹慎

十一

予每戒家人勿生事勿求官司勿得罪鄉里過人口舌何
爲又去賣鹽又開銀礦又去做沙皆不知足也賣鹽做礦
必置之法不許解救愈解此處行之愈急是速致之死也
我今爲天下任怨只求致太平不負古聖賢行道濟時之
意如家人生事累我則道不行於家矣又何望行於國天
下家中兄弟如不體此意負天意矣亦直負我也予今秋
不歸來春必歸只願兄弟修善積德俾子孫享長遠福也

各子姪他日尚有做得去者但恐我輩爲之父祖不能脩
德積善致子孫福薄耳惟日孜孜不敢少懈只求不得罪
天理而已家中兄弟如體此意豈可再有外求如不外求
雖所行未合聖賢鄉間稱善人亦足矣曾謂兄弟皆不體
此也哉此帖送石頭祠堂看過送四峰書院尹先請體剛
諸君與諸生既之多言爲贅如必體念豈必如此瀆兄弟
之聽念之

十二

霍思舉回已書與家山矣到日可取出同宅甫看今亦不
[illegible]緊家山同宅甫教戒兄弟做第一着人事做第一等
人物占第一等地步使鄉邦稱爲忠厚家稱爲謹慎家稱
爲清白家稱爲勤儉家稱爲謙遜家子弟守禮安分保家
業不墜渭家法不壞我望足矣是所以望家山也外書稿
一摺送回同看語我兄弟何爲受人此等口齒擡頭不得
也及今勇力向上尚可做第二着人物至祝至祝宅甫如
同潘士器關曼固陳君行上山讀書供薪米皆出書院穀
及社學穀立數送査宅甫仍供衣服山中諸生着去聽講
論作文取式德行道義之規一聽諸賢勵翊記云相觀而
善子姪得所依歸不作庸常人老翁之願也不盡

十三

渭生拜手郭宿老與尹先交游尹先不能防檢家僕燒棄
御書尹先之罪固不可言不可逭宿老不能捄正烏用宿
老爲也我昔居山並不容婦女入内法度斬斬如也尹先
縱容雜婦入内偷盜祭器夫爲子孫者祭器不守罪宜如
何宿老不能捄正烏用宿老爲也我昔居山各童生衣服
飲食均平齊一使各生翕翕煦煦睦肅如也禮法斬斬如也
尹先居山致各生飲食不均内外異爨使童生無耻爭較
飲食即此一端豈身教肅睦之道也哉宿老不能捄正烏
用宿老爲也各生年小者不足責與鎰與球與珠年長矣
不能防檢童僕致燒燬書籍衣冠之家以書籍爲命脉一

但焚燬無片紙之遺是爾各子孫命脉斷絶也豈不哀哉
尹先不肖至此鑑球珠罪不可宥宿老爲押刑石頭祠堂
命祖考打二十棍庶幾少塞宿老朋友扶正之責尹先
罪聽祖考罰爲宿老爲同關元易持此帖到石頭同議
各罪可也倫剩祭器爲逐件查明送回石頭勿留在山勿
啓盜心予來年秋冬乃能回今則未可蓋事幾未得如意
也郭宿老關元易郎姪考試如何有進否瑚璋玘瑲爲遺
來凡未欲娶者聽說知與道勿占鄧貴齋先生山界耕者
讓畔古之道也荒山占何益哉與道欲結親家於郭何害
也但相稱可也與選病切要避室家犯着必死不可不戒

與冢山書十四

所望於冢山者望時時勸正我兄弟勿落人口齒我大兄
於丙寅丁卯之歲特石储黎涌奴僕之横毎竊笑曰如使
我得志則我作個樣子與人看此言猶在耳乃今所行視
黎涌何如石储何如豈不過人議論我平生做官自謂不
敢過人口語任吏部雖未得大行士風亦少正宿弊亦少
革任南都雖不能行於天下南都積弊亦頗格正窮民亦
頗沾惠無冤士大亦頗知警士習亦頗向正豈我之威力
能致人畏也亦信我行檢頗無玷缺故也如我兄弟更得
互相夾持所行皆不背於理法人益信家之齊益驗身之
脩而真風實德感人自不淺是眞有益於天下萬世也今
人只口說道義而已至於身行則背戾焉不獨庸人雖賢
者猶然如此等人作僞欺天鬼神昭鑒我雖不肖斷不爲
也我兄弟如今體此心從今日克己從今日斬截閑事勿
惹循禮安分爲清白門戶今猶未晚也作個好樣子與鄉
邦觀效豈不偉也豈不偉也冢山幸請陳公賛鄧君恪諸
君爲時時勸正我兄弟是我懇望也勸而不聽亦天也諸
君宜早引身避之勿爲污穢所染又見幾之哲也會關元
易亦以是告焉渭氏韜再拜

家書

聞近日鄉官之家驕侈益甚衣服飲食動踰禮制千萬禁
約本家子姪未三十不許飲酒食肉與璞等不許食白飯
着好衣服本家接受人餽送飲食千萬均與族人勿留在
家恣子姪口腹他日壞了破家也與重可着從師學業他
年取來京如幸錄蔭即取送監承祖之祀事與璞來年如
可講書即請鍾道夫主席凡事只謹守法度勿惹事大兄
欲來如何不好但恐要管家耳璞母病已愈千萬視他謹
愼再病即不治來冬我亦南歸也稱一　揩貯書樓
聖天子親耕　皇后親蠶舉曠世之盛典自今我家有不
肯力耕者以不孝論家長還毎年春初力耕一日耘時力

耘一日穫時力穫一日爲子姪勸饗任如不復學亦隨衆耕耘但不須如衆人一般盡力恐力倦難繼各兄弟俱要盡力農作以勸子姪如子姪不肯耕斥出所以奉　聖主教化也　聖上勑諭俱傳與鄉間父老知之社學生如不習農事不許入社學以壞風化家中子姪不肯力農不許入祠堂以警頑惰此法却要着實遵守社學時時申明不許沮格

家書

處家之法必家長極嚴然後人心畏憚各兄弟子姪須遵守家長之法然後事體歸一雖所處或未盡善亦須委曲

聽從事苟無大害於義亦只以家長之說爲是家長雖以嚴爲主然兄弟子姪或未必就能一一循理亦須以漸教戒不可遽然責怒太過致人情不堪婦女有不逆理亦且含容將就待其自改若一一計較小事亦論是在我且無含容之度矣又何以禁彼之爭耶新屋完後子回家居立定家法必要一體遵守婦女欲私厚其子或兄弟私便其身或婦女長舌好說短長俱聽自拆渠木等田自行另爨非我分之也此字兄弟同看

家書

凡我用一人信一人斥罪一人俱有斟酌豈尋常草草不可不思凡家得力人及平日實心幹事有功之人不[illegible]勞苦的人我俱許多禮貌待他不敢輕易罵他半句有小過則爲之隱諱有大過則密教之有缺則周之病則醫之死則祭葬之凡以報人之功也語云欲得人死力須結人歡心雖帝王治天下亦須如此乃得人死力此意弟兄深思之痛改過改過勿自陷敗

請鄉親

先君墓石大略工完菊日將告祭惟鄉鄰親舊往年留交識先君者豈不欲一觀仰體先人之心宅兆于此餘七年矣豈亦不欲一見鄉鄰親舊之顏面乎去年窆封時亦欲

告知鄉親者恨煩尊也今祭告可以大會第不知鄉尊親舊肯賁顧否儻惠然肯來山中預備牲品留列位鄉親小住十許日以遍游樵中勝景先人有知亦樂與鄉舊追隨十許日也仍煩易齋水南爲道下悃于列位鄉親是荷是荷中秋前二日制生孤霍某再拜請

家書

堅筆二十枝寄回四峰童生助萬鈞一毫之氣每人分一枝爾各童生尚體我萬里寄筆之情哉尚思卓自樹立勿落人後貽爾父兄之羞古今大丈夫卓自樹立有關于今幾人可不自惜若只尋常過日虛了一生豈不惜哉慎

聽耄言毋忽會體剛先生尹先四叔尚互丁寧勿光陰虛擲如爾虛擲豈不惜嘖哉惟體剛毋忽各童生朝夕請敎于尹先四叔毋忽附此幸兆體念閏二月十一日酉刻燈下渭氏寓朝房信筆

家書

前後書叩無他祝只願兄弟子姪勿生事爲我累家中如此儘勾了若不知足是得罪　天地神明也子姪後來尚有好的留些福與他勿享盡做盡折墮子孫也只爲我整完南樵書院我不久卽歸歸卽挈家入居南樵死卽塟焉人生歲月更有幾何不久死矣兄弟亦宜念此可也死後

復能帶田地金銀入棺中否生前勞勞徒取人怨怒取人冷談冷笑他日子孫過人口齒皆云渠父祖平昔穩惡今累及子孫也此語近俗而極眞世人累驗兄弟子姪宜深念此人寫一本置之座上可也來年可請一好先生敎四峰諸生別處閒人不許入住學規要照舊與瑚還山讀書勿在家懶惰待予囬日乃擇地塟介先山中書院無人尹先移家入居因以防檢生徒可也尹先可不任敎家之責也哉

家書

前後累書已詳盡矣不須多贅只近聞天下官司送到賢否冊來逐一檢閱見贓官害民考語脚色皆註曾送金銀若干與吏部某官或送段帛或送酒器或送金玉帶到京與權要官此樣考語到部則此官必退了而京官遂受汚玷幸我家無被人送者各官考語亦無送禮物及本家者此可喜也今後各處官司交際決要謹愼勿輕受渠禮物爲我累也又贓官凡送此禮物干權要之家權要之家若肯納之彼則待計曰吾有權要人任上能扶持我遂肆貪無忌行檢敗露則求權要人爲之採援如救之是保贓奸也斯民何幸贓官無忌皆權要人受渠此小餽遺致之也是故贓官滿天下皆京官敎之也縱之也爲之作窩主也

近日汪公張公絕跡不受外官禮物家中亦極嚴故贓官少震懼不知我家中兄弟體此意否有人餽禮物否曾受納否又本家有事干擾官司否如本家少有此事干及官司彼則卑視我矣其卑視我又何足惜我一人行檢於兄弟何足重輕哉但恐贓官窺我卑了遂無忌憚貪婪害民則我之罪也天地生我國家養我將以福惠天下縱不能惠天下又從而爲贓官窩主俾有所恃以害民兄重得罪天地也我子孫他年尚望做好人幸兄弟體此意爲子孫植此福俾渠有所依賴也此帖尹先同體剛到祠堂熟講之使兄弟深體之仍留爲子孫後日無窮之訓嘉靖十三

年甲午臘朔五日渭氏書

家書

大厓爾只惟各兄弟養奴僕何爲也毋人各火爨不養一
僕將自采薪耶抑各婦采薪也凡采薪汲水炊爨一僕爾
乃惟之不通人情極矣各入新爨一兩年間且未須責以
功績久之渠自思量不待爾責也又今日只恐各營求太
過傷敗風化耳又各兄弟無本作活者正宜人給銀數十
兩聽他各人用心勉力乃反惟渠取此資本做私意耳此
俱不通之論也渠各兄弟亦怨爾只取公堂錢做私意耳
爾肯堪耶凡事須推己度人乃可爾心雖公然責人太甚

又多聽婦人之言不知婦人說話無一句堪聽而爾不知
也此字煩體剛兄備細與大厓兄講勿怒乃做得家長也
不久予亦歸耳歸自有處但予未歸時不可不知所以自
處以處衆也予自出山絕口不及家事數月間聞家事極
不濟擾亂我心也不得已累次字回意極矣兄弟猶不善
處予亦付之天耳奈何奈何今無可慮只討口耕田予極
不樂又會憶不樂極不樂兄弟互相焦煎皇皇求利極非
好消息予極不樂子弟不守法極不樂此字只體剛與大
厓家兄細讀細講之千萬千萬

家書

累次書回只願各兄弟勿惹閑事乃聞又去布政司取椒
票是何道理我居此地當以廉介率百官如辭受取與不
嚴賍官何所警戒今年考察可密訪本處官貪賍者來報
只勿任人此陰騭也予五月初二日考三年滿該廕一人
入監前日要斥出與重不廕他今思之各子姪皆未知誰
可廕者如廕與重但使之守祭祀可會兄弟告于祠堂只
與璞五兄弟不廕自與重以下各姪俱用片紙書各名于
祖考前信手拈之如拈着與重即許他來廕我此處亦設
祖考神位會白山列位設毬拈着何如倘祖考要渠承祀
事即拈着渠亦罷數日當再書回外 太祖皇帝鐵榜人

家俱熟讀乃可寡過山中童子亦宜知之好好收貯勿失

王河橋書

家書

一訪得與瑆去年在書院抗拒先生可發回大宗祠前
朔日會衆打二十棍回報請體剛押去如再抗拒送
縣監了問擬子孫違犯教令罪名斥出不許入膳

一今後各子姪不許各取小廝跟隨毋出入如在石頭
即在祠堂撥人跟去在山即在書院撥去四峰書院
除舊僕外如有新來的人皆送石頭大厓驗過堪用
乃許收用如不送驗擅自收用及谷生擅取小廝跟

用係生員學院人呈送提學道將生員降青衣罰念禮記白文一部爛熟乃收復若係童生發回石頭牧牛挑糞一年亦罰念禮記一部乃許回書院如不遵禁令仍又故犯以子孫違犯教令律送憲司問罪枷號三箇月斥出不許共聽此例一粘四峰書院一粘石頭祠堂俱着顏體大書禁令示仍存此作家訓

一四峰書院不許交接外人進內宿歇各生出廣考試須叔輩一人押去事畢押回不許獨自出入違者罰念書經白文一部

一與珪等自山中回只許歇宿中堂不許輙入樓裏違

者打二十

一各童生經書未熟三場未通勿送進學恐因入學又壞了與璞等如不早來書皆生了務外馳騁之故也與玦書却熟了今念詩經到豳風歲盡詩經皆熟了如來歲還着通熟書經春秋乃許進學如書未熟進學無益也此帖可粘書院使各生自省

家書

予累有戒諭今後田土不許再經營了沙田不許再做了家業不許再增了如何又與人做香山沙可是不遵戒諭爾兄弟只在外幹閑事推罪名我身上我只一身豈能當爾兄弟擔受許多罪名豈不傷心哉爾兄弟如能講明家訓共勉力遵守使子孫皆敦勤儉只如此家足矣如不守家訓子孫不守禮法將覆敗不暇田業愈多罪惡愈大取笑于人愈衆前車覆後車復不知戒謂之何哉與璞如不早來此處拘束教訓已壞了子猷各子弟他年皆不肖斷不能承受許多家業不知爾兄弟尚經營何為也此帖留在祠堂作子孫他年鑒戒到衰敗時知我此言驗也又冼進士建言時政內一欵謂廣東權豪之害亦是痛切今錄數本回去一粘四峰書院一粘大宗祠堂求作兄弟之戒又陳禎罪名未正可送官治之今後勿許到門分水頭

地只可做房與人賃住本家却不可在此抽地頭錢物及假借人聲勢做各項買賣必招大禍趙丹山未到如到京有別說話我就粘筆退此田與他決不要今後爾兄弟如再做沙及再增別處田地我回日俱退了有引做田人此處訪聞即送官一百棍打死今後此處送人出官爾兄弟不許私下救解如再救解我別行嚴法處置勿誤勿誤此帖四峰看了送石頭收貯作子孫永鑒

家書

人命事情須會鄉老從公張上以警後人不然他日鄉間良善受無窮之禍此事凡有身家俱要擔當乃可否則小

人得志君子難於自立一李家不足惜須爲本鄉有衣飯
人久遠計將此帖說知各鄉里務要秉執公道勿虧天理
亦他日保身家之謀也

家書

汝璧云滄廋人來哄去幹崇報田極不肖者也嚴先代人
處開事累族人之體否今後宜省改鴉湖田不先處界至
稅畝即開圳啓爭端者也急善處敬先與道孔才事着回
報今後再幹閑事即書回以官法處治宜省改四峰後區
氏墳白石鄭氏墳如背以自己妻女墳一樣心視之必自
盡善也不勞萬里掛心也自今再惹閑事是喪心死人也

不可教巳巳前稅直帶回岑體帖着回報與瑚改字孔成
聞渠居家有說話切宜防之戒之不獨壞行檢做人不得
亦促壽命大不孝也慎之人言可畏也

家書

前後屢書回只是要家人勿干法度勿過人口齒予在此
日日兢兢掌印六箇月積弊革之十分之七尚有未盡行
者在　朝廷張主何如耳即今部中內外肅清天下贓污
官吏望風斂避所欠者予之實德未足感孚致人而從心
疑又恐家中生事過人清議俾奸人藉口曰謂先開口要
懲贓污渠家人兄弟所爲何如也爭相指我家中短長以
非毀我撓我法度不竟施行負　朝廷耳自來士夫凡有
權勢者多難保有終爲雖其本身不脩實德不足所致亦
一半由家人兄弟妻子累之也予之不德固惟日恐是真
如臨深真如履薄如兄弟亦幸深體此心謹身慎行齊整
家法不干非議俾予早早致仕回去保全令名鄉人稱之
曰我嶺南士大保有終譽惟某氏一家而已豈不美哉惟
兄弟深體此意勿相負累是所深願也享富貴須有實德
否則鬼神不佑前後傾覆何限可畏不可恃華常以此帖
同宗族丁寧戒勉

家書

予本擬今秋告致仕南歸矣不意又陞南京禮部尚書欲
致仕未敢也去年定策歸山偶值汪公去任而不果今秋
準擬得歸又輙不遂謂非年寵兒坐命耶爲拜上方生
山中快活暫偷渠也書到日可備禮告于祠堂俾祖考知
孫又陞也此外惟有脩德守法爲兄弟祝耳又家書今後
勿寄來了

家書

山中諸生着嚴防他收放心養德性止童子時至緊也後
山田做得如何有求入分內者勿與待我回日處之或與
親舊之貧者可也南樵地基爲做堅固行力[illegible]

將歸也外稿付覽可知此處又講仁叙也爾兄弟宜念我
艱危勿又生事害我如不體念謂之何哉稿可通送諸友
看

家書

與球等昨閱元濟則俱有帖去不多言矣只守義循理使
子姪有所法式他年作嶺南好善之家足矣楊州卞家五
世同居
朝廷爲立牌坊近日乃恃其富盛凌吞鄉里古人田土被
人訟掌家者猶不知改過反扳附權要爲之庇護亦年送
夏尚書銀數千今雖得夏爲之冰山然惡名已滿爲衆所

棄爲法不容他日必將傾覆殞身滅族皆所必至不如不
同居之愈也此事足爲明鑒
太祖初年凡大族皆誅且徙惡其吞食細民也只義門鄭
氏一族保全謂其守禮義崇儉素不害鄉人也足爲守義
之勸自古亂世則大家先覆財穀爲人所利賊爭趨其家
殺其人取其妻女奪其財物雖盜賊之常亦天道惡盈爲
富不仁鬼神皆降之禍也此足爲後世明鑒爲人父祖須
積德義爲後世計保姓命可也父祖累世積德子孫一日
不善猶致傾覆蓋成之難而敗之易也況素無積德之實
望子孫他年享富貴保身命不亦難乎皇親張家今遺椒
禍亦昔日積不善所致也楊州高尚書一百頃田五十萬
銀一日抄沒追及親戚亦平日積惡所致也予非道人之
惡欲兄弟子姪視此爲鑒也尹先可纂出此帖作家訓又
賀　皇子疏一摺可送方老先生同湛老先生各作一疏
賀　朝廷老臣之體也又梁立本來千萬語之到此取一
書去乃可

家書

二月初四日有承差陳紹魁北京回在張橋驛順帶書回
去不知接否書内處張栢山事極詳鑑球璋珠瑚可同到
巡撫巡按爲講明免虧負栢山也家中只是守法勿惹事

禁治光棍勿得罪鄉人乃第一緊要事也又與道等及與
鑑等兩戸編奏二百七圖須與各排年兄弟相處不許倚
借聲勢欺負鄉里不許拖欠糧料負人被責不許不畫卯
不許恃勢科斂甲首人戸損人利己如有違犯許各排年
赴官陳告治罪不饒惟張栢山事央要用心幹完否則誤
人之罪我當任之此至祝也不一

家書

二月十八日差詠成往北進休致疏初疏乞養病二三疏
乞休此第三疏也詠必
俞允如不准則四疏五疏必求歸矣或曰

聖上眷顧甚隆知遇甚深豈可求去應之曰去年求去人
謂不得於　上然望以去是故不去避怨望之嫌也今踪
跡甚明
聖主亦頗知愚戇之性亦頗眷念矣天下之人皆曰指日
大任矣如此時可以去矣此時不去後無可去之期矣如
俟斥逐乃去不亦遲哉會西樵冢山事以是語焉謂於義
如何如准致仕馬路通報必先到廣可雇打手十名沿途
來接也區姓欲爲納吏又不見寄到籍貫不知如何山中
區氏墓不知圍內灰如何南樵塘基不知如何通不見報
甚快甚快也

家書

前書要起各子姪娶親屋不如計得料否如一時財料難
計逐漸爲可也大宗祠牌坊既完堂屋墻須漸脩完昨
養病疏奉
旨未允致仕疏想必允也三疏不允尋九月考滿亦徑歸
矣此中事如常如准致仕正月起行四月到如不准九月
考滿十一月中到矣家中各人只安分爲上勿惹事勿生
事各子姪各務　讀書從師務實免過人齒牙也至祝也
新沙勿惹不得不照管毋事尚早收斂他日悔無及子十
一月吐紅痰幸已愈衰年百病皆作眼前子姪無可恃者
如不尚早收斂後悔後悔

家書

梁家田銀已帶去京作賃屋用可查西南房租九江沙塞
塘沙龍畔沙西竺坦平步田租及市店各租銀補送彭芝
用處服同趙識鳴封識待有田即與買給此銀只付梁救
兄弟各房不得分爭令不得已此行只恐家中兄弟生事
爲後慮耳尹先平日自待如何如何不身率兄弟子姪躬
行禮義勿惹閑氣勿作富貴相使鄉里稱曰真有道者之
家與世之假道學口仁義而心財利者天淵相懸豈不美
哉何爲低頭爲世俗談笑好人易做美名難得門地保守

爲難我的兒子決不狼狽學衆人苟苟營營也試觀之日
後可見如再二三年彼見識小定發回立箇樣子爾看尹
先勿謂後無真正道學子姪如爾一味放倒也再與郭體
剛同看勸大兄急改前過做箇家長樣子俾子孫有所取
法勿積惡欺天受折墮地廣城書院即立定例不容婦女
居住如容婦女居住他年敗家必從此始不如早退還官
也

家書

與嘏親事與丁解之門來者有五善爲世俗結親只論家
資奩裝計較銖量風俗薄惡今挽而歸厚則貧女不見遺

於薄俗一也于盤素負英氣有女必不肯輕與凡子與瑕
乃其配也士有負氣而貧者子女亦不落寞而世之營營
貴富者不足重輕有俾名教二也凡娶婦得厚貲多挾貲
而驕家多不和今得貧女從善教之或能守家法三也我
家不爲薄決不賴婦之貲以助益也又求富室取厚貲適
以長不仁之禍而已今娶貧女少救爲富不仁之過四也
瑕輩生居富貴之地所志又將讀書上進若復又娶富厚
之家是將求無不足生既富矣又將讀書求進又將娶婦
取貲求富是求福亦盈也天道惡盈五也此五事面召瑕
語之且曰娶貧女必賢者乃能汝能否渠曰何不可惟命

云子亦謂此事瑕可能決志求親于盤之女亦勿看年命
白山云志定卽命也水南田卽遣人求年命略看過聘矣
勿疑也

家書

拖欠秋糧不肯早完負累滌宗貲枷死人命心何安也各
兄弟立此家業亦欲傳之子孫切勿虧人折爾子孫如得
爲奴爲丐尚有人種萬一覆絕如才先以諸者是祖考所
傳之血脉至爾身斬絕也豈不畏哉如減價買田他日身
後有訟楊閣老家所買田俱被告稱減價官司盡爲斷田
還主就將多年所收租利准還半價自楊閣老中進士後

六十年田業盡數退給小民家業一空近日潮州陳世傑
亦被人告占田半價官司見告占田卽追契退田見告半
價卽責退田給主逓年所收租利准還半價今家產盡
絕兒子來京奏辯但官司皆以此爲公道以此立聲名雖
奏亦無能爲也我家買田凡減價者與璞皆與訪買召原
主給領原價勿貽後患就無後患亦折子孫承受不得爲
補欠價只查山中書院逓年所收租銀將兩年所積就可
補足如兄弟不聽我言聽爾所置之田自利自保我決不
肯爲此無陰騭事爲子孫毒禍此帖收作家訓

家書

前月兩遣書回事情皆盡不復贅惟是七月到今卽染留
連之病九月獨甚初則遍身瘡疥後則大小便不通有兩
三日甚危今則漸愈尚滯澁不快忽作則整日不自在身
中看來亦無大傷損重病但未知命運何如耳去年前年
南京時多有不詳之兆憂若果然則大數難逃矣萬一不
諱須家中得力一人來小兒輩托不得也又領兄弟守家
訓保家勿遺先祖羞遣人替我修整開掘旗山點穴處回
卽塟焉語云寧有備而無事不可有事而無備也病久困
乏不能詳細手戰不能親書命儒士代録庚子十月初三
日渭厓家書　后四日而薨

詩

四言古詩

送温學士省親

飛飛眉雲遥遥我思我思伊何隨眉雲移眉雲萬里可望不可携

飛飛眉雲及此秋期感此秋期惕我遐私遐私伊何我心秉彝我心秉彝同心式可推

飛飛眉雲望望西馳望雲西馳我心遲遲眉雲馳我心矣栢鳳遺我好音矣我心遲遲聖學緊我緝以熙矣

右眉雲三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衍聖公辭述

嘉靖歲癸未夏四月韜南歸過濟寧謁闕里循洙泗入孔林仰喬木焉越今五年見衍聖先生猶懷仰孔林後之詩

昔跡洙泗亦涉其流涉流洊洊不以濟舟豈彼流水不以濟舟滿彼流水不以濟舟萬里清流萬古安流會海其壑匯宇扶浮

昔跡洙泗亦問其源其源脉脉其悠淵淵豈彼造次是可問津浴彼洙水既浴我塵浴彼泗水復浴我塵塵斯浴矣收六問津飲彼洙水所洗我心飲彼泗水亦洗我心我心則洗矣敢云問津

昔跡洙泗亦瞻孔林維檜斯茂維栢斯森猗彼檜根今幾千春猗彼栢陰今幾千春瞻彼檜矣天露為之溉瞻彼栢矣天露為之澤匪檜與栢實天生德澤彼檜栢萬世之陰勿剪檜栢萬世之心

昔跡洙泗亦望岱宗萬仞其巍萬仞其崇耿予小子南荒之棄望山斯登望流斯泝矧伊岱宗四岳所視彼何人斯允懷岱宗彼何人斯同陟岱宗瞻彼岱宗之人兮悠悠我心兮

右昔跡四章一章十二句二章章十八句一章十六句

贈吳白樓尚書南京吏部

汨彼流水東會于河質彼君子蘊德則嘉蘊德君子皇家膺碩垂四十年鳳鳴天極

汨彼流水會宗于海質彼君子令德靡悔令德君子髦士所儀乃茲遠矣于易其儀君子行役皇圖所毗君子所毗皇祖始基

汨彼流水會通于淮質彼君子蘊德不可涯友僚之浹莫或爾猜聖人御極宜爾左右爾董南銓膺公先奏奏爾膺公歸佐元后

汩彼流水會通于江質彼君子蘊德孔良蘊德君子範陗
幾士範此髦士可鸞可鳳可桐可梓範此髦士歸報
聖天子

右汩彼流水四章一章八句二章章十二句一
章十一句

鍾石詩有序

費子曰予祖居江之湄江之流自玉山注于湖
百折矣障江之流而屹然起立者江中之石也
其態殆萬然而鍾石亦其一焉環石之上下左
若右前若後若禽若魚若雲若潭若松若檜玉
芝石英其類亦萬然而予之山房亦其一焉環
山房之上下左若右前若後若鶩湖五峰芙蓉
青蓮旗卓筆峙鸞翔狼伏其奇亦萬然而鍾石
實其主焉故自吾山房之構也負石若杌搘石
若席仰陜俯趨若太華少室以豫以佚而訂約
偕老又自山房頫盻而見茲石之兀特也儼焉
而見其靜以定峭焉而畏其猛而鐏狂瀾推焉
而茹安以尊波濤撞衝而滮滮作聲若大小叩
焉而鳴而假以爲師茲焉假寓皇都雖則師師
百僚然不如吾於鍾石之自得師也亦復典符

南都引望山房地則伊邇竟不得如昔年之遨
佚以豫也渭厓子曰豈直予乎失山房之師哉
吾友有石泉子者昔出樵謨其遨佚之境曰紫
雲之觀翠洞歸我乃今我亦失之有石泉子者
昔出樵謨其遨佚之境曰九龍洞曰雲谷歸我
乃今我亦失之几以奔走之故也費子曰然則
若山靈之輕背我何其爲我矣諸聲詩執爲券
討白首交盟無我棄焉渭厓子曰我則矢詩豈
惟子之爲亦聊以固吾盟也詩曰
卓此鍾石砥此中流伊古鴻濛伊幾春秋江水流悠物共
沉浮惟爾孤峙蟠龍蹲虬
鍾石之蟠障彼傾瀾雲濤之奔滔天懷山川谷爲陵丘阜
爲坑惟爾孤峙亦靜且閒亦以無患
鍾石之立有實無聲趾固地維亦靜以寧汩彼流泉亦激
以鳴雖則激鳴亦猶無情
鍾石之固玄化爲骨峙之兀兀仰之崛崛水流汩汩春衝
排排日灼火爍鮮纏蝸蝕迄以無謟
鍾石之高高不撐天有檜石之巔亦染紫煙有梧石之巔
亦染紫煙鳳來梧枝亦舞獼猴鶴來檜枝亦盟永年
鍾石之友亦矢靡他龍虎則邇道匪我家象山則邇跡亦

戊遐引望芙蓉亦映秋霞青蓮雲外江皐蒹葭
鍾石之側誰構此室臨江之皐宅蟾之窟飲江潺湲食松
檜之實爰有朋友及此弥月爰奏琴瑟共嘆琴瑟和音無
斁惟山之靈於予無斁予於山靈盟共黃髮謂予不信有
如皦日山靈予遺有如皦日

鍾石七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二章章十
句一章十九句

王陽明中丞平盜詩有序

十二年冬
欽命總制王公討江廣諸盜悉平十三年春班師是役也

王公實涖師斬悍將之不用命者以徇由是軍
士莫敢有不效死以戰者以有成績云我南韶
惠州西南抵湖湘北抵南安贛州山谷叢園孝
爲盜區則古以然邇自孽璫竊柄以來流民從
盜如懸崖注水之得坎壑也以故賊勢益熾公
謂若是在予必請得命檄三省兵犄角攻踣之
先致賊首棄市餘黨以誅以宥尋悉平滅公
用兵不可測於成效勝筭衆謂如神蓋公以道
學經濟爲天下重武事特其小試者爾云韜等
躬見茂烈謹賦之永言不諛以詠伊南仲召虎
不尚專美於千萬代

天佑皇明界以全宇丕及中國夷貊順附治極蠱生有蠢
厥頑干夭之紀姦厥宄奸負山之岨伏谷之坑禍我邦域
戕我士民
我士我民奠嶺之壤溥湖泊湘韶連洛昌龍川惠陽觤觤
皇皇民兄大棘而水斯溺拯用不亟木本斯撥聚有大艱
頑人斯責
頑人維儒儒以用武懇章濂洛步趨伊呂爲國股肱爲民
心膂愍民大棘不遑寧處赫我仁怒誓我義旅運我神籌
期取我民仇

頑人用武雷霆自天頑人用武山川震驚山川震驚以莫
不效靈頑人用武四閉賊衝須人斤武則鈞渠兇渠兇就
擒寧我兆民
寧我兆民各遂理所以士以農以工以賈晝出夕處莫或
予侮寧我兆民食有廩庾樂有妻子養有父母是維頑人
代天作之祜
天實畀民頑人以生天實爲國頑人生德天實兆治頑人
在位頑人在位鞠躬勵勸皇曰頑人汝則大勤裒職有齡
頑人旋歸

天佑六章章十二句

汪憲副誠齋平山海戎

蕩蕩廣服跨海負山海險海馳山險山峴山海氓蠻負恃
險嵎據竊巖坑據險揚妖據險遂頑據險豢奸奸妖肆橫
毒兇肆橫竹賊竹殘
鯨漠漫漫惡浪湯湯帆風飛波沸以北以南鯨噬狼貪汙斯
民安居斯民以焚斯民慮百斯民艱維彼山頑年邇四三
炎焰疲燔撫斯驕斯驕驕閉閑天威赫將對則笑談侯長
侯雄侯亂侯繁侯窮侯裴侯附侯攀賊聯蔑災民斯茂堪
維彼海頑始利之耽廉欽珠珍田壖鹽鹹維珠之紅維鹽
之饒匪珠匪鹽濫艫或番官司典刑兵司誠艦身此穽坑

生不以還生不以還島嶼棲蹲島嶼棲寒一息之存一夕
之安一夕不安魚腹蓋棺有言骨酸有涕沈瀾莫則奈何
乃大作難大爲民患平聲
民患孔棘民患孔殫民心孔傷民骨孔刓八
民良愍民大盡愍民大創民盡刺康民創刺
民災刺肝剝天威之揚天命之將天民斯庶
中乃令有紀有綱乃渙乃號乃敦乃詳俾滋
降與頑更新錫頑福祥
脫頑凶災復頑家鄉昔頑之僭造有天殃今頑得公祚席
梯航祚席梯航肉骨存亡海頑來歸海患于襄維憖怙[illegible]

維憖金章恃彼舟航恃彼飄檣焉彼飄檣逝逃海洋
海洋茫茫苟息苟蹤用我降頑佑我戎行奪之長技狎之
海荒銃砲震驚雷轟電光彼昏卒狂斬死不遑罔罔倀倀
如釜之魚如刷之羊首駢肘攣檻車以防歸艤其肌不斷
其吭
彼徂金章月鱠其肌目千其癢祈速斷吭泣涕浪浪凱歌
琅琅武夫洸洸清茲海蠻民福無疆越肆山頑豨突鴟張
我武維揚彼遁草莽我武維弛彼嵎斯强是尤怙終是宜
誅攘綏不誅攘民視濫觴
乃蒸我旅乃峙我糧我矢我銛我矛我張先我間諜熟我

土壤詠彼先遁示彼招安天兵赫臨熊虎奮翔闔闢四塞
震夫四方豕蛇流髓狐鼠流盂賊屍爲囿賊盂爲湯民殘
斯除民仇斯償民患百年伏此蠻羌靖此蠻羌廣服用匡
奏功廟堂紀功旗常銘功鼎彝公功用彰奏功廟堂錫公
祉宮有苾其薌錫公黼裳三衣煌煌我嶺海民祝公萬年
受福穰穰

蕩蕩廣服十章一章十三句一章二十二句二
章章二十四句一章十六句一章十七句一章
九句一章十句一章二十二句一章十二句

贈魏太守考績十一月在縣五

采菊采菊于樵之眉手笑金英口㫁金卮金英馨芬金卮
剛而采菊英支離金剛卮持贈遠人薄慰遠思
采菊采菊于樵之巔菊英佩帯菊英佩弦菊英插髦菊英
任肩采采菊英聊以永年持贈遠人聊慰各天
采菊采菊于樵之側上有流雲側有兀石菊根千齡菊華
千日插髮懷哉瞻天北極持贈遠人遠人之德
采菊采菊于樵之下佩菊以歸薄言夙夜佩菊以歸薄言
繪畫我菊之英邈不以貲持贈遠人作遠別話
采菊采菊于樵之峴樵雲飛飛樵月楚楚破樵雲裂蹋樵
厓砢采樵采樵自我自我持贈遠人實獲我所

采菊五章章十句

重贈

陜雲山望嶺以南山有崔嵬水有潺湲山高水長邈不以
源水流盤盤山蹲恒恒五嶺以南廣郡中蟠厲風積頑廣
氓積蠻廣習積奸風澆波漓收挽之難識治良材於也未
歎雖則永歎不一手援或一手援弊積力難維彼頑風耰
鋤之予釋之耰鋤為民之巨喉民胃膏撕民骨髓紙棺姤
民炙我民腑糶予癹民宰民之宇渠腊渠炙皆我民若公
為民主為民父母憫此民頑有澌如雨維彼奸風民之蚩
蚩不敎不恆匪刑匪儀羔羊之室穴如鼠如鴟刑斯弗惭禮

斯弗知維肥其之羔惟身之肥臭聚蝿毯肉聚客飛公斯
涖斯克振克夷克振克夷莫之或知維彼蠻風為民之祟
出則民蠻入則民帥戕我民良蔑我民瘁我民號天有號
如醉我民無辜慘慘心隧蹤則心隧莫釋係累我公于民
發民如噎雖則如噎蠻風日逝大為民厲公大赫怒曰我
民予我民父母民我之依我民之撫民我何有我何為者
維彼頑民誰附誰主取彼之附投畀狐鼠取彼之主投畀
豺虎頑不民殘奸是寡與奸民寡與良孰予侮頑奸內空
蠻氓外距維彼蠻氓惠不以字則惠以字愈嚴斯扈猱木
之升阴岫之據是用赫威惟威斯懼是蔫予戎是叟予儲

是礪予戚是飭旄羽維予之飾維時之取殄此蠻氓為民
之祜殄此蠻民脫民陷穽我嶺海民祝公萬祀萬祀保民
求民之暘維昔暵暘焦燎下土春苗焚枯自春徂暑暑著夏
赫威威炎炎燋枯燁燁燐燐瘁民傴僂謂不有秋謂閭室死
公曰何辜民之疾矣我則長民民之庇矣我民何辜而乃
有此則我躬之辜昊天乃雨盍我省躬祈我民祉撒蕭跣
行周十數里踰十數旬弗雨弗止汗瘁體膚不遑寧處曰
浩昊天疾毋民以錫之雨霖澤我稷黍我民父母民之攸
恃乘烟回天遂降其雨其雨洋洋我黍與蘋我民得公大
慰疾苦我民得公食有廩腴我民得公寒有絮储民民得

公室有照炬願百斯年維公父母願百斯年維公維主願百斯年維公哺乳維百斯年耽公是倡公於廣人罕有礜語毀礜坑猱皂白機杼于愪斯排于愛斯與誰秉鑑繩千度于茹采櫱有歌矢歌如縷雖則如縷曾不纂組萬古矢歌敢曰吉甫

丹厓

陟陟丹厓千仞其巍沿厓采芝沿厓采薇婷彼采芝之人兮商山之人兮婷彼采薇之人兮西山之人兮沿厓求之松雲且深沿松求之遂隔雲岑杖藜雲岑悠悠我心猿鶴遺之音

猿鶴遺音于彼厓側鶴舞斯翔猿舞斯立丹厓主人猿鶴為羣玄裳縞衣以友以賓以友以賓以月以年握粟餌鶴投粟愚猿葛翁在後安翁在前樂誰與言

其樂只且厓雲之坂雲紀竹根映日將晚雲赤竹蒼竹陰晝長晝長竹風凉竹蒼厓蒼映日成丹望望丹厓界天東南倚天東南既樂且閑看縹鳳翩翩於也求歡

求歡維何倚厓飲酒飲酒且歌樂此眉壽且歌維何聲聲太和鶴友鳳賓于厓之阿倚厓維何鑄鼎之丹火烘丹爕倚厓以看煉彼鼎丹倚厓以飧鑄不老顏拄杖天東南

拄杖四尺沿厓歌且謠及此秋期天淵煙消煙消天高寂間沉寥偕我赤松偕我王喬不樂昨夕厥幾今朝朮芝以飯采松以燒釀酒十瓢醉我二三子醉則弃瓢

弃瓢何所掛松之枝秋風蕭瀟自天吹之風吹我瓢聲炊我斗我斝厓石扶醉以起醉倚厓石兀髮如砥醉見厓石絢爛錦倚吁嗟乎厓之趾兮天地撑拄兮吁嗟乎厓之峙兮君子樂只兮

丹厓六章章十五句

明所

麗日皎皎灼彼普天我堂斯諦我日斯偏開我八窓日光斯全吁嗟乎德之用大矣

麗日皎皎灼彼清晨我室斯諦我室斯昏闢我小牖室視斯真吁嗟乎牖之用大矣

君子進善如德如牖顯允君子尚不我咎尚迪我蒙尚俾我有聞于後

君子進善如牖如德顯允君子尚不我忘尚迪我明尚俾我進善日詣

明所四章二章章七句二章章六句

玉田

我田百畝不以穜禾匪不種禾種禾獲不多惟種玉子種玉如何玉子成璞可琢可磨璞琢璞磨温潤則那

我田百畝不以種稷匪不種稷種稷不多得惟種玉子種
玉何適玉子成璞可圭可璧種此圭璧以近有德
誰有善畝我有善價我畝匪有餘我求日不暇匪我則求
誰售我者
誰善耘田耘我玉疵我曰如莠我玉亦不滋誰教我耘實
獲我思

玉田四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六句

終慕卷

北風自北吹我裳衣添我裳衣我心則悲我心則悲寧或
之知于彼樹矣北風吹之北風北風孰知我哀

北風自北吹我衣裳添我衣裳我心則皇我心則皇寧或
之將露風凉凉雨雪雱雱朗天清霜於以侑傷
北風自北其聲嘶嘶凄我庭除鳴我金鐵冷我菱草攪我
胸臆其攪維何捲我書籍其籍維何父也手澤昊天昊天
曷其有極
北風自北其聲淵淵乃心凄矣感此桮圈匪桮圈則悲毋
氏之故維母氏之故怯此霜露履此霜露靡泣靡訴昊天
昊天有此霜露

終慕四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十二句

竹軒九月在廣

蕭蕭修竹倚天掃雲爰有雲根爰有清陰播時清陰覆于
蒼旻
脩竹之下有石有水維石崔崔維水瀰瀰維水之枕維石
漱齒枕水洗耳漱石礪齒
脩竹之上有鸞有凰鸞食竹實鳳鳴竹岡交交和音大明
之祥誰有脩竹于鳴且翔
脩竹之側誰構子之室牖引竹風牖引竹月風清子襟月
凉子席維月與風疋幾今夕亦有友朋亦奏琴瑟爰奏琴
瑟和鳴無斁於戲維古之人之無斁

脩竹四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八句一章十三句

送高明嚴子之京九月在廣

秋颷蕭颼秋江流悠萬里蘭舟駕彼蘭舟言泝上流蘭舟
上流蕙芷馨浮
我采我芷言贈之子我采我蕙贈子之佩贈子有行行馨
天庭贈子之佩佩馨于京
我采我芷秋江之湄鷗鳥于飛鶖鶩于飛彼鳥者鷗則我
忘機彼鳥鶖鶩王雪頡斯遣遣鶖鷗偕子馳馳
我采我蕙秋江之瀾采蕙不盈筐涉瀾不涉灘涉瀾有清
淺涉灘有潺湲贈子有行贈子蕙蘭贈子觀瀾毋涉潺湲

蘭舟四章二章七句一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贈梁純禮還程鄉

樵厓流水練界碧天有客有客撫松尋源雲端之端大科之巔混混流泉源洪流綿泉流樵厓派別支沿派別支沿則誰與言

樵厓流水亦流祠㵾流水石根水流石髓源洪流長綿綿瀰瀰汲彼源泉言餞吾子言餞吾子源泉之以言汲源泉來春之俟

樵厓流水亦帶流雲水流雲飛松蘸雲飛鶴爬松枝龍蹲松根采采松枝言贈遠人蹁躚松根言來年春

樵厓流水則不可以仞言陟樵厓塗不以問萬仞言樵蹊

步之慎路口有崔嵬路半有眩暈陟此崔嵬過此眩暈萬仞言樵惟力之任

樵厓流水四章三章章十二句一章十句

遯齋挽

勿折我竹枝勿折我松枝我松斯跂我竹斯猗松跂斯石遯翁手植竹猗斯石遯翁手碎

勿折我竹枝勿折我松枝竹掃流雲松掃流霏我撫我竹撡撡我悲我撫我松遲遲我思

勿折我竹枝勿折我松枝松根龍蟠竹枝鳳棲龍之遠矣鳳之遠矣廿斯年矣廿斯年矣

勿折我竹枝勿折我松枝竹蔭我遯翁之齋松蹲我遯翁之池坐斯齋矣遲我思矣浴斯池矣遲我思矣

竹枝四章章八句

萬竹軒

增城老子有竹萬根根根掃雲根根成陰

增城老子荷鋤朝行鋤竹之墩培竹之萌薪竹之枝遲竹之琴七八十年作竹主人

增城老子亦到西樵到九龍嵒蹲嵒之腰繞嵒幽巖植竹十條像萬竹墩聊亦逍遙

增城老子亦到白沙白沙先生謂多竹家竹以逼俗一根

則足况於千竹况於萬竹

增城老子亦到石頭石頭先生借之遨遊道峯竹墩老子則留明渠家物謂渠好述

秦掌教考績

明明廷桐露斯零桐鳥斯鳴有鳥修翎飲象穗城借濤南溟皆雲北溟聽鳥鳳和聲

明明明命普天保定普天無競小人是正君子是敬顯允君子共天之威命對揚威命

明明明德於昭允塞建民之極作民彝則顯允君子明德是率是楨樸棫是奏嘉績

明明三章章八句

李母貞節 李太守母也

何我獨栢悠悠我思栢植前堺慈烏夜棲烏號傷悲遊子傷悲

獨栢之植于茲百齡風號冷冷露泣零零風露晨朝遊子則學

獨栢之枝凌霜撑天春不敷華冬不改堅雨春霜冬孰孰百斯年

獨栢之葉則翠且老露雨澤之亦澤潤好露雨伊何九天是冒

遊子遊子瞻彼獨栢悠哉悠哉亦極悽惻悽惻則那求懷獨栢之德

遊子遊子瞻彼獨栢命我子孫灌我栢之植命我子孫勿剪我栢之葉

獨栢六章章六句

雩峰 為何太守獻卿

樵雲千仞兀揷蒼旻雲木森森雲石稜稜是宜樂只以游我心

游心則那温泉下沸匪云曾沂匪云川逝雩壇之松可游以愁

雩壇則那雲流孤峰萬仞孤峰萬仞孤松撫撫孤松樂乃誰同

誰同游樂振古開人單衣綦春乘川羕春沐此熙薰振古熙薰

熙薰自南吹我葛巾凉我葛巾悠悠我心豈云獨樂我有良朋

良朋偕我坐松之陰雲深松森鶴薦清音我良朋樂矣鼓瑟鼓琴

鼓琴鼓瑟雩雲之墟天飛之鳶淵泳之魚上下聽矣其樂何如

其樂何如采桐種竹桐華斯馨竹實斯熟陟我雩峰餌我鸑鷟

鸑鷟偹翎厥雲南寘一聲穗城再聲天庭知鳥之自雩靈之精

雩雅九章章六句

琴山

於昭上帝毓靈下土衷極储精太和流布衷和流布區宇瀰漫區宇瀰漫山岳上凝江河下注衷和氤氲物各備具物具衷和人得其粹五性出矣七情生生不慾以戒廼全厥原全復厥原爲人之門厥復如何遠取諸物近取諸身

近取如何我身備有手足髮膚耳目鼻口形宮而乖五性是謬形官而理五性順受君子有娶天君中寂性情弗忒性情如何遠取諸物取之如何性情是適定性閑情率由中宅雖曰中宅亦賴外域域之孔固中乃弗忒是作性則取物如何維我宜之我宅我里琴山維之維此琴山實我儀之駒日流矣和風披矣登山歌以謳矣樂以忘歸矣於戲韶石奚爲以慰我思

我思琴山千里而遙昔我植竹于山之腰山側水流昔我洗瓢魚遊水渚鶴企松標松風蕭蕭竹風脩脩依稀虞韶虞韶千古寄我琴山山石鳳跂山花錦囊天風爲絃得趣忘彈爰我良朋于山之間尊酒頤顔性怡情閑和樂且耽耽樂君子旣和乃心乃和乃身身心和矣曁厥家人家人和矣曁厥萬民萬民和矣奏泰和音泰和奏矣誰瑟誰琴誰琴誰瑟高山流水知音伊誰韶石之子匪伊子之知天風洗耳豈曰洗耳亦洗心髓心靈耳通泰和之音是族泰和之音是族

泰和遠矣得見其像像托伊何琴山之上琴山之水琴山之雲望望水雲悠悠我心舊盟猿鶴投我好音豈曰耽樂猿鶴遺之音

琴山十章八章章十一句二章章十二句

萬氏四忠三節詩

山高稜稜石疊稜稜儲時元精濠虹大橫元精虹橫洪蒙勇貞

彼勇且貞濠虹之鄕佐將負人佛時天綱恢恢猷烈赫赫昭常殞身殉貞四有休耿光

耿光則那祖考厥孫子孫子忠勛考祖是似於戲不聞厥心以綿爾祉

四祖忠勛曰陽德則剛女婦之德柔則其常懿其萬母烈節冷霜冷霜凄冬三葉同芳北背之栢特矣朝陽於戲烈節不忘

懿彼烈節猶曰婦人夸彼丈夫乃有失厥身天畀德于人勇得其純乃身失矣曾不慚婦之仁渭氏作歌以昴自嘶

山高五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感忠祠次甬川韻 爲誠齋

兀兀者木朔然再華彼木則華豈伊瑞邦家邦家孕賢節脩且姱忠賢脩姱明運亨嘉

忠賢降靈有占斯石忠賢之心匪也斯席忠賢之心遑遑皇國朝昏翼翼衷冲翼翼

忠賢之心如栢斯猜彼栢之猜固趾石貞匪霜雨變忠賢之心如栢之貞匪霜雨變

粵昔婺源有石其翳石如鏡如震霆其敝粵聞自昔隋唐
之際有汪先公保邦之勛世德繩藝汪德繩藝是石之異
忠賢之衷與天地通木枯而華氣天地通石翳而見氣天
地通天地感通賢之衷忠
忠衷之積應運而亨運也匪值蘊也山靈應運時乘風聲
楞楞風聲楞楞天下和平
楞楞風聲九天其邁如彼鴻毛翳天之外如彼先公曾唐
之賚唐室之賚天地交泰忠賢之心繩繩匪懈繩德匪懈
受福是介受福之介孫子是賴豈曰譽沽勞訾以難亦有
流言式于德戒

于德衷式徵之于情于情之或于德之徵如石衷潤其光
斯徵如木衷和其華斯燦顯允君子忠賢是繩汪之先公
唐室令名顯允君子令名是繩孫子是貞

兀兀者木八章五章章八句一章十句一章十
八句一章十五句

詒穀 用甬韻

率祖攸言維言之行祖言維何參古乃訂如何孫子不是
敬聽敬聽祖言是式哲命曰古哲賢侯植侯封遺厥孫子
侯忠侯公侯云則公侯云則忠卿斯國斯爲國之楨心斯
民斯憂欣之同憂欣之同心天地通心通天地是相天地

率埋之行不出階第雖則階第世是式誨言式之言事式
之事是古哲賢心欽于天粵汪先公婺源逸賢理行非或
軌然式然於其式家於其身先不懈之身衛武之年粵身
之脩無或之斷粵言之詒聽之寡衍粵言維何皇皇憂國
憂則維何維職之力職力維何身國柱石上天步艱下瘡
痍惻公言之嘉公心之一雖不公覯覯公心晝公之孫子
公言是紳率埋始終紳言是勤勤職外內虔慎庶獄維既
栖心不苟廼祿兢兢職率維日不足維日休休容人之技
維心休休日遜來裔景憲于廣鎮山水崙赤蒼之懷是毋
是父廣有鯨鯢亦有豺虎職治之憂不適寢處秋霜之肅

冷凜栢臺令德令譽治世之才如彼楩柟宜樑于宮如彼
龍權乃展乃忠憲是都臺赫赫之風奸讒是芟忠賢是崇
家司是蒞國脉是壽敬日不惜材爲國之麻人亦有言令
譽文繡汪之先公善詒厥後維善之詒是宜是胄汪之先
公世德是舊曰損庵公曰維孝友曰北山公德尤蘊厚奕
世之積豈謭淺窺維先之積宜是穀詒汪之孫子無念爾
祖古賢心耕維其爾土爾稱而耘爾穀斯溥遏爾亂鹵洊
爾泉源府爾畝秀爾苗乃繁維汪先公孫子是眷耄耋之
治世世德務汪之孫子念茲無朕受嘏助之頌歌以勸

昭恩雅 次前川賀誠[illegible]

於瞻者樓奕奕巖巖巖巖奕奕且美伊街且美且瞻普天
且瞻鸞鳳䌷䌷天威烜赫生民賴生家臣時興天功時成
於亦成名
家臣成名發源之湍銀潢發煇毓德之所家臣毓德立我
哲我　天子畀寵我其寵伊何赫赫訓言服之訓言豈曰
常編襲之重襲
重襲訓言巍樓是躋維是訓言　皇極是基萬邦是腓孰
邇孰遙乎　皇訓言曾不崇朝　皇言則萬　皇心則一
鞠哉家臣對　天歇冰疇測天高疇繪天文疇酧　天恩
酬恩於昭夙夜以勞

家臣憂勞孰則與偕靡且靡昏　天寵是懷自位中丞至
于家卿大政是經大亡是程秉心忠貞爲國股肱翼翼繩
繩不心之寧斯酧　恩之誠斯
於瞻四章二章章十二句一章十七句一章十
二句
鳳山秦老先生致政
歲在辛巳我也于京公召自楚亦會于京我也後先于公
是式是程
歲在癸未我道嶺表公陟南都德音孔杳我也于公私淑
不火
歲在丁亥我也北征公也南歸歲在丙申我也南征公也
南棲仰公步趨如騏驥雲馳不可以躡矧可以隨
周白川都憲考績
皇國紀綱振振是憲顯允君子紀綱是憲憲是南都百辟
是模顯允君子百辟是模
顯允君子淵塞有溫忠公勵勤亦厚且仁忠在　帝室勤
在嘉績明明廷是奏嘉績
奏績明廷　聖天子曰爾舊家卿舊有典刑國無老成人
宜爾是繩况爾忠清爲國之楨
國楨斯何狂瀾之砥正人是恃憸人是詆君子身世重輕

一世勉勉君子考績萬世
皇國四章章八句
王南渠司寇考績
嚶嚶黃鳥如求弟兄矧我伊人不求弟兄我視猶兄南渠
王卿
南渠王卿毓德赤城赤城水清赤城山明天台之清天目
之明天台虛靈是生王卿績賢績勳是奏于京
奏績于京維　聖天子求人于老成王卿曰吁臣獻惘悵
臣獻惘悵以臣衰耄豈則近名
黃鳥三章一章六句一章十句一章八句

我有兩賀祝也東峰之何翁南海致菴倫氏皆

八月壽期桃瑞西來

我有桃實來自崑崙桃植崑崙萬億千春崑崙桃枝北蔭蓬瀛南蔭重溟

我有桃實崑崙之稹三千年華三千年實一實餌南一實餌北崑崙之梳之實

餌北伊何燕山何子維是何子燕山祉美燕山何子育六士女偕配君子

餌南伊何致菴倫子維是倫子有凡碩賢有姪趾美一門麗賢嶺海鮮促

崑崙之實以餌何子䞉何子餌以餌倫子崑崙之實以餌倫子䞉倫子餌以餌何子是來爾餌矣爾來爾祉矣

祝東峰之子姓如倫氏祝致菴之耄之福如東峰也故曰兩壽兩祝也

吳中丞鎮蜀

德車言邁適指蜀都載此德車御史大夫大夫入蜀兩膏蘇枯

德車言邁適指蜀中治蜀先哲粵有文翁大夫入蜀振文翁之風

蜀有先哲亦有武侯亦有裴脉嗣德前修亦有翁披振世名流大夫入蜀先轍是由

德車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八句

於穆贈袁少司徒也袁公三十年顯仕猶敭歷一廡

於穆袁公績德者年德績之徽徽德于天袁公徽德是身一歷袁公一歷昨矜周還維是一歷袁公是使乃強袁公蹴踖日邊華髮定妍上林鵷鸞瀛沼朝煙銜彼朝煙輿從是聰聽從是聰銜上林煙聽上林歌歌巻阿篇聖人載歌彼是五弦

蘇一峰考蹟少司馬

驅車迢迢自南長安厲風馳冰趨北長安馳驅則那 皇國光之覲

驅車迢迢厲龍汀于度龍江于沐北風寒豈曰忌伊風寒我中秉丹

驅車迢迢沐北風寒四瞻南畿亦北風寒我奏我績矢我秉丹

驅車三章章六句

宋中丞轉北

郵楊蕭蕭郵馬驕驕君子于行曰我趨朝君子趨朝騑驂聯鑣

郵楊蕭蕭松風飄飄風飄上林君子遊遨栢風飄聲襲人
不崇朝
栢風飄飄馨于清霄伊栢之蔡鸞梧與條有梣鵰鳴側背
栢高

郵楊三章章六句

粵有贈也三賢何子戴子麥子並時顯庸才德亦埒
粵有三賢並時之選順德鈍菴勵行不倦澹軒廷尉官要
不悶東軒麥子中方外婉粵是三賢世轄德管
純菴筮仕視士如巳亦乃滋民視民如子乃晉風紀考弊
振理春如治下玉如潔巳

澹軒作邑守身如女視民如子民視澹軒如父如母匪予
私云語縣推尹廿年仕祿家棟壁倚
東軒麥子早端趨軋郎之王溫嶠之山峙臨江吉郡古難
化治麥子貳治肇如無訾
粵載經何維侯維藩粵麥伊何司是布泉並時才賢並時
茹連並民所天
純菴曰吁予敢負民澹軒曰吁敢不畏天東軒曰吁予不
畏民畏于天渭氏曰吁其勉旃

粵有六章一章十句二章章九句二章章八句
一章七句

送二子歸四峰兼戒示山中諸子

天皇丁酉五月之吉二子南征僕夫是敕渭氏曰都二子
丁遜是爾齡稚是爾稚識如彼卵鷇胥未羽翼如彼孽栢
胥未孽植迺爾于遜離訓日夕遜矣行矣胡不日惕
日惕則那尚念爾祖我肇有家祖作之祜祖之肇祀寔維
軒轅載嗣帝嚳寔配姜嫄時維姜嫄寔震后稷至于公劉
寔農家室我祖啓跡稼穡是職嗟嗟小子念爾祖德
念祖則那至于霍叔不克公厥心貽憂宗室不克孚厥允
賊戕肉骨不克嗣厥世自詒伊慼我祖是亂敢不祖念我
祖是念曷敢則曰覆轍是踐敢則不曰懿德是憲

是憲則那祖德則遠去病之勛子孟之忠漢臣之選漢東
之譜翊善不倦徂唐踰宋狄汗中土我祖播遷南雄是處
粵宋之季南海是旅我祖南旅寔自擔負嗟我孫子念祖
擔負
念祖則那豈曰負擔宋元之季我祖嬰多難我 明肇祖
我祖試多難起家育鴨人之言曰是鳧鶩氏寔肇有家起
家粥布人之言曰是泉帛氏寔肇有家正統之難寇賊滋
我家我祖抗賊是災我家賊平旋歸乃復有家尚念爾祖
煢煢保有家
爾小子行矣尚念爾祖稼穡艱難勿忘本始勿忘負擔職

力是恥勿忘粥飰資生之理勿忘焙鴨起家之始勿忘抗
賊家運中否兢兢覗屐毋忝爾祖爾源爾祉
爾小子行矣爾欲爾身爾視爾聽爾動爾言勿欺爾心以
辱爾親爾脩爾身循聖訓則爾脩爾身作世準極近一家
則遠百世式勿替爾名聞焉爾惕念爾祖德

賀蔣石菴壽

捧觴壽公佑觴以詞公昔涖民毋民子慈子民之遂悠悠
以思民思慈仁民命脉之基感之恤之役之斯時之疇曰
不百年作民牧規公仁公慈民牧是稀廉明鎮定大僚是
稀入贊維熙垂跡踐遺相棟明堂萬世治維聿公是知萬

年邦家之基

神樂觀同年會次韻

煦彼梧曒煦彼柳風梧曒斯曛太和融容柳風斯薰太和
誰同我有朋友義樂和充
和充和樂工瞽奏功曰我友燕以嘉矣樂嚌言窮良朋萃
止各奏爾忠式時之忠時佐治隆
際時治隆時我 武宗我二三子濰趾巨蹤亦適哲言如
鵬天運而鵬天冲龍天衢衕
我二三子鳳闕之東氣義之期如雲如龍如鵬如鴻曰適
試際大明赫空爽心時傾

適越廿年萍水之從鴻鳴雲逵鸞鳴谷中聽鳥鳴聲惕我
肺胸庶幾今日豫樂以融
豫樂則那告閑在公偕我二三子偕我兩雄酌言之燕咏
臭之濃醉咲之燕咲言朧朧
龍言則那曰今日樂寧止我躬同年世講世德是崇古有
世惡世濟其兇我無是同
是同則那同德為染敎誨我子爾子是蹤相彼聊物亦有
駆蛩誓言嗣人嗣德令終
胸椿八章章八句

閩丘樂章

迎神樂奏中和之章

於維 明命佑我 皇祖肇我土宇曰予冲人纘 祖之
緒荷 天之休錫民之祐式虔報祀陽復之期式率髦士
駿奔祈祈明明 帝德佑我 皇祖昭格壇壝

奠帛樂奏肅和之章

昊天在上我 祖在側我奠我幣於焉蹴踖 昊天在上
我 祖在傍我奠我幣於焉皇皇 天佑皇祖錫我民祜

進俎樂奏凝和之章

大牲式虔且潔髦士兮夙列大牲式潔且碩髦士兮夙將

初獻樂奏壽和之章武功之舞

明明皇皇赫赫奕奕式宁肅將非酒馨香 天祐 皇祖
天德日強繼序思不忘
亞獻樂奏豫和之章文德之舞
酒兮靡靡誠兮靡已馨德是祇慎終如始酒兮靡清誠兮
靡寧馨德是繩奏假明明
終獻樂奏寧和之章文德之舞
有鼓有鼓在 帝之宇 帝曰嘉享萬邦錫之祜有鍾有
鍾在 帝之宙 帝曰嘉享 天子萬壽
徹饌樂奏雍和之章
明明赫赫格我明德率我髦士髦士翼翼鼓鍾鏗鏗萬舞

皇皇管絃央央鳴鸞鶬鶬我酒旣將我餚旣芳 帝曰嘉
享錫民福祥我心怡康於戲 帝德不忘
送神樂奏安和之章
巍巍蕩蕩 帝德無象無曰無象昭昭在上蕩蕩巍巍
帝德無爲無曰無爲下式九圍服 帝之德朝乾夕惕歷
幾無斁 帝心亦懌
望燎樂奏時和之章
悠悠龍偈悠悠雲旆於亦仰瞻于天之際皇皇雲旗皇皇
龍輿於亦仰瞻于天之隅予沖人兮髦士誾誾兮 帝德
生生兮

五言古詩

贈大司馬秦鳳山致政

矯矯彼黃鶴翩然凌層雲俯視浮雲流平見泰山塵鶴拔
不擇枝埶衔良自珍鶴飢不擇飧撮粱聊自欣何年抑兩
翰鷗盟長兩鄰

贈廷尉丞徐楓岡考績

行行重行行康莊馳驪黃今年棘叢陰昔年柏府霜運此
柏霜心棘叢荼澤深行逢問南幾毋誦民勞吟

贈孫少參應奎

客有忘言子遺我素絃琴携琴入我廬南董披衣衿一鼓

鶴江皐再鼓鸞梧林我聆客琴音悠然得我心
夏夜夢梧鸞五色雲與翔雲繪梧鸞輝梧鸞且雲芳夢覺
忽失之夜晨不能忘豈伊梧鸞神宜攪我衷腸豈伊德古
輝照我森往房豈伊好脩嬌鸞德耀朝陽豈伊鸞退翔迴
予心懷將
予懷則何如瞻彼蹊下李聽言摘其實食實知伊始彼李
非碩實留不嘗掬把又如萬仞積黃土爾所趾古學崇忠
信進脩則吾子悠然馳西軼游懷慕其已
宿懷靈脩子何年際朝陽鸞德儀梧同五色映陽光筱揚
照天隅潔翎沖清霄翔翔蜀路長精淑猶自芳漢有[illegible]

烏念爾無衣裳贍爾貼雲羽祈爾從雲翔令德瑱脩彝矢矢無言忘、

三至軒詩八首用太白感興韻并序

哲哲公始至也公蘊蓄德難化及儉人恒亦憂危時也嚴霜憂時也迎濠筱懕人雖中傷公彼危無厲焉陝陝公再至也民始脫難公亦再至句宣之政行焉桃李於時春矣桃李醉春色公之政也小揚南浦水須也亦視也章江公三至也公實用心無訾戀德丈人美公也公服上德黙貧恤窮清風流于廣官焉軒中灌猗蘭頌公也屏懸樹淑長養多材以報 天子故曰喜得紉蘭歸又曰軒外生素輝願之至矣

其一

哲哲紛雲千翁凪紛楚雲焚蘭媚靈靈精椒款湘君沿湘至章江蘂施猗沽芬時乃遣多艱日誦湘纍文

其二

嚴霜夏殺草凍雨夾塵飛螢熏繞高木黒雲曳其輝伊昔遭時危風虎嘯蠙蝸豺虎長羽翰个滿無完衣誰抱素玉光而不以瑕歸丈人矢氷心遣危以無譏

其三

陝陝滕王閣悄然嚬孤懷寒鳥伴衰蒲猶泛秋江來祜偷不擇波疲鳥不擇棲宛宛王侯門寒雲翳雕題回郊桃李顔迎向丈人開桃李對春言今是傷昔非

其四

桃李醉春色葵藿迎曉日天王撫嘉運君子抱貞質丕昭天王德敝民家再實邪間有誰言妻子不相失所以不相失維公收晝一

其五

小揚南浦水作雨炎蒸歇小抉西山雲碧天見瑶月再揚南浦水作澤潤朽骨再抉西山雲瑞靄浮 金闕

其六

章江搆孤軒擬在飛雲端皎皎丈人驄三駕三廻懽鄉柳幾番青寸心恒自丹軒高不九尋人以飛雲觀何以飛雲觀軒端棲紫鸞

其七

丈人居軒端泰從天上分下以忞民難上以答 聖君江藩昔亘創萬井哀如焚貪人猶敎饞鋸牙虎爲羣丈人耿隱憂爲霖膺溟雲洗洗垢藪汚揚之風馨芬

其八

軒中灌猗蘭草苗日漸稀不喜草苗稀喜得紉蘭歸軒中

廨孤松留與白鶴飛白鶴遶松飛軒外生素輝

大司馬桐谿錢公總制兩廣乙未

粵嶠帶鯨海萬里瞻長安百年黍太平兆民家安完邇來阨會并言之心悽酸茅閭空磬懸野聚宛骨乾農夫春耕牛賣錢輸縣官弟兄餓流離應門存丁單稔秋猶不食何以度冬寒縣官匪不仁誰教骨幾殘居復罟賊巢妻孥全更難桐谿借點潤仝粵綱民寬春雨枯株林霜飛栢臺端敝民滌百憂而無昔年歎與人見桐谿朝陽孤鳳丹慮惟樞軸臣艱難期長盤桓

贈方棠陵用陶飲酒韻其一

傾蓋江之皐送君遠何之棠陵挺孤節正放蓮花時湘汀雖有蘭馨芬不如茲耿予託孤踪山靈納不疑盤桓數杯酒神蒐斜交持

二

神蒐托伊何結搆石屋山求矢也弗諼先民代我言出𡵚此頭顧諒不逾百年棄損落世塵身後將何傳

三

傳心棠陵子超曠不世情山寺當家居詩神擅時名持此磊落資亦足滿一生况負康濟心寵辱非所驚努力愼攸但詎謂渠小成

四

成此石屋館朝朝見鶴飛日暮鶴未歸使我心轉悲豈彼大澤隈稻粱故依依石屋有高松寒巢待鶴歸雪零萬卉枯貞姿逝不衰古云重久要矢矢願無違

五

遠世非獨立特避塵俗諠所以結孤館故投林壑偏倦對寒松寐興到便登山日夕坐松為山僧乞食還搔首發孤完此意誰與言

六

言綸紛千古誰求一箇是孔孟聖賢徒不慍世俗毀棠陵

非遠世亦非屑屑爾邀我石屋山山花貢綿綺

七

綺羅滿林谷霞雲耀其英天造此沖素俾君適其情巾車恣獨遊日夕蓋獨傾興來作越謳清聲聊自鳴前古知音誰或者孤山生

八

生值聖明時况爾儁穎姿秋江瀫寒玉老栢撐孤枝辭華咳唾閒亦復多瑰奇愼爾致遠具及時宜有為丈夫跨宇宙騰羅非久羈

九

羇凡石屋山日午雲未開披雲出巉峨一嘯暢孤懷酣卧
松根石非云與時乖褰裳涉楚澤諒敢爲栖栖湘江澤久
枯赤子困途泥雨暘不時若徵非陰陽諧正道久已淪異
說況復迷憑誰揚真風時此一挽回．

十

回首廿年前赤子未泣閒此時乃何時埃壒翳前途餓累
扶出疆且爲誰所驅北燕南適楚觸目悲有餘王食策肥
驅倪卯衛諸居

十一

居高豈不可要自有其道古人鄒魯叟遑遑走到老視彼
熱路儒真成一枯槁由令越百祀誰居真醜好人爲萬物
靈各自有至寶古賢悟茲理所以出世表

十二

表表大丈夫志豈在一時行義達其道立誠脩其辭暗室
獨知時上帝臨在茲豈彼盜名徒白黑紛狐疑隱顯肺肝
露嗟嗟徒自欺古道坦且夷毋力往從之

十三

之君好獨遊止宿耽幽境此行過沅水有士眼長醒精神
或云觀渠情君當領舉世尚汲汲神悟誰其領真風久不
回尚論幾先炳

十四

炳幾尚明哲古賢閑未至介石慎守貞混混托沉醉幹幾
其至矣保身乃其次濂溪輕重論識早是所貴行行過道
州面領此真味

十五

味薄在世情身托在安宅古人久已逝古道猶遺跡世計
功利徒錙銖便千百古云猶至公貴人髮亦白禽獸同凘
滅豈不足可惜

十六

惜惜此光景古賢亦曾經不知何脩爲遂爾臻一成我也
徒浮生世轍殊未更多君幸茲講談論披逕庭若過九
路南薰琴再鳴逸響遞樵雲慰我居山情

十七

情核各有適感應異其風君子握化機所貴立大中功論
疑人智滑稽詭圓通世路所以蹴入室且學步

十八

步張射飛鳥巧者猶能得君子履周道立命多岐然若亦
良獨安行止順通塞遠之垂萬世近之範一國珍重君且
行時哉惟語默

十九

默默非訥言汲汲非求仕所貴審此心為人與為己君子
慎決機有恥與無恥兩端毫髮間一落便千里世路久波
翻誰復振維紀至人無容心流行過坎止君行尚白珎萬
世良足恃

二十

衡湘古雄邦風氣猶炳貞爪右限山溪習尚猶古淳羲黃
雖世隔濂溪跡尚新九疑留舜轍桃源嗟暴秦迫今百代
下漂渝同飛隼往行過湘江教古心應勤精神苟相契與
世情自親不暇望孔父從渠好問津他年石屋歸為藏折
角巾候我採藥來山花我主人

序曰棠陵子觀察湖南渭厓生歸南海邂逅餞
塘棠陵邀遊石屋書院草次賦贈始終言不置
石屋者棠陵之志也棠陵云石屋留我一榻故

六

賀梁儉菴壽詩

松擎增山高泉流增深松勁與泉清照映此翁翁心海深
參魚龍山高縕璆琳鍊此皎潔姿坐調清廟音八極占太
平時聽海山吟

趙子欒竹顧慶清才有志于古書此贈之

皎皎蒼玉姿雅志跨八荒希跡古先民寤寐曾不忘本深
末自奇玉藏山輝光又如春晝晴煦風四飈揚古賢美怨
慈驥步蹈此場趙子如古賢曾不屑名彰溺跂雖惕勿長
昏故如常

皎皎蒼玉姿蟠桂擎瀛洲涼露降太清朱鳥埒相投先民
有如斯慊矣夫何求維爾媲先民猶期古賢遊吁嗟二氣
馳循環互沉浮驅車軌長途不瞬輪轉過灼灼玉欄花涓
涓玉蒲流勉勉不早時兔烏幾迴斡耄矣慚蹇予日其徒
懷憂

皎皎蒼玉姿陟陟郭隗臺孤翩萬里行蛟鼉安在哉瞿塘
萬仞深徑仄蒺與萊仗劍罹塘側虹氣剌天來照映蠶叢

偎習習驅浮埃轉渺滿滂溟嘯枯然寒灰

皎皎蒼玉姿菉美慎獨幽君子慎食實如農祈有秋過矣
巳漫漫茲來復悠悠松栢摧為薪逝水幾西流功業說堯
舜泰山雲上浮慎爾蒼玉姿古轍步肯留自蜀望嵩岱中
峰許同遊沂河問孔津爾擇爾同舟

賀劉惟靜少子新進士公事到南都與同年會

甲戌歲之春廿六年以來譽予謁南宮耿蹤嶺海隈憲憲
宮保公世業樹庭槐予時見碩人李桃門為開碩人未予
知嶽瞻懷自敦豈云傍大僚顯歷予蹇遑會觀殊路岐邈
矣隔煙埃予久壽林白美君爾際台候觀舊庭槐爛門閭

新栽端陰庇朝陽紫芝襲之階老梧鳴彩鸞佑霜不爲摧
羡此世德家仰之首幾回所少此歡燕何時供賀杯心忙
未云足聊寄龍頭枷（惟靜時吟窓長）

贈湯九山（次川泉韻）

倐倐白沙翁超曠度前聞有言則中慮有行則中倫身立
義皇後見在義皇前恂恂九山子器識老雅馴猶從白沙
門坐甌江門春木犀送東風釣篓艤江濵碧玉影流獻瀟
團看白雲豈曰忘世情師教不與存老友毋泉翁學傳曰
自然久矣黯索居度嶺尋新泉庶幾新泉翁啓我自然天
如何是自然默識義皇前我也實冥頑九山我當弦

贈白沙先生孫陳畬（次泉韻）廿

石翁振世士不屑歌鳳召况際　盛明世究窺講所學孤
鶴豢冷秋碧玉看春草東風甌木犀鶴鳴阿田右越今五
十禩　小廬山如故松檜引日長徠鶴倚嗷嚼若翁賢嗣
人今德紹則孝譬彼嘉木植支葉勿翦耗踣言貢五子亦
爲吾後教

七言絶句

夢繪蓮花湖首句足之呈冢山

雲霄九萬一枝春（夢中句）　灝氣崚嶒繪碧天老鶴蹲雲燕
影瘦又看雛鳳日翩翻

鐵泉懷貢翁

臨流卧聽聲潺湲鐵髓錚錚似有源可惜桃花三月瀾亂
香飄蕩出雲端
雲端流水垂虹下繚繞莞庄沁右田回首鐵泉成萬仞鐵
泉春景爲誰妍
妍顏照影鐵泉流一度臨流一度羞雲鬢變霜心已碎病
軀山外更何求
求友山中得鹿麋鹿鳴和我鐵泉詩酒酣騎鹿又歸去愁
見主人隔翠微
翠微蘸影鐵泉曉一遞泉流一遞低花落花開春已邁可
憐泉脉與雲齊

聽鐵泉和韻（代羅宅甫一中作）

鐵泉一漱一潺湲一落垂虹又一源若向東流更東匯兼
天波躍更無端
波躍春天一抹碧蜉蝣轉瞬皆桑田山中歲月誰揹畫萬
水煙深紫翠妍
妍媸今古一臨流顰笑東風秪自羞拄杖他山還采藥藥
苗春好更何求
求得知心只鹿麋鳳哀歌後更無詩黃雲紫水看前哲誰
濟涓涓一脉微

千年一脉涓流渺孤鶴横空山色低東望蕪葭隔烟消更堪薇蕨問夷齊

癸巳中秋又一日同兩岡游雲端至鐵泉有懐

癸巳中秋又一日芙蓉隔江令人愁架空樓閣層雲表獨鶴振翰樓上頭

頭揷黃花秋老時泉聲一聽一𢌞思龍魚不爽鐵泉夢膏澤涓涓出洞扉

洞扉只許猿鶴伍何物鶴歸猿未歸肯信隔山瓜菓熟不知天外有雲薇

次洞野十絶發老林塘

雕鞍兀兀琛琅林瓊嶺金陂碧杏森黃牡真超玄圃外半空笙鳳薦稀音

度沙嶺

絶嶠裁天鳥道遥翠桃碧杏繪雲橋鐵峯蒼蘚黃雲外疑是仙癯跨鶴招

經寶山

儂本山癯也愛山愛山登陟度山關玄猿白鹿欣迎騎草碧苔蒼舒嘯閒

入中峯寺

登山衝碎鐵山雲鐵笛飛聲下界聞十數衲衣山趾立語言猶是羲皇氏

憩松蓬庵

老松偃彊柯枝竦疑是首陽餓丈夫幹撓不妨根挺直紫雲長護一身孤

登中峯嶺

鐵峯直直揷玄霄繚遶烟雲峯趾遥踏上峯頭發長嘯多君疑我又嫖姚

望遼海

山從西北盡東江阿骨打曾起虜邦 聖祖除兇報千古到今窮髮乞來降

望喜峯口

契丹偺擬幽都宮累始平灤關隘空觴濫元胡牙齒毒九州骸骨血腥紅

望大寧

文皇創業定燕都萬世山河鞏禹圖北割大寧神算遠柢啞狼子輕懸弧

望迤北

漢碑舊峙燕然山胡馬窮沙遯不還今日燕然春草綠狡胡南牧馬猶斑

尹先舍弟以詩見勉次韻答之

作聖工夫我豈敢隙駒疾驅肯從容試將短髮照秋水比
到去年又不同
山中稚子璧玉片未徹塵瑕可少容師表不知千載下泰
山喬嶽許誰同

題蟠岡古橋號

羅浮短木橫崑崙鐵柱撐雲九萬春蒼蘚石根留鳥篆一
年風雨一年新

七言律詩

贈方西樵出山

送郎便是別郎時滿眼烟波岐路迷塵世水從深洞出玉

簫霞自鎖門歸藤床錦簟憐孤夢朱鶴嬌鶯共曉啼莫向
溪頭再惆悵寒天雲起白龍池

和彭聘可

一天新月半垂鉤點點浮寵巳度秋良夜呵雲覩五岳短
槎橫漢繫孤舟清聲到耳松猶舞瑞靄填空翠未收光景
不須嗟歲暮好春花柳又前頭

浴日亭次東坡韻

灝氣溟騰烘碧天谷浪直浸到黃灣一九漱出泥池子萬
國遥瞻若木山儘把辰星埋海角便從暘谷丸
天顏廻旋觀破玄虛象闔闢分明咫尺間

樵翁大學士歸贈甲午

出山上雲紫雲兗與白雲分雲袞雲慢翳雲谷鳳
出厓鳳群我更稻粱慚鶴夢不堪湖海見鯨奔只今
箕潁雖叢桂亦囿寰區沐舜薰

樵翁歸山聯贈倫白山

朝陽梧影映樵雲隺去住同天路未分黃閣星晨猶聽履
倫碧山猿鶴暫隨羣古賢中路嗟荒莽隺活水源頭過放
奔未奏簫韶佾俗韻倫且搥土鼓薦南薰隺

次石溪峽山酌贈鄧貢齋

玄猿黃鹿鏡誰開十月風攬雲出山搔首峽江叢桂下倚

天雷劍一囊間北瞻　北極紫薇座西出西樵翳門闢分
付山靈鎖烟雨主人不久便應還

倫石溪以詩贈行次韻留別

甲戌辛巳丁亥歲三度飛來來往頻老鶴啄霞瘦夢舊孤
松掃天擊影新宇宙幾人一肩力　聖明大統萬邦臣別
君彈劍峽江側笑殺巢由空愛身

胡節菴聯舟英德某所聞教者數夕矣皆心學也聖
賢成己成物之訓也某深自慚負無聽教之地謹因
先生贈貢翁詩附贅見願學之悃焉

百世可誰山斗名三江心傳師周程粃糠境界歸浮沐松

栢風霜不世情巧出批評終爲偏外由中應始存誠蘭册
桂粱運宵話愧我從前學未成

讀桂文襄公志銘有感聯句

水流作石激悲聲遥眺雲山無限情北極寅恭梅氣煖霍
東濱盡日海波平泰階凝瑞稀千古鄧聖學緝熙仰
大明重憶哲人冰雪夜霍别燃撚首讀碑銘

緒山別次聯句贈梁瀾石使節廣南

寒雨零零松色青水流激石聲錚錚芝蘭洋使恍如夢霍
玉露蒹葭不盡情寄語樵雲調野鶴小看濱沼戲横鯨江
千瀲瀲㦎憑爐火鄧明發天南鴈影擎霍

秋興懷故山聯寄金仁甫

秋飈一灑遍西郊鄧北極清宵斗柄高潋撒紫虚懸圃見
霍卻馳白馬碧山蒙銀河牛女憐清淺鄧玉羽星霜幾韃
縈倦月翠烟蒼嶠外霍怍鵬何處起濱濤鄧

玉堂雙壽聯賀倫白山

海岳光騰海宇瞻霍邦家孚應一時兼鳳偕麟敷闡龍馬
鄧桂影瓊枝映玉蟾忠藎世家脩往軌霍服勤湯出續梅
嘏玉堂瑞氣芝蘭洽鄧海岳光騰海宇瞻霍
山斗名家幾具瞻鄧桂蘭橋梓玉堂兼求　恩秀佩出
金闕霍協夢明珠射碧蟾草木肖山古世運鄧因弼盼高

木漁鹽泰階星史贊王道霍山斗名家幾具瞻鄧

中秋夜飲次貢齋聯句

待月停雲送酒遲御雲邀月伴秋鄉霍到門拂影已鋪地
舉觴奚奴忽報詩趙桂颸光回晴宇宙豆花香淡水園籬
倫柳灣清透湖千曲墓鏊波心問幾時霍

中秋夜飲

芭蕉月上露枝涎促織聲先到耳聽落魄幾稀圓缺影流
風千古蒹葭詩沼横龍影挲蒼檜花帶烟姿釀翠籬如此
清宵虛放過可憐虚過好多時

寄郭太守步韻

掖垣造次情渠渠一别天南難寄書黎藿朽根甘我病鷹
鸇風力君誰如古人高誼已塵跡後世中府嗟鄙夫此大
武夷不千里我行採藥君來無

贈巴山

倚天孤劍十年磨惜惜光陰暗裡過未斷蛟龍先浩嘆便
寒星斗可如何無爲只許禪心寂有淚常嗟世變多今夜
淡公須盡醉不將豪氣問東波

丹崖

杖杖撑霞服屐行路逢葛老話平生解衣舞破留崖影濯
足踏低天漢平丹竈爲誰燃白石紫雲牽我到未明蒸霞

秋水何天逈呼起黄粱鶴一聲

送丘知縣道隆

萬里江天挐去舟美人江北越山留乾坤寛着男兒脚湖
海誰多廊廟憂極目蘆花迎遠旆塞天星斗谿吟眸重幨
歸問真消息爲說尊翁舊破裘

小金山

入眼浮漚見此臺嶺南風致自天開何人兩屐松根到千
載孤舟鶴巢來枕石老龍三月蟄高岡鳴鳳幾時回數株
松插崔嵬頂添片白雲添箇巍

即事

呼酒移燈午夜分柳汀花塢弄孤琴寒堦蛩喚聲聲急銀
漢星槎夜夜心缺

呈冢山

樵雲近處是三台樵叟雲槎漫往來一枕玉霞天外[illegible]
株紅樹日邊開扶搖鵬翼來虹駁側逼天河又鳳回從此
樵雲樵叟獨翳門蒼石翳蒼苔老宿不入山豊門之關亦蒼住封矣冢山不盍長綠辭乎

惶恐灘阻風

醉雨煖氣廻寒烟碧樹掃空萬山巔供騰江流能助順撥
天風伯故龡泉南颸爾宜餞膌雪遠道玉呂將濟大川惶恐
灘靈勿惶恐只聽簫鼓過樓船

重過釣臺二首

古人窮達豈身謀大舜也陪鹿豕遊突見夷齊對湯武錯
描箕潁高巢由若知饑溺共天下肯扵崔嵬兀敝裘後世
只看名利重知安渠濱遂清流

中行孔老嘆當年筭到先生合是賢雲鎖釣磯聱老鵲水
煎腐鼠窺饑鸞未須巾脚動星象只借清風助化紘宇宙
着身誰立極古祠松下共忘言

經金山用杜韻四首

萬里波光塡空白一拳浮漚見山青金鰲背出蜃樓幻砥
柱中撐鶻濤行龍漱石潭春氣煖日騰紫水熇烟晴憑高
踏破瓊瑤窟鸞鶴簫笙天外聲

火輪西碾鶴喙煖玉兎東飛僧磬寒兀崒見爾中流影斧
波不驚萬古看尋芳步虛凌石磴大醉玎古空金殿龍骸
戲躍溢潭下蒸發豈知海宇寬

鏡裏樓臺影着僧瓊瑤浮漾銀稜層碩波滾滾裝孤跂絕
徑登又短藤透出空虛見角碧撐拄游宇石骨勝翻龍
卧聽磬聲嚨觀破天心誰許會

蹈雪薦涼春浪滿海濤割瘦夜潮生吐吞星斗波心淨跳

躍龍魚石蹲行隔岸杉松接鶴影半天鐘磬徹秋清雜磬
喚破滄浪月遥見峯尖玉柱明

除夜自省 甲午

簾外雪花欺兩鬢傍燈孤影伴道編依稀五十慚知命光
景流連惜往年舜蹠鷄鳴同夢覺契夔龍見渾垓埏非常
世運尋常過駒隙如何蓋積愆

遊銀山用杜韻八首

峽徑紆經碧玉林翠峰玄㵎雲芝森馬蹄踏踏看朱草天
極層層繪紫陰鐵壁銀山環北國萬年一日此人心狼居
胥外憑高望留念峰墩夜夜砧

通幽一徑倚雲斜雲樹蒼蒼押歲華寒壑翳陰聊擁騎御
空凌影快浮槎從天步到瓊芝國接地聲喧綠玉笳北堂
燕然消泰華寒天黃紫碧紅花
鐵柯揷石映陽暉碧㵎騰空漾紫微冥漠埃烟孤鳳鼓
騰元氣蹲龍飛拔離突覓天宇迫吹遂蹦看下界遊邂逅
閬風青鳥使重貽雲杳㵎雲肥
銀山仙子共盤碁眼界浮雲不浪悲碁爽碁休付成算花
開花卸無窮府漁陽腐草唐霜早薊北船孤宋日遲東望
遼城西朔漢 祖宗神畧可勝思
千仞壁立着銀山鐵山對峙烟霧間憑高一望朔雲外形
勝豈金山海關漢祖平城輕見剚朱宗灤水釀完顏職方
版宇今金城北狄祈嚮供奉班漢武欲匈奴入朝不可得我朝不許通貢北狄屢乞朝貢何也畏威懷德而已矣是宜臣子登高起深長思也
登登鐵山最上頭北望雲中憶去秋大將牙幢烟燼冷醜
胡氈帳風沙愁塞翁早識寧須馬漁父先幾只任鷗回首
陰山千里外漢朝圖籍屬中州
踏上鐵厓思帝功手扶人極萬年中腥氛滅息歸浮靄灰
燼嘘呵閒朔風列宿拱垣環正紫普天瞻日麗中紅鳳門
東去迴滄海安得屯鼇問弱翁
層厓紆陟作逶迤東望遂萊浸碧陂重鎭天留千疊險

帝陵松長萬年枝姚虞履跡礪山鞏胡貊腥風聖化移社
稷僕夫思遠道戴星單騎一鞭垂

約重遊鐵壁次陽峰張學士

鐵壁溜泉掛玉霓虬松蹲跂壁東西漫遊笑我先馳逐勝
境於君未品題朱鶴飄遥天漸邇錦林繚繞路非迷秋清
肯訂重遊約呼鶴超昇那用梯

丁酉除夜

雙檜擎雲起塞思年年北風向檜吹笑花撒地影猶冷龍
爰騰天春未進鶴借空青閒宿侶虹橫孤碧見標枝與石
歲暮歌雙檜歌竟惟教雙鶴知

宫僚燕集次松皐太宰三首

晴風吹檜雁寒蒼東府冠裳燕花觴擬辦珍奇防俚衒敢
忘儒素媿臣良聖人化洽菁莪裏德符貞藉宇傍同叩
重華瞻紫極載歌天保祝爾昌

瑞靄曈曨裊檜蒼䴕風吹檜映清觴兩堦鵷鷺成雍肅一
代文明集俊良世道已歸吾道内少微長耀太微傍許身
飽慨南金重帰首惟歌帝德昌

玉河水帝西山蒼儲家治河醉玉觴葭琯瑞灰古復泰繡
裳象簡總賢良茅茨風動閶闔下熠耀光依日月傍忝竊
寵私圖報稱却慚無策答隆昌

次甬川東閣書懷庚子

玉軟金釀瑤草鋪四郊環望盛皇都億年列祖開鴻運萬
國臣工圖燕圖道揆古聞㕔比鐵世趨我愧膽如晁鵲聲
款枕牽氣夢何日同君話五湖

雲寶涌光銷碎鋪廠樓長夏寢鴻都側身左顧淺鵬窟醒
夢前柯笑蟻圖靜水蕭葭閑泰鶴趣時粱稻慣摟凫禿翁
握綱支磯泣媛問魚多熟與湖

秦柳醲烟燕影鋪上林人醉擬清都剌天蔦蔓憑高木照
眼歷樓鶯灯圖三嘆德輝稀縹緲半生踪跡娛浮凫紫雲
欣我樵靈空那得隨君夢鑑湖

庚子秋對月賞菊用杜韻

瑞影填天到菊棲紫梧伴菊摟鳥啼客中聊爾笑莞莞世
裏可誰私凄凄南河隔歲奏餓色北塞新[illegible]聲破韾話歸
不歸歸何日樵頁撐雲忘短藜

水調歌頭

寄懷貢齋

陟陟鐵泉館望望翳門閑總鉆鳴起莊蝶[illegible]化儘相安丹
穴彩雲梧老商嶠北宜霜早何日鳳飛還上上鐵橋上稚
川晋鶴丹　春去壯秋來促夏將殘種種頭顱如許幾時
得身閑白鷺盤飛山上黄鸞並坐山下松陰共歲寒更喜
樵雲子肩鋤歸故山癸巳夏四月曾聽泉聲寄懷貢氏令則越月矣撫景益用慨然貢氏鵲矣之舍不可再矣酒酣命童子歌此詞于淇甘泉方石泉之側且日是乃山家所以得志也慎毋嗔日是鳥也韓山之樂也而起姬心

樵翁歸贈

北折潞河柳南望翳門關路破紫雲蒼蘚幢眼見長安闕
死朔陽端彩掖垣碧梧疎影鳳去幾時還堯舜風旋穆與
龍心更丹　伏虎臺觀翠洞野花殘仰體　聖人宵旰敢
算到身間闔閭千門萬戶玉宇秋來春轉曾思寬廣寒且
放謝安石帳雨到東山

再答樵翁

頑風顛倒不世情虎豹關當雀堂簷歡喜肯知危與安縹
縹風毛鴦舉掌望樵厓丹祖誰同煉九還君我詞中與我
誰共內丹　主家時秩正老翁將殘酢對陶潛杜甫笑談
半餉開回想余門王宇遶蓬萊閬苑霜履又生寒且持
紫玉竹遍植紫雲山
自問聖賢路只從憂覺關過此幾非在我步步路平安可
惜旁蹊小徑奔歲奔馳其逝那史轉頭還龍虎傳真訣安
期候丹　遠此兄戒底事爐同殘只為世塵昧目翻思
見彼間白日黃金市攫腐鼠飢鳶喔赫誰熱見誰寒夜夢
樵雲近恍如登泰山

我愛西樵叟窮探聖賢關身隸玉堂金闕心群鹿豕安一
品階資峻已五十年齡未暮急流懸早還只尋中部藥寧
岐方士丹　玩鳶魚窮背隱到更殘玄微說戒透徹鯤鵬
半生開我也尋常章句未解研精蹈悟一暴十猶寒中夜
起狐疑何處是尼山

次紵原

夢入火城武籍門開九關幾級火階路遍遊一心怎安祇
見汗塵凝面又苦炎威禿鬢那得好容還嘖嘖唶壽府千饒
爾遊顏丹　誰面炎乃心水器歲殘邂逅祝融居士約我
跳雲開左足銀河清淺石枕桂宮搖曳兩腋透寒覺來
一念此境無乃西樵山
堪輿共皮雜蒸燕奴機闕翁關炎寒霸柄游名侍為女仰
見唐虞熙穆而想伊周調燮古風能幾還為燎人骨洗
心誰有丹　摘春花踏秋草春秋殘一任火輪機轉醇氣
共人間安得銀河紫水混合瑤宮玉露源若滌清寒仙人
無是叟挾韓崑崙山
祝融恣威　灝氣閉玄關倦鳥繞林三匝炎枝棲木安余
非玉淵湯沸神鯨怪鯤困瘁清風逝不還此時得點雪便
是壽民丹　況蠅蠅更蚊蚋贊胥殘我有半瓢秋水羲皇
年共閒一軟潤沾毛孔又復飫凉胸腹三軟肺肝寒誰餌

我瓢水同登山上山

古邊情

天驕橫漢世戾氣取邊關一任彎弓馳突赤子若為安嬰
書士臣恐厥拊髀煩收典歎勁氣竟誰還賈生鼂錯策烱
然萬世丹　匡相君石內史吻涎殘坐使金戈銷鑠戰士
秦嬉閒有日陰山豚勁胡虜兩馳馬壯鐵甲為誰寒我也
嫖姚後夢見燕然山
漢家寰八極遶嶠聊三關儲生糈糲粢養駑馬戀槽安小
小烽烟螢照漾漾釜魚蟻息誰便論功還遠猷珍未兆求
命預藏丹　武操戈文握筆資為殘僅得逆雛遁去動色

兆兵開後古平康可甚兇復梟狐未靖水凜先霜哀宋人
夢周業歸馬後華山
北控陰山險南望鴈門關是我中州屏翰萬年磐石安敬
班割了山後世宗取回關內故境又誰還咄嗟王諫議來
死夭留丹　大耳君鐺耳相正除殘策到此風尚勁士馬
敢言開再世滄淵歃血復見皇孫納幣海宇虜壓寒陵廟
腥膻滿衣冠燕越山
兩捐銀夏界北割居庸關宋人自辦疆宇高枕憂寬安然
眠洛城富貴誰養王孫妃主幾箇白骸還漢業赫如火晉
幾炳若丹　秋忠襄岳武穆合摧殘有我賦詩却虜爾且

又投閒霜落瓊帷泌幕冷透西湖南海且莫早心寒颷屋
浮海舶我又倚厓山

甬川先生示讀學規之作譽借太過次韻奉答

自抱顓蒙質肯識哲賢關秖知信心由性遇物與相安幼
嚼紫陽糟粕遡到伊洛風味醰夢幾年還醒後丰神別飲
食恰神丹　到如今非往日歲將殘志衰久無孔夢有髀
欲輕閒惟是蛙蟬聒耳坐恐簫韶稀奏香火宗盟寒不揣
任狂非真成蚊負山

次論學答甬川

問學迷岔徑北轍謬南關工師善爲居室底處慎闔安[illegible]
漫架空樑棟突起閒風棲閣那見主人還[illegible]壯少中牖門
墻誇堊丹　流霞亭水晶闕儘凋殘緊何垣其實地築杵
勿抛閒下徹穿泉石址上作廣居環宇萬古覆溫[illegible]洞門
開獨坐悠然見泰山
約躋安樂國先透鐵門關這裏瓊樓玉宇任爾著身安只
恐門扃堅閉又伏闕人拒守退步却回還內外殊窮共判
然涿與丹　古哲人由路徑皆荒　宅中見顔三月餘乃
儘空閒誰更扣關排闥膺我升堂　坐忘却也饑寒蔵老
盟黃髮寬憂不他山

次論詩答甬川

久矣厭浮藻茅閣土築關鄉叟瓦杯有鼓質任自然安慨
昔太羹玄酒醉飽義皇堯舜此味也堪還萬古中和散人
心不老丹　怪時風文漸著質旋殘恁擒霞雲月露畢竟
語言閒往歲閉門抱朴不甚隨人畫餅盟竟若何寒宵憂
無言叟携我陟東山

復姓詞爲鍾少司徒

萬古有彝訓倫理性由關昔開嫡牛作馬物類豈相安有
偉鍾期鐵笛訣渾黃虞簫管清韻却能還異固不逃孫亦
也竟歸丹　慨胡元王迹熄國風殘他人謬爾父母天秩
視如閒不有兩世後又飫沐清朝醇化宗祀燼同寒何以

酬恩渥聖壽祝南山

荆蘭圖爲鍾少司徒

金臺萬化烏雲氣擁藍關誰分湘渚馨馥移種婉眉安淑景香風披拂瑞日卿雲庇護蜂蝶回廻還質比清蒲瘦心敢促殘丹　帶流光嗟寸草易闌殘吐心飈香不早百卉共秋間可是崑崙老栢契約東溟若水同參歲華寒主人瓊島客澂與瀛蓬山

有所思和白山

美人珠海曲相望隔梅關樊籠只困鸚鵡潭靜躍鱗安堪歎采芝仙嫗夜半獻桃王母桃熟不知還瓊窗媚神媼桂影秋飄丹　槃盈虛參物理代凋殘至人掌中造化恭着肯容閒下上古今賢聖八荒六極神妙過跡共灰寒誰灌誰叢蒳吾亦愛吾山

陽峰詞爲張學士

湘漢潄元氣全楚護重關洞庭吐吞日月衡嶽地維安中有陽峰特起直作南邦撐柱瑞靄疊迴還瞰朝若木赤胡影單峰丹　峰頂松峰趾檜後凋殘幾番桃碧柳翠春郁又秋閒秖見不鯨潮底露出雲牙水面盟共戰冬寒仙侶陽峰子柯㶊瀛中山

仰宸樓爲陽峰題

堪輿大瓊宇五氣闢天關星辰河嶽奠位帝宅乃中安裂缺火鞭翁赫湘渚瑞光騰徹紫極借輝還滋出天葩爛雲碧繪霞丹　蹦漢唐驅晉宋任埃殘萬年此展眉睫犬豁襟氛開光挾風脊星騎靜探瓊宮玄圃八表覯光寒下睇圜虛裏叢皺是何山

渭厓文集卷之七終

吏部公題時任左侍郎

缺官䟽

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兵部
尚書汪鋐
欽准致仕所有員缺合當推補案呈到部查得上年案稿
本部尚書員缺俱先具缺請
旨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堂上官并六科十
三道掌印官推舉相應官二員請
旨簡用惟是吏部尚書統率百僚須求德素優受知

聖主者乃堪任職逮我
聖上尤加精慎如嘉靖六年十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
士桂萼改吏部尚書嘉靖八年三月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方獻夫改吏部尚書嘉靖十年
十二月總制陜西三邊地方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王瓊改吏部尚書嘉靖十一
年九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汪
鋐改吏部尚書俱出
聖斷不俟會推蓋謂吏部尚書實人才攸繫非德望素簡
帝心忠誠著有勞績者難以勝任故也今本部尚書員缺

伏乞
聖明掄選德望大臣一員改充任職則俊哲登庸
聖心眷屬天下倚重 國體增輝於
聖治愈有補也奉
聖旨簡任大臣自若古道將昔不同朕無知人之明用所
非稱況人言凡事不如舊你每只照舊例推來用

大臣不職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禮科給
事中曾鈞奏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

大明會典凡在京堂上官例不考覈又成化四年令兩京
文職堂上官曾經科道糾劾各自陳致仕取自
上裁通查案呈到部臣等看得京堂正佐官本部例不考
覈所以敬大臣也若經科道糾劾聽自陳致仕取自
上裁欲權綱總於 朝廷威柄不移於臣下也
祖宗立法深遠之慮也今南京禮科給事中曾鈞劾稱南
京兵部尚書劉龍不職等情事皆有跡臣等不敢回
護但地方隔遠有無真僞亦難遽知若係外任官員
相應勘實請
處治惟劉龍係京堂二品大臣本部例不考覈又前奉

明旨劉龍取回京用今復有此劾奏臣等不敢擅議合候
命下移洛南京聽尚書劉龍具實自陳去留請自
上裁則
恩威皆出　朝廷臣僚各知感懼矣奉
聖旨是
方面官員違例科罰民財疏
考功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山東監
察御史曾銑題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見行條例
一在京在外衙門不許罰取紙劄筆墨銀硃器皿錢

穀銀兩若奉明文修理衙門學校倉廒橋梁等項方
許勸諭或罰取木植甎瓦石灰等料自不經手委人
修理若指稱修理不分有無罪犯用强科罰米穀至
五十石銀至二十両以上絹帛貴細之物直銀二十
兩以上者縱有修理不准花銷起送吏部降一級敘
用案呈到部看得例云指稱修理者謂本無修理之
實借修理之名濫罰强索害民取財情罪可惡者也
又云縱有修理不准花銷防其假修理虛名影騙入
己實贓也例內又云若奉明文修理方許勸諭罰取
自不經手委人修理所謂奉明文者謂奉上司明文
也必奉上司明文乃許修理者防有司贓濫假名濟
私也若奉上司明文則許勸諭罰取者順與情也蓋
城池有宜浚築衙門學舍橋梁有宜修理良善富庶
之家或願相勸助或小過罰贖因以修理下便於民
上益於國亦正法之權也例所許也必自不經手防
贓官借虛名盜實利也必委人修理欲收支明也例
所許也今照御史曾銑參稱參議高登呈蒙巡撫呂
都御史行令處置則修理鐘鼓二樓實奉上司明文
非指稱修理假名盜利者也又稱委官指揮鎖寶千
戶姚臣收支則科罰皆不經手無入己贓私可知也

又勸罰過九百四十八人共銀七十七兩每名僅出
銀八分勸罰過六十三名共米四十五石每人僅出
米七斗亦非多以濫者也皆有收支修理非指稱科
罰有名無實之比也擬擅自科罰於例不合惟參議
高登奉行巡撫之命如知都御史呂經威令過嚴督
責過急人情不堪或生他變自合委曲調停或稟請
少寬以安物情或宜
朝廷威德俾軍士感悅不虞致變尚宜鎮靜運謀俾猖
狂知懼良善不驚乃本官職掌之宜也今巡撫呂經
以輕率得罪參議高登安得獨辭無過又經御史糾

劾合將高登照才力不及事例送部調用另推才望
官一員往代原缺庶臣工內外皆思守法慎職也奉
聖旨高登既難擬擅自科罰饒他
弘德意辟逸才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吏科等
科給事中陳塏等奏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查得數內原任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姚鏌近巳奉
勑起用原任本部右侍郎張潮先奏養親見今守制原任
翰林院侍讀學士許成名親終服闋本部題

准起用原任南京宗人府經歷汪佃該御史沈奎問擬減
等杖罪還職未曾起送到部原任江西按察司提學
副使高賁亨嘉靖十一年十一月為起用官員事該
本部題奉
欽依起用待有相應員缺推補原任四川左叅政趙淵守
制服闋未曾起送通查案呈到部為照人才難得用
人譬如川水不可以尺寸之朽并棄合抱之材棄短
取長尋常之才亦可備用況有先因過誤今懲艾自
新者有氣質剛偏自守無玼者有長才偉器偶因詿
誤者若竟廢棄不無可惜今天下人才求全責備無
不可指疵而棄之惟
聖人御極將陶冶天下而囿之大中山谷愚民猶將鼓舞
歡躍以覘
聖化況素育學校素受祿食之士有不感激興起效其塵
躬蹇蹇之思者乎人惟求舊古有訓言與其得新進
之士而用之功未奏而毀亦巳至矣孰若起用舊人
畧其往疵而用之不惟巳棄之才因而感激思奮且
政體練達必資用亦贊襄
至治之要也臣等謹因言官論薦虛心詢訪如數內原任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杭淮大理寺卿

葛浩南京國子監祭酒王道南京通政司叅議楊谷
光祿寺寺丞陸鰲南京吏科給事中彭汝寔四川道
監察御史宋邦輔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署郎中事
主事王萱叅政鄭岱以上諸臣或年踰七十或因侍
親未忍遠離或近有養病或因賢否查訪未明俱未
敢開具及侍郎張潮候服闋起用侍讀學士許成名
南京宗人府經歷汪佃叅政趙淵俱候查催起送到
部副使高賁亨候有相應員缺俱另推外數內大學
士毛紀原係　內閣輔臣名德令望起用簡任請自
聖斷臣等不敢擅議原任戶部左侍郎張璡自陳致任精

力未衰素履真介無可疵議兵部左侍郎陳洪謨署
堂部印失火致罪罷歸起更卒情亦可原南京戶部仕
侍郎胡錠雖經言官論劾詢訪皆無實跡居家行檢
鄉邑表儀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如圭因病致仕素
履無玷右僉都御史常道先因盜起策失預防繼而
滅賊功亦難掩見任本官曾任參政極著勞蹟督糧革
弊戶部可稽右僉都御史陳達議處祿糧不無小誤
平素履歷賢譽茗聞太僕寺卿汪玄錫翰林院侍讀
學士郭維藩皆因諂言得罪人品亦有可稱兵部武
選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黃禎刑部山西清吏司郎

中劉寅河南布政司左參政劉儲秀右參政田登陝
西按察司副使司雲鵬以上諸臣較諸階古之臣未
見其皆優較之今日在位之臣未見其皆劣或因往
愆而近已悔勵或因詿誤而公論已明或投閒久而
德漸進或更事多而政術益精或雖乞休而才尚可
用或先告病而今已痊可既該言官交章論薦又與
本部查訪相同似應起用若諸臣中有奉
旨革職不許起用者皆
聖主暫爾警勵磨礪之亦將玉成之也非終棄之也惟恩
威出自
朝廷臣等不敢擅擬謹具諸臣履歷脚色請自
上裁如蒙
聖主如天之仁覆育萬物不棄小善不罪小過將諸臣可
起用者　賜點起用臣等即奉揚
德意將各官員郎中方面等官行取來京聽候推用其兩
京堂上官員候有相應員缺本部另行疏名
上請則諸臣皆感　恩圖報無不竭之忠
聖世包荒鼓舞無不用之才雍熙泰和之治計日至矣奉
聖旨有點的着起用其餘罷李如圭郭維藩劉寅劉儲秀
田登有點

缺官疏

先該本部題奉
聖旨簡任大臣自君古道時昔不同朕無知人之明用所
弗稱況人言凡事不如舊你每只照舊例推來用欽此
欽遵抄捧到部臣等查得嘉靖三年八月本部尚書
喬宇致仕奉
聖旨吏部尚書缺員本部便會多官從公推舉堪任的三
四員來看欽此嘉靖六年五月本部尚書廖紀致仕奉
聖旨吏部尚書缺員本部便會官從公推舉才行老成衆
心愜服的兩員來看欽此臣等查得前例或會推兩員

或會推三四員皆應請自
上裁非臣下所敢擅議者也而查本部舊例六部大臣有
皆　朝廷特旨簡任若永樂七年奉
太宗皇帝聖旨方賓陞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欽此洪熙
元年奉
仁宗皇帝聖旨按察使曹本着做兵部左侍郎欽此宣德
三年奉
宣宗皇帝聖旨通政使李嘉陞北京刑部左侍郎欽此正
統元年山東布政使劉中敷行取到京奉
英宗皇帝聖旨着做戶部尚書欽此應天府府尹鄺埜行

取到京奉
英宗皇帝聖旨着做兵部左侍郎欽此觀歷年事例則知
簡任大臣出自
特旨不用吏部會推實
祖宗成憲蓋　總覽權綱以鼓舞材賢雖我
聖祖　神宗寵綏宇宙之要道亦遠古帝王執中立賢之
矩也又查得成化四年奉
憲宗皇帝聖旨今後在京堂上四品官吏部具缺朕自簡
除欽此則京堂四品官在成化以前擢用之權猶不專
任吏部可知也又我
憲宗皇帝總覽權綱不假威柄於臣下

天作君師之任之準也仰惟
皇上獨斷萬幾執中立極　心即
天意也　言即
天命也　與奪即
天之威福也吏部而責以僚具瞻賢否所視以爲進退天
下所視以爲治忽者也舉用之權不可出自臣下伏
乞法
祖成憲特旨擢用德望大臣一員改充任職則
聖心寵擢天下快覩大臣自思受
恩殊特刻骨圖報雍熙泰和之治可責效賛致矣臣等不

勝願望之至奉
聖旨你每說得固是如今人心不同昨有旨着會推只盡
衆人所與者寫將來點他
自陳不職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撫延綏等
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于楨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卷查先准文選清吏
司付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
題爲脩武備選撫臣討叛逆以靖邊方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這本內人名差錯着叫將話來欽此欽遵

科出送司降將薦舉都御史劉斐恭鉞本司呈堂參
候外所擬論劾不職巡撫都御史趙載于桂係隸別
司掌行合付前去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准此移付到
司再查得于桂先任知府巡撫都御史何詔考稱當
衝要之郡有幹濟之才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巡按御
史劉綠保稱謹畏存心而三箴恪守嚴明蒞政而百
廢聿興巡按御史周在保稱居官嚴肅而風清弊絕
行事老成而政善民安巡按御史吳鈞考稱嚴明之
政百廢俱興清白之心一錢不取陞任參政巡按御
史熊爵考稱謙光之德名重於同寅縝密之才譽隆

於去任巡撫都御史寇天敘考稱司諫能言人所不
敢言補外能治人所難治巡按御史戴金考稱平素
操存已無可貶兩畿郡政早有聲稱況當年力之強
終爲遠大之器巡撫都御史唐鳳儀考稱器識閎深
才能優裕通查案呈到部先該本部尚書汪鋐看得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題爲脩武備選撫臣討叛
逆以靖邊方事內開脩武備欲於　西苑閱武事礙
難行討叛逆則遼東事俱寧妥再難別議糾劾都御
史趙載緣趙載先被言官曾琳等同時論劾奏
聖旨趙載留用尚有于桂該御史郭圻議要改用隨材器

使蓋謂于桂之材不宜邊方也又稱恭鉞劉斐可以
訓用蓋謂恭鉞劉斐堪任邊方也本部舊例都御史
多由邊方遷任內地並無內地改任邊方事體難行
亦經前案議令都御史于桂因御史郭圻論劾心不
自安自陳致仕臣等備查于桂自任知府參政歷任
撫按旌舉考語俱稱賢能嚴明清白無一貶詞惟御
史郭圻近乃劾稱于桂行一悉以遂人心資總兵而
通賄賂事出風聞原無實跡蓋郭圻原差山東巡按
于桂巡撫陝西地方隔遠事之有無非郭圻親見情
出愛憎郭圻偶聞或未深察未可知也若有通賄實

跡陝西巡按御史即該指實糾劾罷
請行勘究治不止改調而已今于桂因人之言乞要致仕
惟巡撫重臣黜陟去留例該　請自
上裁本部不敢擅議奏
聖旨于桂不准休致着照舊用心巡撫地方

申飭太學事宜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儀制清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南京國子監祭酒鄒守益奏
奏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

得南京國子監祭酒胄案條陳六事除均作養會大
役係該本部有行俟議覆題外其跪躧滯昭激勸係
隷吏部掌行移咨自覆題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臣等看得本官所陳事宜開列前件對款條上應
否施行伏乞
聖裁
計開
一跪躧滯照得監生歷事歲月節年事例不一率因
人數多寡酌量增減甚者許令添註雖寬其造就
之期亦恤其淹滯之私近年議

准正歷一年三箇月雜歷一年蓋因監生數少而為之制
今開納銀事例生員入監必多大約南監以二千
五六百人為率其官生恩生及南直隷浙江等七
省各府衛州縣學歲貢生員入監者每年又約共
五百餘人通連總該三千餘人及查南京各衙門
正雜歷止設二百七十名以三千餘人聽缺挨撥
須十一二年猶恐不盡況經科貢五百之數又且
逐年加添人愈多歷愈少停積愈甚合無查照先
年事例正歷雜歷每名通減月日及或令各衙門
量許添註俟候人少歷多之日仍遵近例再照舊

例歲貢納銀生員到監兩月後及納銀生員年二
十四歲以下者俱放回依親讀書聽候明文行取
照依水程遠近挨次前來作養蓋因監生數多而
為之制後因往往不遵程限到監無序或曠久不
來缺人差撥或一時併至積壓在班以致依親事
例因寢不行今當將來人多歷少之日本監欲行
照例放回誠恐諸生復蹈前弊停滯所由如蒙申
明水程舊限嚴立違限新條使先期攙撥後期併
擁者俱無所容二法並行庶幾壅滯可通矣
前件查得嘉靖十年二月為預處生徒以隆教典事

該禮部尚書李　覆題奉
聖旨這在監坐班人少都門近來將歷事年月減少升濫
加雜歷長差等項用人數多惟務姑息私恩不論
公法倪岳奏內所稱既天順年間以前十年以上
方得撥歷今却坐監未及一年或八九月的俱已
貪緣撥出大壞
祖宗作養之法這等奸弊所宜速革便着吏部查照舊規
各衙門歷事每應用名數明白開奏著為定例不
許似前濫撥數多專一令他出銀寫本及無名差
用以致他用弱今後凡歷事三箇月考勤之後着

照例𡷫題准事例仍歷一年清黃寫誥清軍清匠
三年以至出巡等項俱照舊制月日爲滿方與吏
替其歷事并出巡凡奏內既都例該監生僉名凡
事有可否許他公同議擬舉察所司奸弊以稱
祖宗設立歷事深意待以後考選貢到京坐監的遵照
祖宗監規由廣業堂肄業以漸升至率性堂然後積分量
與出身果有才學超越異常的取自上裁擢用還
併查催給假監生前來增貢事例不必開庶免吏
部用人壅塞之弊欽此已該本部查議題奏
欽依通行去後今據本官奏要查照先年事例正歷雜歷

毎名通減月日及各衙門量許添註俟歷多人少
之日仍遵近例但奉有前項
明旨本部亶難議減且先年監生入監俱及十年乃得撥
歷歷事三年乃得上選今到監未及一年即撥歷
事歷事僅餘一年即得上選皆相沿姑息之弊也
若又再減月日添註撥歷則監生候選愈多選法
愈冗流弊愈不可救矣惟嚴限放回依親一節相
應依擬合候
命下之日行令兩京國子監查照舊規將新開納銀生員
年二十四歲以下者該監定立程限放回依親讀
書聽候明文行取照限前來作養如或該期逃
及先期越次者聽該監堂上官參送法司治罪
兩監監生撥歷照例分作舉貢恩例四款挨量敘
撥俾舉貢兩途不爲例貢冗壓則納銀生員或未
成材亦得陶鎔歲月以期造就兩監有多士樂育
之功人才亦無壅塞之弊矣
一照激勸照得先年事例凡遇科道員缺在京行人
博士國子監官及在外舉人進士推官知縣等官
槩與選取當時南監以博士陞員外郎者有之以
助教陞御史者有之以學正陞僉事者有之載在

監誌可據其後北重南輕行取毎遺南監正德十
三年本監祭酒賈詠奏
准毎年終本監堂上官開具賢否揭帖呈報吏部以憑甄
酌取用奈何二十年來揭帖頻報行取鮮過有孤
憲章人懷觖望推原其故緣行取之期先奏取府縣等官
到京之後行人博士北監官員臨期查取南監以
遠隔難集遂致見遺如蒙
勅令吏部今後遇行取之期南監博士助教等官預同府
縣等官同時題奏行取庶疏遠不遺人思感奮矣
前件查得節年事例科道員缺本部會同都察院堂

上官查訪在外推官知縣拜年深教官會經撫按
官旌舉者疏名具題移文行取及查在京博士行
人兩京國子監博士等官歷俸年深者相兼考選
係是舊規今本官奏稱前因及要將南監博士等
官比照在外推官等官先期具奏行取一節相應
依擬合候
命下之日遵照舉行仍令該監查照先年題
准事例將博士等官果有學行素優師範克立者開其賢
否揭帖年終送部查考以憑斟酌奏
請取用庶人思奮勵而疎遠不至見遺矣

聖旨依擬

俯憐百歲老母放歸侍養疏

稽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欽差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侯位奏奏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諸司職掌
內開官員父母年七十之上許令移親就祿侍養如
果父母老疾去官路遠戶內別無以次人丁者方許
親身赴京面　奏揭籍定奪案呈到部看得
欽差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侯位奏要侍養一節查得本官伊母夏氏年雖百
歲尚甚康健伊兄侯祿七十六歲近雖衰病兒孫亦
俱成長舊例凡有兄弟不准侍養本官既有親老復
有孫姪侍養無缺況蘇松池寧等處地方見報災傷
正係緊急用人臣等難擬議處惟聞古者聖帝明王
之御天下也巡狩至于方岳詢百年者就見之敬老
也天下有百年之老天下和平之氣之徵也是帝王
所以申敬也漢文帝者三代以後盛德之主也不特
使人存問長老八十已上賜米肉九十已上賜絮帛
亦所以敬老也老者敬焉所以勸天下之孝也文帝

導民以德之實也
皇上登　極慶頒
恩詔凡高年民八十歲以上俱令郡縣有司給賜米肉布
帛有差凡以風天下而敦化基也今都御史侯位母
夏氏壽躋百齡尤世希有是皆我
國家敦大博厚之氣薰蒸衍溢鍾爲上壽天下生靈命
脉悠久之祥也夏氏孕和協瑞產自全楚實我
皇上龍飛之地又
聖德造命無疆之祥也敬老尚年古今通義都御史侯位
自任撫巡凡財賦之稽查百姓之存恤利弊之興革

竭力効忠地方甚有賴焉今拘干例難准侍養伏望
皇上勑令本官照舊供職仍行湖廣撫按有司申敬老之
制於夏氏加酒肉粟帛之惠焉則厚其親其子莫不
勸孝移孝爲忠侯位將感激圖報愈無窮也厚一人
氏德因以歸厚風化益淳政治益有裨也惟巡撫重
臣去留例應請自
上裁恤老　彰德尤宜特出
恩命奉
聖旨侯位不准侍養伊母夏氏著有司給與米三石絹二
疋

急缺風憲官員疏

文選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都察院咨該本院題
照得浙江等道原額御史一百一十員以備差用近
來選補不及前數見在任者僅五十餘員而各處巡
按巳居十之六七見在京者僅二十餘員而各項差
委又居十之五六人少差多莫此爲甚卽今內班外
班彼此告乏小差大差更替不敷挨之事勢不可久
闕近該吏部題奉
欽依行取博士行人推官知縣等官以補科道然事雖舉
行而人猶未至況新選之人例該理刑試職未便實

授難以遽差若不早爲議處未免曠日廢事臣等查
得嘉靖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先該本院右都御史汪
鋐因爲御史員少差遣不敷題奉
欽依咨吏部將在京各衙門主事等官選有才識老成堪
任風憲者改授御史具有成例合無查照先年事例
乞　勑吏部先將在京各衙門主事評事行人博士
等官選其才識老成堪任風憲者量改十數餘員以
補差用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咨部送司行間又准吏科手本開稱吏
戶等科各缺給事中煩爲銓補等因案照先爲缺官

事照得兩京各缺科道官巳該本部會同都察院查
訪得山西平陽府等衙門推官等官黃綬等俱各賢
能堪以取用題奉
欽依行取去後續據山西等處太原等府起送推官等官
劉粲等前來案呈到部看得科道官缺員數多先次
行取各官尚未齊到又該南京國子監祭酒黃宗建
言要將南監博士助教等官同北監一體行取臣等
看係舊例巳具題奉
聖旨依擬今在京主事等官旣擬照例查取改授御史則
進士出身中書舍人及南京主事等官亦宜酌量査

取以示激勸又推官知縣等官先因歷俸未滿三年
及撫按旌舉未到未及行取科道缺員數多合另具
題請
旨通行查取考選任用庶幾才俊皆將自奮言官皆稱任
使矣惟今若待各官齊到乃行考選則目下誠爲缺
人不無緩不及事合遵照都察院題奉
欽依内事理先將在京主事評事中書舍人博士助教等
官在外取到推官知縣等官暫先考選給事中本部
自考御史會同都察院同考内主事評事改授御史
即與實授餘俱試職理刑才堪別用者照例量擬部

寺府佐州正等官内主事評事改授之後柴薪俸給
既照改官品級則後來考滿亦宜照改官之日爲始
庶幾祿稱其職得敬事後食之忠績視其資無借前
補後之弊矣奉
聖旨給事中御史係朝廷耳目之官近年所選多是浮薄
新進之士輕率妄爲有乖政體今次考選改授務要醇
篤老成知事體的不許一槩濫用其餘依擬

勸懲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直隸監
察御史沈應陽題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移付到司案呈到部看得巡按御史
沈應陽劾稱通判呂憲判官龐演知縣寇傑相應
罷黜降調一節除將寇傑照才力不及事例起送調
用外呂憲龐演皆有贓跡如貪贓是實相應追贓
照律例重治不止去官而已合候
命下轉行彼處巡撫衙門將呂憲龐演贓貪實跡逐一
查勘明白所得贓物盡追入官給主查照律例從重
治罪以戒貪濫如有冤枉亦與辯雪惟各官在任勘
問難得實情合令呂憲龐演等革職聽勘原缺另
行推補奉

聖旨呂憲等着回籍聽勘所劾事情着各該巡撫都御史
從公查勘如有屈枉亦與辯理

公衆劾以勵庶官疏

考功清吏司准文選清吏司付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王鎬題奏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移付到司案呈到部看得御史王鎬
糾劾經歷姜舜夷等各一節查照推官葉雲知縣馬
輝吳誠俱十三年陞除到任未久知縣何鳴鳳歷年
考語皆無貶詞相應存留以責後效及知縣潘恕梁
文重雖俱十三年陞授但御史王鎬只稱相應改調

合依所擬酌量改調外經歷姜舜夷攬解錢糧分用賍價皆有指實知縣周鉞守巡考語皆稱急於求名將於節用則剥下奉上不職可知也合將姜舜夷周鉞查照不謹事例冠帶閒住通判程仲甫知縣鄭天鵬犯贓情節比各官尤重如果的實相應追贓查照律例從重處治不止罷黜而已若有冤枉亦須爲之辯雪惟既行勘合將程仲甫鄭天鵬革職聽勘原缺另行推補則贓貪知懼而民不病才力適宜而職不廢矣奉

聖旨是程仲甫等着回籍聽勘如有虧枉亦與辯理

急缺風憲官員䟽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都察院咨稱浙江等道見缺監察御史近該吏部　題取博士行人推官知縣等官以補科道然事雖舉行而人猶未至况新選之人例該理刑試職未便實授難以遽差要照先年事例先將在京各衙門主事評事行人博士等官選其才識老成堪任風憲者量取十數員以備差用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送司又准吏科手本内開吏戶等科各缺給事中亦要銓補等因案照先爲缺官事照得兩京各缺科道官已該本部會同都察院查訪得山西平陽府等衙門推官等官黄綬等俱各賢能堪以取用題奉

欽依行取去後續據山西等處起送推官等官劉棨等前來案呈到部看得科道官員缺數多先次行取各官尚未齊到又該南京國子監祭酒黄宗建言要將南監博士助教等官同北監一體行取臣等看係舊例已具題奉

聖旨依擬今在京主事等官既擬照例查取改除則進士出身中書舍人及南京主事亦宜酌量查取以示激勸又推官知縣等官先因歷俸未滿三年及撫按旌舉未到未及行取科道缺員數多合另具題請

旨通行查取考選任用庶幾才俊皆將自奮言官皆稱任使等因具題奉

聖旨給事中御史係朝廷耳目之官近年所選多是浮薄新進之士輕率妄爲有乖政體今次考選改授務要醇篤老成知事體的不許一槩濫用其餘依擬欽此欽遵案呈到部除選取在京主事行人博士并進士出身中書舍人及國子監博士等官另行外照例會同都察院查訪得操履端謹才識老成南京兵部等衙門主事等官王幾等并南京國子監博士等官林廷琛

等及在外江西等處吉安府等衙門推官等官許仁
卿等俱曾經撫按等官保舉及遍年考語開有賢能
字樣扣算除授已及三年俱堪取用欲將主事等官
王畿等移咨南京吏部起送赴部其推官許仁卿開
咨都察院備行各該巡撫巡按轉行該布政司直隸
府州縣從公查勘各官任內經手錢糧委官查盤交
割明白一面申呈合干上司再查無礙備將腳色政
蹟及交盤錢糧領結開送本布政司倒文依限起部
不許便道回還亦不許枉道謁見上司如違原限照
例送問不許與選若有錢糧不明或被人奏告及別

項違礙先行具由回報仍待事完無礙方許起送赴
部臣等切惟科道官員職秩雖小所任甚重用得其
人在內糾劾百僚則奸邪讋伏在外舉察利弊則方
岳肅清用非其人則假言路以報恩佗望權門而作
鷹犬播弄威福顛倒是非不惟破壞士習亦且動搖
國是選授之初不可不慎也昔宋仁宗詔曰宰相不得
進擬臺官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
蓋防言官阿黨大臣蒙蔽人主也

皇上總覽萬機圖新治化慎選臺諫振肅
朝綱至急務也惟進用之權專任部院臣恐他年流弊
或如宋仁宗所云也不可不預防之也
平王臨御
大化昭明賢才效用鼓舞作新此其機也臣等今次考選
欲比照禮部考選史館儒士事例行取各官到部公
同出題將試卷糊封[illegible]上二等封進
聖覽伏候 裁定發下本部[illegible]名具題請
旨行令供職庶幾各官知
聖上寵擢之 恩將思委任之重誓供
朝廷耳目之職不阿恩然之私不為鷹犬之役矣惟考
選既嚴主事等官或慮坎坷不肯應選合查照

遵制律例施行則群才畢集選擇惟精臺諫臣僚皆
國家心膂正氣大振
朝綱丕新天下生靈蒙無疆福澤矣奉
[illegible]旨你每說的是近來科道官委的用非其人假公報私
[illegible]倒是非以致動搖國是考選國典文字平正通達還
[illegible]防他平日存心制行[illegible]端方平實不是險詐詭異的
[illegible]次只從公照常考選封也不必封進推官許仁
[illegible]等[illegible]行取南京官員罷
[illegible]
文選[illegible]吏司案呈[illegible]本部送[illegible]抄出提督南贛汀

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陳察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提督
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陳察論薦
所轄地方人才乞要酌量授任一節已等查得數內
原任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李義壯養病未及三年
相應查催原任太僕寺卿致仕曾直原任陝西布政
司左參政致仕樂護原任吏科左給事中爲民鄭一
鵬原任山東道監察御史爲民高世魁原任陝西道
監察御史降直隸廣德州判官陸夢麟原任陝西道
監察御史侍親李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侍親傅

鵰以上諸臣或因年近七十自甘休退或奉
欽依照降未久或侍養親存未忍遠離俱未敢開具外數
內如原任都御史萬鏜敭歷日久士林推重
欽陞大理寺卿致仕董天錫急流勇退名節無玷原任禮
科給事中詹泮原任提學副使王萱侍養服闋孝行
著聞原任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林
炫養病痊可原任浙江按察司僉事史梧自陳休致
以上諸臣年俱盛強尚堪甄錄再照都御史萬鏜談
妄獻言實是有罪惟尺長寸朽材亦可惜況各官員
俱該巡撫官舉薦前來似應起用惟用舍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謹具諸臣履歷腳色請自
上裁若中間有可錄者　賜照起用合候
命下將科道方面等官遇缺照例推補其京堂官員候有
相應員缺另行疏名
上請如此則起廢諸臣固當啣　恩圖報後効可期天下
人才亦將感激鼓舞知所奮厲矣奉
聖旨萬鏜有不許起用之旨升董天錫等都罷陳察徇私
舉奏着回話處治你每違旨附和本當治罪堂上官且
各罰俸兩箇月該司官半年

缺官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順天府府丞張漢
欽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地方所有員缺合當
推補案呈到部緣係在京衙門堂上四品官員欲照
例推舉相應官二員請
旨簡用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先於本月十一日該大學士李時說稱
同尚書夏言面奉
聖旨鴻臚寺卿王道中會量改用臣等謹按舊例凡傳奉
聖旨俱補奏本所以防僞妄也
祖宗立法深遠之慮也李時面承

天語諒無可疑惟法例關防臣等職守不敢不慎今順天府府丞員缺推得鴻臚寺卿王道中應天府府丞郭登庸俱堪改任前鴻臚寺卿係京堂正官與大理太僕少卿左右通政俱正四品王道中陞任前職歴年頗深應否改任例該請自
上裁臣等不敢擅擬謹將二臣履歴脚色開具伏候
聖明簡用一員　命下之日行令到任管事奉
聖旨郭登庸改順天府府丞王道中改大理寺右少卿堪任鴻臚寺卿并寺丞便㸃選禮儀閑熟聲音洪亮的各三四員來看所說防僞固是但本朕面諭之言令示你每行

病故輔臣疏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本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李時題近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費宏於本年十月二十日卯時痰疾身故竊見本官歷事
四朝始終一節又蒙
聖心簡在起於山林之中任以端揆之重遽爾長終中外悼惜所有一應恤典乞
命禮部查照舉行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見行事例在京
一品文官病故應該開喪七七下葬
諭祭九壇工部應付棺木等項造墳安葬例得贈謚并輟
朝一日在任病故者差官護送還鄉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在任病故係在京文職一品官員除贈官移咨吏部施行及輟朝日期本部另行具
題外合照例與祭九壇行移翰林院撰祭文工部照依品級造墳安葬及行江西布政司轉屬文給官錢買

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差官一員護送喪柩還鄉其聞喪
諭祭一壇應合照例在京衆行爲照本官久職輔導懋著
勤勞遭逢
眷遇壽考全終表行易名禮宜　賜謚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等因題奉
聖旨是費宏久職輔贊懋著勤勞照例與祭葬差官護送還與他謚欽此欽遵除造墳安葬移咨工部施行外所據贈官一節係隸吏部掌行合咨前去煩爲查照施

行等因咨部送司行准考功清吏司付查得本官江
西廣信府鉛山縣人由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除翰林
院脩撰改右春坊贊善歷陞左諭德兼侍講太常寺
少卿兼侍讀禮部右侍郎左侍郎尚書正德六年十
二月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正德七年十月陞
太子太保兼 武英殿大學士正德九年二月改兼
戶部尚書本年五月傳奉致仕正德十六年五月
欽蒙起用本年十一月加少保照舊
內閣辦事至嘉靖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通前連閏歷從
一品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給由到部

欽蒙復職嘉靖三年五月改兼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
士嘉靖四年六月纂脩
武宗皇帝實錄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至嘉靖五年二月
二十三日通閏實歷俸又三十六箇月六年考滿及
查先該監察御史鄭氣劾奏太學士費宏論辯受王
之來歷情雖出於辯明迹若類乎掩飾交際之厚未
免啓請託之私取與之過終難逃賄賂之誚等因又
該監察御史鄭洛書劾稱受鄧璋之玉行求總制納
彭夔之賄票議存留貪之爲也跡其所以貪則經邦
論道何以格心負乘之懼也尚可以司政本哉等因

又該監察御史張祿劾稱位列公孤職兼師保其進
退去留繫天下觀瞻前日夾人告王已起中外之疑
今日懋良繫獄又貽家門之玷見機知止昔人所難
殉祿貪榮清議弗齒又該監察御史蔣賜劾稱碩居
內閣以來五載于茲而施設措置曾無一善可紀以致
體統十壞七八但見其顧望彌縫以固勢位而已而
補過盡忠未聞也苞苴賄賂日滿門庭而已而寡欲
清心未聞也等因備付到司查得弘治四年五月內
爲乞 恩比例贈謚事節該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恩贈謚的恁部裏還要斟酌可

否來說務合公論不許一槩狥情比例濫請該科犯着
欽此及檢照諸司職掌內開文職官一品至五品照依
生前散官果有功蹟今加封者例與加贈今該前因
通查案呈到部看得禮部咨開已故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費宏贈官一節爲照
本官歷事 四朝荐爲元輔遭逢
眷遇懋効勤勞先經言官論薦後至言官論劾其瑕瑜自
不相掩近者復蒙
召還在任考終該禮部題 賜祭葬併謚寵被
渥恩所據贈官例同一體但係 內閣重臣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定擬伏乞

聖裁奉

聖旨賞宗贈太保

劾處不職官員以安地方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提督撫治鄖

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學夔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撫治

鄖陽等處地方右副都御史王學夔所劾通判鐵濡

王聘推官孫光輝知縣張通陳大章徐信劉思誠等

情犯不同相應議處數內鐵濡王聘孫光輝等三名

贓貪有跡情犯俱重合行革職回籍聽巡按御史勘

實各項贓私盡追入官照律治罪知縣張通情犯頗

輕合照不謹事例閑住陳大章徐信劉思誠等三名

只是才力不及合行照例送部調用則贓官不敢虐

民庸才不致竊位政治可理矣再照數內河南南陽

府推官孫光輝考滿到部該河南按察司考文章可

追于古作刑名不忝於法家翰苑之遺才府屬之魁

楚布政司考問學該博刑名疏通年力方強樹立有

待本部查據考語推陞南京戶部主事又直隸保定

府完縣知縣王室該撫按保稱通達事體廢墜咸修

旅衆行取推陞戶部主事今孫光輝被劾贓濫如此

則兩司所出考語欺蔽可知知縣王室被縣民劉琪

奏訐贓私見該都察院行勘則奸貪官員多釣虛譽

可知伏望

聖明申嚴　大明會典舉主連坐之法各該撫按兩司守

巡等官如出考語及保舉各官後日犯贓不職併查

舉主議其罪罰庶幾循名責實奸贓知懼不敢盜名

欺世以竊位虐民矣孫光輝陞任南京主事既該革

職聽勘王室新陞戶部主事見今都察院行勘正與

事體相同若猶俾任京職勘事官員或觀望回護弊

所難免查據王室情犯合亦行令迴避聽勘惟

恩威賞罰出自　朝廷奉

聖旨鐵濡等着回籍聽勘張通革職閑住陳大章等准調

用王室不係原劾官你每又陞用了如何一槩牽奏奏

訐事情都察院勘明來說

乞恩辭免重任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總制陝西三

邊地方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姚鏌奏

奉

聖旨這本內詞語無理該部參看了來說不許営護欽此
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臣等參看得總制兵部尚
書兼右都御史姚鏌以七十暮齡仰蒙
聖眷十年屢退起鎮邊疆宜上感
渥恩下揭軀命外忘顧忌內勵忠貞策懲三邊酬
恩罔極是其宜也亦其職也乃未効邊圉之勤聱敘田州
之役宿垢惟宜內省包荒豈曰曲
恩況既將父代猶敘行程方當履任遽陳休致雖若悚畏
實是乖張蓋衰老之年驟起驅馳精力倦備江湖之
居久不對揚辭輸拙蹇是致本內詞語委的無理合

有罪罰惟姚鏌二品京堂大臣進退賞罰例應請自
上裁臣等不敢擅議奏
聖旨姚鏌是大臣自當盡誠於事如何說恐難善後之語
忌逆不忠着冠帶閒住不許再用

比例陳情乞恩效用疏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原任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梁儲男廣州
府學生員梁次摅奏奏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行准文選清吏司付
開查得正德七年二月內該梁宸奏稱祖父大學士
梁儲原任吏部[illegible]
恩蒙將父梁次摅送國子監讀書因為身故乞要將父量
贈一官等因具本奏奉
武宗皇帝聖旨梁次摅准照例授與隸太倉州判官職名
他男梁宸還照輔臣子孫蔭例與做中書舍人吏
部知道欽此欽遵隨該梁宸年甫八歲齒尚幼稚未能
到任供職況丁父憂例應守制去訖本部議擬欲將梁
宸奏前項
欽依填註中書舍人照例回家守制服滿之日起送赴部
具　奏銓註到任管事等因具題奏

武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又查得正德七年十月內奉
武宗皇帝勅旨直隸山東河南江西等處盜賊平定內閣
官運籌定議致有成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賞
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廕他子姪一人與做錦衣衛世
襲正千戶欽此該各官具辭奏
聖旨近年以來盜賊紛紜卿等出謀運策以致安平特官
一子以酬勞勩可不必辭欽此該各官又辭奏
聖旨卿等職司綸綍贊化勞心廕子酬功不爲過當令累
疏辭還着吏兵二部會看了來說欽此該吏兵二部覆
題奏

欽依改陞六品文職該各官又辭奏
聖旨朕以卿等勞勣特陞武臣堅情不受今改文秩又勤
章聞可不必再辭欽此該各官又辭奏
欽依卿等累奏辭免特允所請又查得正德十二年六月
內該大學士梁儲奏欽奉
手勅前山西背嵐等處并遼東開原等處各有斬獲虜賊
功次近日四川等處又奏報大盜寧息內閣大臣贊謀
定議致有成功梁儲蔣冕毛紀各賞銀五十兩行絲四
表裏梁儲蔣冕還蔭他子姪一人與做錦衣衛世襲正
千戶欽此臣具奏辭免未蒙

聖慈俞允仍
勅吏部查內閣改陞文職事例具奏定奪又該本部查議
上　請節該奉
聖旨梁儲陞一子做尚寶司司丞者不必再辭欽此該臣
次子梁次攄先年應例納粟送監讀書歷事已滿回
籍今幸遇　恩典但得授以在京一職如通政司經
歷五府都事之類則不啻足矣等因奏
武宗皇帝聖旨卿名德元臣允宜加陰顧累疏謙讓難以
固違今改陞梁次攄做中書舍人卿宜勉承朕意再不
必辭吏部知道欽此又查得嘉靖三年六月內據廣東

布政司咨送　恩蔭梁鈞甫前來案查正德十六年
五月內該大學士梁儲具奏奉
聖旨覽奏具悉卿忠懇至意朕初嗣位方欲共圖政理乃
屢疏乞休至再至三情辭剴切重違雅尚寫勅給驛還
鄉陞子孫一人做中書舍人有司月給米六石歲撥人
夫八名應用還差行人一員護送吏部知道欽此續該
本官咨稱梁鈞甫年一十八歲學業未成欲令回還
原籍從師肄業有進告送本處有司起送等因該本
部題奉
聖旨梁鈞甫准暫回籍肄業待學有進益徑自起送赴部

授官欽此今據起送到部備由題奉
聖旨梁鈞甫准添註中書舍人欽此續於嘉靖五年四月
內又該致仕大學士梁儲奏奉
聖旨朕入繼大統致仕大學士梁儲與定大策又遠至安
陸迎扈來京其功難泯照蔣冕毛紀例還陞他一子做
世襲錦衣衛指揮同知兵部知道欽此又該本官具奏
乞要辭免前陞官職等因奏
聖旨卿內閣舊臣舉望素著又與定大策迎扈有勞故特
加武陞以隆報功之典今既具疏懇辭尤見謙抑特茲
俞允卿子還於中書科舍人上陞三級與做尚寶司司

承該部知道欽此備行尚寶司轉行繳納欽遵外等
因又准翰林院手本内開查得本官先年曾任司經
局洗馬委充
武宗皇帝東宮講讀官等因又查得本官由進士改庶吉
士任編脩司經局校書侍講洗馬弘治十一年十二
月兼翰林院侍講十三年十月陞翰林院學士十六
年三月陞詹事府少詹事本月陞吏部右侍郎正德
元年十二月陞本部左侍郎二年十月陞本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　内閣專管
誥勅四年五月爲脩會典降本部右侍郎本月纂脩

實錄完陞本部尚書餘如舊本年十二月加太子少保
改南京吏部尚書五年九月改吏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　内閣辦事太子少保仍舊本月二十
二日兼　武英殿大學士本年十月加少保兼太子
太保尚書大學士仍舊正德七年十月内奉
勅加陞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正
德八年九月初十日止歷俸三年考滿復職正德十
一年八月初九日止通前六年考滿本年十月加少
師兼太子太師　華蓋殿大學士尚書仍舊至正德
十四年七月初八日通前歷俸九年考滿該本部擬

題節該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寫勅獎諭加特進兼支大學士俸照舊
辦事還與誥命欽此又查得弘治十七年閏四月内該
已故侍讀學士江朝宗男江寧奏稱伊父曾任
東宮講讀乞要比例送中書舍人習字出身該本部查
議覆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江寧准送國子監讀書今後東宮講讀官
子孫陳乞廕叙你每還查他年勞淺深斟酌來說欽此
正德元年正月内該已故南京工部尚書董越曾任
東宮講讀伊孫男董韓亦比例乞

恩該本部查議覆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董越講讀既巳三年他孫男董韓准照例
送中書舍人習字出身未及三年的照江寧例送監讀
書欽此又查得　内閣師保重臣先年事例如大學士
李賢男李璋廕尚寶司司丞孫李錫廕中書舍人大
學士李東陽廕子李兆蕃尚寶司司丞又男李兆延
廕中書舍人大學士商輅廕男商良輔禮部主事廕
孫商汝兼尚寶司司丞又廕曾孫商承慶中書舍人
皆出　朝廷酌其年勞淺深量加
恩典原無定例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巳故大學士[illegible]

儲男生員梁次挹奏稱伊父先任
東宮講讀几十餘年及任大學士少師九年考滿俱未
請廕又稱伊姪梁宸先授中書舍人年幼回籍尚未錄用
乞要行取梁宸供職及廕伊一職俾得嗣守先訓各
一節爲照大學士梁儲先任翰林院侍講春坊洗馬
侍
武宗皇帝東宮講讀實踰六年後陞任大學士兼少保少
師已經九年考滿及照本官先於正德七年勦平流
賊廕一子爲錦衣衛千戶已辭免訖又於正德十二
年勦平虜賊廕一子爲錦衣衛千戶本官累辭攺廕

伊男梁次挨爲中書舍人亦不曾受職嘉靖五年
聖上垂念梁儲迎邑微勞加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亦
累具辭蒙
恩加陞伊男梁鈞甫做尚寶司司丞只踰半年隨亦病故
是梁儲前後累廕武職中書等官皆出
特恩亦多辭免不曾任職其
東宮講讀及九年考滿應得廕錄例該身後聽伊子孫
陳乞本部酌量具　奏應否廕錄例該請自
上裁所據先廕中書舍人梁宸委因年幼回籍未蒙錄用
別無違礙合候　命下行取赴部供職其梁次挹所
請伊父講讀及九年考滿廕敘係
聖朝優待輔臣之典宜出
特恩非臣等所敢擅擬伏乞　聖裁奉
聖旨是梁次挹准廕授中書舍人

舉劾河道官員疏

考功淸吏司案呈准文選淸吏司付奉本部送吏科
抄出
欽差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劉天
和題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移付到司案呈到部參看劉天

和所劾各官事情查得鉅野縣主簿周文傑嘉靖十
三年四月除授恩縣主簿曹登雲嘉靖十四年四月
除授歷任尚淺儀眞縣主簿張廷憲嘉靖十一年六
月除授巡按御史邢第考稱純篤御史陳洙考稱老
實亦能幹理況皆稱任未久難擬議調又查得經歷
杭天駿嘉靖十年除授僉事謝蘭考稱柔懦無爲御
史郭圻考稱幹濟不足劉天和復劾貪鄙參以衆論
雖無贓跡亦能模無爲可知也縣丞石憲嘉靖八年
除授御史朱孔暘考素著貪聲都御史劉節考貪濫
知縣陳鉞嘉靖七年陞授歷考考語皆無貶辭近彼

御史郭圻劾稱受賄富民賁放强賊都御史劉天和
劾稱賄賂公行若皆的實不止去官而已合候
命下將主簿周文傑曾登雲張廷憲各存留供職以責後
效經歷梳天駿照不謹事例冠帶閒住知縣陳鉞縣
丞石憲革職回籍聽巡按御史勘實贓跡追贓治罪
如有虧枉亦與辯理則贓官知警不敢虐民牧民官
員亦知激勸勉於脩職矣奉
聖旨是

方面官員賢否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准文選清吏司付奉本部送吏科

抄出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陶諧題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提督
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陶諧題爲守令官員賢否事俱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移付到司查得本部見行事例
素行不謹者冠帶閒住才力不及者調用貪酷者爲
民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都御史陶諧劾稱
廣東右布政李中原任副使今 陞陜西行太僕寺卿
劉守緒興寧縣知縣施幹翁源縣知縣李鎔潮陽縣
知縣宋天民等事情查得宋天民係嘉靖十一年進
士自陳多病已改教職訖廣東右布政李中素著廉
節復有才望陶諧所劾亦云遲誤政務而已至於操
持別無可議相應存留以責後效若行太僕寺卿劉
守緒知縣施幹李鎔被劾有贓汚不職等情再難留
用恐誤地方合候
命下行令右布政使李中照舊供職宋天民照新改教職
勉圖後效劉守緒施幹李鎔照不謹事例冠帶閒住
惟復別有 定奪奉
聖旨李中既耽酒誤事降二級簡僻衙門用其餘依擬

遵憲綱公舉劾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准文選清吏司付奉本部送吏科
抄出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王杏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移付到司查得貴州左叅議張
楠先任南京鴻臚寺卿嘉靖十二年考察被劾該本
部題覆降除前職按察司僉事戴亢先任四川僉事
嘉靖十年正月内爲酌繁簡量更調以曲全人才事
調除今職普安州知州蕭來鳳原任四川綿州知州
嘉靖十年八月調除前職推官李仁嘉靖十二年四
月二十日到任都司都事顧聘嘉靖七年十二月十
五日到任知縣俞瓚原任湖廣襄陽府棗陽縣知縣

嘉靖十一年六月內才力不及調除清平縣知縣今
該前因通查參呈到部看得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王
杏劾奏貴州參議等官張楠等各不職一節數內僉
事戴亢先因才力不及調除簡僻今復被劾不及似
難再調合行起送赴部斟酌降用參議張楠被劾降
除正宜痛省今又被劾事皆指實似難留用普安州
知州蕭來鳳都勻府推官李仁都事顧瞻知縣俞瓚
歷查考語亦多有疵今劾貪汚如果是實不止去官
為民而已合候
命下戴亢行令送部降用張楠查照不謹事例冠帶閒住

蕭來鳳李仁顧瞻俞瓚先令同籍原缺另行選補轉
行巡撫衙門查勘如果各項贓貪是實行提追贓從
重問擬以警貪濫若有冤枉亦與辯雪則遐方之民
免貪汚之害遐方官員亦無茹冤之訴矣奉
聖旨蕭來鳳等不必行勘都着照例冠帶閒住其餘准擬

欽奉　勑諭䟽

嘉靖十五年四月初九日臣等欽奉
皇帝勑諭禮部
朕比今恭建
郊壇　廟寢所以上事
天地
祖宗况今復思
太皇太后　皇太后二宮我
皇祖未有制今曰清寧者乃青宮所居雖無其人可無其
所是非
毋后所居也曰仁壽者乃統於乾清宮者原非
毋后之宮今朕擬將清寧宮存儲居之地即後手作
太皇太后宮一區仁壽宮故址併除釋殿之地作
皇太后宮一區以備
皇祖亡代之制查實各求其得雖頗勞民重傷財亦非妄

舉故不他討急於成之今復自念原始要終知道者
也欲法
皇祖故事預建陵墓此固大臣已諗但恐衆有未與者可
行可止爾百官以及國之耆民可一言之亦不必人
各一䟽但出同議者共勑爾禮部告示知悉故諭欽
此欽遵臣等同議得洪惟我
太祖文皇帝定鼎　京師暨
列聖脩建宮闕所以宅中圖大垂億萬年無疆之基也惟
太皇太后
皇太后幷宮原未有制因以清寧仁壽二宮為尊奉

兩宮之居是於名實爲未得禮制爲未備也伏覩
聖諭以清寧宮存　儲居之地即後半作
太皇太后宮仁壽宮故址併除釋殿之地作
皇太后宮則尊奉
兩宮慈壽萬年肇啓　前星本支百世誠有以備
皇祖一代之制垂萬世之法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暨
太宗文皇帝皆於　臨御之時預建
陵寢所以發祥啓慶貽億萬年詒燕之謀也伏覩
聖諭欲法
皇祖故事預建　陵墓臣等仰惟
皇上膺　天眷命萬壽無疆乃垂慮及此是誠原始要終
達天知化通幽明之故極慎遠之道者也
聖祖神孫先後一心萬世帝王所不能及矣
皇上尤謙不自居乃　宣諭臣民俾各獻所言臣等仰奉
聖猷不勝欣慶又伏覩
聖諭以勞民傷財上廑　宸衷尤有以仰見
皇上如天之仁傳之四方遠近懽悅今照前項大工事在
委任得人經畫有要預計物力愼惟求圖與工酌寵
縮之宜川衆適勞逸之節前事豫而立民悅子來大

工告成有以仰副　聖心衍億萬年無疆之慶矣奉
聖旨禮部知道

陳情乞恩承襲祖爵疏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左軍都督府照會准
本府掌府事靖遠伯王瑾咨稱從公結勘得施壽的
係本府帶俸已故懷柔伯施瑾所生庶長男見年三
十五歲並不係乞養異姓不明之子別無違礙應該
本舍承襲伯爵取具本府官吏委官并親族鄰佑收
生知見人等各不扶結狀及本舍親供宗圖籍連并
原封　誥券連人照繳到部送司案查先該本部題
奉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左軍都督府帶俸已
故懷柔伯施瑾庶長男施壽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檢照諸司職掌內開
凡授封官身死須以嫡長男承襲如嫡長男事故則
嫡長孫承襲如無嫡子嫡孫以嫡次子孫承襲如無
嫡次子孫方許庶長子孫承襲及查本部見行事例
公侯伯子孫承襲俱行該府保勘無礙方與奏
請定奪已經呈部題奉　欽依備行本府查勘去後今該
前因查得公侯伯底簿內懷柔伯施聚原籍順天府
通州人父施忠洪武二十一年充燕山右護衛前所

軍洪武二十二年征進擺可米亦都山等處有功陞
本所總旗大寧蔚州齊眉山等處有功歷陞金吾右
衛世襲指揮使永樂七年征進飲馬河與胡寇對敵
陣亡永樂九年三月施聚襲指揮使永樂二十年德
勝口生擒達可可帖木兒有功陞都指揮僉事宣德
二年征進開平等處賊寇有功陞都指揮同知正統
六年陞都指揮使正統九年征進全寧等處及兀良
哈達賊有功陞左府都督僉事正統十二年征進資
福驛達賊有功陞都督同知正統十四年小河口殺
賊有功陞右都督本年八月內充總兵官協守遼東

景泰三年領兵登州營等處殺賊有功陞左都督天
順元年二月十一日封懷柔伯食祿一千一百石封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本身免一
死有誥劵天順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節奉
勅懷柔伯施聚在邊年久多效勤勞與他世襲欽此復給
子孫世襲誥劵三代一體追封天順六年九月病故
追贈懷柔侯謚威靖嫡長男施榮天順七年六月初
五日襲爵成化元年正月病故本年六月初三日男
施鑑襲爵有誥成化八年六月內爲違法害衆等事
犯該受財枉法雜犯絞罪大理寺奏奉

欽依施鑑追贓完了發去貴州立功遇蒙成化十一年十
一月初八日　恩宥應該放免該兵部題奉
欽依施監既遇赦准復爵成化十三年四月內兵部題
准照舊帶俸朝參送五軍營常川差操不許管軍管事弘
治八年正月內病故本年十二月伊妻陶氏奏要將
嫡長男施瓚承襲前爵本部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施瓚准襲伯爵欽此嘉靖八年六月初二
日病故無嗣伊妻莊氏奏要將伊夫親弟施瑾承襲
祖爵本部題奉
聖旨施瑾准襲伯爵欽此欽遵嘉靖十五年正月十六日

病故查據本舍親供宗圖并原封
誥劵來歷俱各相同案呈到部看得左軍都督府查勘過
舍人施壽委係已故懷柔伯施瑾庶長親男及取具
供結宗圖齊捧原封
誥劵照送前來爲照本舍高祖施聚原以指揮使節次征
從德勝口開平等處並無重大軍功歷陞左都督充
右副總兵協守遼東亦無大功可錄只因天順元年
英宗皇帝光復大位凡奪門有功如石亨石彪徐有貞等
皆封侯伯有貞自知無功濫封公論不與故亦濫封
邊將以悟邀人心自爲身計當年施聚雖封懷柔伯

亦止給本身
誥券蓋已濫矣至天順二年亦無別項軍功不知何故又
給　誥券世襲同年封公封伯如石亨徐有貞等後
皆革襲只施聚子孫傳襲五輩似亦過矣又查得保
定伯孟昂曾祖孟善累有軍功封保定侯給有
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至祖孟瑛襲爵爲事充爲事官天順
元年七月奏
詔書保定侯子孫都襲伯爵欽此成化十一年孟昂男孟
達要襲祖爵本部參出孟瑛續奏
詔書准襲伯爵並無世襲字樣奏一

憲宗皇帝聖旨旣是曾孫不應承襲罷欽此臣竊詳孟善
封爵　誥券旣云世世承襲矣
聖祖報功之典天之高地之厚矣彼之子孫或不知愼懼
干法憲即革世襲可謂至公也矣
聖祖立法萬世共守豈容　恩哉蓋不如是不足以警恃
功驕恣之臣又不如是不足以勵將來立功之臣故
也孟昂之祖立功封伯伊孫犯罪即降襲指揮聚濫
功封伯伊孫施監犯贓擬絞隨蒙
恩宥復得襲蓋亦過矣查照施聚封伯與石亨石彪封年
相同犯罪復爵與孟瑛事體亦略相同自弘治成化

以前凡侯伯襲爵俱本部據實參駁應否
准襲取自　上裁蓋守法者臣下之職敷恩者
聖主之仁也自正德以後則侯伯襲爵本部無參駁者矣
臣下市恩互相回護豈國家之福也哉仰惟
聖明在御百度惟新外戚封爵已經
裁定萬世太平之賴也其餘歷年勳封侯伯尚未及識切
緣封爵重事
國家定制非有重大軍功不肯輕授施壽應否襲爵例
應請自　上裁奏
聖旨施壽准襲伯爵

中途患病乞休疏
考功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陝西等處承
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張原明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又於吏科抄出該巡按陝西監
察御史周鈇劾稱陝西布政司左布政使張原明外
示朴野中藏狡詐減年以罔紀由心圖冒進罰班而
縱承吏利歸私橐戒行復留飾辭求印蹤跡詭秘物
議沸騰等因題奏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本官歷官左右
布政使三年考滿給由先該總制尚書唐龍巡撫都

御史黃臣巡按御史周鈇會本保留節册本官存歷
兩省之繁已踰三年之久篤理政務慎守官箴公勤
並宣勞蹟歷著才識老練寬嚴得體政事詳明出納
無弊及查歷年巡按御史張子立考稱本官清介之
守歷官久而不渝老成之才處世深而益練巡按御
史楊春芳考稱器度渾成才猷鎮靜尚懋旬宣之蹟
允惟藩臬之良陳世輔考稱本官才識精練而有為
性資忠直而不偽御史張鵬考稱本官志向高古政
務精明御史范安考稱本官學古之心不衰從今之
政益勵等語又查得嘉靖六年貴州左布政使董天

錫奏乞致仕該本部題奉
聖旨董天錫陞大理寺卿致仕欽此欽遵通查案呈到部
看得陝西左布政使張原明奏稱給由在途患病乞
要致仕一節為照本官歷仕將三十年始終一節先
該總制并撫按官會保及歷年考語俱無小疵惟周
鈇前次保留與今次論列略有不同本部再三訪得
本官素履清謹前後考語的確可據今伊自陳致仕
倒應准理但本官視董天錫陞職事例乃
聖明崇獎恬退激勵士風之
盛典也本官致仕應否量加京職係干

恩典宜請自 上裁奉
聖旨張原明陞光祿寺卿致仕

乞襲祖職疏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廣西等處承宣布政
使司咨呈奉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陶諧批據本司呈前事行准本司分守左
江道咨稱行據南寧府申繳覆勘過金城寨已故土
官副巡檢林濱嫡孫林埜應襲緣由供結并宗枝圖
冊到道據此案照前事已經牌行該府從實查勘有

無違礙取具親供圖冊里老隣佑官吏不扶結狀繳
報去後今據前因擬合咨報等因案查先為議處土
官襲替事該本部會同兵部看得土官襲替節年事
例不一人難遵守已經會議上
請通行有土官處鎮巡官轉行土官衙門除先曾造冊已
送布政司收貯者不必另造外中間若有事故因循
不曾造報或已造報失於詳確必須作急行令將見
在子孫盡數開報要見某人年若干歲某氏所生應
該承襲某人年若干歲某氏所生係以次土舍未生
子者候有子造報願報弟姪若女者聽布政司仍依

期繳送吏兵二部查照應襲之人以後告襲再行司
府等官覆勘無礙果係原冊有名之人自文書到日
限半年內除雜職婦女照舊就彼襲替外其餘連人
保送赴部襲替若有遷礙即與辯明若各官避嫌推
調一年之上不行勘報住俸立限完結雖有陞遷等
項務待事畢方許離任保送之時不拘地方遠近若
有緊急軍情已奏謂遣難以擅離及先人有功嗣子
幼弱未可遠出鎮巡官臨時斟酌奏
請定奪奉有 欽命行令暫且冠帶管束夷民候地方寧
息年歲長成仍照例保送赴京襲替給憑回任管事
其他納穀散政一切革去則

恩威兼濟情法兩盡仍編入續脩會典著為定制可以經
久常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通行有土官處鎮巡官轉行土官
衙門查照欽遵施行去後今該前因查得土官底冊
內開廣西南寧府宣化縣金城寨副巡檢正統十二年
六月內除土人林濱原無世襲字樣其同時綜保舉
駄演七寨土官副巡檢余鑑等俱無子孫保襲又查
得弘治十八年該巡撫雲南都御史陳金題為地方
事該本部議得合無今後土官應該襲替子孫仍照

祖宗舊制行令各該撫按官轉行都布按三司守巡官具
覆勘明白行布政司比冊相同除雜職婦女照舊就
彼襲替外其餘九品以上者俱照見行事例先行具
奏仍具咨文結狀親供宗圖連人起送赴部查審具奏
襲替給與文憑令其回還本衙門管事等因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土官襲替仍照舊例起送赴部各該
衙門官吏人等敢有生事需索阻滯人難重罪不饒欽
此又查得土官襲替無世襲字樣者該奏
請定奪又查得嘉靖十三年七月初七日據雲南布政司
起送通安州土舍高鵬前來乞要襲替一節查得伊
父祖襲任以來俱不曾開有世襲字樣例應奏

請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還定擬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雲南土官知
州等官阿這等伊父祖襲替以來俱不曾開有世襲
字樣節該本部題
准各官子孫承襲訖且歷查前卷但係土官奏襲俱是本
部檢查底簿父祖來歷題
請若其一時 准襲皆出
欽定無敢定擬等因呈部看得土舍高鵬應合准襲伏乞
聖明裁定等因題奉

聖旨准他做遂不世襲欽此欽遵外及行准文選清吏司
付稱查得金城寨流官巡檢袁愈才於嘉靖十一年
四月十八日除授合付查照施行等因備付到司通
查案呈到部看得廣西布政司咨稱覆勘得南寧府
宣化縣金城寨巳故土官副巡檢林濱嫡孫林埜應
襲緣由連人保送到部承襲一節爲照本部土官底
冊内開廣西南寧府宣化縣金城寨副巡檢正統十
二年六月内除土人林濱原無世襲字樣及照咨文
内稱先爲經久方略事槩保八寨巡檢司另設土官
副巡檢八員推舉林濱武藝精通弓馬慣熟擬授前

職蓋係一時添設以夷治夷保護地方之權宜故其
子孫承襲例不定擬正以俟後來或有事故告襲者
必臨時審酌事宜奏
請定奪也今據咨文内既稱查節年上官文冊未曾開載
金城寨巡檢司緣由本部覆通查底冊其同時原槩
保馱演等七寨土官副巡檢亦未經有一姓子孫保
襲者况林濱告疾故男林琫告襲間亦故迄今方將
林琫男林埜保送中間停襲年久不知今前項土官
副巡檢應否照舊添設及林埜是否爲本寨夷人信
服一向有無以土舍名目協同流官巡檢巡捕俱未

開具明白且本布政司雖巳勘結林埜倫序應襲保
送到部然未經照例具奏揆之事體似皆有礙欲從
駁回再行查勘明白連人奏報但查咨文内稱彼因
林濱病故林琫繼亡停襲年久以致該府造報土官
文冊未曾開載况又奉有近行題
准勘合事例若有遺礙即與辯明情有可原且一介遠夷
令其往返萬里道路艱難恐非所以仰體
皇上柔遠之德意也况事在彼中相應議處合無俟
命下之日將林埜發回撫按衙門作速覆勘要見金城寨
巡檢司是否緊關隘口守把處所即今土官副巡檢

應否仍舊添設其林埜才力堪否他方倚賴有無本
寨夷人信服堪否補襲祖職如果相應補襲即令次
巳經保送到部准免林埜再次到部就彼襲授金城
寨副巡檢職事具由回報查覆施行若本官不宜復
設或事體尚宜請自
上裁非撫按所能擅議亦速具由奏
請毋再延遲以致遠夷怨恨貽患地方臣等所以必行覆
勘慮事情隔遠難臆議也免土夷相次到部仰體
聖上懷綏萬邦之　至德也遵近例也惟復別有定奪緣
係邊方土官襲職事理臣等未敢擅便

查舉地方賢才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陝西監
察御史周鈇題奏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原任光祿寺卿
養病馬理嘉靖十四年六月爲乞弘
德意辟逸才以共翊　聖治事該科道官董進第等論薦
奏有
欽依起用原任兵部武庫清吏司主事爲民趙時春亦爲
前事該科道官董進第等題稱博物洽聞清才逸思
杜門養高勤劚遂丰然物澄心省咎日益增其未能

該本部查議本官奏
欽依革職未久未敢開具等因覆題訖今該前因通查案
呈到部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周鈇查舉地方賢
才一節除原任光祿寺卿馬理候有相應員缺照例
推舉原任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管楫
告病未久原任山東道試監察御史楊爵養病丁憂
服闋自合赴部聽用俱不敢開具外爲照原任兵部
武庫清吏司主事爲民趙時春委因先年輕率進言
不識事體實合伏罪故於前次言官會本保薦臣等
不敢覆　請蓋欲使之省罪思愆脩身勵行以不負

聖明造育之
洪恩也如趙時春者螻蟻之微草莽之賤隷耳
聖世賢才豈少之哉然而巡按御史周鈇又復論薦何也
蓋惜憫之也查得趙時春早以奇童有譽於里閭年
十有四舉於鄉年十七首舉于禮闈天下稱其才焉
前年冒昧進言亦年幼未更事之故也是衆論所惜
也臣等待罪吏部以薦賢爲職以忌材爲戮凡衆所
舉不敢隱也亦不敢朦朧陳　請謹將趙時春年歲
履歷開具應否起用請自　上裁奏
聖旨趙時春已有旨革職你每如何又奏爲起用不准

乞録微勞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太常寺掌寺
事工部尚書陳道瀛題據本寺祭祀祭器二科令典
吏周承恩胡鵬王漢黄璪蕭紀查勘連名呈稱題奏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又該吏科參看得太常寺題爲
乞録微勞比例均霑
恩典一節爲照太常寺吏典事甚簡靜非有繁勞者
皇上議定禮樂禋祀
郊　廟雖日揮
聖躬不以爲勞其文役書辦手本每月不過一二次安嫺

之日尚多也今妄牽工部之事例貪緣堂官之奏請
希圖免考以破常規不思工部近日之奏雖私呢小
吏計其書辦奔走之役猶有微勞本科欲行糸駁但
成命已下欲待將來再爲論奏該寺執以爲例所見非矣
若此奏二行則部臺文移之浩瀚孳吏軼掌比附奏
請者不勝其煩也宜從叅處等因抄出一併送司查
得辦事官李廷秀當該吏錢玟俱係工所書辦人數
先該工部咨開議得李廷秀候辦事滿日免其省祭
照依資格收選錢玟候當該滿日免考及官辦照依
考中資格給引照回省祭題奉
聖旨准擬欽此欽遵外查得本部見行事例三考吏典考
中照本等資格用不中雜職內用三等冠帶閒住曳
自爲民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各衙門吏典所掌書辦
案牘煩多莫如刑部都察院次則戶部兵部蓋彼日
行題奏皆刑獄錢糧軍機重務故也若吏部禮部工
部則事頗簡要太常寺尤甚簡者也間有祭祀文移
亦月不一二覩別衙門日日覆題或十數疏中外文
移日數十件勞逸煩簡大不侔也先該刑部辦事吏
傅瑛等累奏寫本勤勞乞要超擬當該又該長陵等
衛吏尹文魁等奏稱艱苦乞免官辦本部看得倖門

輕啓各項吏胥紛紛奏擾弊不可言已經立案訖今
太常寺吏周承恩等又沿工部吏錢玟等例乞要免
考即照資格出身又免官辦如是則
朝廷建立考選之法所以稱量材品而授之秩祿者皆
因一二僥倖之徒廢沮之也刑部等衙門吏典紛紛
陳乞將何辭拒之該科糸稱工部小吏奔走微勞欲
行糸駁誠公論也今周承恩等陳乞免考免官辦皆
干礙
成憲難以准理奉
聖旨是

對揚聖化愼選賢才以重科道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本部欽奉
聖旨給事中御史係朝廷耳目之官近年所選多是浮薄
新進之士輕率妄爲有乖政體今次考選改授務要醇
篤老成知事體的不許一槩濫用欽此仰惟
聖意愼重言職所以愼治化之樞機也言官得人內則紀
綱振肅外則奸贓斂伏言官非人或肆讒咎黜倒置
是非治化之累不小也是
聖明所爲惓惓愼重其選也然而浮薄新進之士或濫與
焉致輕率妄爲有乖政體上廑

聖慮焉何也皆選任之法不慎其始故也卽今大選在邇
選授博士行人中書舍人等官皆他日科道之選也
欲科道得人必於選授行人等官之始精其考選庶
幾儲材有素授任得人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本
部舊例科道缺人行取推官知縣選用經取官員有
撫按旌舉有歷年考語固已精覈矣到部考選或才
堪別用卽別用焉與其選者皆宜稱職矣何也考選
之法已極精覈故也惟行人博士中書舍人凡係踰
二年皆得選用蓋皆京職也以京職選科道京職改
京職也雖稱考選歷年未見退回一人何也蓋謂既

任京職難再考退故也是賢否難於別也行取推官
知縣有旌舉考語可據矣行人博士中書舍人無旌
舉考語何淅據以稽也推官知縣曾歷外任知事體
矣行人博士中書舍人未歷外任事體所未知也考
選科道遇行人博士中書舍人卽取焉無復退回何
由責其稱職也今三甲進士或選博士或選行人或
選中書舍人或選推官或選知縣擬選之法名列于
前卽博士行人之職也名列于後卽推官知縣之職
也人品材器各有所宜雖欲爲之量材授任勢不能
也人情樂於京職畏避外官鑽刺請託之弊所由行
也既選行人博士中書舍人矣科道乃其坐而致之
者也如之何望其盡得人也卽今脩撰編脩九年考
滿試論一篇乃行復職布政知府考滿起復必經考
試乃得復任庶吉士亦得考選同知通判知州等官
皆精嚴考試恐不得人故也今欲科道得人凡遇選
期考試同知通判之日取該選進士同日考試彌封
姓名考定高下驗其才識老成可儲科道之選乃授
博士行人中書舍人之職否則選授推官知縣使歷
練事體乃行取考選則授京職者已經考選必無不
當其材授外任者又復歷練愈養其才科道之職不

患不得真才矣由是舊弊可革鑽刺請託之風可息
士習可正實大公之法也緣係對揚
聖化官選賢才以重科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依擬

亟黜不職憲臣以勵風化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禮科都給事
中李充溺題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行准稽勳清吏
司付開嘉靖十四年十月內該巡撫都御史侯位奏

爲懇乞
天恩俯憐百歲老母放歸侍養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題奉
聖旨侯位不准侍養伊母夏氏着有司給與米三石絹二
疋欽此欽遵通查案呈到部看得禮科都給事中李充
濁劾奏巡撫都御史侯位各項不職乞要罷黜一節
先因侯位舊年奏
請侍養本部看得本官母雖百歲實有親兄又有子孫於
例不合難擬侍養又該禮部尚書顧鼎臣屢稱侯位
巡撫地方清理錢糧查革奸弊極盡心力小民得所

奸人不得肆志本部查訪得侯位在任累次參問犯
贓知縣谷繼宗陳[illegible]何繼高等權要爲之囑託皆
不聽允故今贓官畏憚臣等竊念正人去位貪夫幸
而小民憂也乃爲查例題覆伏蒙
聖旨侯位不准侍養仍賜伊母米絹侯位感
恩圖報纔及半年遽又責之侍養則彼也雖欲求歸亦未
敢也若曰親老即宜歸養不論有無兄弟子孫則凡
官員父母年老者皆可責之使歸矣惟例云父母若
果老疾具奏　定奪爲無人丁者言也
聖祖之仁教天下以孝也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王事
不遑將母委身王室不敢恤私聖經教天下以
仰惟
聖上不准侯位侍養爲其有兄弟子孫也普及其母體悉
其情而教之孝也侯位不敢再乞侍養委身効報臣
職之忠也此義不明後世必有執細行而妨大道忘
公義而急私恩者故臣等於侍養一節特明辯之所
以使百官知
君恩重於親恩而移孝爲忠也若曰感召災變爲撫臣之
罪乃漢法災異策免三公之義也凡災變之致皆臣
下不職召之也是該科所以劾罪撫臣也惟今年災

異各省亦有之律以漢法則在列大臣及臣等待罪
銓司百僚表率宜先黜治次及撫臣則彼也亦受罪
無辭矣此義不明天下有司必將隱匿災異不以實
聞爲弊益甚故臣等亦明辯之使內外大臣皆知脩省也
輸粟入監係隸工部如有差失工部自宜執奏惟侯
位於[illegible]之後保舉官員過多實遺
定制臣等不能爲之解說且所舉官員皆多陞任又多清
要無俟侯位[illegible]舉而其賢自見者也侯位泛濫保舉
或以市恩未可知也或將自炫其知人之哲亦未可
知也遺

之罪臣等不敢回護緣侯位係三品京堂大臣見今守
制處置罪罰例應請自
上裁臣等不敢擅便奏
聖旨侯位既已丁憂乃係官員過多違制忘恩服制滿日
不許朦朧起用
錄遺功以昭勸典疏（此疏未上卽遷官）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欽差總制陝西三邊地方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
御史唐 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行准兵部職方清吏

司手本開稱查得尚書彭澤前項事情已經刑部
歸結再與本部無行等因准此又行准刑部貴州
清吏司手本內開准本部陝西清吏司付送夷情
文卷二宗轉送到司查得卷內嘉靖七年三月十
六日該兵部等衙門題爲因災異脩省陳言急誅
姦黨昭示 國法以彌災變廣求人材計復國土
以嚴邊備以安生民事准兵部咨該兵部等衙門
會題該錦衣衛千戶等官鄭爾等具題等因奉
聖旨處置回夷事宜脩飭甘肅邊備都已有旨了這先
今有功有罪官員你部裏還會同三法司參詳議擬

分別輕重等第奏來定奪陳九疇待金獻民提到一
併問了來說欽此臣等會議查擬內開再照彭澤彼
時經略未成底定因而致貽後艱罪有明案緣曾
撫回金印城池既而河夷隔年入寇功何足言等
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彭澤先年受命總制處置疎略故啓兵端雖經黜
革後又朦朧起用還革了職照舊冠帶閑住欽此欽
遵查無先年給事中黃臣原劾奏尚書彭澤緣由
恐有別卷該載又經行查隨准該司回稱前卷年
久浥爛無從查送等因案呈到部看得總制陝西

三邊地方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唐
題稱先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革職冠帶閑住近
故彭澤生前有功身後零落乞要優卹一節爲照
彭澤於正德六年河南山東四川等處賊首趙風
子廖麻子等糾合賊徒餘十數萬流劫南北直隸
攻破州縣殺死方面職官禍極慘烈寔賴彭澤同
侍郎陸完提兵剿平內靖兩京外安三省奇功偉
績誠不可滅後又奉
勑處置土魯番事情錦衣衛千戶鄭爾等詰其乖方誤
事以致革職今尚書唐 題稱誤事之罪與澤無

于本官親歷地方詢訪必真情無原卷可查臣等
再三思議竊謂功過當相準不當相掩彭澤處置
回夷就有過誤勦平劇賊亦有大功如只論功不
覈其過恐啓人臣恃功犯法之漸是固不可若因
一事之過遂舉其平生之功棄之恐後日立功之
臣無所激勸也記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
棄爲埋狗也狗馬賤畜也死且埋之加之帷蓋焉
念其生前微勞也彭澤誤事之咎削黜於生前足
示懲戒正
國法矣身後零落妻妾饑寒譬諸狗馬死無所歸爲

之主者見之亦可憐也如蒙
皇上垂念舊臣錄其前功略其後誤復其原職
賜之恤典不惟彭澤有知感
恩泉壤天下立功之臣亦將感勵興起捐軀圖報風化所
助不小小也惟復再行總制三邊都御史劉天和會
同巡按御史從公再勘給事中黃臣先年勘過彭澤
原無誤事緣由另行議處竊念甄錄舊勳乃
聖朝盛典澤潤朽骨於
天地曠蕩之恩例該請自
上裁臣等不敢擅便

吏部奏行
懇乞天恩祛邪歸正以安地方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雲南等處承
宣布政使司姚安軍民府管轄軍民里長火頭李昆
等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嘉靖十年正月
內該雲南布政司奏係已故土官同知高鳳男高齊
斗前來已經題奉
欽依准令承襲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雲南姚安
府軍民火頭李昆等奏稱本府州縣通達要路野夷

不時出沒自土官高鳳督兵招降從此盜息民安嘉
靖三年本官患病地方缺人巡捕將土舍高鵠高鵬
權委巡捕備呈姜兵備處看得高鵬高鵠係高鳳親
弟決不可委禮義生疎冒性野夷若得事管必至挾
權害人必須僉選疎遠傍枝高淳高甫高爾高祉巡
捕未及一年姜兵備遷轉高鵠管幹巡捕百般騷擾
以捕盜而縱盜坐地分贓臣等思得地方自來俱是
土官襲任捕盜管事並無土舍巡捕名目奏乞將地
方巡捕責在高齊斗照舊管理一節緣干夷情重務
況事在彼中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轉行雲

南撫按官查勘各夷所奏地方巡捕事情有無私求
責專土官是否止因高鳳患病權委土舍高淳等巡
理其高鵠有無營幹情弊各要查勘明白如果地方
事務自來應該責專土官巡捕卽令高齊斗襲官之
後如果老成安靜夷民協服照舊與管以復舊規仍
戒諭奉公守法以副委任以靖地方仍將高鵠高享
等查革省令各務本等生理不許仍前指倚巡捕爲
由乘機侵擾夷民中間若有別故必須一一酌處停
當徑自施行務使夷民安便地方無虞毋致爭擾以
啓釁端仍希備由咨部以憑查照施行

再乞天恩遵舊制賜斷給以安邊方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雲南等處承
宣布政使司武定軍民府管轄四十七馬火頭阿台
等管下小火頭阿各奏前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抄出送司案查先據各火頭奏前事
該本部看得各夷奏稱乞要土官照舊掌印以安地
方等情係干夷情重務況先有題
准事例各該撫按官員若是查勘旣明經年累歲避嫌不
行回奏以致啓釁生亂本部查實參奏治罪已經通
行去後今據奏前因本當參究姑記備由於本年十
月二十四日催行巡撫衙門作速查勘該府印信果
自洪武年間女土官商勝等傳掌一百二十餘年鳳
英故後暫令流官署掌就將印信卽行令瞿氏照舊
收掌以從夷願以安地方如自設立衙門以來向係
流官掌管卽令各馬火頭幷夷民人等衆口一心惟
願土官掌管仍查照麗江元順等府恭開長官司土
官土婦沙佑等掌印事例開具緣由咨部以憑定奪
施行去訖今據復奏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雲南
武定府四十七馬火頭阿各等節次具本奏保本府
土官知府瞿氏照舊掌印管事等情係干地方夷情
重務況事在彼中已經本部節行巡撫衙門查勘去
後延今日久未報以致夷人遠來奏擾深爲未便本
當查據先年題
准避嫌不行回奏事例奏參治罪但各夷續次奏詞行去
未久姑記再催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查照先今咨內
事理會同鎭巡等官卽便會勘該府印信卽今應否
行令土官知府瞿氏收掌務在夷情妥順地方安便
議處停當明白備由開具作速咨報本部以憑定奪
施行希勿仍前延遲以致僻遠夷人節來奏擾致生
左然未便

荷蒙恩例懇乞封贈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貴州等處承
宣布政使司鎮遠府土官推官楊載春奏前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各處土官請給
誥勅例該行移布政司轉行按察司詢察無礙徑自會奏
方與給授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鎮遠府土官推
官楊載春奏要請給前項
勅命一節緣未經詢察中間於例恐有違礙難便定奪合
連送該司仰類行貴州布政司轉行按察司名委堂
上官員照例詢察推官楊載春任内有無贓犯違礙

伊妻何氏娶到何人室女是否正妻平素有無過惡
於例應否授封備查明白徑自會
奏仍具詢察委官并里老族目人等不扶結狀繳報若
有違礙亦要明白聲說毋得狥情扶同及遅延未便
懇乞天恩垂察無過比例給賜冠帶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貴州等處承
宣布政使司普安州已故土舍隆寧妻安氏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隨奉本部送吏科抄出貴州布政司
普安州聽襲舍婦安氏管下各把黑等營營長阿迷
等奏為衆保無過賢能乞恩寬宥賞賜冠帶撫束邊

以安地方事奉
吏部知道欽此欽遵俱抄出送司查得土官底簿内
普安州判官隆禮始祖金龍任元普安路軍民總管
府懷遠大將軍隴世青宣慰使故始祖母適恭宰部
夷民首先歸附洪武十六年授普安軍民府知府世
襲土官授中順大夫
誥命一道故高伯祖者昌洪武三十二
年襲授貴州安撫司安撫改設衙門任事調征新添
等處殺賊有功故永樂元年曾祖慈長襲改設普安
安撫司故永樂十四年改設普安州祖隆本宣德

八年襲本州土官判官後征麓川有功正統五年陞
本州同知事伯父隆德先故次伯父隆壽襲職故三
伯父隆賽未襲故俱無嗣父隆暢係祖隆本第四男
成化三年正月内襲本州土官判官患風濕不能任
事奏保伊嫡次男隆禮應襲本部查得父原襲土官
判官俱不曾開有世襲字樣成化二十二年五月十
一日本部題奉
欽依隆禮准做本州土官判官欽此欽遵後隆禮病故節
次奏保隆暢妾適孫承襲於弘治十五年八月二十
五日本部題奉

欽依是若就彼襲職欽此後適捺病故奏保伊女阿鐸承
襲於正德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本部題奉
欽依是欽此俱欽遵外又查得嘉靖九年五月該本部會
同兵部題為議處土官襲替事看得土官襲替節年
事例不一人難遵守已經會議題奉
聖旨是欽此除通行欽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貴
州普安州已故土舍隆寧妻安氏奏係先故土判官
適捺親媳近故女土判官阿鐸弟婦先年夫卅適捺
襲授官職故彼夫幼小將出嫁姑阿鐸取回頂襲前
職故臣夫接管聽襲間不料冒枝隆玠累爭俱未准

襲嘉靖十二年三月內隆玠故絕無人節奉巡撫總
兵并三司守巡守備等衙門明文看得事體歸一省
諭把事人等協心輔佐委臣巡捕盜賊催辦糧馬今
臣有權無職夷性犬羊若使他變將何法治乞憐邊
方給臣冠帶管束庶使地方無虞及據安氏管下節
希黑等管營長阿迷等連名奏稱安氏襲官事體歸
一無人爭襲乞要行令冠帶保固地方等情各一節
緣事在彼中未經行勘中間恐有爭襲遽難輕
信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為轉行貴州撫按衙
門會同鎮守總兵等官照依所奏事理即便轉行查
勘土婦安氏已故夫隆寧是否原襲替普安州女土
判官適捺伊夫原任土判官隆暢所生之子其適捺
病故衆議取回出嫁女阿鐸承襲病故後隆寧有無
接管理辦糧馬進貢及告保承襲間被冒枝強夷隆
玠累爭兩未准襲即今隆玠有無故絕安氏應否襲
替及本婦有無素為夷民信服應該管束諸夷催辦
糧馬若果別無爭襲之人及事體歸一應該襲替即
便查照土官雜職婦女就彼襲替事例行令本婦冠
帶管束地方仍備由并取具營長同官夷人等各不
扶重甘結狀作速奏繳前來以憑施行中間若有別

項疑礙亦要酌處停當明白聲說奏報以憑議處奏
請定奪施行毋得展轉駁勘耽延歲月以致邊夷互相爭
襲引啓釁端致生他變貽害地方責有所歸
應襲土職以實邊方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四川布政司
成都府威州保子關巡檢司已故土官巡檢董敏嫡
孫臣董鸞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四川
成都府威州保子關巡檢司土舍董鸞奏稱威州在
西蜀之邊當吐番之要先年祖董敏以殺賊有功奏

請改授前職銓註印信世撫地方因與妹夫王永爭
酒挾告病故伊男董伯宣遞例准令進貢復職故本
州民周木全等赴京奏保伊男董正良承襲蒙准行
勘因貧難不能就遂節蒙上司調領土兵征剿番蠻
斬獲首級節賞銀牌花紅後董正良老疾無子上司
將臣項補前職管領土兵嘉靖十四年調臣領兵追
剿木工寨爲惡番賊斬獲首級五顆給賞銀牌花紅
奬勵一向保守城池地方寧息如蒙查臣相繼來歷
復臣前職管束地方等情一節緣事在彼中未經行
勘中間恐有除革爭襲等項違礙遽難准信合咨前

去煩爲轉行四川撫按衙門查照奏內事理轉行查
勘上舍董鑾伊祖董敵原與王永儺許病故伊男董
伯宣有無遞例准令進貢復職董伯宣故後有無子
孫相繼管束地方及董鑾有無節奉調領土兵征剿
番賊斬獲首級報官紀錄功次即今董敵原職有無
革除董鑾倫序應否承襲及有無求為夷民信[illegible]應
該管束地方若果子孫相繼管束[illegible]
除及董鑾別無爭襲之人應該承襲即便[illegible]
雜職就彼襲替事例行令本冠帶管[illegible]
盜賊仍備由拜取具目把同官吏人等[illegible]

結狀照例作速奏繳前來以憑施行中間若有違礙
亦要議處明白奏繳以憑奏
請定奪施行毋得展轉駁勘耽延歲月以致小夷含怨重
復奏擾責有所歸
懇乞憫念殘軀保男承替祖職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四川布政司
馬湖府寧戎巡檢司土官巡檢臣王綸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看得土官襲替事例已於嘉靖
九年五月內本部議擬題奉
欽依內事理通行有土官處鎮巡官轉行土官衙門查照

先將見在子孫書數報官要見某人係某氏所生應
該承襲某人某氏所生係以次土舍未生子者候有
子造報願報弟姪若女者聽仍依期繳送吏部以後
告襲再行覆勘果係原冊有名照例保送襲替施行
等因已經六年之上原行造冊及奏襲行勘各起土
舍俱未見到今據四川馬湖府寧戎巡檢司土官巡
檢王綸自陳年老實難任事奏要保男王祥臣襲替
以致本部無憑查考所據故違官吏本當照例通行
參究姑記查催為此合咨前去煩為轉行四川撫按
衙門仍行都布按三司查勘要見原行查造土官文

冊因何稽遲年久不行造報及應該襲替土舍因何不即保奏襲替以致各行奏擾仍查王綸有無老疾王祥臣是否本官親男中間有無爭襲遮礙等項情弊若果倫序應該承襲并將前造文冊及本舍應襲前職緣由取具官吏人等各不扶甘結各另查照作速造繳奏保前來以憑施行毋再仍前展轉故違各取罪究不便

土官攻陷地方乞恩區處以靖邊患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田州砦馬等巡檢司署司事巡檢土目

臣盧蘇等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廣西田州砦馬等巡檢司署司事巡檢土目盧蘇等奏稱本州土官岑邦相原係庶出借職於嘉靖十三年病故及稱先經奏行撫按等衙門勘得岑芝的係已故土官岑猛應襲長子岑邦彥嫡長親男已經告蒙兩廣軍門等衙門出給劄付暫令岑芝署印管州及稱土官岑真寶等節次起兵殺擾地方乞奏要早給岑芝實授等情各一節緣事在彼中相應行勘爲此合咨前去煩爲轉行廣西撫按衙門仍轉行作速查勘

原任田州土官岑邦相是否病故土舍岑芝是否已故土官岑猛應襲長男岑邦彥所生之子倫序應該承襲查勘明白如果岑芝倫序應該承襲別無爭襲之人及地方事果緊急或岑芝之年尚幼小未可遠出難以保送到京襲替鎮巡衙門即便查照近例斟酌上緊奏報前來以憑題奉

欽依行令本舍冠帶管束夷民候地方寧息年歲長成仍照例保送施行中間若有別故亦要明白聲說奏報此係邊情重務所在處置得宜夷心順服不許避嫌推調展轉駁勘以致缺官管束地方失誤事機啓惹

釁端責有所歸

乞恩保襲土官分守漢番地方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達思蠻長官司三伽思結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通送到司案照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四川成都府威州保子關巡檢司已故土官巡檢董敏嫡孫董鸞奏稱乞要承襲祖官職一節緣事在彼中已經備行四川撫按衙門轉行查勘應否承襲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四川達思蠻長官三伽思結等各所奏與土舍董鸞先奏事干

一連相應併行勘報爲此合咨前去煩爲轉行四川
撫按衙門查照董鸞與三伽思結湯遂坤卜豈藏各
奏内事理轉行作速查勘土舍董鸞應否承襲前職
管理印事有無素爲夷民信服應該分守前項地方
務要一一酌處停當使各地方歸服無詞行令董鸞
等各查照管理施行中間若有違礙等項亦要明白
聲說奏報以憑議處奏
請定奪施行毋得展轉躭延以致各夷重復奏擾各取叅
究不便
懇乞天恩俯垂矜恤增立縣治以保無虞事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廣東肇慶府
德慶州悅城鄉六等都一等圖民籍馮鸞等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廣東
德慶州悅城都民馮鸞等奏稱前因原將地名前村
平地一所創立縣治置設儒學及守禦千戶所推撥
勇略官軍防禦乞要轉行體勘增立一節參照官多
民擾古今通患德慶州僅四十五里若又別立一縣
則該州里甲愈少差役愈繁民困愈甚真十羊九牧
弊愈不可言也況州縣版籍
國朝定制難擅更改及查得德慶州高要縣地俱衝要
差役繁難前此高要之民避重就輕或要改撥高明
或改撥三水多方規避以致該縣差役愈重民益不
堪今馮鸞等又要奏添縣治詭曰避賊實則謀徙前
村荒遠地方官司罕到差役簡省爲自便利之計而
巳惟悅城之人戶既分則在城三廂與金林等三鄉
之賦役益重地狹賦繁德慶之民偏累之弊愈不堪
其病矣奸人之計得矣如閤州之民何哉又奏內開
稱該鄉至州程途三百餘里今據地圖德慶州東至
高要一百二十里西至封川一百里悅城界在州治
封川之間約僅五十餘里詞多虛張合行查究但萬

里赴訴恐亦情非得已或有司差役不均或禦寇無
策或社學不立以致僻遠之民不安其生相應議處
爲此合行移咨前去煩行廣東撫按衙門省令各民
版籍里甲俱照舊額不許妄行奏訴變亂成憲如前
村地方真賊寇出入衝要路徑即立千戶所修築城
池撥軍防守内建社學訓迪俊秀作興人材如各州
縣有衝要而役重僻遠而役輕者務要查照本部發
去糧役冊事體隨丁田擬議均派銀兩隨糧帶徵解
貯本府隨地方繁簡按季給發支應立循環簿送巡
按御史查考再有不均或侵欺奸弊聽御史舉劾治

罪則政體違一地無衙門之拱賦無煩餉之殊民自
相安無赴訴之擾矣處過事宜仍具由希咨回報

裁革近添縣治以免重困生民事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廣東廣州府
三水縣復職知縣汪克忠奏奏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嘉靖五年五月
准戶部咨爲添設縣治保障地方事該廣東撫按衙
門會題該戶部覆題奉
欽依添設移咨前來已經附註缺冊銓選知縣等官去後
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復職知縣汪克忠奏稱三

水縣治自添設之後賦役繁重民窮盜起反甚於未
設縣之前無益有損甚宜裁革一節爲照本官曾歷
任該縣見知必真故有此奏緣原係戶部議擬添設
及稱改撥衛所住劄守禦而軍衛又係兵部掌行中
間事體有無穩便本部難以遙度已經備行戶兵二
部查議未報今該本官復呈到部内稱多一縣官吏
即多一縣費用又稱以五十里繳民供水陸四衛夫
役今雖暫免六年差調致惡民避重就輕爭相稱便
後十年必貽害無窮本官新任前職故於利弊言之
真切如此惟裁革縣治係隸戶部改建千戶所及廣

州府捕盜通判帶領民壯駐劄往來巡捕係隸兵部
裁革官吏係隸本部合咨貴院煩爲轉行撫按衙門
從實查議勿拘前案勿惑浮言如果縣治有損無益
改建千戶所撥指揮通判協同守禦果爲地方經久
便利即將合裁革官員起送奏
請改用

議處地方事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提督兩廣軍
務兼理巡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陶
諧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查得兵部
職方清吏司手本内開先該御史戴璟題稱前項賊
徒始因江西客人放債逼利聚衆讐殺繼以奪田占
據山峒又該巡撫兵部左侍郎陶諧題亦稱前項賊
徒原皆土著良民非山峒猺獞始因江西客商放債
取利因而聚衆刼殺則激變連州良民由江西放債
客人至明也激變良民律法俱在該州掌印等官先
事嚴防勿縱奸人逼利害民讐殺之禍自無從起不
幸民之互相讐殺也正首惡之戮焉可以自靖連州
之民不橫罹荼毒如是也今捷報斬獲首級一千[illegible]

百六十六顆婦女幼孩不與焉連州撮土生民幾何
諱云兵師所處荆刺生焉又云春燕巢林木爲是懼
連州之無民也若又丈量田土計山川花利兵餉僅
存之民不知能堪否也再查案內備云曹通原係湖
廣猺民以十姓朋一戶田多稅少致文朝賢等遂生
覬覦又因曹通等收稅過重是致激變曹通不自省
罪又同江西客人張富奉周念蕭績等誣奏良民乞
要剿除遂陷數千究命是連州良民之罹茶苦也江
西客人放債激之也亦曹通重稅激之也議將曹通
等戶籍對冊查算冊內開載田土照稅丈量給業餘

則沒官以是處曹通可也惟慮承委人員誇功邀賞
因緣行焉擾亦甚矣不知土著創痍之民能堪乎否
也大兵之後民且逃竄或有良田或且荒棄況於山
嶠水鄉歲利幾何今皆勘丈登籍任委官以多報田
糧爲功他年民苦糧重又復逃竄無徵虛糧必貽後
禍是可虞否也查得大明會典一款實源局鑄農器
給山東河南被兵之民恤兵創也又一款陝西河南
山東北平等布政司爲陽淮安等府民間田土許儘
力開耕有司毋得起科中州沃土也不起科何也藏
富於民也抑亦恤兵餘之創民也又一款山東河南

開荒田永不起科中州沃土也不起科何也恤農也
定亂綏離之政也恤中州者如此山谿僻邑之黎抑
可知也又一款深山大谷新開田土俱與開豁稅糧
日豁稅糧何也有額稅猶豁之也勸墾田也恤遠民
也舊額且豁新墾荒田不增科可知也
聖朝渥厚恩澤也入民骨髓至深也所議丈量田土計山
出花利不知於
累朝政令有礙否也連州殘敝爲之綏恤遺民各復土居
可也爲之相厥宅里保甲什伍互相聯絡互相守助
可也爲之抑强暴勿取重租正奸人射利激變之罪

勿容晋毒可也連州舊糧或多失額爲之補足原額
勿遺虛糧累民賠貱可也因而增科計利言和之臣
遂無窮已連民益困也於
會典政令不知有礙否也又查得嘉靖八年正月二十八
日奉
聖旨朕惟我
大祖皇帝稽古建官具有定額載在職掌繁簡得中其後
增添數多或因人建白或因事設置中間不無冗員夫
人臣肯盡心幹治何事不成若推調支吾雖多奚益官
祿日增民財日竭職此之由且大學生財之道正在食

之者裁官無冗員則財用恒足卿等使會官通查兩京內外大小衙門增設官員逐一議擬當存留并係多餘冗員及他官可兼理的具奏定奪以稱朕省費恤民之意欽此我

聖上勅旨敦切如此凡以省費也恤民之實政也冗官日增蠶食吾民禍之烈也甚於盜賊是我

聖上鑒古圖治急省去之也凡員且省不許添增可知也連州未有江西客人放債未有湖廣普通重稅累世不聞寇警前日之事禍出激變求禍亂根源剪塞焉可也今日因變設官他日因官生事未可知也說曰

州判可以弭盜本州額設州判特往稍焉或往來督察焉無不可也若曰巡檢可以防盜嶺外偏邑巡檢多僑居城市聽差竊祿供奔走之役焉耳有益地方乎否也非所知也議云添設判官巡檢不知於近奉

聖旨有礙否也事在隔遠難便臆斷否議未詳難以覆題合咨貴院煩為轉行撫按衙門再加酌議必有至當之策求無弊焉再咨回報以憑查覆施行

渭厓文集卷之八終

渭厓文集卷之九

吏部公行

乞憐比例早賜改選以免久候事

文選清吏司案本部送該通政司連狀送據湖廣德安府應城縣儒學生員張國卿告致蒙堂上看係司吏索賄作弊事情發司查究隨查出湖廣布政司咨文一紙例該呈堂施行被張瓊暗稟呂郎中不行稟堂私將張國卿原詞見缺改作習業候缺顯有奸弊又查得張國卿六次通狀告送到司俱被張瓊說稟立案不行本年三月初一日於吏科抄出

榮王奏為比例乞

恩保補援例見缺官員事張瓊自合照例稟請呈堂施行却又朦朧沉匿六箇餘月致蒙看係隱匿

勅旨公文情罪可惡隨與張瓊追究奸弊却又扯說先年謝蓮等以典膳改典寶皆因承行吏陳琅等受財作弊隱匿

勅旨公文六箇餘月不行呈堂係呂郎中等虛情致蒙看得張國卿所告通狀已蒙呂郎中批稱查有原缺准改亦被張瓊用紙固封致人不得看見即此一節則張國卿六次通狀半年

勑旨公文俱係張瓊詭計乘司中公務冗併朦朧寫許隱
匿枉法害人又復誣玷郎官情罪顯著爲照張瓊舞
文招賄行止有虧相應黜治内稱先年承行吏陳琅
等受賍變亂選法亦應行提與瓊對審有無賍罪如
陳琅等受賍作弊是實俱合追賍治罪除陳琅等先
已回籍煩移文提究外先將張瓊呂廷輔并先後咨
抄及張瓊親供一併轉送貴司煩爲嚴究重治施行

監生撥歷吏典索賍大壞士風事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令照得國子監監生撥
歷先年俱各衙門自具名欵送國子監取撥歷滿送

司註選給引照回聽選後因統紀不一各生考勤歷
滿月日互爭先後難於稽考政議各衙門遇缺各具
手本送文選司該司稟缺赴監取撥蓋謂取撥分撥
統于一司月日先後自不可紊也籍名有定紛爭自
息吏奸無於逞也乃弊治例滋賄從權致該司吏典
或將各缺手本隱匿或將取撥日期那移稽緩操縱
機關明索賍賄相應追問治罪乃振勑政治之要也
惟往緣久積驟懲難堪合先立法自今九月以後歷
滿監生俱每月限二十一日各衙門自具缺員手本
二封一送國子監取撥一送文選司註簿備查二十
五日國子監備將各衙門缺員取撥名數稟送文選
司二十八日本司將各衙門缺歷監生當堂籤撥前
項日期無得那移先後如二十一日各衙門吏典不
開缺數送監二十五日該監吏典不開應撥監生名
數送司許監生赴部稟告查提各該承行吏問罪設
籤筒高一尺籤長僅五寸照缺員數投籤筒中聽各
生當堂抽取照籤註撥庶幾吏弊少息諸生無容於
奔競矣又有奸猾生徒鼓扇虛聲詐稱幹辦斂各生
銀錢名曰買囑吏役實亦侵賍入己行同市井情極
可惡合通行各衙門知會施行仍行國子監備出告

示喻知各生今後勿聽奸人斂騙財物自失所守有
如前弊訪出爲首斂銀監生問擬指稱衙門打點罪
名黜治庶幾賍弊少息士習少正

應詔陳言以裨聖政以回天變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卷查先奉本部送據浙江布政司
呈送改議軍民賦役文冊到部送司查得冊内事宜
據該彼處查照先年事理斟酌會處停當官民便利
經久可行蓋法弊於因仍而民宜於通變相應通行
等因案呈到部看得前項文冊俱係均平賦役革除
奸弊事理擬合通行爲此合連送該司仰將發到文

冊轉發江西等布政司着落掌印等官選委廉能官員查照冊內事理將各該府州縣額徵歲派坐派起存稅糧審編均徭銀差力差俱照降去冊式逐款詳定仍刻刊成書使人皆通曉吏不容奸各該衙門永便遵守其順天應天二府仍各轉行南北直隸真定蘇州等府各遵行具由回報去後經今月久未據回報合再查催等因案呈到部看得浙江原送賦役冊式糧有定額料有定式差有定役費有定準夫有定丁役有定例孤兒弱婦不可以術而欺宿奸老猾不可以詐而脅贓官汚吏不可罔以取民蒙民大奸不

可巧以隱賦戶部可按式而制天下之出納工部可按式而征天下之料課兵部可按式而節天下兵夫養馬之費吏部可按式而知百職之勤惰都察院可按式而知百官之廉汚所謂政有紀綱者也如各省彙爲總冊藩臬官可不出戶而知闔省之物力府州縣官可不受教吏胥而知所職之政體撫按官可不勞而知吏治之公私執簡御煩罔有要由惜乎貪官惡冊有定式難額外加賦奸吏惡冊有定式難假公行私豪右惡冊有定式難利己害人是故相率沮撓不肯造報爲利己也或雖造報亦復朦朧作弊輕重

失中多寡損益茫無定準爲贓官他日措手作奸之地浮躁淺露之徒或遑聰明更張紛擾病益甚焉爲此擬合轉行撫巡而慎酌議委兩司掌印官會同守巡官斟酌如兩直隸府俱從順天應天兩府轉發冊式斟酌損益呈撫按定奪演立爲簡要之法一切無名之徵查議改革南北異宜料差夫役條款亦異合用經費皆著定例一送戶部以定歲賦一送工部以定歲料一送兵部以定兵夫養馬之費一送吏部以便考察天下有官之廉汚一送都察院翻刊候御史出差人給一部以訪察各省有司之廉汚弊政庶幾

少息良民庶幾不病嗣守不弛亦圖治易簡之術也再照各官造報遲誤不職可知合行通究惟事不由撫按督促各官終是怠緩爲此合咨貴院煩爲轉行撫按衙門通查兩直隸各省原發去冊式限五箇月以裏作速造報遵守施行

催取風憲官員事

考功清吏司案呈卷查嘉靖八年十二月內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都察院咨該本院題照得本院十三道額設監察御史一百一十員分布中外綱維化理有不可缺員者查得近該節奉

欽依准令養病終養及丁憂監察御史共十六員臣等竊
惟御史終養一節為因親老無人侍養
聖天子以孝教臣下容令歸養須候親終起用若患病御
史醫理數月自有痊可之理而丁憂御史服闋亦當
依期起復却乃往往在家延住不肯前來供職以致
本院缺官差用是蓋昧臣子敬事之心孤
朝廷用賢之意
憲綱體統是為有礙相應移文催取本院欲候
命下劄行各該巡按監察御史將前項患病痊可及丁憂
服闋御史杳催赴部自文書到日限一月以裏作急

前來以備差用如是故意遷延推調不即起程許指
名參奏施行庶官不缺人而政體有賴緣係催取風
憲官員事理未敢擅便嘉靖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本院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憲具題奉
聖旨這御史但有養病三年以上的都革了職着冠帶閑
住以後養病官員照這例行其餘依擬催取前來供職
違限的指名參究來說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為此除外
合就移咨貴部煩照本院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查照施行等因備咨到部送司遵依通
行間臨奉本部送刑科抄出大理寺卿蔣瑤等題為

病痊起復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貴州清吏司審錄
犯人一名鄭慶雲福建延平府南平縣人係起復官
招稱慶雲由進士先任江西南昌縣知縣正德十六
年八月初六日陞授南京禮科給事中本年十一月
十五日到任嘉靖元年三月內奉差給賞過南京各
衛軍士冬衣布鈔已完嘉靖二年二月內赴京復
命回至中途患病本年十二月內奏奉
欽依回籍養病嘉靖六年正月初八日父鄭交在家病故
慶雲明知吏部見行事例京官養病在外如遇丁憂
不赴京關領孝字號勘合者參問事例不合故違至

嘉靖八年四月初八日服滿具呈本縣倒領本布政
司咨批起復本年十一月十九日齎赴吏部告投致
蒙稽勳清吏司查出前情具由參送到司覆審相同
取問罪犯議得鄭慶雲所犯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
事理重者律杖八十有
大誥減等杖七十係起復官照例送大理寺委官處運炭
完日送吏部復職等因開送案呈到寺審據合律合
無將犯人鄭慶雲照依刑部該司問擬發落等因奉
聖旨鄭慶雲養病三年以上方丁憂着吏部查照近日明
旨行近來養病官員多有假借制死名器亦一在家經

營家計挾制官府但經三年以上的吏部通行查明了
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南京禮科給事中鄭慶
雲於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具本奏稱患病乞
要放回調理等因嘉靖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該通政
司官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查係南京養病官例該查勘行准南
京吏部咨查勘過本官患病是實別無託故緣由到
部嘉靖三年十月初二日題奉
欽依放回養病嘉靖六年正月初八日丁父憂及查得考
察事例老疾者致仕不謹者冠帶閒住今該前因通

查案呈到部有得各官養病回籍既久曠廢職業不
能及時効用上孤
聖朝作養之恩誠爲有罪理合查究但就其中情節不同
畧有三等如本無疾而詐稱有疾假名器以營身家
挾制官府吞變鄉里不顧名檢者則情罪俱重法難
輕縱者也亦有或因親老戀慕而不能遠離或因無
了養老而不求祿仕或實病在家願仕而不能者此
則跡類有罪情實可原者也又有安貧樂道隱居求
志杜門掃軌敦尚節義官司不得見其向鄉閭服其
化者則身雖不在於
朝廷行實有裨於風俗宜優待之以贊政治者也行此
三等相應酌處合無候
命下之日本部行各處撫按官嚴加訪察除詐病營私行
止有議者照不謹事例遵奉
聖旨革職外其有果因患病不堪供職或因親老無志世
用別無他故者從實具奏本部查訪相同照老疾事
例行令致仕若果有才行可取志在恬退爲鄉評所
推有益風化者仍聽具實
奏保本部查議起用亦不許朦朧濫舉如此則賢否有
別懲勸得宜而亦可爲經久無弊之法矣臣等欽奉

明旨查得養病三年以上官光祿寺少卿等官胡潔等四
十六員開坐取自
上裁其南京禮科給事中鄭慶雲嘉靖三年十月初二日
題奉
欽依養病嘉靖六年正月初八日丁父憂不係養病三年
以上人數前照數內李坦三年之內起文三年之外
到部與養病三年之上者其情似有不同其事作例
前合無俱姑容復職進士駱士弘等三員未經授職
亦難與各官槩論合無容本部行文催取赴部聽選
均乞

原缺第十一葉

前該等因該本部尚書乃　等具題奉
聖旨遵各該養病官多有托故在家營私作弊妄冒既經年
月明白都着照前旨行其間果有真病究成廢疾的着
有司査明奏來與致仕如有在家並無過犯其行義可
爲鄉里取重的撫按官訪査奏保作部裏議再加體訪
量爲録用不許徇私一槩濫舉訪得罪坐舉主鄭慶雲
還査他未丁憂以前在家養病年月明白來說李坦等
既在三年内起文着復職駱士弘等三員既未經受職
難同各官依擬行欽此欽遵節奉
欽依催査各項養病官員凡係三年以上有詐病營私者
照例革職其病廢疾者准與致仕並無過犯行義可
爲鄉里取重者奏保録用皆
聖朝貴實愛材敦風勵世之要道也奉行日久未見査奏
則盜名偷安者既無所警守道篤行之士又無以自
見況有不肯留心人材者寧保自己身名不肯保奏
材哲則崇賞養恬之上何以爲
聖世羽儀是皆負對揚職責也爲此合咨貴院煩爲轉行
撫按衙門査照先奉
聖旨欽遵作速施行須至咨者
歷浦事

致汎壞成規設機索錢俱監生具實赴部呈稟以
憑追究治罪國子監該廳仍於該月二十二日將撥
月缺歷名籍發各生自行檢査使知各衙門歷滿監
生若干該撥補若干俾各通知不生覬望求隙納賂
並正歷雜歷等項姓名監生該廳原有底簿可査參
以各衙門月報則纖弊難於容也惟是吏胥交相索
賄暗設機關該廳官復不用心防察致使生童儒爲
奸胥騙惑大傷風教禮義相先之地爲贓賄奔競之
途甚是可惡今合通行申明知會施行國子監該廳
仍查先次手本備出告示俾各生通知將出過告示
日期回報如違定將該吏參問贓罪今備開報缺格
式于後
計開
一某月
正歷監生某於某月日滿合撥補
雜歷　巡歷　長差　俱同前
告示
凡各官吏投文有應駁査及送問俱先日詣堂將合
駁問情節批行次早將送問査駁人員當堂念過脚
色及合問合駁緣由即時發遣如不先日詣堂及不

當堂發遣即係奸吏索賍乘允稟司官朦朧害人枉
法赫財許被害人員堂告以憑究治

告示

吏部往日考試先定高下乃當堂照卷擬官第一等
擬司務同知知州通判等官第二等擬推官知縣等
官三等擬經歷兵馬州同等官四等擬州判縣丞等
官五等擬序班主簿吏目等官皆從卷面註定官銜
乃當堂拆封及發案叫名只循官級高下不拘考卷
等第蓋欲發案與選榜相同故也故有考居三等發
案叫名却在二等之前者外人不知遂謂叫案在前

却得冷官叫案在後却得好官謂有私弊不知原日
立法欲與選榜合符也又往日選官只看人之材貌
故有考卷未完官銜已先定矣循官級高下發案可
也今則既取材貌又考器識如文理不通器識庸常
雖好材貌考必下等乃以下等冷官超越叫案居美
材之前是所以啓人疑也自今考試叫案只照文字
等第一等叫畢傳諭之曰此是一等該某官至二等
以後皆然仍發考卷俾諸生共知之及選榜則照官
銜品級諸生觀榜自與考卷相同亦可以無疑矣此
大公之衆也合先諭諸生知之

貪官削剝地方巧取民財饋送京官事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錦衣衛中千戶所將
軍朱紫詔趙淵陳俞陶淵張世昌李伯之張範禀帖
據呈到部看得是內開具知縣崔廷槐在任違法事
情未委虛的若就往行又恐奸民挾私脅制府縣有
司流弊有不可救者惟府縣有司剝民奉上大傷和
氣召致災變亦任世道之責者之憂也況崔廷槐遣
吏饋送表裡段疋等物俱被捉獲到部踪跡顯然法
難輕貸除已省令將各捉獲物件送中城巡城御史
收問外合咨貴院煩轉行巡按御史行提知縣崔廷

槐到官責令供出是否饋送禮物到京如果是實即
係行檢虧玷照律例黜退及各項害民取財有無實
跡問招回報其街巷撫拾禮帖姓名或是奸人乘時
僞撰玷汚縉紳律云匿名文書書云讒說之類也見
者即便燒毀不許傳播以長奸風仍煩告示城之內
外凡遇饋送賍物俱許連賍捉獲則弊習少息士風
自正治化自淳矣

乞憐禁革妄差以全官箴事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通政使司連狀送據
辦事官羅宗仕告查得辦滿官員舊例在部守選彼

因缺少人多換選不到先年該本部議擬題
准給引放回原籍省祭聽候行取選用今該前因案呈到
部看得辦事官羅宗仕告稱在外有司差用省祭究
苦無仲一節參照省祭官員未有職任有司不得擅
差亦不得出入衙門干預公事惟是在外有司不知
職掌體統擅差義官省祭巡檢陰陽醫生人等代之
奔走阿奉上司以鈎索賂上司喜好阿奉彼此相蒙
以爲當然亦不查革甚屬違法又有奸猾小人幹求
差委憑肆聲勢酷取民財或又營求捕盗督糧署印
交通上司賄賂弊愈不可言矣又有巡檢衙門原在

賊巢鑽求差委外稱答應上司實則潛離信地棄地
方衙門不守挾印信自隨邊方紀綱遂爾紊亂盗賊
生發遂不可遏皆有司官員不知職掌之故也相應
通行禁革合咨貴院煩爲類行浙江等處并南北直
隸巡按衙門通行各屬務要嚴加禁革以後不許仍
襲前弊擅自差用亦不得容令各項官員營求差委
擅離原職就利避害如有違犯從重懲治施行

慎擇守令以紓兆民事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文選清吏司歷事監
生張埜呈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監生張埜開具知縣

趙文中贓跡皆有指實與風聞捕影不同又稱知縣
金貴貪如趙文中如果是的實苦民何堪
祖皇帝舊制凡贓官害民許耆民綁縛解京所以懲贓濫
中下情也下情畢申庶民各得其所然而天下不治
災變猶滋者或寡矣今乃縣官酷民取財如此懲以
太祖治法不知如何處之即欲咨行撫按提究勘治尤慮
門開告訐奸人脅制有司一切寢不行是助贓人而
借虎之翼也該府知府民所寄命
國家倚儲太平者也知府不能察屬僚豈不忝職哉又
闔郡元氣係知府之身必不肯阿貪今亦必不阿奸

人密切體訪加之勘問情無留遁者矣爲此劄付該
府掌印官密切勘實從公招詳毋彌縫以滋貪濫毋
措撫以長身奸公文到日限兩月以裏回報須至劄
付者

應詔陳言以裨聖政以回天變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浙江布政司
呈送改議軍民賦役文冊到部送司查得冊內事宜
備云等因案呈到部看得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戴璟
已將廣東一省賦役文冊查議造送到部冊內事例
驛遞民壯等役[illegible]隨糧帶徵革去貪官贓弊法固極

州縣官吏不肯將驛遞民壯□數派
□徵冊內致貪污官吏通同里□開作□欵條欵
多奸利愈甚須再行扣筭每縣秋糧若干驛遞銀
民壯銀若干除該優免人員及貧民田土十畝
以下不筭外其餘闔縣通融派筭合徵銀兩俱均派
入秋糧賞徵冊內豈分三限帶徵如□多開條欵以
滋奸弊又廣州府驛遞每米一石徵銀八分失之太
輕雄驛遞米一石徵銀二錢五分失之太重合量
其間以相補助乃均公之體又驛遞雇夫工價亦水
地方價已酌中惟上水自西內驛北至韶雄西至梧

州尚宜量增人乃樂於趨役驛遞乃不告病各項廪
給皆有定式驛丞或誣上司所需稍不如式各項門
庫等役註銀皆有定數小民或訴一役所需十倍其
數酒肉酌處斯於盡革驛遞按季領銀須預前月給
領以杜借債答應之說府縣給銀或赴減兩數或低
減足色許之面訴巡司弓兵徵銀在官俟兵備道揀
選驍勇按□□領工食則又因法制宜□□不泥之
準矣也其□□件隔遠未能詳悉合咨前去煩
為再加酌議□□定式地方之幸利也廣西文冊一
見造報合通行查催造完分送各該衙門查

須至咨者

稽查公文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黃溥供年二十八歲
直隸廬州府霍山縣人見充考功司有司科當該嘉
靖十四年九月內准文選司付該巡按直隸御史沈
應陽劾到松江府通判呂憲等緣由抄呈到部黃溥
不合一向沉匿不稟司官呈堂施行至本月十五日
司務廳遵照
太祖高皇帝勅旨註銷公文完否件數黃溥又不合將前
項公文隱下不報註銷致蒙堂上覺察發司務廳吊

抄查對委係欺隱作弊外有暗通關節爲被劾官員
脫免參黜情罪發廳取供所供是實及送據金卞供
年二十五歲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在外充布政
司承差起送赴部考入文選司本科辦事蒙撥查劾
各省撫按舉劾有司官員賢否考語以憑查照陞黜
係該司緊要職務金卞不合玩法欺公將各有司賢
否考語任意欺隱以致賢否混淆陞黜倒置本月十
七日查陞官員有直隸吳縣監生谷彥先於嘉靖二
年選任廣西羅城縣縣丞至嘉靖十二年復除廣東
廉州府靈山縣縣丞看係年久淹滯擬合量陞以獎

邊方有司查取考語俱被金下隱瞞不與簽簿因遂
歷查各項考語失落甚多以致巧爲鑽刺者考語皆
存冊籍遠方相應官員考語不存賢否愈難自見賄
賂所以易招實由金下倚法作弊納賄循私所供是
實等情將黃溥等合連送該司仰速人送去刑部該
司查照收問施行
一惡吏酗酒撒潑糾衆凌辱官員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陸周通狀告稱本年
正月初八日吏部辦事進士義兄陸子明于散部後
看望親友路經紅井衚衕十間房邊驀有兇徒大小

二十餘人向前喝令下馬兄見彼處並無下馬迴避
字樣牌面詰問緣由被伊不照官員竟將兄扭扯下
馬肆行攢罵聲言我們是鎮撫司衙門
太祖舊制不許騎馬過此周與弟陸貴驚惶向前攔護俱
被拔髮揉打衣帽盡行扯破當有地方人等見証貴
見今傷重伏枕後問知伊俱是鎮撫司吏王賓溫清
張廷玉劉準趙永泰葉良玉劉崇彝熊天斗姜應璋
萬祈褎各夥住在內慣行兇惡置立雲板把截行路
生事得志切思在京各衙門吏典俱係吏部掌管兄
既在本部辦事豈得被伊凌辱有傷體統乞行提回

轉送法司究治等因到部送司看得在京各衙門吏
役俱係本部驗封司管束如有在外犯法即係本部
訓敕不嚴所致况狀內所告人名數多未委的係何
人喝令一馬何人揉打相應通取查審庶有罪者知
警無過者得以辯明等因案呈到部合連送該司仰
移文前去錦衣衛經歷司呈堂取回審究如該衙門
或有緊急公文缺人承行即便先將五名送審發回
再送五名陸續審究務得情實若又缺人即照名撥
人前去頂替書辦待各吏審究明白另議施行
計開取北鎮撫司當該吏十名

王賓　溫清　張廷玉　劉準　趙永泰
葉良玉　劉崇彝　熊天斗　姜應璋　萬祈褎
惡吏酗酒撒潑糾衆凌辱官員事
驗封清吏司案查先奉本部送該本司案呈奉本部
送據陸周通狀告前事送司已於本月十一日備行
錦衣衛經歷司查提犯吏王賓等十名送司審究去
後今經[illegible]日未見送到隨又訪得各吏住集一處黨
大勢強恃衙酒撒潑假稱
太祖[illegible]制令毆人搶人貨物交通賄賂索詐頂頭銀兩
犯[illegible]尚該衛官員如要究治即稱渠係吏部管[illegible]

不伏本衛究治若法司有事拘審又稱渠係鎮撫司權要衙門不伏法司提問是致罪雖屢犯人莫誰何無之歎熟官員或畏其緝事鼓扇是非或畏其典獄能作禍福益致阿縱參照各吏俱合查照律例問擬惟罪有首從合先拘審又恐奸吏假稱妨誤公事合先撥吏五名前去該衛頂補犯吏員缺即將犯吏五名送部審究待後再撥五名陸續頂替送審務使有罪者知警無罪者得以自辯今將撥去吏某等前去該衛查收併將犯吏某等作速送審施行

惡吏酗酒撒潑糾衆凌辱官員事

驗封清吏司案查先奉本部送該本司案呈奉本部送據陸周通狀告前事送司已於本月十一日備行錦衣衛經歷司查提犯吏王寬等十名送司審究去後今據該衛經歷司只送犯吏一名葉良玉到部隨又訪得各吏住集一處黨大勢強不時倚酒撒潑假稱

太祖聖號制令毆人搶人貨物又稱據葉良玉口供犯吏趙永泰姜應璋已於舊年役滿隱缺不報占戀衙門犯吏萬祈震先該原籍犯罪行提已經發回又復潛住京師占戀原缺行止虧玷犯法多端該衛官員如

要究治即稱渠屬吏部管束不伏本衛究治若法司有事拘審又稱渠係鎮撫司權要衙門不伏法司提問是致罪雖屢犯人莫誰何無之歎熟官員或畏其緝事鼓扇是非或畏其典獄能作禍福益致阿縱參照各吏俱合查照律例從重問擬惟罪有首從合將送到葉良玉及役滿霸戀衙門趙永泰姜應璋等二名犯罪潛住京師萬祈震一名總共四名照缺撥吏某等前去頂替各吏名役葉良玉發城監候待提齊趙永泰姜應璋萬祈震等到部一併送問今將撥去吏宋寵等前去該衛查收着役施行

惡吏酗酒撒潑糾衆凌辱官員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連送該本司案呈行准錦衣衛經歷司手本開送犯吏葉良玉到司准此已經備行中兵馬司將葉良玉監候將趙永泰等行提解問去後未據解到相應再催等因案呈到部參照趙永泰姜應璋係役滿隱缺索贓逼賄占戀衙門萬祈震係犯罪回籍人役潛住京師竊自出入

禁門皆不伏錦衣衛拘管以致累日行拘該衛不能拘送合擬行該兵馬司着落地方火甲作速拘獲趙永泰姜應璋萬祈震各正身列官送審如兩衛縱容慫

匿即行訪實申呈究治不許互相黨隱惹罪不便合
連送該司仰刑行兵馬司遵依施行
惡吏酗酒撒潑糾衆凌孱官員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行據中兵馬司申稱連日差兵拘
拿犯吏趙永泰等不獲拘得趙永泰原住地方甲鄰
親識歇家董鋭等結稱趙永泰原與孫福家繼親嘉
靖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回還去訖及拘大時雍坊火
甲賀讓姚安各稱姜應璋不知何日般移去訖仍拘
萬祈震男萬崇二到官執稱伊父萬祈震亦因爲事
於舊年九月内已回原籍聽理去訖查得姜應璋於

舊年八月趙永泰於本年各當該已滿起送吏部考
功清吏司付送文選清吏司冠帶回還原籍去訖無
從拘解今將拿過緣由并拘獲萬祈震男萬崇二及
甲鄰申解到司案呈到部參照各犯皆事發逃躲買
囑地方曲爲隱護合先將葉良玉送去刑部該司查
例問理趙永泰姜應璋萬祈震轉行各原籍提問施
行
計開送問吏一名　葉良玉
一咨都察院　除將葉良玉送去法司收問外今
照犯吏趙永泰等相應從重問擬但查趙永泰
姜應璋冠帶萬祈震原籍爲事行提各回去訖
所犯情罪合行彼處巡按御史查照律例提問
徑發爲民合行移咨都察院轉行各吏彼處巡
按御史提問歸結仍將問過招罪緣由咨部以
憑查考施行
計開犯吏三名
趙永泰霸州人　姜應璋浙江湖州府人　萬祈震江西南昌府人
一咨江西巡撫　除行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查
照律例提問徑發爲民外合行移咨貴院煩爲
轉行該布政司府縣查照施行

計開犯吏一名
萬祈震江西南昌府人
嚴徵觧杜侵欺完錢糧以裨國計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先該考功清吏司承奉
本部送准戶部咨開陝西清吏司案呈准刑部陝西
清吏司手本開送犯人姚氏緣由到司據本犯節次
奏告執稱布政司該吏劉文舉造報文冊遲違
欽限郤又致伊承錯欲要併提問理等因到司看得劉文
舉前項情節委屬有違但路途窵遠已經移咨都察
院轉行陝西巡撫衙門行提劉文舉與姚氏一併問

擬應得罪名仍將問過招由連人觧送前來以憑轉
達咨行去後尚未觧送前來等因到司案呈到部看
得刑部陜西清吏司手本開稱姚民節次奏告執稱
本布政司承行該吏劉文舉造報文冊遅違
欽限致伊承錯欲要併提問理已經轉行陜西巡撫衙門
行提劉文舉併姚民二人一併問罪連人觧送前來以憑
轉達一節為照本部原題前項事例倒換循環文簿
過違限期先將差來人役送問官吏通行參究其謂
先將差來人役送問但係差來者於例即該送問原
未分別何項人役今承差姚民齎繳循環文簿過違

欽限例應送問其經該官吏劉文舉等自該本部類參轉
行彼處巡按御史提問各有頭項兩無相干原無行
巡撫衙門一併問罪連人觧送事例明白易見別無
可疑今稱姚民節次奏告執稱承行吏劉文舉造報
遅違致伊承錯顯是本犯捏詞規避欺誑法司以致
前例背違事體乖謬擬合通行查究改正為此除咨
刑部改正及咨都察院轉行陜西巡按衙門照例將
承差姚民提問發落外合行移咨前去煩為案候陜
西布政司起送本役到部之日就自查照施行隨本
本部亦送戶部咨為歲報錢糧事貴州清吏司案呈
准刑部貴州清吏司手本開查先准戶部該司開送
貴州布政司承差楊舉賫繳塡完環字文簿并歲支
等項文冊供違
欽限審得事內劉啓明未到楊舉不肯輸服有礙問結已
經咨行都察院轉行該衙門添提劉啓明去後今准
前因除添提人犯各另問結送回發落等因案呈到
部為照本部原題前項事例歲報錢糧等冊應差該
吏親齎如有違限及數目不清就將差來該吏先送
法司問罪經該官吏通行查問倒換循環文簿過違
限期先將差來人役送問官吏通行參究今承差楊

舉不係該吏親齎已是故違前例其謂先將差來人
役送問但係差來者於例即該送問原未分別何等
人役又況經該官吏自有應得罪名兩無相干何待
對証明白易見別無可疑今稱審得事內劉啓明未
到楊舉執詞不肯輸服有礙問結顯是本犯捏詞規
避欺誑法司以致前例背違事體乖謬擬合通行查
究改正為此除咨刑部改正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
貴州監察御史照將承差楊舉提問發落外合行移
咨前去煩為案候貴州布政司起送楊舉到部之日
逕自查照施行等因各咨到部供發考功清吏司查

照施行有該司承行該吏朱沼自合照例禀司官呈
堂一面案候一面轉行彼處撫巡衙門將姚氏楊舉
查照戶部原行問罪咨報庶罪不容逃弊不容匿戶
部錢糧冊籍乃得清覈承差吏役知所警懼而不敢
犯乃自舊年十二月兩次准戶部咨文經今新年正
月將盡尚未禀堂施行又蒙查究朱沼又推稱司官
隱匿參照朱沼必受姚氏楊舉買囑故匿公文俾案
卷無存他日夤緣作弊暗復前程情犯可惡合送法
司追問施行

積年奸徒朋謀裝誣前程乞恩辯明究枉事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直隸真定府申送辯
明還職趙州栢鄉縣槐水驛驛丞郭瀚臣弁原問招
由到司案呈到部查得原招開稱本驛每年土民馬
夫一名額該工食銀一百三十兩騾夫一名額該工
食銀二十二兩浙江馬夫一名該銀三十六兩七錢
五分驢夫每一名額該銀一十八兩先該本驛馬頭
楊登將郭瀚臣索要見面侵尅工料銀兩等情狀告
巡按李御史處批仰楊推官問得索取楊登等各見
面及侵尅各役工食銀兩是實問擬郭瀚臣監守自
盜雜犯斬罪納贖革職為民今既辯復起送前來參

看得浙江馬夫每名銀三十六兩已是過重土民馬
夫每名銀一百三十兩作何費用及問郭瀚臣口
稱每土馬一匹幫馬二匹係奉何年奏行事例如果
一夫養馬三匹每年草料工食銀該一十七兩足矣
馬夫遞年領銀一百三十兩驛丞不就取三十餘兩
豈肯已也除將原告楊登訐出郭瀚臣各項見面贓
銀并合糊出脫情弊已經另案駁勘以懲貪猾外及
照前項馬驢夫每年編徵銀兩太多任從驛官巧取
冒破積弊有年蓋不止於槐水一驛而已若不通行
查議定為中制深為民病為此合行移咨貴院煩行

南北直隸并山東河南撫按衙門轉行各該府州縣
從長會議每馬一匹價銀若干草料工食銀若干驢
一匹價銀若干草料工食若干仍酌為年限馬驢一
匹定限五年一次買補五年之內馬驢倒死若馬驢
夫賠償如滿五年補買馬驢完足將舊馬驢給與本
夫作為已利各馬驢夫必自愛惜畜養有法不致
倒死以費耗價銀矣遞年工食草料銀兩按季給各
夫親領馬價銀扣除儲庫五年一次支用各項驢馬
買補完足每驛別將一字買補鋪陳亦每驛別織一
字勿相重襲以備稽查以杜那借影射之弊議處停

當就將合徵銀兩實數條入賦役冊內以永遵守少
甦民困仍查每馬一匹幫馬二匹係奉何年事例合
省有無此弊務要查明裁革勿俾貪官虐民無有紀
極查議過緣由希咨部查考

公同集

原任直隸保定府完縣知縣今行取陞戶部河南司
主事王室呈為挾讐裝誣乞賜分辯以明心跡事本
職係山東東昌府莘縣人由舉人嘉靖十一年三月
內除授前職本職到任以來自揣菲才叨司民寄每
以守己愛民為心恒恐有負

朝廷任使到今三年有餘節蒙撫按上司訪察得真交
舉奬勵共一十四次嘉靖十四年九月內行取到部
蒙陞今職任內原有刁民劉琪主唆已故吏郝大中
姪郝經頭插黃旗身背黃袱持走前道入縣本職將
情申詳本府并巡撫衙門照例問擬係安州為民脫
逃後伊男劉進孝為因威逼人命問擬杖罪愈加讐
恨令妻具本奏行巡按衙門批行本府問擬涉虛刁
心不遂今見本職行取到京復令伊妻前來捏害今
不分辯切思所捏各條事件并劉琪等原犯事情人
證卷案具在俱可查審如蒙伏乞俯賜施行逐一行

查如劉進孝所揭事情是實本職甘受罰譴若是架
捏陷害亦乞依律問斷仍追究主使之人庶不汚玷
名節刁民知懼今將各條登答前件伏乞照察須至
呈者

計開

一件本官到任未及十日將新參刑房吏郝大
中連日拷打受刑不過自縊身死因無人告
泯滅

前件本職到任三日比較未完刑房吏郝大中
因見本房未完甚多畏責自縊身死劉琪主

使伊姪郝經頭插黃旗身背黃袱從持前道
入縣本職具由申府并巡撫衙門問發肖嶽
劉琪在逃本府見存卷案可查

本部批要見未完何緊關事情有贓否而遽
自縊例六若干已事及有冤枉照常發落
郝經為叔伸冤是干已冤枉也豈得增減
事例全文牘于民於罪冊查報

一件本官將冊名買宇投冊為師求要冊方不
遂送倉送監久禁酷刑身死因無人與鄉

前件買宇冊係大同府人前來本縣偽造假銀

與人行使事發到縣審明責訖一十板送監
取供本犯畏罪服毒身死中詳巡按衙門允
示有卷明白并有監禁子史文達可審
本部批要見因何事發使假銀騙何人被何
人告發
一件本官有民人王漢被伊妻張氏結連姦夫
將王漢閗出投井身死受贓脫放不中上司
衙簿存照
前件王漢係是貧民伊母素與伊妻張氏不和
後張氏前往娘家不在伊母怒罵王漢氣忿

前到妻父家院内投井身死事發到縣審得
張氏不行叫人撈救要行問罪伊母因貧具
告息詞嫁賣財禮度日本職憫伊貧難從輕
發落況張氏娘家賃房居住豆腐營生見有
人卷可查
本部批姦夫情節未完須取姦夫審勘乃明
白否則縣官得姦夫贓爲之脫罪至明也
一本官將兇徒王深三拳兩脚打死楊虎男不
記名受贓脫放監簿存照
前件王深係七十孤老縫皮營生楊虎男爲因

借雖相攘推訖一跌在家風死事發到縣量
追棺木埋瘞招保營辦楊虎因伊貧窘願告
免追有卷明白以上四件原係人命重情乞
詳前件發落便見挖誣情弊
本部批須楊虎面審否則王深有贓未可知
也
一件本官將小麥易穀上中人戶每名該銀一
兩止領與銀九錢五分除剩人戶三百餘名
每名罰呈文大紙一刀每刀該銀五錢共罰
銀一百五十兩本官侵收入宅

前件本府給發買麥易穀銀兩原係印封本職
召到各里上戶照里原封給領出外自行折
封易買與職無干凡原發銀不過三百餘兩
俱於槩縣各里人戶内通融給發設將餘剩
人戶罰紙則買麥人戶豈肯甘心況又不開
人戶姓名挖誣情弊顯然可見
本部批如只三百兩則扯減亦不多須查勘
一本官因伊親衆人喻喜春到縣科要工食大
戶柴中等盤纏銀七兩七錢五分
前件光山縣新中衆人喻喜春係本職舊治生

員道經完縣時有工食大戸柴中等十人點
卯不到畏責央伊說免況點卯不到不過責
打數下彼有何重罪輒與銀兩此亦捏誣
本部批事小情輕然亦致得點卯不到人納
賄免責則本官平日刑杖為民所懼觧亦
可知也
一件本官以點馬為由共馬九百五匹即時點
閘不到三百五十匹每馬罰銀八錢共罰銀
三百餘兩
前件本縣種馬有管馬主簿職掌專管本職管

理縣事每馬罰銀八錢則主簿豈肯坐視無
言所罰馬戸要見的係何人方可查審令一
槩混言捏誣可見
本部批須審有無出銀人蓋貪官横行亦將
何所不致勿曰非職掌即不取贓也要查
勘
一件本官指稱迎接上司科要城北社里長等
銀四十兩入己張茂納銀為証
前件迎接上司合用物件俱係見當里甲自行
買辦答應並無徵歛分毫銀兩在官今開指

稱科要銀四十兩張茂納銀為証且里長衆
多獨言張茂蓋係監生張勘一家曾因事被
中撫按問擬罪名欲與挾讐扶同裝誣情弊
可見
本部批須勘審別里亦出銀否及勘張茂納
銀與何人收領
一件為婚姻事將李云等各罰工食銀五兩五
錢收宅倉簿存照
前件本職居官並無分外科罰毫釐春夏問以
紙價工食登記循環秋後買穀備賑秋冬即

問紙穀罪穀收倉即上厫經總類循環公堂
應用止取本色紙二十張今開李云等各罰
工食銀五兩五錢不知是何罪名不知李云
為誰事出無影情實裝誣
本部批須要李云問究
一件本官科要本縣麵戸王進蘇朋李和等百
十餘家共科銀三百餘兩本官侵收入已
前件本縣罷麵有稅本職到任止令納穀上倉
備賑至嘉靖十三年本學中式舉人王鳴鳳
艱難太甚貧乏往看將麵戸王進等免其納

稅粜輕易衆各業處置銀共一百五兩委差
老人收受當堂封銀二十兩銅錢七十五貫
鼓舞送與衆人王鳴鳳買房一所一則作興
學校一則陵論貧儒之意外銀十兩送與舊
舉人王壇黃濟會試盤費況王鳴鳳見在禮
部歷事可審
本部門須查上年麵稅本何明文遞年作何
支用每年計稅銀若干本官到任上納穀
若干只麵稅一件即可措辦銀兩送舉人
買房俱蓋倒所難行難作正支銷者也以

是推之縣官各項科罰難作正支銷者必
多矣要見有無剩餘
一件本官爲地土事將慶都縣羅倫罰工食銀
五兩五錢倉簿存照
前件羅倫爲地土事告發本縣問擬不應事重
寄稍有力折工食銀一兩三錢五分紙價銀
三錢發報循環貯庫已經交盤明白多挸工
食銀五兩五錢果何罪名
本部批須查銀人面審
一件本官將丁霙官齊文罰工食銀三十餘兩

倉簿存照
前件丁霙大使齊文爲因侵占官街事發到縣
問擬不應事重審稍有力折納工食銀一兩
三錢五分紙價銀叁錢發報循環貯庫交盤
明白今開罰銀三十兩委係挸詐
本部批取齊文面証
一件爲門則事罰張時中工食銀十兩倉簿存
照
前件唐縣寄籍人戸張時中被唐縣人詰伊攻
捫審係情輕責訖揭出並無問罪工食銀兩

今開工食銀十兩見有張時中可查
本部批須面審
一件本官爲姦情事將張萬因姦逼死受贓賣
放監簿存照
前件本縣嘴口社張萬並無爲姦逼死等情緣
何受贓賣放委係無影虛挸
本部批須查逼死何人
一件本官將王卿劉贊罰工食銀十兩倉簿存
照
前件劉贊王卿爲因賭博事被快手呈縣本職

見任張御史坊牌損壞將王卿處置木二根
劉賛木四根脩蓋並無罰銀分毫見有劉賛
王卿可審
本部批 須審出銀人
一件本官將曲福穩罰銀五兩
前件曲福穩爲伊男上吏倫起文書本職查出
罰買杉木大柱一根脩蓋櫺星門並無罰銀
分毫有曲福穩可審
本部批 須審曲福穩
一件本官將新上承差吳八斤等二十餘名毎

名罰銀五兩共罰銀一百餘兩侵收入宅
前件承差吳八斤等二十餘名俱本職十二年
五月未曾到任之先已經上納承差去訖與
職並無相干何故罰伊銀兩委係架捏裝誣
本部批 須承差面審
一件本官將新上吏劉尚質等二十餘名毎名
罰銀二兩五錢共罰銀五十兩
前件劉尚質等十名上納吏役因脩本學櫺星
門毎人勸處木料二根親令徑自交與木匠
劉卿管工光人劉玠並無罰銀情弊委係捏

誣
本部批 亦須各吏面審
一件本官不遵明文擅收丁糧銀四百餘兩老
人張茂收受粘作照
前件原奉巡撫衙門案驗行縣徵收樂縣丁糧
銀四百兩買馬造遞置造鋪蓋器皿等項依
奉徵完買馬剩銀一百五兩買鋪蓋等項剩
銀九十三兩有零俱入循環收庫見今可查
本部批 須查審
一件本官將良民蘇朋趙奉訴問要錢罪名毎

名罰銀三十兩共罰銀六十兩入宅
前件蘇朋趙奉爲因要錢被同事人李萬良出
首到縣要行問罪本人自告情願起蓋鍾樓
一座趙奉壘砌鼓樓甎牆兩面俱係各人自
己脩蓋並無罰銀等情委係捏誣
本部批 要錢宜問何罪而罰若此須審有無
入己贓私曾見賍官指稱脩理凡罰財物
皆送管工人收支管工人隨送入官衙多
於
一件本官罰趙朋辛成共銀二十兩

前件趙朋爲與辛成男婦烏合事發責令釆盐
標星門顏料工價俱油匠田樂畫匠戴士儒
自行交納收受本職並不相干見有匠人可
審
本部批叅情該問何罪罰過銀若干所用工
料若干須審乃知有無入己贓私
一件本官罰王佐銀十兩
前件王佐係是省祭官並無爲事緣何罰銀十
兩本官可審
本部批須審本官

一件本官罰程奉銀十兩
前件不知程奉係是何人亦不知有何事情罰
銀十兩委係架捏無影裝誣
本部批須查審程奉的名
一件本官罰侯相穀九十石
前件侯相爲侵欺官銀問擬徒罪米五十石照
例折穀七十五石申准上司批縣上倉已登
循環數次見有卷宗可查
本部批查有無加取
一云部者罰也下卷云霍云張見互異也合與[illegible]

郝經以姪爲叔仲克正是干己究枉事情乃究不
仲亦已矣係姪問發充軍是究上加究也
張批吏自縊死必有虧累郝經聽劉琪唆使顯背刁
郝何究之有
霍批劉琪主使有何証驗安得不究
張批已具供招云何無証
霍批供招亦縣官爲之耳
王室將情具由申蒙本府捉拏劉琪又不合懼罪逃
走止將郝經捉獲倒官審明取供照例問擬郝經充
軍申蒙巡撫衙門詳允解發井坪千戶所着伍取有

收管附卷本年七月内劉琪認買分秋季備用馬一
匹赴京交俵訖
霍批劉琪主使郝經懼罪脫逃則主使實跡何從可
考若五月犯罪脫逃七月何爲又認買馬匹何不
於認馬特執之正主使之罪而俟後日乃誣之耶
張批背祓挿旗凡者必衆恐難推誣
霍批背祓爲叔仲究亦有何罪
張批欠犯王憲子不得讐郝大中懼罪自縊究於何
有
霍批不知郝大中犯何王憲

本年十一月內有山西大同府應州北婁社先未監故賈亨因造假銀事發本縣取供在巷將賈亨監候議招間賈亨懼怕枷號重罪隨將身邊藏帶點化假銀藥餌喫入腹內口吐白痰誦治不痊身死相埋訖本年十二月內王知縣因奉提學衙門明文要將本城東寺折毀改作社學彼有本縣已發落監生張勣并伊堂叔監生張昺會遇王室說要另買地基更換王室不從張勣張昺各懷恨在心嘉靖十二年正月內蒙巡按許御史行令本府慶都縣楊知縣審編本縣馬頭本官依蒙親詣本縣審得劉琪養馬地多改

編兒馬頭一名本年二月內認買春季備用馬匹王室照依楊知縣審定兒馬頭勾出劉琪買解認春季馬匹劉琪要得躲逃不合捏詞具狀赴王室處告理本官不從將劉琪問擬不應杖罪審稍有力折納工食銀六錢民紙一分折穀三斗六升取有倉庫收在卷發落訖

霍批劉琪原養馬今改編兒馬彼小民告免亦常情耳如不准免亦已矣又從問不應罰銀折穀如是則閭邑小民凡入縣門即得不應之罪矣為民父母固如是乎

張批必是劉琪素刁故特罪之以杜其後況所罰不多比之周時鈞金束矢誠爲輕典

霍批如此則凡入縣門皆罰金矢亦周制矣黨賊虐民固如是乎

張批前言已盡

劉琪未遂前意懷恨聞知張勣張昺前稱王室不從讐恨要得謀同報害不合妄捺王室無干事跡向張勣張昺處說要奏理張勣張昺各不合挾讐不行止勸本年三月初三日王室訪知前情隨將張勣張昺并劉琪各挾讐陷害及伊等違法事情備開揭帖申

蒙巡撫都御史許　處批行本府查報依蒙牌行本縣提取劉琪又不合懼罪逃走止將張勣張昺行提到官審明取供問擬張勣張昺俱不應事重律減等各杖七十各照例納米贖罪備招申蒙本院許允追贖發落訖

霍批張勣等並無告言不知王室何從先事備申提問各罪豈非預爲坑穽陷人於罪以箝衆口然後已得縱恣魚肉吾民耶

張批僕在湖廣親見縣令畏生員如虎況完縣小邑以監生之勢有踰不從豈其但已

霍批有司畏生員有司阿生員皆有之蓋生員黨大
日見上司共說易入故也與監生不同
張批若生員之勢盛於監生則監生當求納粟充生
員矣不然刁民之鄙幾百倍於生員勢不在大乎
嘉靖十三年二等月內王室因見儒學櫺星門并鍾
鼓樓傾頹欲便脩理除拆去原舊木植鴟尾外該添
物料本官隨時處置脩造完備並無動支尅取官民
財物
霍批此項亦犯無上司明文科罰事例
張批小小措置何必明文今天下有司往往避小嫌

一切公廨任其頹落略不留念至於大壞則大費
民財力者何限也若更以此為罪事將若何
本年七月初十日有本縣已省發今在官張鋭先未
縊死室女張殊姐因偷食劉琪令脫逃男劉進孝地
內芝蔴劉進孝撞遇不合逼打張殊姐回家又被伊
不在官母李氏打罵本女受氣不過至十一日不知
時分前到劉進孝不在官兄劉進忠術圈內大蔴了
科上用綿帶自縊身死張鋭具告本縣行拘劉進孝
到官審問取供問擬劉進孝因事威逼致死者律絞
等狀九十番有力照例折納米價銀五兩四錢并紙

價銀三錢俱收貯庫仍追劉進孝埋葬銅錢九千文
合銀十兩給與張鋭
霍批因偷芝蔴彼女罔恥擅食田園瓜果之罪矣次
日女乃縊死又非進孝威逼之也所云威逼謂逼
於威而即死者也若至次日則彼女之死實彼父
毋致之至明也豈曰進孝倚威尚能逼人於隔日
乃死耶以是擬罪謂非刻酷可乎司刑者詳焉
張批偷食芝蔴至微也尤非瓜果比也以室女而打
罵加之至辱也伊母之罵之亦秪以受辱之甚也
致死非劉進孝其誰哉况此女親死於劉家而使

進孝出燒埋之資亦至輕罰矣以是徵王室之能
公平其心也不然挾讐忿以人命羅織之劉琪將
産不其恒耶
霍批威逼有正法自縊有實跡王室雖欲加誣不可
得也若前所云必教縣官再羅織良民於死然後
已也苛日教猱升木
張批以為能不遷怒見其公平耳誰其教縣官羅織
孔子稱子路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見教群弟子忮
求乎
彼蒙王室因見劉進孝備辦銀兩不及令不在官王

文意保以奏辦劉琪不合王令伊男劉進考案例而
銀本縣拘拏王文寔追併開劉琪要得備刁挾制文
不合故違前例闖入縣衙堂上與王室作揖用言挾
制王室不非備將劉琪父子前項違法情由申詳巡
按鄭御史處蒙批大為詳到即批更無留宿而劉進
孝招申悉有別弊仰縣查劉琪果惡有顯跡照例施
行本縣依蒙將劉琪取供問擬違
制律減等杖九十照例拘妻解送戶部編發口外為民
霍批故違前例不知又引何例如背袱插旗則劉琪
只與王室作揖而已豈一揖之誤遂發口外為民

即若日前年主使郝經則十二年劉琪到官已被
問杖罪一次矣何不於此時正其誑逃之罪究主
使實跡至今乃混申而全輕之也究哉小民
張批以小民而揖縣令其何等氣勢此而不懲則有
司何以復居民上為乎
霍批若直揖縣官近愚而無知耳律例有因誤揖而
得口外為民乎
張批欲重之則曰故欲輕之則曰誤
霍批面問王室乃知挹申刁誣亦
故前乎也謂之主使已究矣　故前經華文寬上加究詳

備招通詳撫按衙門後蒙巡撫都御史周　批劉琪
依擬仍抄招拘妻僉解押送戶部編發口外為民取
庫收領狀收管繳依蒙行間續蒙巡按鄭御史批既
申巡撫候示干行繳本縣依蒙遵照巡撫衙門前項
批申行間劉琪娶小僧抄房招僉解於本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解赴戶部編發為民間
霍批小民挾制縣官職縣官自問所謂欲加之罪何
患無詞究哉巡撫官所以為民之平也亦縱
階官至此
張批小民挾制縣官正當聽縣官自問綱紀正而後

天下可理也首下而足上豈能一日立乎
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劉進孝要得妄辯恐怕有罪不
合假寫伊父劉琪名字
霍批只是劉琪具奏並無劉進孝姓名原問官何從
知係劉進孝假寫伊父名字問刑官之於小民也
則無中生有坐致之罪於酷刑有可也則捧有作
無曲為出脫為民上者固如是乎
張批若[illegible]陷縮發則恣意固其了為之何疑乎
霍批劉琪被究自須劉琪具訴今既陷劉琪又陷其
子為圖保民固如是乎

張批子效父尤必罪不赦今若所言則天下為子者
皆得讐王法王法為所施乎
霍批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被冤陷禁其子使不
得訴是絕天下仁人孝子種類也豈不傷哉
張批挾制父兆官為不受誅將惡予誅
揑稱知縣王室故違舊例將臣改編兒馬頭節告本
縣顛倒問臣不應罪名後本官聽將臣名并監生張
勣張昺一槩妄申廣差在官壯丁翟友才等三十餘
人將臣一家妻子拷捉監禁四箇月餘各發窜家本
年七月初十日張瑞女張殊奴偷盜臣男芝蔴張瑞

揑打圖賴東行自縊告縣差在官老人周文舉相視
審係盜情本官挾讐差在官心腹快手趙仲良齊文
仲劉應期并不在官劉沂將臣捉打逼追埋葬銀十
五兩與張瑞并在官劉勝收領又罰工食銀五兩七
錢臣告無力本官將臣非刑拷打追銀入庫煅煉并
捉刁豪凡擬遷民有原拘在官壯丁王漢深賢可查
又捉王室到任三川將史郝大中無辜逼打縊死先
將伊姪郝經冒解名軍王室與州客燒煉令伊不到
男王國川拜習為師後因不與州方怒責送監當夜
服毒身死及捉王室指倚埋而射取等項虛情具本

令伊在官妻王氏不合聽從抱本奏行都察院轉行
巡按鄭御史處発行本府批調繫關拘審有罪人犯
具招連人解審本府依蒙牌行本縣差將一干人犯
并劉進孝等拘拏到官批差壯丁在官蘇漢并先未
逃李世隆管解行至中途劉進孝恐怕到府問罪要
得脫逃不合將錢三百文向蘇漢等央說你們同我
到滿城縣大路方順橋月家内借此錢物與們盤費
等語蘇漢與李世隆各不合枉法接受前錢均分入
巳與劉進孝同到月家内月明知劉進孝犯罪因親
要得支脫不合將蘇漢等哄飲酒醉賠將劉進孝拍

引逃走去訖李世隆亦不合懼罪逃走止將劉進孝
妻王氏并王室等一干人犯押解前來查得劉玥該
應馬頭原係慶都縣楊知縣審編有卷存照及審衆
犯執稱郝大中懼怕比較自縊賈亨畏懼枷號服毒
各身死並無逼打亦無指倚射取等項情弊委係劉
進孝要得替伊父妄辯恐怕有罪假寫伊父劉玥名
字入蒜將伊父問擬重罪遷發為民挾讐捏捉虛詞
妄奏是的
霍批如得劉進孝到官仰又捉作刁民會制縣官一
併送戶部發口外為民矣小民何地伸氣

原缺第五十一葉

將月等取問罪犯外結得銅錢每一百文值鈔八貫

招結是實

二名蘇漢年二十二歲係壯丁王氏年二十九歲係劉

進孝妻各招與劉月招同

十名王室年四十一歲係完縣知縣翟次才年三十五

歲劉應期年二十四歲周文衆年五十歲張瑞年五

十歲趙仲良年三十五歲王漢年五十歲齊文仲年

四十歲梁賢年三十七歲劉勝年五十歲俱係完縣

人各招與劉月招同

一議得劉月等所犯劉月合依知人犯罪事發官司差

人追喚指引道路送令隱避者減劉進孝奏事詐不

以實罪一等律杖九十徒二年半

霍批劉進孝並不出名奏訴何從問擬前項罪名

蘇漢合依受財枉法二十貫無祿人減等律杖一百

王氏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俱有

大誥減等劉月杖八十徒二年蘇漢杖九十王氏杖七十

劉月係軍審稍有力照例折納徒工銀兩贖罪蘇漢

係壯丁審無力的決王氏係劉進孝妻依家人共犯

免科與但明王室等各發還職寧家當差

一照出劉月蘇漢俱氏紙各一分并劉月徒工銀七兩

承一揭見亦足知執事疾惡醜言之情但此風切不

可長諸刁僞開之興起吏部應酬將無虛日有司落

良無不受禍智者可以前料也況

朝廷故體自有大規百姓彼有可究皆必須奏下法司

行勘吏部自顧文移恐非事體撫按何以回奏近日

屢有轉行巡按亦不察何人情面強行之實非事體

也若吏部徑行下府此自小小體統矣望裁量幸甚

以僕觀老先生直是迫切秀才急急要幹事耳雖體

格有失亦不暇顧望裁革幸甚本院不知曾有奏詞

否查明再告

侍生王廷相頓首

渭厓老先生門下

復浚川

前日得劉琪訴究帖子隨與知縣王室使具事由乃

知郝經充軍劉琪口外編管以背欲插旗之故也生

詰之曰例云凡十已事效有究枉照常發落郝經爲

叔訴究正十已究豈得削去例中緊要全文曲循乎

氏耶彼無以答又問之曰劉琪主使郝經在十一年

五月本年七月劉琪已倒官買馬矣十二年二月又

告免馬頭彼問杖罪矣何不追治主使之罪至十三

年七月乃挽中曲循之耶王室曰郝經後乃供出人

詰之曰都經充軍已經十二年九月
赦有劉珙如直有主使之罪亦在革前爾焉得妄引革前
究罪曲循小民耶乃曰此則書生不知律例之罪也
生曰豈直爾不識律例撫按官亦不識也今將如何
處之王室曰聞亦奏行都察院矣只為併送勘結便
知室有贓否生曰予為爾究明無贓為爾辯白惟劉
珙却直究也王室日得勘明幸甚生乃呈事由請問
貴院有行否而已有行生可勿行也若未有行生當
具奏覈實如王室無贓亦得辯白如其有贓便當究
治如是紀綱乃正有司乃不失職小民乃安焉得預

防刁民之故併啞究民之口使不得出氣也一夫不
獲時誰之辜我
祖皇帝許耆民拏贓官赴京豈
祖皇帝不知大體也去殘揉溺不得已也禹稷思天下飢
溺由己飢溺之也須認得此心真切然後天下政治
可從理也生於措心未嘗迫切亦不肯苟且寬縱大
丈夫行事當為後世法此時此地非任意見者所可
為也前二帖已送十三道看公論如何生乃再請教
侍生霍韜再拜
浚翁老先生門下併呈　張袁兩先生

浚川柬
承教仰見仁人愛民之誠與古人同軌矣劉珙之本
今已查出即行下提勘執事了有所處惟尊意酌之
耳尚容奉面細講
侍生王廷相頓首拜
渭厓老先生門下
昔戴至德劉仁軌為僕射更日受訴牒嫗有持牒將
請仁軌誤請至德至德讀未畢嫗曰吾以為僕
射乃不解事僕射耶還我牒至德笑而還之由是觀
焉唐宰相猶閱訴牒不曰有司已治之也不侵職也

史稱明帝旦幸朝堂幽枉必達帝王達幽枉不曰侵
臣職也吏部罷幽枉察知有司乃曰侵職歟有司酷
陷民撫按不為直赴訴都察院不得直三訴矣吏部
復禁不得問問則侵職不識吏部何從察知有司臧
不臧從黜陟之歟古有之清問下民畏民嵒臨民若
朽索馭六馬夫民視聽察民嵒恤民瘼皆誰職歟抑
侵職歟失職歟君且然況臣歟
韜再識
南京禮部公行
一缺吏事看得北京吏役俱辦事一十八箇月今南

京吏役只辦事六箇月是南辦减北三分之二也
北吏候撥當該常及五年南吏送到即撥是北吏
之冗數倍于南也南吏有上等好缺候缺亦僅一
年而已是南北吏套之通塞甚不均也往年北吏
累乞外撥及至各府復爭先後紛告不已由北吏
太冗故也今擬通融之法合移咨吏部查出北吏
候缺年久情願告南即與撥季南撥南吏缺多人
少行頭盡數查咨北部知會照缺擬撥或每季量
撥各行吏數十名或一百名總送南北吏部聽通
融均撥或查近南地方再撥十數府州送南京辦

事使兩京歲月久近相同北不甚冗南亦不致淹
滯南北均一亦權時平施之理也爲此除咨南京
吏部外合便移咨貴部尚有未盡事宜再煩査議
施行

一禮儀事本部把門官衛旲等呈南京國子監監丞
劉紀騎馬徑衝儀仗直入二門方纔下馬訪得南
京國子監監丞劉紀素行不檢娶尼姑爲妻贓濫
彰聞今明知
龍圖香案陳列在堂卽同
朝廷大小百官趨進入門即同見
上之禮劉紀乃敢乘馬突入二門甚是悖逆參照劉紀平
日贓濫已玷國學今日所犯又該杖罪已上悖逆
朝廷情尤重於犯贓既該糾儀御史參
奏即該住俸聽提除咨吏部都察院查照外合行本監
將本官住俸戴罪聽候拔究施行

一申明禮制以定體分事看得官員迴避等第已經
禮科等官相繼論列合候都察院議奏施行惟乘
轎事例未見各官論奏如士夫皆乘女轎則同丈
夫於妾婦甚爲可恥陽變爲陰尤非吉兆若乘布
幔涼輿則僭

乘輿之制今
聖上每日
御朝所乘者幃幔
安輿也士大皆乘幔輿是與
聖上幔輿同制恐臣子體分有所不敢爲此合給告示知
會除舊例該乘轎官員外其餘五品以上京堂官
舊例不該乘轎今有別情可議別例可比體法可
得假借者聽各具奏請旨
上裁或候都察院議奏遵守其部屬五品以下官員或乘
女轎以同婦人或乘幃輿以嫌

聖上皆禮制所無體分所忌臣子不敢須臾安者也合給
告示五城兵馬司地方人等遵守過有擡女轎及
擡幃轎官員俱要日逐開報部院查考其應役轎
夫聽地方兩鄰首告如地方兩鄰互相隱蔽本部
一、密切訪出先將轎夫及地方兩鄰監候請
旨發落爲此合先通行知會
一查處往迴脚力看得在外撫按差人多是緊急公
務故往迴應付不可遲誤都布按三司事體比撫
按頗緩又衙門既多或濫出關文擾害驛遞故例
無迴頭應付若南京六部等衙門論體統則在撫

按之上非有公事具
奏及各衙門緊急公文亦不濫給關文往迴應付脚力
似應比照巡撫及各鎮守事體庶公文往迴不致
淹滯咨行兵部查議施行
一申明禮制以定體分事看得迴避事例具載
皇明制書想已查議明白合候明文到日施行惟今各官
皆乘女轎陽變爲陰甚是妖異不可一日不禁又
有僭乘轎幔京轎如
聖上幔輿之制則犯分僭禮臣下僭
其漸不可長如再緩縱則百官安習非禮慣傲稔過僭擬

乘輿誰任其咎咨行都察院請早議擬庶各官不乘女
轎陰陽之位定不僭幔輿
君臣之分明亦紀綱風化急務也
一議成式以遵禮制正體統以隆師儒事據應天府
學訓導鄒德昌呈看得
大明令車轎之制爲在外各省官民而言京官無乘車之
制如黃羅繖外官得用兩京官長詹青繖不敢用
尊
朝廷也繖且不敢用況於車轎乎教職不編馬夫謂師
儒無奔走之役不多出門也各官只循禮守儀遵

大明律不出郭迎送及非趨謁取悅誰得尤焉既不守禮
自甘奔走以辱其身復圖冒制僭乘小轎豈云可
也合行應天府轉行各官安分守禮勿過制求請
希冀非望勿出郊迎送勿望塵拜跪庶分定禮達
上司賢哲官員自不責教職奔走爲恭該府轉呈
撫按提學衙門戒敕教官無故不許出郭離學彼
自不滋妄議也
一買和狀君琪寃枉法事禮部咨開民人華肅首稱
謀産讐惡沭明珠買求頂名替考入學援例赴監
等情看得本生已經提學御史考送進學必無何

情之理又經府縣保勘必無冒濫之弊工部已准
納銀禮部又准轉送矣本生所犯如干礙贓私奸
盜人倫行檢事有指實即行提對理可也今查原
文止因家人爭奪田產自合家人對理為當若因
父兄宿憾貽累子弟又因而玷及風憲工部輸粟
之例復被横沮
朝廷長養人才之意又因抑遏刁風肆行善良受害甚
非所以崇風化也華肅等首出段絹銀花等物皆
恐嚇詐騙之贓可知也立法本以止刁奸非因法
長奸多事自擾也除將原文案候待該府將各犯

家屬審究各項田土爭訟事情有無與浦明珠相
干如果實礙行止另行提究劄行常州府將華肅
與浦稱等對理明白如果礙浦明珠具招開詳照
提問理施行
一
開讀事據上江等縣并各衛所軍民男婦各告遵例給
賞等情到部看得恤老係
朝廷恩典南都又
祖宗創業之地仁民之典尤宜加厚惟查實年歲以防冒
濫亦不可忽擬合就行查處為此除咨　咨巡狀

封發前來外劄仰本府官吏照依劄付內事理即
將狀內各告照名拘審知因户鄰到官查勘年歲
的實即便分別等第照例給賞如綿絹米肉一時
難辦情願折價各與從公估價折銀給領貧民尤
得皆沾實惠亦體悉下情至意也仍將散給過花
名并動支錢糧數目造冊具由繳報
一貧難宗室乞遵
詔書補給祿糧事看得齊庶人長鬐所告係干
恩典見奉
詔書

皇族意甚切至不可視為泛常咨行南京戶部查處施行
一欽奉
聖諭事禮部咨據廣西布政司咨呈納銀生員彭汝寅偽
造府縣印信儒學條記等情看得彭汝寅自知已
事敗露郑乃詐病告回意圖暫且彌縫他日捏作
病痊復監賄囑吏胥埋沒前案無從查考此詐偽
所以益滋也咨南京都察院轉行廣西按察司提
問及行禮部并南京國子監除名
一查處地方吏夫以甦民困事照得南京居民甚少
衙門甚多東城地方民尤貧寂差使尤繁併夜支

更已有更鋪夫役各堂官門首毎夜復輪更夫五
名守門顧夫一名之直已費貧家一日之食矣民
所以益困也今若盡數減革或地方小有鼠竊人
又藉口僉役連爲民擾合酌中斟議於柳樹灣尚
書巷兩處衝要更鋪内添更夫五名照同原鋪更
夫五名共爲十名毎更二名輪行各官門首巡視
遇有鼠竊即時喊挐倘有失事罪坐該更之人將
原設各堂上官守門更夫盡數查革少甦民困柳
樹灣更夫已經本部行侍郎呂　議同裁減訖尚
書巷更夫係吏戸兵三部堂官居第地方本部難

擅議處仰行東城兵馬司呈請施行外毎次習儀
太早致各地方出辦燈籠勞費甚多今議得儀北
照北京事體俱於卯時之後待三法司到齊乃同
行禮各官出門俱以黎明爲期地方燈籠可以減
免若拜

一

表賀

萬壽節　元旦冬至須早行禮各官早起或用燈籠堂官
三品以上量用兩對以下量用一對或用一箇詩
曰民亦勞只仁慈士夫少加切念地方切幸也習
儀時辰另行各衙門知會裁減更夫及減燈籠各

行各城兵馬司官呈請各該衙門酌處出給告示
地方人等通知毎夜文吏務要用心分班巡守毋
致疎虞以滋後患則更夫可以永減地方困民可
少甦矣

一中明禮制以革陋俗事訪得京城内外居人凡送
喪葬男女雜聚筵宴酒食送至親之喪忍以酒食
實會其孝心何如也送人之喪餌人酒食其廉耻
之心何如也婦女出門必擁蔽其面禮也亦其羞
惡之心然也乃冶容麗服送人死喪呈身郊外餌
人酒食其羞惡之心何如也有喪賻贈視情厚薄

乃爲酒食以要人賻贈又何禮也古禮臨喪不飲
酒食肉婦人不出郊郭南都爲外郡風化首被之
地俗之弊陋至此有禮教之任者烏得辭其責古
者禮不下庶人如庶民欲行禮借士禮行焉守禮
以倡風化自士大始合行應天府轉行府學并行
各城告示曉諭凡官吏及生員家有葬喪用樂用
酒肉筵宴及容婦女爲人送葬出郊會聚酒食者
該城地方指名呈報生員吏典即時黜退見任官
移咨吏部以備考察丁憂養病官及聽選監生省
祭不許起送赴部衣冠士大之家以禮率先庶民

之家得於觀感自相愧勸興俗庶可革化語云道
之以德齊之以禮士夫之任也衣冠之家倡率于
上復有告示教切曉諭三月之後民風亦且化矣
如告示既出三月之後民家妻女猶出郊送葬聚
會酒食是敝民也頑惷無知宜懲以法該城地方
連人拏送從重究治以警頑惡合就通行示諭

一薦舉人材事該吏部題奉
欽依通行兩京將各項官員各舉所知取自
上裁爲照薦賢爲
國古今要務娼嫉技才臣下大惡欲各具疏或恐煩瑣

九卿聯名同疏尤見大公已會署南京吏部事禮
部右侍郎呂　謂於衙門坎序宜吏部倡始又云
署部事難以列銜建言薦賢宜屬禮部爲此合行
會同各衙門堂上官煩照
欽依事理詢訪各項官員或養病或侍親或致仕或因詿
誤閑住或被仇誣汚玷或考察拾遺過當或朴道
直糾差誤或大禮大獄連累各詳始末事由仍述
其人品才器或應斯用[illegible]川或應漸復冠帶或年
雖高而德望素[illegible][illegible]宜量加
恩禮者逐一詳細詢訪以憑會舉上

閭固不敢知賢不舉亦不敢阿比殉私妄舉過惡盜名之
人以干公論庶幾報稱
聖主求才圖治至意
一
廟成奉安儀禮事內京戶部咨准本部右侍郎袁宗儒
咨稱弟故服制有礙齋祭緣由查得
大明律只有刑名喪疾不許陪
祀其餘如　正旦　冬至
聖節皆無私服迴避之例先年禮部尚書夏　有嫡子之
喪不迴避

太廟之禮吏部左侍郎顧　有期功之喪奏
命捧
主不敢迴避並尊在
朝廷不敢以私服廻避也又查得魏國公徐　有繼毋
王氏喪乞
勅相應官員代主
祀行禮該禮部議合候王氏發引事畢仍舊主行
祀禮奉
聖旨是欽此夫三年之喪服至重也
孝陵主祀禮至重至潔且嚴者也魏國不得以重服迴避

尊在
朝廷也三年之服且不避則期服可知也今文武百官
遇
聖節吉禮未聞以私服不稱
賀者禮部尚書如遇私服亦未聞不宜
表者古者期服諸侯絕大夫降今之卿大夫即古諸侯
也如刻職
皇朝又行私服以避公事是貳尊也今戶部右侍郎秦宗
儒兵部右侍郎蘇民刑部右侍郎王廣大理寺卿
王瀚皆稱有服容候拜

表本部擅難定擬合通咨前去會議煩查律例典禮應
否迴避明白咨示施行免致兩誤
一南京工部咨同前事看得吏部等衙門會議相同
皆云捧
表並無迴避事例若少移易則彼此互相推誤況勤于
國事不敢以私辭亦臣之職體也都察院有禮情會通
之論可施於僚友之間而難施於
朝廷之政體本部不敢擅議合移咨貴部轉行本部右
侍郎表　查照會議捧進
一指稱事南京吏部手本開據浙江處州府龍泉縣

民楊佐告稱納粟監生葉懋浸潤官府謀占產業
緣由看得葉懋既歷滿給引回籍卻又托稱回監
補歷顯有避罪捏故情弊況事干囑托贓私行止
非本生而對何由明白劄行處州府提問中部施
行
一申明禮制以定體分事先該本部奏給事中與六
部九卿相遇迴避禮節及乘轎事例已經都察院
會同禮部查照
大明會典覆題六科相遇部院三品以上官員亦照在京
六科禮體引馬遜避奉

聖旨是兩京大小官員務要崇謙遵制有故違的參奏治
罪欽此通行欽遵外惟相會敘坐之禮尚未及議以致
給事中等官於
大廟公會猶欲與六部堂上官對坐夫道間相遇猶宜迴
避則次無對坐之禮至明也語云禮義由賢者出
衣冠士大夫禮讓相先所以表厥風化尊卑有辨所
以崇
朝廷禮式非苟然已也給事中遇六部九卿禮宜側坐
惟往年對坐襲為故常今率爾改正物情具駭無
感乎古官自謂屈辱也如襲故對坐則品階不辨

朝廷禮制又安用之合行會議必彼此各安於分義然
後可也禮達而後情通非曰相崇以相詘也本部
所議謂六部九卿於給事中除會議會㕘合照此
京叙立叙坐外若
文廟候行祭禮合照班
表禮各別叙坐不同一堂庶幾各申其體貌不相崇詘
且不相礙禮制與情皆得也本部所見如此不知
當否請各衙門虛心酌議倘有不合煩各具意見
請自
上裁本部爲

朝廷守禮以定名分故不敢苟該司備行九卿六科國
子監等衙門煩早會議施行
一慶
賀事准禮部咨稱前因看得原咨止開在外文武五品
以上衙門拜進
表文慶
賀不曾開要各衙門差官拜進査得文
武五品以上衙門遇　長至　元旦
表文俱係彙進蓋在外五品以上衙門設官既少差遣
缺員文職或缺掌印武職或缺防守地方故也今

次禮部咨文未曾開要彙進擬合候其題
請
旨爲此合咨貴部院轉行所屬衙門速將應進
表文繕寫停當待題
准明文至日欽遵施行
一申明禮制以定體分准照得前事先已通行六部
九卿文職衙門會議去後今次護月亦合各別叙
坐庶不相礙蓋本部爲
朝廷守禮故不敢苟該司仍行中府經歷司呈堂今次
護月合照本部拜

賀事例六部九卿堂上官一處叙坐太常光祿國子監
應天府等堂上官一處叙坐科道官一處叙坐庶
得各申體貌不相妨礙守
朝廷禮秩所以尊
朝廷也等因奉此擬合就行爲此合手本前去中府經
歷司査照施行
一懇乞
聖明裁定禮制以便遵守事准本部具奏外送司行査各
部所用職名手本係何項欵備咨禮部査覆等因
査得

大明會典一欵內閣儀禮司并內府六科俱係近侍官員
與內外衙門並無行移備查典禮六部院寺並無
手本格式況各衙門事體不同不知職名手本作
何項用通合查明案呈到部　惟會典開載六部
九卿於六科無行已是定例今六科索要尚書職
名手本不知律例典禮行何考據循襲日久一旦
議革其駭物情惟
君臣體分不敢不守如手本該進
朝廷即該稱臣不止稱職銜姓名已也如不進
朝廷則六部職名手本何官該受如曰六科即

朝廷也則六部手本俱該稱臣不知各官敢自任曰六
科即
內府也　內府即
朝廷也抑不敢也如敢自任曰六科即
朝廷也則六部以尊
君之禮尊之可也抑不敢也文武官員朝謁
親王方用職名手本今六科索要六部職名手本將以
親王自擬否也抑不敢也兩京事體不同南京所用手
本北京禮部亦必通知本部奏
請會議禮部必又推稱泛論無從查處合通行查出各衙

門職名手本係何項欵轉咨禮部以備查覆該科
應否接受如典禮當然敢不遵守蓋遵典禮所以
尊
朝廷也倂行六科虛心相體共立中道之矩非任氣尚
辯競也爲此通咨前去煩爲查報施行
一革奸弊以厲士風事國子監呈批監生自北改南
假揑月日皆屬改易公文詐稱二品衙門口語據
法相應查出作弊人員盡法處治以警頑猾但未
據詰出作弊姓名合姑從寬免究惟是假揑月日
之弊或在監告出之時賄囑猾吏改揑月日或領

文到部買囑部吏加揑月日南北兩無查考弊將
安究今咨單皆奸人弊穴不足憑信正本清源自
兩監始除前有月日可疑該監候查至日方准撥
歷外自今凡監生自北改南或自南改北俱責本
生自具呈狀開寫紅單歷過月日親遞本監掌印
官查驗相同用印鈐蓋給付本生收照撥歷之日
如無該監印信驗實紅單月日駁回行查待查明
至日方准撥歷則奸弊自不能容矣須兩監互相
嚴察弊端乃絕兩禮部吏胥則奸弊藪也不足憑
恃仰該司行監再議如果可以革弊亦不煩擾即

將叅問過緣由回示以憑籍記查考
一復臨告會試事蘇州府申送患病舉人曹灼等各
呈會試緣由看得各生會試在邇若又發回另行
起文不無耽誤稽緩就將該府申文轉咨禮部施
行
一南京通政使司印帖為查究公文事據遞到浙江
布政司咨呈起復歲貢生員徐浩緣由看得監生
丁憂領申公文進二年後纔到已有情弊又將公
文扯去半截失去鈐印洗改月分皆屬可疑相應
查究合行該司備查作弊人役查出前情照律例

問罪本生如無別項情弊即與結狀回報
一禮儀事看得徃年各官赴部拜進
表箋等項禮儀多役樂工遞送秉燭以致各役諠囂殊
欠嚴敬自去年申明禮制凡大門至堂上陳設
龍圖之後即如
朝廷不許吏役樂工及各官跟隨吏皂奔突不敢有犯
則糾儀御史糾治本部後堂外有隸皂諠雜不敬
本部自行戒飭已有定規惟是樂工秉燭獻茶絡
繹往來于　龍亭前後未免諠雜失敬
亡之禮合議革去樂工秉燭獻茶各官吏皂不許突入二
門乘馬俱出戟外如有違犯聽糾儀御史糾治則
禮度肅而
朝廷尊矣因得減少油燭亦所以寬民力也除行應天
府行縣減燭寬民不許奸吏朦朧科派有犯許人
首告以究實惠外惟是革去秉燭獻茶及禁吏皂
諠囂戟外乘馬事宜合通行知會
一公務事看得會典事例南京各衙門差人入奏有
徃迴應付事例豈曰為一公差人員已也所以宣
揚　聖朝德政於天下無所壅遏也郵遞之置專
為公差人員今反以奉權貴故凡官司經過假一

關文擾擾驛遞驢馬數十匹人夫百數名曾不查
革乃於公差入奏人員停留淹滯不與脚力則
聖主德政何由宣敷於天下是權貴重而
朝廷輕也累咨議處差人累告不得應付未便奏
請者查有舊例未須煩瀆也咨行兵部煩查會典定例今
後差人赴京奏事執批徑赴車駕司驗實發給應
付回還免此儀制司告求于本以致該吏於轉索
勒財物耽誤公務實為兩便
一脩輯書籍以備文獻事看得杜佑通典考訂歷代
禮樂兵刑之制比別項典籍特為精覈考文稽古

不可缺者也自元大德年間梓刻至今各處並無
梓行雖太學文獻所萃之地亦無刻板及今不早
修補歷年愈久必致失傳合行國子監計議翻刻
通典計用工料價銀若干一行戶部查取本監鹽
魚銀發監召倩精通楷書人役謄寫真正發各監
生校對如有訛缺就便改正務所買木刊刻備為
完帙如鹽魚銀支用不足本部行應天府查支尼
巷銀兩協補梓刻俾前代文獻不致失傳後學有
所資稽斯文賴幸合咨戶部查出國子監積存鹽
魚銀若干有無足用本部再查察院銀協同脩梓

併行國子監計議合用工價銀兩數目如工費太
多各監生父兄親戚鄉里有尚義之家以義舉貲
協助梓刻本部撰述重刻序文列紀出貲姓名用
垂不朽亦公衆也今次字畫比前稍大乃使觀覽
且免模糊為經久計行戶部國子監議報

一檢舉事查得禮部劄付國子監及監呈禮部自洪
武二十八年舊案已然矣若會典定例六部惟劄
付國子監典簿並無徑劄國子監之式國子學凡
有行移本學典簿呈六部並無國子監呈六部之
式前稱國子監後稱國子學亦互文耳非謂稱監

為定例也今會典禮式內外大小衙門通共遵守
未聞以為未定之例而敢悖也如曰未定例也則
近年都指揮使司豈能照會按察使司外衛指揮
豈能故牒各府惟遵舊例故憲司及府官不敢悖
也是知會典體式實定例也又一欵凡禮部咨送
舉人歲貢生員到部劄付國子監肄業因用肄業
二字雖著典籍二字此乃題本之語立文之法自
宜如此非可據為定例也吏部給憑徑劄國子監
祭酒則劄付本官不得不然非劄本監也成化年
間刊行體式有禮部劄付國子監之說原無題

准事例亦難憑據或云五部並無劄付國子監事例惟禮
部有之蓋謂禮部與該監事相聯屬有表裏之體
也亦無考據或云洪武初年無祭酒司業只有六
堂故劄典簿後設祭酒司業宜劄本監理又費解
未設祭酒且不劄付既設祭酒體統益重尤不宜
劄付可知也本部尚書霍　前任吏部並不見國
子監祭酒司業姓名呈部問之曰該監無呈部事
例本部侍郎呂　前任祭酒工部錯行劄付林尚
書自覺其非差人取回改正者此監事例今稿詳
會典體式太常光祿三品衙門六部皆徑劄付獨

國子監不許劄付監

太祖高皇帝崇儒重道之盛典超出三代之上與唐虞比
隆也太學之師天下表模不以有司職體臨焉崇
禮斯文立萬世法爲道重也非爲其人也本部職
禮擇其善且厚者從焉議行該監凡一應文移俱
從典簿呈部式遵定典本部行監如事體重大即
劄本監典簿案常細事連送該司類行典簿呈監
施行吏部等五部若祭酒司業考滿起送或比給
憑事例用祭酒姓名呈部則該監忠厚之體變通
之宜也其餘並無劄付呈部事例合行國子監查

議施行併行各部知會如有查出何年題
准改更事例亦煩咨報再議

一詐偽事看得歐四帖內多寫別字如文選司寫作
文蒙司則並不到京可知又沿字聽字莫字索字
皆是別字則全不通文墨可知廣東自昔無光棍
在外不惟路途隔遠亦地方之人衣食頗贍不肯
輕身出外求食也本部尚書霍 並無妻歐氏歐
四不知何縣人民是何面貌除追解面審外看得
吳漢等俱有送銀買求情弊如經過有司衙門誤
被詐欺送過下程夫馬猶是失於覺察情可原恕
若送銀與伊去文選司用則顯有納賄希進之思
自喪名檢不顧矣如不懲治恐奸詐橫行愚惑愈
衆士風愈壞除咨吏部查各官行檢候考察外合
咨貴院煩行各屬將單內有名官員提問納賄根
因問擬應得罪名仍出給告示行沿路官司曉示
禁約遇有原無公差真正關文假稱士大夫名色
只執人情干本有所求索即是光棍就行拏治重
罪庶奸風可息士習可正世道有賴也再照東流
縣知縣方川不爲奸人乍 之足以察剛足以
斷不肯俯同時俗奉順權貴可占也合行本府呈

撫巡衙門再查政蹟委俱可觀量行旌奬爲有司
特立者之勸

一詐偽事訪得前項詐偽之徒不惟歐四一人尚有
九江堡積年光棍關元尚專詐名色前往廣西各
衙門投遞偽帖騙人財物及入士宦衙門生事害
人又有恩問堡光棍周頭宏專遞偽帖攙進衙門
生事騙財又徽州府犯罪脫逃光棍汪三前來深
村堡陳德洪家謀住專許名色爲人冒認鴨船騙
財害人皆惡跡顯著罪犯深重者其餘光棍或稱
弟姪或稱姻戚奴僕詐欺官司犯法多端不可盡

知合行巡撫都察院兩廣布政司轉行各衙門將
各光棍容切擒拿追贓重治妄除悲根仍嚴告示
各該衙門禁約遇有指稱霍姓投詭求情撈進公
門及生事害人等項即便不分真偽拿問光棍許
贓官司取財罪名照頑惡知警官治肅清
一禁約事訪得各城門官軍及各地方光棍指稱盤
詰男乘女轎爲由調婦女出入城門逼勒下轎俱
要掀揭轎簾假此爲好窺覷良家婦女情犯可惡
合給示禁約今後但有官軍調婦女下轎及揭轎
簾等弊許被害人指名陳訴以憑拿治不恕

一改正書刻訛舛事看得福建布政司近刻杜氏通
典嘉會後皆甚盛舉也內七十二卷開載太子追
尊本親議按漢書本文云高昌侯董宏上言事下
有司特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今
通典誤落大司馬莽只稱右將軍丹劾奏云云宋
儒不知師丹爲王莽羽翼稱師丹曰漢大儒云淨
大儒云不知師丹之議實王莽議也又漢書杜太
云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通典內復誤落此莽
二字宋儒不知遂謂帝惟納師丹言而已不知實
納王莽言也平帝即位王莽秉政皇后發師丹

后塚瘞廢其皇廟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數月
加厚丘中鄉二千一百戶封義陽侯王莽敗乃絕
漢書載師丹始末甚備是師丹實莽黨也寔賊漢
大也宋儒誤稱師丹曰大儒云云皆不讀漢書故
也今通典新刻如前襲訛滕布愈誤後學爲害不
細合行本布政司轉呈巡按提學衙門查明改正
抄奉呈部爲照天子追尊本親議關係大倫不可
不辯宋人據漢議實師王莽陰用其議陽諱其名至
誣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爲出禮經悖謬愈甚宋
史綱目凡書王莽原議皆諱莽名稱貫服媽甚而

名曰參答也不惟舛斁彝倫實壞心術流禍後學
愈不可言爲此合照會本布政司轉行巡按提學
衙門查明改正免致再誤此係明倫緊要事理不
比尋常訛誤各該衙門具行過改正字日月具由
回報以備查考
一行移體式事看得行移體式在會典則六部劄付
國子監典簿體典簿呈六部前次本部據以議處
者也今南京吏部查有洪武十五年改正事例年
月可稽似不宜妄又查後庫案卷自洪武十六年
本部已劄付本監本監呈本部則國子監雖行

欽開稱洪武十五年奉
欽依改正似相符合惟是弘治年間纂脩會典只脩洪武
禮制不脩洪武十六年改正事例或當時失查或
別有因皆未可知再查會典一欵各衙門行移舊
有體式至今遵行其後常行事司屬首領官各用
印信手本往來以從簡便則又遞年通行簡便之
例也今該南京吏部備咨到部相應酌議咨行禮
部煩爲會同吏部轉行國子監更加酌議或遵會
典或遵改定事例或兼取二說大事劄付小事手
本往來俱候禮部酌議增入會典永爲遵守則禮

制畫一無南北殊異崇師道叙官秩自有並行不
悖之式矣
一禮儀事看得邸報禮部差官齎捧
遺詔將到各官俱該素服俟候若又朝服習儀於事體
未安惟元旦拜祝
聖壽又臣下尊事
朝廷大禮似不可廢欲行酌議將習儀禮節暫且停輟
仰體
聖上孝心元旦照常拜
賀輸臣下忠敬於禮爲順合行會議如果衆論僉同即

具各衙門大小官員議過緣由回報以憑施行
一撒潑無恥千戶違法設醮竪立高旛攔阻街道蔑
視 詔書等事據江浦縣申千戶劉恩緣由批看
得該縣所申千戶劉恩前項事情瀆侮
詔書又多違法緣係軍職及據申開稱通申兵部有行合
咨衙門
一
開讀事看得告給賞人日逐不絕俱各衛所名籍爲多
蓋因有司衙門不能查考衛所官吏受財作弊將
年歲不應給賞男婦朦朧保結侵騙錢糧奸猾得

利 恩詔不得實惠合行府出給告示禁約通行
各衛從實保勘務要查照冊籍年及八十以上方
與保結仍連冊籍送府逐名比對方與准行如有
年不應賞妄與添揑查對得出及被人告首即將
承行該吏坐贓問革該管官員叅究贓罪查究通
冊送部查考本府仍責委查審官吏用心稽查勿
容奸弊
一禮儀事南京大理寺手本內開捧
表日期與 大行章聖皇太后進香日期議處先後舉
行等因看得前事已行會同南京吏部等衙門酌

慶回報俱云吉事宜先又尊
天之禮曠世一舉尊
祖尊 親俱 聖明盛制
詔書拜迎已踰一月相應早遣 慶賀
太后遺詔未聞的報何日到京豈可稽遲坐待以慢
大儀又自來公事以到日爲始後爲恭行遲速今
大儀之慶刑部逾年
太后遺詔未知到日豈可眯錯先后遲慢
大慶循捧官到京進
賀禮畢乃從畢日出京成服庶吉凶不混仰體

聖主事 天尊
祖孝 親之心内於工部雖有變通之說緣
大儀盛禮難用變通之權衆議僉同難從一人之見
一慶 賀事南京大理寺手本再議出
表日期爲照吏部戶部兵部皆據正禮議處大義已明
不可復易矣工部六科兩全之說盖欲曲盡事情惟
朝廷以敬 天尊
祖爲大 慶禮踰年已屬稽遲若再展期則出二月之外
遠慢之愆誰當任之爲此備來參論參酌事宜決
於本月十七日出

表先已通行知會今備云衆議再行大理寺查照
一
開讀事劄行應天府看得先次告到給賞詞狀已發去
數千近二日又據告送二千餘狀事例八十以上
方應給賞京城内外豈得許多八十歲男婦合行
嚴審免致奸猾假以婦女年歲難查捏故妄告侵
騙錢糧合劄本府發去詞狀與前詞比對如係已
經審退不應給賞人數即便立案男子揭冊查對
年歲有無加捏婦女年歲如冊籍無可考即吊伊
夫冊籍比對年歲有無增捏即 立案仍曉諭

已經審退如有虧枉聽具虧情具告以憑研審如
朦朧重復妄行告擾拘伊親屬主使寫狀人問罪
庶奸弊可弭錢糧不致侵費而
詔恩亦得實惠矣
一酗酒貪贓縣官違例乘轎多設儀衛挾讐架空排
陷等事據江淮衛右所見任千戶劉恩通狀前事
批所告事情俱非干己例應立案只將劉恩切已
情節併咨兵部查究
一預處生徒以隆教典事先該南京國子監送到按
季膳夫小冊看得逐名該支銀數俱欠明白駁去

備細扣算逐名開報以憑委官會同給散月久未
報顯係該吏作弊遲滯致後日欺隱作弊侵分膳
銀無從查考仰行該監典簿廳作速將一十年分
膳銀小冊逐名扣算各監生姓名該銀若干六堂
官該支若干備細開報本部委官會同照名給散
使人沾實惠且不致遲誤作速造報施行
前事行南京國子監典簿廳查報給過膳銀緣由批
委官會同給散係奉
欽依定例本部因前次分散銀兩但被堂友長通同該吏
及典簿等官將告出撥出監生該得之銀侵尅入

已六堂官分外按季月分銀兩數多皆屬枉法之
贓本部酌議與其充妳貪饕孰若扣出該監收
庫以備脩書公用該監如謂議處不合亦宜再議
告出撥出監生銀兩作何支用可也六堂官員領
過銀兩作何扣算可也豈可朦朧月分除無窮侵
欺之弊合行該監查明不會官分給係奉何年明
文告出撥出監生銀兩何人代領六堂通年多取
膳銀作何扣算或有別例逐一查明連散過十七
年分四季冊籍繳報以憑查考
一南京國子監典簿廳手本前事批看得禮部題本

旨禮部行南京禮部還各委該司官一員會同該監將
額設監膳夫供給等項逐一查明按月給與竊謂
聖旨所云查明者查舊數有無侵尅入己那借別用及新
數該給監生名額月日多寡所以防侵欺也必委
官會同者防典簿吏胥作弊搪飾也豈曰只會同
委官查舊日侵欺不會同委官查給散侵欺縱且
前贓弊不問而追既往耶又查得本部題稿今奉
明旨將膳夫供給等項逐一清查按月給與永為定例竊
謂所云逐一清查者清查往年侵欺之弊及後來
監生歷監月日領銀多寡之弊也所云永為定例

者會官查明散給永為定例也豈曰只查前官侵
欺之弊永為定例後來欺弊遂不為例不許稽考
耶法律具在豈曰專查舊弊不究見贓知者可不
辯自悟矣該監又云自主事屠應埈查覈後又改
委科道查艦該部委官絕無干預查得本部題
准永為定例在科道查覈之後且監委科道查艦防禮部
委官與該監容情作弊故也酌監亦無改委科道
查艦之例該監謂會本部委官查明散與非定例
必將改請科道查明給散乃為定例耶抑亦通不
稽考聽典簿吏胥堂友長侵分入囊乃為定例耶

禮部只許行有司鞭撻百姓流血破骨追銀送監
不許稽查侵尅耶前次季支文冊只開堂友長領
銀總數不開各監生歷監月日該得銀數致使欺
之弊無從稽考此奸吏舞文飾詐之習本部稽查
吏弊不得不嚴駁冊查考實係職掌非曰瑣細前
條付氏通典各監生到部稟稱條書只下監生出
銀不免詈辱合通監諸生捐兩季膳夫銀即可集
事且膳夫銀專爲執爨亦非諸生所當得捐非已
之財爲條書用逕使本部議行文有稟稱各例生
不願數日例生稟稱皆堂友長及典簿不願例生

尚捐數百金入監乃不能捐金數星梓書耶請面
審覈毋俾人汚例生也本部謂條書義舉不願勿
強勿審又據各生稟稱按季給銀告出撥出監生
額銀俱堂友長侵匿數千里外數星銀詎爲付致
適資奸囊本部乃行議扣儲監庫公用又稱六堂
官季領膳夫銀過多本部乃行酌議加一倍法蓋
加倍之意本部不得已之說廉介師儒必謂兒巴
堅辭不受自合照諸生一體均給本部亦未嘗固
必也本部原行只膳夫一項該監又併及饌米月
糧柴油等項謂俱該清查也除饌米月糧等事另

行查議惟饌肉一項南京吏科等衙門彭給事中
等看得一夜縊死職官二命情實可憐比照北監
事例一體折鈔查照本監通志內開會饌物料宣
德三年停止會饌鈔頭館肉逐月照時估於順天
府都稅司攤課鈔內折支正統七年李祭酒奏
准俱照時估折支鈔貫已經備行該監查報又查得監規
典簿職掌支銷錢糧皆須明白稽考毋得通同吏
典人等侵損作弊違者依律處治欽此本部有行
一應文移稽查欺弊皆行典簿廳遵
聖制也若祭酒司業儒學宗師本部遵奉

祖宗崇重至意自來禮敬爲天下表率不致輕慢祭酒司
業六堂等官亦惟遵行監規整飭威儀嚴立規矩
表率屬官模範後進用心講解明體適用而已饋
糧瑣務固非職掌亦非本部督察所及該廳于本
欲本部通查十一年以來堂上官通行扣算錢兩
始均是欲本部不以師禮待祭酒司業也甚失體
統此非儒官之言必吏胥牽扯儒官捲彼欺贓
跡耳難從施行今只查議膳夫銀兩應否本部委
官會同查明散給或請升道稽考及十七年給過
銀兩花名月日小冊送部查考各官因孫學士衆

印膝臃多領過十七年春季膳夫銀若干作何退回告出撥出監生名銀不能付送作何處置如稱付送作何稽考堂友長分銀每名減就銀伍分作何審究饌肉銀兩折鈔事例作何議處該可備行典簿廳逐一備細回報如有欠當另行九卿科道會議禮義之門崇德礪廉不可輕以文法從事必合輿論乃可施行

一慶　賀事准禮部咨該本部題恭遇
皇上冊立
皇太子正位　東宮咨文到部看得來文有兩

中宮字或下節中字即　東宮東字可知相應移咨查明若候回文至日不無誤事合一面先行各該衙門查照施行移咨前去煩查下節
中宮中字是否東字希即咨報以憑施行

一禮儀事查得舊例
皇太后山陵未畢各衙門官員俱青素圓領或黑角帶或本等帶視事慈進　賀表箋在遞係
朝廷盛禮各官俱合於出表前後三日服錦繡吉服以
昭　盛典除前後三日外各照舊青素圓領角帶
情禮爲協合通行知會

一件預處生徒以隆教典事據南京國子監典簿廳手本前事到部批訪得該監典簿廳官吏通同堂友長侵欺膳夫銀兩數多往年潦臓捏數搪飾回報臟跡一向不曾敗露又於去年九月乘新舊祭酒去未蒞任之際私分春季銀兩違
制蹟弊多送六堂官每員銀一兩八錢明犯法律無復忌畏本部淸查又飾情玩法明悖
聖旨彌縫贓跡查照律例宜即叅提官吏追贓治罪念係儒師衙門從來寬處合行該監典簿廳呈會合屬官僚從公查報立爲定例只將春季多送六堂官

銀兩扣出該監儲庫公用按季請官查明給散或先造花名小冊送部查對明白以憑委官會同分給抑或先請會官散給隨具散過花名小冊送部查考孰爲方便從長議報舊年散過春夏秋冬四季銀兩備造花名冊籍作急送部稽查回籍監生該得名銀作何處置查考限在半月回報如再稽遲是該廳官吏不可復以禮待
聖旨定制敢有抗悖本部且未叅提通行九卿科道會議非求中道本部且亦內省廻避未可干涉先行各省府縣將膳夫銀兩暫且貯庫待該監議定事例

杳明回報乃照舊施行該司備云催但毋再遲誤
一啓本格式事准禮部啓奉
令旨移咨文到部看得
國初定制奏啓本格式字畫皆同惟奏啓二字不同若
題本之制乃是後來體式比奏本畧短而字畫稍
大今該部啓稱各衙門啓本要與題本同式又奉
令旨照國初體式行該部未見開明奏題啓三樣格式
字樣前來難便遵守在外衙門節次呈請定式無
從查發爲此令咨貴部煩爲查明定式備咨前來
以憑施行

一急缺膳夫銀兩事常州府申觧南京國子監膳夫
銀兩批膳夫之役專爲各生會膳炊爨而設會膳
久不舉行膳夫銀兩相應停徵以裕民力或儲本
監以備脩理號舍之用免費有司可也乃今徵銀
分給各生於事理甚悖各生豈利此微之入以汩
没於錙銖之失得哉今各府觧到未及題處近日
翻刻杜佑通典有監生自願出貲助工費者足見
儒生尚義好古之心又有願同校對差訛以效考
古之精識者皆可嘉勵切謂合監諸生或皆此心
但無以自見凡類於自言不各生出貲者又有獨
爲君子之耻與其貲費獨出數人俾專其美孰若
出諸闔監多賢之爲盛舉也今發去膳夫銀兩行
典簿廳并監諭知各生如願協心尚義捐出兩季
膳銀助刻梓工費即取各生遞名揭帖送部備查
庶大義公舉不專美于數人各生所捐亦非大費
通典刻完遂爲斯文永賴傳道有裨也各生或意
見不同消行共議亦分別願否開報必中心樂從
非出矯強可也行典簿廳查諭施行
一進貢慶賀事南京國子監典簿廳呈請琉球國官
生梁炫等合用人役緣由批就將該年膳夫銀支

給雇人應用立數同冊開報去年冬季今年春季
冊報欠明未見查報合作速査明各生支過花名
數目同報以憑比對本部原案及行吏部查撥歷
人數互相參考今年夏秋冬季該支數目先開該
支監生花名小冊送部查對明白委官眼同照冊
支給每名照前季定例一季該支銀一錢九分六
堂官加一倍該支三錢其有撥歷告出不在監人
員該得支銀逐名扣出備脩書公用逓年至終備
細開報本部互相參考則監中書板遇損缺可以
逐漸脩補不患工費無措温公通鑑文獻通考等

書板多損壞合從新梓刻俱本部處給工費待通
典完日接續議處施行
一乞憐復監等事逃監監生蔡汝讓行提一月之內投
到告乞照例復監緣由批逃監自有責治定例准
送復監懲治以警偷惰
一乞憐患病查明誣罔免行提究事南京國子監典
簿廳手本開稱監生劉心逃監緣由批該監既稱
累次抗拒師長則於監規有違送法司查問從宜
發遣行間又據本生誣告入監緣由批本生誣抗
師長情罪可惡節次游詞抵飾欺罔之後又肆欺

罔如再不伏送問則故違監規行止虧玷矣從行
該監除名并原籍知會
一起送事湖廣布政司呈監生朱化緣由批本生既
無原引文問革十有餘年只據辯復招由先年問
革招由未見明白或有隱情出脫況以監生作人
娶妾娼係亦非美行合行駁勘如果無礙再查原
招併呈定奪行間又據本生通狀訴辯前事奉批
查原招如無作娼係情由免取原引只抄原招究奪
一乞憫貧寒照例給賜坐班盤纏以便肄業事舉貢
監生熊鳳儀劉明通等呈批舉人初中已給坐班

路費百兩或八十兩毋科會試又給水手銀二十
兩不等歲貢起送已給銀六十兩或八十兩各生
歷監歷事不滿三年各項路費盤纏用之有餘矣
往年建議蓋為未領水手盤纏路費者設也如已
領過豈可朦朧再告乃令民窮財盡諸生正宜克
己撙節豈可貪無厭以病鄉邦之父兄哉合就
通行議處今後各生起程時已領過各項銀兩不
許再告以裕民力奉此案呈到部看得南北事體
相同政須均一乃無怨如在北監初從原籍既
領牌坊水手歲貢盤纏等項銀兩到監之日又告

領銀十二兩如此重疊一槩濫給而南監獨與裁
節人必利北而不願南且先從禮部或都察院告
行原籍重領而後改監弊愈不可革矣咨行禮部
都察院及照會各布政司查照施行
一地方事西北等城中監生劉敏中訪拿不獲緣由
批訪得劉敏中妻故殺人命情真本婦前後殺人
數多劉敏中皆知情不肯救止情罪可惡敏中行
止虧玷已非一日合先行黜革除名行原籍知會
仍即行五城兵馬司多方緝捕劉敏中并妻鄭氏
限五日內得獲送法司究問

一預處生徒以隆教典事南京國子監典簿廳手本
前事批春季膳夫銀兩雖經注請未曾委官會同
支放孫學士署印係倫祭酒去任今司業陞任之
後如何春季文册各開堂官銀數俱合查明各官
曾否支領又各官按季多支銀兩數目係遵奉何
項題
准事例如今應否改正合通行查明同原發去春季冊備
開合支監生花名費數逐一備報以憑查考
一逆天不孝沉匿毋喪充吏事南京刑部貴州清吏
司送犯人徐隸文卷辯驗印信篆書緣由批吏胥
奸弊多端欲造假印如將該縣公文印信翻刻則
篆疊自不差錯或乘官冗盜用印信或乘官司陞
遷交代多印空紙套僉官押皆難盡察如事體重
大須行原籍撫巡吊查該縣同月日公文比對印
押則真偽自辯先該縣承行吏典俱能就近審究
與原告面証真偽乃明該司照抄行刑部該司查
照
一預處生徒以隆教典事南京國子監典簿廳手本
前事批行監先將該支銀監生姓名入監月日開
造小冊送部查對明白及已告出撥出監生[illegible]

本季銀各數備查造報及各官每名每季合支若
干逐一查明回報乃行定奪前季支銀冊欠花名
實數一併查明通具冊報以憑議處
一明計欺害侵奪學業事龍江右衛王廣告批請訓
蒙師從童生父兄情願豈可強來禮聞來學不聞
往教王廣告爭訓蒙即非師範正合黜退
一前南京國子監典簿廳查報給過膳銀緣由批委
官會同給散係奉
欽依定例本部因前次分散銀兩俱被掌支長通同該吏
及典簿等官將告出撥出監生該得之銀侵尅入
已六堂官分外按季冒分銀兩數多皆屬枉法之
贓本部酌議與其允奸貪蠹橐孰若扣出該監收
庫以備脩葺公用該監如謂議處不合亦宜再議
告出撥出監生銀兩作何支用可也六堂官冒領
過銀兩作何扣筭可也豈可朦朧冒分啓無窮侵
欺之弊合行該監查明不曾官分給係奉何年明
文告出撥出監生銀兩何人代領六堂遞年多取
膳銀作何扣筭或有別例逐一查明連散過十七
年分四季冊籍繳報以憑查考
一詐偽事東流縣申[illegible]不獲緣由批顯係扣解人

役通同該吏得財責放行府嚴究仍移文原籍挨
拏勿容奸懸

一乞憐提問急救生命事溧水縣告婦張氏復訴到
部批行縣審本婦果犯七出義絶之狀即與斷明
離異免污生員知無可出之罪亦明白審報勿久
淹禁

一慶　賀事南京尚寶司手本議捧箋緣由批舊例捧
東宮箋俱小九卿輪齋禮部失考故云差屬官若歲例
常行　表箋自該屬官此
盛禮不可以常例論大九卿齋　行在表文併

中宮箋則
東宮箋例合小九卿輪齋兼齋
昭聖表文事例理勢皆合可無多疑不必贅議

一尚寶司手本同前事批本部題本不用禮部咨文
通行齋　東宮箋文俱太常寺等衙門輪行令
東宮初冊爲　盛禮之始豈有差屬官事例原文要差
堂官今差屬官則爲違僭原文差屬官今堂官行
乃所以爲尊敬之大者也無舊例猶官義起況舊
例甚明焉得變紊詰勿多疑自裁諸義可也

一分豁事據

含山大長公主駙馬都尉孫百戶尹隆議狀批尹隆亦
係次房子孫既世襲錦衣百戶享祿食矣今次
恩蔭監生讓尹蒽承蔭庶伊祖之澤子孫均沾倫理甚當
該司仍給各執照不許再論

一慶　賀事准禮部咨稱
千秋令節咨文到部批爲照咨内未見開有
東宮千秋令節月日及稱一箋文差委屬官類齋慶
賀亦未開詳是否南直隸府屬衙門俱齋赴本部類齋
差委屬官齋進事體重大須要明白乃可轉行各
屬遵行合就移咨貴部煩爲備查前項緣由明白

咨報以憑施行

一奸逆義男悖恩犯義欺誣傷化事據丹徒縣民王
楠狀訴到部批義男媳婦難比親男若非同爨恩
養難告悖逆伊既有[illegible]豈肯自責必有隱情行府
併問解審干涉人倫風化不可不慎

一詿誤事據直　寧國府通判葉基呈前事批寧國
府原無額設　馬通判該府六縣只南陵宣城二
縣有管馬縣　主簿二員餘無管馬員額查得吏
部選簿額設　員皆有定數如係添設皆於職名
之下明註帶　管馬治農等項各色累年選官皆

有掌印官筆跡可查如有錯誤原行官員自合認
罪此銓司定例也通判葉□的係本部尚書霍
署部印時選授並無填註管馬職名節查本府開
報官員文冊並無管馬名色及查撫按造報賢否
冊亦無□□判此必偶然錯寫細看案驗原行
俱係此□隸山東河南地方官員何故獨添寧國
一府縣□錯行通判葉恭係本職先年選授自合
爲伊查□□□差誤自合爲伊具
奏認罪合移咨兵部都察院通查回報有無差錯仍行
寧國府轉呈巡按衙門知會待查明至日施行等
因蒙司案呈到部看得兵部查參或係吏典錯寫
字樣或係誤寫府分姓名以致失誤不然則先年
選過官員稿案具在寧國府並無管馬通判職員
該府只兩縣有管馬官並無總部該司何從查參
及據巡撫衙門回稱官員賢否冊並無開註管馬
名色的爲錯誤無疑及原行勘合並無
旨意或係奸人詐捏亦未可知有各項差錯例合查明方
可施行爲此合移咨貴部院煩爲查明原參緣由
憑何冊籍開註管馬名色如係吏部原行差錯本
職合具　奏認罪煩速查明回報惟復行令本官

暫去赴任以致兩誤該府轉呈巡按衙門知會施行
一據實辯疑□正倫序以杜妄爭以開後惑事據
南康大長公主□□世孫胡稻告前事批所告多涉曖昧
與原詞不同行該衛作急勘明連人送審
一公務事據□□西平涼府固原州儒學生員康詰令
家人康鐙告乞添撥夫車緣由到部批行沿路州
縣驛分應付脚力飯食不許違誤此係作興文教
事理勿阻遏
一
開讀陰監事據孝陵衛呈送胡琮等緣由到部批查伊
祖正統九年囑書嫡庶明甚胡宿胡稻重復捏詞
才許可惡又上誣厥祖不孝不義合參問罪胡相
先行起送
一爲崇祀忠賢以正人心事北城兵馬司申六合縣
觀音尼庵看得前庵坐近江邊商賈道經不絕尼
僧數多淫亂太甚該縣只以佛像鎮江爲辭故久
不行拆毀但江岸紆迴從有衝塌則此有礙□起
伏纔淫乃自然之勢未有假淫尼妖像可以禦患
者也古稱禦大災捍大患必忠賢遺烈查得志書
宋有岳飛韓世忠皆禦金狄往來江上勇烈顯著

唐有康大尹禱雨投河志切民隱
國朝有歐陽得恭宰邑忠政爲民衆思皆六合名宦之
最者有都督傅能策動邊裘行忿議貞定死節迹
藩皆六合鄉官之賢者以上忠賢廟食此土於禮
爲宜況生能爲國效忠沒必爲民捍患合將前項
觀音尼庵改爲忠賢祠一面行仰北城兵馬司官
前去會同該縣掌印官估計廢房共數若干除前
正堂一層立忠賢牌位外留大門一層及左右廂
房六間撥道士一名看守其餘房屋佛像盡行撤
毀估賣尼僧盡數査出就令還俗庶淫風蕩滌民

惑可解江鎮形勝亦不廢失崇禮忠賢名教亦有
裨補惟是本縣名宦鄉賢及有功江防前朝遺烈
尚有合祀而査考或遺者還行該縣會同縣學師
生查議詳報及塑像立主禮俗孰宜祠宇合用幾
座俱要備細議處
一爲化邪歸正事訪得京城内外尼僧庵院數多査
先年奉　旨僧徒化正還俗伏覩
聖上德意蓋厚倫理敦風化首務也所司全不奉行至今
庵院如故各庵尼僧外假清規以欺愚民内實淫
污以敗名教招引人家婦女禮佛誦經暗藏姦人
在内姦宿人知各家妻女入庵禮佛不知實陷室
與人姦淫風化大壞莫此爲甚合行五城地方盡
數査出庵院若干尼僧若干限十日内呈報以憑
酌處各庵銅像該城收送工部銷毀以備鑄造別
用具數呈部査考其供佛物器及各家前後捨施
財物盡聽尼僧各自均分庵院地基田土盡數報
部召人承買取價均給尼僧還俗以資養贍各尼
年五十以下俱令出嫁五十以上不願嫁者着親
屬領回相依居住敢有容匿尼僧漏報庵院先將
地方人等拿問尼僧聽令一月内歸還本家該得

地基田土價銀聽赴部告領地方人等不許嚇詐
尼僧騙取財物敢有光棍乘機擾害及強竊庵院
物件以致各尼失所許赴部稟告追治
一爲遵　聖制化邪歸正事訪得京城内外地方尼
僧庵院數多等因案呈到部査得私剏庵院共六
十八所詭名土地祠内窩尼姑與人姦淫共七十
一所年五十以上尼姑二百二十八名年五十以
下尼姑二百一十名指揮等官家爲妻女投庵爲
尼三十三名俱合遵奉先年
勅旨化正還俗土地祠原有佛像窩住尼姑者俱合拆毀

改作社壇或作社學又該守備衙門會議奏
請要將尼姑發充軍妻若得尼姑年五十以下或欲作配
良人若不預出告示遽發各尼配作軍妻或非情
願為此合先示諭各尼年五十以上不能配人者
聽各依親若作無親可依者赴部報名送養濟院
存恤五十以下聽自擇配為良人妻妾如三個月
後不肯擇配及無人肯取者發為軍妻庶幾情法
兩盡而人無怨悔各庵銅鐵什物及尼姑衣箱家
火般移之際或慮光棍搶奪許赴部告批執照有
搶奪尼姑財物者照律例重治各尼自擇配偶既

定許同親夫或父母到部告明批照免地方擾害
相應改作社學庵院許地方呈報以憑酌處定奪
再照指揮等官家屬妻女投為尼姑及侯伯士夫
之家寄宿尼姑皆干礙法例且玷行檢各尼有係
職官親屬及係勳戚侯伯士大家庇護者地方人
等參門禮勸各官自行分付各尼尚早還俗依親
居住為地方表率毋恃勢撓法以壞
聖上德化敢有隱匿尼庵被人首出該城地方官吏隣佑
人等通行參治
一為禁約事照得本部近奉
欽依毀拆各尼庵院及土地廟一切淫祠無非欲民化邪
歸正亦欲使各尼得所近據各衙門官員及生員
人等呈請欲將前項庵院改作公館社學候本部
議處停當准改明文至日方許改立毋得假公營
私因而逼擾取罪不饒其物料應該給尼者該城
查報至日審實准給或本部批行兵馬司量給數
間者各尼照依批詞前去拆卸搬運以為養贍所
資如五城官吏人等嚇要財物不與查報及地方
光棍挾詐搶奪各尼財物并攔阻不許拆運者許
地方總小甲人等拿獲前來或各尼赴部口告以

憑參問重治決不輕貸其各尼親屬或哄騙財物
以致各尼失所者亦許赴告究治不恕
一為申明禁約事訪得京城內外地方人家送喪猶
襲陋俗男女混雜郊外飲宴大敗風化奸豪恃勢
暗乘女轎變男作女反逆陰陽抗背
聖旨地方人等共相隱蔽不肯拿送相應參問姑從寬令
再申明今後凡遇男女雜沓送喪酒食該城指名
速人呈送本部究治有乘女轎即將轎夫拿送聽
發監候參請
旨處治如有隱護不報本部密切訪出先將該城官吏人

等參問重治不饒

一為禁防淫風以端士習事訪得南京士夫舉人監生生員有不崇行檢宿娼飲酒大壞名教各院樂工多僭侈服用居室器皿上擬公卿私買良家幼女暗養為娼以致彝倫斁亂士夫有經鄉飲為賓僎者亦公行宿娼飲酒為致之士皆恥與列為風化玷本部主禮教合行嚴禁為此出給告示於各院門首禁約今後但有衣冠士夫舉人監生生員宿娼樂工官俳色長即具實指名呈報以憑參問

原係官員奏

請定奪舉人監生生員即發為民各樂工收買良家子女為娼及僭侈服用窩誘官員舉人監生生員宿娼許地方人等舉首以憑查律例重治應天府每年鄉飲亦要查訪各項行檢不潔官員勿再濫請以辱賓禮庶於名教不壞士習必正各行應天府轉行該學知會遵守施行

一為

欽遵事訪得南京內外寺觀多窩無度牒僧道及年長已冠猶冒行童名色在寺出入不辯僧俗交通姦淫大壞風教查得禮部一本內開僧徒自願還俗者聽童幼不許擒入為僧題奉

聖旨依擬欽此該司備行各屬寺觀但有無度牒僧道俱限十日內各還俗如有已冠猶冒行童名色窩隱在寺併無度牒擅自披剃及各童幼擒送入寺亦限十日內自首免罪發還原籍為民幼童發還親族父母收養如十日內不肯自首不發還俗着各城緝拿及聽各地方首告該管住持及各僧道照律例治罪不饒該城仍多出告示禁約施行

一為清查娼籍以正倫類事近因樂工李勝收養娼女李婁喜被伊生母黃氏具告到部審得樂院多

暗買良家幼女養遇為娼各女幼長娼門習見淫穢久而化且安焉大壞倫理相應清查合行各院限半月以裏盡將樂婦名氏年歲備細供報所生女子自一歲以上者數供報仍供父母何姓名及年歲若干類造小冊送部以憑委官照冊查審或先年給批出外求食等項俱要開報轉發在外府縣照冊清查如有先年暗收在外良家幼女及買受來歷不明女子院限十日內自首免罪在京內外有幼女被人賣入院父母能認識者許具狀赴部告理以憑依黃氏事情刺指血証驗如

果得實將女發還良家樂工照例問罪樂工供報
不實不盡致蒙撥冊番出及被人首告亦照律例
重治亦不許地方光棍束機嚇騙捏詞誣告番出
治罪不饒合先出告示各院門首曉諭併開冊式
于後限半月遵行回報併行五城告示地方知悉

一為恤民勞敝事訪得近年來大錢客俱從玄真觀
普惠寺二處凡用椅卓器皿俱行兵馬司着落地
方夫甲借辦各該地方多是貧民椅卓俱從富家
價賃每賃椅卓兩張連卓幃或用銀一錢五分不
等如賃二十卓即用銀一二兩不等器皿或致損

失負累賠償經月不討次數兩處地方夫甲勞費
之困甚於徭差皆近三年乃有此役往前士夫錢
客椅卓器皿多自借辦地方無此困敝該城不敢
借此名色以擾貧民今流弊已成勢難遽革恤念
民隱士夫豈無此心哉偶未之察亦遂不知民勞
至是極也與工部會議共辦椅卓各三十張木部
查尼菴銀工部查無礙官銀工部置椅卓各三十
張貯普惠寺木部置椅卓各三十張貯玄真觀遇
各衙門錢客俱聽借用卓幃本是虛飾並去不用
器皿聽各辦酒主人臨時自備再不行該城借辦
椅卓用罷席主即將執事人停貯原處如有損壞
即日席主督執事人補償毋月朔日寺觀僧道具
椅卓有無損壞數目小帖赴部查考仍通行各衙
門知會及行該城不許假借顧賃椅卓器皿名色
擾害地方仍出告示禁約兵馬司吏役再有逼勒
勞擾許被害人赴部具告以憑究治庶省無名之
役以恤民困

一為禁約事訪得婦人送葬男女雜聚飲酒宴樂淫
佚縱恣大敗風化前已禁止今復盛行固由各城
官吏不肯用心防禁以致地方火甲互相容隱所

致亦由各寺院庵堂奸僧土工人等私創齋堂椅
卓招致各婦入各寺廟雜聚混會醉後恣爲非禮
婦女致有醉宿過夜乃回是何風俗今將訪實各
項庵寺處所椅卓數目行城着各地方將各椅凳
併卓及器皿限五日內盡數送部各僧及土工人
等一併送部究問仍出告示曉諭今後再有故犯
婦女送葬出城即將該城官吏地方火甲及喪主
并木夫一併參問重治不饒

一為禁約事示知各樂院樂工樂婦人等如有逃躲
出外查審不到及將別名老幼頂名替審將正身

樂婦不肯出官而邪待州審完日將不到婦
女問　充邊方軍妻或被人首發果係逃躲不
赴所人數俱問罪發賣逃移在外府州縣行文
所在官司查究如係兩京樂籍無名及逃躲不到
人數許所在官司審明問罪發賣申報各將樂官
樂工問擬縱容作弊情罪如有樂女嫁與在外良
人為妻為妾有親夫承認審究是實即聽成婚該
城地方不許言攪妨致樂婦樂女改過無路從良
無歸下情難堪合通行示諭樂院地方人等知悉
一為定服式以正風化事祠祭清吏司案呈據應天

府上元縣申照得南畿地方一時女衣袖大過膝
襖長掩裙似此不衷名曰服妖誠為有關風俗相
應禁革案呈到部看得長短之式男女異製女服
上衣齊腰下裳接於地承天也男服上衣覆裳天
包地也女衣掩裳女亂男也斁陰陽之分亂男女
之辨召災殃之變不止上有餘下不足為服妖而
已相應通行禁革改正京城內外限半月以裏各
家婦女舊有衣服各自改製衣限復腰袖限尺二
寸俱如弘治年間式樣如一月外不肯改正再行
婦女穿着違式衣服出外行往或赴酒席許地方

人等連人拿送到官首告即將本婦妖服給告人
充賞仍提夫男問罪娼婦限半月不改許地方人
等連人併衣服送官首告照前罰治給賞各機戶
致有織造違式段襖及縫匠為人裁縫妖服亦許
地方連段疋衣服送官首告即將段服給告人充
賞機匠問罪通行各省府縣出示禁革限一月內
通要改正再照婦女戴髻舊式高僅三寸尖首向
前正德初年京城女髻高至五寸首尖向後時有
婦人髻倒亂之謡卒召妖賊之亂陝人反面之應
也今兩京女髻俱已復舊惟弊風流及四方各省

婦女髻高五寸首復反向俗呼反面髻又曰背夫
髻雖一物細微關係風化亦甚不小俱合通行各
省撫按衙門轉行提學道及各府州縣掌印官均
有治教之責申嚴禁治先從衣冠士夫及監生生
員吏典之家省諭改正庶小民有所視效弊俗自
革如生員衣冠之家不能化正婦女則行檢不端
家教不肅可知也聽所在官司按法治罪生員吏
典作戲行黜退丁憂養病聽選官員不准起送赴
部此與服妖同關風化合通行禁革以回淳俗
一為乞豪朋謀吞霸　欽賜功臣田土措辦租銀致

害不得回鄉等事南城兵馬司申報遼東復州衛
指揮花時所告供靑看得花時之祖爲
太祖忠臣伊祖毋爲節婦祖妾保全幼孤有古烈士之行
皆於風化有補非尋常功臣而已贖前祀田
國初報忠之仁也歲久被奸民侵占官司宜爲申理所
以扶植風教非爲一武職王繪許騙僞捏假契旣
與花時字跡不同相應僉抹附卷以杜妄訴王繪
覇收過租利七百三十四兩相應追給花時收領
但彼旣歷歲侵分花費一時追併爲難量與再減
一半則彼雖再稱災荒亦無詞可托矣胥繼宗旣

稱在縣承佃前田合咨巡撫衙門查處如果納租
在官相應免追其田還給花時管業王繪脫逃移
咨法司拘追究治低銀二十兩布段等物估價若
干着花時收領田土房屋如礙墳墓立限拆卸棺
柩即遷別處其田聽花時另召平民佃種不許王
繪嗇黨覇荒該司備行各該衙門處置犯人王相
等送南京刑部該司收問施行
一爲乞救孤貧被奸逞倒誣害重役事南京欽天監
食糧天文生李燿蓓昇狀告看得南京生理甚是
蕭條居民甚寡差役甚煩設立甚多體統不一人

自行法擾民之弊甚劇小民旣有府縣衙役夫馬
正差旣編養馬戶又編各項鋪戶親外郤並勞逸
相遠民何堪命百姓屢告重征行頭累害又告布
行鋪戶麵行鋪戶停罷鋪戶不知各項鋪戶供應
何等衙門買辦代賠何項錢物各該衙門如有公
用皆有公價不知何人倡爲如官價皆足不損於
民則民有物貨爭前以求售爲用鋪戶爲也今編
鋪戶不問其家曾否備賣何項物貨責之代買輸
官及告領官價十不償一以致細民動輒破家是
朝廷設官責之惠民乃反以殃民也儒生諒不爲此或

照察不到吏隷作弊欺瞞官司百姓受累以爲當
然官家害民亦若常例京城且如此何以責在外
奸貪之夫哉合行劄仰備查各項鋪戶奉何事例
編造供應何等衙門買辦因何致民賠賍價值累
民破家仰令各項鋪戶名色應否編造或係害民
之政止利貪官無益
國計即行査革鋪戶名色各衙門缺物應用聽市上平
價收買不許責鋪戶買辦以杜侵剋害民之弊仍
多出告示普使官人俱告以憑參奏治罪爲民除
患自當任怨合作速施行

一為乞憐孤貧被奸違例誣告重役事李耀鼎昇等
再告該縣不得張主審得各項鋪戶買辦工部物
料俱係責令買料上納隨行領價貧民揭債上料
富民乘機勒取倍息復遲數月方准領價加價買
料減價領直弊不可言吏隸措取使用庫官剋減
秤頭人重紙行頭買戶部紙劄止給鈔貫准還紙
價民領鈔貫高閣無用揭債買紙啞口償息是致
鋪戶累年受害査得北京戶工二部料物俱招商
上納人爭趨利鑽刺請托乃得附名商籍何北部
上料人競營求南部逼民歛怨若此也今京城僅

兩縣百姓豈能堪合京官員和買之害又編鋪戶
名色俾之黯啞輸困如正役然豈
國家立法保民意也合通咨會議仍出告示許被害人
具實赴告以憑
奏請處置少甦民困
一為査將老疾不堪供祀事南京太常寺呈有得樂
舞生須年力精壯人物清秀禮度閑熟乃可充選
近年只挨次頂補緣道士人衆樂舞生缺少挨次
補到年已衰邁不堪供事欲通行考選又慮後來
公道不明人競鑽刺及致爭擾今將挨次送到狀

必瑩等一十六名姑從舊例准補各缺前去供事
又該本觀送到道士吳禎術考得字畫精通禮儀
閑習年力方壯可候下次收補以示獎勵仍行該
觀凡有年力相應字書諳曉禮儀閑熟者許赴部
報名候考如無礙考之人方聽挨次收補必兩法
並行又權時斟酌乃為無弊議挨次以待常才考
選以勵異才且得青年之人及時供事合行議處
回報施行
一為祭祀事照得古之祀禮質明行事慮昏暮不肅
敬也今

宗廟祭祀亦昧爽行事
孝陵祭祀近日行禮太早致各官皆三四更出城京城門
禁關係甚重深夜洞開非所以慎不測也今議遵
照禮式凡
孝陵祭祀俱黎明辨色太常寺遣執事人員視各官到齊
方請主祭官行禮各官同時序立庶免昏暮參差
失儀之咎各官俱以五更三點出城守門官軍不
許早開城門以慎門禁合通行知會施行
一為廣醫業以精治療事祠祭司案呈看得醫道關
係民命術業不精誤人為甚近年各醫生不讀素

問難經本草東垣丹溪等書以致認病不真用藥不效合行該院着各見在食糧醫官醫生講習醫書待考及民間醫術俱要報名在院聽候考驗術業果通方准行醫各處民間子弟願習醫術者亦聽赴部報名行院查審明白記名候考術業不通黜革 除名見在食糧醫生考選不通經業照依學校停廩事例停住月糧候再考定奪庶幾人精本業術濟實用不誤用藥致傷民命合就行院遵照施行

一為乞軫憐分豁貧苦事祠祭司案呈訪得土工齋堂皆盜竊棺材板木造作卓凳待人送喪招誘婦女混雜飲燕淫褻凶穢莫此為極如祭祀借用送喪椅卓器皿是褻瀆神明鹿鳴宴用送喪椅卓器皿是汚饜賢俊鄉飲酒用送喪椅卓器皿是穢瀆耆賢皆名教所諱法律不容者也各衙門曾否借用難便查究惟各土工假借鋪戶名色招誘婦女混雜酒食敗傷風化又稱供應官司各項椅卓名色凡沾化理合行府將各土工鋪戶名色盡行革絕通行合用椅卓器皿另行處置仍行各城盡查各土工齋堂椅凳卓櫈什器追完送部併拘各土工解送究問以警頑猾施行

一為遵奉查報南京僧錄司申稱能仁寺僧官 批僧錄司官係總管領直隸内外各僧徒而設非專為能仁寺特設僧官也況僧錄司設在天界寺缺官相應各寺住持從公考選起送能仁寺僧乃埋没歷年考選定例缺官即自保舉將職事名器視如囊中物以致選授不公主教非人每次吏部授官領憑之後又廣用財賂買職吏稟官另給帖照名曰掌瑜伽教挾以惑衆奸贓互市考選典例遂廢沒不舉而僧挾奸罔利莫此為甚前日率衆妄保僧徒俱合參問緣干人衆及褻瀆已久相應從寬祖岳情雖可惡亦因前人作弊誤犯所致惟法不可盡廢合將抱告僧祖傳併祖岳送法司問擬應得罪名用警其餘以為後法

一為乞批轉照以杜患害事江都縣娼女孫氏告從良機兵名籍未除等情批查明機兵身役米係因娼編充今又別無各項因充人丁即與豁免仍行該府凡係流娼於南京樂院原無名籍俱聽從良如不肯從良猶自娼籍騙惑良家子弟及藏養良家幼女為娼所在官司訪審係良家女發伊親完

聚係娼名娼籍察實發賣作踐逐事女

一為私剏僧徒招集無籍故遺私創敗壞風俗事祠祭清吏司案呈看得華嚴寺崇寧庵久無僧徒田地俱係顧氏紹朗等隱占本部未查之先刹歸顧氏執與查考及王相首發該縣知縣周仕又申稱要將原田盡給紹朗等執業並無佑價召買之說本部准令紹朗等每名量給田二十畝該府委官會同該城查勘又稱山田瘠薄有將田二畝作一畝有將三畝作一畝給僧者則田本瘠薄可知餘田館行召買未見估價回報則價自不多人難議

估可知又該刺天宮沒官田四十畝召人承買江寧縣申稱無人肯買則句容縣田無人願買可知今春盡及初農耕時月田無佃上必致荒廢致誤糧差若如該縣原議將田盡給無牒游民以資狡猾執若分給士夫以勵風教丁都憲清貧相應議處南京庶介士夫亦宜崇重合行該府轉行該學查南京致仕士夫除雖敦清節或家業頗過者不給外有素修廉潔歸閑貧乏者會伸生公衆將本田盡數分送承佃雖纖微田業不足為潔士重輕名義所存或為世風勵勸被之盡給奸氏義同不俾田得早佃耕農不廢糧差不誤又為便益除咨巡撫衙門會議外合箚本府查照轉行巡按御史知會仍一面行學速將合佃田官員姓名開報分給一面行縣責原日耕農各照舊耕種毋失農時待各分佃明白耕農自與佃主議納租糧差役俱毋廢誤施行

一為私剏僧徒招集無籍故遺私創敗壞風俗事祠祭司案呈看得南京士夫清介自礪者衆不止該學所舉數員而已惟官品既崇祿入亦厚或世德繼美或恩廕嗣休或祖業素給不俟他助惟致仕

都御史王大用叅政胡　副使李　顧璘僉事邵績用之美著於居官清廉之節驗諸家食至或旅居於外弗克同鄉或開館授徒取給朝夕或貧無以為家或妻喪弗克歛瘞相應給授前項沒官田土以敦節介以激流風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箚付本府查照先今事理即將查勘過華藏寺崇寧庵沒官田土畝實稅共十項零每員給送二頃肥瘠高下聽自品對虛實稅糧照數辦納上不失官司稅役下無原佃從宜相處所以表勵清節激勸來哲非以是為利也該府備云給帖分送各

官家人收領前去照帖分管前項田土辦納原額
糧差仍行該縣將紹朗等原戶稅糧盡數割與王
琟等五戶代納免致奸民假稱稅糧名色捏情別
處告擾併行撫巡衙門知會共崇清節用勵世風
具行過緣由回報備查

渭厓文集卷九終

渭厓文集卷之十

南京禮部公行

南京禮部儀制司爲辯回邪明是非以破詐術事
准南京刑部江西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送准都察院
咨前事到部送司奉此已將咨內人犯通行南京都
察院經歷司并南城兵馬司提解各犯到司聽理外
但咨內所奏事情未經行查難便審勘爲此除稟堂
外擬合就行爲此合用手本前去南京禮部該司煩
爲查明該部凡遇慶賀進
表有無容令皀隸樂工交

龍亭前後及直行甬道厲聲恐喝曾否令兵馬弓兵日候
宅門有無擅受花時傳寶等詞狀批行各衙門問理
及於私宅突起高屋四望撻轎人員令家人拿問是
否并拆毀寺觀係理各處衙門并曾否奏請逐一備
查明白希由過司以憑施行等因准此案查先爲禮
儀事每遇慶賀進
表拜牌等項俱該南京都察院差監察御史二員赴部
糾儀嘉靖十五年十八二十七日拜進
元旦表文有國子監監丞劉紀乘馬突入二門已經御史
糾舉有案又該本部節次申明禮制自

龍亭陳設之後正堂至大門皆屬御史糾舉後堂官吏屬
本部約束若有皂隸樂工交錯
龍亭前後及直行甬道喧聲恐喝通該糾儀御史即時糾
舉本部並無干預又經題
欽依南京大小衙門九四品以下文官務遵先年題准事
例各要乘馬不許乘轎亦不許揝乘女轎等因本部
出給告示發仰五城兵馬司曉諭禁革如有故違許
令捉獲參送節據東城兵馬司捉送違例擡女轎南
京鴻臚寺署丞廖遜送問訖又有溧陽縣縣丞周懋
光乘女轎經過本部門首被皂隸與同東城弓兵登

時捉獲蓋本部住宅皆係官房公署與東城兵馬司
連街有把則本城自能捉獲弓兵吏役有公務徑到
公署聽候分咐亦是舊規不用家人協同緝訪本衙
雖有小樓一座下一層高一丈零六寸上一層高九
尺八寸總高二丈零四寸固非藉以遠望而遺例乘
轎人員亦不須遠望乃見事理易曉也如有家人緝
獲何官擡轎即是効勞自合優賞但未有其人不可
妄列又該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付內開嘉靖十六
年正月內奉本部送據遼東復州衛指揮花時狀告
始祖花雲　國初命守禦太平與偽漢陳友信對敵

死忠祖毋郜氏死節侍人孫氏伏義撫孤事功具載
皇明開國功臣録宋學士神道碑文李東陽樂府五倫等
書荷蒙追封為東丘侯
賜塋應天府江寧縣水橋并賜守墳民人潘俊等十戶田
地山塘一千五百畝後曾祖花正
欽調遼東復州衛掌印遺下前田被徽州府民人王繪勢
豪百戶胥繼宗買通里書馬繼祖李匆李巳等朦朧
占種見在墳起蓋房屋二十間墳樹砍伐一盡有辜
朝廷報忠恩典具告到部看得忠臣節婦例屬本部
太祖皇帝欽賜祭田亦屬本部分咐去打通狀數日花時

哭告稱通政司不准又分咐再去告數日花時告稱
王繪是徽州富商胥繼宗是西衙門主文賄囑通政
司吏沉匿不行本部乃為批行中東南三兵馬司會
同查審回報奉本部批看得花時之祖為
太祖忠臣伊祖毋為節婦祖奕保全幼孤有古烈士之行
皆於風化有補非尋常功臣而已也墳前祀田
國初報忠之仁也歲久被姦民侵占官司宜為申理所
以扶植風教非為一武職而已王繪詐騙偽捏假契
既與花時字跡不同相應塗抹附卷以杜妄訴王繪
覇収過租利七百三十四兩相應追給花時收領但

彼既歷歲侵分花費一時追併爲難量與再減一半
則彼雖稱災荒亦無詞可托矣肯繼宗既稱佐係承
佃前田合咨巡撫衙門查處如果納租在官相應免
追其侣還給花時管業王繪脫逃移咨法司拘追究
治低銀二十兩布段等物估價若干着花時收領田
上房屋如礙墳墓立限拆卸棺柩即遷別處其田聽
花時另召平民佃種不許王繪暗黨覇荒該司備行
各該衙門處置所據花時事情一咨刑部追王繪田
租一咨巡撫斷還花時塘田忠臣烈婦之典本部原
行如此若曰花時訴詞通政司吏典應否沉匿本部

應否查理則非所知也嘉靖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該南京已故守備太監傅容家人傅實告爲姦徒抗
斷砍伐墳樹拆毀官房違法盜賣等事已經陞任尚
書湛若水行查衆開外續據武學生員傅尚仁狀告
前事與傅實先告事情相干本部看得家奴叛主游
僧害正皆礙名教合併行查審要見丘得今住傅容
房宅是誰契賣若無傅容傳家的筆文契則傅實等
俱是家奴豈得擅賣主人宅舍又稱祭田三頃有零
近年花利審究是誰入己傅實即今係誰户籍應當
何項差役應否開發另立户籍當差以杜後爭逐一

查審明白徑呈法司收問仍將呈送過緣由具呈回
報該司通查前後案卷該城查審施行等因是所
受傅實訴詞係本部尚書霍　未到任之先與本官
無干續准傅尚仁訴詞則因傅實原案相連法宜准
理者也又查得嘉靖十六年五月初七日本本部送
准禮部咨爲毀淫祠以正風俗事該本部題前事内
開案查嘉靖六年十月内該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
士桂萼等題稱尼僧道姑本以女流托名戒行官司
每略之而不憸遊民貪利之以爲奸故晝閉外門夜
開内戶地方莫敢誰何惡少窺以出入爲盜竊淵藪

使男女群房其爲風俗之害治道之累有不可勝言
者題奉
聖旨卿等説的是京師尼僧道姑庵寺數多男女混雜誠
爲風俗之累令該各官會題前因相應查處合候
命下行移南京禮部遵照嘉靖六年本部題
准事例轉行各該衙門通查庵院若干所除相應改造公
用外俱照例拆毀房屋基地變賣價銀入官支取公
用該部仍遵照前
旨出給榜文痛加禁約今後敢有私自創立庵院者照例
治罪等因嘉靖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本部尚書無

翰林院學士嚴嵩等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查得嘉靖七年爲陳
聖制以裨至治事看得霍韜所奏係洪武永樂正統景泰
年間舊制永樂年間凡僧告襍兒以妖術惑衆曾亂
山東洛川及賊何鸞漢等聚衆誦經稱彌勒佛教亦
作亂陝西雖曾殺害地方攻陷城池後俱擒滅今本
官歷陳舊制蓋思患預防之意謹列前件酌爲事條
仰副
聖明崇正黜邪孜孜圖治至意等因嘉靖六年十二月二
十二日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方獻夫具題奉

聖旨各處僧道無度牒的都准查革今後再不許開度并
私創寺觀庵院其餘罷欽此又查得嘉靖十六年爲申
明條例關除異端以光聖治以資國用事看得給事
中李棻建言無非仰體德意俟
命下本部行各有司欽遵　聖諭化正僧徒自願還俗者
聽民間童幼不許捨入爲僧題奉
欽依准擬欽此備查前後案卷折毀尼庵係近奉題
准事例化正僧徒係節奉
欽依事例今則尼庵畧毀而未盡僧徒未及化正僧寺未
及折毀俟施行有緒另自通行知會爲此除稟堂外

合付前去本部儀制清吏司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准
此除稟堂外擬合就行爲此合將查過緣由合用手
本前去南京刑部該司煩爲查照施行
咨南京兵部刑部都察院巡撫鳳陽都御史
南京禮部尚書霍　爲馬船積年害民夫甲通同伴
當假內官名色加取折乾銀兩酷害州縣驛遞事本
職於本月十五日卯時經過邵伯驛據該驛官吏驛
夫人等訴稱本驛秋季止領官銀七兩今已恭應過
三十餘兩皆係揭債包賠極苦無伸昨十四日被南
京司禮監官張禧赴京進貢回還順帶小內官任住

等十五名前去南京居住共關文兩張只合乘坐馬
船兩隻被不知名馬船夫甲交通名官伴當家人辛
雄李彪任山季倉赫泰李泰武倫崔泉劉榮魏昌李
雄張王張明王春吕已方春宋林王理李忠等多用
馬船八隻夫甲一百餘名皆係積年光棍幇助各官
聲勢綁吊驛遞官吏違法取財既取人夫拽船又要
折夫銀兩廩給口糧加倍折銀又要隨船禮銀又折
門厨皂隸等銀多開名色酷財無厭綁鎖館夫二名
去訖皆係馬船狡猾夫甲教誘爲害等因已經分付
將被害實跡申呈撫按衙門查忝治罪去後又據南

郵州印信手本開稱各官多乘馬快船八隻見撥夫
八十名各伴當辛雄等通同船甲强索折夫銀八兩
二錢五分又據高郵州盂城驛印信手本開稱各官
大廪給一分例該銀二錢加要銀八錢中廪給一十
五分共米四斗五升例該銀四錢五分加要銀一兩
五錢口糧十九分共米二十八升五合該銀二錢八
分五釐加要銀五錢七分又要隨船禮銀四錢又要
貼門厨銀三錢四分人夫二十名過關米二斗此係
高郵州一處除人夫及　米外共被强要過銀一十
二兩三錢皆據各印信手本開報仍檢查答應過印

信簿籍相同又據界首驛印信手本開稱本驛原係
中站額無廪米亦被强要大下程銀六錢中廪給銀
一兩七錢折口糧銀五錢七分隨船禮銀四錢貼門
厨銀一錢共要去銀三兩二錢七分人夫二十名過
關米二斗又據寶應縣印信手本開稱各船共撥過
人夫八十名又要折夫銀八兩五錢撥過皂隷十名
又要折皂隷銀二錢六分折快手錢七百八十文又
據寶應縣安平驛印信手本開稱被索過各項銀三
兩一錢六分人夫二十名過關米二斗此又寶應縣
驛共被索過銀一十一兩九錢二分及錢七百八十

文皆據各印信手本開報查審相同除前數
明另行外爲照內官任法害民固由家人伴當助[illegible]
聲勢亦由狡猾夫甲教唆誘引或索詐得財夫甲與
伴當佼匿入已內臣不知情或一半送內臣一半各
夫甲伴當俊分亦不可知凡治惡先治黨與然後爲
惡者孤狡猾夫甲百十爲群縱橫河道如虎傷[illegible]
以內官伴當假以內官聲勢共不畏人肉而自之[illegible]
希矣爲國保民孟先嚴治有紀綱管轄之任者詐不
能已於心也除各伴當家人查據關文已有姓名但
多訛錯合行南京司禮監查明提問馬快船八隻夫

甲一百餘名無從查考合行南京兵部車駕司查照
首從分別情犯重輕量行提問将法外加索贓銀盡
數追還入官查照律例治罪如有干礙各內官聽其
實跡請自
上裁如或內官原不知情只治伴當夫甲悉置之[illegible]
惡者亦足懼黨與亦或孤矣如各姦或以地遠無詐
不肯招承或設姦扳告各州縣驛遞官吏人等到京
對理衙門圖[illegible]報復以枉從[illegible]則[illegible]贓妆行各衙門
印信[illegible]本[illegible]爲照驗另爲具奏[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或轉行撫按衙門查[illegible]或[illegible]

首一人前往各衙門取印信簿籍查審人証具在彼
即啞口無詞矣慎毋拘牽多人入京對理以墮奸計
此爲　國守紀綱不得不嚴爲　國保民不得不愁
切爲此合通咨前去煩查照施行

牌行徐州兵備道

南京禮部尚書霍　爲馬船積年害民夫甲通同伴當假
內官名色加取折乾銀兩酷害州縣驛遞事先據高郵州
等處開報南京司禮監內官張禧進貢回還順帶小內官
任住等一十五員前往南京居住原行關文二張例合用
船二隻人夫二十名被南京馬快船光棍夫甲誘引不合

違例多占馬快船八隻分外多取各項銀兩酷害州縣驛
遞細訪皆因積年馬快船夫甲橫行河道酷財稔熟以致
各內臣出京爭先投見接引到船任意唆誘綁打驛遞官
吏凌虐州縣百姓皆夫甲唆幫如無夫甲內臣只伴當數
人豈能單拳行兇及查關文又無夫甲姓名以致撫按不
能究問除已移咨南京兵部備查各船夫甲的實姓名分
別首從情罪追究外今自清河縣起至除州止逐處又吊
到應付過印信簿籍備查出張內官經過多取折乾銀兩
多寡不等各令開具印信手本備照看得沿河州縣百姓
疲敝只應荅夫役已自不堪若又加取折乾銀兩敝民何
以堪無厭之欲爲此牌仰徐州兵備道備由申呈撫按衙
門轉行南京兵部從重究治以警貪猾地方獲安須至牌
者

告示

禮部尚書霍　示仰州縣驛遞等衙門但有指稱本職兄
弟子姪親戚故舊奴僕有所干托詐騙財物索取夫馬等
項即便拿問光棍罪名仍具事由實跡開過招情順付馬
路來京查考若有內外文武大小官員公差人等經過例
外多索夫馬及折乾廩給折乾人夫強索銀錢布絹等物
亦開具實數用印信手本順付馬路來京查考

嘉靖十八年八月十五日示

牌行徐州

禮部尚書霍　爲禁約事仰本州即將發去告示照式翻
刻多印數十張給發沿河各該衝要衙門張掛遵守仍具
刻印過張數發給過州縣驛遞衙門領狀行過日期類繳
查考須至牌者

詹事府公行

詹事府主簿廳爲比例查革積弊以甦民困事奉本
府劄令近見兵部題稱太僕寺寺丞吳世寶公差多
索馬匹等情奉

欽依擬問實係革弊恤民之多　該太了
書同掌府事霍　其奏為民困事內開南了
官張積例外多乘馬船八隻船頭夫甲害民索財
馬路困弊公差官員法外害民等因奏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除馬快船夫甲害民索財情由
經都察院行南京都察院查究外尚有馬路困弊
經查處近據良鄉縣固節驛等衙門開報各官例外
多索夫馬車輛驢頭等項累害貧民尤有甚於其冊
寶者有用馬十五匹者有用夫二百名者有逼取奇
贓折乾錢者但係公差俱不開外今將無關文例不
該應付人員案過所驛夫馬合查的確姓名此照見
世實事情參
參治罪公差官員例外多索夫馬亦合申明律例嚴加
禁約庶貧民不致重困京例可保無虞也案仰該部
行兵刑二部司務廳呈堂查參禁治施行奉此擬合
就行為此除公差官員例外多索夫馬不開外人將
嘉靖十八年十二月嘉靖十九年正月二月各項非
公差官員擅用夫馬人員挨開一二合用手本前去
兵刑二部司務廳呈堂查照禁治施行
為查究司官抗沮

聖旨欺罔弄權事
谷吏部先該本職具奏官員遷轉資格禁革贓吏奉
聖旨內閣乃朝廷輔導大臣調元替化朕自能酌處其餘
事情着該衙門查奏着實舉行不許輙拘近例私狥人
情懲戒贓吏着都察院申明律例不許隱護欽此吏部
奉　旨一年不惟不舉行且不查奏該本職又奏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為照本職先年屢奏係奉
欽依着實舉行及吏部看了來說事理有左侍郎何　推
托署印官難便議處後彼該司沉匿不肯禀堂着實
舉行隱蔽到今合行檢舉奏
請查究再照吏部四司先年雖附內閣圖陞京堂姦弊雖
行猶未大肆今則外依內閣之權中亦暗售私意舊
規推陞官員自驛丞巡檢而上至府縣兩司官員皆
三堂聚坐查資叙簿參酌考語衆稱允當乃議陞擢
議出公堂難容私弊今惟郎中自與尚書陰議暗陞
左右侍郎俱不與聞致物論諠騰謂欲陞官先納賄
舊規大選官如太僕寺庫官會同館副大使惜薪司
副大使宣課副大司等官皆考中高等方得選授今
則納銀千兩或賄閣下或賄郎中不復公堂考選徑
與密選各省贓官考滿至京納賄千兩即選升道行

一取推官知縣多先通賄贓跡已[illegible]亦不黜[illegible]
堂外托稟命閣下內實陰交郎中考察官員納賄者
雖貪不黜閣下親黨大貪不黜奸弊叢委不可勝詰
皆吏部四司專據京堂之譏之致也
聖主在上日尊政治吏部總百僚贓弊如此欲百官庶節
不虐小民不[illegible] 國脈不負
聖主望治之心伏乞前二疏係本職原奏奉
欽依着實舉行今不惟不行及益贓弊如職不忝察言官
不知弊積之由無舉察者矣除另行具奏外合咨原
案大略移咨貴部煩查照施行

大公集吏部[illegible]

上汪誠齋

啓考功司送到覆貴州撫巡本[illegible]冊四閱之覺司中
原稿詞語太長欲爲借易一二字句恐非舊規生也
竊自閱念將至老先生供奉使之役代勞効愚固分
內事恐外人不察久諸生爲借越故此請教竊觀孔
子稱鄭之爲命必更四人之手是致詳審精密各盡
所長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夫應答諸侯之辭且謹重
若此乃今疏奏上達
宸嚴下敷邦國承式百僚可不慎重乎歷年舊規只[illegible]
吏草率之詞恐非所以
朝廷重辭命也春秋之時子產在鄭雖鄰國之賢莫或
有過之者則邦交之辭子產之才可專任之矣乃必
草創於裨諶又復討論修[illegible]然後從而潤色焉竊謂
虛心無我如子產者可為百世師矣況復當國則一
國大事子產獨斷之夫豈[illegible]可循必兼取四人之長
而不自用大臣之度如子產亦可為百世師矣區區
得執鞭于長者之後毋欲效其懇悃然踈涉舊規不
敢苟且謹具此請命不盡

汪誠齋冢宰手帖

生昔在刑部凡看堂稿必左右二堂先看然後尚書
乃看別部則不然意者以刑名爲重務故耳然六部
之事孰非所謂重務者而獨刑名云乎哉況對
君之辭尤不可不加之意也部中相襲舊規實失之矣孰
事思慮及此正所以救其失有裨於
國有裨於政有裨於生之不及一衆而三善并焉區區
明爲而不樂從也哉淺陋固不敢企望子產之賢然
古今人心一而已矣子產獨不可學耶繼自今望執
事凡百開心見教更不必以爾我芥蔕於胸中古人
所謂用人之善樂善之誠區區實有之但愚直之性

或所見不同則不能不力爭耳然亦未嘗不反覆擬
量必求其是而後已也若以生但亦如俗人之見猶
或有嫌疑於其間則非執事所以知我也何如何如

與張甬川少宰

啓生昨日不自知其不肖輙有所請于誠翁方自懼
當得唐突之罪不意誠翁乃大賜開納且面督生曰
凡事正須各極其見共效忠于
聖明勿爲矜蓆生退避再四翁又曰余正恐諸君曲意相
狥不盡言相正助或陷於有過且索生所閱司稿已
詳討論脩飾乎未也生對曰未敢率爾須對甬川再

議乃敢復命蓋部中掾規凡陞黜官員只郎中與尚
書密定可否兩侍郎只唯唯而已矣疏已謄正胥人
送兩侍郎云云侍郎又復唯唯而已矣在該司只吏
胥與郎中密定可否員外主事亦只唯唯而已矣甚
則疏上報下員外主事猶不得從後唯唯者故諺曰
侍郎不如正郎員外主事不如胥吏又曰媚奧媚竈
微古之弊也正德年間凡權要人爲小人竊售美官
不求侍郎尚書只搖一順于郎官云云郎官即密遂
權要人順旨于尚書尚書無不聽從者小人賄求美
選不求尚書侍郎不求郎中主事只密賄贓吏則贓

吏納賄或陰通郎中或巧設機械美官無求不得弊
也久矣今誠翁好陞選官必公堂參酌未嘗暗聽郎
中密啓未嘗偏主已見百年積弊驅洸之如拂塵公
純廣大之德超出前列生已竊歎私幸贊服不容口
矣覆題章奏翁復許生董竊贊下風樂取人善翁之
留度于産不得專美矣惟淺陋是懼無以報稱翁之
德意外人無知或疑生誼爲僭權抑恐後人緣是遂
各執己見不肯相下會議一堂如聚訟然流弊遂有
不可勝救者生也竊念雖甚不肖幸得從兩賢之後
百年斯文氣誼之投之會莫有過焉者則凡行事宜

爲遠大慮垂後程式毋貽誚于人謹以誠翁昨所賜
柬及生昨郵見呈上高明賜裁酌焉今推陞選任官
已是大公掃盡舊弊雖有權人賄人亦無能爲已惟
是覆稿誠翁議許先送兩堂討論脩飾然後呈正堂
潤色固得孔子嘉鄭之意矣誠翁已度越古人矣生
與執事謀所以自處以不負誠翁督教之盛心凡章
疏覆奏有議處者該司具草生與執事竭其一端之
愚聽誠翁采焉如斯而已矣言之當理乎否也惟誠
翁取裁不敢膠執己見必惟吾言之從也蓋竭其愚
者輸誠於翁也所以忠於職也不膠己見擴大公也

有職分之體也正卿亦能取法誠翁凡事分理于員
外主事勿一已之私自用選官作缺陞調恭勍各竭
其聰明各效其公忠不倒柄於猾吏不售私於暗室
吾見誠翁風化始於吏部被於四方天下萬世仰大
公而承式生與執事亦竊下風之譽幸焉何如何如

張甬川少宰手帖

讀手教兼與誠翁往復書何幸復見古之道於今日
僕雖愚敢不策駑以從觀正大光明之業之有成也
爲臣之道以
君爲父也僚長爲兄也天下之民爲赤子也凡可以撫赤

子而娛父母則爲之奚暇於兄弟之間分彼已哉但
事長之道則有所謂恭所謂遜所謂從云者而執事
一書之間恭遜藹然可謂曲盡而無遺矣不勝敬喜
之心敢以是復

汪誠齋再柬

啓昨日承教深感執事不以淺陋見棄欲力挽而納
之於善故不肖遂歆服樂從草草數言奉復蓋事
君之忠涖事之敬同寅協恭之道自常如此顧未有如執
事能開誠佈公如此見教者不肖是以深服執事之
同於古人而敬感之無已也甬川翁所論爲臣之道

蓋將合執事之心而先得我心之同然者矣邊伯玉之
欲寡其過而未能事君以用人爲職不能如伯玉之
寡過豈獨爲伯玉之罪人乎抑不肖嘗思之人之言
曰用人之善猶已之善用人之失猶已之失此言雖
美猶未盡也必曰人有善吾能用之則已之善又加
於人一等矣人有失吾不能救則已之失又下於人
一等矣如此存心而後庶幾也何如何如

張甬川再柬

觀誠翁再答手簡真冢宰之言也末後用善救失數
言尤更精釆令人發深省也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

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
于庶人今日職業亦曰多吉士吉人以上媚
天子下媚庶人云耳如是而
皇天后土亦可媚而享也吾僚友之所以相媚亦孰有大
於是乎

與張甬川

汪公開心見誠號曰誠齋斯名稱情哉行將梓之廣
公之光明正大之心之德於天下也何如何如

兩廣事宜

○韶州六縣雖時有寇竊不爲大害惟知府嚴督知縣

及督巡捕督巡檢等官時加防備小有出沒即時捕
捉則不貽大患又有司巡捕官多贓濫不法苛虐小
民欲弭盜安民先嚴治贓貪官吏至急也
○廣州府屬縣若連山陽山多交通桂陽上猶彬州等盜
又多江西人在地方放債害民激變良民甘於從盜
○若清遠從化番禺增城龍門地方連接賊巢不可勝
述近皆勦平須嚴督守巡督府縣官時常防備小有
出沒即時捕捉勿致養寇又得府縣良有司單人單
騎巡歷各邇近賊巢地方誘諭之使之十家爲甲百
家爲堡互相防檢有患互相救助有不足互相周濟

路徑之險要立爲寨堡俾鄉民共守焉每鄉百家立
一鄉老以誨諭鄉人鄉立一社學以教子弟防之密
導之寬化之以漸賊巢可永無患矣
○若新寧新會恩平陽江瀧水賊巢亦不可勝述近亦
勦平夷賊殘黨時有出沒亦惟嚴督守巡兵備巡捕
等官嚴加防守小有出沒即時捕捉勿致蒙蔽勿致
養寇貽患仍得良有司單人單馬巡省其地凡鄉村
百家諭之立一鄉老十家爲甲百家爲堡立一社學
誨導之有出入不明行跡可疑者鄉民互相覺察勿
相貽累行之有道化之有漸雖盜區可化爲樂土也

○若惠潮之境程鄉之盜多通贛州和平大埔之盜多
通汀漳海寇自漳州浮洋海入潮惠潮近年未息須
嚴督守備備倭守巡等官分督府縣有司各於寇賊
出沒路徑嚴加防守海賊由浮海入潮水口嚴加遏
截沿海衛分地方亦衛官嚴加督責如縱賊入境輕
則拿問重則參奏降黜仍得其有司誨諭鄉民十家
爲甲百家爲堡互相防守險要路徑立爲寨堡鄉民
自相守護仍鄉立社學導之禮義亦化盜爲良之要
也若肇慶之羅旁綠水若懷集若西山若高州茂名
石城連接鬱林若欽廉等州上通廣西山賊極多亦

時出劫賊巢極多亦極深險須嚴督守巡等官嚴督
叅將把總等官時加訓練兵快防守要害賊或出沒
即時防勦或徑搗其巢穴或截其歸路俾出無所得
入無所歸此其大要也
○羅旁綠水之賊七八十年矣爲害深矣有司不肯議
征非不能征不肯征也如調兵一二千駐鬱林調兵
一二千駐欽廉又調兵一二千駐高州陽春各擇要
害據守又自梧州練兵據上流之勢然後調廣州兵
從德慶入新會之兵從瀧水入鬱林欽廉高州之兵
各遏截賊奔走之路又號召平民使自備斧斤隨大

兵之後凡賊巢林木聽斬伐焉羅旁綠水之賊參
可平也此大要也進兵之路再查審可也
○西山賊前年刼高州破城入焉有司不才素無防守
之備故也今賊已勦平惟賊巢險曠無以處焉後將
滋蔓不二十年賊之生聚復衆復爲地方患有議調
廣城肇慶達官入鎮壓焉有議立屯兵屯田其地者
壓焉有議招廣西狼兵入居鎮壓焉有議招復叛新
民立爲保伍聯爲鄉落鎮壓焉四策必有一得審擇
焉必有宜者
○新寧白水之賊屢勦屢肆增城從化清遠番禺

之賊雖近勦平惟姦民逃罪多入匿焉善後之策
經理其地立爲保伍伊互相聯屬而就約束乃久寧
○若廣西斷藤峽若府江若慶遠宜山若容縣皆賊之
巢穴近年陽明用兵之後賊亦小歛然防之少懈則
突然出刼復爲地方之患須嚴督副總兵參將守巡
兵備等官使之開報某府州賊巢若干某賊巢若干
某賊恒年刼害某地方出沒從某路徑今爲防禦之
策須如何盡善某地該調兵防守某路徑該調
截某處賊該密機擒勦逐事開欵逐欵作圖送
使賊虜巢穴常在目中扼險制勝之機常熟

又嚴督副總兵而下各守地方各加防禦諭之曰如
有失誤即參奏請
上裁籌之精論之熟將佐以下莫不用命則賊聞風自戢
爾如或恣肆出刼督副總兵等官分路據險或徑搗
其巢穴或截其歸路使出無所得入無所歸則久自
困畏也
○若田州及各土官衙門皆不敢爲地方患惟彼土夷
自爭土疆自相讎殺或爭襲職自相讎害皆戈自攻
夷於我中土無與也惟是文官不知事體常挑其釁
而利其爭或襲職不與保勘致久積怨恨或差旗牌

人役調起土兵因而求索或差去人役求不滿欲回
而媒其短或守巡把總不才官利其財而搆其罪則
土官地方遂日多故矣須痛察往弊鎮之以安靖焉
土官可坐而定也
○若東莞若香山若順德沿海之民多爲海寇或一夜
刼掠數千家或聚衆十數飄據海洋官兵不能追捕
皆守巡官不能防之於微故也須嚴督守巡官督府
縣有司申明保伍之制每鄉立一鄉老自相督攝十
家爲甲百家爲鄉出入互相周知行檢互相覺察寇
盜互相守禦則沿海之民自不能挺身潛踪獨爲盜

冦不幸有聚衆飄洋拒敵官兵者又須嚴督守巡嚴
督府州縣巡捕官嚴督沿海衛所官據險以守凡賊
由海入刼俱有海港扼海港控制焉則入刼無路久
自困矣復嚴防內地奸民乘時射利與賊交通餽之
米肉餽之衣服酒食餽之利器械賊無內交久自困
矣復嚴督守巡等官嚴兵控扼沿海之山凡沿海之
山多出山泉流爲溪澗其水清其味淡可以烹食賊
人飄據洋中洋水醎鹵食之則瀉洗手面則皮肉潰
如官軍控制山澗之泉使賊汲路絶焉久自困矣此
其畧也尚有客籌須面議

○若民壯之役往年僉大户一名爲之凡糧七十石出
民壯一役有十户集糧七十石者二十户集糧七十
石者凡糧一石出銀一錢糧七十石者集銀七兩足
募一人應役矣往募役多市井之人有司多私役焉
夫民壯之僉所以補兵之缺也今不用之補兵之缺
乃供有司之私役甚失初意矣夫糧一石出銀一錢
民之供易易矣豪户或加取焉或頑民不肯輸併重
累于大户焉皆失初意矣近年嚴禁有司私役禁之
不能止也乃歳徵役銀于官用募驍勇之民補兵之
缺謂之打手此法之可守者也近間慮大户多取于

細民或民頑不輸偏累大户凡民壯之役之徵之銀
秋糧輸納之期併徵焉亦法之可守者也
○若驛遞之役毎驛遞夫頭若干名凡夫頭一役編糧
七十石凡糧一石徵銀二錢五分中制之極準也惟
驛遞官恒苛索夫頭見面銀過客或倍取夫遂爲夫
頭極害近年徵銀于官按季按月時其給焉立循環
簿稽焉過客不得倍取夫驛官不得苛索弊少革哉
矣惟夫頭有加取細民之弊頑民有偏累夫頭之弊
近年夫役之銀亦于秋糧隨徵焉亦法之可守者也
○若近年徭差須行各府州縣議爲常式上則官司末

有承準吏胥不得逞奸下則小民悉知大數不爲姦
人所罔然後因役定制曲防其弊乃民之末利也
○若遞年徭役之病莫病於舉人赴京索預編人户鄉
官赴京水手亦索預編人户蓋徭役往年審編之法
凡田一頃編銀五兩若惟徵銀在官則民甚便利矣
然有力差焉如庫子廪給之屬田五頃編廪給一役
審編之例銀二十五兩而已矣及其供役也有用銀
百餘兩者田二頃編庫子一役編銀十兩有零而已
矣及其供役也亦用銀百餘兩故姦民凡遇徭差之
年即賄姦吏營充預編人户納預編銀則各色重役

可以暗嫁於愚民之無求者矣舉人鄉官亦利預編何也凡田一頃正例銀五兩舉人赴京路費例銀二十兩該田四頃彼若索之預編人戶可倍取焉預編徭戶寧倍輸於舉人鄉官毋供役於廩給庫子盖輕一分則寛一分之策也惟姦民多營預編則愚民必多受苦役利在舉人鄉官倘及良民甚不可也南海一邑歲之應試舉人新舊自名有零編用四百頃則鈌四百役是舉一年四百役之苦倍堆于愚民之身也愚民良民不重可憫乎舉人路費成化以前無有給也自張東所抱重不輕應試巡撫朱公檄有司勸

之儧贐之路費之銀十二兩遂著為例凡舉人赴試官給銀十二兩正德己卯毛鳴岡巡按加銀十六兩凡鄉官赴京有司勸贐水手四名銀五十兩皆厚之道也嘉靖辛卯吳允祥巡按加舉人路費銀四兩總合之為二十兩尤厚也惟是各色之費皆取之無礙官銀可也如必於預編取焉是割良民以悅士夫也士夫如必於預編取焉是割吾弟兄以肥吾身也吾何忍焉

○若各徭役若巡司弓兵役之輕者也編銀三兩及其蒐諸人也乃用銀十五兩加五倍矣蓋巡檢索見面銀致之也蓋嚴禁焉許該役之民赴訴焉弊斯革矣

○若南海縣禁子亦役之輕者也編銀五兩其供役也費銀四十餘兩買上司刑具累之也蓋改議上司刑具支贓罰銀買用勿累禁子弊斯革矣若使司贓罰庫子廣州及各府庫子各縣耳房門子皆編銀十二兩其供役也遇官之廉者焉銀費十二兩而足矣不幸遇贓官焉費銀二百兩猶不足者矣甚則役未滿而家已傾者有矣密訪嚴治焉許民赴訴焉弊斯革矣又凡欲知屬官賢否察其差役之重輕已可驗其槩矣

○凡審編徭役只儘見在丁糧編泒焉勿許潛留剩餘人戶徵銀以資貪猾勿容加報丁口以病良民此至要也

○預備倉斗級役之輕者也乃有守支十年不得支放為斗級極累者夫十年守支則三經查盤已爛耗損皆責斗級取償且罪之是以惠民之法為厲民之具也蓋議出陳易新之法凡稻穀積至三年率多腐爛南方地濕故也宜著為令凡稻穀在倉三年不用以賑者俱於青黄不接之月平價糶賣以利農民俟收成豐登如須儲穀乃用前銀糴買以充焉如或三年

之間又有新積之穀則前糶之銀儲之庫供公需焉
則積穀得爲實用斗級不被久困固兩利也
○若秋糧弘治正德初年糧一石只銀五錢而足今糧
一石加銀一兩乃是里長之取諸小民也則尤甚焉
稱之米價自昔至今大率相若然往年價止五錢今
加一倍何也由管糧官自通判而下皆有饒利故也
盍竆究其弊懲焉今贓汚官置諸法焉吾民之利也
盖必復米價凡一石銀五錢乃爲無弊
○香山順德番禺南海新會東莞之境皆產一蟲曰蟛
蜞能食穀之牙大爲農害惟鴨能啖食焉故天下之
鴨惟廣南爲盛以有蟛蜞能食鴨也亦以有鴨能啖
蟛蜞不能爲農稻害也洪武永樂宣德年間養鴨有
埠管埠有主體統畫一民蒙鴨利無蟛蜞害焉成化
年間韓都御史不知鴨埠乃所以利農也疑埠主爲
豪戶侵牟小民之利者也革去埠主聽民自畜鴨焉
利細民也細民聚黨駕船千艘莽之地縱鴨踐食農
民之稻大爲民厲官司惡鴨之病民也禁畜鴨歲八
九月撫巡官督州縣官捕畜鴨之民然而畜鴨之民
以鴨爲命合黨併力以拒官兵或賄諸仕宦之家爲
之淵藪主官兵如獲畜鴨之民則民無保家之望如

脫而不獲也則遁而爲盜地方遂日多故矣前守曹
仲玉熟知積弊因陳巡撫王議復洪武間鴨埠之制
定地爲圖法極詳密百世可式者也只東湖與曹守
不恊竟毀其法爲久大之利宜復曹守鴨埠之法曹
守之法洪武之法也只查故籍舉行焉自爾盡善不
須再講求也曹守鴨埠主選民有恒產者爲之謂其
有恒產斯有恒心也又畜鴨之地皆曠漠波濤之境
也小民聚黨頑不可制非有恒產之民頑民不可統
馭也曹守鴨埠之圖專以弭頑民之畜鴨者大爲農
害故凡農人之稼被鴨損食者專責之埠主埠主責
之畜鴨之民如畜鴨之民縱鴨傷稼可按名責償由
埠有定主田有定界不出戶庭而頑民自不敢肆也
曹守鴨埠之圖雖以保農稼亦以禦海賊故其令曰
凡海賊刼人財搶人稻穀各埠畜鴨之民恊力擒捕
如不擒捕治之罪故鴨埠之法行海賊亦小戢矣惟
有司時振紀綱乃無流弊
○曹守鴨埠之制若遂行焉畜鴨之民惟遵埠主約束
也矣不求仕族爲之武斷蓋仕族武斷爲畜鴨之民
之淵藪小利啖之也宦家子弟見小利忘厚禍陰爲
畜鴨頑民窩主頑民恃宦家子弟爲水山恣惡無忌

因畜鴨而殘民之稼民不敢告曰其宮族主之也禍固不小矣復因畜鴨而爲刼盜蹤跡張白則宮族受玷不小矣故鴨牢制行則民有定業牢有定主不附麗宮族爲之庇覆宮族子弟亦得冡溢保全衣冠之策也惟宮族不知其爲保全門戶之利也必毁曹守之圖以遂其私又曰如立牢主則畜鴨之利牢主戶之因而妬忌之遂訾曹守之策此則不思甚也

○若欲察有司之賢否惟察其所徵之糧有無加取于民而已蓋有司贓濫則糧一石昔費銀五錢今費銀一兩下通攬戶上賄督糧等官姦贓橫行莫之禁矣不可不加察也（此弊在編僻州縣尤宜察）

○若欲察有司之賢否惟察其編審差徭有無加取于民而已蓋有司贓濫則庫子門子廪給等役編銀十兩或致民倍出二百餘兩者矣韶州弓兵有一役費銀三十兩者矣則巡捕官苛取見面之弊也諸如此類凡在偏邑尤宜加察

○若欲察有司之賢否惟察其聽訟有無冤濫而已矣蓋有司而昏焉詞訟皆吏胥主之生殺出入吏胥暗持權焉官雖無私然昏暗之弊其禍吾民已甚矣有司而贓焉凡獄情重輕惟視賄入爲之準吾民有黒

死無訴者矣有司而酷焉憑一醉怒械箠數人死于堺民雖寒心亦視之如常例然也其守愈介殺人愈多禍亦甚矣有司而軟焉獄事不斷淹禁愚民或因小事禁而殞命軟官雖無殺人之心然權遂下移則爲民厲亦甚矣凡覽詞狀有此四端則有司不職可知也故於民詞加察焉有司之賢否可見矣

○凡察詞狀先明大體戶婚田土須告之縣及府人命盜賊須告之憲司此定制也然有縣官府官兩司官巧爲蒙蔽下情誣不申者則巡撫巡按不得兼聽並納惟申喻之曰凡戶婚田土之訟非兩司聽斷冤枉者勿越訴非地方盜寇非贓汚官吏害人非官豪勢要害人實跡勿越訴如愚民濫訴焉察其情理而爲之處焉抑又因以知有司之賢否（察謂察其經有司問斷有無冤枉非濫訴皆謂濫受也）

○東莞順德香山之訟惟爭沙田蓋沙田皆海中浮漲之土也頑民利沙田交爭焉訟所由棼也善斷者凡訟沙田皆沒入之官則訟端永息矣何也沙田者海中之洲島也先年五嶺以南皆大海耳故吾邑曰南海漸爲洲島漸成鄉井民亦蕃焉南海開邑皆寔饒沃土矣今也香山順德又南海之南洲島日凝與氣

俱積亦勢也頑民利洲島交利互爭訟所由起有司
所不能斷者也如遇沙田之訟即按其籍曰爾田何
年報稅如果增報稅額有益國賦也按籍給之永業
無籍者沒之官若曰吾所承之業從某戶某田塌陷
代之承補者也則姦民之尤也宜勿聽仍斷其田沒
之官則姦同難售而訟亦可省矣是固聽沙田之訟
之策也又曰凡訟沙田皆沒之官則沙田之訟自息
耳蓋沙田皆海中浮土原無稅業是民所由爭也語
曰一兎在野衆共逐焉無主故也積兎在市過而不
問有主也海中沙田野兎之類也其爭也逐兎也沒

之官召民承買而取其價以供公需絕訟之術也
○若欲察有司之賢否惟視其於市於民之物之貨有
無和買而已矣贓官賤直強奪民物命之曰和乃刼
奪之恭也由是仕宦家遂得專利小民欲經營生業
者無措手矣乃嘵嘵然曰宦家專市利嗟乎有司不
和買小民均得營市利宦家烏得專之故市民失職
有司和買之爲厲也有假公役公費而和買者陰盜
公帑歸諸其室曰雖和也爲公也欺心甚矣
○若欲察有司之賢否惟視其衙有無工匠而已矣汚
官之心利百工物器凡百工匠日役焉赤手供事謬

口應官作料物和買諸市工匠日殘坊甲供其需日
役百人則百家困
○若欲察有司之賢否惟察其稱糧役之銀有無作弊
加取通弊也
○若欲察有司之賢否惟察其進見俯仰之節入公門
鞠躬古也今而見
天子鞠躬禮也乃見巡撫亦鞠躬磬折是撫巡之尊同
天子也受之者僭也彼靦顏鞠躬無所於恥焉非小人之
兇觚觀有司之賢否觀其禮之中否可矣
○若欲察肇慶叅將守巡以下官之賢否觀其處羅旁

綠水之盜畧見之矣羅旁綠水之盜稔盜也有司視
之如嬰兒啼則擲之梨栗無敢拂其情者盜所由恣
而國忌也如必征焉上也次則絕通由頑民勿資之
魚鹽制其死命然後許之互市馴服之上策也
有司而不宜豎王措抑互市之禍王措抑之禍通山
頑民鼓之也不可不慎
○若欲知備倭以下官賢否觀其處番夷入境畧見之
矣東南夷皆由廣入貢因而貿易互爲利市焉中國
不可拒之以自困惟佛朗機之夷則賊虜之雄也不
可不拒因拒佛朗機併拒諸夷非策也爲今之策在

諸夷之來則受之在佛朗機則斥之否則厲兵以防
之示之必誅應機失得賢否辨矣
一察院准狀發府推官或知縣審過應否准理乃稟准
行甚是塞下情蓋詞狀中不有千礙皆不得達
一各衙門發老人取供或應事吏典取供甚是作弊瞞
官害民
一各衙門造冊書手積年主文甚是作弊害民
一遞年審錄只憑畧節揭帖則究情難達蓋獄情招由
有與原狀情節兩不相對者閱獄審囚非查原狀則
後來支蔓詰及無辜是故畧節揭帖不可盡憑

一嶺南詞訟惟教唆之姦人可惡生員猾吏罷閑書手
皆開門教唆以致詞訟日繁
一生員賭博入市飲酒大敗行檢須禁治以正士習生
員教唆尤甚壞心術
一司府縣庫子門子責之供應各官日費動則傾家幸
立法處置
一巡司弓兵如責之親當巡檢毋役索拜見銀十兩或
五兩不如照舊追價雇打手為便
一民壯已經裁巡按定例隨糧帶徵其法甚便聞近又
改革不知如何蓋有司不肯依期徵納以誤支應又
或慢令致期驟徵於青黃不接時月致民騷擾然後
鼓騰法立不便之說致上司誤信耳如肯隨糧帶徵
量分三限或五限俾民不驟擾則決可行也
一驛遞水馬夫役亦已隨糧帶徵革去夫頭惟夫頭革
去則驛官不得拜見銀又上司經過不得例外奉承
故爭言革去夫頭不便姦人詭頂夫頭姓名告願親
當以誤上司幸察治
一新設三水縣只便於迎接巡撫然路當四衝害民寔
劇今官司以術籠民未役之當夫接應民未告病再
十年民不堪命矣

一先年陶三廣公從高州開一河直達肇慶功垂成矣
為人沮止今因前緒而繼焉可不大費而成求利蓋
雷廉高欽地方所以蕭寂由水路不通商販不至故
也開此河則四郡皆為沃壤寇盜不治自弭也雷廉
積滯之粟由河至廣則廣城因以資裕地利至要也
一順德前哲有西溪張先生夲由御史任太僕少卿侍
郎尚書致仕家業不增于舊之毫寸惠州前哲有廣
漢張先生律由御史知府都御史侍郎以卒家業亦
不增于舊之毫寸今皆零替久則墳墓不守兩先生
皆不及三年考滿者歷三品二品之階皆不蔭及後

人如有賢明當路留意往哲以勵世風援許楓山例
爲之請予
聖朝各加褒叙以勸清節亦名教之助幸也

蕭巡按東之告示准狀式

一告爲人命事某有父兄夫弟男某前往某地方被某
用棍刃拳打死某處致命傷痕某人見証具狀上告

一件貪污官吏事某有某役事被某官吏計綑取銀錢若干具狀
上告

一件勢要害人事有某倚某官勢要逼取財物占去田地逼取妻女有
某見証具狀上告

一件城情事有某通同某於何日夜前去某家强竊盜得
某財物若干某實跡可証具狀上告其餘式不及盡
錄自此狀式出教唆之風不治自息而獄訟亦少云

一各州縣取各巡司官吏離去所守衙門出城聽事則
原設衙門爲虛空無主矣甚非舊制

一各上司取聽事官吏太多徒無益

一去年陳巡按到潮州驛官以破敝之舟迎焉甫行二
十里舟滑幾覆陳公怒問故對曰載公莊去夫頭無
人脩理將以復夫頭也陳公且怒且復夫頭竟察知
驛遞之奸不納變法之說亦明也已

一徵糧須該縣掌印官乃無弊近年丞簿皆賄幹徵糧
通同攬納害民

一各倉官通同管糧通判等官作弊收納淋米取耗銀
弊不可言

一各官司和買客貨假公濟私脩理衙門和買物料尅
銀入己幸密訪

一布政司解京料舊例均搭平配內府料難上納者人
配一項工部光祿寺料易上納者人配一項輕重均
適奸民不得避重就輕良民不致全解重料近聞奸
吏受賄盡壞前例奸民用賄全解輕料良民獨被重

累幸查吏弊改正

一順德某知縣打死平民一千餘命皆用毒棍從致命
處決死故平民到縣只打二十棍即出門死矣今皂
隸習熟往日手勢打人俱從致命處下手凡打二十
人無不死者合查某知縣舊用毒刑皂隸通問罪革
退良民乃得保命

一某知縣未選官時先在京揭債到任酷刑逼財償債
上司反加旌獎近日進士舉人選出多揭債與債主
同行聞有進士未選時揭債一千選後又揭九百到
任後即該償本利四千百姓如何不受害幸密察

家訓前編

序

先是正德丁卯嘗著訓凡二十篇將以保家也今刪潤凡十四篇兄弟子孫世慎守焉將永保家也附錄三篇家之推也於戲立家極難敗家極易祖考嘗爲其難矣兄弟子孫毋爲其易也哉念哉念哉保爾家哉嘉靖八年己丑仲冬朔八日韜題

合變男女異路圖說

凡硃福男子由焉墨福女子由焉陰陽之別也男門由前女門由後外內之別也人授兩室女從毋子從父夫夫婦婦子子女女止其所也男街直達女街後轉遠別也男止中堂女止寢堂慎則也女門重錯謹也家人之義大矣哉

田圃第一　只列其綱而已目詳見家訓

人家養生農圃爲重末俗尚浮不力田不治圃坐與衰期述田圃第一

倉箱第二

有田則有粟粟入有儲聚之于公以稽歲入散之于用以稽歲費不可無統紀叙倉箱第二

貨殖第三

居家生理食貨爲急聚百口以聯居仰資于人豈可也冠婚喪祭義禮供需非貨財不給叙貨殖第三

賦役第四

食土之毛荷天之德不思效報禽獸奚擇世之頑民竊利自肥不供正賦恒有辜殃是宜懲叙賦役第四

衣布第五

衣以周身寒煖之用朴雅是宜不先勤勞布帛何獲叙衣布第五

酒醋第六

喪祭之用賓親之交酒醋之用不可缺也惟立之式俾無濫叙酒醋第六

膳食第七

飲食之節有家之常惟小人恣口腹之慾以破其家亡其身敗其妻子大傷風化宜立之式俾勿越叙膳食第七

冠婚第八

冠婚之禮人道大端末俗尚浮以侈相高遂至破家宜立之式俾勿越叙冠婚第八

喪祭第九

喪祭之禮人道之終過不及非也宜立之式俾勿越

叙喪祭第九

器用第十

器以利用有家之常上下之殺禮所生也昔舜為漆器諫者二十人紂為象箸卒以覆敗帝王器用猶不敢侈古之道也況於庶民乎欲恒保家朴雅是宜叙器用第十

子姪第十一

家之興由子姪多賢家之敗由子姪多不肖子姪賢不肖莫大於勤惰奢儉其教則由父兄世之不肖父兄以禽犢視子姪多事姑息致子姪多不肖以敗其家不可不戒叙子姪第十一

蒙規第十二　全録

家之興由子弟多賢子弟之賢由乎蒙養蒙養以正豈曰保家亦以作聖叙蒙規三篇第十二

蒙規一

童蒙以養心為本心正則聰明故能正其心雖愚必明雖塞必聰不能正其心雖明必愚雖聰必塞正心之極聰明天出士而賢賢而聖雖資下愚亦為善士曰養心有要乎曰有其目在下

頭容直 勿傾聽勿側視

口容止 勿露齒勿宣咲

手容恭 勿散手勿拃臂

足容重 勿疾行勿蹻服

貌必肅 謂見於面者勿懈惰

容必莊 謂見於身者勿放肆

氣必舒 應對須和柔勿急遽倉皇

色必溫 勿暴厲

視必端 勿回顧側視非禮勿視

聽必謹 勿聽戲言勿聽淫語勿聽歌曲

言必慎 勿出惡辭勿出譏語勿言怪異勿戲勿欺

動必畏 舉凡動手開目出話低要畏慎

坐必正 勿倚毗物棘肩在坐自然不倦

立必中 勿跛倚勿俯首勿仰面

行必安 勿疾行勿躐步勿先長

寢必恪 勿伏睡勿裸體勿晏起勿晝卧

規曰頭口手足身之物也貌容氣色身之章也視聽言動坐立行寢身之用也統會之者心也道之所以流行天命之所以於穆不已也童蒙習之持之悠久不息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下學上達聖人也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程子曰聰明睿知皆由此出

蒙規二

一曰孝親凡人家於童子始能行能言晨朝即引至尊長寢所教之問曰尊長興否何如昨夕冷煖何如習成自然迨入小學教師於童子晨揖分班立定細問定省之禮何如有不能行先於守禮之家倡率之童子良知未喪最易教導此行仁之端也

二曰弟長凡人家於童子始能行能言凡坐必教之讓坐食必教之讓食行必教之讓行晨朝見尊長即肅揖應對唯諾教之詳緩敬謹自幼習之亦如自然迨入小學不別貧富貴賤坐立行俱以齒晨揖分班立定必問在家在道見尊長兄長禮節何如有不能行敦切喻之先於守禮之家倡率之此由義之端也

三曰尊師凡人家於童子始能行能言遇有大賓盛服至者教之出揖暫立左右語之曰此先生也能教人守禮可敬也由幼稚即啓發其嚴畏之心迨入小學易於遵教為師者晨日禮服與諸生肅揖後言動視聽容貌氣色敦切曉誨使之勉勉循循動由矩度此嚴恭謹畏之所由起而動容周旋中禮之基也

四曰敬友凡童子始能言能行教之勿與羣兒戲狎晨朝相見必教相向肅揖迨入小學必教之相叙以齒相觀為善更相敬悌勿相褻戲言勿戲咲勿戲動善則相學惡則相諫勿相誹詰勿相誇競古人於所交所益不小令人於朋友所損不小由童稚教之所以養存正性遏人欲循天理之基也故不曰親友而曰敬友云

規曰孝親仁之始也弟長禮之節也尊師義之則也敬友智之文也仁義禮智心之畜也童子皆之所以正心也鳶魚飛躍活潑之妙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規三

一曰誦讀凡訓童蒙始教之口誦次教之認字次教之意識口誦即教之遍數使勉勤精熟認字教之先其易者如先認一字次認二字先認人字次認天字之類意識即教之就其所知者啓之如孝即事親之謂弟即事長之謂之類行步拱揖皆有至理起居食息天命流行孔子之中中天天周旋中禮只在日用常行之間而已初學便須告之曰即此便是聖學工夫使之心思意識日長日化勿强其所未識優悠漸漬雖愚可明

二曰字畫凡童子習字不論工拙須正容端坐直筆楷書一豎可觇人之立身勿偏勿倚一畫可觇人之處事勿

楷勿斜一ノ乀如人之舉手一挑剔如人之舉足須莊重一點須如烏獲之置萬鈞疎密毫髮不可易一繞繳如常山蛇勢寬緩整肅而有壯氣以此習字便是存心工夫字畫勁弱由人手熟神會不可勉强取效明道云非欲字好只此是學

三曰咏歌凡童子十歲以上每日寅至卯誦書辰至巳上五刻習字巳下五刻至午上五刻歌詩未至酉誦書凡歌詩五人一班歌詩三章俱歌正雅正風第一班歌則其餘俱端坐肅聽由二班三班歌遍即止歌者出位拱立聽者居位拱肅命十五以上童生二人糾不如儀者

初犯誨之再犯罰出位拱立三犯罰跪四犯斥出十歲以下聽而不歌十八以上朔望大合歌乃歌朔望合歌十八以上一班十五以上一班十三以上一班十歲以上一班歌遍即止俗有作詩作對者每十日以五日習之餘五日歌詩蓋歌咏所以啓發志意流動精神養其聲音宣其湮鬱滌蕩其忿戾之氣培植其中和之德習之熟積之久氣質潛消默化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四曰習禮凡人家童子始能行能言尊者朔望謁祠堂及謁外室引童子傍立使觀尊者拜揖之節然后漸教隨班後拜又教以古人坐法迨入小學朔望懸孔聖像教師帥諸生四拜選直班二人糾故不如儀者罰誦書一百字童子十歲以下日巳刻教之學古人坐法使知古人收斂身心之要十歲以上十五以下日班分二人習灑掃凡應對須和適唯諾須肅敬進退須謹慎十五以上每月朔二日望十六日習冠禮婚禮祭禮射禮喪禮年終一習以孤子爲喪主暇日講明可也童子於禮由幼而習以至於冠步趨食息皆囿範圍則非僻之心不能投間而入中和之德日益純固資雖下愚亦可以寡過矣

規曰誦讀所以致知也字畫詠歌習禮所以游藝也

致知也者開明心者也游藝也者存養心者也童而習之長而安之勿助勿忘之妙也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彙訓上第十三

守家惟勤與儉由爲庶人爲士爲大夫卿佐道則不同本諸勤儉一也循禮安分道義之門敘彙訓第十三

祠堂詩

穆穆我祖鞠我後人視我後人支由體分我子若孫我弟若昆念爾所生勿替爾祖之心

子孫兄弟皆體祖考之心雖欲相薄且有所不忍矣

凡人之生均出父母我為父母乃有孫祖何今之人自有
弟兄無念所生而利之爭兄弟利爭肉骨戈兵

（如兄弟同出父母自能體父母之心又知同族兄弟同出于祖自能體祖考之心雖欲爭自不忍矣肉骨戈兵由不體父祖之心之故也論此詩良心有不感發興起者乎）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翕閱如商如參兄弟商參不念
爾父母矧念爾祖穆穆我祖念我孫子同屬于毛同離
于裏

（妻子兄弟其親一也乃厚于妻子薄于兄弟此不體父祖之心之故也至是天理滅矣人而禽獸矣故又極言祖考之情以感諷之）

兄弟離矣妻子肥矣我之孫子亦我儀矣教誨我子善我

師之昆弟利爭勿我似之

（我厚於妻子薄於兄弟再世子孫亦厚其妻子薄其兄弟而已矣我為祖考則不願子孫如此我為子孫乃不體祖考之心乎不思甚也）

穆穆我祖有儼其臨我弟及兄而子及孫皇皇駿奔式念
祖心匪也潔牲庶也臨歆

（祖考享我之祭非以我能潔牲也由我兄弟式念祖心也曰庶也臨歆希冀而不敢必之辭然則不念祖心者雖祭神不享也不孝孰甚焉至是則詞愈婉而情愈切矣）

穆穆五章三章章八句一章十句一章十一句

家訓續編

序

庚寅之歲著家訓一編大槩防檢之式多誨
意少也丙申之冬予來南都有鄭氏者卞氏者
以居求予訓式焉卞生峽復求訓梓焉予語之曰
吾訓止訓予之家也若而之家非所及也風土異
習俗異尚侈儉異好性趨異適予猶不保予子孫
不予悖也況於子之家乎卞生曰非敢全式也所同
者意也所異者跡也請式意略跡焉予乃授之前編
又惟防檢之煩不如誨諭之諄切也而或興起於言
外也而或不俟於防檢也著續訓十六篇次一曰雍
睦願吾子孫式張鄭而戒薛氏之子弟也薛氏有薛

包猶其賢乎次二曰友愛上願吾子孫式姚若劉而
戒牛之妻次三曰友愛下願吾子孫式劉邑張閎而
戒崔之族次四曰敦睦願吾子孫毋不幸有繆之弟
之婦陳之嫂李之妻惟族之睦基於家述司馬氏柳
氏顏氏鄭氏之詒格言作家教家之基謹於閨門述
司馬氏文中子鮑氏鄭氏之言之行作婚娶由閨闈
而門庭子弟也者所以保門庭者也作子弟由子弟
而孫曾玄逾遠逾憂作子姪昆弟子姪之保家莫大
於儉作儉德儉以齊家慎以師心可賢作慎德慎
德至矣子孫不式[illegible]身凶家遺祖之羞作嗣世不肖

子孫不嗣祖德自災乃身祖德無纇子孫世凶德纇
祖享祀祖爲絞蒐作世載穢德凶禍之徵善德之思
作奕世儒宗儒崇篤行行崇清德清德保家作奕世
清德凶禍之致福德之積若有召機實天之理作陰
隲我祖啓跡嗣世續德我後人思述無斁作先德十
六篇叙曰續訓也者述往行者也述格言者也述先
德者也往行也者懿行也格言也者懿言也先德也
者懿德也我後之人毋忽之哉語有之曰先行其言
而後從之又曰實勝善也拚惡著善人視肺肝我後
人念之哉

雍睦第一

古人睦家族如張氏陳氏李氏楊氏崔氏鄭氏皆足
效式薛氏感焉叙雍睦第一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
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
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恊
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
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忍字固慮家變並家與相繫是非得失苟不相忍乖
爭之禍所由起而家之所由斲析也是故家欲保家
以忍爲上若家長治家是非曲直宜斷之理而裁之
義否則厲之法而間之官治之刑典家乃齊肅是故
忍也者爲家衆言也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
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

百犬共一牢食其家衆之聚可占也一犬不至諸犬不
食其家之和可占也犬猶可以和化人顧不如犬乎

温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家法久而不衰者惟故李相家子
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
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
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
宗諤所制也

深家之善在有官俸祿不入私室又在婚姻喪葬皆
有常數又任子弟各掌其事子弟不肯掌事雖有家
法孰與守

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有弟二人曰椿津昆季相事有
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
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
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
津扶持還室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逾六十並登
台鼎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
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
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肆州椿
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或若未寄不先

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麻同爨庭無閒然

家人相聚須敬其所尊乃有統屬乃能表率子孫故兄弟之聚以敬爲主而和以出之如椿津之事兄播可以法矣又曰只如楊氏兄弟自可垂式萬世

椿孝芬魏孝文時兄弟孝義慈厚孝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

能致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公之極也諸婦亦相親愛公之化也

鄭紹叔字仲明梁武帝時爲驍騎將軍後入爲衛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糧

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

鄭紹叔之行可爲子孫出仕者之訓居官俸入不歸公帑不惟家族厚薄不均亦啓爲仕者貪心蓄所入皆歸公帑彼仕雖貪無益於私已也不惟敦睦亦可訓廉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褒其門文嗣歿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

鄭氏在宋時同居至元又至我朝凡十餘世天下稱曰義門鄭氏同居久而不爭亦惟嚴而有恩而已矣

薛包性至孝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人家不幸至此薛包其賢乎嗚呼我家子孫無願有賢如薛包者乎無願有不肖如薛氏子弟者乎

友愛上第二

族之睦本於家家之睦本於身姚萇趙孝陳饒奴謝述劉德可式牛弘友言可戒敘友愛第二

秦主姚萇字景茂襄之弟也隨襄征伐襄敗于麻田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

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

此爲變故切不暇自計已私者也世人小小利害即爲身謀不恤骨肉可以勸愧矣

趙孝遭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飽肥賊大驚並放之

禍亂變故可見天性之真切趙孝者天性不斷喪者也世人生長安富反以私愛薄骨肉可以愧勸矣

陳饒奴年十二親亡寠弱又歲饑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十二稚齡能保全弟妹天性之真醇未鑿也世人有父母兄弟具在乃私其妻子者視之不愧死已乎

謝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兄純在江陵純[illegible]

述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漂流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述嫂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術號泣荅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為精誠所致宋武帝聞而嘉之

詩云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謝述之謂也抑求之原隰雖則識惡也未至没身冒浪求喪去死一髮間耳謝述抑猶難也世人有安平時猶不恤兄弟者獨何心哉

劉德奉元人父娶後妻何氏德事之如所生家貧傭工取直文錢尺帛皆上之四弟並何出德撫愛尤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為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

鄉里稱為劉佛子

富能不私其財猶曰禮義之教也貧能不私其財殆天資之美也彼讀書說理道㻋㻋如也乃內私其妻若子者視劉佛子如何哉

牛弘字里仁隋文帝時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恠問直荅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此一事有三善焉不以小故怒至親一也不聽妻言二也德量三也

友愛下第三

劉廷讓存弟張範存姪扈鐸保孤皆人難能崔挺感也敘友愛下第三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文帝至順初北方兵起民被殺掠廷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懷兵急廷讓乃棄已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事聞旌之

此患難急迫之際不暇為謀孝友天性隨感而發不及慮其私者也亦可為知私其子不恤兄弟子姪者之鑒

扈鐸汴梁蘭陽人叅孤育於伯父伯父老無子鐸為買妾歲餘産一女其妾性頗不慧熟寐壓女死又之伯父卒遺腹生一男鐸慾前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弟能食常自抱哺與同卧起十年不少怠弟有疾鐸夜稽顙星

手袞禱願鐸父子間可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日弟愈

可為私其妻子不恤弟姪者之勸

張範字公儀弟承字公先範子陵及承子戩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

此亦禍亂迫切友愛天真不能自禁不暇顧其私者也故曰乍見入井皆有怵惕之心人之性善於可見也

周顗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横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

徐曰阿奴火攻故出下策耳

此事不惟可勸反覆亦可占德量

崔挺字雙根幼居喪盡禮少敦睦[illegible]後頻年饑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illegible]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

人家子孫五世之後不幸如崔氏崔挺其賢乎抑吾子孫無願有如崔氏者乎或謂吾家子孫後世必爭爭則分分則諍正之官官不能正禍作矣今立必分之法若何而可曰由今至于五世不幸分也如四世分也從四世而分從兄弟列孝分產焉上而父下而子不與於五世而分從兄弟孝列者分產焉上而子不與也由五世而一二十世不幸分也曲尊年混不可世經宜從十五之一受田五十畝自十六年至五十分產焉或問如何之一十畝年四十五以上有子一人或二人年十六以上無子者曰凡子二人受田父雖四十不授子一人受田父年四十五不授曰年五十無子受田否曰授後由教田來供祠堂不分給

敦睦第四

繆彤自撾陳佮逐婦李充迸妻皆剛烈丈夫可式敘敦睦第四

繆彤字豫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數有鬭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繆彤固賢者也諸弟及婦亦猶可教者也否則鬭爭不化禽獸又何擇焉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

陳平之兄賢哉兄也世人兄弟不睦皆起於私妻子

李充字大遜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內外共議婦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

人家兄弟皆如李充婦女猶敢求分異乎不敢也凡婦言得入皆男子無剛腸也抑彼鄙夫也妻子之念重兄弟之義薄婦女乃得乘間入也世人外具男狀有鬚髯藏巾帽視其貌男子也內溺婦女婦言是聽以間兄弟求為李充妍妾不得也求為李充犬豕不得也

家教第五

卑幼稟家長家長御子弟子弟閑婦女和娣姒以睦家族家乃不敗敘家教第五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

此實治家綱領家無家長家不可齊如家之卑幼凡事不稟家長紀綱所由亂也家何由齊

司馬溫公曰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

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嬴餘以備不虞

此家長治家之常規而卑幼所宜日稟命者也守禮法以御子弟治家之本也量入爲出費有節制治家之法也裁省冗費禁止奢華治家之要務也保家者不可一日不講焉者也

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卽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

柳仲塗之考之言之痛切也亦是通患也要其病根所在惟私之一字爾夫偏愛也私藏也皆私之實症也有家者能克偏愛能屏私藏婦言能入者蓋亦寡也

顏氏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弟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此段曲盡天倫至情曲盡世變慮有家者恒記念焉天彝或不泯絕人道或賴實全也否則娣姒交疎積疎交讒骨肉不爲路人之視者鮮矣

鄭氏家訓朔望家長率衆參謁祠堂畢出坐堂上男女分立堂下擊鼓二十四聲令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凡爲子者必孝其親爲妻者必敬其夫爲兄者必愛其弟爲弟者必恭其兄聽聽聽毋徇私以妨大義毋怠惰以荒厥事毋縱奢侈以干天刑毋聽婦言以間和氣毋爲橫非以擾門庭毋耽麯蘖以亂厥性有一于此旣殞爾德復隳爾胤眷茲祖訓實係廢興言之再三爾宜深戒聽聽聽衆皆一揖分東西行而坐復令子弟敬誦孝弟故實一過會揖而退

此鄭氏朔望訓詞也子弟能句句省念真可保身保家族矣又曰古禮男女同謁祠堂我家男女分內外

不混謁惟命子弟二人監禮

婚娶第六

男女姻婚家門興替族屬睦爭驅機之由叙婚娶第六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

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此段論擇壻擇婦曲盡世情曲盡理道曲盡流弊凡有家者不可不深省也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

娶妻苟賢不惟負挾財而驕因壞家法且長世俗論財求婚貪鄙成風於人道或息矣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

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鮑宣不納妻財桓氏不恃富驕皆人道準極也婦如桓氏夫如鮑宣家教有不興行乎

鄭氏家訓子孫有妻子者不得更置側室違者責之若年四十無子者許置一人不得與公堂坐

鄭氏此訓施於士民不易之矩也有官者能行焉其賢於人益遠矣予愧不能也書之子孫或能勉焉

子弟第七

家之興替由子弟賢愚柳氏邵氏張氏諸葛氏之言近而切子弟恒省念可以保身敘子弟第七

柳玭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

其目在下

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

安逸也者便身之私者也澹泊也者妨身之私者也能精察力省焉天理人欲之幾決矣

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耻論當世以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

儒術古道皆保身保家之格訓也解頤於世情之務下愚之趨也喪家覆族又何有焉

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厮養何殊

膏粱子弟喪身敗家之禍莫大於嫉人之善揚人之惡蓋惟嫉人之善必欲盡一世無善行而己之不善可以掩也揚人之惡必欲彰天下皆惡行而己之惡無傷也不知惡積之極抵足喪吾身吾家吾族而已於人何與

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糵以銜盃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

好優游嗜麴糵亦子弟之通患不學之故也如皆好學自無此患

其五急於名宦暱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

此世家宦養之子弟恒墮斯坑而不自知及知而悔身已在戮矣易曰君子獨立不懼惟知道可與語此

又曰柳氏五戒天下萬世之通弊逐句細玩逐字省察凡膏粱子弟不墮落其中者蓋鮮矣有家者之砭

保家也常念之哉

邵氏曰吉也者目不覩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此死生路要訣也如上所云而吉也吉也者生路頭也如下所云而凶也凶也者死路頭也子孫欲保身保家從其吉而已矣否則從凶喪身喪家敗族而已矣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愼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事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坐隅朝夕視爲警

凡此十四事上自家長下逮卑幼皆宜記念而語必忠信飲食必愼節凡養德養身之切務保家之綱紀也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澹泊以養氣寧靜以養心內外交養也慆慢則肆於外險躁則肆於內心氣交病也學者對時省察德其有不進乎否則時馳歲去卒成枯落猶之可也甚則恣肆險詖禍至殺身猶不已也

子姪第八

勉小善惜分陰戒游樂勤課業愼氣質子姪切務敘

子姪第八

漢昭烈將終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

由小惡而積之殺身沉族之禍可致也由小善而充之立極垂法之地可至也今日行一小善明日行一

小善又日行一小善善日積德日崇聖之徒也豈曰保家

陶氏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勤之一字自卑幼至於老長自農工至於士大夫公卿無可不勉者也有家者恒念勤字雖欲不保家不可得已否則雖欲保家不可得已

橫渠先生曰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閒燕游之樂耳

天理人欲迭爲消長循天理則日事禮義循人欲則日事燕樂循禮義者日惟不足家雖欲不保不可得也循燕樂者亦日不足家雖欲保不可得也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一

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

（此是切已實學要得力之地尤須知所學真爲何事如能行住語默皆合道理所學大本已得之矣經書子書讀之精熟内外交進之功也靜室危坐養心養氣至切要也又曰學者須從靜室讀經書子書乃得分曉否則叅差口耳）

横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

（安詳恭敬可教而能驕惰凶狠亦習所至人家子弟所以貴學父兄之教子弟不可不講之於幼齡也變化氣質之端也）

顔氏曰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學以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此病多出於聰俊子弟而失父兄之教者居鄉不容於鄉出仕不容於僚終必傾敗斥黜没身之後猶被惡名禍其子孫而後已是固世衰俗薄所致亦自已不善修聰明所致也是因聰明喪德也是因聰明禍身也子弟念之戒之）

儉德第九

儉德始於保身中於保家終於保家族保子孫至要至切叙儉德第九

柳玭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羮胾夕食齕蔔匏而已

（居官能儉不惟可守官箴實可貽家範小人喪身敗官以覆其家奢侈居仕之也）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能思身難常有而不敢侈則亦宜思家難常盛而不敢侈矣況家族日蕃口食日衆浮費日益雖欲不貧不可得矣）

温公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殽止脯醢菜羮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

（此居家常法萬世不可違者也世俗居官以侈相尚温公之考以居家之法居官焉其賢於世人遠也）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

此於背染子弟最要記念學者驟得志輙忘貧賤削志驕侈以喪名辱身蓋不足言也作富貴相亦有數端或衣服或飲食或氣象或僕從或居室隨在作病不可不察

柳公綽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

子弟學業未成不許食肉古人教家其嚴如此後世貪饕之情奉養子弟得長富驕以充口腹而喪其天年者亦多矣可以戒也

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靡之服羞赧棄去之

溫公天資之美亦教童稚者不可忽也有稚年美質不崇移靡中年習化墮落流俗者又不可不戒

慎德第十

保家在子弟教子弟在實學學無實力子弟恃才爲奸敗家覆族叙慎德第十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此慎獨之學也有治家之責者內對妻子外對兄弟宗族鄉閭凡有所行皆可對人言焉雖欲不爲聖賢之徒不可得也況於保家

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卽此是學

此就事敬之實學也卽此充之恭俯倚衡活潑潑地又曰此見明道實學無一時輕忽無一事輕忽充之天下可也豈直保家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此慎獨之學充積之盛所致也非襲取可驟語然於暗室屋漏之地亦不可不勉也勉而熟氣象自別

汪信民嘗言人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

士之百行苦節爲難能以澹泊存心然後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特立萬物之表可也人家養得子弟識汪信民菜根之味同溫公靡服之羞從事於可對人言之慎以進於明道作字之敬庶幾乎端坐和氣之養之德然而家猶不保吾不得知也

嗣世不肖第十一

勛如房杜忠賢如柳氏李氏韓氏子孫不肖覆焉况於庶民叙嗣世不肖第十一

房玄齡齊州臨淄人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恠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思之

房玄齡唐室元勳忠蓋之謨不盡錄惟錄不取恠珍蓋珍玩之物亦惟情易溺故也復集家誡爲後人訓且期累葉忠節玄齡之望子孫至矣豈知身肉未寒不肖子卽傾覆乎

次子遺愛誕卒無學有武力尚高陽公主為右衛將軍公
主帝所愛故禮與它壻絕主驕蹇疾遺直任嫡道直懼
讓爵帝不許主稍失愛意怏怏與浮屠辯機亂帝斬浮
屠殺奴婢數十人主望怨帝崩哭不哀高宗時主又誣
遺直罪帝敕長孫無忌鞫治乃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
伏誅主賜死

房遺愛承父元勳尚帝公主乃至殺身何也誕卒無學故也人家子弟不幸不肖與其猖狂放誕以擾禍也寧愚憃不辨菽麥之為愈也公主任貴也不免殺身何也驕蹇罪一也嫉忌罪二也淫恣罪三也不孝罪四也有此四罪雖人主不能庇身而況衆人乎

杜如晦京兆杜陵人少英爽喜書內負大節臨機輒斷與

玄齡共筦朝政引士賢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時
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卒二人討裁每議事帝
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
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
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

杜如晦獨録能引賢下士何也蓋推賢讓能乃人皆宜效法否則恃才傲物古人所以殺身也玄齡每讓如晦如晦每從玄齡皆大公無私之心也子弟常存此心以處家然而有不和者或寡矣豈直處天下

次子荷性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封襄陽郡公承乾謀
反荷曰琅邪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
當為太上皇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
刑意象斬驁

杜荷殺身之禍何也性暴詭故也蓋暴則浮戾詭則險詐浮戾則凌上罔下險詐則欺天罔人具此惡復不循禮法雖不謀逆亦足以殺身矣惜也杜荷如晦之子也

如晦五世孫元穎貞元末及進士第為劍南西川節度使
敬宗驕僻不君元穎每欲中帝意以固幸乃巧索珍異
獻之踵相躡於道百工造作無程斂取苛重至削軍食
以助裒畜又給與不時戍人寒饑大和三年南詔乘虛
襲入成都已傅城元穎尚不知乃率左右嬰牙城以守
賊大掠焚郛郭貶循州司馬死於貶所

杜元穎獻珍異以希寵罪一也造作病民罪二也苛斂軍食罪三也給與不時罪四也召戎殘城僅死貶所猶幸輕典矣惜也元穎杜如晦孫也

柳公綽京兆華原人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典正
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補校書郎歲歉饉
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豐乃復或問之答曰四
方病饑獨能飽乎韓弘病自河中還詔百官問疾弘遣
子辭不能見公綽謂曰上使百司省候是謂異禮宜力
疾以見公卿安可卧令子姪傳言耶弘懼挾扶以出嘗
曰吾蒞官未嘗以喜怒加於人子孫其昌乎

柳氏之家公綽有聲歲饑不飽食視民同胞之心也不以私喜怒加人幾於知道矣

公權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擢進士第穆宗曰

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卽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乃可法矣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嘗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也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

公權心正筆正之對雖爲帝言亦格論也又云帝王服澣衣爲小節實識君道大體宋儒不及也柳氏得列名家公權可謂無忝乃祖矣

公綽子仲郢母韓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嚥以助勤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有父風矩每私居內齋束帶正色服用簡素父子更九鎮五爲京兆再爲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於摘貪吏濟單弱每旱潦必貸匱蠲負里無逋家衣冠孤女不能自歸者斥廪爲婚嫁在朝非慶弔不至宰相第

柳仲郢天資固美家教亦善自幼服母熊膽丸已知勤苦味矣私居正色慎獨之學也服用簡素處家之法也不度浮屠不至相門皆超出唐人氣習

玭以明經補秘書正字嘗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

柳玭仲郢子也人家子孫嘗以玭言存心其有恣爲不善者或寡矣克己復禮之端也

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身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又曰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己以孝悌爲基恭默爲本勤儉爲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

肥家何以忍順蓋一家之中小大卑尊事有失得其相含忍務爲和順則家雍睦禮曰父子篤兄弟睦家之肥也與人交簡則不瀆恭則不傲所以全交也

直不近禍廉不沽名

勿訐人私以市己直則小人無怨勿皎皎著節以立異則小人無毀皆君子處衰世之權

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又曰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節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基構之重屬於後生

柳玭家訓膏粱子弟不可不深念省也所云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嫉亦勢必致也又云成立之難覆墜之易尤爲切論拳拳於後生之屬望凡祖考皆同是心也

柳璨公綽族孫也擢翰林學士崔胤死昭宗密許璨宰相朱全忠圖篡弒宿衛士皆汴人璨厚結之與蔣玄暉張廷範尤相得既挾全忠故朝權皆歸之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封河東縣男天祐二年長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玄暉廷範乃與璨謀殺大臣宿有望者璨手疏所仇娟若獨孤損等二十餘

人皆誅死天下以爲免賊除害爲民流崖州尋斬之隨

刑海宅曰孫國賊卿璪死宜矣弟璐琥皆榜死

柳氏爲忠名族爲唐世臣璨又以宗親擢乃反心附戕若璨者柳家則虵不如也聚媚全忠圖篡逆自謂可保富貴矣卒懈璨者全忠也若璐若琥皆隨璨爲夫系同取殺身之禍而後已柳氏數世忠孝家風爲璨破敗有家者上念公綽公權下念柳璨爲人予將寧不懼哉寧不懼哉

李廸趙郡人舉進士第一爲翰林學士真宗召對龍圖閣

帝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丁謂浸擅權用事至除吏

不以聞廸憤然語同列曰廸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

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耶

李廸之善不盡錄獨錄不附丁謂一節蓋阿勢固寵世情易溺子弟出仕苟不謹乎此或比匪人未有不

喪名敗家聲者也

孝基進士高第唱名至墀下仁宗顧侍臣曰此李廸孫耶

能世其家可尚也晏殊富弼薦其材任館閣欲一見之

孝基曰名器可私謁耶竟不往

李孝基不肯謁宰相可謂無忝厥祖矣

孝壽爲開封府戶曹參軍元符中章惇蔡卞鍛鍊上書人

孝壽攝司錄事成其獄蔡京爲政起蘇州章綖獄使往

蘇州窮治方冬條掠因墮指脫足不可計死則投于江

外日夜鍛鍊京猶嫌其緩

李孝壽初附惇卞再附蔡京只圖官祿之利而已矣上詩乃附下附上乃兄矣可不惜哉

孝稱提點刑獄阿蔡京之姻宋喬年得工部員外陳瓘之

子正彙在杭州上書告京不利社稷郡守蔡薿執送京

師併逮瓘詣獄孝稱督使證其子瓘不可獄上寬正彙

海島京愈德之進刑部尚書

李孝稱附蔡京之姻得工部員外再附蔡京寘正彙海島得刑部尚書視厥祖不肯附丁謂何如也人家有君子孫亦大不幸哉

韓琦相州安陽人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授將作監丞通

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爲顯

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

韓公以高科任散冗之秩處之自若可爲仕而躁進者之鑒

英宗嗣位加門下侍郎進封魏國公英宗暴得疾太后垂

簾聽政帝遇宦官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

遂成隙琦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

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

是時也帝爲人嗣子宦官安知有太后而已矣不知有帝也帝復因疾舉措失常左右構之遂成間隙非韓歐調護昌邑故事又再見矣韓歐所以爲社稷之臣也足法也

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帝王獨

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

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

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太后流涕道帝之過情如何哉帝又言太后無恩嫌隙甚矣脩公數言辯之真社稷臣也韓公相業多可稱不錄獨錄此者謂孝慈之道通上下故也

韓侂胄琦五世孫也寧宗立侂胄冒定策功親幸竊弄威福朱熹曰趙汝愚逐之侂胄怒使優人象大儒戲於上前熹遂去

韓琦相仁宗定密策立英宗未嘗言功天下亦忘琦功焉韓侂胄於寧宗之立惟通內外語言而已矣何功況錄焉乃冒定策功竊弄威福自取斲棺斬首之禍可謂辱厥祖矣

劉弢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問計弢曰惟有用臺諫爾侂胄悟即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劉三傑爲監察御史楊大法爲殿中侍御史於是

言路皆侂胄之黨汝愚之逐始危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京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侂胄引李沐爲右正言沐即奏汝愚同姓居相位不利社稷汝愚罷相

侂胄用言官擊趙汝愚即秦檜用言官作巳鷹犬故智也秦檜雖保首領卒亦絕嗣侂胄則斲棺斬首妻孥死徙焉何益也

用何澹胡紘爲言官澹言僞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爲僞學罪首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僞學臺察沈繼祖誣熹十罪落職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僞黨今變爲逆黨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爲右正言

是時趙汝愚雖罷朱熹雖逐侂胄猶慮汝愚復用不利巳也劾言官攻焉俾擯斥以死不爲巳毒而後巳也謀亦深矣孰知死巳於玉津園斲巳棺斬巳首者非趙與朱歟

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胄令夏震以兵三百俟侂胄入朝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嘉定元年金人求侂胄首命臨安府斲棺斬首遺之嬖妾四人封夫人皆論罪杖徙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

按韓侂胄自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得寵至開禧三年丁卯殛死寵貴逸樂僅十二年耳如知富貴享樂不久孰若盡忠帝室保全首領猶不辱祖宗歟韓琦忠勳猶不能保不肖子孫況於凡人歟況於庶民歟

世載穢德第十二

子孜父過考得無咎父子世惡宰相滅宗況於庶民

敘世載穢德第十二

蔡京興化仙游人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大迫京獨如約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行之爾何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光惇不同十年間京再莅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

蔡京始媚司馬光再媚章惇以求富貴也豈知覆宗之禍之基歟

累轉司空封嘉國公時承平久帑庾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

安出王琖玉巵、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爲太華京曰
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持以夸臣謂南朝
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財數
尺上封者甚衆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復
興久當莫辨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
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

蔡京以諂詞媚徽宗自謂可保寵富也豈知誤國之禍遂亦覆宗歟

扱故吏魏伯芻領榷貨造抄次錢券百萬緡進入徽宗大
喜持以示左右曰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
閣待制

蔡京以財媚徽宗可得徽宗寵也豈知一日之寵流子孫百日之禍歟

京每爲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
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晟樂製
定命寶又欲廣宮室召童貫輩五人風以禁中偪側之
狀貫俱聽命各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夸尚而延福
宮景龍江之役起浸淫及於艮嶽矣

蔡京阿媚徽宗爲保一身寵貴也豈知寵隨禍併滅祖宗數百年之嗣亂歟

子攸儵翛攸子行皆至大學士帝七幸其第賚予無算命
坐傳觴略用家人禮厮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公論益
不與帝呼童貫使詰京令謝事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
年

蔡京貪戀寵貴至此可謂至愚愚也已矣世謂小人爲巧不知乃極拙者也曾有窮惡之積不覆宗者哉

欽宗即位天下非京爲六賊之首貶至潭州死子攸翛伏
誅絛流白州死餘子及孫分徙遠惡郡

昔蔡京位宰臣上稱曰公相蔡攸執政稱曰相公父子同與宮中秘燕徽宗戲之曰相公公相子蔡京對曰人主主人翁時以爲獻事又稱京敘徽宗幸京第京表謝曰主婦獻壽請酬而肯從推于幸衣境留而不郊時以爲榮曾幾何時父子祖孫分散死亡室宅荒蕪寃骨無歸祖宗亦爲餒鬼視前寵如何也作姦何益也

攸京長子也提舉上清寶籙宮與京權勢相軋父子各立
門户遂爲仇敵

小人戀寵雖父子不肯相容視爲仇敵倫理天性至是滅矣抑亦誤國不忠天所不容也鬼奪之魄使之骨肉相戕以胥覆也

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與客語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胗
視狀曰大人脉視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
攸即辭去客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吾疾而
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絛鍾愛於京數請殺
之帝不許

蔡攸仇視其父又仇視其弟雖國家寵貴自視猶未饜也戾氣薰蒸鬼神共憤覆宗不亦宜乎

攸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
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蠱帝心妻宋

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寵傾其父

蔡攸寵傾其父矣蔡行之寵又傾其父焉孰知三世極寵乃俱自滅歟

靖康元年詔安置萬安尋遣使者隨所至誅之

蔡攸備書惜首之罪已矣蓋稱典也正其誤國之罪閣室寸斬焚其骨揚灰於糞廁猶未足云也雖然前日希寵何益也

脩初以恩澤爲親衛郎秘書丞至保和殿學士宣和中拜禮部尚書燕行諸攸之誅也帝取詔批其尾曰脩亦然

於是併誅

蔡脩亦只斬首已也正以不道之刑蹲父子兄弟子孫男女之屍置之叢棘表曰不忠不道誤國之胥爲世戒可也有家者視蔡氏之禍小懲哉小懲哉

桓氏儒學人猶可及奕世德行名實乖休人不可及

叙奕世儒宗第十三

桓榮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至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講論不輟

桓榮貧而勤學如此又能不仕莽其智節如此雖遭亂匪而學不輟又如此其所自植者深矣有後不亦宜乎顯用不足言也

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以太子經學成上疏謝歸太子報書曰莊名 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訓命不敢有辭

皇太子稱名於先師東漢道化之盛也有三代之風焉光武家法之善固可考見皇太子不挾貴而尊師也盛德之至也公卿貴勢子弟可以式矣又曰家法爲庶民式乃援式天子之子何也曰天子之子猶謙己尊師公卿之子如之何庶民之子如之何是亦保家者通訓也

三十年拜爲太常顯宗即位尊以師禮榮坐東面設几杖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永平二年三雍初

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榮疾病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子郁嗣

明帝爲太子矣尊師之禮猶如此東京風化之盛三代何有加焉

郁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郁經授二帝恩寵甚篤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孫鸞曾孫彬並知名

桓郁不惟能傳家學尤能務篤行不如後世行違其言爲▢凡之子▢漢儒名皆不冠諸▢桓▢襲爵
不得復讓封爵之祖跡之凡子祇後世凡弟爭產者如何也▢以式矣

焉明經篤行永初元年入授安帝三遷爲侍中步兵校
尉永寧中順帝立爲皇太子以焉爲太子少傅弟子傳
者數百人黄瓊楊賜皆爲顯貴焉孫典

桓焉郁中子也世以明經篤行稱焉明經二字後學皆可及篤行二字東漢後此學不傳矣今之學者明經有矣篤行未有聞也桓焉紹祖明經之緒可稱也篤行不忝厥祖後世口談學問者不及也篤行二字保家至訓也

典復傳其家業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舉孝廉拜
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

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桓典傳尚書之學固家學也爲御史能振風裁亦不忝厥祖者也篤行之徵也

麟焉兄子也早有才慧桓帝初爲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
道牾左右出爲許令卒年四十
鸞焉弟子也少立操行縕袍糟食不求盈餘以世濁州
多非其人恥不肯仕年四十餘太守向苗有名迹舉
孝廉遷爲膠東令辭拜議郎上陳五事舉賢才審受用
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御牾内豎故自以病免

桓麟焉之兄子也桓鸞焉之弟子也彬則麟之子也曄則鸞之子也與驄馬也桓氏子孫不墜先緒如此可爲公卿可爲子孫法祖之勸麟之自道鸞之操行

曄凡修志介姑爲司空楊賜夫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
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
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
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忮若此一餐不受
於人

桓曄之廉介凡公卿貴勢子弟不可不省念也

彬麟子也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光和元年
卒於家諸儒共論序其志以爲彬有過人者四夙志早
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

容潔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

桓彬雖傳家學天年不永可惜也士類猶推重焉如此況於長年者乎又曰桓氏儒學一脉與東京終始可謂儒宗矣世習矣紹紳家視其奕世篤行庶氏家視其勤儉廉節亦足式矣

奕世清德第十四

楊氏由漢至唐千年世家後先無伍公卿修德固可
延世庶人修德亦可永祀叙奕世清德第十四

楊震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
祖敞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
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
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

原缺第八十葉

下詔使太守以中牢具祠

震以三公不阿權奸寧然以死可謂不撓其氣矣折後不亦宜乎直氣天地生物之氣也人喪直氣則喪所生之理喪所生之理是自絕其生也是故奸邪多絕嗣自喪生理故也非天故絕之也彼邪自絕也楊震不撓直氣自培其生氣者也培且深矣有後宜也

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楊奇者震曾孫也語直而意微不阿其君有震風焉可謂無忝祖德矣

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以爲能世其家敷早卒子衆亦傳先業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衆率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建安二年追前功封務亭侯

楊衆亦震曾孫也臨難不避身以徇君其能世乃祖德者也

震中子秉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出爲豫荊徐兖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好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薨時年七十有四

楊秉之廉潔之剛介之忠直無忝厥考也早喪共偶不復再娶尤人所難三不惑言之若易內省實難從此做得去可與語克己實學矣苟未之能也折人惑於財易以喪名惑於酒惑於色喪身於死死被惡名爲楊氏醜

賜少傳家學篤志博聞退居教授不荅州郡禮迺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五年代袁隗爲司徒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歎息禹不能竭忠盡情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

賜秉子也理亦也賜之恬雅之直節可謂無忝厥祖矣

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議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勑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後帝錄故事得賜奏下詔封臨晉侯邑千五百戶

楊賜未用也人仰賜恬靜之風云爾既用也人憚賜勁勵之氣云爾孰知其鎮定亂寇之宏識也若此也

彪少傳家學初舉孝廉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

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乃大會公卿議彪曰天
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
國計耶

楊彪賜子也沮董卓遷都剛直之氣
無忝厥祖屢不就徵亦優有祖風焉

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
建安元年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大逆將作大
匠孔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操曰此國
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今
橫殺無辜海內觀聽誰不解體操遂理出彪彪見漢祚
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

楊彪始忤董卓幾殺身矣再遭傕汜又幾殺身矣再
陷曹操之誣危矣必殺身矣竟以免焉四世清德之
致也是故爲人父祖不可不
積德爲子孫危難之圖也

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
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
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
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卒于家自
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

楊彪生漢魏之際保身實難始稱脚攣繼稱耄病不
失其節以完其身可謂明且哲也已抑亦奕世清德
爲國具瞻奸人雖欲加害猶憚
清議也此德其可不務也夫

唐楊於陵漢太尉震之裔有奇志十八擢進士調句容主
簿節度使滉剛嚴少許可[illegible]奇於陵因妻焉滉居宰
相領財賦權震中外於陵避親不肯調退廬建昌以文
書自娛樂滉卒乃仕遷戶部尚書數上疏乞身授太子
少傅封弘農郡公致仕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
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四子景復仕至同州刺史紹復
中書舍人師復大理卿中子嗣復位宰相

楊震者漢東都名族也至唐中葉復有於陵楊氏之
盛歷西漢魏六朝唐殆千年矣亂而不替非積德清
忠之
報歟

楊嗣復八歲知屬文擢進士博學宏辭與裴度柳公綽皆
爲武元衡所知表署劍南幕府進右拾遺直史館尤善

禮學改太常博士再遷禮部員外郎與李珏並拜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弘農縣伯嗣復五子其顯者授損

楊嗣復者楊於陵之子楊震之裔也嗣
復在唐致位宰相亦祖德之遺也

授於昆弟最賢由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以母病求爲秘
書監後以刑部尚書從昭宗幸華徙太子少保卒

楊授者雖無卓絕之行然以母病求於官異於
世人遺其親而祿仕以爲樂者矣無忝楊氏者也

損由蔭補藍田尉至殿中侍御史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
巖方爲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
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
貲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

楊損老尚復子也棄馬㾑可結權貴之權猶坑不則大於馬㾑者可知也彼非愛馬㾑也愛名節也唐文人捧倖臣翫器宋參政爲宰相拂鬚不及損遠也抑亦損有祖風焉

子照累擢左拾遺昭宗初立數游宴上疏極諫歷戶部員外郎崔胤招朱全忠入京師照挈族客湖南終諫議大夫

楊照楊於陵曾孫也楊震裔孫也楊氏之族上自楊喜封赤泉侯至於楊照千年名族也非積德之厚曷致之哉抑亦子孫奕世有人不殞祖德也否則祖德雖積不肖子一人敗之無遺影也可尚恃乎曷故祖德可積也不可恃也

君子力善非以求福善積福至亦天之理述往迹敘

陰騭第十五

陰騭第十五

竇禹鈞薊州漁陽人爲諫議大夫年三十無子家童盜用錢二百千有女年十二三寫券繫女臂云賣此女償錢自是逭禹鈞憐之焚券囑其妻善撫之既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僕聞之乃還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元夕於延慶寺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旦詣寺一人涕泣至禹鈞問之對曰父罪大辟貸金銀贖父罪昨暮忽失去驗實還之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爲出錢塟之凡二十七喪孤遺女貧不能嫁爲出錢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窘困貸以金帛俾之販鬻由禹鈞而活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舉火者不可勝數禹鈞每量歲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有志于學者聽自至後禹鈞夢祖父謂曰汝三十年無子壽且促數年來天曹以汝有陰德特延算三紀賜五子顯榮後諸子登第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偁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禹鈞年八十二卒八孫皆顯貴

竇氏陰德之報古今有也君子爲善惟自盡其心耳非爲報也善積天自報焉五子八孫皆顯貴天之報禹鈞也亦至矣禹鈞子孫世修禹鈞之德竇氏之福未涯也惜也禹鈞之後未聞如禹鈞者也又曰禹鈞

能濟人賑貧出家無鉛下之飾無衣帛之妾始也如身自後雖且將肖卷不給爲能濟人故儉者百善之本也家族既衆修尤切要否則家且不給況能濟人乎戚哉

吳奎維州北海人與鄉人王彭年善彭年客死京師奎使長子主其喪事周卹其家嫁其二女焉及他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爲畢婚娶又以錢二千萬買田北海號曰義莊以賙親戚朋友之貧乏者後官至參知政事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卒贈兵部尚書謚文肅公

卹人之喪助人婚嫁賙人貧乏皆爲善積德實事也須誠心爲之勿求聞于人勿責報于後文肅公之賢斷也豈文肅所明者哉

朱承逸居霅之東門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

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焉云負勢家錢三百千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汝亟歸告若主吾當爲代還本錢債家聽命如數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歲饑承逆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孫名服熙寧登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脉亦登第著名節遂爲吳興望族

代人償債雖若小善惟滇債者被迫勢如倒懸能代之償焉真如倒懸者得解也是故天地鬼神所共祐也作粥救饑尤凶歲所急彼小人乘歲饑閉粟市厚直視人死亡如無與於已也子孫獲没不亦宜乎

陳亢潤州金壇縣人熙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藏屍不可紀是歲生廓又生度後皆爲監司子孫登仕者相繼

歲之凶饑出粟賑貧不幸而死又爲之埋瘞皆修德積善之實事也須量力爲之勿以求名不惟可福子孫亦可保家族否則凶饑交迫盜賊蜂起雖有粟獨得而食諸

李誠嘗值歲歉出粟千石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誠即對衆焚券明年又大歉誠竭家資煮粥以濟之死者復瘞之人皆曰子陰德可謂大矣誠曰何足爲德後誠壽百歲而終子孫皆爲顯官

出粟貸歉煮粥濟飢皆荒年所急官司賑救不及能代賑一方亦所以救一方生命也人人如此存心天下豈憂凶荒哉人人不能李誠獨能所以有後也天亦陰騭下民而已矣

陳天福茶陵人歲凶發廪平糶貧不能糴則與米無米則與飯又無米與錢鄉里甚德之陳後富起賑濟倉平糶齊人生三子次季芳登第官太常丞

歲凶平糶亦若小善惟世之小夫沽沽毫末之利割剥鄉人乘歲之荒閉糴市利飢民死不恤也然後見陳天福德也不可及也有後不亦宜乎

祝梁南劍州沙縣人也遇歉歲爲粥以施貧者後生一子聰慧人夢報狀元榜書四字曰施粥之報其子果爲狀元

施粥小善也屢書不厭複何也荒年飢人得一飧即活之數飧即死能量力賑救活人命於飢阨所以贊

天地陰騭下民之心也君子真見天地生物之心豈望後報敷屢述後報亦爲衆人勸云俾子孫保安家族爲君子乎爲衆人乎隨其資智所及爲之不能槩望也

先德第十六

祖考有家世嗣勤儉開我後人語曰祖宗積德百年始至於吾是思是承叙先德第十六

我祖德姓寔自霍叔食封於霍邑漢春秋而上爲太原人故今子孫著姓猶曰太原郡云宋靖康時避狄難遷于廣之南雄郡祟杞巷或曰泰時徙中国民五十萬填實南粤我祖從徙遂世爲南雄人二説未知孰是宋季年由南雄而謫南海或曰嬉笑皇姑罪謫遷或曰匿皇姑

罪譴遷謫亦無所於稽由南雄遷者兄弟三人皆負擄來一居石頭二人不知所居或曰一居榕州一居梁滘又云一居蘭石一居佛山亦無於稽今惟述所知祖云

祖諱剛可元末時長櫂運舟至白蛇漩值漩水起舟覆溺死焉今奉為大宗始祖號曰石龍府君祖妣梁氏陽坑梁族也梁族今無後

韜拜首曰我子孫念我　祖供櫂役沒身尚思我祖艱難乎

祖諱義生我

大明洪武之初業焙鴨日得利什佰遂起家人稱曰霍鴨氏家文士易稱曰鳧鶩氏　△妣黃氏順德大都黃族也黃故大族妣歸寧輒數十女婦從時宅居南向有高屋一座人曰高屋霍氏云

韜拜首曰我　祖經營生業所以植我後人者厚矣抑天道好生我祖生數萬命所以贊化育也或曰茲業也有主焉有殺焉烏知生之不問以殺也口我祖起家之由是也或不問以殺也如其問以殺也何以有後也必不問以殺也著此為後人用心公私者勸戒

祖諱玄珍性放達好酒以酒疾早卒奉祖義妣黃瘞于石腦岡之原瘞畢祝曰瘞龍頭子孫代代公侯又曰吾瘞考於此也後二日當殺三物人以為戲翌日耕夫驅牛三過墓下死焉人謂翁言有徵云又謂翁若狂人言出口輒驗蓋異人云妣梁氏大岡梁族也梁極貧孝玄珍翁嗜酒不顧養梁養姑黃極孝敬為鄉邦稱云

韜拜首曰我　祖異人也生我祖兄弟三人啓我家基我曾祖妣　賢婦人也定我家祚後之嗣曾祖以酒早卒祖妣備歷苦艱非曾祖妣保全我祖幾為育奴言之於邑後世子孫念曾祖妣之德哉無忘梁哉無忘梁哉

祖諱厚一號南谷生永樂甲辰卒弘治庚戌卒年六十八數歲喪父失學入鄉塾僅三閱月長極聰慧操皐濡硯一染牘數行不停揮傍視悚愕曰異才也不知翁學塾館三月也正統己巳之歲黃賊蕭養稱亂改元曰東陽元年僭帝位號召粵人奸愚民爭應焉鄉人受偽官曰安鄉伯曰東平侯曰西海侯驅平人從賊厚一與兄

厚深厚德議曰是皆亂賊不日滅族不可從固召不往賊怒率賊黨紅巾千人圍勒我家祖厚一出奔祖伯厚德衝閘賊前請罪賊揮刃斷髻祖兄弟奔七星岡入峒轉徙佛山賊平乃歸伯諱光庚午歲生于佛山己巳之奔賊衆火焚我家火熾煙蔽天驟雨倏降家不燼四方瞻者曰是天道有知也庚午復家鄉是時人無儲食野禾成實復賴野不以濟

韜拜首曰我　祖不學而慧天厚之也不可恃也不從亂賊貞以定義百世可師者也備歷苦艱辛完以濟阨我後人子孫自世宜永念也

祖妣徐氏大岡徐族也生宣德戊申正德九年甲戌十月

十九日卒壽八十七嘗曰吾逃黃賊之難度七星岡入峒乃歸歸則室宅燬然孰知有今日哉又曰吾起家值黃賊始定家業蕭條惟畜牝牛二牝豕三歲孳生月入牛豕之孫遂以起家又曰黃賊始定我祖晝則鬻布于市暇則作扇市販瓦以起家

韜拜首曰我祖妣備歷艱苦如此我子孫念之哉我子孫念之哉祖考以艱苦成立之子孫以驕惰覆之祖考有靈殺爾矣念之哉

伯考諱光號庭秀生正統庚午卒正德丁丑壽六十八翁早稟勁氣年十八充里正鄉人以毆人死獄誣祖伯幽軒翁祈致之死幽軒懼將傾家之貲求貸死獄翁憤曰

如是坐誣可但已乎赴訴于韓求熙都憲求熙軍令峻嚴頑民奸紀輒梟頭于交衢之旌翁入訴韓三以死刑懼之丕懾爲直誣獄鄉人稱奇男子云老年子弟忤鄉人輒往拜鄉人之門曰老悖不才不善誨子姪得罪父兄謹謝罪如此縷縷韜弱冠時見翁謝罪鄉人皺叱咤曰何如是何如是

韜拜首曰我伯考早年英勁之氣家賴以立老年以謙畏教子姪俾不犯刑戮皆天資於道合者也子孫英氣不足貴也稟有英氣而善養焉不爲英氣所役乃足貴也伯考拜首爲子姪請罪于鄉人之門韜初不識也恒憤憤今乃知韜之愚也識之後世子孫念焉

伯考諱榮追號閔窓生天順己卯卒弘治庚戌年三十二

先伯妣魁岡攬根陳氏伯考樸儉且勤早卒無後伯妣先卒

考諱華號西庄資敏達性寬豁不與人校曲直與鄉人酒會鄉人恃酒凌之于座翁怡然人曰公試怒也盍校諸口彼怒也吾應以怒彼怒愈甚吾不怒彼怒自釋人稱翁長者嘗誨其兒曰若有過予非不知惟不爾言養爾耻心俾爾自知悔改爾有過待予言乃知悔改是爾喪爾耻心是謂非人矧待予斥辱如待予斥辱待予笞責乃知改過是益喪爾耻心庚午之秋韜曰請謝舉業翁曰何爲也對曰術云韜祿命不利是或信翁曰予望爾

祿仕榮家乎上以失得存心已不是學予遣汝學謂苟能爲儒庶幾不忝名流人稱曰好人云爾祿命不足道也韜乃愧且悔曰父兄不責予祿仕予顧自狹

韜拜首曰此予考言行之遺也與鄉人處不忤其怒責子不發其過教之不期以祿皆於道有符合者也子孫體念之可以治身可以處人進之可以語於道矣

太淑人梁氏蟠岡梁族也生景泰甲戌卒嘉靖庚寅壽七十七太淑人性勤儉農月夜半起恒月五更起首燎香于祖考之前次汲井泉次炊茶供客之需次食雞鶩次食犬豕封尚書公喜賓客晨朝客怕集于座淑人左手斷蔗爲俎右手攜乳兒烘酒長兒從外傳歸索食稚兒

環啼索食次第應給彼治雞黍應客太淑人有兒五皆
自乳稚子不與肉食客至設饌客去餕及之高閣稚子
望而不得嘗焉韜華年二十罕嘗肉味淑人恒服麻枲
雖敝恒潔如新兒子冬衣一夏衣一麤布而已韜兄弟
未嘗得美服

韜拜首曰我　太淑人之勤儉我子孫宜世世念也稚子不肉食不美衣世世宜式哉太淑人之勤蓋天性也我子孫有今日皆　太淑人之遺也念之哉念之哉

叔考諱富號月窓生天順癸未卒弘治庚申壽三十八月
窓翁素負大志嘗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伯考庭秀翁
輒抑之曰毋大言月窓翁嘗經畫睦族保家之法期行

之不幸早卒二月目猶視嗚呼其銜恨抱志不遂也子
福字介先嘉靖甲午卒年四十五

叔考諱瓊號東泉生成化乙酉卒嘉靖庚寅壽六十六翁
慷慨負豪氣性敏早年不學星卜技術無所師傅過談
者立悟曰吾已了了使移若於學不可量也

韜拜首曰　兩叔考之業略次書焉子孫後世其起孝思景仰之心乎

季弟諱傑字民先生弘治乙卯卒嘉靖壬午壽二十八民
先性幼穎年十三始就鄉塾甫年半四書易經皆精通
舉業文字不學而能滂沛汪浩有一瀉千里之勢十五
歲謝絕舉業不肯事勉之強從事應曰予讀傳記見樂

原缺

道先生十六歲即志聖賢予十四歲志已定矣業舉奪
予志予不為予語之曰舉業何曾礙聖賢從業舉文字
實體諸身即聖賢實學如曰棄業舉乃可為聖賢令人
固有因飲食壞口腹喪生者矣然則必棄飲食乃可養
生耶不聽嘗集一冊曰刪述經凡五經要語類集焉集
亦不多惟集合己意者又一冊曰日省凡日自晨至于
夕天氣陰晴行己得失備著焉嘗携錢五十遊羅浮駐
二十七日不返予意其死矣搜其居所得二冊藏之數
日返問之曰羅浮游也能不食十數日不飢意欲食食
輒倍於人身之衣乏則取索或輒棄去或以與餓者

渭厓文集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霍韜撰韜有明良集已著錄是編為其子與瑕與琦所編皆所作雜文惟七卷有詩數十首韜性張執謬戾不顧是非議尊興獻為皇考則斥司馬光不知忠孝不當從祀孔廟議合祀天地則並詆及周禮可謂無忌憚者其他文亦皆爭辨廹急異乎有德之言前有倫以諒金立敬二序譽之甚力蓋一其鄉曲一其年家子也

西原先生遺書二卷

〔明〕薛蕙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二年王廷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原遺書二卷》提要

西原先生遺書二卷 明嘉靖刊本
亳州薛蕙君采著
是編門人户部侍郎南充王廷所輯嘉靖癸亥刻於維揚廷有序識 四庫存目
皆與人講學往復書札

刻西原先生遺書敘

始余家食時嘗聞西原薛先生博綜典籍綴績藝文聿追古昔為詞林宗匠及遊京邑先生先巳罷歸求得西原集讀之並蚤年之作也古雅典則冲澹簡遠駸駸入漢魏矣然但知先生為詩人耳後余以

御史謫判亳州先生之鄉也於時先生貴跡丘園潛心性命精詣邃養逈超物外在亳凡一年餘率閒日一會會率竟日乃罷相與討論藝業諮叩道蘊評隲古今商求政事而先生才性高邁識鑒洞朗言未嘗不揭兩端亦未嘗不令人遂然覺惕然省也而行領之純充養之粹取予之介出處之正有確不可拔者豈但為詩人巳邪余聞先生往與故相以文字交厚及故相入為輔弼勢張甚猶數移書訪問先生竟弗荅也其刻西原集乃併平生所作贈貽詩删焉嗚乎世之

文士往往挈其所長結好當路或刺方為負抵隙求通不遂則項項然不自得者何限而先生顧漠然視之若將浼巳者此其意豈惟令人難之雖古之以文學名世如子雲投閣之辱子厚叔文之黨而委身蔡京中立亦不免焉觀此則先

生之所養可知矣余為蘓州時嘗於衡山文子詮擇先生詩文為考功集四卷行於世余猶収藏遺書一卷至維揚因出與友人艾陵沈子商之艾陵以為不可無傳也因屬校正且付之梓使世之求知先生與先生之所以大過人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嘉靖癸亥季冬望日南充王廷題

西原先生遺書卷之上

亳郡薛蕙君采著

與高蘓門

頃上狀聞已達門下尊况近復何似生閒居不敢廢學但獨學而無友其何能免於孤陋乎近見浚川慎言後渠中庸凡不知亦嘗見之否二公之書於鄙見多有未安大抵六經之言雖多乃其大義誠炳如日星昔人所謂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宋儒如濂溪二程說得已絲痛快其它如延平答問上蔡語錄最有精微之言慈湖遺書亦殊有所發明此外雖橫渠正蒙間亦有籠罩之說其它可知矣竊意此理必須於本原處分明然後言說方切實不爾即容易有差若是論事則不妨有出入區區極為發發然却不是鑿空之說又恃在知己乃敢縱言及此耳無我之說想已有論著風便不惜示教徵衛夏揮使行速草草奉狀容再謝

與友人書

都門之别至今忽九年矣閒居未嘗不奉懷願久而不能相聞者區區人事廢絶執事亦無便故耳頃州吏來獲領手教甚慰生之退縮勢不得不出於此定力之譽過矣書辭惓惓類誘之使言者惟執事素所蘊蓄與不肖素所期望此不待言而信也其在今日殆宜正其志而有待不審高明以為何如生歲加衰朽然亦不敢廢學近來於古人之所從事者似稍窺其門戶但離群索居恐不自知其非耳何時會晤庶聞切

磋之益敬𧗠夏揮使行具狀奉覆它惟進德修業以副瞻望不備

又書

蕙無似雅辱知愛特甚於衆人顧數年以來曾不能一通問於門下蓋憂患之迹惟務退縮以故陷於疏怠之罪此亦明公之所矜察也忽承賜教感慰兼至非公不遺故舊宜不至此辱示衆製伏誦不勝歎服復惟教中有忘世之辭此古之逸民之事生豈其人耶第顧頻流落實已無意於仕進矣然自顧鄙陋無可効用退而就閒固其分也瞻奉未涯伏惟為國自愛以副區區鄉往不備

答崔後渠

去歲辱書兼示中庸凡以無便久不奉報生之蔽於佛老而好其說吾兄不棄絶而教之誠愛我欲有益於我也顧生好其說者以其合於聖人之道而好之也使其不合於聖人之道生雖不足以望知言者然亦不至為其蔽惑也書辭

有宜辯者念雖辯之必不能奪兄之所執故不敢復為煩瀆俟它日奉訪相與極論數日倘高明之説能使生之論絀而惑解敢不承教凡所為講學者務去非以求是耳苟是非既心喻矣何為是之不從而顧自安於非耶伏讀中庸凡其文典則閎深可方古人令人不能為也然其指義頗有不合於聖人者試以愚見商略之以請教竊聞中和之說乃中庸第一義蓋千聖心學之淵源也故程子以為孔門傳授心法而它

載籍不與焉正謂此耳延平先生復推明未發之中其說最詳而朱子以為龜山門下相傳指訣自延平之說傳而後中庸之道益明程子之言益信鄉微延平則程子之微言世或莫知其所指而中庸之大義隱矣抑延平之說雖自程子發之其實中庸之書固已特異其辭以見意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其意斷可識矣然則未發之中實中庸一篇之綱領豈惟中庸為然凡六經之言豈復有加於此哉今吾兄之書

於前摽註既不喫緊言之至於十論亦復遺之何邪夫說中庸而遺中不猶說論語而遺仁乎其曰凡事可者謂之中中之名義取此生之所未喻也道論曰非別有物而綱紀乎此則是易有太極之說非而天地萬物無本也理論曰後之言理者括萬有包四端則是萬理不統會於一理也性論曰安得獨咎於氣則是理有駁雜之理人之善者乃逆天理也謂孟子性善為疎謂韓子三品為能發聖蘊生之尤所未喻也竊

觀兄之名理雖考信於六經之說而實主之以六書之文兄之言論往往過者此其病源也字說足以明道孔門當為說文矣六經說理之辭非不時有合於字說其如不合者之多耶小道可觀致遠恐泥正此之謂也夫謂古人制字假物以命名不猶作易者假象以明理乎象之不足以盡理不猶物之不足以盡名義乎六書有轉注假借一字而數物用之不以一物專一字也至於訓詁則又隨事釋義一字而數說訓之

不以一說蔽一字也文字訓詁猶不可執一而言也而況施於文辭其取義也可執一而言哉兄曰道為大路之道則夫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通也兄曰理為玉膚之條理則夫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條理云乎哉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言之多變且不足以盡意一字之文豈足以貫衆理哉執泥言語而不得於言意之表君子猶譏之況執泥文字而可乎忠恕之論甚異然非忠恕之本意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

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下二言者正覆解忠恕之意也論語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二書之言一也善乎古人之立言也其言甚簡其義甚明不增加覆說也蓋之以多言而反晦塞其正義此文士之蔽非賢人明經之指也誠論言誠何其小與中庸之言如斯而已乎尊德性論德情問學等而無辯矣不宕註中君子之學云云者語意乃為完全也象山曰不知尊德性焉有道問學此誠至當之論不可因其與朱子相抉私

心而輕重之也今兄復下一轉語曰不知道問學何以尊德性此難以絀象山之論也象山之意以尊德性而道問學為一事兄之意以為兩事正象山之所譏也篇終評品諸儒似非確論司馬公信偉人也然考其性與王覇之說其亦擇之不精矣程子謂之不知道非苟相呰也學不知性豈所謂尊德性之學乎西山元城似亦嘗別論耳又曰周子精而疑於老邵子達而疑於隱如周子者兄猶不滿之耶謂兄不潛心周

子之書殆有不可然猶不免云云而况於老子乎邵子之隱也槩諸聖人之道未見其不合也安得以是而病之龜山上蔡觀其遺言恐亦不可輕議象山非踈也自雜博者觀之類踈矣慈湖非險也習聞故常之說而乍聞其言類險矣序曰章分則文斷而意離今掇數言於每行之外聯其相承之義殆亦不可古書以篇名簡策之謂也一篇之內蓋有章或數言者則不滿一二策而已必合若干章聯而成篇如老子荀子

皆然不特戴記可驗戴記四十九篇其不可分章者僅數篇耳朱子中庸分章特離合之間尚有未盡亦無大害其失乃在於牽合接續或失古人之意故南軒東萊皆非之今兄既言相承復不分章失愈甚矣嘗惟吾兄精專之學輿槩之文當今之世可謂絕倫然亦竊妄意吾兄其學不用心於內而又志分於為文故於本原處未有的實之見差之於此而欲折衷羣言能無差乎其論道論性將以求勝於宗儒而不知愈

出宋儒之下恐於宋儒之書亦未嘗熟考而精思也區區管穴之見恃兄之知已故妄發而不隱想兄樂聞直諒之言亦必不以為罪也矛有便草草具此不及三思中間踈謬更冀垂喻不備

蕙近年於古人之學實有所見若夫持養之功則全未也此言非敢不遜取笑吾兄甚思合并得一訂正絕遇而後思遐斯言實獲我心也常惟後世決非可為之時吾人只有隱居講學一

節為可努力出而行志不如其已也志之不行吾何求哉將回面汙行以求富貴乎何時與兄築室黃華山中誦詩讀書悅心神明其樂何如也但世事不可必兄與生行各衰老此欲豈易遂乎書終談此不覺惘惘

答文衡山

旐君來承詩教並諸清貺忻懌無已林屋集讀之累日往往廢書而歎衡山晚得諸公之力雖非伸於知已猶差慰人意如林屋者遂終於不遇今之公卿何其不好士之甚耶然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王磬山房詩甚欲屬和第首倡不合太佳使人難為繼耳扇則如命書上此之謂班門弄斧也呵呵年來詩筆太退以故輟不復作僅作此數首游嵩之詩乃為嚴翁迫而為之永叔所謂欲展頌於欲睡時也云云佛書與孔老無異公於閒中不妨一讀之縱使無取不猶愈於觀雜家小說乎僕決不妄言以誤公念之念之欲求行書金剛經不知肯見諾否數日偶多事草草奉瀆不能盡所懷尚俟續

布

友人書

區區數年反覆先儒之書未能渙然而無疑因讀內典乃有所發明儒者曰無妄曰容老子曰一曰常即釋之實相是也直所從言之異耳獨釋家於死生之說尤有一關竅能知其理即知本無生死也

答王浚川書

鄉者王揮使来獲奉敎劄甚慰復承示所著慎言二冊伏讀累日不勝欣服如吾先生獨智自得究天人之際立言明道擴聖賢之指當今之世一二人而已生平臆料之言於高論頗多闇合竊自幸其所見略同也然有不同者顧在於一二節目處不敢不盡言以就正況先生命之使言乎伏覩所著書前二卷其於性與天道詳矣然其要歸大槩以氣為理以生為性此於愚見不能無疑者也竊惟性與天道孔子所罕

言而孟子則往往道性善夫孔子罕言者非不欲言也以學者之未可與言也孟子之亟言者不得已而言也懼性學之將已傳也及孟子之後其傳竟絕者千有餘歲至宋二程子始能推明孔孟之論然後性與天道之説復聞於世故世儒言理者皆宗之如吾先生蓋亦宗程子之學而有得焉者也今者之論殆與程子之論不合矣豈程子之論不能無差乎夫程子辨析精微之言雖多然性與天道乃其大者也大者或

差則其學不足宗矣古之君子其論議固不能盡同至於大本大原則不可不同耳程子曰陰陽者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未嘗以氣為理也夫氣化終古不忒其宰之者理也以氣為理不惟二本而無別氣有駁雜理亦從而駁雜矣理有駁雜豈足以為萬化之根抵乎生之謂性程子取之蓋指氣稟而言耳其推本天命之性則卒歸於孟子性善之論未嘗以生為性也（程子生之謂性一條令人多錯會望再詳之）人生氣稟有善有惡天命之

性則有善而無惡以生為性則人性之惡果天命之惡乎天命有惡何以命有德而討有罪君子遏惡揚善亦非所以順天休命也復有一段謂大學心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大公至正而無偏倚可謂之中疑中庸未發未足為中此亦有所未安夫中庸所謂未發者性也人心自然之體也大學所謂有所忿懥云云者情也人心繫累之私也有所者私主之辭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者情勝之辭也二書之言各有所指

其言之大小精粗亦有不同姑合而言之亦可通也此心未發之時本自中正苟發而無私情之累則無往而不正一有所累則不得其正其不正者情之偏也非心體本不正也若論其極則大學之言但可以言正未可以言中何者聖賢言中正有其義同者有其義不同者程子所謂中重於正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是也然凡所謂中者類皆止於就事而言是乃中庸時中之中非未發之中也以是觀之則大學所謂

正者特中正之正而非時中之中況未發之中乎又曰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為中無景象可以體驗夫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狀其體之若是也程子復以亭亭當當而形容之當是之時其體段亦自了了亦不待體驗而後知才有體驗即是已發先儒有體驗之說教人於此體究其辭不得不然不以辭害志可也程子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程子此語極為

精當以其說而推之可以默識大本旁通衆言矣又曰聖愚一貫安知其為中夫四者未發性也此心之本體也不假人力自有天然之中固不以聖愚而有不同也但衆人亂於情而害其性私意萬端乍起乍滅未有能造未發之域者是以聖愚又有不可得而同矣昔程子論中庸以為孔門傳授心法而六經論孟顧不與焉是必有說矣又其言雖統論一書之體而其致意實專主中和之義就二者而言之未發之中又

其尤致意者故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蓋謂此也不然則六經論孟之所載孰非聖人之心法耶自孟子之後儒者之知言者未有如程子也其尊信中庸如此豈苟而已哉先生素尊信程子於其不合苟深思而求其說不惟未發之義可判然無疑而凡理性之論亦必將始異而終同矣蓋此三者其實一也先生之言曰人心有物則以其物為主應者非其物則不相得矣不戾於道者幾希又曰夢較勝否斯

驕吝之心未減已先生察理之精持論之平有如此者生之瞽言夫何足采第自允其言無以心之舊物為主於此三說更加思索以求真是之歸此生之至望也非先生之過愛亦不敢僭妄如此其差謬者願終教之不備

寄浚川

蕙近日於學覺有少進鄉日胷中窒礙處今似稍稍條暢頗以自樂唯是阻遠門牆不獲侍側以承教誨深以為恨耳慎言中所欲質正者尚

有之然非簡札之可盡也吾師文章已足以不朽今著此書文章復不足言矣自今以往宜留意珍嗇攝養存養神而明之亦一事耳至懇至懇它懷楊張二生能道之

與劉叔正

自往歲承淮上之問至今復久不相聞南北阻濶徒切鄉望頃聞大旆巡歷江南竊惟執事篤誠廉靖之風所至當允蒙惠夫和氣雨露所潛被較諸秋陽霜雷之威厲識治體者諒不以此易彼也吳郡文徵仲蔡羽王寵黄省曾四子者今之名士執事宜一延致而容接之愛惜人材激奬後進在上者之盛節也定遠張崇禮僕之鄉同年其弟崇四又貴同年也今有所懇於執事敢乞留意崇禮簡附覽奉晤未期它惟加重以慰遠懷不備

寄浚川

拜違忽六易月每懷德容未嘗不移時也新春伏想尊候佳勝臺務不無煩劇然宴息涵養當

日深粹矣死生之說不審思索何如生往者於此頗已察識近因朋友問難看得又覺親切恨未得承晤請益耳學以存養此心為本苟存養之久加以體究則夫知死生之說固在其中特從事存養而不察是理者固多矣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可見生死之故誠有可知顧人未之或知耳但其肯綮非止如世儒之說夫傳襲舊說而於死生之疑終不能釋此世儒之說所以為未至也別幅所具溷瀆多罪近聞復有稽考

戎器之
命想憲節北上更淹旬月歸時倘經由敝地更
獲一見實至望也餘懷不能詳布惟幸察

答馬宗孔

日奉還教如獲晤言教中言及白沙蓋猶昔年
之意也至感至感往尊兄與僕書盛稱此翁其
道僕之意厚矣當時復書安有云云近歲幸免
於聾瞽於是復讀此翁之書乃自笑其當日之
論真所謂執蝘蜓而嘲龜龍也竊嘗謂當代知

道者惟此翁及文清耳二公所入之門戶與終
身之氣象蓋各不同至於反求實踐從容自得
固有相肖者矣高明以為然否又白沙言論雖
不多然其精粗亦自不同吾兄既信慕其學特
未知取其何說願拈出一二得以講論就正此
學寥寥者久雖其有意於是者又多奪志於世
味粗心於義理此恐未足與議也惟吾兄嗜學
之專沉潛縝密其將繼先正而振微學乃鄙心
素所屬望者僕雖不肖倘蒙誘掖匡輔之賜庶
幾可以佐下風於萬一也劉鄉兄人便草略奉
此它遲續布　此卷乃僕一二年記劄
之說區區之見大略止此耳輒獻高明以卜中
否其有害於道者望痛砭藥至禱至禱日聞榮
轉文部宜未足為門下賀特賢者道行之兆固
可即是卜之此鄙心之所以為慰者新春想尊
候佳勝不肖偷安如昨往年辱臨先壠之後闢
一小園草樹翳然間日必一造焉每念故人在
遠輒有浮游之歎耳鄉承尊教云服何首烏已

得効但生昔收二方不記以何方獻左右便間
乞批示幸甚

奉浚川書

去歲金守至伏蒙賜書且辱褒獎尤非所宜得
甚感甚媿生素愚陋家居數年愈加朽鈍諒能
度分方將為終焉之計來教所云其何以堪恭
惟先生敦大簡重之德方正公特之操兼以材
氣老成智慮深遠今日繫天下之望諒無在先
生之右者然斯人之於君子望其居大臣之位

盖望其立大臣之功徒有其位而功不及於天下古之君子不然也竊揆之拜竊計不遠尚惟進德任天下之重求賢為久遠之基此誠區區之至願固亦先生之素志也阻遠未由叅侍復不可數通問於門下故因奉覆僭易及此復冀察其惓惓而不謹絶不備

與友人書

久不上狀顧先辱問感媿不可言區區踈懶乃其故態恃故人察其無它而不深過不然數惕

之罪其將何辭以解耶恭聞榮轉不任欣慶新歲伏惟尊候多福生朽頓如昨無足為道承示近耗去冬表兄書来已俻道尊意顧生以老親之故仕進一節非所願也所委李道長事即具書托邢道長轉致其實不足為有無但長者之命不敢不領耳盧年兄使便卒卒具狀它惟賜照不宣

又書

去歲聞起用不勝欣愜大賢得位其所繫豈不重哉日月已久未獲通賀盖憂患以来人事廢絶想象照察不深讁也即日伏惟道履佳勝年来所見所養當愈純粹無由侍側以變化鄙吝為恨不肖近歲亦微有毫髮之見顧操心寡過未能少異於舊恐終身悠悠無所成就便間不惜提耳是所望於吾丈者亂道一卷乃二三年間劄記者所云毫髮之見如斯而已所以輒奉覧者非惟見其近况誠欲就正有道曉其迷使無陷焉其幸大矣自餘情事不能多及它冀為

道厚自保重以慰惓惓之懷不備

與筆峯

閒居諸念畧盡獨欽慕海内名公此心未忘如吾筆峯三數公則尤其惓惓者也使至伏辱教貺豈勝欣懌薏素無似年来愈加朽鈍書辭期許過當慙汗不已自惟庸下何足議君子之出處然度時揣巳自保之志巳決諷味復用亟反之言實有感於鄙懷敬佩玉音要當不負知巳也自古倜儻之士苟非賍志改節則鮮能取容

於當世如吾兄高才英氣它日豈易合於世者雖然古人不云乎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想高明久有此懷故縱言及之耳北征之句彷彿少陵至於翰墨之妙後未嘗繼君謨矣敬羨歆羨老子解尚欲更定不識肯賜指教否近有與王崔二公書承命併往塵覧切磋之益是所望也使歸謹奉手狀會合未涯伏惟保重不備

與李川甫

久踈音息蘊結日增果上人至出示二書知信道有加於昔良以為慰私録本欲封寄然復不欲爾者誠以因人領會之淺不若自求開悟之深也數年之後終當盡與不訴不訴朋友之益莫大於德相勸而過相規劉兄欲聞箴警之語僕何忍為流俗之面從乎年来聞兄頗有貨殖之蔽恐當以龐老為師不宜以子貢自恕也莊生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吾兄求道之心其切而忽此病為迂緩僕竊以為不可且慳貪愛取始學切已之實病大悟徹證至人造道之極

功令不憂愛姤之尚重而預恐見道之或差是猶近戶庭之忌陷穽遠慮迷塗於萬里也至尊者道德其次也節行才能又其次則富貴者固至細者爾古之有道者銖軒冕而塵金玉非作意而為之彼誠知內外大小之分也近世之士求識見議論若王陽明者豈非一時之巨擘乎然君子不謂為知道者以其終身未透富貴之關也懷明月之珠者必不匍匐以拾塊鄉使陽明果聞道則其行事當彷彿白沙矣無欲之教三氏皆以為第一義狂惑愚鄙之流竊笑此言為少味而高明之士亦未有深信其說者良可歎也若白沙者其庶幾無欲乎陽明之欲種種略遂令其所得者何耶此事若眷素殆非難擇者也往歲承書寄已達第以兄挾持兩端故不欲答諒今已自悟矣僕於宋儒之學非若比丘方士不知其底裏彼其難佛氏者皆可破其所謂妙道精義者尚皆內典之淺談也腐儒中先入之毒高揮大抹訾詆佛老僕直以為竊語耳

兄其無聽之草草占叙不盡萬一聱者無以與
乎文章之觀非聰明如吾兄僕不多言如此念
之念之可憐詞客李空同治第梁園學富翁地
下定遭劉武笑我猶如此況如公戲作小詩或
足以風一笑擲之

又書

奉別復爾永久仰慕之心實數數然南署閒暇
甚非置賢者之所顧德業之所儲養日愈宏大
它時救焚拯溺固將俟於吾丈也生偷安故園

差足自樂第歲惡盜劇未免嫠婦之憂耳表兄
便謹奉啟以候起居

又書

日者奉會辱相與之意甚厚別後復承睢陽所
賜書仰仞高情益增佩服近日伏想道候尚有
日新之見便中幸不惜示教大抵古人之學不
外於心存心之方莫先於靜異乎此者皆後世
支離之學也以執事之賢誠有意於古人之學
無難之不易也然要在篤信而已頃有郭韓二

工部過此論學尚有疑於至靜之説要是講學
之未精耳夫靜也者在我常然之體動也者應
物俄頃之跡今習動為終身之務而主靜無一
日之功不知動為大略顧曰主靜之蒙偏不亦
過乎不識誠明者竟以為何如也凡區區之見
大略具在約言其言之中否尚冀教正表兄楊
希括便謹奉手狀布此惓惓表兄希賜一照拂
感當何如奉對未期惟為道加護不宣韓工部
好仙學意惟在長久生耳僕與之言作外無仙

亦未相契偶得二絶録上一覧當有以教我也

奉李石疊

伏聞榮擢即用慶慰顧以辱知特異受愛不啻
依附方深俄驚遽促其為戀戀大不可堪至於
一方之重輕羣情之喜戚尤不存焉使節赴省
萬冀枉由敝處以償十日留別之約想公念舊
感別亦未忍不過我也薄儀馳賀具在別幅疑
瀆尊嚴不勝慙愧他惟俯鑒不備

與袁伯昭

承專使遠賜教翰兼佳既稠疊感慰何可言諭
来教先登彼岸之言良自笑也區區所知自以
為庶幾斯語至於心地擾擾則正在中流汩沒
耳歲復一歲不免只是舊人虛生浪死不免可
豫見矣大抵吾輩終身只用心於外物而自已
事全不辨取豈非顛倒之甚哉可嘆可嘆陶鬯
止欲破戒煮肉耳不擇形製如何也稷宮筆果
佳但皆粗者可草書更乞十枝可作楷者早寄
幸甚外墨竹一幅將意媿更無可報来既者除

日草草奉謝不盡不盡　昨聞李石疊云棐甚
恠貞白前勸兄慎於接人今不免此柰何顧此
一人耳想往来士夫豈得一一得其歡甚為兄
念之仕途誠不易何若相從求仙乎僕昨為科
道會薦甚媿忝冒然吏部覆題竟置之不知出
部中諸人意抑叙菴亦有意也兄於叙菴處素
借譽恐不勝譏者之口但僕本不欲仕尚有言
哉老親之喪此月初已踰大祥而孝字勘合一
向不復関領擬至服滿後只奏乞致仕乃今

之則致仕之跡亦不須舉不仕則已矣何必更
行陳乞反受制於人耶此意未嘗告人獨告吾
兄耳想欲聞之進退之得失繫於已用舍之是
非繫於人至於繫於天者亦不敢不順受其正
耳

與王爾菴

去歲知起用為蒼生慶之吳民思執事甚矣今
復得之喜如之何元元之困窮歲甚一歲使郡
國在在若執事易危為安無難也蕙年来多適

家難孤露餘生痛何可言此月已踰大祥孝字
勘合尚未関領擬至服滿後但奏乞致仕耳伏
想欲知故此及之恃眷輒有瀆瀆欲刻一書而
敝處寫者刻者皆拙惡乞於貴郡擇能書者一
人刻者三四人遣来敝處不識可得否外近箸
小書極知妄作中間大謬者正望故人賜教而
改也衰病草草奉瀆尚惟照察不宣

與陳汝宗

承示學規五條鄙意欲去明制附其事於敎職

條內似更完整考行謂實據考語加之參訪不即見於施行與所謂仍存善善長而惡惡短之意閒報不當者懲之誣陷者黜之皆盡詳重檢防之理往年蕭子盖在此專務訪察被紲者類當紲者也然其事甚秘不知用何術而然但竊謂用明伺察其道終未光大且凡曰訪察便是欲得其不才者以師儒之官行此與教養人材之意殆不相似先儒謂為治便要識體此恐不免失體也王制簡不肖以紲惡鄉之不帥教者

司徒教之入學而不帥教者天子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入學教之及其再三而不變然後屏之遠方然則古人非不紲惡顧當日鄉里之制學校之法纖悉具備故善惡必得其實後世不正其本欲從事於末流難矣又周禮鄉大夫州長董正詳於比考其德行道藝而略於糾其過惡虞書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其終特曰否則威之而已虞周之制實無大異大抵善善長而惡惡短乃聖人根

本節目之大所以合於天地生育之心虞書欲竝生哉正謂此也特士子甚無行者誠不可容執事重欲行之必反覆思之欲得其平行事之閒亦姑示其意足矣稽策條後欲附以兩條一謂禮樂制度曆數史學字學之類諸生或有講求論著成一家言考試畢日許投送本院一謂諸生能為古文辭者亦許投進果有可取本院仍加覆試竝不得詐偽此二者於令之法令决不大戾於以風厲學者非小補也其講習禮射

之類儀禮此等處多有難考其器數末節令亦不能備也先儒以禮樂教人未嘗數數於此盖本末緩急自當有辨且姑舍是未為有闕令之教人鍾磬歌詩者詎有益乎小學一條宜令各府刻朱子小學分給屬縣此書陳士賢先生註者最善附上學範似當竝刻內字不無一二誤者其餘分附事件四條取其簡要不必隨俗徇常徒為冗長也吏歸甚遽卒具書不獲三思惟加詳擇

與李川甫

去歲汪守附至手教時僕新罹先妣之禍未能奉荅衰痛無聊因循至今非敢疏慢也吾兄遂至隳官每一念之不任怅歎茲者得書知家居亦不樂顧區區仕宦之計悠悠流俗之情似無足置於懷者此雖常談然亦未有易此也命駕之約窮寐思之衰冗奉狀不能備悉

與高子業

頃聞有請告之舉甚盛甚盛雖當明良之世自

求嘉遯之福行止之際可謂大得志矣即日想已還第奉此以承動定遇便急還少當續聞

與唐都憲

遠違台範積十餘歲寒暄之問闕於記室至於竊承下風雖甚愚昧不忘鄉往也日者聞漕臺之拜瞻依伊邇何幸如之顧草土之間不克修慶旦夕抱歉第深反側猥蒙眷念先辱賜書捧誦之餘且感且慰重黷尊嚴莫敢通賀謹奉手狀少布區區他祈照察不宣

與劉紹功

附至牛長官所惠祿命書其書支離穿鑿極是迂僻若據以談命恐如繫風捕影耳中間豈無偶合者如其不合者之多耶大抵祿命之書惟子平近之故其言多驗其不驗者乃推測者未能精諦又天之賦命千變萬化實非有限之小數所能盡也然其有驗處自不可誣此其優於他術明矣喜忌繼善百章四言獨步之類吾兄嘗用心觀之否其辭雖淺近理則然矣夫人不能神而明之溺若忽此而求之高遠則反無干涉也

答劉叔正

奉教并獲睹近製清溜新美何減古人荒迷之中豈勝開釋有一二可商確者輒注其側不審然否乞再考定三四年來讀古人文字開卷時有所見但驗文甚苦其難當由力有所限耳以此殊自嘆自愧也有可以警發蒙惰者幸試見教暑中憒憒具覆不宣

答袁伯昭

奉教諄至如接晤言重遺禮幣領次感怍因来使竊詢起居尤以為慰吾兄雖久勞州縣然行能益白鄉用不遠不宜遽萌故園之思也承示近製将續杜集故格調如之公暇可徧讀其集使略能成誦為善惟在多讀多作久之當自有悟入矣生衰惰日甚度終無所成侯筆山雖欲見譽其如自知之媿何哉苦熱憒憒具覆不能畫所懐

與浚川先生

夏末嘗上狀計徹台覧矣伏惟初還闕庭隱然為朝省之重甚盛甚盛生近日苟安草土顧憂患之志未忘於心不審先生何以慊其愚而慰之都下事體近復何如短闇無先見之明竊欲効其欵欵之愚以為助而不敢寓之筆墨也以公明悟儻少加意念况能知愚心之所欲言矣鄉人便謹此奉手狀它惟毖重不宣

與袁伯昭

頃惠二書俱至惟付吏人者尚未領也吾兄到郡未久柰何遽有歸志相去阻遠不審其故云何将謂不堪俯仰而上之人難事耶此則舉世皆然宜隱忍以求伸可也若非此之謂而但出於引退之計則凡士夫家食類多窘迫此當經意者也又吾兄遂能絶意仕進誠善矣如其未然則今之引去與京官兩司事頗不倫後能越常格而用材者誰與此亦當经意者也以知已之愛故吐露及此幸加三思

又書

往年言未第時嘗學坐功且言行之頗有驗昨者命書黄庭豈誠有愛於攝生之言乎坐功節度今倘記其大略望録一通見示黄庭経雖文辭美麗可愛顧非傳人之作昔人嘗謂晋時好事者為之良不誣也僕近歳於老子莊列之書實能得其要領而渙然自信於心嘗以為自列禦寇莊周嚴君平之後而老子之學遂絶雖宋之大儒皆未能深究其說而遽然非之至於王

輔嗣蘇頴濵林希逸之徒號為善言玄理者亦僅知其緒餘而實不通其指也區區於千載之下獨能聞而知之列子載子夏之言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竊嘗不遜自謂近之未獲與公極談恐聞斯言必疑其盛自稱譽然觀僕於凡事輒不敢當今於此不遜意者其可信乎偶縱言及此可以一笑

與浚川

頃劉鎮撫來得所賜教幅不勝為慰伏承至京

頗不樂有謝時而去之思竊觀近日事勢殆亦非君子利往之時如公果得暫歸以待剥復之定於愚心頗謂甚善然消息盈虚在有道者必見之真矣區區臆料之說未知其中否也又聞近歲體力寢不能勞苦故亦消息之理但善攝生者為能以人事勝之爾生自居憂以來衆疹愈非往歲之比獨賴醫藥之輔稍能自支間或旬日不服藥即精神茶然以此知醫藥之功不誣也其方即巨勝丸恐欲知之輒道及

與劉函山

鄉者之事當絶口不道以直報怨始終不校區區不肖不敢不勉亦深有望於吾函山約齋也不然則吾人者真聖朝之朋黨耳使天下士大夫議之後之良史書之與彼人者相去豈遠哉此區區之本懷諒吾兄亦久有此意也

謝人

蕙惡大咎盈上延先妣伏承垂惻遣奠几筵重賜誨言慰其哀苦存歿之感莫能盡陳值便謹具狀叙謝荒迷不遑它及尚惟炤察不宣

答友

頃有狀附郭吏目開未上徹耀判至承寄訓劄試録不任感慰外愊所示多所未開動敵之云極切之論也第文選與枉法二事不知其詳未審再可略示否近年所刻試録其文體往往相類而今科尤有甚焉大抵意欲近古而變得反不如舊以其放而不謹幾與傳註無關涉故也未論文字義理如何只此氣象甚不好區區意

竊憂之不識明者以謂如何不肖春間嘗有一
二後生相從尋復謝遣之矣亦嘗為改得文字
一二篇雖不敢放顧又局促可厭回郵奉覽可
發一笑也日將長至伏惟加護以須復亨之慶
不宣

與崔後渠

自承八月後手書積時無便遂闕拜問豈勝企
慕於此辱示題名高作緬惟留都官遊多暇而
吾兄得肆力於學問文字之間既遭憂患以深

其思復得寧靜以成其學他日見於行事尚愈
不同程子若耍熟之語如兄今者是也復承謙
虛使評其所作但自顧寡陋不足為講習之資
耳夫作文利害不惟文士言之已詳雖先儒皆
有定論顧今之作者皆異於彼其高者或支離
纏繞大為可厭曰學左氏而為也或恠僻艱澁
幾不可讀曰古文不過如是耳下此則以流俗
為是以古為不必法者也竊觀吾兄之文雖未
至奇恠然意頗近之矣願矯之以平正可也管

穴之說不知然否惟再教之前者族人之傑又
附去王元玉道長書云留兄處不知為轉致否
幸取回字示下即日剝復將定惟自愛不備

與劉叔正

久不通問可量鄉往日者聞轉官蜀中於予心
甚不懌也令得來教方且以為適分區區之懷
益交游相望之情而執事之言乃君子自處之
厚也不知頗有它故否冀略示知如何

答友

行次薄遽顧勤枉蹭兄仍雅愛之深也感佩感
佩衰荒草草裁報後會邈然愴悅同之尚惟進
德修業以副瞻祝不備

寄張崇象

蕙惡積殃重去歲遭先妣之喪哀痛無聊久闕
上問顧嘗兩辱賜書亦坐是不時治報頃罪萬
萬憂居聞案然頗聞吾丈親被簡命執經入侍
不任慶慰恭惟吾丈厚德閎材將為斯人之福
今者方見柄用士之識與不識孰不欣懌而況

最蒙知愛如區區者哉雖衰戚之中未能修慶而惓惓之誠積之久矣又日者不肖苟免罪戾極知為門下之保合也布謝稽緩尤不自安便間謹具手狀衰荒占敘䟽略尚冀賜察不宣

寄許北樓

某惡積殃重去歲遭先妣之喪衰痛無聊久不上問負罪多矣憂居閒寂然頗聞吾師親被簡命執經入侍不任慶慰恭惟吾師厚德清材將遂由此柄用以為斯文之福況凡出自門下者

其喜幸當何如邪故雖憂戚之中未能修慶而祝頌之心則已久矣鄉者事極勞尊憲令苟免罪戾不敢忘所自也控謝稽緩尤為反側便間謹具手狀衰荒占敘䟽略尚冀賜察不宣

寄管平田

春間省祭官趙鎮回伏辱賜教累幅恍如侍左右而承慰藉也又蒙嘉惠遠遺賻幣倍用感刻生憂患之餘加之衰缶居常忽忽殊不自聊以是久闕拜問聞榮轉亦未能以時修賀生於門下鄉往最切而踈慢乃爾直衰楚之故非誠踈慢也不審蒙矜恕之否茲便謹奉手狀士奇時濟承之倘有便音敢煩附一名字問訊區區意緒銷落所不忘者惟諸君子而已未由奉對豈勝馳戀之至不宣

寄鄭年兄

蕙在京之日少卧病之日多加以敝郡僻左罕有過客故雖諸同年之門不能通問則其它人事之廢絕可知矣日聞吾兄榮擢至此方擬具

狀通賀顧乃先辱賜問兼以寄貺感怍感怍恭惟吾兄久屈而始信雖非君子大得志之時而復亨之漸此其兆也汪守便謹此奉狀即日凝寒從者北上伏冀加護不宣

與伯昭

奉二教并蒙寄示金丹節要非相與之至肯傾竭如此哉僕幼而好觀參同悟真金丹大要諸書然苦不得其門正德初遇一道士姓呂者言龍虎鉛汞僕大笑之道士曰子未知故也僕心

甚駭其説久之復觀參同諸書茫然猶昔也試
以道士之言思之則其言無不合者亟尋道士
則已如它郡久之道士復來僕請問焉乃授余
一書即此書是也當時踴躍欲行之既而因循
歲復一歲至今二十餘年矣其書亦借人而已
之常往來於懷此事雖為俗人言故僕未嘗輕
語人也後己卯庚辰歲在都下借得道藏觀之
擇其可取者抄得五六十種因知方士之術不
盡於參同諸書所言也嘗以為言神仙者歷代

各有一説猶吾儒之道歷代不勝異説至宋之
程朱而後其説始定但不知張平叔上陽子諸
翁果能猶吾儒之程朱否也漢書藝文志列道
與房中神仙為三家今其書多無傳晉葛洪作
抱朴子敘長生之方曰金丹曰閉息曰房中曰
守真一其言金丹者五石也以為長生之至要
今其書幸存所謂太清金液神丹經也張平叔
則以房中為金丹而盡廢諸説如悟真篇所云
是也至金元間王重陽丘長春則專以清靜無

為為宗歷代言仙術者最多大抵不能過此三
家矣三家之甲乙未敢臆斷尚俟與吾兄商確
之節要信奇書也但煉氣開闔二篇其工夫似
太繁又有疑而未了處亦俟相見得口傳而後
能行也來教云心可以制智可以去氣可以和
七情不能奪斯言頗傷於容易老子曰致虛極
守靜篤未至此境界未可言制心去智也心中
之欲一毫未盡則其神不能凝其神不能凝則
舉目開口之間真氣散亂而七情得以縛之即

如作此一書便是不能制心如此縱得金丹入
腹恐不免有潰逸之患吾兄試更以鄙言思之
可也其曰技葉根本云者又得之矣所舉黃庭
經二言甚善然其全書皆存想嗽咽之小術非
真有積精累氣之訣不可以其一二言而併信
其餘也孟學博致仕而去者幸也嘗觀今之士
夫其識趣卑陋者蓋不足道間有儁材又率病
痛不少其每下者則遂如孟學之放恣不但不
能逃明者之識想仙人隱君子亦笑玩久矣此

世道升降之機生靈休戚之本風俗已成孰能迴狂瀾於既倒也不如俏知已者遊五嶽以訪異人乃最上策也寄上大洞經黃庭之流也陰符釋義大丹口訣陰丹之學也口訣内有一段筭完時采藥之日月最詳節要所無也王真人語錄無為之學也其書雖未粹然實有至到之言傑所最愛者也煩令侍史繕寫一本見惠原本并上三書悉奉觀甚寒作報草草餘非筆墨可盡

答王南岷

連日方卧病使來枕上發書不勝開慰寄示近作見吾兄詩思大進喜可言耶詩文小技誠如來教但世間除却得道與聞道者便是此事為可貴身後之名亦雲翳耳見在之樂更無踰此者矣復承讀老莊及内典尤以為喜肇論佳然於死生之說則未盡楞中有起信論中峰廣錄二書可取觀之起信立真如心生滅心二門即吾儒所謂性情老子所謂有無也道之綱領特在於此此處理會透徹它無不通矣吾儒經傳本是第二層發用事非由化於舉業之習難另着眼也惟中庸未發方是心法第一義顧其言甚約而其說之之詳乃在於釋氏之書程子表章此道固有所自來但諱之不言耳若曰據中和之二言而遂可以盡心知性雖聞一知十者亦有所不能也自中庸之外更無從源頭提掇處然則程子之學果自何書得之耶後世知程子之聞道而不思其出入釋老其聞之於二

氏者蓋多矣如程子曰釋氏之學又不可道它不知亦儘極乎高深又或問莊周與佛何如曰周安得比它佛佛說直有高妙處又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言極有好處使非深於二氏之學亦安得有此言乎今之儒者淺狹卑陋未有能稍窺本原者故將未發之中視之如長物其所講論但是君子中庸以後三十章了蔥知未發亦只空說了一生彼又將此一節高閣起孰為道孰為性孰為心法與夫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程

子之所以為程子皆一時儱侗了尚且高談性
命䛆排佛老悲夫悲夫古人曰大言不慙恃惠
子之知我也近年有未發之說數條卒卒未能
録上力疾作狀草草餘具別幅不備

與高藕門

儻免喪已三月雖有進退維谷之歎而居易俟
命不敢不勉也日者鄭慶雲報其屬意盖為不
肖惜乎不幸而不當此例也憂患以来恒興齒
編氓為幸况冠帶之榮耶人皆求福巳獨曲全

曰苟免於咎莊生斯言可謂實獲我心矣吾兄
出處非吾之比至秋閒議之如何辱贈長句掛
名雅集何其幸也顧令不讀書不作詩文無緣
忝盜耳小園一池亭榜曰瑩心頤得一篇為寄
惟勿以此塞序文之請細觀雅集音響時有未
妥帖者如伐木選鈎竿得詩好夕吟其首字一
宜用平聲乃魯其它更無閒然矣倩人同盛使
去專候老子序萬無遽遣之徒歸又註本止有
此耳亦望賜返外亂道一冊附上所懐甚多不
能盡白柰何

與王浚川

近聞留都司馬之命不任慶慰令者計當還第
謹具狀馳候前承誨劄未能上覆周貢士来又
蒙賜教弁示丁亥集有警於昏眛多矣但於太
極陰陽諸論思之未通此殆為先入之說所蔽
尚欲問難冀煩重諭然非筆墨之可究也比年
誦先儒之書稍見得一處頗為切要敢因下問
之及而就正焉昔延平先生嘗語中庸曰聖門

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
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體要也若
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
見是理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可以
言中庸矣晦翁亦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
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則處事應物自
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生因二先生
之說而推測子思之言既又考之群聖之學六
經之微言往往若合符節於是竊以為此誠義

理之本原學問之綱領外乎此者不足謂之善學也故凡學者必先從事於此體之於默識養之於主靜及其道之成也內欲不能留外物不能亂天下之事無不各得其當特一以貫之而已不然內有毫釐之偏則外有尋丈之謬欲其中節不亦難乎夫性情一物也動靜一理也何言中和而抑揚其說也蓋有體用先後之分焉物有有體而用弗利者未有無體而有用者也是故學者不先患情之不得其正而先患性之

不得其養蓋未發而中發而乃和若失之於靜俟至既發而圖之雖有隨事精察之勤矯情强制之力亦將救過之不暇古人心學之妙豈如斯而已乎程子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蓋止此耳生非知言者循行數墨僅一有見乎此雖然直說之而已未能學也獨念先儒之說固為詳至第雜於衆言之中而未及特書屢書以詔後學亦恠近歲講道之君子為說頗多而顧不及此兹以質諸左右為一所擇不謬先生其益推明古人之說庶使後生小子聞大賢之言而信從乎衆此學其有興乎疏懶不能三思辭不逮意此外所欲言者亦不能詳布希惟照察

與張元傑

不通問二三歲惟積傾仰伏想吾丈閒居日久養愈純而見彌高矣往承不鄙欲以緒論見示敢請副本以解渴飢之思不肖免喪尚不死凡百無足道惟學不力而行不修以是為媿耳南郭近治一園頗足寓目浚川公舊有詩云葺舍

聊應近先隴閒時正好鑿蓮池廣求藥本畦防窄劇製花欄客說奇乃荒園着題詩也吾丈肯一來游乎貴縣至數處再宿之途耳暇時果能命駕不惟慰塊處之懷庶將聞道義之誨此深願也卒卒謹奉手狀它惟若時保護不宣

與崔後渠

往年奉教聞尊嫂違世去歲夏仲禮過此復奉教墨乃荐遭老伯之喪且除服矣相去阻遠負不能一奉慰罪罪愧愧僕於丁亥秋亦為先妣

所棄背令服闋行湍一歲竊伏故園無足道者緬惟吾兄近歲所見宜加高明而區區亦頗有絲髮之見所恨不獲會晤以往復其說耳承命索近所為文輙往亂道二卷不識有一言之幾於道否其間偏駁甚多望略見教顧此乃三二年前所劄記者近已覺其不切惟時靜坐存養此心而已嘗竊以為聖人之道要之决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後世經術文章之士極其所至終是以文字為主以故學之終身往往有無所秕駕之歎蓋不明諸心而假藉於外是以言愈多而愈無當學愈博而愈不足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滐父云僕欲整理毛詩此誤傳也竊觀先儒說經雖深淺不同大槩得之後之作者但可補其未備爾若復自為一書誠似剩矣又訓詁之學大抵未嘗知道持其區區之見以推測古聖人之蘊真求教所謂億說耳若於聖人之微言無所發明雖釐正小小文義亦非儒者所貴也矧其下者離真失正不惟無補於萬一徒增聖經之疵纇耳鄉示體仁說有數條甚好原道釋所見甚淺兄顧為序之何也相去遠欲藉以承教不覺忉忉然殊不能盡所懷便間幸時賜書

與高蘊門

承詩教并獲老子序可量欣慰老子之書僕誠見其有益於世故妄為之說然使說焉而世不信又奚益哉則思得賢者序之庶世之信之者衆也執事復言與李君同讀其書而愛之凡古今人為書未有舉世悉好之者惟賢知者好之斯傳已昔人云天下英雄所見畧同今二君之見既爾天下俶儻知言之士可如二君者其見能無同乎然則鄙說之傳也可幾矣復承問談禪近實有之然其始彷彿則已洒然知異之矣未知後來所見終如何耳所云穆伯潛周用賓王純父皆嘗試之顧是時僕尚未讀佛書故未能請問以窺其所造之淺深也純父欲合三氏而一之其言偉矣而其詳未得聞也三氏之說

出於世久矣如斯言者中人之所疑而駭而下
士之所笑而姍也然二氏之說行於世尚未遠
安知千萬世之後不有如純父之言乎嘗妄論
之三氏之學皆心學也夫心一而已矣彼三氏
者皆聖人也學至於聖且弗自知其心乎苟知
其心其理有弗一乎其理苟一其言豈有二乎
今夫水有流有源心則亦然其流也三氏皆言
之其原獨佛氏詳言之老子次之而孔子則罕
言也蓋人上智寡而中人多中人雖言而不達

此其所以罕言也若乃上智知罕言之意自能
求之於言語之外復知其所已言者非所罕言
者也如是則罕言亦言矣至於二氏雖亟言之
亦終不能言也故曰言語道斷道不可言言而
非也於戲此於易之所謂密中庸之所謂隱豈
異指乎後之儒者大抵見心之流而未見心之
源其論學也不專求之於心而泛求之於博學
力行之間其極論道德終規規於事為之末與
夫大道無名上德不德者異矣孔子之言雖嘗

云爾然孔子之道非盡於如是而已使盡於如
是而已豈其所謂罕言者乎夫儒者於心之本
原果未徹見則與彼二氏之見不同矣既與彼
二氏之見不同亦惡得不以二氏之言為異端
之言乎凡儒者之紬老子者集解中稍辯之然
世俗之人必有非之者矣若佛氏之說則尤見
詆於俗未可并與之辯也昔伊川有言佛氏之
道非不上下一貫至其用處便作兩截程子此
言其許之也不為不至矣蓋上下一貫非聖人

之學不及此然則佛氏之道從可知矣今世俗
之學其所見果有及此者乎柰何持朦朧之目
而識離婁之不察也因下問之及率然如此然
終非筆墨之可究也想執事更嘗有卓絕之見
幸略垂示

西原先生遺書卷之上

西原先生遺書卷之下

亳郡薛蕙君采著

與聶文蔚

往歲幸獲奉接別去復枉賜詩翰惓惓以陽明之學為言其欲益於不肖者甚厚顧當時未有知識殊負執事之愛近來盡見陽明之書始感執事之言惜乎陽明已不可復作不得及其門而從之遊矣當衰世之中失此偉人所繫甚重其可痛可痛此公知行之說區區終有未喻至其

拈出良知二字真可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古人良知之學廢絕而不傳久矣有人於此續其不傳之緒使天下復聞其說其功之大小何如也當今之世聞而知之者固多矣或者猶不無知之未至者況於不信而不說之者往往不勝其衆也此學殆將復絕矣此其執事與同門諸公之責乎竊嘗以為良知之學誠至矣學者既以此為本宜必以靜與無欲為助不然恐徒為空言而終無實學矣蓋非靜以體認之則得之者淺必不能的見而不惑非無欲以存養之則害之者衆必不能固守而不變愚見如此執事試思之以為何如大抵主靜無欲之學實亦提綱挈領之論後來諸儒之所講明者終不能出其範圍乃若議論愈繁使濂溪之說反汩而不明蓋有之矣偶值郡人便附狀率爾及此弁少致佩服馳向之意無由會合得一劇論筆札之間不能盡究也因風不惜垂教

與文徵仲

往年承寄示休致四疏念將出都故不復奉答至今忽六七歲復以路遠不獲致問雖音息之疎而此心之奉懷甚數也近來想履況增勝湖山林藪之間良可樂也每念衡山清修不汚安於貧賤至其晚節始涉仕宦之途復能不終日而去之凡交遊之有識者不但服衡山恬退之一節實嘉衡山為始終之完人也僕雖退藏恒未忘憂患矰繳之迹遠媿於冥冥者矣呂子行附寄略布區區老子解二卷登汎之隙聊備一

覧章逢之徒知言者鮮必有以是而罪我者非羊何輩不必示之也九逵履吉二君會間為我致意無由奉見臨書增嘆

答劉梅國

日屢聞誤愛之意甚篤不識不肖何以致此感佩馳向之心積已久矣自惟晚進方切退藏故未敢通誠於左右猥承貶損先賜教言豈勝欣慰老子之書今人屏而不省生為之說又皆淺陋而公獨有取焉達人之見異於時俗遠矣此

書近象仲禮遣人刻之中間與舊稾不同者多蓋屢有所更定敢再塵覧外亂道二卷皆一時劄記之說淺陋最甚不審有一言之近似否兢正有道竊所願也伏誦教末以為五十無聞雖欲進之心日有孳孳夫復何得執事其將誨諸哉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於公見之矣顧公之下問古人求益之心也生直為俊報之夫何益哉是夫子之所謂損者也竊聞自聞者謂之實聞自得者謂之實得非夫自聞自得取之於外終非已有為其本非在我也在我者其物至近其道至簡其事至有功也公誠少加之意當日有聞而日有得矣退之曰惟執事可以此言進以是敢効其愚然野人食芹而美恐不可為王公之獻也未由親侍伏惟加察不備

答友人

辱惠書并示春秋或問三經說數篇讀之累日不勝欽服世之溺於所聞之士如執事之用心

者寡矣執事謂孔子六經焚毀於秦漢世無能釐正宋儒傳義尚有牽合附會之說欲黜其偽而補之且譬僕為當世知名之士使評其是非執事之為書其獨見自信蓋將度越歷代之儒者而今世之寡陋如僕者執事顧兢而問焉僕誠惶媿而不敢荅也然厚意不可虛辱試誦所聞而執事擇焉夫六經自秦漢而後其殘缺錯誤多矣蓋非孔氏之舊也而凡古之載籍亦皆逸亡其存者多偽書焉儒者生於數千載之下

不獲見聖人之全經復無古之載籍可以為證
宜守夫子多聞闕疑之訓學其可知者闕其不
可知者如是足矣不然是臆說也傳曰疑事無
質況聖經以臆說決之可乎六經之大義自宋
儒發明之思過半矣中間不無未當者不害六
經之大明也至於諸儒議論同異亦各有所見
當並存之以廣異議非可以一人之見廢之也
程子謂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蓋
謂此耳然區區復有所聞敢為執事言之夫古

之君子學成而後立言其言也為道之不明也
言以明道為主則其言不得不約故古之為書
極寡後之君子學未成而先立言其言也為名
之不聞也急於知名則文章訓詁皆竊取而為
之言之當否不恤也故後世之書極多雖然以
己當之言而致虛偽之名此可得於愚人爾君
子之論謂之何哉今執事之書非為名也蓋欲
明愛人之道也然程子有曰學也者使人求於
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

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
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
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采同異
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身君子弗學然則君子
求聖人之學蓋有在焉非在於文章訓詁之間
矣竊又以為聖人之學未易遽言也有志於學
者宜以論孟之書取其切己者講明而踐行之
若夫六經之義姑徐徐求之未晚也此不惟初
學自治之方使世之儒者果皆從事於此則人

人有君子之行雖不治六經而六經之道不遠
矣若後其身心而徒以窮經為先雖真得秦火
未焚之經親聞夫子筆削之義亦何益之有執
事著書立言不過化今而傳後僕之言倘不甚
謬執事其取之以告今之同志亦化今之一端
也

與浚川

歲暮奉狀想徹記室新春伏惟道體萬福生區
區之意已具昨狀日聞晉溪當軸永嘉復召還

控請恐不可得當瘖默俟罪於家爾途窮計拙於此莫知其可幸指教頃見空同集敘篇末數語可以太息生非敢方空同而跡頗有相類者遊嵩集呈覽巖翁西還未幾即下世言之感塞天之於善惡竟何如也南都王子新能書妙一世其才氣亦非凡子可望生與之不相識然稔聞其人君子之愛才見一技斯取之矣允俟全材而愛之將舉世亡遺其愛者吾師以人材為已任如子新者謂宜收之以備門下之一人僭

妄死罪死罪同學生行速卒奉狀草略不備

與東橋

日者奉途次書繼又得廣邑承差附來書吾兄欲息游以辟世使它人聞之將進其慰解之說此莊生所謂非相助以德相助非也在僕則不然願不渝初幸甚審欲復出姑相時而動未晚也大抵仕途百損而一益益者幹些小利人事業此外便都是喪本心沒天理之陷穽上馬者尚不能討得個直過其次惟下達於無底之藪而已如此弄了一生不曰至愚吾不信也世人但知眼下富貴不知遠慮如其公者今如何哉可惜只恁麼鶻突死了昔年得意之境與夢亦有異乎聞遂肯信樂於佛書世間可出生死者惟此一門但此事猝急曉不得久之自能悟入區區所以愛兄贈兄者獨有此耳餘具別幅言不盡意

寄劉叔正

承書既多慰三復書辭惜不得面究輒因來誨

具其大槩倘有疑駁幸賜往復所云嘗略觀內典希想於真如不滅之境此一言固喫緊語也又云但佛老之言與吾儒皆源同而用異語似而志岐高者其志拓卑者其的實一例以玄虛高之恐被其誑耳此殆往時略觀內典未得入處故不及究其說而置之主以臆察不決之見輔以雷同相非之說故云云也源同而用異斯言是也語似而志岐非也將無襲先儒公私之臆論耶佛老之道豈遠於人乎雖孔孟之道亦

然謂之畀固也其於向上一路乃生民性命之
原聖人神明之德其高無以加矣知其說者始
知當時孔門為罕言而後世六經為未備也夫
佛老真聖人也豈如世之詐諼淺薄之夫自誑
而誑人乎彼方以其道修諸身而化天下顧乃
自誑誑人身且不修天下亦孰從而信之使世
皆中人猶可誑也如文中子富鄭公趙清獻呂
原明劉元城游定夫謝上蔡諸公豈為誑人所
誑者耶殊不然也諸公皆尊信佛氏老子尊信

者衆故不及儒者見道未明或有不免自誑而
誑人佛老無是也又云佛老作得成自足雄視
萬古儒生狼狽乃有不及二氏之萬一存乎人
耳此亦知儒生之可羞而有取於佛老矣顧明
者之意終是不肯以異端同醇儒若傑之見則
不肯以佛老同後世之小儒特同夫古之聖人
耳此其說柰何古聖人之學心學也非他學也
久矣夫其不傳於世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
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易書詩微言尚
多姑舉一端夫未發者以言乎心之靜也所謂
性也發也者以言乎心之動也所謂情也古之
聖人明乎性情之德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靜虛
動直各臻其極所謂致中和也然此二者復以
主靜為本盖寂然不動者固有之體心之常也
感而遂通者斯須之用心之變也非特心之體
用之變宜先夫靜也事之感者其事本不多其
時本有限未感之間皆退藏於密之時也先聖

後聖之心學如是而已此傑所謂佛老與古之
聖人同者也此梗槩耳然未發之理窮之而愈
深測之而愈遠世儒之學不知反求於心者無
以議為也閒有服膺身心之學者曰酬酢不遠
其則者或有之不可中節與致和曰主靜以立
大本則未也周子其庶幾乎程邵次之中庸之
書辭約而義微世儒知之者寡獨程子以為孔
門傳授心法而其它載籍不與焉故曰放之則
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自程子之後其學浙

微漸差名為儒者而儒者之心法曾無關焉此
僕所以不肯同佛老於後世之儒也又常以為
世之儒者皆知庶物人倫為至矣未知性與天
道雖可以貫人物而庶物人倫不可盡性與天
道也夫性與天道蓋孔子所罕言若夫庶物人
倫固諄諄言之矣苟曰吾未盡人倫遑及其他
則可也若曰人倫之外更有妙道豈惟不知佛
老亦不知孔子也性命之說孔子發其端矣未
數數然也雖老子亦然其極談者獨佛氏之書

耳世之賢知之士若欲為篤實忠信之君子如
司馬溫公范文正孫明復徐節孝則求之儒者
之學有餘師矣若欲真知心之所以為心真知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真知真心常住不生不滅
之道舍佛氏之書而能至者萬無有也凡區區
之說舉世將以為狂誕然僕不以語之也聞於
知我者談之姑思之可也區區於程朱之書讀
之久矣實見其不及二氏者隱之於心而安稽
之於聖人而合非苟為狂誕也詩文書札彌精

麗矣送徐方伯敘非玄虛之流乎但恐無下落
雖玄虛而不的實耳匆匆言不盡意餘具別幅
不盡
又云必欲強而同之其原末毫釐之間皆混而
無同某之所未安也夫未發之中聖人不得不
同也此大本也於此苟同是謂大同事有小異
不害其為同也世儒無未發之中其源頭既受
病其行事從可知矣此其於聖人之學同邪異
邪固不難知也且明者之未安僕往年何獨不

然乎大抵由習聞儒者之言耳夫所謂真如不
滅者實有是事而世莫之求也生死亦大矣視
文章名譽富貴之屬不有間乎子路問死程子
以為切問是也若死而斷滅有何道理可說則
夫子不當以知死為荅矣朱子躬行博學令人
萬萬不及至其晚年非不知生順死安也由未
曾實透得此關故理會叅同契平生於性命之
學死生之說註解得盛水不漏晚節末路胷中
略無得力處却索之於方士之術不亦惜乎夫

不知性命之説豈知聖人之道乎此翁畢佛之説矣豈知方士之術乃佛氏所甚卑者乎以此觀之則朱子者非獨不知佛老之書想是莊列之言亦討不着巴鼻此可以為鑒矣然使吾人苟無一毫恍生惡死之心則二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顧恐未知佛氏本無生死之道終不能不為生死所動借使不動强作主宰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脫生死在佛老之心學特餘事耳非以生死脇持人也

與谷仰之

不上狀忽復踰時蘊結之心與時而長矣近日尊候如何北上想已逼相去日遠令人悵然幽居覃思所見如何僕昨於七月二十六日夜欻爾頓悟往時於此頓悟一事雖深信之亦未免有疑每自笑不知此事畢竟有無若一生不悟真是誤却一生今乃知古人之不我欺也死生之道渙然無疑自餘窮達毀譽從可知矣然超生死者特此學之餘事要其極致實與聖賢心學同歸異途顧非世儒之所及知也世儒依託揣料高談濶論自今觀之真不啻隔靴搔癢耳竊惟如吾兄之聰明誠肯用心於此未有不透徹者盖此理雖甚微妙然固有之物孰不本具獨以無自信反求之功加之志分於多岐心蔽於舊説是以雖固有之而終身不察也此事非兄知已豈輙衒露它人語次幸為秘之老子解近復改定數處未能録上其書似亦不宜驟出想識此意也傳燈録往固見之有續傳燈録者更似過之不可不經目也宗鏡會要奉覧碧岩集欲寄回一閲以印証所悟餘懐不能覼縷亦自非書可盡也

與友人

二三年来劄記其臆料之言未知與王弼向秀張湛何似往舉三説無為之學至矣非此皆有為之法耳每觀来教似為先入之小法所蔽故反棄此而取彼也宇宙之間惟有一物長存不壞為天地萬物之主豈是别有一物也惟此一

物故惟有一法夫此一物不可以思惟而求不可以修為而得以思惟求者攀緣之妄心也以修為得者造作之幻業也妄心幻業生滅不常豈能常存而不壞耶夫人分靈於太極太極之妙已不可加矣今加之以人為之智力反有過於太極哉古之人有見於此所以貴夫無為也老子一書大抵皆此意也其言不可勝舉莊子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金剛經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又曰一切

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傳大士頌曰漏識修因果如何得久長饒經捌萬劫終是落空亡如大洞黃庭之說有為甚矣果依其說而行之則精擾神濁何異俗人之營營邪故凡有為之法不惟不能養生實是動之死地耳公既有取於棲雲語錄而又酷愛黃庭等經則於棲雲之實知之未徹前一二年儻尚有此病故看古人書不分曉今歲始漸知下落復觀古人之書乃句句相應耳且所謂積精累氣以成真精氣亦形而下者未有涉於形器而可以後天地而不老也以為愈疾安樂之法則可若以為究竟之法真是謬以千里也

與人書

比再奉賜問良深感佩雖未即覲炙像形然竊誦教言亦仰窺高誼之彷彿矣夫知學問之大者退然亡其有見道德之尊者窅然忘其天下古人之風殆廢絕於後世今何幸得公倡之第以蕙為真可予者則又過矣奉感僅能道此殊

不盡其區區外粗幣藉將賀敬輕黷尊嚴尚冀賜入幸甚

與西亭

辱書見相知之深相愛之真矣詩不云乎無言不酬故區區頗有復也聞諸老聃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莊生亦曰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念耶鄙人累於文字西亭困於賓客吾二人者當三復莊老之言庶幾於不遠之復也

與張東岡

久不上狀思企良動領教不勝浣慰蕙之不肖自卜無可用於世如公清德竟亦沉廢於家果天實為之耶此在賢者何加損不足道也但所関繫者殊大使人不能不太息耳承索小集偶無藏者容别具上新刻老解輙徃塵覧望教之教之自餘心曲殊非筆墨可究也

答王端溪

久企下風未由奉見遠承貽教大慰夙心蕙之

解老子固意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世之君子果以蕙為狂為愚而不屑教也不圖有如先生者迺肯賜之話言諄諄然而誘喻之天下之愛蕙者孰有過於先生乎然先生非私於不肖也盖將明辯聖人之道而為天下後世之賜也如蕙之愚不足以荅盛意然亦不敢嘿嘿也先生之言曰老子之道疑即仲尼之道也然以其先無而後有先虗而後實先道德而後仁義是無恠天下之多口也不然仁亦道也義亦道也而何可絶仁而棄義也豈非所謂毫釐而千里者與嗟乎舉世以異端斥老子而先生假之於仲尼舉世以虗無為不可而先生特病其先後為不然凡先生之意徒恐老子談仁義而差不免有毫釐千里之弊耳先生析義精而持論平視彼不知要領而黨同伐異者不可同日而語矣故蕙敢誦所聞俟高明之再思焉竊謂老子之道即仲尼之道也性一而已則老子仲尼之道不得不同特性與天道之説孔門所罕言故老子

之書雖同於仲尼而後世不知其同也非知性知天者孰知千聖之果無異道耶夫仁亦道也義亦道也此吾儒之言也道者性也仁義性之用也此老子之指也私恩小恵之仁小廉曲謹之義此老子之所棄也上仁下義又老子之所取也或抑或揚亦不専於棄絶矣仁有精粗義有大小雖孔門之言亦非一端而已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樂記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子思曰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此數言者雖有精粗詳略之不同然與老子之言皆所謂殊塗而同歸也夫寂然不動居先乎感而遂通居先乎察夫先後之閒可以見靜為天性之本矣退藏於密其常乎見於事業其常乎察夫久頃之閒可以見主靜為復性之學矣然則先無而後有先虛而後實先道德而後仁義彼固自有先後非老子先之後之也老子後儒之得

失其原正在於此蓋毫釐千里之閒鍵仲尼老子之同道其大端實繫於此蓋前聖後聖之符節也又嘗謂易之所云本指卜筮而言樂記之論乎亦詳於動而略於靜故孔門傳授心法獨子思為能識之耳自子思之外能明性情之道者舍老子而誰也昔子思之言性也以為天下之大本則性情之辨學問之序子思已發其端矣斯義也惟程子閒而知之惜乎自延平之後此學復失其傳後之儒者明於庶物則有之知

未發之中者則鮮矣蓋情易見而性難知信乎性與天道之難聞也是故眩於事物而莫知統紀迷其本心而無所歸宿古人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正謂此大本之差而非謂小小節目之差也且聖人之道所以不明於後世者正以性學之不明耳苟徒以仁義而已則宋之儒者何以大過於漢唐而周程之學亦何優於横渠涑水耶以此觀之老子之道真所謂猶龍者乎莊曰道隱於小成夫絕仁義而害

斯道此先生之所憂也語仁義而遺大道此亦區區之憂也奉覆卒卒無之書不盡言它日倘獲親炙庶幾盡吐所懷耳往歲僭著一書因輒呈覽更乞如解老之教我也

與浚川書

日兩奉賜教感慰辱下問佛老指趣生欲奉告久矣顧其為說非筆墨所可終也大抵二氏之道乃修心之內學盡性之極談孔門之所罕言吾儒之所未聞也况其要歸蓋性命切近之實

初非荒唐幽深汗漫之論特以其至近至神難於覺悟故謂之玄妙耳儒者拒以不信既不足以知此而二氏之徒能得其傳者亦寡矣然世之禪學猶皆以明心見性為宗無他說也至於方士之流則大背老莊之指旁門岐徑不勝其多極其優者亦有我有為之小術耳老子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此與自利自私貪生畏死者異矣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

常不知常妄作凶此與安排造作勞生求生者異矣西方之書曰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不真是菩薩又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此與老子之言豈非同條共貫乎即二端而觀之可以見方士之道之陋矣來教謂異僧方士率有長年者夫聞道者生死修短一也苟不聞道則老彭之末路與殤子何殊焉佛氏有無生之說乃出世之第一義也以吾師之高明反求此道必不遠而得他日造浚郊之廬更當輸寫所懷率爾奉覆猶冀時一經覽也

再答浚川

頃承答教論二氏指歸吾師所得已極高遠然於愚見畧有同異輙復商確冀或有毫髮之助傳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者也來教云仙佛之說起自末代竊惟仙佛之說其所從來遠矣蓋古聖人盡性之學也如所謂死而不亡者非盡性則不能然亦非盡性之外復別有不亡之術也藉曰不然則古之神聖其道反不逮仙佛

而仙佛創起季世反獨得不亡之術可乎參同契中無念以為常此言與禪學無異顧特一言之偶合耳譬猶諸子百家間亦言及仁義而其大體則非也鄉使伯陽果知以無念為宗豈復談乾坤水火如彼之支離乎又謂楞伽彼此因緣不專一體金剛法相空色同歸於無乃唐宋高僧大士敷演心經而作者二經義理宏博殊非一二言所能盡心經標舉大端殆非二經之比唐宋高僧尚未能盡知其說況能作耶來教

謂吾儒之教以修心治世為事夫古之聖神內聖以修心外王以治世二者之外誠無餘事但後世去聖逾遠而其傳寖差寖陋治世之法儒者僅得其粗而不究其本至於修心之學則講之不明久矣夫不能自保其神明雖道濟天下抑末也又謂佛氏之學與學仙者原出一途專於為己無復為人究其所趣不過使原性常在雖滅不昧而已故非有術不能即得且如人心虛靈不觸亦動故學無心必須心息相依而後

可無欲使神住必須迴風混合而後可住捨此二術則心必無不動而神必無不馳此條得失似相等矣仙佛一途誠是也專於為己無復為人殆有未然自古聖賢不越教化斯人使之為善耳為人之利孰大於此二氏之言大率如是至其切實而精微則反身為己之學也使夫人知為己之學其為人不既多乎原性常在雖滅不昧此固然矣特至人明於性命則了生滅之常一衆人不知其性則見生滅之有二此猶淺

言之耳自餘差別之義不可勝舉非累幅之書可究也未知生焉知死蓋吾聖門之微言邵子曰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周子太極圖末亦援易及死生之說非無為言之也心息相依蟄心之一術耳二氏之書往往有之然其術非盡於此也如吾儒中之聖人所謂至誠至中退藏於密即無心也彼其所以能然者固自有道矣豈亦出於心息相依之術耶程子曰知道者思慮自無又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又曰

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此言皆略開其端然亦有所自來矣神住即無心是也似不當二言之迴風混合指何術而言更望乘諭俟別請益又謂學仙不成亦不失為禪覺夫老莊所謂仙與佛所謂禪誠非二道但如後之方士其術淺陋曾不逮小乘之禪也昔者程子每以佛與仲尼並之其論莊周猶有何敢比佛之語況後之仙者乎夫禪學者不惟賢於後世之仙學雖吾後儒之學亦非其倫矣何者後儒雖言

無我而不知無我之實雖言無思而不知無思之指雖言無欲而不知思欲之本無雖言性善而不知性善之極致雖言人皆可以為聖人而不知性即聖人非由修為而得也以此觀之禪之為道可知矣雖然使其道驗諸人心而不然考諸聖人而不合庸非無稽之言乎今驗諸人心則其所謂空寂者即吾未發之本心考諸聖人則其所謂定慧者即古聖人之誠明推此類而言之其道不可悉數故程子有釋氏知性知

天極乎高遠之説彼誠有所見而言之非茍相許可也来敎謂若是無術大是頑空夫仙佛者得乎最上之術實無術也順乎真性之空亦無空也金剛經曰知我説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又曰如来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又曰若言如来有所説法即為謗佛凡此類者其義云何望吾師更精思之他日深有悟入始知佛與吾聖人之道本同一性而佛之有功斯人不在吾孔子之下也縱言及此大類狂夫之言矣然非吾師生未始發其狂言旬日感寒力疾具疏不備

答王含真

奉別三十餘年不聞仙隱何所以故不獲致書忽承枉問不勝為慰蕙行年五十度君又加老矣封示丹訣別來所造止此乎果爾非所望於高明也老莊之學與儒者之道皆不越知其性而養之其小異者道家每及長生此固得道之餘事耳世儒不知天性故以長生為異學而方

士亦自畔其宗乃以小術為大道皆僕之所不取也老子集解中往往略開其端執事倘虛心而求之則區區之説未必不賢於魏伯陽張平叔之亂道也君愛書康節詩却請熟觀擊壤集果見得此翁之學則知聖人列仙之學皆不外乎此心矣外寄作樂府三首奉覧幷乞轉呈荊川以為何如也

答唐荊川

蕙頋交賢者久矣南北相望無由致其區區忽

承賜書幸慰之極往歲在李石疊所獲覩郊祀詩一章於時心服荊川以為海內異才今奉教言窺荊川之用心則夫異才云者果足以盡吾荊川乎雖然所謂異才者固不獨文藝之殊絕必能知學問之無窮究斯道之根底而後謂之異才耳古今之才士多矣苟不及此要不足以當異才也如蕙之愚則僅涉文藝之膚淺粗知學問之端緒來教推奬太過讀之不勝慙媿顧荊川之見予如此蕙不敢不誦其所聞以荅厚

意之萬一蕙所願學者竊欲自知其性耳生平毫髮之見畧具約言然未知其中否也借有中者而復未能踐行程子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蕙誠媿於其言自悼夫終身之無成也筆劄莫能盡言兼之王使歸遽尤不能從容奉覆也

奉浚川書

頃周生歸未獲還教云值從駕而出故也蕙所奉書不審有一言可果否儒佛不相合久矣吾儒舉世非之故生雖獨是之而未始敢以語人比緣問及遂率爾妄發恐見哂於老師矣然以數年之久而甫一吐所懷則生果妄發乎外奉內典亦經覽否周生復云投書之日值唐方士在坐吾師俯視今古彼俗人於道面墻何為與之對談耶末世僧道大率無可與者宜尋諸古人之遺言則日聞所未聞矣學莫大於見性莫切於知生死天下之言性言生死者殆無踰於西方之書願博覽內典不以鄙言為不然幸甚幸甚所舉無義數語亦嘗參究否餘非筆墨可

究與賜察不宣

與周約菴

蕙屏伏家巷人事殆廢故自公建節淮上不敢輙通問於臺府既而重叨知遇過蒙論薦而蕙復不能上貢牋牘以道感激之萬一雖大賢施德曾不責其私謝而鄙人受惠豈遽至於無心所恃明公聰察亮其愚拙曠度容其疎慢則不肖之罪尚未在謝絕之列矣嚮託孔文谷先達下誠併於館中獲睹近製俊逸偉麗但深嘆伏

而已公久勞外鎮未愜輿情還朝之期亦在旦夕茲周守上謁謹奉手狀惓惓之懷言莫能踰伏惟台鑒不宣

與林退齋

竊聞下車汝陰伏惟台候萬福蕙素仰下風惟塵緇往茲叨使部更切瞻依欣幸之私何可云喻頃承寵訊良感記存外具少將賀敬冐瀆清嚴尚冀撝納不宣

與顧憲副雍里

甲申歲蕙被放出京嘗辱贈言於時未獲納交故不能識執事於稠人之中及今十有五年矣亳既僻左而蕙之嬾拙復與世相絕則有如執事之賢者雖欲知之惡得而知之夫賢者不世出者也而世顧往往鮮知焉或見賢而智不足以知之或智足以知矣而復不幸不獲見其人焉久矣蕙之不幸而不能知執事也忽承賜書副以著作數通伏讀再三乃知執事以異稟而充之以問學以高才而本之於道德蕙何敢自以為知賢或者知其庶幾乎近歲倣儻殊絕之士有如李愚谷唐荊川王南江蕙嘗聞之矣今幸而復聞執事也過蒙不鄙以先公之誄見屬蕙素不能文復見世之君子好為溢美之言以亂賢不肖之實心竊病之故益絕意於文辭且嘗以為凡人自得於心者乃其賢不肖之實也此豈待他人之言而為之輕重乎苟不能為之輕重則其言雖非溢美抑豈非無益之言乎有如執事之賢其顯親尚矣有如西巖公之深造

自得非惟人所不能與亦恐人所不能知矣故蕙聞命而未敢承也倘執事之意不聽其固辭則願賜西巖公遺書而觀之或可以彷彿其精神而形容其萬一雖然終亦不能增毫釐之重於先公也來使歸遽草草奉覆不盡

答茅侯山

頃辱過訪遂得納交於賢者況平生孤陋之學復蒙印可此豈獨區區之幸耶別去不識疑信何如亟欲奉狀上扣因循未果使來承教審知

不疑於鄙言何慰如之但所期與者太過蕙誠不足以副之將有誤知人之鑒耳蕙閱人多矣未有穎悟知道如吾兄者切異珍重益潛心於斯道則白沙陽明之後不至寥寥無人也欲作數語奉贈尚思之未得別幅所條示者輒率爾奉報有不然者便中不惜往復不備

所舉廣録只看話頭久久綿密打成一片便可了生死云者看話頭而求悟慧也久久打成一片定也此與中庸所謂誠明孟子所謂盡心知

性存心養性者無異也能此二者性命之理盡矣豈有不了生死凡世儒不能了生死正坐於二者有欠闕

聖凡愛憎是非盡無差別想釋之以心體本空得之矣心體本空即是吾儒未發處此中只有天全無人只是先天曾無後天朕兆未萌聲臭泯絶何嘗有形而下者事堯舜孔子之心灼然是如此但後世儒者見解不及此故於本分天理上自生許多妄想耳

所論釋氏之學惟在明心萬行次之儒者之學心與萬行一齊致力此殆近似而未然釋氏每云六度萬行未嘗有偏廢之說其有偏者學之者之弊也吾儒自孔子而下識心者不多見也若不能識心又焉能致力祗是萬行上有可觀此特孔子所謂下學中人以下之事也孔子後而微言絶誠哉是言也至周程始說到誠敬今則又無人信得及大抵世儒只是憧憧往來波蕩於萬物之中如人展轉於逆旅而忘其家終

其身而不覺悟縱是善事亦是妄動況其下者又夾雜以物欲此謂之致力於萬行乎抑謂之自喪其本心乎孔子之道本不如此皆後儒之流弊也所引孟子告子之事亦不甚相似恐不須牽合

所謂欲其未發允戒謹恐懼而後能此言亦是但用心一過則不免常侵過巳發白沙曰戒謹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巳說破此病程子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

之之道方是致中又有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一條亦善敬與戒懼亦名異而理同但有一段云不用靜只用敬却是於名言上理會而非忘言得意也且靜正是未發豈可反非之此皆是先儒偏私處纔思即是已發中庸或問說得煞分曉想是錯會可更檢看既是致中柰何謂功夫當在已發果爾則只是致和遺却致中矣致中致和人知二者不可偏廢而不知二者不可無差等吾謂聖人終身多是致中而致和後多事

蓋喜怒哀樂本有時世人憂喜滿懷自由物欲使之然此不可不察也道理本如此不可復致疑於習靜由習靜而至於靜之成便是究竟習靜即敬也靜而無間斷即誠也竊謂未發之中學問之綱領也蓋天道之極致在於此聖人之全體在於此儒者苟無見於此便是不知本體橫渠說天理說聖神總是非天非聖必能見此孔竅得此欛柄然後知天有實據入聖有正塗耳區區平生之學獨看得此義分曉然持以語人往往聽之藐藐不意今者乃深見於是高明古人之絕學庶幾其復續乎崑崙一句所測度者非也禪家目此等語為無義語夫一切言語與無義語非有二也若不知無義語則一切言語亦非真知也今禪家獨提無義語却是以明白者示人使之易悟或者反以為幽昧險絕之語蓋未達此關棙也僕亦太煞泄漏後當自知之然生死誠一大事今此身見有生死而了悟一言即能知其無生死此豈粗淺道理耶頗於

此一語拚下十年之功務求明白洞徹不蹈俗儒簾窺壁聽之故習未有有其志而無其効者也又生死一事最可起疑疑而思之又思之乃大悟之門也

佛書極多卒難徧閱其最要者楞伽經維摩詰經起信論肇論寶藏論黃蘗心要四家語錄大家正觀宗鏡録皆不可不觀聞往年嘗看六祖壇經可更深求之此書最不可傷觀在我識見進一層方曉得它言語一層此僕親所經歷者

傑有楞伽經圓悟心要在柘湖處可轉取看却
以寄下奉上永嘉集其說五念處可謂精矣高
峯乃中峯之師其語録果發人甚切
晉書孔瑜傳曰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
為宅居之故欲易尊號為侯山不知可否

覆浚川

去冬解判周生來兩奉賜教感感仙佛異同之
論湏得面承誨諭書未可詳也辱示思歸之作
伏讀太息不能已已直道難行人情反覆此亦

由來者久願今或加甚耳樂行憂違大人素志
但人事多端得無不能如意耶近得東郭入朝
吾師欝欝之際亦一慰也外貢小詩聊以述德
言懷餘俟續陳不宣

答髙兀屋年兄

蕙於吾丈蹤跡雖踈而欽慕道誼此心實勤昨
於淄郡傳處忽領手教累幅捧讀再三不勝感
慰蕙無似退伏家巷其分宜爾顧如吾丈之賢
殊不當久卧山林然大人度時而動動而不時

則朝廷之上政不若山谷之閒也蕙往者妄解
老子往往為世儒所非易不云乎不易乎世不
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竊嘗誦斯言
自廣而未嘗以多言自悔也况世之知言如吾
丈者幸時時有之彼下士雷同之見又何足多
校耶然吾丈復謂蕙之所得况有出於言語文
字之外者幸略拈出云云竊以五千言者其文
則言語文字然實無一言一字也蕙之訓詁亦
若是耳老子恐斯道之無傳故傳之於書盖欲

夫人之易知也故竭盡而言之豈若小術曲藝
自吝其道隱其精而談其粗耶若夫知與不知
則存乎其人焉故曰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
蕙之於道其不知者良多矣乃其知者大略拈
之解中矣抑吾丈既知此道在言語文字之外
將復使蕙以何言拈弄虛空耶蕙反覆來教頗
疑吾丈於區區集解之說殆有未相契合者故
於有無妙竅似別索之於性情之外又疑或過
信陰符經參同契之小法而以為真黄帝之書

列仙之訣也凡来教所及誠欲一一奉報然筆墨之間亦何能詳徃有答浚川先生書因録上一覧山川阻遠無由奉見躬領教誨風便顧時惠教言不備

覆林退齋

拜違多日不勝翹慕使来忽奉教劄副以腆儀過辱眷懐感戢無量復承有入省之行事竣儻經過敝地小園花卉頗有春思因獻一觴為公壽何喜如之具狀申謝不盡區區尚惟台照不

宣

答薌舜澤

日者獲遂良覿且蒙傾盖如故之契幸慰多矣別後兩承賜書非愛予之深不至是也贈章之褒榮倖華衮欽佩玉音服之無斁它如東湖諸作皆冲澹清麗託意髙遠惟其妙悟故速肖如此區區歎服不暇安能復費一辭邪来教云俗累相牵習心未除其有感於此心之難養乎昔程子有言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竊謂此言乃學之要也從事於此至於習心盡而天理復則存養之功至而學之成也古人之學如是而已其事固切近而易知其術亦簡約而易守顧未知要者不免索之於支離而操存未熟者不免閙之以妄動則亦有甚難者今執事既知之矣其守之也在加之意而已俗累之牽此恐勢不得已張乖厓救火之説正執事之謂矣然執事以仁恕簡

靜之徳俾庶位觀法小民蒙福其益故自不細特要之古人之學則必以自已事為第一義故說者有堯舜事業浮雲太虛之喻盖以此耳若曰道濟天下而反不能自保其至貴此俗儒喪已之學古之人不然也近古若張乖厓趙清獻此二公者並丞勞於中外更歷於繁劇自其跡而觀之疑若有所累而與之化矣然其闇然自修之心高潔出塵之趣豈彼世味之所能移俗紛之所能嬰哉執事尚友古人舍二公其誰與

歸復閒康節先生贈富鄭公之詩曰閒畫人間事收歸一點真蓋鄭公老而謝政之日也輙敢誦之預為公它日功成身遂之獻區區之愚可以少助於高明者僅此一端爾貪於傾竭不覺辭多不知以為然否承示邸報殊增慙汗蕙之無似豈足辱諸公之論薦况不欲仕途之志自決已久昨來侍坐亦未得從容瀆聞也值便具此少佈感謝之私自餘鄉慕之心亦何能盡道因風時賜數字是所望也不宣

奉東橋書

前者上狀政以明公之分異耳而言辭拙直不能自達伏承報書若未相悉讀之不勝慙矣念今諸賢愛公者殆無踰僕豈顧有間然耶此意本不當自白欲終默默懼公例僕於盲俗矣承示諸書近言文類西京詩歌伯仲盛唐至若思致之藻密辭義之洞暢蓋未可殫數其美也近時一二作者才氣故非公敵而俗評過高足駭知言者寡而愛莫踰小子耳　舊稾近書敬呈披覽還以一字示褒貶固鄙心屬望於門下也它懷多端更俟續布

奉横涇書

日承教言受賜多矣昔孟荀並述孔氏不免相非莊惠其交莫逆尚存違難矧僕之偏僻固陋豈復為兄所取哉此論非今日可盡遲後會庶得欵曲耳舊稾近書呈覽想益當發笑寄示諸詩圓熟妥帖第一二微似宋人將兄棄彼取此特有欲心故耶唐人尚文而意或不足宋人尚意而辭不逮古此其大較也綴文之家政當各采厥長而無犯所短可也

論未發

古之人以天理為可欲凡其所以學者求得乎天理而已矣今之人以人欲為可欲凡其所以學者求得乎人欲而已矣夫人從事於天理猶或與之相違也况夫從事於人欲其違於天理亦遠矣嗚乎聖賢教學之初意果何為哉末學用心之差擇術之悖一至於此有志於學者可

無思乎
或曰靜坐涵養未發得無入於空寂曰未發之體湛然常存何空寂之有
攝心者所以習無念也始則有念間之久則念慮加少而漸至於無念此攝心之成也
攝心與無念只是有生熟頭久之不同其實一也盖攝心之初便是欲無念但未免時有念起則復收攝之令歸於無念耳
求放心即是敬心常存而不放敬德之成也

舊看攝心與無念不免抵捂元來攝心便是習無念也如此說甚明白
大道元無我天外復先天茫茫太始無始創始不知年大樸如何制作真宰也應縮手誰敢更雕鐫若箇無為理消息極玄玄智無能神無巧聖無權若由私意成就人力勝天然萬物有為有輟此道無為無盡今古不推遷寄語學仙侶和我詠玄篇
夫人與天為一者未發之中也盖當是時人欲未萌渾然惟一天理厥初受之於天者即是物也故此理雖屬於藐然之形而即太極之全體雖得於有生之後而即先天之本然雖限於有終之期而即宇宙無窮之實理天人一物無精粗也聖愚一致無加損也虛而靈寂而感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五常百行之本也萬事萬化之原也此之謂天性此之謂道心此之謂至善此之謂无妄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天下之理至乎此而止矣聖人之

道盡乎此而止矣君子之學致明致養此而止矣遠而近也大而約也高明而中庸也苟不固聰明睿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其孰為之宗宗之儒者謂老莊以氣為大極以莊子

之言觀之豈其然乎今之儒者又謂氣即是理其道較之莊子又孰優耶

陽明曰心之本體無分於動靜此論殊非是謂之未發非靜而何謂之已發非動而何大抵陽明之言儘有好處只說到未發却全欠理會寂然不動專就心說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方兼事說心之本體為靜明矣

常存此心而不使放逸者敬也然未能久而不息也此之謂思誠心常不放而不待存者敬之

成也純亦不已者也此之謂誠敬屬人為誠則無為而天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審如陽明之說豈不多了而后字

若只是已發而無未發則卷之退藏於密抑何謂耶未發之中極是難學者雖未易能然不知此則不知本原不知聖學之極致其學末矣且知之而不能造其域者多矣未有不知而能造其域者也

未發之中即是無妄之謂誠特所從言之異耳不可將中誠作兩物持敬所以漸進於未發

有聖人未發之中有賢人未發之中有學者未發之中聖人未發之中誠也純亦不已者也賢人未發之中敬也久而不息者也學者未發之中敬也日月至焉者也

未發之中至近而難知至簡而難能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亦是名上理會

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事自家着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情順萬事而無情方是聖人作用賢人君子去此地尚遠在

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

有無並是情見情見未生有無安在

忘敬敬之至也忘靜靜之至也

陽明言致良知大抵是就事物上說如此只是致良知之用却不曾先推窮良知本體是如何此豈非得末而遺本大本苟未理會得未亦安得不差

程子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白沙曰理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言皆未盡何則事即心是也心非即事情即性是也性非即情由此說而推之則程子白沙之是非可得而定也

可謂陰陽即太極不可謂太極即陰陽

道亦器器亦道亦非是

一以貫之如陽明致良知之說只是理會得貫元不曾理會一以其但言良知之用而未及良知之體也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為道者且當篤信此言勿以動上求靜為是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若有二字豈有是聖人之言此乃古文偽書後儒但幸其有據可以言性而未嘗考其真偽也

未發者性也人之初本如是也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顧有生之後欲動情勝由是流蕩忘返以終其身者滔滔皆是也致中也者所以盡其性而復其初也然而未易能也何則私欲以牽之習心以汩之雖欲未發惡得而未發然則學者如之何而可君子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此致中之要術也蓋敬而無失則私欲消習心除情之妄發者可止而未發之中可以馴至矣夫致之為言極也允也由持敬而至於至誠凝

然靜定無一毫之妄動然後性可盡而初可復夫如是斯可謂之致中也世儒習聞先儒之說知持敬者亦多矣然或知持敬而不知要之於未發知未發而不知本之於復初是皆講學之未精耳曰致中之道則然矣何如而謂之致和曰允致中而後能致和約其情以合乎中學者之事也極其至也則從心所欲不踰矩觀其致用之精而大本之純可至矣

論詩

孟浩然王摩詰韋應物詩有冲淡蕭散之趣在唐人中可謂絕倫五言律詩當以三家為法不必廣學若復多愛反累其體製不如無也

太白五言律多類浩然子美雖有氣骨不足貴也

李嶠汾陰行吾所最愛

謝靈運曰左太冲潘安仁詩古今無比余謂太冲詩真古今之絕倡黃門遠所不逮疑謝過許

右丞對偶精巧猶是初唐格調但自然處不同耳

枕籍騷選死生李杜自詞人言之則可自儒者言之不已陋乎

曰清曰遠乃詩之至美者也靈運以之王孟韋柳抑其次也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遠也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可謂清遠兼之矣

陸士衡詩弘博繁富張茂先謂之大材信矣至於清遠秀麗則不及康樂遠甚

論詩當以神韻為勝而才學次之陸不如謝正在此耳

西原先生遺書卷之下

附録

賀州守詞 有引

易象飛龍視大人之利見詩歌采菽樂君子之来朝屬漢京元會之期適虞廷考績之歳即膺顯陟以寵異能恭惟其官　從容以和虢達而信生屈子之國擅登高能賦之才遊魯公之門蘊學道愛人之志甫登官簿遂領郡符仍選擇於劇州盖銓材之已審果操決若素宦何應務之有餘持重而無所紛更近實而不為表襮上

廿泉之計際元日之三朝謁承明之廬聽鈞天之九奏山公啓事特加歎息之辭漢帝璽書數拜頻繁之賜某等跡叨僚寀喜倍輿人既無助於賢勞方庶幾於善禱敢陳樂府用侑祖筵

金鞍盈路千騎朝天去閶闔曉開凝碧樹正在彤雲深處帝京絶勝蓬壺烟花繚繞黄圖携取上林春色歸来放淌譙都

讀薛西原先生遺書

昔予初省事即聞亳有薛西原先生所學過高不敢問雖得所著書亦莫敢讀二三年来予畧有所悟入適又

督府南岷王公示以先生論學書若干篇乃敢讀而嘆曰先生之學誠高矣顧自後世觀之見其高而實未嘗過也夫學以盡心之體也心之本體一無所有也故不容一有着也盡乎心之體也由乎心之所本無而已矣此外無容彖也

一容彖焉即為有着而本體不行矣善乎先生之言曰大道原無我天外復先天茫茫太始無始剝始不知年太樸如何斵作真宰也應縮手誰敢更雕鐫所以言斯體斯學備矣夫人所同有也夫人所能為也而或以為過焉未之知也自有二氏以来世未敢有明目張膽謂與吾孔氏為一者亦未有由三氏之一而能通一乎死生者先生敢言之矣通一之矣生死通一他皆不足以動之矣非其學真有所得而過人能如

是乎不謂之高不可也然乃所謂聰明睿知達天德者而非過也但其所舉三氏於斯體也佛誠詳言之矣老亦累言之矣非不詳也吾孔子嘗明言之然不欲多以易人故罕言也孔子之言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其言之也復何加乎夫所謂不動者不動於欲也不動斯寂然矣寂然斯一無所有矣其亦易之一致也其亦論語之一也一則所本無由此而行所以貫之也是故言斯體者莫有切於孔子其與佛老

之言同條同貫尤為簡易烏得以置詳與罕於其閒乎由是以推先生所主未發之中與心有動靜之說則予有餘論焉何也此心之體本不可以名狀也古聖人於此皆難下詞大不得已卒藉其近似以為形容實不容有所著也孔子寂然不動良以所可言者不過若是而先生以未發指之雖亦孔子之意矣而必曰中焉中焉中豈斯體中所有乎堯舜言中蓋合發未發而一之也無得而議也今乃以一中屬之未發豈

得謂之無著乎豈可謂之心體乎豈先生有所先入而謂未發中真有中乎中庸之指尚當融會乃先生則謂有未發謂有發矣宜其謂有靜謂有動而略於心之本體不可以靜言也蓋自上古聖人以至於孔子未嘗言動靜也而言動靜者自後儒始周子一言主靜而即自註曰無欲急急以自救也不若全舍去之之為愈也陽明先生曰心之本體無分動靜此以救後儒之誤不可以為非也而先生又曰陽明言致良知

大抵是就事物上說斯亦庶矣予則以為良知者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乎夫不慮者一無所知之本體也不慮而知可專以為事物而非體乎故謂未發為心體可矣但曰未發則與已發為相對殆二之也必曰由未發而發焉動靜亦然然後為無弊也蓋子思之作中庸後儒之言動靜皆得於心矣但下語之時未盡通融終不若孔子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立言湊泊極為完備周旋不

至令後人誤以為二也先生之學不由師傳徑超直上有如神授故於未發動静之説得之自我信之不疑縱横荅問一出乎此予則竊見其胷中猶若有習於舊聞未全洗滌介於初年之見未特出乎學庸其所詠大道無我前後未盡協一孔子之寂然不動但以易覩未視之為心體而於此乎安身立命也予生也不甚後於先生而學也視先生為後覺先生逝矣安得潛通於死生之外求一印可先生將無有取於予言乎心體之感不能無無窮之思若先生之操履峻潔一與其所言相符而死生大事已自得乎寂然不動之實蓋足以徵所學之究竟猶若不足以盡之也

嘉靖癸亥蜡月甲子江都沈珠敬書

刻西原薛先生遺書後敘

南岷老先生王公以少司徒督撫江淮坐鎮東南重地揚別涇渭導利屏弊中外咸服其不狥俗以尚同不立異以為高歲餘以西原薛先生遺書下之江都梓以傳馬訥竊見其中議論折衷於異同之間殆非舊習所聞然則

公固有所契也夫刻既成公不棄訥之俗賤命敘於末簡以紀歲月訥聞天下之理惟求其是君子之見不必其同衆所是者果是乎從而是之可也若未必是則雖違衆而非之不為亢衆所非者果非乎從而非之可也若未必非則雖違衆而是之不為隨天理之在人心聖人之所知亦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者何可誣也故鄉原舉世所謂有德也孔子則以為德之賊揚墨舉世所謂仁義也孟子則以為賊道大聖大賢之為世道計固有不得已也故少正卯魯以為聞人而孔子則斥之夫固察於衆好之中也匡章彌人皆稱不孝而孟子則憐之夫亦見其求全

之毀也蓋是者非者可言也夫人而能辨之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不可言也非聖賢不能知也西原先生之所以異同於三氏之道者其聖賢之心法也夫其不惑於是非之似也夫不然經傳之指童子且習其說而勦同以附和之矣遂以童子為不異於聖人而賢於大人長者之說也可乎若夫書中異同之與是非之辨則固有知其是者矣予不敢黨之同也而況於其所謂非者乎訥無似即舉世同以為是以為非者實不能灼見其所以是所以非之實夫於先生之書又何敢置喙云敘記其歲月以覆教命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靈辰直隸揚州府江都縣知縣後學孝義趙訥頓首謹敘

西原遺書二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薛蕙撰蕙有約言已著錄是編乃戶部侍郎南充王廷所輯嘉靖癸亥刻於揚州皆其與人講學往復書札也其闡中庸中和之說孟子性善之旨研析頗至惟推崇釋道太甚如云空寂者即吾未發之本心定慧者即古聖人之誠明又云禪學不惟賢於後世之仙學雖吾後儒之學亦非其倫又於論黃庭大洞諸經俱自謂得其要妙皆不免參雜二氏未能粹然一出於正蕙本詩人考功一集馳驟於何景明徐禎卿高叔嗣閒並駕爭先原足以自傳不朽乃求名不已晚年忽遁而講學所講之學又踳駁如是反貽嗤點於後來蛇本無足子為之足其蕙之謂乎

谿田文集十一卷補遺一卷

〔明〕馬理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七年刻清乾隆十七年補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谿田文集十一卷補遺一卷》提要

欽修

明史列傳儒林門

乾隆四年七月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馬理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同里尚書王恕家居講學著書理從之遊得其指授楊一清督學政見理與呂柟康海文大奇之曰康生之文章馬生呂生之經學皆天下士也登鄉薦入國學與柟及林慮馬卿榆次寇天叙安陽崔銑張士隆同縣秦偉日切劘於學名震都下高麗使者慕之錄其文以去連遭艱不預試安南使者至問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安在何不仕也其爲外國所重如此正德九年舉進士一清爲吏部尚書即擢理稽勳主事調文選請告歸起考功主

事偕郎中張衍瑞等諫南巡詔跪闕下予杖奪俸未幾復告歸教授生徒從遊者衆嘉靖初起稽勳員外郎與郎中余寬等伏闕爭大禮下詔獄再予杖奪俸遷考功郎中故戶部郎中莊繹者正德時首導劉瑾黷天下庫藏瑾敗落職至是又奏辨求復當路者屬理理力持不可寢其事是年大計外吏大學士賈詠吏部尚書廖紀以私憾欲去廣東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蕭鳴鳳陝西副使唐龍理力爭曰三人督學政名著天下必欲去三人請先去理乃止明年大計京官熙執璁桂萼黨吏部郎中彭澤璁萼旁取旨留之理黜南京通政參議請急去居三年起光祿卿未幾告歸閒十年復起南京光祿卿尋引年致仕三十四年陝西地震理與妻皆死理學行純篤居喪取古禮及司馬光書儀朱熹家禮折衷用之與呂柟並為關中學者所宗穆宗立贈

二

右副都御史天啓初追謚忠憲

長安後學馮從吾撰

谿田馬先生

先生名理字伯循號谿田三原人弘治戊午舉人正德甲戌進士皆為第初授吏部稽勳司主事尋調文選甫一年即謝病歸戊寅薦起考功庚辰又送母歸嘉靖甲申復薦起稽勳員外郎尋遷稽勳考功郎中丁亥擢南京通政司右通

政戊子又謝病歸辛卯復薦起光祿寺卿甫一年又謝病歸歸十年又薦起南京光祿寺卿亡即引年致仕乙卯年八十又二其年十二月十二日夜地大震卒人皆慟之先生幼敏悟醇雅如成人年十四為邑諸生即稱說先王則古昔研究五經指義多出人意表弘治癸丑先生年二十矣會王端毅公致仕康僖公以進士侍歸講學弘道書院先生即受講康僖公所于是得習聞國朝典故與諸儒之學一切體驗于身心與同門友秦西明偉作告文告先師共為反身循理之學以曾子三省顏子四勿為約進退容止力追古道康僖公深器異之一時學者即以為今之橫渠也邃菴楊公督學關中見先生與康僖涵呂仲木大驚曰康之文辭馬呂之經學皆天下士也是時身未出里閈而名已傳海內動京師矣既如京益與海內諸名公講學其意

見最合者則陳雲逵呂仲木崔仲鳧何粹夫羅整菴諸君子于是學日純名日起所在學者多從之游督學漁石唐公為建嵯峨精舍漁石作記稱先生得關洛真傳為當今碩儒四方學徒就講者日益衆其教以主敬窮理為主士無不聞風傾慕者又特好古儀禮時自習其節度至冠婚喪祭禮則取司馬温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折衷用之處父喪與嫡生母之喪喪中傳以

為訓乃其難進易退之節人尤以為不可及嘗
曰身可絀道不可絀見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
下此者須自揣分量可也仲邑稱先生愛道甚
於愛官當世以為確論往安南貢使謂部郎黃
清曰故聞馬先生名徹一見分不在仕列何也
黃曰先生高志不欲官使人嘉歎以去朝鮮國
王奏乞頒賜其文使本國傳誦為式其名重外
夷若此先生主事時上書諫　武宗巡遊者二

六

後伏　闕諍益力杖于廷員外時值議大禮率
百官伏　闕進諫　世宗震怒命闕伏　闕者
姓名百官以先生名為首逮繫詔獄復杖于廷
尋復官郎中時奏寢莊禪之奏即飢政言亦不
從考察力罷執政私人彭澤人庶東力上被劾調
用魏校蕭鳴鳳為正人卒不以官公論翕然至
今稱為真考功嘉靖丙戌分校禮闈所取皆海
內名士人尤服其藻鑑年七十歸隱前山書院

名益重來學者雲集縉紳過訪與海內求詩文
者無虛日先生曾應之不倦山巾野服鶴髮
童顏飄然望之若仙人以是益願侍先生談諸
得詩文者又願得先生親書先生不談佛老不
觀非聖書初年介而毅方大以直至晚則益恭
而和直諒而有容其執禮如橫渠其論學歸準
于程朱然亦時與諸儒異同蓋自有獨得之見
云所著四書註疏周易贊義尚書疏義詩經刪

七

義周禮註解春秋修義陝西通志與詩文集各
若干卷隆慶間追贈副都御史賜祭葬先生門
人最盛有河州何永達字成章自號拙菴以歲
貢為清豐縣丞尋棄去讀書講學老而彌篤壽
九十有四著春秋井鑑林泉似得聖訓補註井
鑑續編諸書先生嘗寄以詩云楊柳灣頭撫七
絃故人零落似飛綿河濱尚有鍾期在青鳥音
來動隔年其見重如此

賜進士中大夫提督軍務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吏科都給事中

西朝侍

經筵後學雒遵撰

萬曆十七年六月吉旦刊

谿田文集目録

目錄終

谿田文集卷之一

關中谿田馬　理　著
後學涇陽雒　遵　選
[illegible]興安[illegible]逵可閱
三原知縣張　泮校

上弭天變疏

文選司主事臣馬理謹奏為自劾久病不職乞加罷黜以弭天變事臣由正德九年進士十年四月由本部稽勳司主事調今職至十二月初患病在家及二十一月夜本司被火燒燬房垣蒙
聖恩察臣彼時門猶開註患病曲加
寬宥臣竊惟天人一理交相感通善惡之積在人災祥之降在天變不虛生惟人所召今
臣本部本司被火求諸感應之理昭然可見實臣不職積惡之所召耳蓋吏部者百官之

首而文選司者又一部之首也曰尽何人濟
居是司故上天降災于臣以示端乎
陛下若曰是不能爲有無直可去之云耳竊念
臣職雖在事然推擇大臣于
朝則保傅以上與聞其謀銓選多官于部則科道
而下與司其事其任亦不可謂不重矣使臣
等果能日夕孜孜殫心竭力相與輔相尚書
有爲俾

二

朝廷進必君子退必小人賢者能者布滿中外
而野無遺佚則百工效績四海底平而唐虞
三代之治可期也今海內官無善政邑無善
俗人無善心民窮而盜起兵耗而備弛譬若
巖墻而無基是之謂危而執事者不自爲政
柄斯下移是非不明賞罰失當使人善惡莫
知所從譬若理絲而無緒是之謂亂夫使天
下之危且乱者實之不得人也官不得人罪

將焉歸實臣等不職之咎耳今臣等所進未
必賢而賢者未必進朝有倖位之人野多考
槃之士如王雲鳳吳廷舉胡世寧呂柟李夢
陽者皆天下之賢也臣等不能進如陳天祥
者天下之奸也臣等不能退則臣等之莫爲
有無不可掩矣語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
用彼相此天之所以降災臣等使其枉處之
所煨燼一空而示以必可去之之意也況臣

三

自去冬以來感受寒邪始猶皮膚之疾終成
心腹之病即今醫藥已久而屢犯禁忌延致
表裏俱虛患生多端雖勉強支持實轉加沉
痼夫以百官首領之司以臣匪才無病處之
尚萬萬弗堪矧今百病叢軀日加沉痼豈應
叨享天祿妨賢而病國哉茲者雖蒙
聖恩浩蕩憐臣抱疾曲加寬宥然臣自内省實
爲不安念臣自調任竊祿以來弗能盡職九

月于茲中心惶惟日帶原銜祭歉靡乞惧非
時宜作而復止今大咎臣實用咎
陛下之心是臣言之時也故茲鳴謝日前嚴辜
依從
陛下覽納臣言開日月之明覺用人之路放臣
歸田為民養疾或別加黜責以彰其咎爲人
臣不職之戒恭洵於衆而進天下之賢退天
下之奸更選賢能以充臣職而益責其輔相
尚書有為則枉錯直舉人心悅服而天變可
弭四海之内將去危就安去乱就治庶幾
太平之可望矣不然臣知太平之無日也臣愚
昧冒干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謹具奏以
聞

清理貼黄疏

吏部稽勳清吏司署員外郎事臣馬理謹奏

爲清理貼黄事臣素多病茲蒙
聖恩欽陞前職除扶病謝
恩到任接管清理貼黄外臣在任查得内外大
小各官有除授者該司付臣臣爲製黄貼之
有陞用者該司付臣臣爲續黄貼之有考滿
稱職與不稱職者該司付臣臣爲續黄貼之
有黜罷降調致事爲民者該司付臣臣爲續
黄貼之或不續而拔之蓋所以明賞罰昭勸
懲焉近日以來若汪俊若馬明衡若朱淛若
李本若林應驄若吕柟若鄒守益諸臣者臣
聞之朝野皆以爲忠於
陛下者也然皆以拂旨或黜之或降之或囚之
而得罪各異若桂萼若張璁若席書諸臣者
臣聞之朝野皆以爲不忠於
陛下者也然以順旨或陞之或起之或内之而
承寵畧同是皆有關於臣而爲續黄拔黄者

也其是非若難辨矣然臣考之孔子論事君
之道勿欺也而犯之則汪俊諸臣者有焉若
萼等則有欺而無犯矣易曰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則汪俊諸臣者有焉若萼等則唯唯而
異於是矣記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則汪俊諸
臣者有焉若萼等則有隱而無犯矣孟子曰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則汪俊
諸臣者有焉若萼等則不恭而不敬矣昔者
齊景公觀梁丘據而歸晏子曰君所謂可臣
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臣獻其可以成
其否譬之五味相濟是之謂和若據譬之以
水濟水亦同耳安得為和拂則為忠同則為
佞由是言之則俊等諸臣與萼等諸臣忠邪
皎然明矣况俊等之見非一人之見舉朝之
見也非特舉朝之見天下之見也萼等之見
不過為干祿希寵之跡一人二人之邪說耳

今臣承乏前職坐視萼等一言之入使宗廟
幾于變遷內閣元老宗伯大臣皆相繼罷言
官又相繼貶竄侍臣又相繼下獄在內在外
百司執事人人自危而咸懷去志而彼三人
者方且揚眉攘臂將以入朝謝列嗚呼雖范
雎之離間秦王母子甥舅以取相位與夫蔡
澤奪范雎之位之巧何以異哉所謂邪說橫
流壞人心術充塞仁義甚於洪水夷狄猛獸
之災慘於亂臣賊子之禍所當辟而闢之者
也使臣隱而不言但因該司付至而於諸臣
貼黃從而續之救之其為不職不忠亦甚矣
為臣如此將焉用之人臣亦於一二日間見
有差往南京守備太監王鏜者奏討長陵守
衛軍士云云

乞廢仁恩疏代作

吏部尚書廖人等謹奏為議處久監內犯以

廣仁政事臣伏見
陛下御極以來省刑薄罰間釋無辜非因孝心
所發未嘗輕罪言者間因罪因如師夔季斅
皆正德末年議擬極刑之人迄今五年未忍
遽決遲者冬月臨刑又蒙特
勅暫免其好生之德真與堯舜不殊覆載同其
大矣臣待罪吏部尚書盡嘗叨與會審請得
以所見推廣德意為
陛下言之臣謹案刑部揭帖節畧有云師夔陝
西人原任江西僉事季斅浙江人原任廣西
參政正德十四年六月間宸濠謀反十四日
師夔并經過季斅及各官進府謝酒被宸濠
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殺害將三司等官及季
斅綁縛監禁本月二十一日撰偽檄張安民
偽榜差校尉押脅季斅賫其妻子使齎檄廣
東等處至吉安去方被官軍拿獲本月二十

六日又差官校周成等管押師夔安撫九江
至七月十五日師夔脫走赴二十日官軍仔
獲宸濠師夔等并各投到續蒙紀功孫御史
開查季斅下家人李慶獲逆賊丁鎮仔等謝
御史開查師夔擒賊從周成等各是實後決
司擬罪比依謀反知情故縱律斬決不待時
緣所犯律無正條決司比依深於惡惡之意
此其情有可矜此
陛下所以每歲宥之而未忍加刑者也夫見知
故縱臣謹案漢志有曰孝武時使張湯之屬
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之法當時已為深矣
然知情故縱云者謂素與同居親狎決當首
而不首力能捕而不捕釀成其惡者也竊照
師夔之於宸濠素非親狎季斅之在江西本
屬過客俱因謝酒之行偶值不軌之变是禍
機藏於笑談干戈興於揖讓若鳥在羅則不

首之罪可原如魚觸網則能捕之勢焉在但
師變為之撫人之奮𠃓擊賊之勇李敎為之
齋檄缺伏鑕死義之忠是謂從賊有虧貞節
然考諸漢之關羽忠貫忠焉者也亦嘗降賊
於失利之日唐之張巡烈貫烈焉者也亦嘗
迎賊於無備之時涅而不緇雖難可與倫污
而後雪則均　于不赤盡奮異多出於函翅
圭璧或隕於泥塗要在徐觀未應棄故漢
高不究沙中之語光武悉焚王郎之書莫玆
小蠢以成大業良有以也再照變受偽榜敎
齋賊檄一則管押而往桎梏不離其身一則
押脅而行兵刃恆隨其後跡同脅辦諒非甘
心勢若行尸豈云得已況師變之往九江管
押者周成也既而變復何使擒成而奔於官
軍李敎之赴廣東押脅者賊役也既而敎復
使人捕賊而白其心事則報國之意終顯省

十

從之跡益明昔李白陷於賊中由永王之迫
而釋王維降於祿山以朝天之詩而免今變
敎陷賊雖與白無異而擒賊則視維有功况
同犯之人多從寬宥若獨處極刑亦已過矣
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以變敎之事揆之
豈真為渠魁者哉豈真知情故縱者哉正亦
脅從之流耳伏望
陛下念死者無再生之日斷者無復續之理擴
好生之德特
勑法司將師變李敎原其脅從之情貸比依之
律坐以減死之罪放而流之不復齒焉則
聖德真與堯舜比而仁恩既至義亦盡矣且臣
又聞之昔元上太宗疾篤脈絕藥不能療其
臣有耶律楚材者勸以放赦已而脈生疾愈
近
聖體違和臣日夜不寧伏聞憂慮忽記是付之

十一

事輙思芹曝之献今
聖体雖就平復而臣區區效忠之心未已故敢
昧死以前項事情為
陛下言之伏惟
垂日月之明察管窺之見
留神采納幸甚幸甚

謝恩疏

南京光禄寺卿臣馬理謹奏為謝

恩事臣先蒙
聖恩授臣光禄寺卿于嘉靖十二年十月間臣
偶患痰疾具本奏乞致仕蒙
聖恩准臣回籍調理候疾痊之日起用欽此欽
遵外續于今年十二月十一日復蒙
聖恩授臣今職臣三月初十日聞
命即望 闕叩頭謝
恩外於本月二十二日起程赴任至四月二十
二日渡江詣
陵二十四日早赴本寺衙門望
闕叩頭到任外臣竊惟
南陵視膳重霑覆載之恩
北極瞻天益凝葵藿之願尸忠循職學未
忠誠覩見放勲重華之風敢自顧陋巷簞瓢
之節臣又惟臣生於成化十年甲午迄今三
年七十禮大夫七十致仕今例京官七十致

仕與禮寔同臣自揣臣應事精詳廉正公平
不如浙江周文興明敏有為文武俱優不如
朝邑韓邦奇靜正無私屹若砥柱不如懷慶
何塘遇事安和中行無咎不如榆次周鈇外
此濟時之才足以抑胡安夏者尚濟濟在野
未易悉數伏望
皇上察臣衰老放歸田野取臣所言及未言之
才令該部斟酌任而用之則不出三年之間

虜患可消內亦無虞天下幸甚臣隨於二十
六日具本二十八日差家人ㄙ齎赴通政司
投進謝
恩蒙引例自陳乞
賜致仕臣稽首頓首不勝戰慄之至謹具奏
聞

十四

序

陝西通志序

雖人日祉撰

帝命司馬獻臣撫戍西土（司馬姓趙氏名廷瑞直隸開州人許名官）志於內靖外安之暇念及斯文乃會諸臺獻（臺獻謂巡按御史張氏名光祖甫氏名鉉周氏名南許名官）及三司諸明（諸明謂布政使喻氏名茂堅鄭氏名氣王氏名貞按察使陳氏名儒張氏名問行參政管氏名懷理謝氏名蘭副使楊氏名仲瓔僉事張氏名文藻徐氏名世璧都指揮僉事蔣氏名孝禮共餘諸名子俱詳見名宦）詠曰昔在成化端肅先明（端肅姓馬氏名文升河南鈞州人）保權茲土肇脩前志惟昔館川伍氏（名福時為提學副使）寔執筆焉迄今七十載矣其後信陽何氏（名景明正德間為提學副使）雖嘗撰述識其大者而已先今文獻苟無所紀後將仃徵諸獻明曰然爰用幣乃書託涇野宗伯（姓呂氏名柟）述余蒐朽續前二志維昔二人出所識

十五

信矣今其居鄉之禮存奚馳之患哉放而去之存乎懲淳而還之存乎勸是在吾有司焉耳有都邑之策焉吾取諸隋以言乎坊巷則畦分爾矣以言乎公私則區別爾矣以言乎防菫之法則備矣於是哉其得周禮之遺制矣乎是故足以禁奸足以保民矣坊區不易則也吾用其墉門之制焉亦幾矣有水利之策焉吾代取之涇渠其大者也圖說悉矣於美哉其誠所謂舉鍾

為雲決渠為雨者乎其得盡力溝洫之意矣乎或曰是秦用富強者也今沃壤無幾而旱乾告災柰何曰譬諸雨暘極備凶極無凶皆有之時而引之均而用之小大盡力君子盡心焉爾矣今曲防者多是謂極備能無極無者乎況引之或苟焉安望其用之均也所謂盡心者是在吾有司耶夫志也[illegible][illegible]廣乎昭矣以徵諸載籍豎於詿疏於人心寧無悖乎哉然或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於今使經制不著而詳失不貞之慮焉僭也志怖有餘而陳常不足誕也離者合之奇者偶之殊也訓釋以為用而莫知綱焉散也總持莊嚴隋有寺焉金仙之真唐有觀焉而莫知其非亂也其諸子真之泉雀郭之宅老子之墓尚有闕於風教矣乎志凡二十卷宋龍圖學士宋氏敏求所著并首簡說三卷元行臺御史李氏好文所編傳自藍田呂氏月山張氏嘗校焉者也要

矣然視張華所識已十六七八適今不傳後又何賴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謂疑信皆傳古之道也是故刊諸郡齋以有俟云

壽樂園序

嘉靖庚寅春臨潼主人營東園成有渭川居士來謁主人時方繹於先王未之暇見也明日始延客于園客自西南隅入巽維門再入重巽門循女墻而東有亭構柳陰對重巽者劇舞亭也

亭畔有渠自東南龍首而來入宮牆而出柳下
者觀瀾渠也沿渠而北而西當兩垣之中闕地
而池以魚鱉菱芡蓮藕若瀼川池也有亭當中
環以池通以橋者歡芭亭也入池於亭南望女
牆外有奇峯中峙嶔崟嶙峋狀如太華終南太
乙紫閣者覆簣山也越池而北有亭四楹翼然
于萬花之叢者太朴亭也自太朴而北有堂六
楹巍然于松檜之林者集雲堂也自集雲而北

有亭在竹所兩楹而前一楹而後狀如鼎足而
宜獨者保極亭也觀已主人曰吾園何如客
曰吾既審觀之矣夫巽遜而入也德之門也重
巽深矣德可量乎夫入德莫先於知止知止者
莫如山故為山於南而曰覆簣焉夫知止斯可
期於得得斯樂將不自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矣故託亭於柳而曰劇辯焉夫得止未易言
也在不息其功焉物之不息者莫如瀾故渠曰

觀瀾寓自強之意也夫自強然後能下人下人
者善之海也故池曰讓川夫下下者必有所戴
戴上者必歌其德薰風君德也而著於水心故
亭曰薰風夫歌德者和順之所發也和順積中
英華見矣然君子衣錦尚絅匪英華之貴也故
亭於華叢而曰太朴焉夫反華歸朴者為己之
至也夫然後日章而朋來雲斯集矣故廣堂於
松檜之間曰集雲見同人之樂焉夫同人者非

私交也所以保皇之極〻故亭於竹所曰保極
見尊君之至焉主人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吾子之謂也是則然矣然嚮昔吾園之成也
有君子過我取其大而畧其細命曰壽樂得乎
客曰美哉取也吾遺論矣其深有取於覆簣讓
川矣乎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
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夫仁者靜而似山故樂山
其效也壽知者動而似水故樂水其效也樂此

不易之言也然其所以動所以靜所以樂所以壽者得無有本矣乎夫山者覆簣之積也積而不可以有加焉斯已矣故善動者莫得而移之也不亦至靜矣乎故不騫不崩悠久而無疆焉不亦至壽矣乎君子積善而行其效亦猶是矣天下之水源於川而委於海大海讓百川而天下之水皆歸焉惟其不自滿也夫自滿無時則其歸亦無時故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善樂者莫

得而遊焉不亦至動矣乎故周流無滯有至樂之象焉君子識善而習其效亦猶是矣主人曰仁且智矣人何加焉客倚琴而歌楚茨之四章主人謝曰是示我以保極之道在於祀也歌初筵之二章主人謝曰是示我以知者之樂在於祀也歌信南山之乱主人謝曰是示我以仁者之壽在於祀也敬聞命矣敬聞命矣客於是壽主人主人醻之於時客後入者衆咸序於階極

之下返而燕于集云覽太朴之華即觀瀾而流觴詣水心而歌薰術讓川眺覆簣婆娑于興舞然後由重巽而歸也

全唐律詩序

臺閣張侯来自翰林吉士宰吾三原明年攻暇志於詩樂乃闕唐人律詩手自選取多寡弗倫若杜子美詩則全取之矣其孟浩然王摩詰岑太白韋應物詩則諒於理而多取之既成編矣

或人疑之問於理曰夫侯有大人之事乃躭詩也邪曰昔者堯舜之治天下也詩用言志工用時颺典用後夔總用神禹以教胄子以格頑讒以和神人以在治忽而又省方觀民敷言采詩三代盛時亦莫不然何為大人而不躭詩乎哉侯是舉也匪徒自躭將與吾民躭矣惡乎不可曰吾民有小人之事焉乃躭詩也邪曰堯舜之時工人鳴球以詠童者干羽以舞君臣賡歌於

朝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之人咸歌其事鼓腹之兒擊壤之老亦皆有謡有歌故當時九功勸百神享群后讓鳳凰儀鳥獸舞虎穿之德於是為盛蔑以加矣何為小人而不能詩乎我曰吾聞大儒蓋有薄詩而不為者得無謂邪曰儒莫大於孔子孔子雅言庭訓不離于詩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怨可以事父事君可以言可以授之政而達以不學而墻面警伯魚以可與言詩而許商賜門曾晳咏歌之志則喟然稱嘆聽子游弦歌之音則莞爾而笑豈徒然哉蓋欲協和斯世如虞舜時爾故周流四方擊磬有心絕粮七日而樂音不絕及夫老而不遇則刪詩正樂以詔後世然居嘗無故即琴瑟在御與人和歌蓋山木之音在於夢奠之辰猶徽乎孰何為大儒而不為詩乎哉曰吾聞儒者所示唯古詩耳唐人律詩亦是耶曰唐人尚音

其文詩宋人尚義其詩文故其詩為有音也其比興具其声律諧當時被之管絃後人取以咏歌故律體工焉雖有散篇去古頗遠亦律之蜀耳若夫忠君愛國誘本至情吊古懷賢言垂確論有補世教亦關風化此其上也其或意趣冲素襟懷散逸音節舂容氣象閑雅乃其配焉至於咏物寫懷渾成雄偉蘭翠弗俗海鯨是掣斯其次也外是則綺麗穠纖奇巧險怪斯為下矣但當其時上無觀風時雅之政下鮮和順道德之人故外重內輕物交斯引言不本德樂難道古斯其疵耳間有高才之士乃復老釋是依喪予懷珎朶頤丐夫又焉用之此知道之士所以不滿夫人之所為也曰進此其何如曰若宋儒之蘊發以唐人之詞其庶幾而矣曰儒者蘊奧在中顧不長於辞也邪曰聖人之德極其全賢人之學識其大孔子之聖一事一言必間於人

一禮一樂亦皆有師俎豆之事萍爲之諸無不
識焉故其為德之盛如天地之所以為大莫可
測也若夫賢人之學何必然哉知所當行孰而
守之之死不渝亦成人矣故顏子博學於文曾
子用心於内則夫儒有不為詩者非惡於詩而
然也用心於内而識其大焉其道固如是耳曰
子言之天下之治匪詩不興匪樂不成已則不
能而欲人為之有是理邪曰公輸子之為藝也

二十八

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故使之為梓人則指麾群
工而奔走焉為良梓人矣使為工人則循其繩
墨而毫髮不爽為良工人矣餘則不然群工之
斧斤待梓人而後施梓人之器用待群工而後
備故孔子之聖委吏可也乘田可也攝行相事
亦可也從周之文可也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
舜韶樂亦可也賢者則不然今使存乎我者有
公輸子之藝則梓人可也群工亦可也否則[illegible]

為梓人而指麾群工[illegible]矣又何不能之患
之有曰是則然矣予獨患夫唐律終非漢魏古
詩之比好古之士恐不足以通之奈何曰所通
殆有甚焉曰何如曰自其異者而言之異方異
言異時異音楚之語不通諸齊越之音不通諸
秦都俞之文非特湯武不得而因之也楚之騷
漢之賦宋之詞元之曲后夔得而知之哉蓋古
今器物不同事跡亦異必據其情而文之良不

二十九

同矣然本其大同者而言之奚啻漢魏今夫里
巷有歌其比鄰之人背集而聽或和焉取薰風
之歌清廟之頌援琴而鼓之則學士經生聽者
稀和者寡欠伸而思卧矣豈夫人之情皆好不
善而惡至善也哉知與不知故耳夫鼓樂于此
將以移風而易俗也乃使聽者稀和者寡欠伸
而思卧焉吾孰與移易之哉故農父獵夫蒔苗
弋鳥之言先王采之蘋女蠶妾拾翠條桑之辭

周公存焉為是故古大先王先公盡不知夫聖智之人之言之為美哉蓋自貴非貴斯為貴之本耳故繪事後素大羹不和大音希聲大禮無文是皆先質後文而重乎本也由是言之則夫詩者又何不古之患[illegible]大[illegible]韶[illegible]尺方其治功之未成也必取夫前代禮樂用之及治成則已故諺有之曰得魚忘筌得兔忘蹄此之謂也今吾候誠以是為筌蹄而道吾民焉使士興于學

農興于野工商興于市肆由是以言其志以成其德以樂其事以勸其功周乎四境絃歌之声洋洋乎而盈耳焉則夫武城之治將不足過他日觀風者以聞于
上入鈞天之樂而奏之而又使夫四方則之則功叙之歌與韶同情又何漢魏之足云哉他日或人見侯道侯虢詩之美侯曰吾慚所虢非吾詩也或人以君子之言語之侯曰有是哉今而后吾不慚所虢矣

聖訓演序

聖訓者何我
聖祖高皇帝之訓所謂教民義者是也今曰訓者臣子辭也蓋皇極之敷言簡而盡近而遠易而難萬世太平之要典也昔天厭胡元穢兹中夏乃誕我　皇祖一洗而清之肆華夷復別彝倫再叙其大經大法所以佑啓天下後世者詳矣盡矣然兹　聖訓實其要焉臣嘗莊誦兹訓曰孝順父母曰尊敬長上曰和睦鄉里曰教訓子孫曰各安生理曰毋作非為總六言而已耳夫六言以鼓舞一世若甚簡也然易之理書之政詩之情禮之體樂之用春秋之法無弗備焉誠無攸不該包乎天下無遺道矣不亦簡而盡乎夫戶庭鄉里之行非遠也然身必由是以脩家國天下必由是以齊以治以平民以遠屏

士以希賢賢以希聖學此而進於敎乎四海優
優乎而有裕焉不亦近而遠乎愚夫愚婦所易
知也所能行也然與民由之欲悖以濟聖神病
焉有能一日用其力于斯矣乎未見力不足者
然至止實雖殫諸山海登而彌高望而彌遠雖
終身踐之有弗能盡者不亦易而難乎是故自
古迄今天下國家循之斯治違之斯亂而城郭
兵食不與焉夫非萬世太平要典也耶曰演者

何蓋自夫 聖訓之垂世也世世皆欽遵之而獻
臣為甚有註而行于巡撫時者三原王端毅公
臣恕是也有贊而行于司寇時者靈寶許太宰
公臣瓚是也有錄註及贊而又附以古今嘉言
善行行于巡按時者淳安御史唐子臣錡是也
故以演名書凡三卷計九十葉有奇西安郡齋
嘗刊行矣於是涇陽李令來厖臣引之重刊行
之便民也諸臣序之詳矣臣惟復贊言者[illegible]

重刊發也

保安州保極書院序

保安城之西隅故有尼寺嘉靖間毀之爲書院
學者集焉蓋學宮所不能容舉業所不能拘者
咸在是矣然不扁曰保安而曰保極者志放勳
也或曰放勳 皇上之功也茲建學有司之事耳
恐 皇上未聞亦歸功耶曰 其有之予未之察
耳何如曰先是天下多尼寺所在婦女蕩者萃

焉故男女無別敗倫傷化害不可喻 皇上在
位九年知斯害之大 勅令天下諸尼少壯者
嫁人老幼不堪嫁者所親收養寺毀改之爲學
舍或墾或廨巽命一下維時寺咸毀改汚俗新
焉夫然後天下之男女別矣茲書院者毀改之
一也有司之事耶夫夫婦者人倫之本也男女
別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
後君臣長幼朋友胥此焉出彝倫敘矣於戲男

女別而彝倫叙洪水抑而天下平其功一也有
司之事耶或曰茲大同亂兵再戕其將正退懸
守臣治戎討逆之秋乃學校之教是申不亦迂
乎曰夫亂正教之無素人倫之不明卅使教行
而倫明奚至是哉昔孔子論政謂不得已寧去
食以死而信不可去是言教化之急甚於飲食
不可一日無也可因亂而廢之哉教將何如君
子曰道不遠人惟茲彝倫君子明之皇極是遵

庸言惟信庸行惟謹時著敷學皇極是準除尼
與學造端之義皇極是則察乎天地毋談空玄
而行不然時謂僧尼倫其斁旃於戲戒之哉戒
之哉書院南北縱四十步東西前廣十有五步
後廣十有七步內前後堂各三間堂前東西學
舍各三間未為直方大也在後之君子拓之耳
時布　上德意而總制于斯者為兵部侍郎副
都御史劉公源清巡撫于斯者為行僉都御史
韓公邦奇嘗提督學校於斯者為御史胡子效
才巡按于斯者為御史李子朝綱分巡于斯者
為劉子其先後效力於斯者為知州張雲及董
希曾云

孟姜女集序

秦始皇時有孟姜女者楚地澧人范郎妻也姓
姜氏行一故曰孟姜女云歸三日范郎赴長城
之役姜女恒登臺望歸今澧州有望夫臺其遺
蹟也望久不歸則製為寒衣躬往送之方望時

臺傍有竹以針刺葉碎細如線今其地竹葉猶
死如線然其地又有石如鏡州人名曰烈女遺
鏡豈其望夫不歸遂棄櫛粧具而不復用耶詩
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此
之謂也今二物並存豈天留烈女遺跡以陰隲
彝倫也耶其送寒衣自楚而北經克都滄水漲
而巨濟則手拍南崖而哭滄為之淺而可涉今

平陽侯馬驛南澮河南澗冰峪有手跡數十內古及今岸崩難以數計而其跡不滅亦大異留遺跡也自是齋衣至城所尋問范郎不見人曰此人從事力綿而功寡吾大人執而埋之版築中矣烈女乃望城而哭哭聲震地城一隅為之隳焉隳所雲霧之中范郎見其像焉烈女即其處而求骸多不可辨識乃嚙指出血滴骸見指血滲入其骨不可拭者知其為夫骸遂負之以歸蓋由君子濟渡經雕陰而南奔也時夫長白其爭於主將主將命騎追之烈女至宜君山同官界所登山渴甚痛哭地湧甘泉濟其渴焉今其地名曰哭泉有舖焉亦以哭泉名其遺跡也時烈女倦甚不能奔趨而追騎將及忽山峯轉移遮路若前無逕然追者乃撥馬而反於是烈女之難始脫烈女山是南至同官水灣之所筋力竭矣知不能返澧乃負骸置之西巖石龕之下坐於其傍遂瞑目而逝逝後同官人重其節義乃即其遺骸塑雙像而祠之其龕中石隙祠人致誠以燭燎之則有金釵出見示神異焉古今詩人過其祠者罔不題詩祠壁贊美然不著其為何年人或曰即左傳孟子所載杞梁之妻後人辨其非是矣然終莫詳所出

皇明嘉靖丙申有澧人副都御史兆嘗巡撫延綏李公如圭者移文同官縣學令竪碑脩祠致祭以禋名教而後烈女顛末始明然祀事未有簿正不可常也至嘉靖丁未仲冬知同官縣事亢令應鴻思勵風化葺脩其祠門備牲醴祀已仍擬於均徭差內擬僉廟夫一名仍擬於徭內歲支銀三兩二錢置辦清明及十月一日祀品乃申呈當道處分時巡撫副都御史謝公蘭巡按御史徐公祚知西安府事胡公汝幃俱移文依擬施行夫然後烈女之祀典庶幾悠久爾矣

或曰烈女之行誠不可泯然行無為之崖綠山石為之成鏡澮厓若其手跡長城為之崩摧山峯為之轉移遷路石巖為之湧泉無乃好事者附會之與曰史載石言于晉舞下曲阿飛于曲陽山出于新豐飛去于巫峽飛來于杭如斯變異不可勝數今見于方與常皆附會之與由是言之烈女之貞心感天地動鬼神變異山川竹木信非誕妄明矣太史遷者史記志秦漢事荊軻以刺客浮書鄧通韓嫣以佞倖得書卓氏以貨殖浮書烈女乃遺而不錄致後人戴疑此史遷之失也則夫古今詩人咏嘆其事均有關於風化胡可泯耶今錄其存者刊而布之四方命曰姜女集云

送方伯訥齋胡公節鎮榆林軍序

粤若嘉靖庚寅春我北鄙榆林軍闕御史大夫冢宰乃疏二臣于上其一為訥齋胡公疏累曰臣伏見陝西左布政使忠宜興人由戊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佐司徒制國用度支有功陞廣西參政貳方伯撫除猺獞妥疆域維裕調湖廣救荒活民陞陝西右布政使任今官內綏八郡士民外歷三邊餉軍有功諸御史大夫薦二御史薦八疏臣某舉才賢惟 帝時遴時使 帝曰俞忠往欽哉於是錫命使至曰惟茲榆林我軍東連朔代西接環慶南衛關輔北當匈奴惟茲匈奴數弗靖于我鄙震驚我師擾我耕桑廢我樵牧我民用咨 帝用是簡爾為御史大夫往鎮茲土倚爾惟長城茲往其善視我師奠我邊鄙毋俾狄虎專焚有周往欽哉公稽首拜命翼日乃就道於是藩城諸君子咸餞之渭上野人則從而留之曰公宅心亶厚寬毅敷政亶平宜我士民我士民祈挔茲數年衆心寔若結罔釋寧無懟哉君子曰毋然比我關中

廣西西鄙[illegible]士[illegible]籍以[illegible]西崔內

憂寔外虞　皇上特側席任公公宜遄往其毋淹哉公曰加之師旅因之饑饉今時則然矣往將焉攸為耶君子曰吾聞昔哲人之撫士也使寒者如燠餒者如飫張空拳者莫知白刃之當乎前也夫豈犒賞激之哉在誠以感之云耳夫民愚而神也當為而不為而有所託焉不可罔也所不當為而已焉人孰尤之哉能為而不為

四十

與為之而無其實不可罔也所不能為而已焉人孰尤之哉夫然後膏之而勿屯焉昔人剝側之事無弗若焉可也餒饉之不足也吾處之急於饔飧焉不得已而授之值昔人減佐之事勿復踰焉可也人孰尤之哉若是則饑饉吾無患矣然後譏其烽燧焉夫烽燧而葺昔人非不訐謀而當也有攻作者乃空其中以招寇使[illegible]燧焉我罷其毒者衆矣假使司烽燧者[illegible]人[illegible]

人自上而窺敵八人自下取上而實之日以尺計則經月而畢使獄其人之半則經時而畢而毒可遠矣夫然後豫以教之有難焉使說以汜之又律以出之丈人以率之弟子遠之左次以備之時田禽而執之則外攘內安師中之吉可獲將晝接蕃錫而赫有輝矣夫師旅又焉足患耶故曰誠者政之本也公之僚友曰公誠以待物是故反覆及之公于是謝諸野人而別君子曰美哉誠也道其行矣夫吾茲試矣

四十一

送方伯秋浦汪公陞湖廣巡撫贊理軍務序

嘉靖壬辰春季上擢我左方伯貴池汪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贊理軍務蓋簡任之也於是吏部咨西內降符驗東內降勅俾遄往行事焉夏四月既望公發西安僚友及西安人士送者如蟻大司徒劉近山氏少司寇韓野

田氏憲長謝龍渠氏少司馬蘇太乙氏咸在矣
灞水公不能止曰珊無德於藩勞先達公老如
是是若剌戒矣劉近山氏曰公居上敬而恕臨
事辦而不紊民依而安吏依而靜吾藩皆無事
焉如其德如其德公曰謗云無眺高視斯顧矣
無從何聽斯遠矣湖廣之任吾懼夫視聽之攸
歸也曰其歸維何曰所臨有君子焉有庶民焉
有三軍焉力小而任重懼弗勝矣曰君子亦不

易臨矣乎曰昔黃公蹟下斯頃諸公尼下豫于
時良不易也曰公之道用其半斯足已矣曰其
半何如曰恕矣哉公昔由南臺而北乃攬轡而
入關於中丞嘗有合也茲所如過外臺推吾心
而施之猶加乎其身也孰其盼之哉昔又憲副
河南復分守于茲憲長于浙狩右轄于廣東遂
左轄茲于中丞屢有合也茲所如過藩臬推吾
心而施之猶加乎其身也孰其盼之哉曰施於

庶民何如曰吾赤子飢而啼吾高粱弗能飽也
寒而號吾狐貉弗能溫也放逸而邪僻吾恬養
弗能安也今民十室而九圜啼而放逸者亦多
矣乃或令繁而微急視之如秦越焉其能定之
哉盍自吾愛子之心而推之罷諸不急之令無
名之徵深文生事之例一切廣之懷之而為其
慈母焉臨之而為其嚴君焉夫放逸之不戢吾
弗信矣於撫民何有曰施於軍務何如曰子弟

弗恤使蕩析糊口焉乎昇失養使風濕不仁焉
乃倉卒有患求捍而衛之必不獲矣此祈父之
詩所以序於白駒黃鳥之上君子是以知威之
風不可復也何不戒乎故君子愛人自吾家而
推之皆子弟也自吾身而推之皆手足也能無
恤乎哉是故無可久之逸可勞之來可強之生
可死之靡不忘乎其初矣於軍務何有行見勞
師之樂作公子且彈冠有矣故曰於往公之道

用其半斯足巳矣又何懼焉公曰斯一貫之道
君子終身行之有弗能盡者予敢當之哉思曰
孜孜而巳矣於是爵行丞而別

送鮑公特擢雲貴督師下贛序

嘉靖己酉庚戌間蠻侵擾郡邑雲貴撫臣屢綏
之討之未之怙也辛亥蠻賊傷長吏 上震怒
咎撫臣以綏戎而上副都御史鮑公往代之時
公如朔方防胡偶簡命下即旋旆南邁於是西

人咸垂涕送公三原人曰公昔贊憲我土嘗以
公得民以明得民族保甦又以寬得民以簡得
民以惠得民今乘戎而督師于南贛知其矣如
吾民何哉曰伊贛繇種也其帥曰精夫昔唐
虞盛時弗克遵化要質之而巳命曰要服夏商
中葉漸爲邊患周宣中興命方叔南伐未成平
王東遷即侵暴自是叛服無常今公往平不亦
艱耶原人曰公以明公之心施諸寬簡之政[illegible]

斯溥而華夷服矣於乎是也何有曰蠻有種心
非其主則吠之雖聖人不知尊也服之不亦艱
耶曰昔秦置黔中之郡郡此蠻也漢改郡爲武
陵收賨賦焉賦此蠻也威力亦足以制之況於
德耶公宣雷霆之威以臨之彼雖頑如犬豕將
蘇蘇而入于牢笠不遑寧矣何艱之有曰蠻有
溪洞如蛟虎淵穴攻則沒而深匿捨即出而噬
人驟討之恐師老而未易襄也曰神守設而龍

制由鹿媒而群獲故漢時武陵諸蠻之叛用零
陽五里精夫破降之中澧諸蠻之叛募充中精夫
破降之澧中諸蠻之叛募五里六亭之蠻破散
之吾以蠻攻蠻得其淵與穴矣何師老之有曰
蠻亦可用耶曰板楯之蠻武王嘗用以伐紂漢
高亦以爲先鋒而定秦故伐紂之歌巴渝之舞
其人習焉故東漢郡守恒率以征伐馮緄李顒
諸人皆倚以立功吾用之正神守鹿由之[illegible]

曰靖之何如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雖吾民亦然而况於蠻乎亦在撫之而已昔程包平蠻方畧有曰長吏鄉亭賦歛繁重莫可告訴以致叛戾彼非有僭逆不軌之心也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今公時用太守曹滙宣諭開詔降伏公茲往盍自反曰吾郡守戕徭重與政刑失與武備闕與不然蠻何以至此乃文告以感之運籌陳師以降之服則用郡守布德政以安之此靖之方也公記室開之白公公笑曰此正予之心也原人其善談予哉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原人之謂也予請試之遂行

送王南皐榮轉留都操江之任序

中丞南皐王公來撫我西土三年於是江洋有戒 上曰匪卿莫封其誰何乃勅公往操江而靖焉是日公伯氏昔至曰吾定與父老云伯圻舉乙丑進士歷官二十年至副都御史讓而典居乃遲十年而得故物也耶又曰吾弟信學而勅善道焉然則方言無隱伏與人死合而設機則非所長公得昔笑曰吾兄辭感焉實懋予將使敦厚靡迂耶時甲午秋抄下公升而行關中人士咸走在滿上有攀輿而泣者曰昔時諸法弊諸馬牛頭夫實予疲農無告而供役罄産及廬繼以子女不足多逃亡轉徙以死公來乃均稅募民以役罷諸徵由是我農人始甦今公輒棄而去之殆矣哉願少淹我農人將有請也語未竟復有攀者曰昔滙關有禁羅紵不通戒商人寇如鼠如包苴而進或午夜以洞避諸患也猶不免焉暴于關嚇取于市私稅于局或盡其貲而沒之無聊多丐食流落以死公來乃撤禁通貨革兵將之暴而稅於有司由是我商人始甦今公輒棄而去之殆矣哉願少淹我商人將有請也語未竟復有攀者曰昔藏叢之藪穴山

而居出沒叵測恒戕人殘人毒我三輔我三輔
人無貴賤咸俾夜作晝極屋陽燠無敢寧者公
來令縣官率其都里爲防自內而攻之殲叢遂
空有逋者由是吾三輔人民始安今公將棄而
去之殆矣哉顧以遺我人民將咸有請也語未
竟復有攀者未語而泣公惻然洟下人夫杖者
前曰止若無用公公義張而仁施恩咸並行而
弗背也豈唯若屬而然哉凡厥群工多士庶史

四十八

庶胥有邀有揚有勸有獻咸被厥澤思并力攀
公顧上命義不可宿唯若爲而然哉茲往江洋
盜平爵言王錫我西北長城邁宜借公公尚書
而來殺戕中吳若屬其望麾自東仰以迎可也
公改容陋而謂曰諸公欲總制我耶吾見諸公
及諸士民良不負予吾會且來矣今茲江洋之
政未之信也其何以啓我大夫曰離婁能燭而
問聾耶雖然嘗有聞矣夫兵有正奇存乎[illegible]人
令有中覆存乎練習夫令必有陽亦必有陰陽
虛而明陰實而慘夫訓陣訓戰有期有時有鼓
有課有旗有幟有砲有銃有鐃有鉦士各有方
方各辨色我裝爛然此陽而明也正也夫洪濤
漫波盜賊伏叢渠營林而誤人我亦伏而誤渠
或下上而商或往來而漁爲變不失而應機定
多或拼而發機或餌而舉鉤此陰而實也奇也
無奇非正無正非奇奇正交作陰陽叵測夫然

四十九

後我醜請而戈可止矣或曰吾鎖江而關使驗
引而放舟亦一策也大夫曰彼越人而獲引奚
別焉吾截江有鎖足以殿邦亦存乎仁義而已
矣公曰善於是攀者釋與伏人盥獻樂及陽關
之亂而別

送寅長蘇門高先生擢山西大方伯之
任序

嘉靖癸巳四月吏部司勳大夫祥符高公蘇門

先生子業有山西藩司大參之擢焉五月上旬乃啟行及郊多餞者有太常氏光祿氏司務氏選部氏司封氏司勲氏考功氏都人士咸在考功氏以上皆天官之屬昔今之寅恭友也都人士曰夫子天官大夫也乃外擢無慨色器難量矣又曰夫子吾得其文學焉博而非麗而則吾求其匹於前聞人不多得也茲往益高而賦於三晉其有輝矣選部氏曰大賦咏吾不知吾知

陞授之事焉夫賢者在官猶喬松之於萬也能者在職猶利錐之處囊也無弗見者見則吾有司行事焉夫子勉諸吾事其及之乎司勲氏曰虎豹之文所以別犬羊也鳳鳥之彩所以別烏鴟也故君子有散衘之加焉所以別小人也其等級粲然文彩昭矣勸道備矣茲彼司也以吾屬之陋而步其塵其能忘文彩矣乎然有非所可幾者是在吾子司封氏曰夫孝者忠之所由生也忠者孝之所由全也故大孝必忠于其君大忠必榮及其親故封與贈與有榮及二代者焉有榮及三代者焉文彩而已耶孝子之心於是殫矣夫是典也吾屬與有司焉夫子勉諸典其及之矣考功氏曰是豈徒哉在立功焉耳功成而考而最焉語陞授可弗求而得也語散衘可弗求而得也語榮親以及其三代焉可弗求而得也茲吾儕之攸司亦昔夫子之事也可忘

所事耶司務氏曰若是則夫子于冢宰相為儀愚其擯之矣後堂其所也光祿氏曰若是則闕左有白器之設有祇待之燕

天子其將命我我其語諸大官之屬而供事矣太常氏曰若是則譽望隆焉東夷其知之也西戎其知之也南蠻北狄其知之也其有話言吾館人能譯之吾將使譯以語夫人矣高子拜曰諸君子望我厚矣叔嗣雖不敏敢不自強以副

所望哉於是太常氏而下咸酌觴獻賓賓亦酢
主人至都人士而別

送上川洪先生致政還歙序

癸巳之夏五月大夫上川洪先生致政于宗伯買舟而還歙維時都下親舊咸郊送之有司祖氏曰於永志言歸于徽無案牘之勞朝祭之做中其寛矣得無山水之樂矣乎上川子曰伊無似守有先人之遺廬在焉以言其廬則北有七峰南有月山碧岑左盤蒼岩右繞或當牕疊翠或排闥送青或黛色臨軒或嵐光入室或啣日吐月或棲霞卧雲呈奇獻秀狀難具述西岩之下乃多青冥石室前人謂之仙府洞天東岑之麓乃有綠波環繞昔賢名為金山蓬島其中則有洪源之水自岩而來東過月山又東抱岑而逝水北峯前村居之隅則有修竹萬竿其間嘗編草為亭名曰君子復有喬松千株其下嘗葺

茅為菴扁曰大夫伊斯歸也蓋將釣於斯樵於斯浴於斯風於斯咏歌於斯以終此生矣可謂氏曰吾子苑樂有五加以三孝良無愧矣倘以切磋之詩日三復焉則山川之美豈特是耶他餞者曰三孝何如曰夫子恭請公之嗣也夫公之舉人所知也夫子述之乃維肖故校藝於鄉銓試于部賓興弗能釋焉選首弗能釋焉學不辱先非孝而何夫公之政人所知也夫子述之乃維肖故授以宗伯司務晋輔冢宰又晋為宗伯副郎當事祠祭又晋為大夫佩印精膳罔不攸宜維時郊廟多祀陵寢有告四夷使臣有勞有燕有賞夫子董之悉當 上心政不辱先非孝而何夫公之行人所知也夫子述之乃維肖故夙夜在公知有公事不知有他故日與文選考功氏與處人無議焉日與驗封稽勳氏處人無議焉日贊冢宰以宰宗伯行事人無議焉[illegible]

讀王乃懋學令德夙成人稱忠焉壽府私人或以賄敗事聞於朝究詰其辜翁獨無坐人稱周之甫田侵損於民事聞於朝命釐疆界翁莅其事無陂不平人人稱公焉比于解組鮮或玷缺非完而何曰是謂行完行者人之實也實乃完矣夫又何求曰翁事壽王王薨宜去而之周王心亦寧問遺不絶肅事周王王又宜之翁而之田王心未寧問遺有加君臣相與有始有卒無或間也非完而何曰忠貞在臣合否在君君臣相遇庶合無間是完福也曰翁之仕也三命受服及于三品善養有祿寶榮有典有贈有封先則光矣訓子若孫或為國卿或為邦彥俊秀滿前後則裕矣是殆亦完福也與曰福止是耶曰翁之少也鄉黨親相交相與焉今謝政而歸親則猶夫初也相亦猶夫初也翁曰與之奕碁飲酒遨遊咏歌益加密焉況翁及夫人並年踰七袠偕老如願童顏鶴髮背宇高堂斑爛滿目共樂無疆是殆亦完福也與曰完德在人完福在天人苟完矣而天或不應是故顏貧而夭曾老而鰥希文孤而祿君實獨而歿福皆未之完也翁獨脩乎人而應乎天若種而收若呼而應無或失焉信完矣夫然以予揆之翁之心猶未然也曰何如曰夫翁膝下之彥不見在朝者乎在庠者乎夫朝有職焉庠有業焉職脩斯慰苟替焉不甚則悔甚則尤翁之心從而缺也業脩斯慰苟替焉不甚則恥甚則辱翁之心從而缺也夫是之謂未然生明日升堂以告太卿太卿曰是道中之責也生識之及冬十二月當翁誕辰太卿率諸弟子偕親賓稱壽遂使生揚解翁盧胡而呼曰道中今而後其毋廢斯解矣夫

送平陽郡守劉西塘孜績序

平陽西塘劉先生者洛陽人也嘉靖庚戌臚傳

進士已拜平陽府推官歲乙卯倘戢殫厥心三
載餘矣當北征攷績裝以行太守昔莊王公率
僚屬及在官士庶人篤之賦九罭之首章及三
章先生曰公以繡服厚望贊期弗歸也贊志不
及是惟冀復歸就德輝秘矇瞶耳太守曰予見
察院攷君上上語矣曰天下國家之事無不經
理焉是語所學也曰立身行己之道無所愧怍
焉是語厥行也是政之本也又曰推讞則冤滯
雪焉稽查則積獘清焉又曰播政則民安而士
悅焉佐政則上嘉而下從焉是語政之善也是
皆載于公牘達于部矣院矣又聞喜沈令維藩
安邑李令瑜曰君平巨盜而諸邑安又立法互
察而莠民絕民將肖像構祠以報德焉茲路有
口碑亦將傳於京矣今　朝需風憲甚急彼當
路以人事　上乃不君之推而誰推哉先生曰
贊志不及是惟歸復是望茲遠違未知德行其

以教戒太守曰吾見君驄在御矣裝帶霜矣茲
往入烏臺其益孅乃心袞衣有闕盍思補之
當佇咨諏盍啓沃之捄陰無他盍贊任之或撓
不支盍賛易之所搖岸巘盍急扤之壁立清蠅
盍耶滌之野有遺賢盍思進之朝有倖位盍思
退之田有良苗盍培溉之田中有莠盍搖薅之
夷狄肆患進將平之揚羆塞途公言距之道行
明光盍晦處之位階崇高盍謙下之此實恭之
情拳石于喬岳之巔也尺其懋之哉先生曰此
君子之用也贊也體之則無如之何乃賦杕杜
太守曰察院不云乎君體具而用周矣臨事其
毋讓乃賦裳裳者華之卒章遂洗爵三獻之比
醻也諸寅嗣獻之旅醻既乃別

興平北塢劉侯如京考績序

嘉靖庚戌秋曹人北塢劉侯尹興平三年矣於
是爪公牘辭神及人將赴考功部焉興平人士

咸餞之侯曰賢竊祿於斯久矣乃無功考焉[illegible]
也父老曰吾邑有徭役不易均有里甲斂如貨
有主文弄法于官有狎官府人積年而噬人諸
弊作民日削而亡矣侯至而陳於長得因革焉
於是而大均我徭編厚薄察煩簡量伍以斟以
酌務挈矩焉究諸冗費而裁蓋歲省千金以上
往年里甲日支之外又有總支四人名曰鄉頭
半月一易蓋歲費四百餘金外是又有祠祭飲

燕之額凡費一百七十餘金侯皆革之而有穀
處焉由是吾民之亡者集矣是非功耶至如民
有爭訟以中正判之失孝友者刑使孝友而止
失親睦者刑使親睦而止有不刑而發蒙者民
遵教焉是非功耶其有贖刑之金即登簿附卷
上下秋毫無得而私以是節財是非功耶諸生
之師曰侯下車興學造士飛氣節重德行不屑
今文藝其有辭氣畔于道者必法言以諭之

脩正之士則遇以殊禮重休牽之復焉有婚喪
不能舉者必為之助給行者必賑有歸而不能
至者聞即使人迎歸之士由是勸懲者眾是非
功耶御史吉氏曰來歐門吾侯門絕苞苴諸刑
之贖雖片紙斗粟不私常祿之外食邑之水而
已此其廉也民有過失而罹于刑者恒誨而宥
之若赤子匍匐入井而怵惕以拯焉其故者則
否築城鑿池高險堅深如吾藩城然使民必以

農隙復節愛其力三役而三休焉其租庸及犯
刑入唯揭名于門令自至四境之內無一吽囂
而嚵突者此其仁也侯遇不私親遠不遺賢心
如鑑衡物來順應有所聽理訖富訖威此其公
也凡民之事以身勞之暑不張蓋夜嘗繼日此
其勤也是非功耶司訓姜氏曰昔西山真氏以
廉仁公勤為官箴其先得侯之心與侯笑曰有
是哉諸君譽之過也從吾游者李生張生以其

事白予予曰侯行如考功考績之矣然考功予昔承乏而視篆焉見夫吏職而不能校其績而品之其第三其一曰九黜陟於是薦焉其有跡非壯而復無錯者則以大行而明之其二曰向道之心篤于祿之念泯也非任重而道遠者不及此故於所薦之外尤加重焉是故薦而有行一行諸選部而晉以右職一行諸封部而封厥父母有上封三代而下蔭子若孫者此考最者然也否則慈二典弗與二生歸以白侯侯曰先生命我矣此亦賢之志也遂別裒以行

凉泉詩卷序

史胥子問守令之道曰嚴以集事道與君子曰赤子侗留而入於井求從而援之嚴父不為也曰弛刑以得民道與曰赤子以刃而加諸人怡然而視之慈母不為也故嚴刑斯事集事集斯民散是揠苗而求獲也弛刑斯民玩民玩斯事廢是操刀而自割也是以君子弗屑焉市儒不曰小不事乎大不智而不可行也大不事乎小不仁而不可行也夫難保而易失者位也致惠則存致恭則側可不務乎君子曰恭德之聚也惠德之施也恭惠幾矣務則不可故務惠則私務恭則諂諂則徇欲私則背理背理徇欲夫奚不至焉是弋心之所生也是故太甚弋財其次弋用其次弋位其次弋名其次弋功功亦幾矣然非道德者所屑為也夫弋不自勝必繁有媒媒各有弋是故弋上則奪弋下則殘前覆後軌敗弗屢矣華林逸人曰自吾之有聞知閱人也今老矣吾得吾趙守焉自吾守之來吾郡也吾見其事上以恭而有禮焉臨下以惠而不私焉嚴而不迫寬而以制其庶幾道德之士乎於吾民有父之尊焉有母之親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其吾守之謂乎凉泉陳人曰始吾守之

至也吾見其以智數則不能以深文苛法則不能以弋財弋用則不能以毀淫祠而興夫校也攻乎異端者且病焉吾懼其續之將易立也今六事之紛則然矣故推茂而端爰生焉再替而嘉禾生焉其循理而行不求人知而天且知之者與向夕之夜有鶴鳴而過我者歟君子焉予援琴而寫之中律呂也明日有和之者予次而存之為若干什云

六十四

送司訓趙先生歸新都序

嘉靖乙卯新都趙先生以經學訓戒三原者二年矣其臨司則宜于上其同寅則宜于中其諸生則宜于下詩曰無惡無射時則然矣春三月忽浩然有歸志古語曰解組誰過先生有焉于時諸生固留之不可條友固留之不可吾原卿大夫固留之亦不可於是餘尊俎于南郊餞之司先生茲歸無乃以居蠱之外理亂不聞寵辱不加也耶曰然餞者曰春深霜雪久深震霆天道則有變異人情則多翻覆毋曰吾以老歸人所老也然遇不爾老者則道窮毋曰吾以賢歸人所賢也然遇不爾賢者則道窮毋曰吾居林之下內省不咎邦之大夫不非可以遠恥辱也然頑讒與焉孔子有武叔之毀孟子有臧倉之讒曾子誣以殺人申生信以毒父是故夜光之壁可棄于蒼蠅喬木之實可視為土芥有當世不明終古不明者誰其白之哉巫山原不奔于襄王太華原不私于陳生織女原不嫁于牽牛誰其白之哉是故孔子不安于魯乃之齊之衛之匡之宋之陳蔡為東西南北之人焉然沮於晏嬰畏于匡桓魋欲殺于宋絕糧于陳蔡者七日幾不能生所合志者惟一蘧伯玉耳夫孔子非可惡射之人然尚多無妄之侮如此況夫晚學後人欲安居而免辱其然哉先生斯歸盍慎

六十五

之慎之先生曰慎則既聞命矣其敢請益於是
杖人賦燕之首章先生復然曰予戀杖後實亦
不忍釋也乃賦綿蠻之三章及亂先生曰蜀雖
遠予將有魚鳳之音焉若夫德行則不敢不勉
乃賦考槃之首章先生曰澗則繁矣愧無緼不
自寬耳乃賦十畝先生曰閑泄我所欲也恐履
弗逮將日想焉乃賦鳲鳩之亂先生曰表正國
人誠夙志焉忠力不足耳於是餞者以序壽賓

至昏醉而別

平野遺思卷序

予少時與玉坡張子遊平川先生之門見平野
君間謁乃翁憲長公於靖菴見平野君開侍先
師王端毅公于石渠見平野君蓋平野君於端
毅公為內姪於靖菴公為從弟於吾師平川先
生為內兄於吾友玉坡子為再從父也友予予
益押見平野君而致敬焉平野君亦以師友故
誤知予而禮貌之也當時平野君每春秋佳時
與客遨遊或聚白於紅芳之間或予談於綠蔭
之下此外恬然若無所營也心竊慕之然方致
力于所業未之能及也余東歸王氏亡十而力
穡早作而夜輟南隣馬氏八十而為闔冬葺而
夏汲予慨焉曰胡不平野君皆曰予不暇予亦
不知所謂後平野君歿取其志而讀之見吾師
語其居家之理之善予於是始知平野君之自

適非偶然也后數年吾鄉有萬金之子二人焉
其策肥而衣輕僕御而遊吾所見也然三年而
亡其所御五年而亡其所策七年而忘其所衣
十年而幾乎丐也問之則皆荒於遊而無所營
焉予於是始知平野君之自適非偶然也彼二
老者所為莫之代焉信不暇矣方平野君在時
其所事若不知而裕焉其所育若不知而裕焉
其所任若不知而裕焉夫豈誠無所用心者哉

天既然矣由是而紅芳綠蔭焉夫奚不可浴沂之志孔子取之予於是益知乎野君之賢而善自適也今吾鄉之芳蔭具存惜乎野君遐矣吾爾君子仍舊自適者不亦善乎不亦善乎

送武子歸鄉序

歲舍辛酉日在昂武子將歸自金陵多士愛弗忍攬越學集于江之瀕仳川酒爵行各賦蕭薇武子後廵拜曰成無以塞此賦陂岵武子拜曰兹威之所以不遑處也吾子重有貺敢不拜貺賦十一章武子曰威之願也敢不祇需遂賦鹿鳴之杖者曰美矣志哉敢不欽荅遂再賦小宛之一章武子曰威有逸癖蓋在邊鄙與戎狄麗矣野叟藉朋黨加敎懼沉越罔克服誨于今誨曰兢惺栗栗小心維時罔喻其為周行古之人有言曰為高因丘陵茲威欲厳之江陵恐無庸發厳萌肆覆前杖者曰吁我昔竟舜暨禹在皋夔稷契

伊傅周召罔不原小心克對上帝原小心作元祀故不敢侮于鰥寡失于臣妾暨厥後王逸罔克小心時膺陟無疆之丕緒自時後人滋逸罔克小心祇自速辜亦罔或攸逸於戲爾無庸易厥箴獲時自速辜爾毋庸易厥子姓時自速辜惟弗用譎華斯允懼辜罔逸入焉往非木豎谷且氷哉武子謝不敏杖者曰毋懋哉

壽誥封許恭人七旬序

曲沃許恭人者應天府丞沸泉先生配少泉柱史母也少泉子伻謂理曰承華母恭人今年七十禩矣茲四月十有四日屬母誕辰敢求壽之道焉又曰母恭人事王父王母善從志以養相家君學及仕入孝出忠訓承華兄弟子孫以祖父之道華末之能由也毋劬勞甚矣敢求壽之道焉愚曰理耄矣其何知無已其遵母訓率莊簡公之忠矣乎伻曰忠矣又何加焉曰無已其

遵毋訓率由沸泉公之孝乎曰忠孝何如曰莊
簡之事君也隨寓陳力思不出位見幾而作好
爵辭弗縻夫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公
實有焉彼武安灌陸驕功益一世止道不知弗
若公之完也夫恭人之望不在是耶沸泉之事
親也體心以盡其忠也式以顯于世刑于妻子
至于兄弟夫子曰立身行道揚名顯親沸泉有
焉彼吳起溫嶠雖功成名遂而作非其道未若

七十

公之完也夫恭人所望不在是耶柱史誠由是
纘厥祖武其受命而出與則率由莊簡公之忠
如夫子之訓無外慕焉誠由是踐厥先猷其將
諗而歸與則率由沸泉公之孝如夫子之訓毋
自甚為斯忠為精忠孝為大孝顯揚有終旋吉
必矣誠如是恭人斯心慰而色康福壽其可量
耶是在柱史四月幾望壽筵斯張是日也恭人
視諸柱史兄弟及孫曾五十餘人縉紳生員祿

養者半皆緋袍藍衣分行成列獻觴捧羞膝下
笑而撫之嗟昔考妣暨兩人積善所獲不亦樂
耶不亦樂耶諸賢恭人貌樂如是盍亦脩諸完
道以慰其心式伻閒請纂之情恩于是乎書

送立齋張子擢留都戶曹正郎之任序

立齋張子之之留都也吏部司務氏陳子王子
問曰大張子不寶金玉而寶善言乃深有望於
子之言也盍請諸理曰其孝乎曰張子定遠之

七十一

彥也其王父舉進士無祿封君大人舉進士無
祿而有俟于後之人弗瞑目焉張子乃嗣服故
選舉于鄉而先志慰焉厥後迎母氏于官所承
顏而養之鄉黨有稱人子曰孝是則張子備矣
敢問孝矣又何加焉曰其友乎曰皓豆開諸張
子曰國紀國維兄弟之孤也思庭訓在耳麗澤
而學故幸而均成名焉乃翕和而養其政若事
亦講而行之猶夫學也茲皆鴻漸而南將鳳行

而承顏仕學而麗澤其樂孺又何可言夫子曰友是則張子爾矣敢問友矣又何加焉曰忠矣哉曰大張子筮仕兵部爲司務夙夜在公乃後調吏部夙夜在公乃擢武選員外大夫夙夜在公乃今擢南都戶曹大夫乃入將問不在公夫子曰忠是則張子爾矣敢問忠矣又何加焉曰一以貫之耳曰一貫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天也張子幾與曰天人之殊在安勉焉耳夫孝道之

原也故兄弟弟友友而弗至非孝也事君弗忠忠而弗至非孝也孝斯至矣乃遂賦小宛之四章曰何如曰焉有兄弟不友而不忝於父母者乎信哉友也其孝矣夫乃賦常棣曰何如曰孔子讀是詩矣曰父母其順矣乎夫父母不徒順也信哉友也其孝矣夫乃遂賦采菽之四章曰何如曰左右率從其道之行與益其忠有以先之也夫事君而毀邦忠孰加焉觀其有不順者乎孝矣哉乃賦采薇之亂曰何如曰君子亦矣宜祿祿之晚之也其即所謂優游者乎夫然後不息之書焉觀其有不順者乎孝矣哉

明日二子謂張子張子曰夫將田子之言非無稽也曾識殷夫困紀綱不敏敢孤所望哉敢孤所望哉

送大司馬梧山李公馳驛歸序

嘉靖初梧山李公受知於上由少司徒而陝大

司空大司馬者七年矣乃上疏乞骸骨焉不報三疏乞之亦不報乃引疾堅卧四疏乞之

上重違公意特賜允焉翼日公出國門　恩已遂辭諸僚友馳驛以歸遵　恩詔也於是中府魏公南和伯及諸縉紳咸餞諸江滸有縉紳曰聞公在昔道矍用事日免官於家嘗餓居而於稱貸而食及起而爲德副猶爲素也今解組而歸爲子孫計得無不足乎矣公曰吾不爲子孫計

也南和伯曰予聞公昔在刑曹有道而行也權貴內仇而謫判湖廣夷蔣外仇而潛伺火攻非絳袍神見公灰燼矣粤若綰章于隨而南寇盪平贊憲于奈而西戎攸伏肆備兵山東鼠盜屏跡提憲滇南洞猺擾藩都臺所至機鋒生全及晉陟司空則瀝血盡力簡授司馬則留務殫心凡厥樹勳之秋皆其兢惕之地也今乃釋重負矣徜徉於山水之隈放情於詩酒之間黜陟不

加理亂不關知公樂也公曰雖然予請益焉魏公曰予聞古之大臣居朝廷則心在于閭閻處畎畝則心在于廟堂故卿大夫致仕為國老為鄉老天子于朝有存問視養之典大夫于鄉有就謀僎燕之禮而大臣者雖退居草野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故朝衣朝冠吉月而朝猶夫立朝時也立訓立範垂示后裔猶夫輔政時也表正鄉閭補裨風教猶夫在公時也信若是也公豈

須臾而忘　朝廷哉公曰魏公望我厚矣教我至矣予服膺而西也於是拜受魏公辭飲又歷受諸僚友餞飲遂受几坐盡歡而別

贈李寵發解陝西序

涇陽李寵因兄宗而侍予予授以從兄之道焉久之駸駸乎猶夫兄也予復授以親友之道焉久之駸駸乎猶夫友也予復授以尚賢之道焉久之駸駸乎猶夫賢也予曰寵其不畔矣夫他

日提學大夫見之曰美哉茲其賓興矣乎吾不復課爾矣既而寵三往而三弗遇焉蓋歷十年而後錄于有司冠多士焉於是諸宗咸喜其諸父詛曰吾宗商有之賈有之農圃有之掾而達者有之乃學而有成者自寵始吾宗光矣吾邑自趙公翟公後經元有之進士有之舉者多矣未有發解繼二公者今亦自寵始吾邑光矣寵於夫子之道不辱夫子寧不喜耶其何以教寵

予曰予一喜而一懼焉曰夫子所謂懼者何也
曰盛名之下衆目所歸夫衆目所歸豈易處耶
今而後以寵之才使加勉焉日有所進進諸宗
伯冠多士焉進謂大庭冠多士焉吾知難處益
甚是皆在我而不在人衆目所歸而已哉故自
高者危自滿者虧自是者非自明者爽皆名之
招也不期而來也可不懼哉故陳人居此狼狽
而失常者斯多矣於戲天下後世之事繫吾身

者科名而已哉故高才高科君子得之為不幸
焉可不懼耶故君子不以外而動其中不以震
而喪其真夫名者實之賓也猶夫皮之毛也名
由實而得實緣名而喪務將焉用之哉傳曰皮
之不存毛將焉附此之謂也孔子曰以約失之
者鮮矣又曰謙德之柄也易曰素履往無咎寵
其三復斯言可也三復斯言可也

贈侍御宋子考績獲 勅命序

歳己卯西岩宋子還自[illegible]役簡于冢宰冢宰乃
復于 帝曰御史臣廷佐告[illegible]命敷天之成
予 昔于越罔不祇若越茲三載肆臣膚列乃[illegible]
敷用閑厥黙陝惟明明后帝曰御史朕嘉爾庸
錫命攸宜爰爾濟庶繩衡顯親惟爾躬速爾逮
其偕命[illegible]御史謝受命[illegible]日僚集御史賀羨薦
華州東子進曰郊聞人曰世嚴惟御史余惟御
史上下是正匪端本其行哉惟公敏哲肅艾邁

越有衆昔在井疆相厥細民悪衣悪言若蒙不
潔爾躬弗滌民用攸感晦若茲矧厥明哉誇曰
莫爾基母虞爾墉豈爾本母恤爾末公惋若茲
敢登茲康爵用懋乎宋子受爵曰佐敢當是哉
已鄠杜王子進曰恭聞諸人曰世惟御史厥
有猷為中外罔尼予惟曰有資否其行哉惟公
敏而嗜學如食用博識多聞積中資深為疏若
[illegible]若決[illegible]川若[illegible]茲公攸達川

休敢登玆康爵用懋享宋子受爵曰左敢當是哉已武功楊子進曰中閒諸政在知務衍用秦功失用罔功故禹務畢陳君子時擇焉是故君子不惠以衍輕不小以害大故內以正君外以正官殫乃心力視厥攸居該御史已惟公自外而內冢宰曰得體寔誘我衷遺我典則匪知務若時哉敢登玆康爵用懋享宋子受爵曰佐敢當是哉於是理亦降洗升酌祝曰惟昔公大理考公暨公端毅男公弼我刈聖咸丕有令績令聞其在關中曰二老其在四方曰惟帝獻臣念惟我明後人念昔顯且有攸頌質莫敢後我二公公共勗哉理敢敬用玆康爵乞休享俾天下曰有父有子有男有甥由玆爵於是宋子受爵進進洗酌乃考公男公退進末飲

送東塢子序

河以北稱任丘邊氏邊氏之仕者數十人其顯

于時者五世矣郡大夫曰予入其里過其門所不識信哉其足稱也邊氏之良稱季子焉季子政事視司徒孟氏兄弟也文學視太史仲氏兄弟也故邊氏之良稱季子焉季子為東塢子東塢子初為司務氏貿冢宰冢宰之門四海之內百官之群咸受事述事焉東塢子為正其儀達其政焉翕受于上敷施于下無弗辨焉已為主客氏贊宗伯宗伯有寺人之煕市有諸夷之馭事時黠夷入侍寺人傳憲召對不時宗伯病焉東塢子為治之為便便於朝明明於公於是宗伯伏焉而日用休矣東塢子乃為山東憲僉氏蓋冢宰之門之交以諫病未之能贈也病問司務氏乃微贈焉考功氏曰夫憲僉氏者分巡之官也分守之監也天下之要官也曰何如曰國之本在民民之安危在守令守令之賢否在守監故守監賢則所取如其人其不賢則所取如

其人語其上有憲大夫焉有壽伯大夫焉二大
夫之東不出境有都御史焉有御史焉二史之
去取資守監有冢宰焉冢宰之去取資二史故
曰守監天下之要官也曰其道可如曰於守令
之賢者任之尤者十之衆之有謗焉衛之其未
然者教之甚則譏之去之有遺焉索之我毋與
其政焉可也曰賢否焉攸定邪曰維天生民降
若形性肖之教之命曰相天是謂政本不可緩

也吾履其地而察之周于民而詢之其所居在
是所行在是所曰孜孜在是績又明明在是他
未善取之可也若所居非是所行非是所曰孜
孜非是績又肯貴非是他有善勿取可也夫是
之謂良守監否則亦具監焉已矣東嶋子出於
儉素人不易識之門蓋不徒於伯氏為有觀也
故語諸政事則良語諸文學則良語諸為司務
氏則良語諸為主客氏則良於戲非有本能如

是乎今去我而東矣由是而占之則其為良守
監也信矣信矣

記

六泉書院記

出郭呂城東之南面坎而臨流有書院焉曰六泉者以地之名泉名也谿田馬氏見其圖而嘆曰美哉規也作者之意其深矣哉按圖書院前有二門以表焉左以表街曰振民右以表坊曰賦物蓋謂風化盛矣治之不可以 求也必振民焉蓋振民則體山風之象建學立師鼓舞吹噓而欣藏枯槁者無弗敷衆之矣振民又不可以狹小為也必賦物焉蓋賦物則體洪鈞之德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含生稟氣者無弗曲成之矣此教學之大端也由二表之間涉橋踰流而南是為書院外門一曰涵育蓋謂君子之設科也如海斯涵如春斯育無清濁無小大無高下苟自進而至者無弗容焉示教不擇人而施

有如是耳由涵育而入二門三中大門一曰養正師所由也養正者作聖之功也夫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君子施教體是道焉則被其化者如木從繩如金在範方圓平直無弗如意正可作聖變且化焉氣稟之拘不足論矣此師之所以教也傍小門二左曰忠信右曰篤敬弟子之所由也夫忠信誠也篤敬敬也謂再三而瀆怠肆而情皆自絕之流不足與進是故以誠敬為入門蓋篤信好學尊道敬業夫然後造詣莫量此弟子之所以學也由養正而升為堂一為開五曰精義者蓋示學者以明道而為先也明道不外于格致精義而入神則格致之功至無遺憾矣此師之所以教也然格致之功有二曰物理曰人倫是也于物而觀之于人倫而明之以極于明察焉則大舜之知于我無間義其不精矣乎故左齋曰觀物右齋曰明倫是之謂耳此弟

子之所以學也由精義而入為堂一為門五曰
安仁者蓋示以明乎道者不可以知者之見而
自畫也必仁以體之閑其邪而存乎誠由勉而
利至無欲而好無惡而畏中心而安則從心所
欲無適非仁動靜之間皆堯舜之道矣此師之
所以教也然入仁之途甚衆其大者有二曰乾
道坤道是也其上者克己而復禮乾道也九二
之德顔子之事也其次者主敬而行恕坤道也

八十四

六二之德仲弓之事也誠能從事於斯則天下
歸仁邦家無怨仁其遠之哉故左齋曰克復右
齋曰敬恕是之謂耳此弟子之所以學也由安
仁而入有池焉蓋有活水自左右亭而來入垣
而謙益下斯者也池上有橋踰橋有樓重簷而
臨池曰靜觀蓋詩于此書于此弦誦于此鳶于
此魚于此仰觀俯察于此觀民觀生于此是謂
大觀然非靜則中有所蔽近且小也故曰靜觀

云耳常以是觀則物皆自得我亦自得上下同
流而無間矣夫義精仁安道亦至矣猶靜觀者
何易終未濟之意惟日不足之心也若曰望道
猶未之見耳道已至矣望之而猶若未見也君
子其有休息之時哉蓋仁以自任斃而後已此
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之學師之所以教也由忠
信而入歷觀物而上至精義左齋而入敬德之
門有巷焉列三館以六德名曰知仁曰聖義曰

八十五

中和皆坎向如堂為間為戸各八為門垣各一
區以別也由篤敬而入篤行之門巷館亦如之
以六行名曰孝友曰睦婣曰任恤其所向其間
其戸其門垣區別亦如之夫六德體也明道之
所蘊也六行用也體道之所發也蘊而發焉內
外合而體用備矣此弟子之所以學也六德之
後臨流而有亭曰日新所謂左亭者是也為間
三為戸一為門垣如館曰日新者蓋六德既備

而猶日日新焉則大畜也六行之後臨流而亭亦如之曰時者所謂存亭者是也為門為戶為門垣亦如之曰時者皆蓋六行既備而猶時時者焉則姤言也此弟子之所以學也師試如是以教弟子亦如是以學則真儒其不濟濟以出天下其不由學以治者鮮弗信矣故曰是書院之建其規美其作者之意深如是矣始于嘉靖乙未三月是年秋八月乃落成云

八十六

聖天子設險除器以靖中夏記

聖天子在位乃武乃文恒留心聖學亦無忘邊備嘗 顧我西土亦有三邊乃屢命大臣開府固原總制邊事纘舊服也嘉靖十五年乃 簡命右司空臣劉天和為左司馬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制邊務三月天和至上封事行請
上命設重險以衛內除戎器以備外天和于是有乾溝乾澗諸故墻壕堤坎盡迭節閉原有

二邊城東枕河西過套地東古城諸城又西過東勝州紅鹽諸池蓮花諸城駱駝山卯孫水至定邊墩止凡袤千二百餘里成化間延綏撫臣余子俊所脩定邊墩又西過花馬池舊城又西至橫城僅幾三百里成化間寧夏撫臣徐廷章所脩定為大邊東枕河起焦家坪西過神木諸堡又西過榆林城又西過乾溝乾澗至三山饒陽水堡袤視大邊亦撫臣子俊所脩饒陽起暗

八十七

門西過甜水堡過響石溝過徐斌水青沙峴至靖虜花兒岔西至河止凡千三十里弘治間總制臣秦紘所脩是為二邊乃後大邊城西橫城堡側虜數入時 聖上在位乃命先總制臣楊一清西趾河東接大邊築新城凡四十餘里後大邊內清水至定邊營一帶虜復數入 聖上又命總制臣王瓊南枕乾溝北過定邊又西過花馬池北又西過清水營北接新邊城築二百

三十餘里後花馬定邊營所地鹻城惡虜復數入 聖上又命總制臣唐龍中改築城四十餘里後乾澗乾溝虜復數入 聖上又命臣天和北起乾溝南迄乾澗接二邊築六十餘里總三百里許號新大邊城復于橫城至乾溝增并內外女墻墻復挑築大壕堤各一堤內地給將士樹藝米蔬圖之為險復挑築小壕堤各一定邊一帶復增敵臺及守兵乾溝澗增勞池水窖其

山增營盤復脩徐斌水新邊為堡撥鐵柱泉家諸泉水是謂重險蓋取諸豫也 聖天子命之下也大和于是得有輕車爆弩諸火器短兵用器之制強弩準周礼夾庾唐大弩法及唐宋強弩神臂及 先朝弩制擇弓人為弩凡三等凡射及三百步殺禽者為上弩及二百四十步殺禽者次之及一百八十步殺禽者又次之一百八十步殺禽者廣射百步以上弓餘二百四十

步殺禽者虜無弓可支火器曰佛朗機曰七眼鎗曰三眼鎗曰旋風砲曰神機箭凡五種凡鎗箭皆易以鉛子利便故也佛朗機者近年
聖上得之南海蠻夷者也外有鐵嘴頭箭內有提砲盛鐵心鉛子數多一發輒貫人馬數重可屢發敵為利便又翻的者度巧中如射其迅烈神妙難以具述然造法邊工未諳 上嘗命工部造之以界諸鎮此中國長技古所未有凡火

器之法當者 如迅雷震躬諸兵盡廢短兵則斧鎗刀鉤凡四種用器則檯鑽鹿牌而覆車帳凡數種輕車之為制也其輪隻其足四其前二足行懸而住立前獸面牌一為孔四以安諸火器其傍挨牌左右各一着裙有樞戰則轉前以蔽矢夾輪箱二輪後箱一載戰具用具其牌間建斧鎗刀鉤諸兵六轅二後向一人推之前設横木二人翼之前挽者一人一車輪推挽者共

十人皆戰士選畝則四人自內以發火器烈然
短兵接則六人舉斧鉞刀鉤突出破敵過泥淖
險阻則四人舉以越雨露則帳以覆之凡此皆
中國長技虜之所短古煢愉入車服驂用馬一
車非百金不行茲輕車一乘約費二金餘凡大
車有死地十故善御者用且矢及無蔽故敵人
善射者獲茲輕車運重一百五十斤唯四人推
挽煎舉無險不越凡塗通騎者可避無死地且

九十

戰于三牌之內患不及馬故利用傻乎大車凡
大車載御士持弓矛戰士二敵亦如之唯勇巧
者勝勝負決于倉卒未可億而中也茲輕車戰
用佛朗機一用七眼三眼鎗各一用旋風砲一
用神機箭三十弩二虜勇巧俱廢無兵可支勝
負可須決其視一弓一矛戰者利害相遠甚是
謂我器蓋取諸萃也凡師出百車為帯用步兵
千騎兵二千車用火器凡五百張弩二百騎手

除用佛朗機五三七眼鎗五強弩十餘弓矢翼
之計騎用火器凡四百車騎火器凡九百強弩
凡六百餘弓矢凡一千五百車騎火器弓弩交
發如霆如雷無衆不克無勍之不摧矣是謂之
陣蓋取諸師之臨也我器成發諸王邊將徐教
以陣法然倉卒遇敵已可施用前丙申歲冬寧
夏將臣巡邊虜萬騎徘徊犯我危急用車據山
口獲免昔甘州有虜數萬轉掠山丹永昌將臣

九十一

姜奭逐之虜忽大集闔擊用百車為陣火器強
弩四發虜傷無筭遂疾驅出境丁酉春正月虜
數萬夜至寧夏城外昧爽將臣王効偶出被圍
車進輒解是月定邊有警將臣任傑往禦延綏
偏軍僉事臣須瀾單騎常服驅百車從偶遇虜
以車禦之我衆無損獲首級四十還秋八月寧
塞兵五百遇虜八千圍之騎衝我者五十步衝
者四每衝用火器強弩禦之虜死傷無筭卒紆

中虜酋率衆来衝我用機器毙之又毙他馬遂皆痛哭而遁我兵俘斬以歸是月虜四萬至乾清邊臣帥兵三千用車作女墻發火器強弩擊之虜人馬斃者無算即遁夫其戎器隨用隨效如此使由是教演師法精熟撫所設重險而用夫何二邊不清胡虜不攘我華夏不奠之足患哉今戊戌春 聖天子在位一十有七載矣固原兵備副使臣王邦瑞親見我師以全取勝乃

九十二

喟然嘆曰 聖天子制作中國長技前古未有其神功天威臣邦瑞冒聞之然不可泯也宜告諸邊臣俾世世嗣服不忘乃祇託光祿卿臣理記理是故不辭謹齋沐記之其所造器有可圖說者附之于下方云

嵯峨山田廬歌記

清冶二水之交有山焉曰嵯峨其上有唐陵及佛寺在焉其下延袤數十里則民廬及田也其山去秦藩百里而近正德間有詭於王者曰渭水之陰涇水之陽有草萊之墟焉辟之而入於王甫田也又曰金粟之西九嵕之東有草萊之墟焉辟之而入於王甫田也蓋左右聽之王不知也然涇渭之濱渼之諸陵實在焉今是蔑有弗田有矣金粟九嵕之間唐之諸陵實在焉今是蔑有弗田者矣時瑾彬諸逆交訌於內比黨作慝於外咸指正為邪指非為是天下莫能與

九十三

爭也于時嵯山之僧有罹重法者冀其免也詭以山而献王蓋左右聽之王不知也是故指山陵以為田而人莫敢矯其非則度人度之前封人封之于後矣指民盧以為田而人莫敢矯其非則度人度之前封人封之于後矣指民田以為苑而人莫敢矯其非則度人度之前封人封之于後矣民為是懼而賂之乃賂諸度人封人而皆得免焉乃賂諸左右而弗得免焉乃訴諸

當路者亦弗得免焉雖諸民亦自謂弗得免焉已矣他日參政畢公至民劉瑞蔣綸率諸田廬人訴之生員張燿曹尚志率諸田廬上訴之畢公稽諸圖籍門信如士民言也遂以復於王王曰參政言是左右曰不然山寺石記有之寺為吾蒋佛堂此左證也參政曰不然記非是云金大定九年建寺稽諸石記誣可徵矣左右曰不然昔吾 王建國我 聖祖皇帝賜以苑囿固此山也參政曰 聖祖制律有曰凡帝王陵寢毋樵毋耕犯者有常刑山有唐陵何可苑也稽諸律誣可徵矣左右曰昔吾王建國

聖祖皇帝賜以牧地固此山下田也參政曰凡牧地不稅稅地不收具載圖籍今山下之田無弗稅焉又何牧也稽諸圖籍誣可徵矣王曰罷參政言是由是山下之民聞之咸祝王曰千歲[illegible]而歌曰我民無田維公賜之我民無廬維公

畀之父母生我公則使之蓋又以紀公政云矣政名昭字應韋山東新城人也後陞官布政使陞山西都御史

新脩四皓先生廟記

漢逸民四皓先生曰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角里先生者故秦博士列國人也秦在列國時獨務農講武有先王遺風在治忽者審其樂華知將繼周先生彈冠其國典守經籍得非所學在是將以經綸也耶及秦用李斯之徒慫相將隱去商洛山中鴻冥鳳栖捉芝療饑已矣得非陰長陽消天地閉塞不可以有為也耶先生既去秦于是廢井田毀學校坑殺儒士焚燒經籍天下遂大亂於戲先生一去而世變乃如此夫朔廷一日可無斯人也耶漢高龍飛紆羅人傑鷹犬虎士以殄秦滅項加威海內海內英雄雖仇休鳥獸隨所招麾咸不牽而來無以後者然

卒有不可屈者天下惟四先生而已蓋先生有
師傅帝王之道而高帝無先學後臣之心故王
佐之賢不可致耳比帝晚年溺愛戚姬欲立所
出趙王如意而廢易太子群臣諍莫能得呂后
用留侯畫計禮聘先生比在遭黥布之變帝使
太子將兵此又一危也賴先生謨猷獲免帝破
布歸疾甚欲必易太子太子乃燕帝四人者從
帝異而詢其姓名大驚謂戚姬曰太子羽翼既
成矰繳焉施呂氏真而主矣遂作鴻鵠之歌為
楚声使姬楚舞數闋涕泣而罷由是君心以格
彝倫以明私愛以割國本以定嗚呼火海涸而
益之盈蒼天缺而補之完先生一出豈小補也
耶厥後帝没太子即位是為惠帝惠帝報先生
德以三公皆不受而去先生既去呂后肆虐卒
鴆殺趙王人彘戚姬遂致惠帝震駭喪志而没
由是呂氏益横以險當啲伴夜作書煩吟閉諸

九十六

朶顛漢幾天下又大亂嗚呼先生一去世变又
如此夫朝廷一日可無斯人也耶於戲先生避
非忘世順帝命絕也而建侯盤而尚息豫而介
石良匪剛寡言足濟時誠能動物未可以一德
名也厥後在平子真嚴光得先生之良而射隼
之僻無徵穆生而流合先生之介而康侯之晋
未若求其一出一處合聖人之道而能濟時以
保身者先生之外不多見焉於戲先生其猶龍
乎時潛而潛時見而見躍而不亢遯而不淵非
龍而何世謂高帝溺試嫚罵輕侮儒生益非先
生之流耳使果先生者流見且邪得而輕侮
之耶于此見當時儒者皆避說之徒帝之明不
可欺先生之為儒信非依用佛儒外貌而內蒙
者矣然先生不可得致則漢之所以不三代者
寧不在是也耶先生事斯人有疑者愚請之碑
〻先生昔有廟在商州城西歲久頹廢嘉靖間

九十七

撫治商洛火黎平定郝公来謁先生病之爰敗築大垣為磚門葺舊堂而新之又增建新堂一所復得暎田若干以供祀事夫然後商人久往来時獻成知尊禮先生益仰止焉工始於丙申冬月迄丁酉仲春落成時贊之者商州守前嵐任繼芳也

增脩河東察院記

河東舊有察院創於成化壬辰葺於嘉靖乙酉

增脩之者則今侍御李台山公也公嘉靖甲寅秋至河東視察院大門棖短簷低不堪揭扁病馬視吾外即面墻障蔽僅可旋馬三藩人以事至者無容足地病焉欲有為然未之暇也乃以鹽務為急而日從政焉察鹽法或疎則廣詢博訪備舉之豐官或勤惰貿否不齊則奬労之懲戒之安之鹽商不集則多方招徠之鹽城有穿逾踰則增城高四尺重棘以衛之復設保甲晝

夜巡邏南城傍山盜多焉先歲[illegible]丁不均有加差多逃亡則按籍別等則派之其買馬貼軍諸加差俱免之鹽城外有卓刀姚暹諸渠潦水泛溢衛城大為鹽害則疏鑿深廣之於是逃亡歸籍丁其正丁之外有餘丁以待用矣商賈集池鹽通與淮浙等矣於是增料至二百餘座歲增課銀至七萬餘兩其鹽供陝西河南山西三藩官民不勝食矣其外抵補山西民粮增

觧十數萬矣其功效加此公復儲贖刑之粟若干偶值歲歉即發倉賑不足則五六發倉賑卹民生全者甚衆河東書院舊以六德六行名號凡十二號公增以詩書禮樂四號舊生徒凡四十人公閱授二州十縣邑士共九十四人教之五日為一講說一月一試每初四十四二十四則課三場文如鄉試然雖大風大雨大雪不輟於是諸生競辰勉學所造不可量矣諸生樂睽

進曰公前所病者今可有為矣夫公曰諾乃令有司呼當門屋民諭之曰屋遷就安僉曰永庸臺隅吾儕小民蹐踏頻蹙于斯久矣微官府有大作俾就安宅則非徙斯令安子孫世世利也有司以白公乃於城中隙地畀之更以所貲補之復以官田予為世業民欣然從已撤墻以去障蔽除道以通往來大門易其材增高四尺扁曰察院門南五丈許移植楔樸門一扁曰御史行臺又南二十丈許植大楔樸門一高四丈一尺闊四丈六尺扁曰三藩風紀又南七丈許樹門屏一高三丈闊七丈東西墻建榜房各一十三間房後地東西各四十丈左院一所房三進各三間扁門曰東茶房右院一所房如左扁門曰西茶房以待有事於臺者且止所也察院門東如前門一扁曰激揚西門一扁曰貞肅次激揚右門一扁曰間世鳳麟以表書院前所造就科甲之士次貞肅左門一扁曰一時薦舉以表書院公所造就舉業也察院門內舊有永豐堂一退思堂一修竹隱軒各一見閣樓一觀德廳一並而新之煥如也夫然後出入是門者其堂者肅然而敬心生焉於是建使王子三接為狀以致仵廷用令予友王子古州為价問記於予予曰台山公前令浦有善政贖刑以穀年饑而蒸民足食撫地得僉學脩而諸廢亦興司馬默菴吳公會撫按疏聞于

上上令通行天下永為令式其民則建立生祠歲報祀焉別茲鹽政阜財足國代稅蘇民又賑饑育才悉法所當書可泯沒之哉爰策其大畧以告後明天台山公名禎字公別號台山江西漸昌人也

河東察院辨公所民居及增廣學舍記

解州之東安邑西鹽運司城居子有攸芋焉河

東巡塩柱史察院所也其南為條山為塩池池東西廣袤百二十里逶自條山下瞰如湖如海如堆瓊積雪即此池也伏羲制字時謂之塩帝舜歌薫時謂阜民財者即此池也故今塩生必待夫薫風至焉天下産塩所博矣神農以為藥物療民疾者取此他不與焉此天地風日所生非勞人力煎煑生生无窮取用不竭以故陝西河南山西三省君子小人皆給食焉是故天下

鹺政有司凡六柱史監臨者內然皆居會城或往來巡察其專蒞攸居而所蒞廣袤者唯河東為然凡及瓜入覲則二省佩印大夫及郎官敉職皆得而賢否之於戲茲任不亦重耶察院舊在市廛民居中凡聽政則市民喧嚣或家人婦子嗃嗃嘻嘻於外甚非肅政之所民亦狃如惕如不坦夷也柱史台山李公下車聽政病官混淆今有司咨詢民情便否僉曰衆不安於此久

矣但大作乃亡益卜事耳小民其何能為乃審咨之其情同於是令各給贖地資其用而遷之切隋城辦官府民居之制於是政肅民便上下各得所矣察院舊有書院前柱史哏窓東西梁張公之所嘗也河東郡邑登科及第之士多出此焉至是公又憐選諸庠髦士卒業於中士視昔三倍焉民歲饑即發倉賑濟境无流殍過旱即齋沐精誠禱雨檄有司行事如其情斯禱無

不應田禾池塩俱生民歌頌焉舊察院門外僅容旋馬乃廓東西二十五丈南北三十丈餘始東西為榜居各一十三間南設屛高三丈長八丈許次建綽楔門一扁曰三藩風紀又次門一仍舊貫而南後之也東西如門各一曰貞肅曰激揚又門二以榜書院科第士姓名亦激勸之方也門楼畢而高之左右碑亭二亭後茶房各一以為諸叅者息者止所也書院增廣齋舍

倍前用皆資諸贖金民无取馬工始於四月二十一日七月終落成於時河東運使王君三接問記中之以致仕延川令王子季鄴簡書理亦食塩人也故耄以言札史名洪字其新昌人號日台山云

陝西河東運司監察塩政仰山尚公去思記

嘉靖辛亥仰山尚公蒞條山監察河南陝西山西塩政明年壬子害除利興廢舉吏戢民安士彙征公于時攬轡還辇明年癸丑冬安邑人參議胡諧延川尹王世相書謂理曰仰山公去吾河東久矣人思之弗忘敢託子記之理曰思狀如何曰公清介安節身帥儉德故哉省供應而民從之禁止諸服飾奢僭而民從之故民不至于饑寒思公儉德官吏貪酷頑讒誣罔強衆橫逆皆為民害公乘時考察而黜之受辭訊鞫

而戒之遷放之而良民安故思公除害之德其監乎塩政也塩生之日則躬詣池所促入而出總理微密防範周全亦以恩感故塩丁子來竭力從事又招備饑民效勞受傭于役使之中寓賑養之意以故萬億needs之人活于饑饉之時以至在官不行店戶秤斗人役御之有道莫不輸誠效力好義終事以故徵十年之逋課數月而完補億萬之遺餉期年而足又疏通塩法商人報買隨令掣支凡驗放濡滯邪移需索作奸犯科必刑又斷絕私塩以除公害商害以故商人思公諸在官廢人思公諸足餉之人思公輿若藁風應催斯中池阜財此不先不後時也公來之次年仲春之時池偶呈祥塩花射日堆壘積玉萬頃爛然於是取之不窮用之不盡苟非和德昭格何以臻此此池人商人所以異[illegible]公壬子秋月不雨禾[illegible][illegible]矣公文躬自禱

籲天三日而澍雨滂沛田野霑足禾乃大熟此農夫農婦所以感而思公禁諸少年交遊非類賭博群飲諭以生理尊之孝弟而犯上作亂之事不為德教如是此父老所以思公脩葺書院延諸郡邑髦士朋儕講習復延師儒游之給以筆札豐其館穀又躬臨課試以勸以懲以故壬子鄉試舉者一十五人解元及詩禮經元皆出其門癸丑會試門下又連進五人教有明效如是此諸生所以思公縉紳之家脩其坊門周其匱乏或米肉薪炭以給寒士有不能衣褸者則衣褸之有不能婚葬者則助以舉之此縉紳士人所以思公鰥寡孤獨之人則廣蓄之衣食之必備必時病患之民則儲藥任醫療之囹圄罪人則釋諸無辜而恤諸縲刑此窮民病民諸麗刑之民所以思公理問晉巳歎曰微公德澤不洽于人人其能如此哉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其斯之謂與是不可泯已遂援筆記之尚公名維持字國相號仰山汝寧羅山人嘉靖庚子中河南解元辛丑連登進士高祖仲賢元末進士從致亂隱居不仕曾祖穊正統己未進士授監察御史公則繩厥芳武云持菁而微記者則衣巾生王世相姪鶴松也

河東鹽池靈慶忠勇武安王神廟記

河東池神廟東古有關王神廟關王初號義勇武安王我　皇明正德間武宗皇帝更為忠勇武安王矣河東古老相傳地志亦載之謂昔宋時蚩尤作祟變池鹽為洪濤纍歷八載課鹽不成當時朝廷禱籲於正王用神兵除祟池鹽復故民到於今利之以故此地有廟所以報祀王也嘉靖甲寅秋　勑命巡鹽御史古山李公至謁王見其廟貌陋甚嘆曰王天地之浩氣也昔漢室垂亡之日非世無撥亂才也然苟或之儔

則佐操篡弒周瑜諸人則謂其傳竊其能明綱
常大義擇善固執者唯王及孔明二三人而已
王知昭烈帝肯可續漢統委身於樓桑布衣之
時以持危扶顛為心衛主下造次顛沛之際雖
萬死一生不愉不曲撓義不以恩結之而弗能
留孫權畏王以婚結之而絕之甚卒致心如天
日威鎮華夏關輔人民往往遥應曹操遂欲遷
都避難此漢賊可平王業幾復時也不幸陰為

一百八

孫賊所圖王身殁而神存王既云殁曹丕稱帝
權亦僭竊使王無恙二賊敢遽如是哉故君子
謂王身存漢存身亡漢亡非虛語也厥後孔明
先後出師為漢討賊雖大義昭彰然賊已深根
固蔕牢不可拔非若賊勢顛危王之時矣孟子
曰浩然之氣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
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王實有焉蓋天地
正氣亦自浩然在人則集義所生而行一不義

內省有咎氣斯餒乏王好學慎獨守死善道行
無不義俯仰無愧故其氣充塞天地莫可依撓
而限量之也先明嘗謂是氣在於天地則為星
辰為雷霆為河嶽在人則為聖賢故中候示于
岳降傳説殁為列星今道書所載有圖有説亦
云王為雷神孔明為雷師凡鬼魅妖邪為人祟
者巫人禱請則雷霆震擊王實在焉此亦理之
所有非誕妄也今胡虜犯塞吾將士禦之雖衆

一百九

寡不敵王嘗見像陣前虜即敗衂遁去此王神
常在宇宙衛我綱常驅除逆醜作祟一如在漢
日也也所歆祀宜矣況王家池南常村同鄉賢
也河東鄉賢其好學慎獨集義善道養成充塞
天地之氣未有如王者後學宗師而祀之可因
陋就簡乎哉嘆已乃曰此祠之責也乃卜諸附
廟隙地廣袤數畝繚以周垣垣用瓦甓蜈蚣之
前搆大門三間南向懸扁其上次為儀門三間

北築臺崇構殿堂三明楼以夏屋殿下東西各
為廡三間肖像殿內飾以金碧儼然如生人瞻
仰之肅然凜然而敬心興也廟門有古栢二株
蔽芾凌雲不知植下何時台山公相地建廟偶
門於此若新植然亦樹有所待而神啓其衷與
廟建於某月某日落成于月日台山公姓名見
前守 號曰台山江西新昌人效力者為運使
王三接安邑令李瑜狀其事者為致仕延川令
王喆相云

一百十

淳化縣新遷廟學記

粵昔淳化在洪武成時建學縣治之右門臨通
衢當時士樂於學多顯者焉厥後令有李仲賢
者以學為神祠而遷於南城之下後又壞而不
加葺也是士蕩析廢學而鮮成名矣故淳化之
人小大咸怨小人曰昔吾學美矣由李令遷之
使吾士居面墻之下遷喬而入幽抱陰而負陽
惡乎不蕩析也此風水之咎也君子曰昔吾學
美矣由宋令遷之使吾士居面墻之下藏修焉
而非其宜游息焉而無所適惡乎不蕩析也此
有司之咎也故君子小人異言而同情焉正德
甲戌臬司大夫何公至淳化謁廟視學而病焉
淳化師生以衆情告之公曰吾意也乃為身相
地焉乃得縣北廢倉及城隍廟地曰於此遷學
如是如是善矣時令未之能行也歲庚辰令缺

一百十一

丞畢氏至謁廟視學病焉學諭王氏以往事告
之丞曰令在吾不可専今誠吾責矣于是學諭
賛之丞任之乃白於當路咨於有衆乃取薪於
山以甄以然取材於巔以棟以桁取石於川為
礎孔堅作廟淵淵為堂為廨為合聯聯如翬斯
妍如鳥斯騫凡數月而訖工矣丞又曰廟學之
前無通衢焉未善也乃悉召諸居民謂曰若祠
後岡墻地若通以為衢則士利於行而衙堂亦

利於塵矣如何皆唯唯於是悉取其田為僧為
塵如矢如孩往來翩翩士民咸使凡數日而訖
工矣於是小人觀之樂焉曰美哉陰陽順矣風
水萃矣士於此不成吾不信也君子觀之樂焉
曰美哉藏修宜矣造息適矣士于此不學吾不
信也丞乃落成而燕諸士曰夫廟學非地而不
迁有司之過也迁矣而不善有司之過也士集
而不教師長之過也教矣而不善師長之過也

今王先生善教而丞亦尚焉以塞責矣乃或于
此不學學而不成將誰責乎諸士咸曰此諸生
之責也峨山魚人曰夫迁學迁居一也吾聞昔
有築室而迁者迁貨而忘其身又有病愁而迁
者迁居而忘其心其亦不善遷矣故迁心為上
迁身次之迁居為下是故君子擇所遷而遷也
故遷善于鄉非自足也而進之于國遷善於國
非自足也而進之天下遷善天下非自足也而

進之古人斯善迁矣學諭王氏聞之曰小子聽
之夫命酺矣何公者名天衢家道州人昔相地
時為關內道副使今河南都御史矣丞名經井
陘人學諭名繼某人也

寧晉儒學及汶濱書院贍田記

愚聞君子用財以義如其義雖千駟萬鍾不以
為泰苟非其義則一介不以與人昔范文正公
以義田贍鄉黨以所居為學舍義矣寇萊公以

所居為僧寺崇異端不亦失義也耶愚見今汶
濱蔡子用財有范之義無寇之失焉蔡子名璦
字天章號汶濱初學于恒山張子凡十有八年
登乙丑進士授行人擢監察御史復學于井泉
湛子後巡按河南行所學激揚有聲及退居林
下幾二十年日用服食悉從儉約積有贏餘徐
徐置田因鄉里田賤遂置義田十有九頃先嘗
構汶濱書院受徒講學是則割田七頃二十畝

為備學贍田後訓一十九畝為書院贍田蔡
子田備學贍田以給生員婚娶以資寒儒問學
者以公處之并書院贍田則一以祀先合族一
以周給親故　族有後者凡祀先有祠堂之
祀有墳墓之祭[illegible]主之學者相之司計者
出所賦供用穀之祀畢則享胙頒胙有常儀凡
周給親故婚喪助給親疎有差其貧乏不能自
養者月給糧有差凡教誨後人本族子弟俱在

書院進脩其延師之禮飲食之類悉給之務足
用其外族學者如之故舊子弟有家貧來學者
給亦如之嗚呼賢者富而好禮積而能散蔡子
為贍田如此非好禮能散者而惡見他鄉有富
者積粟幾萬[illegible]宿且[illegible]饑則閉之否則雖徙遠
百里不敢從貸粟於人遇歲無償遂餓死又
有貴者皆多[illegible]以驕居不安則一飯萬錢之遠
生夫幾見使死嗚呼鄉並親戚餓死非極富
極貴者耶蓋富貴而不知義徒遺天下萬世嗤
耳故君子於蔡子深有取焉或曰蔡子惟不試
故能行其義如此使鴻漸而大授將霖雨天下
奚啻是耶惜哉晉而擢也丈人曰不然君子明
道大行則澤乎四海閒來則澤乎萬世推蔡子
開來之心蓋不但志於澤夫四海已也奚惜哉
奚惜哉

平陽府新建教場記

國家郡邑皆設立學校以明彝倫教場以脩武
備平陽之有教場舊矣新建云者監司僉憲大
夫乾谷辛君之所營也實有取焉蓋前次丙申
逆賊張世朝之變幾失平陽幸而莫明年乾谷
至視學曰邦有人焉乃觀民曰唐風未衰未可
移也乃閱武備曰弛矣弗亟張民焉綏耶乃相
教場于舊所曰兵陰事也乃練諸南薰之城違
天道矣又阻而隘隘不足以合衆阻則莫之能

蔬也失地利矣又地遠往返勞拂厥士心失人和矣乃姑教之乃相卜城西汾東地食又明年乃畋作乃奠其地而垣之乃門乃中為将臺乃八表其外為陣地表外北隅仍門垣之為監司堂乃後堂各一為左右廊各二為府衛縣學廳各一各若干楹外為懸扁大門一四極是故于天道順于地利得於人心恊一舉而獲三善是謂有取盖取諸革也於是而製旗鼓備器械退

老弱選精鋭成師旅馬於是而三令五申教之陣法将居中堅招揺在上鉦鼓居下左右前後各司其局聽鼓而進望旗而趨聞金而止伐以有數進退以制不失尺寸此正法也正法既閑三令五申教以变法聽鼓而進望旗而趨或合或離或聚或散或方或圓或翼而張或首尾而應分番出没更互戦守俾勇者寧旗壯夫守之凡三寨三守聞金而止各復厥初毋失尺寸此变法也夫然後賞罰加焉分則精熟使威動如雷静安如地是謂有取盖取諸豫也方畋作而訓練不廢経営于戊戌春初至冬訖工而訓練亦熟是禦侮是消患矣是故不可無記故臨汾趙尹託予記之乾谷吾關中耀州人名琢字國聘相是役者為知府鄔紳同知劉崇雅推官焦璉平陽衛都指揮李忠指揮崔憲崔崇銭鍾及趙尹統也

明二原縣創脩清河新城及重隍記

三原今縣治有城在清河南元至元時自東原下舊縣徙此其城盖徙時築也清水出耀州石門山其陰為三水其陽泉泉為清水源其西泉為淳化冶水源清水東南流數十里濁水自東出為清水又東南流百里至中原村其西望冶水爲西原其東抵濁水為中原濁水東抵趙氏河又抵唐獻陵東斷原所為東原盖三原所由

名也清水又南流至三原護軍城東又南為耀
州已杜為吾原義河毛坊毛坊里杜寨杜寨三
面皆巨谿義河南為鬼谷北為石堡巳杜有懸
崖石洞數十可居蓋毛氏兄弟建忠時居人避
兵所也杜寨則其立柵處云清水又東南流至
湯杜蓋湯孫亳王所居今訛為楊杜里矣有嵗
山竇氏裔居此又南至第五村漢第五倫裔所
居又南為閻村三原社倉所也又南為谷口元

義士李子敬裔居此子敬創立學古書院延師
教士以忠信招商三原之人材與商旅集由斯
人也東為濁水谷口唐長孫文德后家在此元
冀國公郝天挺塋祠俱在此又東則舊縣遺址
在焉西為堯門山荊山荊山今為嵯峨山矣又
西為冶水谷口冶谷南為鼎州昔黃帝鑄鼎所
也清濁二谷南為焦穫詩曰整居焦穫即此今
訛為焦吳里焦吳村理聞諸王端毅公云清水

自谷口南流至百村析而西經涇陽孟店鎮西
為靖川唐李衛公庄在此清水又析而南至吾
原留芳里冶水自耀州來至荊山其隅入焉清
水又東南過張御史塋東又過張茅莊與王端
毅公康僖公塋東至龍橋其南為今縣治城即
前云元時所築城也城內鍾形北四河河深
十丈餘巖險可據守其北居民與南等自
國初迄今多搢紳髦士家然無城民自昔至今

患焉弘治末河套虜蠢王端毅公謀於當路築
此城未果正德間關東蜀川盜起套虜復蠢王
康僖公復謀築于當路後有檄矣時榆次王令
任事為庶民所沮弗果城後虜入山西平陽窺
關中關中守巡率兵東禦于河三原士大夫皆約
理復謀築于當路亦移有檄矣時寧陽閻令任
事為涇陽田廬該土人所沮又弗果城嘉靖丙
午虜奸細人入境窺我會城及三原官絡繹獲

晩溪嘉靖丙戌進士由監察御史歷副都御史
山西代郡人也王令名鳴鳳保定宛縣人王令
去進士富順升令茹繼之爰徵記豎碑以順
輿情云

蒲城縣新脩城隍廟記

蒲城舊有城隍神廟嘉靖丁未賀抵郝侯來宰
邑始謁神視廟陋且敝矣乃圖增葺之閱三年
底績蓋于廟門建坊牌一座榜曰福善禍淫二
門內建脩亭樓一座榜曰衍神正殿舊五間葺
新之前建獻殿五間內增金碧暖閣一所外葺
東西廡各三間廟貌於是巍然煥然入者不戒
而肅矣廟成乞理記理按城隍於易泰之大畜
有之蓋自肇建城隍以來宜有其祀乃無文逮
我
皇祖祀典始著嗚呼門戶井竈中霤皆載
祀典而城隍所保為大可獨無祀耶宜我
皇祖制禮於神祀為獨詳也稽諸[illegible]

廟記曰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
疾疫必禱乾元二年縉雲秋七月不雨令李陽
冰與神約曰五日不雨焚其廟及期大雨四境
告足陽冰率吏民自西谷遷廟于山巔以答神
休夫城隍神廟在于幽谷復遷諸山巔俱無謂
與後唐清泰元年詔杭州湖州越州城隍各加
王號然號曰保寧曰安城則因兵亂境安報謝
神佑而然其神廟亦因其俗有之嘗禱祀如陽
冰所記非神居其所而天下通祀之也我
皇祖戊申洪武元年掃除胡元清中夏 詔封
天下城隍之神在應天者稱帝在開封臨濠和
滁者稱王在各府州縣者稱公稱侯稱伯然既
革之初尚有因也三年庚戌 詔定岳鎮海瀆
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號一體改正在縣者皆
曰某縣城隍之神四年辛亥特 勑郡邑里社
各設無祀鬼神厲壇每清明及立冬朔日致祭

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官吏人民善惡以昭福禍復降儀注凡新官赴任必先謁神與立誓約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嗚呼　聖制如是則城隍之神名號既正祀復得所非千古曠典至是始正而無闕與官到任而與神約則作善作惡之民官有刑賞不及者神必禍福之弗得而漏也豈惟民哉使官省有咎以致惡射於人則神必厭之神或失職以致復隍之禍則官於神亦豈得而禋祀之哉邵侯治蒲李生歷芳曰侯清正無取其不蘊神約可知是故能欲神廟云夫官賞善罰惡陽之政官之職也福善禍惡陰之政神之職也官之明不及神之察故賞罰或有遺者而禍福不爽是之謂陰陽表裏以安民也夫民安則境安境安則神之祀可常享官之祿可常保矣

景行書屋記

景行書屋者何休寧太學生胡孺道所營教地其師祠也其師為誰高陵涇野子呂仲木也涇野自遊太學日聞道卓立不惑稚以關郡賊遣為事其及第後官脩撰時侍經筵疏進諫言上上為動色後以直諫謫解州判官以斷全書任學比雲集子每授以所學後歷擢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尚寶司卿北雍祭酒南禮部時卽海內英才太集者科道部屬之俊在焉子思進公所學時有儒鳴達磨學者子力闢之以明道南京時授徒鷲峯寺中蓋孺道在焉其侍郎時旻公謹程內閣覆渭先為兩宗伯二人交相傾也實嘗詢旻惡子弗答而語以所長他日旻詢翟過惡子弗答而語以所長故翟以子為黨旻旻以子為黨翟交惡子也閣臣任丘李殘渭先託孫某謂學辟曰科未知其人繼求嘉張殘渭先[illegible]語如詢渭先乃疏張行孫於

因此二代而下絕倫相也子弗知耶予荅書曰以子之才使明邪正一變而為正人有何不可乃不然惜也予後為渭光所深嫉乃居之燕然此皆儒道及諸賢所見因故成中心悅服嘉靖甲寅七月朔日日食是夕大星隕高陵涇野卒儒道益朱。至高陵侍疾遂視殮殯而執喪焉他日歸營茲祠屋以祀名曰景行蓋取詩人仰止景行之意欲尊所聞行所知也嗚呼非師淑人以身弟子篤信好學能至是耶嗚呼涇野予輔仁友也其卒也儒道事予如其師故以祠記託予祠營于嘉靖己酉九月九日落成于庚戌月七日其間所建堂齋亭軒池樓規制皆善一貫記中茲不著云

谿田文集卷之四

書

與松石劉督府書

頃楊環回聞盛德納福之詳無任欣慰恭審席未及暖屢獲戎捷茲平胡擬邦之明徵也續聞麾下又造戰車戎器諸物是又非常之舉甸奴聞之想遠遁北漠無敢南向爾矣其竊聞之友人施彥方云孔明陣法用車及步騎三合為一一衍為八車當外衛以防𠑽衂步騎在中出奇制勝分番進退以休以食以攻以戰術環無端若多設服色更易以出則敵兵神之莫我測矣此可以少勝多多益善少亦無敗平居教演分則習技盡吾所長合則皆陣衆彼之短今執事大猷殆將出是矣乎然謂己所長者中國長技是也民間閒民與大山僧寔多習而能之將士則鮮有知者若廣招此輩擇其尤者教習

將士不時閱試技期熟閑夫然後無事中人器
神弩參而用之演成陣法徐以節制之法行吾
仁義之師則匈奴不足平也今戎器幾備所宜
講[illegible]渠水利執事昔嘗治之　某忝
紀載[illegible]功未續[illegible]經大水遂致淤塞墮
續昔項公巡撫關中經營此事穿鑿大龍石山
為渠廣惠以引涇水鄭白之下莫與比倫厥功
偉矣惜公還京師厥功中輟深以為恨其後滿

一百二十八

四作乱公再入關復营此事擇人督工則楊方
伯者其人也惜功垂成公又還楊亦陞去楊嘗
嘆曰龍山洞中有門限隔石及卧牛賊石未去
使斯功不永世者余之恨也今涇水入渠吞而
復出又泉水大半自渠入河如楊之恨後正德
間宋豊利渠壞巡撫蕭公鑿山為渠名曰通濟
以上接元渠以及廣惠下逵白鄭以代豐利功
亦多矣惜董工之吏役工欺罔渠視上下石底

猶高四尺而止自岸上視之殊不辨識故所通
泉水不多為利薄也今諸縣受委相視此渠將
復施工　某念執事之意殆有甚于項公者可忘
白耶猶移檄該道如項公故事使鑿龍山洞石
及通濟石底又脩砌諸渠石岸并防淤水石橋
仍該立淘决淤浅門民以為經久又取元人擬
均三限水法俾管水同知守而行之則功肩鄭
白血食萬世項且讓公他賢不足言矣夫如是

一百二十九

某當與二三鄉耆伐仲山之石以大紀元功以
告後世不但如前所云也誠失時不圖懼前功
盡墮今相視者恐終草草說于洪洪爾矣如何
外此更聞留意析津漕事此亦不世之功也伏
惟次第營為幸甚幸甚

寄河南巡撫古川葛中丞書

伏見
執事膺保釐中州新命戒爾人未暇私
恤深為
朝廷得人為中州得人慶矣然愛莫

叻馬敢有管見為門下陳之頃北虜使我畿甸
滿共鼠狗之欲而去虜其事勢後必復來盍蹤
間於 上外守隘口使無路以入內獲通州儲
粟及山西煤道則畿甸之民庶可安枕不然使
虜得竊入據我一境不出月餘則京師必拆屋
而爨儻又火延則雖有深計之士其柰誰何京
師有慮及此者則已否則須及時言之且今中
州大患在於河北執事盍於彰德磁州率二三

智勇之賢造諸戰車火器選深曉武藝之士教
習短兵練成陣法以防之如畿內有警結陣而
進以掃滌首醜可也竊嘗玩需卦六四一爻
頗得先儒未發之意蓋需已及坎切近於五是
當時任事之臣非需郊需沙避世避地者論也
故宜無所退避直需殺傷之地此忘身狗國見
危授命之時亦其當然之理也此誠如是則上
可濟君下足保身此坎穴可出九五之酒食之

樂不期而享之矣不然臨難而苟免則為五之
罪人血不在外而在于內矣昔滄源與理同官
朝夕講易及需此爻理語此義滄源同守程朱
柔退之說未之信也是以禍及伏希即事休察
需血象義幸甚幸甚

與總制劉公書

頃大同軍士肆逆主上特命吾兄出師討之又
以閫外專制之事寄之他無掣肘此固吾兄忠

勇著於朝野之驗亦廟堂之善任使也成功必
矣成功必矣但逆醜飽煖養銳於內我師露宿
眠霜臥雪於外儻彼乘隙而來侵犯我師或肆
蜂蠆之毒此一可防也若大城破之日天吏逸
德如火斯烈使玉石俱焚空此邊城難以控虜
此二可防也萬一此醜冒闘而出如前流賊切
掠地方毒痛海內此三可防也或北走沙漠勾
引胡虜聲東擊西犯我邊塞使我師疲於奔命

此肆可防也若又不然鳥鴟東向位我六師則我師手足之疾不暇顧惟腹心是護此又患之大者五可防也凡此須求萬全之策使逆醜短長之命制之在我而不在彼始可以言師矣如何理又聞出師之義貴躁中而應戒弟子輿尸今既合所貴而免所戒矣但吾兄不患不剛惟患剛或過乎中耳理林野病夫行且入關藥物是須而已身不知恤乃謀及國事祇見其不知量也然有一得之愚未敢妄陳略述多端防患之事萬全之策覬吾兄熟思而自得之耳舊詩一章非關今日之事偶李生斷事謁便奉上亦取以張吾軍也不盡 不盡 理再拜

與呂涇野書

昨得

教問示蒙贈多矣然有鄙意未盡布者敢煩復之以脩兆多而笑忠頓以[illegible]辭故不[illegible]

益茲再得教云禮以喪而廢祭不以祭而廢喪發揮鄙意殆盡見執事玩經之深體驗之密有有道君子可說正者敬服敬服然謂大祭在北而不在南又云今兩京禮部遵行定式先期告示皆云喪不廢祭危哉[illegible]未為失也據此所謂喪者乃諸侯以下喪耳較此 大忌將無同與夫是忌也昔天子七月不似同無上下之分亦無南北之間若為有喪之人據而守之未失則恐天下之人何域何人非宜據守之者由是言之則所謂並行不背之教似明而未融如何如何理昨有觀其會通以行典禮之說教云引證未當理按易繫辭解云會謂理之所聚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無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其族而通其虛也蓋謂朝覲禮也如偶遇日食則朝禮遇會而有礙而所通在于救護婚姻禮也男女在途而男女之父母歿則婚禮遇會有

礙而所適在于喪禮如衰絰而執喪禮也倘敵
兵在境則衰服執喪有礙尋衰而即戎可也如
此之類皆禮之變經而權皆所謂觀其會通以
行其典禮者也而　執事謂引證未當豈理未
諳經旨而經乃別有說耶理邊　執事何弗言
而相辯者乃勞累牘豈義理所在不容毫釐含
糊必欲直窮到底也耶　執事在此理今夏尚
未渡江經籍可論論者尚多此姑置之如何惟
推誠教愛故敢妄言罪罪過過

與同年某書

久不得書未審起居何似理積愆釁天降割于
母氏不少延恨不即從於地下餘何足道也同
年覺斯馨者其為人吾子之所知也去歲請理
弔且別因吾兒在嶺表吾父老且病思吾兒遠
莫致今茲我將致之而一與了訣已而至維揚
東理曰汝蘭出門所至率不值一丈夫今將貢
舟過潮云理覺其言之謬也惧篋而藏之不敢
以告人未幾閩有口禍今年春乃翁誠吾君致
不克葬鄉人客閩制維揚者交以訃至云去歲
斯馨至閩三水口死其兄繼死其僕二人亦死
一人病且死逆旅主人已聞諸官相其屍骨諸
南臺其遺貲無誰典掌頗有不逞之徒窺覦而
欲竊取之者俟家人速以來初疑其泥言已而
信矣於戲斯馨言猶在耳而至是耶理猶重惜
其死無後其兄亦無後其家惟餘一母一妻一
嫂一弟在貧無聊而微賤之家日呼其門外有
不歸之骨內有不衆之喪遂財不可致而近飢
無以療其道負於人者姑置而勿言可也追憶
往昔為之淚然又自惜其德薄力綿徒切咏嘆
而卒莫之助也詩曰雖有良朋烝也無戎理之
謂矣柰何柰何念惟吾子居有力之地其慷慨
大節聞義勇為冠於久要而見於今日者尤出

於常情萬萬今閧平日燕游之人有禍如是之烈能不一動其心哉其弟之在者名汝薫火不更事自春首謀歸兄骨自惟單弱熏畏浮議不敢獨往逗遛抵今而欵笭緣親舊以行皇皇四顧左號右呼而莫誰應援亦可憐已卒以妻族李氏子僅私許之挾以北為甬於都下始轉而之南然亦未可保也行將過吾子而欲引首一哀鳴焉不識吾子其亦憐之否也如或軫念為之火加憐恤使渠外歸不歸之骨內舉不舉之喪遠獲已棄之財近蘇無告之人則吾子之德德于人也夫豈特党氏亦豈特被及党氏死者不可作已無可責而特可哀焉理是以當齊衰之中未遑他恤竊比諸曾子吊子張之義而有是言也惟吾子圖之

與呂仲木書

呂柟之沒理緣多病東行吊之有其意而無其辭然終當有其辭也不知吾子亦當有辭乎否高廷璽輩來承教與之處然講論但有見端而已未能諄悉亦緣多病故也再承所書足見應醻之際寬裕不迫無任欽慰但所謂是非云者則未免有識鋻見衆之疑意者出於矜持太過而失之忿厲然耶若是則似非君子之所可忽也理竊以為是非之來未必皆實而吾之親且舊者不可改苟以為實則不期其改而漸改之矣實不實不足論改不改則吾德之升降繫焉況保乎國家天下之大亦未必不由于此者誠非君子之所可忽也如何如何理年來寡陋荒廢無進例塌殊甚亦惟不時救藥是望

答崔子鍾書

白天澤來辱書且承念及老親患以老來仰事之具為愛深矣索居來殊無進益多思易怒之咸試中理病即為吾子改之尚敢諱疾而忌醫

也然吾子自謂有所不立豈真亦有不立者耶
抑臨事之際或見之未真故執之弗固於而疑
既而悔焉有似于弗立耶若是亦未為大害所
可患者第恐心知其有可立者而自不肯立耳
若夫謂事變之來有難處者似又不然大易之
道莫亨于也坎之時莫不亨於豊豫之日故君
子隨其所遇無問富貴貧賤福澤憂戚到手都
成佳境蓋為此也要之不越于心亨有孚而已

鄙見如此如何尊叔處草次不敢奉書無任瞻
戀儻定省之暇此名一致問安之意荣幸多矣
仲脩敬臣諸友聞各居一方希乘便一通問也
餘惟不時諄誨是望

答潞州義門仇時淳書

向南都時承不鄙使時開来問書院從祀先賢
事時栢齋涇野及理各據所見答之理乃即所
問答而為記焉及此歸以来乃自厚刪行事儀
節理爰稽諸典章而集之其諸典章所不載者
則采諸經史曲禮合之而著節焉竊又徐思向
所答問殊未詳也蓋謂時賢既祀則漢初諸儒
乃先儒所謂釋奠可為先師者可不祀乎於是
擬祀伏公高堂公毛公孔公鄭公諸賢諸賢既
祀又思漢儒醇莫醇於董子當秦火之後漢帝
能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者實自董子發之其言
朱子取為白鹿洞教規乃漢之儒宗固不可不

祀也夫漢儒既祀若子夏丘明皆親炙先聖始
為傳註以開後學者况子夏居魏西河又鄉先
賢也可不祀乎夫傳經先儒既已祀矣若胡氏
春秋蔡氏書傳見列學官可不祀乎冲素之祀
師其範也宣義之祀遵約儀也虎谷之祀為修
範也若端毅之諫聖救見今率由可不祀乎故
併擬從祀諸賢於儀節之中而又歷叙其傳經
釋經并有裨於椎山風化之功而又列其行實

及他賢評議別爲附錄以附其後以見偕嶷之意俟采擇焉噫從祀大事也皆所以崇德而報功也儀節者儀也非禮也斟酌損益不失乎先王之舊而宜乎人情合於上俗斯可矣承三問下及厚意不敢虛辱然管中之見未敢以爲是也更冀昆玉斟酌損益與君子定而行之幸甚幸甚

上羅整菴先生書

六月十一日得去歲十月二十七日手教并賜至先塋碑文理不勝感慰念昔致書門下謂達尊執事踰從心之年當此邪說橫流之日身任斯道之重寒門微事恐未易勞也今乃以載道之文惠然遠錫於戲非道充諸身不自知耄又憐念句學之士肯至是耶今而後知先人幽潛之跡可以傳世與斯文同不朽矣何幸何幸續得岑人語良知書二篇先貴鄉學者譔其師說

如此理皆詩以闡之不意尊意正如是也夫良知者即孩提之童良心所發不慮而知者也與夫隱微之獨知異矣與夫格致之後至知則又異矣其師曰此知即彼知也又以中道有悟如夢斯覺爲言此眞貴溪偽翁其師如此從可知矣乃又以其所見非程朱之學夫程朱釋經之言自今觀之千百言中似亦有一二誤處然語其體認宗旨之眞持守斯道之正續孔孟既墜之緒闢佛老似是之非則千古不可泯滅可遽輕議之哉今乃往往是陸非朱又復陰主僧說排吾儒焉於戲此亦欺人自欺已矣昔唐虞之時深疾讒說恐驚朕師故侯明撻記書識亡愧若驅洪水猛獸不敢緩也及周末老莊氏出讒慝又作賴孔孟相繼明道彼如螢火在晝無能輝焉自漢以來又增佛教孔孟不作二氏遂熾由是迄於宋世唯讒慝是崇雖人主宰相鮮有

不宗師焉者天下之災視諸洪水猛獸害人尤甚幸而茂叔輩二三君子迭作極力開闢然後吾道復明至今三尺童子通句讀者無不排斥二氏知趨向焉非斯人之功而誰功於戲辨苗莠而鋤之以粒食後人良亦勞矣今乃復拾鋤去之莠播而種之以亂我苗其亦不知唐虞之政孔孟之教斯人之功矣夫其亦不知斯害之大矣夫我夫子辭而闢之良是良是使微夫子言愚聞之亦潛有說也不盡不盡

與林志道年兄書

伏聞達尊素翁夫子遽逝不獨吾兒人子悲痛天下道義之士一聞計音咸傷感嗟悼往往有潛焉而出涕者豈我達尊夫子大有恵澤被斯人哉亦惟清風高節師表一世故人皆仰之如太山北斗耳不然彼崇高爵位加于一世及功名之顯赫者亦多矣胡天下之心不歸于彼而歸此耶理當然故晋之墟見晋君供無祠雖伯者之盛如文悼亦無祠獨恭世子之廟在焉而晋民至今歲時祭之不衰以此見功利在人之淺德之入人深也今有我素翁夫子之風節則夫天下道義之士雖欲忘之亦安能忘之哉天下且然况于通家者哉此理間計以哉所以此心一日而未嘗不在痛也茲伯黃侯晉先生弟叔閑便謹具帛一端祭文一通敢託吾子使者焚帛讀文于我夫子神靈案右之所俾此微忱得以上通以從諸天下之士之後幸甚

答薛孝夫書

年中風再得書再聞興起之詳為慰不淺然有倦仕之說則非所欲聞也何者君子則不加勸鈍不加沮今吾子一有不利輒思歸田平生所期似不如此況先訓明明在籍二親侍養在堂師友箴言在耳而所學在心何可負也逆順與

境吾道一也願吾子安之如何焉之而進行諺
明而恥雪或化或止唯所之焉可也他有不合
者願唯以誠動之負登說抵之說吾子體之熟
矣望益勉而既焉不盡不盡

行實　誌銘　墓表　祭文

南京戶部尚書平川先生王公行實

先生姓王氏諱承裕字天宇號平川山人晚年號樂休道人學者稱為平川先生其故櫟陽司馬村人其遷於三原者自太高祖始也高祖諱彥成號安止曾祖諱惟真號恒齋祖諱仲智號西園翁皆以父太師端毅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高祖母張氏侯氏曾祖母張氏祖母周氏皆累贈一品夫人父諱恕字宗貫號介菴晚號石渠又號一齋道人正統戊辰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江西提督學校布政司右布政使歷官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端毅其學行政節謨猷具載　國史列傳及家乘母益氏張氏皆累贈一品夫人父入封一

品夫人張氏累贈太淑人先生太淑人出也先生由成化丙午鄉舉弘治癸丑進士歷任兵科給事中吏科右給事中刑科左給事中吏科都給事中太僕寺少卿本寺卿南京太常寺卿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本部左侍郎南京戶部尚書嘉靖己丑致仕成化元年乙酉三月初五日寅時先生生於河南官邸蓋端毅公巡撫日也方兒時即重厚如老儒恒端坐不妄言笑年七

歲作屋隙詩畧曰風來梁上響月到枕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拜之春秋則於太淑人所取錢十數文具香果齋而祭之其齋之銘曰齊不齊謹當謹萬物安百神統聖賢我古來昭齊不齊謹當謹太淑人雖知之以白端毅公公喜曰此兒足繼志矣十三有危疾自謂不起乃出所作童子吟稿以示訣父母蓋端毅公始見所咏不勝悲喜疾乃尋愈十五時在南京從黃

田薛生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公曰先生待兒如此謂不足教耶公曰善哉教也真汝師矣先生由是益尊師樂學遂深造焉十七遇端毅公誕辰著古賦以壽之十八端毅公巡撫南畿為廳事於會同館闢地得古銅器公考古以鼎硯名命先生著記記成吏部尚書王公與刑部尚書張公瑄禮部尚書耿公裕見而皆題跋以卿相與之時所著有進脩筆

錄崇仁吳正郎宣偶見而題之序焉癸卯年十九應鄉舉提學副使戴恭簡公珊試其文即以發解許之既而不果戴公惜焉甲辰年二十作太極肇判乾坤攸位迺旋迺轉陰陽行焉由是生生化化萬物咸備而人生於中得元亨利貞之理為仁義禮智之性理也者默默然無形可見無聲可聞然賦之於人非動乎其未賦之先蓋靜之謂也人之有性猶天地之有理未感而

見之於外徒泝以存之於內則失其交化之機
矣是故象芬燕樂所謂法天而不載者也象安
燕壽所謂法地而不覆者也斯皆常人之為君
夫動靜以時無所逆焉則與天地為一矣嗚呼
其聖人哉說出一時名公咸傳覽焉丙午年二
十二鄉試中式是年端毅公命完婚乃著婚禮
用中一書呈覽與可乃執而行之丁未
孝宗登極召起端毅公為冢宰先生侍行端毅
公察其無私令終日開門延賢與一時縉紳交
接比退食叩其所聞則一時人才文藝武畧悉
得其槩乃識而用之多稱厥職故銓衡之政號
明而不私蓋先生實有力焉然范苴不通亦海
內所共知也癸丑登毛澄榜進士觀政禮部五
月端毅公致仕先生請從歸養有暇溫故於學
道書堂士多就之堂至不能容遂設科於弘道
書院四方從遊者益衆先生教以宗程朱以為

階梯祖孔顏以為標準其許已於都御史和順
王公雲鳳之記時先生以師道自居甚嚴弟子
咸知敬學故自樹而成名者若參政偉李副
使仲張給事中府李同知德明劉推官德學張
治中秉正維參議昂張僉事彥界都副使世家
秦知府鎬趙主事瀛來御史聘張知州時芳潘
知縣汝壽秦知縣寧張知縣元相李知縣良心
李知縣應霖趙知縣儒賈知縣朝王知縣朗張
進士文御舉人党汝蘭張時雍王明王朝王佩
來賀楊廷才李結選貢楊子美張龍李邦傑及
理屬頗衆自是三原為西安右邑稱多士矣乙
卯四月授兵科給事中有時政先務等疏言皆
切中時弊已未給　誥命移封繼母文氏為一
品夫人冬　周府冊封先生充副使庚申冬
肅府冊封再充副使凡冊封　王有常賭先生
皆不受　周府乃以美石懇之亦不受辛酉冬

奉　勑清理山東河南屯田釐正甚多軍民咸
稱快焉甲子七月陞吏科右給事中乙丑三月
陞刑科左給事中有巡訪圖治等疏
武宗登極欽賞紵絲一表裏花銀六兩是歲端
毅公年躋九十　朝廷遣使存問先生亦奉
勑給賞陝西諸邊將士過家壽親拜　特恩焉
先是給賞者率委官行事多被侵欺先生乃親
歷諸邊一一唱名散給士沾實惠皆歸德

朝廷丙寅改元事竣還　朝丁卯三月陞吏
科都給事中時逆瑾專横群工多出其門先生
遠之又上疏乞進用君子退黜小人及諸不法
事瑾怒罰粟三百石輸邊戊辰充會試同考試
官取進士三十五人皆名士後咸膴仕有為太
冢宰者初先生自兵科給事中至都給事中立
朝正直忠厚著名一時然清慎日用不足端毅
公知之歲以數十金資焉是年四月二十一日

端毅公卒時先生在官端毅公有貴教焉令孫
輅籍以昇之五月先生奔歸痛甚已視籍教彌
痛自是佩教終身焉襄葬依文公家禮及高氏
厚終禮行之己巳六月繼母文夫人卒在中服
闋十二月復除吏科都給事中有勤政　視朝
及論任將等疏皆為治之要軍國之急務
上嘉納之邊將有進退焉癸酉正月陞太僕寺
少卿三月給吏科都給事中　勑命封母張氏

為太孺人配張氏為孺人六月奉　勑勾當延
綏諸邊公事事畢奉母如京就養十月奉
命點視京營馬匹視所損耗肥瘠罰各當罪人
稱明焉丙子正月絲太僕少卿　誥命進階中
憲大夫張太孺人加封太恭人張孺人加贈恭
人繼焦氏封恭人八月陞本寺卿時　上於内
苑教習武事先生乃潛有所備一日　上將大
閱偶降旨用戰馬二萬先生即以應　命大臣

鷩曰方　旨下時吾儕失色懼倉卒無備見公
委蛇疑之令事乃稱　旨豈公有先見而備之
耶抑此外尚有餘馬否耶先生徐曰止餘四萬
匹耳諸公咸嘆服丁丑十二月陞南京太常寺
卿戊寅正月上疏乞　恩祭掃奉　旨馳驛以
歸祭掃畢十月赴任時　上南巡先生即祗具
牲帛祭品儲以待祀或曰上方用武無暇於祀
何以備為弗聽及　上至奏祀皆行之言者愧
服當祭之先期演樂先生自旁觀之於三百人
內呼聲容失節者數人罰之衆稱明焉己卯宸
濠作亂欲趨南都大臣分城以守先生分守通
濟門乃與家人訣別登城誓死守之會有逆黨
造成甲兵藏諸櫥內以應賊者先生覺而發之
處以極刑都城肅然十二月張太恭人卒先生
守制西歸壬午　今上即位改元嘉靖論御賊
功賞銀三十兩紵絲三表裏七月復除南京太

常寺卿癸未四月陞戶部右侍郎奉　勅提督
倉場舊有公堂歲用銀千兩該司白先生命貯
庫無取十一月繳　勅還部十二月奉
旨視　大祀犧牲甲申正月　大祀分獻西嶽
華山之神八月奉迎　睿宗獻皇帝神主到京
欽賜紵絲二表裏銀十兩　册上　兩宮徽號
欽賜紵絲二表裏銀十兩九月言官論禮部尚
書席公書先賑濟事不明　命先生勘之乃勘
得應處雜犯死罪者五十人應徒者二十二人
應杖者二百二人應笞者知府以上官二員應
參者十二員應紀錄者六員內究問畢知府以
下等官共七十二員乙酉正月事竣至京蒙
欽賞新鈔一千貫羊一隻酒十瓶及朝見復
命又蒙　賜酒饌初先生行言者謂事宜深究
或曰事干親臣為先生謀宜姑息之而已或曰
姑息失職秉公失利宜兩無所傷可也先生毅

弗聽一以直道處之故功罪昭然卒當
上意士論歸焉十月先生歷俸三年考績給
誥命進階通議大夫加贈母及二配皆淑人廕
男輔為國子生丙戌四月 欽賜 睿宗獻皇
帝宸筆大書清平正直四字正月 欽賜文獻
通考一部百冊六月 欽賜敬一箴一軸七
月 欽賜御製洪範篇一帙是年冬充正使持
節韓府冊封辭贐如前丁亥四月陞南京戶部
尚書及赴任該司送 命下皂隷俸銀若干兩
先生不受令備諸循理公用南京故事食時入
衙視事未午輒散去先生乃平旦入衙午後方
散一時南京諸卿佐皆早衙而晚散焉在部二
年所積羨銀至四萬八千餘兩奏 准天下罪
紀贖金俱納粟穀以備賑濟又各處鈔關商稅
羨銀舊聽所在公用故多侵尅先生奏同正銀
解送 國用以饒又查革私充官機匠四百餘

人歲省粮四千八百餘石又查南京諸倉應祀
神祇未祀奏 祀於烏龍潭倉建立祠宇歲時
舉祭人直南京自正德辛巳至嘉靖戊子各處
稅粮多逋乃移文督之甫半載粮絡繹而盈一
百七十萬石乃作倉回附之倉廒充焉五月
上賜聖製燕弁冠服忠靜冠服圖說二冊己丑
八月致仕先生自始仕至致仕恒勤於公事所
在得譽清正無慾當時稱其濟美有范忠宣公
繼文正公之風謝致家居惟以讀書教人為事
優游十年論薦者衆御史唐錡疏曰古心直道
常然有其父端毅之風居家教人久矣為是邦
名德之望御史馬敭疏曰言動有古人之風操
持無一節可議巡撫都御史熊公天叙會同御
史王儀疏曰學識博雅器宇弘深官居八座不
改常布之舊行年六十尚存赤子之心喜怒不
形寵辱不動久負公輔之望實為廊廟之才

制三邊尚書劉公天和疏曰純正之學術得自家傳端謹之操履成於涵養德器簡重而喜怒不形於辭色學問弘邃而見聞博洽乎古今當官則以正直忠厚為本居家惟以讀書講學為事且明習　累朝典故真有大臣之度者也豈惟全陝之人望寔乃　當代之名流時稱為名言今年五月十六日感疾至二十一日午時卒時偶有烈風雷雨之變暝頃晴霽遠近赴吊者

絡繹不絕弟子諸大夫庶士哭奠如私親先生廣額豐頤鼻如截筩耳垂有珠重頷美髯貌丰而澤體厚而胖居常威重端嚴若神然溫乎可親又栗然而不可狎也性篤孝能悅親養志故端毅公愛之特甚又善事諸兄諸兄皆殊常友之或有弗念輒子哀省亦承以恭遜而已時序祀先唯謹女兄適仇氏行年八十孀貧先生卒子姪不時餽遺養之誨諸子姪以道有不率教

者則反躬自責令其愧恥雖僕御有過至內竊而敗亦薄示懲戒許其自新務以德化不深咎焉與人交即之弗親遠亦弗疎淡淡若水然心平氣和周而不比恭而有禮忠信無偽寬柔有容故與之交者無弗敬愛自少喜愠不形諸色嫂嘗試之暑月先生如廁必置扇外舍嫂間使婢藏之出視無扇輒往反三置三藏之則不復置扇而終無愠色諸老嫂相與笑曰七叔量大

如海探之不見其底其將鼻吸三斗醋耶蓋自其少時即有相臣之量如此平生足不由徑口無誇言量衡之器不持宮體之辭弗習然矜而不爭嚴而能泰長安高御史儼先與游久之贈詩以堯夫正叔與之蓋服其和粹嚴正不易及也自少樂多賢友端敬公尤夙以尚友之道誨之故一時海內名賢無弗接者以故聞見甚審亦多識　先朝舊典逸事待叩而應否則深緘

若虛一時博洽如王文莊公之屬猶敬畏焉陽明王氏考功日嘗就問大學之要語之明日謝焉又問中庸之要語之明日謝焉今王氏書皆不著而有他說豈記者偶有誤耶善接引後學因材以篤又廣擇髦士俾各敎學以訓蒙士俟厥有獲則授所未聞故師逸功倍學而成立者衆先生自始學好禮終身由之故教人以禮為先凡弟子家有冠婚喪祭之事必令率禮而行又

刊布藍田呂氏鄉約鄉儀諸書俾鄉人由之又表章先哲如毛氏廷忠李衛公靖以文武濟時楊元師子江樹勳於國邑令朱春夫婦死節或立祠致祭或撰記署扁建碑皆顯其忠義激勸後學故三原人士多所勸法動皆由禮凡酒壚茶肆足不肯履雖官府公所亦稀至焉鄉亦鮮作佛事士風民俗為之貞美多先生之力也先生為文未嘗搆思每攬筆為之比成亦不復雕

琢弟子侍數十年未嘗見其苦思而撰述焉其于詩賦亦然蓋不以辭章自居而所重有在故耳書小楷八分善用懸腕直鋒書多變化在歐顏間大書結構如端毅公而精神氣象稍異行法鍾王入能篆宗玉筯八分所至在唐韓蔡間唯不喜草書謂去六書遠甚不可傳耳善琴暇必操縵適情喜潔所在有弗灑掃焚香盛服以居不自安也好古凡服食器用茶湯之品皆倣

古為之喜與容共不自私焉所著有論語近說論語蒙讀談錄漫語星軺集辛巳集玫經堂集庚寅集諫垣奏草草堂語錄三泉堂漫錄李衛公通纂厚鄉錄橫渠遺書太師端毅公遺事及前童子吟葬婚禮用中進脩筆錄動靜圖說共若干卷先生初配張淑人乃孝誠處士女庶憲靜菴先生從妹張給事中原再從姊封贈見前慈惠靜敏有幹理材先生自仕學之外一切家

事悉淑人治之無關心焉蓋不但內助而已繼
配焦氏　秦府儀賓焦淇配南安郡主第四女
善〻饗封贈亦見前冉繼林氏總兵林盛孫女
通琴書經義聰慧容德過人甚宜先生多講談
焉其卒也先生思其善痛甚見林壙志先生所
自著也三繼尤氏西安後衛指揮尤鋭女閑內
範子男四輅渠人娶李氏皆先卒輀恩生先卒
娶郝氏輂恩生娶秦氏輿儒士娶張氏　繼翟

氏女一適國子生秦淵皆張淑人出孫男二逢
陽邑庠生聘秦知府鎬女殤繼聘理男希古女
逢夏幼皆輂出孫女四一適國子生秦從師一
適布政司知印李繼一許適張僉事彥杲子鈿
皆輅出一尚幼輂出先生生卒歲月日時見前
享年七十有四茲輂與將圖葬于西園祖塋東
林震位之地蓋三淑人先葬所也葬既有期盍
為我圖是以區區後學小子摭所聞見著為行

實惜寡陋不敏得其麄迹而已其于先生精義
妙道實槩乎未有聞也然于先生立　朝正直
忠厚之風嚴正和粹之氣殆亦庶乎末之揜焉
伏惟　立言不朽君子命諸侍史秉而筆之

南京禮部右侍郎涇野呂先生墓誌銘

呂涇野先生者諱柟字仲木高陵人也學行為
世儒所宗稱為涇野先生云弘治辛酉登鄉舉
第十正德戊辰宗伯舉第六　廷試　賜狀元

及第歷官翰林院脩撰解州判官南京吏部考
功司郎中尚寶司卿太常寺少卿國子監祭酒
禮部右侍郎致仕由考功至侍郎率官于南其
在于　朝者惟脩撰及祭酒而已按呂氏本太
公望後宋時有諱世昌者居高陵其後幾世生
彬卿彬卿生八八生興興生貴貴生鑑鑑生溥
號渭陽渭陽公配宋氏寔生公初彬卿祖葬時
壙有声如雷卜云兆顯六世至是公生乾以道

鳴世符卜兆云公之貴也祖考考俱贈如已官
祖妣妣俱贈淑人繼母以其存封之異其通為
太淑人妻李氏封淑人公垂髫入學慨有志於
聖賢之道夙夜居一室危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暑
不越戶限足寒則藉以麥草而已年十四應試
臨潼貧不能[illegible][illegible]宿新豐客舍夜夢老人自驪
山下謂曰爾勉學後當魁天下明日試獲超補
廩膳生母宋卒哀毀骨立既祥受尚書于高教
諭儔邑人孫行人昂又請益于渭南薛氏又屢
為督學蘧庵楊公虎谷王公所拔入正學書院
拔以所學復文諸卷上由是見聞益博嘗夢見
明道程子東萊呂氏語以所學益大進鄉舉後
入太學擇諸嚴憚執友僦舍同居始輟舉業日
以進脩為事時衆以為迂譁而弗恤更歷五模
踐履篤實光輝外著而譁者益親雖自謂立且
不惑其可庶幾已矣會 孝廟賓天與執友哭
臨聲出淚下通國異而譁之弗變孫行人歿衰
經哭拜吊者 武宗正德三年戊辰 廷策以
仁孝對稱 旨前期 賜冠服帶履至服習容
觀若固有然明日有竊政中官来賀却之祿入
祀先祝稱某之子某何太史粹夫稱禮題之凡
父母書至拜使者而受之退而跪讀餘親友書
受讀有儀期功緦親訃聞必為位而哭凡饋遺
非禮不受在官二年竊政人橫甚西夏亂公疏
請 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則禍亂潛消內外
臣富貴可常保竊政人惡其直因嘗却賀禮又
不往見欲殺之乃乞養病歸其人使校尉尾之
至真定不得其過而返抵家數月其人變逮死
公家居侍渭陽公渭陽公聞怒責次子梓逃公
跪受朴怒輒解臺諫累交薦起用入 朝上勸
學疏畧曰昔周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
靈臺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我 太祖皇帝一

舉而取之數　嘉納遇　乾清宮災應
詔陳言一日逐日　臨朝聽政二日還慶宮寢
預圖　儲貳三曰郊社禘嘗祇肅欽承四日日
朝　兩宮承顏順志五曰遣兵義子番僧邊軍
令各寧業六曰各處鎮守中官貪婪取回別用
又累疏勸　上舉直錯枉不報復引疾歸西安
秋旱禾槁公白當路獲薄征友人張御史仲脩
巡鹽建河東書院請定三晉應祀名賢公論孔

顏之學指漢宋貴言賤行之失定之渭陽公病
公侍湯藥夜不解帶履恒無聲歷一年鬚髮盡
白丙子五月渭陽公卒公哀毀嘔血妣宋先殯
城東隅至是啓柩失其一指公籲天慟哭復得
遂合葬時大雨公徒跣擗踊泥淖中觀者感泣
稱孝既葬居廬哭無寺陝西鎮守太監廖氏婦
以金幣卻之有客託交遊遺三百金求書公[illegible]
人心如青天白日乃視如鳥獸耶交遊慚而[illegible]

今　上登極起用明年改元嘉靖復館職纂脩
武廟實錄經筵進講位　仁祖淳皇后忌辰公
口奏宜襂淡服易緋龍酒飲癸未會試充書經
試官得名士二十餘人嘗上疏勸學累曰學貴
知要而力行故慎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遠讒
下通民志伏望　皇上尋溫體驗甲申四月奉
旨脩省以十有三事自劾疏上謫山西解州判
官至解值解守殁公視篆為理後事甚悉乃首

省窮民以贖刑帛粟及米肉給之又審丁繇重
于他邑力白當路均之于時解及四方髦士從
遊者衆乃即廢寺建解梁書院祀徙關来于中
又令諸父老講行　太祖皇帝教文及藍田呂
氏鄉約文公家禮又以小學之道養蒙于中有
孝子義士節婦咸遵奉　詔旨題表其門復求
子夏之後訓諸學宮建溫公之祠而校序其墓
築隄以護鹽池疏渠以興水利繫麻以導[illegible]

於是士民各安其業有古邠民之遺風焉御史
累薦陞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州人士民感泣
而送之河下既大同監郡於州識遺愛焉至留
都日親吏事不倦陞尚寶司卿南士從遊者益
衆乃講授于鷲峯寺中壬辰陞南京太常寺少
卿朔望命道士演樂禁俗裝時閣臣張孚起留
都大臣多遣人迎候有約公者以他辭辭時閣
臣甥亦仕留都衆與結好公禮接之外無交言

閣臣累欲退公未果會復以病歸乙未陞祭酒
首發明監規上疏申明五事　上皆允行公教
人以正心脩身為本忠孝為先日以所當體驗
經學授之又禮以立之樂以和之監中諸生雖
衆公吊喪視疾哭死勸善恩義無所不至於是
六堂師生皆心悅矜式諸公侯子弟亦樂于聽
講以至監外進士舉人中官沈東之流亦皆來
問學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百官謁　孝陵肴

襂服寅長霍曰盡着緋公曰望墓生哀服襂為
是衆從寅長為蔡生請塩商墓誌拒之前閣臣
病歸者死寅長約同祭從徽祭文不可寅長乃
疏閣臣十善于公公荅以書门公才如此儻不
阿私黨姦則一變而為正人有何不可寅長御
之已亥恭　聖駕將躬視承天　山陵公累疏
留之署南京吏部事乃疏薦文武數人公連年
入　覲表賀　聖節再過河南見餓殍盈塗語

所在瘞之後值　奉先殿災自陳乃獲致仕云
公初入禮部見寅長霍懸榜都市曝閣臣夏愆
公諷妝其榜已詰榜外事弗荅以善語之至是
屢語不合又所晚不從復有一變為正人之語
公之兩入　覲也夏累詢霍愆公弗應以大臣
當容才荅之故霍疑公黨夏夏亦疑公黨霍霍
陰為揭帖短公于　朝夏亦陰外公故霍死夏
去公之心卒莫之明也故仕止此公事繼毋俟

孝養備至侯畏風寒公為文禱進乃安辛丑秋
後卒公哀毀殯斂盡禮壬寅六月公左臂患癰
至七月一日亥時卒公生于成化己亥四月二
十一日午時至是享年六十有四是日日食至
亥分有大星殞華陰遂卒高陵人哭為罷市三
日遠近吊者以千計解梁及四方弟子聞訃皆
為位哭公體貌豐厚方面微髭輪耳海口目光
有神平居端嚴凝重及接人則和易可親性至

孝友儉朴室無媵事叔惇如父姊劉貧嘗分
財濟之歲饑宗族有饑者則分祿贈之痛外祖
乏嗣每展墓流涕從舅米瑾流同州特尋訪迎
還平生未嘗干人亦不受人干謁不置生產既
歿家無長物嘗以誠敬自持言必由衷行必由
道門人侍數十年未嘗聞見偷語惰容與執友
處惟以規過輔仁為事自少至老相嚴憚如大
賓未嘗有一語相狎一事私相囑也所著有四

書因問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
志禮問內篇外篇涇野文集詩集宋四子抄釋
小學釋史館獻納南省奏稿上陵詩賦曲頌
寒暑經圖解渭陽公崇史約監規發明著解文
移高陵縣志解州志漢詩章侯集魏氏宗氏族
譜詩樂圖譜共若干卷公配李氏封見前南京
國子監典籍崇光女有淑行內助居多存生男
子二即田乙酉科舉人昀蒙蔭為國子生田娶

桑氏繼劉氏張氏昀娶張氏繼王氏孫男二師
皐田出師韓孫女二俱昀出田昀以甲辰七月
二十四日葬公於邑城艮隅渭陽公墳之左公
之卒也理率諸門人哭而殯之已乃使田如京
師託求名世君子言刻諸壙中及墓隅不圖未
之獲也時理在南都田乃不遠萬里之理所以
嘗使求諸人者還相托焉是故志而銘銘曰
愚考先明自孟子歿漢有經史辭賦之學晉唐

人攻書及詩未多文士然據其言行考所見聞
見道者鮮惟董仲舒為西京醇儒然災異之說
駁雜亦甚東漢之末惟孔明卓然特立可以與
權管寧以潛龍為德確不可拔兩晋人材有不
為流俗所染異端所惑安貧近道者惟陶潛一
人而已李唐杜甫之詩韓愈之文為不背道然
甫有嗟人殘杯冷炙之悲愈有相門上書之耻
況愈闢佛老而復交其徒任道而矜情妓妾杜

韓如此自餘可知趙宋文士蘇黃諸人皆宗尚
佛教呂文諸賢率事僧參禪唯濂溪周子學得
其精康節邵子學為甚大二程兄弟橫渠張子
學為至正晦菴朱子能繼諸賢之緒自元以來
及今見道而能守者唯魯齋許氏及我
明薛文清公數人而已公則為漢之辭賦懷其
史材傳其經學而無駁雜之失工晋人之書唐
人之詩宋人以上之文而多明道之辭醇如魯
齋而傳舊之功則多貞如文清而知新之業則
廣蓋其學詣周之精幾邵之大得程張之正與
晦庵朱子而媲美者也於戲涇渭之汭神皋之
墟邑城艮隅葬我鉅儒於戲其無虞哉

明封山東道監察御史北原李先生墓
誌銘

北原先生者諱明字德彰先平京人洪武初戍
西安後衛屯田三原故今為三原豆堡里人也

曾王父諱三配郗生忠忠配王生英英早樹邊
功中年為義官配鄭是生先生體貌秀偉鬚髯
美多由咸寧廩膳生輸粟遊太學登選集後以
孟子仲貴封山東道監察御史晚號北原居士
學者固稱為北原先生云先生之少也食於毋
而求固焉毋鄭道古而責之曰汝為口腹人邪
先生耻而輒改之比長乃居豐而約飲食衣服
不厭菲惡若性然矣初出就傳學慎而不群既

為咸寧諸生益切問近思求斯之知而行焉每于小學玩而體之及御史侍學亟以授之曰是書雖小子之學而大人之事備焉聖學階梯莫切於此可不務哉他今生或近而笑之先生益篤志不變其後學者亦於是亡不敬畏之矣先生學既崇本務實故其為辯或不當有司意故累試不第會輸粟例下親且老先生曰是與科第出身異然由是祿仕以報君親則同乃就例罷科舉學後選未及而覩終及矣而當封曰吾志在行道中乃為覩求祿養今復不逮養與吾身自祿養孰若教子使行吾志邪乃乎遂就封而誨伸故伸官所在有聲而先生道為光也先生檢身以約非禮之地終其身弗涉而入焉嘗躬耕以養內太學歸益力田以養比內外親喪祭以禮弗事佛飯僧宗人以為有受也久而乃是之胥效焉事二兄甚愨敬而讓擇人而與之譏而恭大門之內無雜賓焉交際寧過辭無過受也御史之巡關也先生自京師歸諸抱關太監將軍文肆之諸郡邑長吏交噓之先生曰是為吾兒非道禮之交也舉弗受君常莊而不肆其疾也賓至必脩容而見之終日言而弗畔也其治家也儉而斂嚴而則入其門閴若無人環其閭歲時之戲具莫設焉御史之舉進士也於是而免夏楚矣御史曰先子之學德行以為本才知之便求行之而於記誦文辭弗尚也雖未得志於世而恒自足焉理友御史數侍杖屨信不誣矣先生初配薛生男女七男伸价保儋伸娶張氏由弘治壬戌進士歷官臨汾知縣山東道御史今知嘉興府事价娶張氏餘殤女孟李適張元忠仲李適焦得中殤季李適楊璉殁矣孫男女十四伸出者十男七五存曰疊庇廕育立二殤曰嘉會嘉禎郡生員娶賈氏女三孟

適潞輪仲計嫁楊萃李殤价出者四男二曰褒
亶女二殤薛端一誠莊溫良慈惠精諸女紅而
加勤焉先生學諸閫內事薛治焉上舅姑悅故
先生獲專力學也先卒娟孺人繼配維存先生
生景泰四年一月四日亥時卒正德十一年十
二月十日子時壽六十有五年孺人生景泰二
年正月四日子時卒正德二年十月四日未時
壽五十有八年越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合葬越北原里居之西山從義官公遷葬營之
次也理實銘銘曰浮山之北濁水東趨水西茲
維北原先生之幽室於後之人居於斯經於斯
其毋樵毋蘇毋亡所式云

明封監察御史拙齋韓先生墓志銘

韓拙齋先生者自諱不知何許人亦無名稱平
生無他能唯一拙而已故自號曰拙齋晚年更
號曰拙菴云少事師問學事[illegible]父欲其投業

以耕遂終身畎畝云嘗曰耕有道焉先時而為
之則先天而不可為也後時而為之則後天而
不可為也吾先天則不能後天則不敢有弗動
動惟天而已矣故嘗耕於北山其田有雲低照
有月時者皆良田也其穡異於他穡蓋得相焉
田父悅其田往往問耕穊以方授之或問市壓
及官府事則笑而不答農暇展書誦習或獨樹
下自唱自和欣然自得若不知人世之有憂也

一夕月下獨酌吟曰片月在隴頭一犁老此身
有書生聞之曰此隱者也就而問之則諱所吟
矣有田父就之即開尊與飲或招之飲亦就而
不辭然居如泥塑人不苟言笑可敬而不可狎
人亦不易親也與人交雖三尺之童亦不忍欺
故鄉人咸孚其信義云正德間有司強之為忠
義官嘉靖初以子貴封監察御史然猶嘗着巾
野服而已子御史問以御史之道特舉程子封

神子之言以告之問以他御史事不合嘗誨御史曰汝寧無名不願無識御史蓋謹識之而不忘云生于某年月日嘉靖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壽八十三歲無疾而卒之頃啓其手足亦子孫焉既卒顏如生御史謂人曰吾父山林不能使之野城市不能使之浮屈不知辱伸不知榮蓋有不易之操焉豯門生曰昔居平子具栖遲衡門農卜以隱而名震京師公孫安石皆官至丞相布被垢衣人至于今病之故曰求名而名不可得逃名而莫之能避焉嗚呼拙翁先生躬耕慶陽而声聞朝野吾不知其為何如人其殆居平子真之徒歟愚考翁家乘蓋諱偉字宗咸先蘇州吳縣人後遷陝西長安今戍籍係慶陽衛者五世矣曾祖諱敬生義義生英英生五子一曰俊二曰傑三即翁四曰榮五曰演翁配張氏封孺人生三子孟曰茂娶李氏仲曰六即御史先中弘治辛酉鄉舉正德甲戌進士後以四川僉事侍養不復仕云娶劉氏封孺人李曰勉忠義官娶周氏孫男五人曰遇春生員曰向春生員曰逢春曰長兒曰季冬翁卒之年八月九日茂及御史葬於慶陽西原安家嶺之廟腰云理御史同年進士友也御史雅不喜泛觀書自謂獨抱周易一卷而已蓋自四聖之文外先儒之言不復視也好靜居與人有不合無後言理以是重之蓋有翁風云其葬翁也託以銘壙故弗辭銘曰慶陽之墟仑有拙翁先生使士皆如斯塵絕風清天下焉不平哉

明　褚孝子墓志銘

褚孝子者諱鏞字宣玉涇陽河下里人也祖孟昇配李氏生琏琏嘗為鄉貢上遊太學有孝行父歿廬墓三年配潘氏生宣玉宣玉三歲時隨人至邑遇求學于途驚所而立求學見而異之

曰誰氏子也孝子對曰褚秀才子宋宰益奇之遺以紙筆曰孺子可學矣稍長入學性仁孝于垂髫有不得所者必加憫焉嘗歸自學宮見族中少年有縶一鵲者曰此雖微物其好生猶吾心也即贖而放之他日母疾宜王求諸名醫診瘳之弗愈乃手取其糞而嘗之即禱諸内曰吾聞昔人云凡人糞味苦則生甘則死今吾母糞苦其得生矣後果愈比其歿也哀毁愈禮既葬廬墓如貢士君除服日有群鶴飛集屋上久之乃去說者謂爲孝所感致由是遠邇稱爲褚孝子矣孝子美容脩髯儼如㕜實加以問學近裏知要有所撰次恒以理爲主爲辭不蕪不蔓秩秩有章予嘗得所著每愛而畏之又聞有行如彼謂青紫直可俛而拾矣乃久而未著雖諸同遊士亦多不相知者惟孝子嘗毅然以文章爲己任弗自眡焉正德庚午孝子年三十七矣試于憲學大夫大夫一讀其文即驚曰是何如人乃諸犖聚中諦視之遂以冠多士焉明日延塾齋賓之泉司諸大夫子弟多從之游者由是三輔之士皆知有褚宜王矣宜王中年號文川居士是年秋登鄉舉明年禮闈試不第遊太學諸新知者僉謂文川當大魁多士衍其所學不泯泯已也既而歷一紀不第年四十九歲而卒嗚呼豈非命哉方文川初舉日常至村居投贄于予予亦就所居拜焉文川之遊太學也族子有以進士為畿內令者入覲謁文川文川每莊以莅之與諸從子無異同遊者曰君少加和氣則太學之資可不勞而足焉用莊如是文川曰夫人不患無資而患無禮焉禮儀不脩倫理有失則災虜而已焉用資為予聞而益重文川文川甲戌不第而歸也予詩以送之期于峩山之下共講學焉乃不意四十九而卒也嗚呼豈非命

状文川生于甲午成化十八年八月十三日戌
時卒于壬午嘉靖元年九月二十八日戌時配
張氏生一子伯淵入學世其業矣貳室白氏生
三子伯浩伯沾伯淪伯淵娶趙氏生二子獲麟
應麟文川所著文深陽上人多傳誦之者其卒
之明年十一月初六日伯淵乃葬于仲山之東
先塋銘曰　艱乎尔襲悠悠尔功乃尔以終天
胡夢豈將明于尔躬尔嗣乃融也邪

明誥封淑人呂母李氏祔中大夫墓志
銘
嘉靖庚寅秋七月既望慶陽太守真定呂仲立
斬衰經過我稽顙而拜泣而曰咋積惡乃於兹
四月二十有三日禍延先淑人痛何可言先淑
人生於天順丁丑火先考二歲至是纔七十有
四年耳生不肖兄弟男四女四孫男一孫女二
曾孫女二不肖兄弟卜以今年九月四日啟涵

南滹沱河陰先中大夫參[illegible]淵爲先
君葬日熊峯石翁銘兹敢以先淑人銘累吾子
語已復泣述淑人[illegible]太守暨叔鈞參議
俱理甲戌同年進士交也有兄弟之義焉受不
辭而銘[illegible]縣城逾北滹沱陽[illegible]真定城
臨隍衛人李氏戒菴父昔年[illegible]學鳴邑庠邑中
時有呂贈君志同道合才相當父生淑人君生
哲天作之合文成祥（李父諱鑑號戒菴真定衛人早遊真定縣學有才名配史氏生淑人呂君諱諒真定縣人少與戒菴同遊縣學又同志也配張氏生參政公諱賢敏而勤學戒菴每器重之遂以淑人妻焉君後以參政公貴贈兵部郎中張封太宜人）淑
人歸相良人學月膏晷照朝陽光夜分女紅伴
書燭餘力百具供又務六載良人遂鄉舉十三
年醉瓊林觴（淑人之歸也時參政公方爲諸生力學淑人常雞鳴先興然燈以需深夜則執諸女紅以待百爾供具成不戚而需參政公由是學六年當成化癸卯中順天府鄉舉又七年當弘治庚戌中錢福榜進士）地官服勤直踰紀參政三
晋人稱良論功內助實居半封章三錫勞亦賁

叅政公由戶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有戶部凡十有三年陞山西布政司右叅政所任有賢
聲盖淑人內助之功居其半焉公主事考績日淑人封安人郎中日加封宜人子知府所評事日
日推恩加封淑人中夫云者叅政公散官也男姑平生事以質時將
過舉數肝膓姑嚴諸婦勤獲咎備緣不欺反優
容淑人平生事舅姑以實而不忍欺或有過差必實告於姑姑曰太宜人治家嚴甚諸婦動
遭嗔責惟憐淑人曰是誠事我為雖不當意亦優容弗孚望也故所見豕負塗
娣姒睽無何遇雨亍包荒淑人處娣姒讓而不爭兩人娣或妯娌語失和
必相爭于淑人前淑人各舉其善而揚之其所否者則引咎於己謂所致而然故兩娣往往釋

踊躍而笑焉山木椽屋任蔦蘽他雖弄兎勤渠將曲
用繩直從即休言亥合義聽如簧妾許氏有過失即時正之
改過斯已至議處家政如其言之義也輙欣然納之否則雖知府叅議言弗聽許生女甚鍾愛
及嫁粧送之不異所生甚或過焉兒女鍾情慈莫比遣即春日
零嚴霜早晚供給從師學入官猶懼職棻荒凤
訓諄諄令自立青戟不為潛私房淑人甚愛諸子然稍違教
範鞭笞責之不惜各及時遣就傳受學給其日用課其所業故作陶皆進士出身官至慶陽知
府陶至山西布政司叅議福祿方未艾也嘗有疾作陶侍湯藥每不自安曰爾輩食祿于公

侍疾私家職業不亦荒乎爾母然夙夜在公可也雖門以言慰然不安然妯娌同居日嘗戒
諸子曰業在自立毋仰於身有財惟公用不私積為爾輩計諸子方少時亦未知淑人所指廢
之為公也及長且乃知之而稱其賢云貴槃矣服食仍如向周祀却
管衣及粮淑人自奉儉素既貴公常服[illegible]飾亦如常時然於內外親戚常[illegible]則
事白諸叅政公時周濟之母大父戚求性寛柔繼母張氏廢母吳氏稱母大人殁犯
不校當遣里嫗從凌棄淑人性寛校當學里婦會犯者不校
敝被其誣受之不直馬報退亦忘之侮不復記焉水陰兹同君子宇厚土
雜埋淑德芳男子四長陽為七品散官先卒次即陈正德九年唐皋榜進士今以

慶陽府知府丁憂亦正德九年進士今以山西布政司叅議丁憂次叅縣學生

明承務郎前清州同知約齋張公墓表

約齋張公者故三原龍橋鎮人也諱尚文字宗
翰別號約齋甫七歲父散官君鳳將遺孤傳携
之先世影堂指而謂曰此爾八世祖諱貴者當
今承安之末能以誠孝感賊免親於難所謂孝
義府君者也又指其次曰此封涇陽縣子府君
配李氏涇陽縣君實七世祖也又指其次曰此

清河府君諱世昌起家敦武校尉脫思麻路新
附居上千户佩金符贈涇陽縣子加贈至兵部
侍郎騎都尉清河郡伯配楊贈宜人加贈亦清
河郡君爾六世祖也又指其次曰此廉訪府君
諱徽初授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歷陞
雲南道肅政廉訪司僉事奉政大夫嶺北湖南
廉訪司副使浙江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爾五
世祖也又指其次曰此火叅府君諱恒我

皇明初授國子典簿至廣東叅議爾四世祖也
又指其次曰此吾父處士府君諱銘雖隱德弗
耀然夙嘗問學有先人之遺風馬公曰阿爺服
不異於先人官豈封耶贈耶曰生以子而顯者
謂之封死而顯者謂之贈故六世叔祖世榮之
貴也而涇陽府君封焉廉訪府君之貴也而清
河府君贈焉吾失學入粟公家獲七品散官耳
欲生而封惟汝學則得之汝能勉乎公曰唯唯

蓋自是受書于傅日誦習不怠出遊從兄嬉不
復與伍矣正統庚辰年十三入縣學其後散官
君竟以公貴獲　初封徵仕郎左軍都督府驍
騎右衛經歷司經歷累配李贈孺人公生母常
亦封孺人如所期望云公入學越三年壬午遇
例入太學在太學凡十一年乃登名選籍癸卯
選左軍壬子陞山東武定州同知中丁外艱戊
午起復補臨清壬戌以母老乃謝事歸公在官

有暇即取律條疏議而莊誦之家人曰誦是何
爲曰正己正人皆在是耶居武定無何長山令
缺上官使公攝之一年吏猾不而民稱惠馬歸
囊無長物圖書而已時都御史熊公鮮其介而
奬之未幾以喪歸熊公使人賻馬臨清日當路
以邊塞方禦虜擇可息餉者而僉使公公往事
極治而獲劳馬州有督將屠牛牛開公辟人而
過即綁送跪道中公詰知其狀遂罪督而放牛

干官人或異之曰非公公正能致是耶公事親
孝初至武定即遣人迎封君不就則分俸以養
封君乃答書而戒之曰汝仕以分俸為我吾聞
親民之官為民父母當愛民如子人民愛人一
文不值一文汝能體吾之心古訓是式清以立
身惠以愛民是則忠君孝在是矣不然雖日羞
牲鼎於吾吾不悅也公得書遂書諸紳而顧諟
焉由是職益脩而日有聲矣然封君自是獲祿

一百卆六

養數年其卒也公時以事寓留都聞三日不食
哭北奔歸在途苫塊猶夫館也他日事常孺人
飲食必躬親羞之比補任即遣子元輔迎之臨
清時孺人已年躋八袠公朝夕承顏遇誕日則
拜舞於膝下諸孫次成成動加敬重焉歸田以
家事傳元輔嘗出入乘小車與親朋遊樂或數
為禮會以適志焉然居常[illegible]必昧爽而興
衣冠而坐飲食非因賓祭[illegible]衣服皆不[illegible]

補之而已澗里先塋先朝古木豐碑在焉時其
門垣壞則葺之古木或樵則以遠山松楸以易
之碑有經兵燹失者則求名公言以補之孫女
許吳孟貧不能娶則語諸媒氏使謂孟曰夫貧
者不以貨財為禮盍擇日吾裝而歸孫有祝副
使者聞特賢而奬之使有司紀其善焉配董氏
封孺人溫厚閑靜克相內事側室郭氏陳氏育
子一曰元興所立嗣子一即元輔為秦府典膳

一百卆七

姪也女四一適劉鉞一適仇廷朝董出一適馮
臣忠郭出一適李時暘陳出孫男二從虎元興
出從耀元輔出孫女二一聘世強一即吳孟壻
也公生于正統戊辰八月晦日終于嘉靖己丑
二月五日壽年八十有四豁田馬氏曰公昔於
先塋之前道南東偏後枕白渠前面先塋自為
玄室即躬託斯文欲親見工人勒石封所從弟
宗學處士從子元相縣尹及從甥[illegible]參事世家

屢為介爲理譲而諾之殆二紀矣公頻年徵索今奄謝世而諾言斯践於戲而今而後其事定矣夫予亦不敢負所託矣公其瞑目也耶

吊平山王先生文

於戲自夫學之不講而斯道之不明也世之人莫不以窮為辱達為榮也乃若君子則不然退有考槃弗諼之樂進有推如觚角之懼故嘗需沚以寛見險而止坎窞不入而歎其離之黄也

故過則汲汲皇皇思薫善乎一世否則容容與與思不出位以自藏也於戲學不講而道不明也世豈多斯人哉乃若郝之君子則有之方其幼而學也乃求夫攻易之師而往從焉乃求夫攻書之師而往從焉乃求夫攻詩之師而往從焉乃求夫南山之深北山之幽而往肄焉學思問辨唯恐不加詳也及夫道之成壯而可行也則入𠂔而陳其善就養以淑夫人伏夫僻陋麽

學之區知夫學焉矇朦乎其未入門夫道焉兆可行矣乃齋志而弗得儀也則道為重轂為轄吾知泰親以歸承顏膝下之為樂雖鼎雖美不朶顧以思養也至昔暮而老於鄉也反之吾身於為臣之道而無愧焉於為子之道而無愧焉於進退之道而無愧焉則登山臨水以暢其懷呼朋逐友以宣其情蓋浴沂詠歌之懷與物同春克周上下無少欠鈌自不知夫年歲之短與

長也乃刑于婦子婦子同一心焉將有攸為於碩夫人實與之唱以和頡以頏也逮夫蓋棺之後而夫人者猶能視死若生視亡若存不以子之顯為樂而樂其清樂其忠且良焉嘉遵夫君子之道歿世而不忘也於戲世豈多斯人哉非其講學之有素道之有能如是乎芳哉今則已矣墓草芊芊長矣嗟嗟君子愚弗得近而即遠而望矣戊子之夏言歸自南經某次過門津

之墟惑夫子之在世若鳳鳥之欲舉而未翔也
悵然興懷爰為辞以吊之盖有志於君子之道
而不自量也

癸劉大参文

昔歲星之在戊申丨鄰于京師爰過壁而覲止
乃締交而相宜忽悲擢而行邁動別緒之如縩
幸棠陰之不遠聊六關以駐麾荷當事而明决
御臨民而仁慈寻丙子而南還欣會晤而矢詩

曾度座而夜講實同聲而吐辞諒所存之大中
肆祈義之不吱彼的說而倖費終暗昧而支離
逮戊寅而北上言在耳而日惟比庚辰之再迈
遭内艱而遽洏嗟訃音之来遽倏吊奠之多儀
胡相違之未幾譏来信之可疑紛走伻而問訊
果盖棺而騎箕正沉痾之方劇驚譏藥而涕洟
痛哲人之徳崇悵孤幼而位卑歆陳辞而致奠
尚昭格而来兹

祭張母任太宜人文

維靈稟賦純懿玉如臧兮歸于哲人維徳行兮
相厥仕學警省常兮金吾禁嚴治郡良兮戢榖
爾嗣益顯揚兮歇歷中外教弗忘兮位晉方伯
愛貴棠兮政敷勳立養輝煌兮云胡遘疾竟弗
康兮令月吉辰歛冠裳兮朝野聞訃奠紛龐兮
理友爾嗣銘幽堂兮遥致牲醴列芬芳兮冀靈
來格神洋洋兮尚享

傳 賦 銘 吟 箴 辭 曲 說 呈

薛孝子傳

薛孝子章字士達河南閿鄉化原里人父五母栗氏正統十年春二月甲子生越天順八年年二十入于學成化三年丞增廣生六年丞廩膳生十年冬薛栗卒廬于墓十一年秋鄉大熟十二年春三月廬極木生有黍生于廬前一本六

莖穎六十有四有禾双穎叢生黍傍夏四月有兎來宿于廬甚日六秋八熟十三年春鄉父老悉勞孝子于廬曰孝子之在此也不特草木鳥獸見瑞于斯廬而已而吾鄉數十里雨暘時由禾豐家遂有年之樂者三年矣遂白狀于有司有司疏奏于朝下其事宗伯宗伯交而藏之弘治七年有司復疏孝子于朝疏下宗伯復藏之十二年春有司以孝子應歲貢廿夏五月入太學十三年春二月禮部以九部之蓄慝識焉僴孝子暨節婦一烈婦一疏匿額壁下存於是宗伯篤秋八月始請于 帝獲表其閭曰生員薛章孝行之門孝子狗而淳朴長而愉事親以質不以文嘗携其子守性客京師見其字畫有巧習輒戒曰是固不可誠實而為之邪亦足以見其為人矣贊曰茫茫斯道其大如天雖則渺瀰實維一源一源者何為子克孝孔授于曾聖學

之要或彼多僞越茲小式善蓋斯世亦曰民賊悲我叔世而重文辭志盈心馳知茲鮮而嗟乎薛君匪文伊朴道之真源獨能有覺一誠格天暨厥草木被于鳥獸重錫脩旌乃若質興而敦斯科孰謂斯世有不太和也哉

荣壽堂賦

維斗杓极于孟陬兮維坎有梅維北風擬落萸華兮而雪其來燁兮旗是言其抬兮在河之湄

儼宿戒之維耆碩兮豈伊異儕荷皇仁之均
覆載兮寔繁異數曰正位之崇兩宮兮載尨
雨露閭閻之騰彩鳳兮橫翮四海溢惟抃溢
于黎氓兮澤洽有壽有脊在庭兮有酒盈瓻有
腊及魚兮有牲在俎鼓鍾考鼓兮於樂泮水侯
誰在矣兮楊仲孝友維茲楊仲兮寔多受祉重
沾覃恩兮黃髮兒齒豈期桑榆兮自天有殞彈
冠綸綬兮環列孫子慨王道之易行兮釋觀鄉

一百九十四

其雍由顧下土之宏博兮胡皇澤之易周取冊
青之不磨兮惡聖謨於不朽想當時之經綸兮
竭心思其繹紬既禮儀之蔑不備兮問先生之
令教又所推之樂有章兮斯中庸之達孝茲姬
公之相王兮時有來於鳴鳥感孔子之興嘆兮
想形容於夢覺粵予茲其反黙兮豈一時之令
典稽簡冊於往昔兮蓋千載而僅見何吾
皇之稱叙德兮寫淵衷於一旦諒大河之泛濁

流兮欽澄清而如鑑伊此典之復一遘兮誠亦
榮也矧閭閻而昭重光兮又何榮也嗟夫人之
卧泉石兮佳七星也使東作之問勤勞兮胡兩
成也讀無逸之知聖上兮其多壽考率徐徐以
驅四牡兮從容周道荒後人之紛矣札兮鮮或
耄老策逸足之惟攢鶩兮迅於飛鳥是在人
之淑慎厥德兮壽斯做歸吾嘗以是而求諸古
今兮誠越百世而无違彼瑟然之玉瓚兮信黃

一百九十五

流之攸注抑顏跖之反常兮殆千林之一枝若
家君之老壯一節兮詩書是研時無逸有合於
古兮肆康強其有年越推德既于鄉邦兮龔燕
衣而弁冕用是而賜之斯翁兮殆隱德之必然
歲辛酉而予遊癖罷兮頑良朋之扶攜蒞浦坂
之般松栢兮攬萬蘿之樊附窺舜跡而[illegible]氏
兮挹首陽之清颸攬餘芳之周四郊兮得薛氏
之新回時予詠蒲俗之淳龐兮頗有信來 而斯

翁之旨德兮亦復奚猜越千載之遼邈兮遺澤
宛在兒親炙於薰風兮宜如何其亂曰原有葩
兮隰有蘋渚芙蓉兮陽烏攸過有美一人兮山
阿紉蘭衣兮佩芳芷人不知兮容与門依依兮
榆桑璀燦燦兮夕陽積翠凝煙兮山色蒼蒼望
浮雲兮飛揚

双壽堂賦

沿大江而東下泳碧波而滉漾鑑輪奐於清華
仰高堂之宏壯艤予舟而借問云君子之攸刱
造宮牆而派日駭庭臨之供帳儼容與以當與
宛狐南之謫降藐彷彿以同半硯上元之賓鑒
紛堂下之褊襬僊郡袂而飄蕩[illegible]心乎其受矣
慨形容之莫狀感漁人之告予指庭楓之鬱茂
曰斯公之強矯佃山返而遵路淵斯媺之窈窕
紉話言而諧又羌騑車以前邁飭闌旗之龍[illegible]
[illegible]勝下之育賢拳山川之炎秀柔矢力于經[illegible]

羅百氏而痛究誕蘊積其如壑隨有索而即售
發英華於簡編紫霄漢之列宿匪伊人之碎易
仵鬼哭而神妬動滄隔於海門明半齋而虛右
際雲衢之小亭挹芳桂於歸袖慰青襟之雅懷
屬細常以國肖[illegible]之[illegible]山之方富
抹綸綍以言還躬[illegible]而[illegible]波清江以洗觥
舞明月而栽侑信人間之蕭樂寔吾生之稀遘
予曰斯堂之樂固如是乎抑漁人曰未也若夫

薄氷泮條風鳴門[illegible]椰而依依鳥出谷而嚶嚶
閑煙橫而暝渚山雨過而瀟屏籬有舟兮堪繫
鳥眠沙兮不驚竹侵階兮旁櫳碧花撲潺兮尊
酒紅上高堂兮問所欲進一觴兮祝千齡此斯
堂之所以樂其壽考者一也至若鰣來上流梅
熟前哺虎舫棹兮八龍競碧筒吸兮門懸虎荷
遞香而[illegible]新雲列峯而當戶紈素張兮頓駕秋
睢篁[illegible]午此斯堂之所以樂其壽考者二

也若乃僞柚香金香稻炊雪禾[illegible]以青葱華
冷艷而孤潔鱸魚肥兮絳蹊聰羊羔嫩兮玉舫
蔬蠻未吟兮灰已和衆初退兮燧生鍊此堂之
所以樂其壽考者又多方也爾乃往節令辰天
滑日明開新宴羅繁響携姣孌之諸幼侍矍鑠
之几杖或崇阿而命駕或遠溪而遡楫信遊倦
而甫還託餘興而延賞此斯堂之所以樂其壽
考者又非特之所能悉也予曰嗚呼異哉自古

一百九十八

人之不可作兮予嘗眺九原而悲傷覩時俗之
澆薄兮益墮淚而淋浪謂遊者之既邈兮而來
者其云亡幸今辰其何辰兮竊有慰於斯堂漁
父聞而俯首曰唉者三乃叩舷而為三噫之歌
歌曰噫孰虞兮孰唐孰軒羲兮孰黄噫迪惟茲
兮秉彝之良寔維兮周行噫嗟夫人兮胡為乎
[illegible][illegible]芒羊客有和之者歌曰矗矗兮高堂湫湫
兮[illegible]兮行夫人兮允無悔于厥行諒所存兮罔

將借江水而流長歌澗漁人鼓枻而去客亦招
予登舟放棹而歸奄歲月之逈隔而斯堂至今
猶宛然在目

酷暑賦　愉中貴

時維陸月兮序屬朱夏爰茲祝融兮而惟彼炎
方之是駕鞭彼火龍兮而忽焉無處無微其肆
彼熾兮何忠良而如嫁其樂此下土兮而罹威
者則于誰而不御於乎斯世斯人兮何無辜而

一百九十九

罥其痛以之在位元卿兮敢不惧其烈而吾顧
其餘百爾執事兮惟毋心于其茶士于焉而倦
學兮農無意于耘耔工于焉而亡器兮商以之
而廢其塗噫嘻其孔囂兮非彼蒼莫之爾逌吁
哉彼蒼日兮奚知爾如是其屠慨彼宇中之彦
兮疇能揮而毋能將隱之林泉兮恐烈熖之亦徂
既升之高閣兮亦未見其果以為蘇禽弗翔兮
獸罔伏草其萎兮木其枯雖儀泰兮與爾失其

謀而之下兮則於爾其智䟽莊周兮莫能於蝴
蝶而依稀豈父兮豈能會周公于糢糊世維有
酷吏兮非爾而能儔如彼妬婦兮則亦莫之爲
徒柰何其竟長而不消兮使吾徒喪氣而悲夫
嗟彼蒼兮盍哀我人盍驅金風兮而掃之九根
其殄彼大威兮而悉蕩彼根俾我四方兮而再
樂天恩

鄖陽廵撫察院去思堂銘有序

寅翁葉公之還慈谿也將發南有歌者辭曰江
之水兮洋洋混七澤兮三湘鯨鯢兮縱横朱衣
來兮斯藏忽言還兮誰詒我慶其亂也復北有
歌者辭曰嵩高兮靈太速伊汝兮窮閼徒呼嗥
兮梟吟豸之來兮乃痡忽言還兮誰恤我咨其
亂也復西北有歌者辭曰南山兮有楓北山兮
有俟絳騶來兮亟諧境內清兮春四　忽言還
兮誰知我疵問者知公嘗南鎮湖湘北鎮中州

商洛西波嘉江漢川故其人皆有感而歌焉思
挽公也於是鄖陽都司有王元祿者知公疏請
得　旨不可留也乃祇謁田人使銘公堂曰民
思焉銘曰鄖有亭堂侯度侯翰風雨其庇三楚
二周謂則依芋蒍與寅翁丙午鶴來丁未乃發
於芋寅翁肇尹石埭再令新建　天恩寵賚
召入中臺志殷沃啓懇悃納忠務存大體出按
方岳克振紀綱臻然範世節氣文章爰擢憲副
晉長臬藩身能執物道益赫喧乃陟中丞來茲
鄖陽朝夕斯躋綏我三邦三邦在昔川惡山巖
連社米賊殲復用倓我翁至止先正厥經俊民
不回羣黎有型干旌所指先厥城隍弗告白邑
險設金湯征車所如干岸干軍政教孔明乃武
乃文載驅載馳咨詢元元勞一勘百刑一戒千
孰敢不戢敢或作忒毋偏毋陂皇極是則庶官
攸臨有激有揚孰敢不欽以清我[illegible]我疆清只

公乃言還田老銘堂以告後賢

榆林巡撫察院堂銘

嘉靖乙巳我中丞張公晋南司徒于時鎮我榆
林幾三載矣寫堂在鎮道爰攸存豁田鄙人爰
筆銘言 雕陰郿北皇甫川潯古迹城南踊曰
榆林茲為大鎮爰設中丞察院攸芋中外是憑
維茲鎮人忠勇無敵先賢所培四方為的昔成
化間長殘政殊衆躁而前邀逃以免逾有火年
上慢下瘠自入幽谷偷生猶昔嗟嗟赤子化為
豺狼如波斯噴湍不易防幸我中丞南溪張子
時由中州旬宣企止仁聲所及如夜斯旦彼醜
而蟻風行水渙相彼逆烏春矢好音彼夕而仇
朝生友心霜霰時集震雷時轟物各反初禁戢
令行一矢不遺一月不赤坐使我境安如磐石
我境既安我衆戴德君子盡心小人盡力彼虜
匪茲鼠竊是組薄言禦之訖訊獲醜餘醜喙息

我師凱還露布獻俘喜動 帝顏 帝曰爾聽
內安外襄嘉乃丕績內陟爾康維南地曹國用
攸昔晉爾司徒率屬佐卿公卜南轅干旌載舉
泣我將卒罹我士女逸有梟鳴一另可息輪視
虱蟣幾迷我域大同之蠢或昧知臨喪師損威
費我億金逋逃入明至今為癰誰其靖之釋
宵旰憂爰知我公厥績靡京公去堂存我是用
銘

菊溪亭銘

九天潢派第一藩封種菊臨溪號以表衷號意
何居百華春妍早發先萎幾不可餐蟋蟀在牀
白露為霜百卉俱腓菊乃輝煌燦燦五色鮮鮮
如拭豈唯可觀亦可以食椰絮隨風苑花逐波
唯此佳色卒老在柯觀以尚德食以永年年永
德崇希聖匹賢嗟嗟溪哲樂善靡京構亭環菊
周思陶情丁未冬日溪亭告完白諸田人銘以

餅山銘 為項襄毅公忠孫鴻臚寺卿錫作

粵若㸦李項氏稱賢有斐鴻臚號曰餅山餅山
伊何古酒務坊務㩁餅㕈積為山岡為山奕奕
有蒼有𪇰項氏焉依宴繁有族餅亦徵只積乃
峥嵘爰識喬嶽拳石所成嗟嗟鴻臚𧾷有深意
學優入官念祖襄毅巖巖襄毅世所同欽勳著
華夷根于寸心仕留訓辭歿寓遺言望諸雲耒

約以寡衍嗟嗟鴻臚實繩厥武齊顏餅山羨嗇
在覲嗟爾後人慎毋汰𢣋動稱海岳及聖與天
尚毋緣餅思遊醉鄉時謂不肖背厥義方德歆
日積思山與京言則訒如守口視餅戒銘餅山
諷其與玆諷將何為襄毅是師

喚槐堂吟 為涇陽四春元作

鍾山之陽王謝衣堂謝堂累仁樹槐鬱蒼嗟此
鬱蒼虛𡰥之精君子樹㮄與槐是名維此槐堂
積著汙牛君子于斯夙夜講求講求何需滌洄
虞唐日切月磨道術非許猩昇顏樂開斯能信
或躍在淵審馬斯造槐堂花發君子道伸連級
以上云月拱辰乃復有聖乘忽然何受掌斯文
士丕於變爰入王國□□其懷生生神翰驚
風雨復興斯文自越追踵士乃歌咏魚躍鳶飛
三典斯文于我周京士咸瞻依化雨春風壬子
之秋我涇小縣八翠齊翔況諸他彥小明未㪚

浴新尚垢吕子有作如鵝失母君子焉作于彼
浙疆欽此範模裘彼非紫巾行泰階知將允升
樹槐之祥斯其可徵嗟嗟小子有槐在心何日
何夕依槐熙陰

遊燕子磯吟 與秦常牛西墻太卿黃毅齋少卿同遊

吳兒談靈谷客子𠑽憐松徑綠江南語牛首遊
人送把木末酒𣊮日逍遥燕子磯山川始覺眼
中詩生言風浴牛弘路路上仍途□狀度初盤

大觀亭𠹌晥觀音閣憑江見湖口已覺襟懷豁
雲表人樵江心松浪裏習漁龍內託海容棲船
轉山脚石崖岴曲蟄鉄索㽞花江鳥光灼灼文
鱗時上花枝躍虎狀虎形詭物錯閶閶海月出
堪撲此時牛公逸興發便携黄子緣崖屼我有
謝公屐不畏蒼苔滑躡磴攀藤倦憩就石坪歇
山花向客笑風送香馡馡左轉青松徑右盤黃
茅岡臨深履危須自力度險看夷方扶將行行

始及顛坐石愜瞻顧正爾長江淨如練何物寶
鑑生霾霧黯黯不分禹里流忽忽失却千尋樹
足底雲稠龍時吟舞畔風鳴虎可懼洪濤撞撼
山疑動大塊鳥黑雨愁注覽勝猜將海若驚探
幽恐犯馮夷怒不俯當緣二子豪詩令鬼哭神
嫉妒歘下即防足險空兀坐不非形比塑移時
混沌開蒸液忽若掃俯視俗囂清仰可摘參昴
參差下見江妃宮分明遠察秋毫秋近者西来

還潞潞中央幾點髻山小帆檣來往輕於鳥流
目瞥見木葉薪灣舟帶煙宛村坊牧犢依岸真
穠蚕犀峰離舞復合消一派弓曲仍環抱西望
包含盡衆流東看神夔襲二島虎踞龍蟠佑此
椎鳥飛難踰金湯實水色嵐光湛不成一幅畫
絶王維好顧來吉七寶石城坐鎮江山同天老

東園吟

西瞻大功坊東涉泰淮水彬彬大功孫倚嗟築

園美門當舊朱雀修竹宛如闊迤北檜繚垣曲
徑西通嵬山險起穹堂背池遊鮪池陽峯連
雲花卉紛宛偎峯東敞水閣岸柳濃蔽懸園无
東山姬粹輝粲星軌主人有髙情客乎帳陳筐
石城有此翁江山增妍媺別来六易星夢入玆
園累頃得暇年書拜讀如諾唯爰寄樵漁辞彌
月期通匯

鳳凰臺吟㕑徐東園

石城鳳凰臺今屬東閣翁閣翁愛植竹更植朝
陽桐時引來儀侶亦招翔集雄或偕稷與契或
群皓及松子昔陟其樹吻栖彩翮叢西看三峽
近東睨二瀆通歸憶竹梧所相將幾喈喈

僉事箴 送爲三石之四川

三原之北兩崤之間乃出三石耀我山川厥耀
維何既博且雅放厥文辭追逐班馬年二十餘
鄉闈一鳴三秦豪傑莫之與京戊戌之春
殿庭奏言匪賁其辭幾獲兩元乃官于南乃佐
司徒由是聲名動于兩都言考厥績最公最庶
爰晉西蜀命列憲僉厥職維何明法守律五教
自天身其輔弼弼教維何虛心用情若鑑斯空
若衡斯平衡鑑之下輕重妍媸雖曰區別人無
怨咨弼又維何恕以求仁凡有攸刑如加乃身
虛平而恕公是公非詭富詭成仁亦庶幾弼人
維何父子或臻動以孝慈使彼有親上猜而虐
下乖以武宜動彼天歸之于義闡宣肅雍不肅
斯凶弼期有別罪厥所從凡厥彝倫叙明斁蒙
皋陶善弼四方動風時有古今性無彼此皋何
人哉希之則是吾道可盡上慢斯推冀冀文王
小心若隤所以君子敬崇其長有謨有猷推讓
于上皓八之亂穆令攸格宸濠之敗王冕實獲
唯不知讓賞反不與豈伊人慾德柄弗御君子
于河恭遜是懋凡有攸行遜諸憲副矧伊司尊
矧伊撫按罔不遜恭道其炳煥恭遜之行至近
而邈古執行之唐虞先覺

淺齋箴 御史大夫餘姚魏君早名有本冠字伯深扁厥攸居命曰淺齋

谿田陳人紫以箴言

越有君子古人與儕字云伯深號曰淺齋厥淺
云那學有本根極深研幾道義是門淺又云那
由明而誠無事安排泛應利行淺又云那言行
平常龍德正中厥施可騙淺又云那平易近民

時謂乾道人皆可親淺又云那簡而易從時謂坤道動即有功淺又云那心無隱伏坎窞時遠自求多福國有大謀社稷攸關匪躬蹇時義乃安振振君子顏齋意邈我盍忠告告以聖學

涵齋箴 為太常卿恭子作

溫溫太常賦才罕儕志在濟時以涵扁齋厥涵維何博學無方經史子集大畜以藏涵又維何畜德于身一至九德畢脩咸新涵又維何厚德

二百十

以載包荒不遺納汙如海涵又維何搨君造命達伊才賢崇我彥聖涵又維何積德累仁保我國家子孫黎民涵又維何虛中涵極靜陰動陽時萬時億

敬惰箴

夫學之得失敬與怠之間而已矣其敬維何歛衽以右敬之敬之不物以移彼不衛者中心外弛敬又維何收其放心敬之敬之道不遠人彼不爾者何以脩身敬又維何內外交養敬之敬之賢人以上彼又失者人而草莽敬又維何終日乾乾敬之敬之是謂大賢彼又失者匪大伊細敬又維何安厥所止云誰與傳堯舜孔子彼又失者胡不遄死嗚呼敬哉可作聖哉嗚呼怠哉誠足戒哉

玉坡奏議題辭

玉坡張子諱原字元（公字士元）世家龍橋忠孝之門

二百十一

王父純孝（公祖諱相字世宏諡孝莊）如詩如祥百里夜漁朝進鯉羹靜翁宰邑（公考諱曉字光曙號靜菴官至憲長）粟驗總憲猛虎伏辜秀氏晋遠玉坡嶽降玉閣水瑩十歲摛文二十冠英總角能賦書工銀鐵達官宿儒環稱二絶即席矢詩揮翰如飛千家屏障鸞翔鳳輝四十造　朝對策　册擧　賜列上第　天子所㮣乃授　黃扉吏科司諫居席未溫責難陳善欲屏嬖倖進諸忠良補　天幾究宸謫

鬼方厥謫伊何新添　坐職如炮關貢輕易勝
立　朝三月佩玦入妻髮士雲集豹變蠖伸
聖皇御極大明中天乃懷忠貞　賜環以旋
命直兵闌轉戶禁扃卜烹以養甫及二齡前後
所上四十封章藻慮之心傾日未央唯邪有道
子危行言成仁以終不負所天嗟嗟仁成封章
在茲太宰著序憲副措之念昔玉坡同甲同總
又同釋褐知子頗詳言覽遺書泪殞如泉爰題

燕辭畀爾後賢

醉太平曲四首　壽漢陂先生

和風颺柳烟慶九九壽年王平張果效時鮮老
先生笑頷拈毫曾歷玉堂彥和樂翻受青蠅點
飛花隨水罷春妍看南山霧捲
薰風送午涼進九九壽觴蟠桃紅映岳蓮香老先
生燕享五樓倚出單飛小一般傾隔却偷模漫
天掀奈亂飄揚克南山壞

金風清爽人喜九九誕臨金菊華新老
先生燕飲玉堂金馬進英俊鴻儒秀士交換引
一時呂曲尊展看南山賭穩
朔風勁北徼爲九九壽添梅花香撲酎消柔老
先生青眼明味識調和透金曹熟試平均手
饞人難捻濟時猷共南山耐久

晋半齋說

理少不違於學而關世有全人心慕之而問於

卿大夫大夫曰學焉耳矣學之綱有二一曰通
以會之于心二曰能以措之于行行共目有九
一曰儒二曰吏三曰佛四曰老五曰言六曰貌
七曰技八曰藝九曰文君子備此九者故全也
理以為至言也佛曰直於先生先生曰夫誰以
語子也謬矣謬矣夫所謂儒者何也曰彼謂者
述訓詁以淑人者也吏者何治人者也彼謂精
於法律者也佛老者何所謂異端者也彼謂不

雜則不兼不兼則不備也言者何身之章也脩其辭之謂也貌者何威儀之謂也歎其文之不可進也技者何能也百工之事也不雜不備之謂也藝者何禮樂射御書數之謂也文者何凡言之工者也華之於書者也先生曰謬矣謬矣盡自反而自索乎我久之先生召而問焉對曰佛老之學非吾學也百工固不得而學且為也外此則儒者足以兼之矣向之所聞誠未得其

要焉耳先生曰謬矣謬矣其猶賊事也夫夫所貴於儒者固為其能全也然所謂全者予嘗夷攷之矣見他人之有長也則曰彼人也為多才之人而我乃不得為多才之人彼人也為多藝之人而我乃不得為多藝之人彼人也乃博洽之人而我乃不得為博洽之人彼人也乃得為開人而我乃不得為開人蓋孜孜焉圖以兼乎衆長而以成乎名也又不知聖賢之所以為聖

賢也又必曰昔人所謂聖賢者往往以述作而為不朽予亦將以著述訓詁而圖不朽夫其用心如此其好名如此則其名亦足稱也亦且為不朽人也然其心則既劉喪而無餘矣今夫屈其一指者謂之僂跛其一足者謂之跛僂與跛皆謂之殘形之人不得謂之全也心者身之主也喪心之人可得而謂之全乎夫殘形之人不得謂之全且獲生而以盡年殘賊其心之人可

得而生之乎學之名實於斯辨矣然而跛者人見之孰不以為跛僂者人見之孰不以為僂有人焉心病而幾死則皆環視莫知所為良醫至然後能因其外而知其內以砭劑之良醫不至則終莫知其病之在也非惟衆人其人亦自惑矣夫自惑原於自蔽自蔽原於自役自役終於自喪嗚呼志乎全而卒至乎喪悲夫曰所謂全人者何如先生曰不自役而已矣他人乃多才

多藝而我乃無之不慕也他人乃博洽有文章而我乃無之不慕也他人乃離貧賤於富貴而我乃不免焉不慕也他人乃離患難於逸樂而我乃不免焉不慕也他人乃有聲聞顯且光而我乃不免於闇昧而弗章不慕也夫然則耳目之欲不足以役乎其心口鼻之欲不足以役乎其心四肢之欲不足以役乎其心而吾之學不廢而心德全矣全乎其心德者仁也仁則無所

蔽而明也明則無不通也無不通者聖也仁且聖天下之道得矣君子有真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此也全乎人者其惟在于茲乎否則全乎內而遺乎其外可也然全乎內而遺乎其外者未之有也苟徒欲全乎其外則喪乎其內矣僂與跛者之不若矣病乎內者必瘁乎其外不瘁乎其外者必浮沉伸縮乎其脈未有見其能全者也但衆人之不察耳夫豈能逃乎良醫哉然而未劇者猶可為也劇者不可為矣劇者猶可為也九原之塚纍纍矣此君子之所以歎也古之善學者莫如顏子故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學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慮其役乎外也有若無實若虛不自知其有於內也此顏子之所以為仁而幾於聖也後之為學者舍顏子其何以哉理蓋自是不敢慕乎外矜乎內以為學也今以夫子之賢而不與於甲科乃能不以甲

科為意授之以小官乃能不以小官為羞其所養可知矣加之以多才多藝在他人必自以為全矣方且謙以半齋顏其所以居其尚綱之心又可見矣然則夫子其將終全矣乎

仙釋說

世所謂仙釋者何所始乎始于老聃氏釋迦佛氏也老聃氏者仙之祖佛氏者釋之祖也其教

行于中國則自關中始習周末老聃氏入函谷關尹喜迎之盩屋終南山而說經由是中國四民之外有一民焉其教至今盛行而不絕其徒曰真人曰神仙曰天師曰道士曰道姑曰煉師名號孔多無弗宗老氏者漢武帝時霍去病征西域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武帝致于甘泉山而祭之至明帝時有金人之夢乃遣使天竺圖其形像而摩騰入漢由是中國五民之外又有一

民焉其教至今盛行而不絕其徒曰羅漢曰沙門曰比丘曰比丘尼名號孔多無弗宗釋氏者故曰二氏之教行于中國自關中始爾按老子之子名宗為魏將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仕漢文帝假子解為膠西王太傅子孫顯達于世今其徒皆鰥居而無妻豈老氏之教哉按佛經佛氏未出家時娶妻曰耶輸陀生子曰摩侯羅出家十二年歸與妻子復完聚今其徒皆鰥居

而無妻豈佛氏之教哉大天地之道一陰一陽而已陰陽和而后雨澤降雨澤降而后民物育今或孤陽而無陰孤陰而無陽或陰合而陽離敗俗而亂常皆非和之道也雨暘不時而饑饉荐臻焉此之故爾古者公卿大夫及士皆有采地以食故耕者之家一而食者之家三農之外士工商而已爾今上自王公下及大夫士皆待耕而食今庶人在官者視上古益繁及中

外將士宗室官屬姻戚百千萬人及陰陽醫卜巫覡加以二氏皆食于耕者是耕者一而食之者百食不足而盜生又何怪也夫在官之人耕固不暇為老氏者誠率其老子之道耶其居而娶妻生子儲而耕為佛氏者誠率其佛氏之道耶其居而娶妻生子儲而耕陰陽將由是而和戶口將由是而增庶幾食足而奸盜息亦王政之急務也

跋文姬歸漢圖後

右蔡琰歸漢圖乃光祿毅齋劉公家藏者也有執節而導者執旗而從者其所謂漢使迎我四牡騑騑者耶中有女子抱兒馬上復顧一兒泣徘徊不進此蓋琰也其所謂泣抱胡兒淚下沾衣者耶一步一遠而足難移者耶傍有胡婦抱兒馬上兒跳擲欲墮有不能離母叫號之狀其所謂頓而復起追持者耶前有乘馬女子三人

一顧琰母子停馬而待一遲遲行一畏寒以兩袖籠耳豈操遣女使迎琰因伴以起處者耶畫有意態與尋常出畫工手者不同其采元人趙仲穆者所為非贋本耶夫畫之工琰之事無足言矣毅齋者君子也乃收而藏之又索言於予豈無謂哉蓋將以著其才之羨而致惜也節之失而昭鑒也史之誤而宜正也操之厚施得衆而極其欲也漢之昏弱而趨於亡也何也琰聽

琴而知斷弦之音受札而書胷中之籍其悲憤胡笳之作不求工而工出昔文士之右信美才矣然其見知於人也以是而其遺臭也又以是焉將焉用之覩琰他日蓬首跣而救夫祀情辭懇至使座客驚嘆為惻惻祀得不死及辭吏侍書之事此其於倫理可謂篤厚男女之別可謂嚴矣然昧於一點之羞而有三夫之歸彼其姜栢舟之詩共姬待姆之傳豈其誦習而未熟

耶琰也如是脩漢史者欲明其事當并录其辭而載之或附於邕傳之後或別立閨秀一門或紀於匈奴傳中以見漢室之亂雖縉紳之家不能相保亦詩存中谷有蓷之義矣為不可乃不其然為立列女一傳而附於承義成仁諸女士之後使後之覩者靡所勸戒得無誤耶操之為人人知惡之然一念朋友之情至於千金不惜贖一女子其所以固結人心得其死力者良有

在矣當時使為漢主者稍明大義又得人以輔
之仁以發政禮以馭臣以漸覽政柄操雖奸權
當知戢矣乃不其然使政沒於胡彼得歸之祀
紀極刑彼得生之日咸曰福皆自彼作而咎無
與焉剝廬之凶能無及乎豈故曰君子於是將
以著琰才之美而致惜也節之失而貽鑒也史
之誤而宜正也操之厚施得衆而強也漢之昏
弱而趨於亡也故君子之道輕才而重節先經

而後史柳強臣而示之良扶弱主而示之明主
明於上臣良於下而上下交焉則室家相慶芣
苢之詩作矣若琰當斯時必乘蘋采藻以有事
且自賦矣其有不幸者哉其有不幸者哉

乞追石渠先生祠呈

呈為崇德報功以補助風化事竊見前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師謚端敏王公其以
忠信剛毅之資而充之以沉潜縝密之學默[illegible]之

力行周事表暴以多問寡能問不能不由隱怪
直趨平易渾然之中脉絡粲然昏若無為動場
莫御嘗謂學者讀書所以明夫道而聖賢之道
不過在于日用行事之間而已初非遠于人也
若其所誦說者如彼而所行却只在此所言非
所行所行非所言則不惟所行有不合於聖賢
之道而聖賢之道亦恐非其所言某也則不然
必以所讀之書而反諸所履之行即以所履之

行而驗諸所讀之書不必求道於聖賢而惟求
之於吾心如求之吾心而愜驗之吾行而安則
以為聖賢之道即此而在否則未敢以為是也
公之為學也蓋如此及夫出而佐理其道彌光
起家理寺獄推平允出為郡守撫字攸能晉長
名藩旬宣著績逮持臺憲朝野聞名比歷部曹
宗社倚重或總理漕河或倅司邦賦或內撫流
民或外安遠人或出領戎機或入參留務或上

兼宮保之任或下行端揆之職敭歷中外五十
餘年或賑飢而救荒或平亂而弭盜或舉直而
措枉奇勳異政未易殫述至如佐我 列聖補
闕拾遺闢邪翼正禁姦保民正色危言罔避鈇
鉞奏草具存至今讀之令人毛寒非徒批鱗逆
耳敢言當世所不敢言而就事論事的當剴切
憂 國愛君之誠溢於言表居臣道合諫行言
聽每收回天之功有由然哉逮夫歸田以來不

問生產閉戶讀書學益上達易簀之夕猶不釋
卷望道之心死而後已所著遺編動盈篋笥有
石渠意見四卷拾遺二卷玩易意見一卷詩文
十卷歷代諫議錄一百二十卷漕河通志二十
卷奏議二十卷居鄉恂恂立朝蹇蹇矜而不廉
簡而不傲剛而不虐和而不同孤忠大節當代
罕儔盛德高名華夷均仰誠昭代之大賢而有
光史編者也故一時公卿大臣舉加崇謙有或

稱為 皇明之正人者有或贊為中流之砥柱
者有或目為社稷臣者有或以為勇於聞善如
子路好學不倦如衛武公者有或以為重厚若
周勃清儉若楊綰峭直若韓休剛果若寇準者
有或以為憂天下之志如范希文濟天下之才
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者
則公之為人蓋可知已乃於去歲五月一夕寢
疾星月交輝忽焉晦冥雷風大作飛石折木已

而公逝旋復開霽則公之考終氣還造化所關
非細視前世大聖大賢之歿之異若合符節于
時訃聞于 朝 聖天子念惟累朝耆舊德望
素隆不勝感悼為之輟朝特加增謚如左遣官
營葬致祭卹典有加於公之功之德良不負矣
生等竊惟古者鄉先生歿則祀于社久嘗讀祭
法有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
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乃若公者其為鄉之先生無容議矣而其學行之純之德之懿海內人士爭相矜式斯可謂法施於民其自入官以來所在著績斯可謂以勞定國其賑飢救荒平亂除盜與夫禁姦保民等勳不可不謂之禦災捍患況在國典凡名宦鄉賢所在並許立祠奉祀若誠意劉公潛溪宋公忠宣黃公文清薛公莫不有祠近若公所推轂者莆陽惠安彭公所銓

註者我關西在中李公輩亦皆有祠稽之古訓既如彼考之聖典又如此參之時賢之得祀者又如此今以我公之功之德歿已踰年祠猶未立於我鄉人後學之意誠所未慰矧昔公之在荊襄也而荊人繪像以祀在滇南也而滇人立祠以祀夫其生也猶得以祀之於四方而其歿也顧不得祀之鄉祠殆無是理誠惟我後學小子之責無容諉者緣係補助風化事理未敢擅

便今來具呈如蒙准呈乞賜明文示下本縣聽令鄉人建造祠宇每歲春秋得以祀公以伸崇報之意庶使後學君子有所瞻仰興起其於國家激厲士風化民成俗之助不亦多乎理合具呈須至呈者

黔田文集卷之七

長篇　古風

五言類　送李梧山

梧老綏南甸楓宸簡百憂復祥元自古勲烈發
入儒翰院文如白刑曹獄折由人嬿失有論神
護火驚酋南蠻平隨政丙戌叙憲猷喪遭逆瑾
謫官免饑居浮原愚貧非病頹回道不憂燕齊
之倚靜滇海浪憑收車去河南雨節來江表秋
之鋒發屏翰擐甲視蜉蝣諜繁轅門鯁賊摧腥
郁籌武皇求駿逸戎事比毛裯謝傳恭聲靜萊
公傳興幽渠開白鄭利澤遺楚吳周司馬恩方
還還山駛莫留潛尋贊蒲賞良逐赤松遊廊廟
出頭去閶闔翠黛愁江頭無限意花外望仙舟

送兵部吴雲卿自滇郡徙廉州太守

西方有吉士敦棠夙無慾賓興初脩脈已冠三
秦賓驛視燕宗伯命擬玉堂仙分符佐司馬猶

至持衡銓入帷贊戎政坐覺邊塵消巡撫群情
拂內徙條爽然如渊畢仁澤知自窮民先逢君
萬里道行行勿紆延

送選部王副郎歸長洲慈闈奉侍

南陔久不作髦士毅心長北來見之子所撰殊
尋常銓曹豈不要陟屺心皇皇將諗䟪夕入朝
許還高堂裝出潞河道蔫仲羅成行茲歸介眉
壽朝野稱王祥願言以此懷化作忠肝腸

送張黄門擢平陽太守

張子同年交中剛外則溫昔居青瑣闥所白多
至言時令窺伺徒知有君子存今守平陽域立
政非無根況值陶唐氏遺民風俗敦會從客讀
書獲聞令下煩

送少方伯章調廣西

昨日泥滑滑今辰雨不止[illegible]如隔幾
千里知君如良玉外樸中含章鑑者或不識剛

用朱犖紫檀車寘有時冐膏豈常否人情多怨
尤吾道原弗爾詰朝別城隅相期在敬㑦遲遲
遵長途時寄可安紙

送縣尉程公

虎豹源巖居山隈藜藋呂蚊龍潛重淵遠水魚
洋洋時偽三輔窮黔首巾偏黄桓桓浮山傑來
我華池疆受檄剪刺棘當道驅豺狼挺戈方在
郛四境武已揚月黑户忘閉犬眠花陰香江漢
湍宗海凫翼天門翔攀留恨無力引領心徒長
願言慎所之僕御烏不藏下土人調饑早發白
榆鄉

題山陰府秋溪卷

露下天潢澄鑑開八寰沐潦盡灘石出氣飲蛟
龍伏望望渺無際汪汪沕瀣滉主人戒遊艇臨
深閉巖屋停棹爰徐進帆風重幾莜壓剡櫂金
枝與竹森蒼玉風生虎嘯林月出鳥鳴谷洪纖

時物錯保和各自足金颸動木末筋骸頓清淑
往返了無事琴餘展書讀却看塵中人競利真
齷齪

寄送戴中丞梁同年丈還閩中

具員餘曹日寘恭集同年中有梁閩予敏出閩
哲先簿書日多暇文會激時賢左笑爽為提右
贊雙陸嗎俊逸才何似絕壁石難緣別來奄七
載晉加月弦圓胡為賦歸與蠅壁令人憐去國
知安爲會向雲衢旋

步韻酬子業再去都下別親知

昔在甲申歲涉川誕即康嗟茲乔黜質幸逐群
鴛翔親賢自逸豫惜此良辰長聯床就三盃登
樓忘其鄉天胡不德予聚散令無常重來席未
溫忽別各天方送君晉陽道三酹祝茲行益思
群居日彼此休情防公餘即有為符懋明無彌
夜分或匪懈榮名非所望事變信回測安處良

何傷久要固如此千秋聊勿忘

送黄太泉北還玉堂

憶昔龍飛初謁君白玉階持蓮扣霜鏞響谷曾無虚未測情懷內深藏幾車高大器既如此況復心如遠正宜應昌曲誰遣離騷居從君下問闔我亦明農澳奄忽二十載重逢何喬余君今勞 梦卜 賜環承明廬離開人才通清燕洵不跡文德茲誕敷武備當何如送君龍江曲意

二百三十二

與東流俱

南山一章寄保菴西土傅公

節彼南山高連天倚宇宙為霖作良苗滋飛霜狼莠將桑園鴉爽□□鳴鳳將歛迹值此陽旅節屆降中候鴻鵠周原人踖踖疾奔走受陳不舊詩清印井與宿

擬古

曉發衡茅下矢言待遠遊驅馬周行去寄從曲逕由風露祇自知村店少淹留空山怪鳥啼踽踽行且謀爲重匝中倒拂拭泉欲流心急道愈遠志健亦難休諒彼南征人薄暮相與儔

感長別言呈洪府尹西深還關中

山居飫芳聲涉淮見黑鄉幸親覩古人論交期莫逆誰憶入石城君乃卧床席琴軒時一就霹靂空懸壁君今賦歸來感予益自惜平生鍾期心而今邈難宅更聞長別言令人戀益劇飛鴻

二百卅三

漸雲衢前途諒非窄飃鳳自有食鴟鼠烏足嚇望君如鴻鳳所向足爽懌

江東遇青門張子送還維揚

青門有良士定我三川英行年亦弱冠鄉傳孝子名時賢多新贈詩討萬章盈出門晚鴻漸謂極雲衢征誰𢍰衆輙集來盡圖南程維揚郡非惡恭寅擇亦精況復守及近一時皆賢明亨寒非所患貴在心相傾不開虞書言此神感在誠

觀玩同人易哭取號唬生

題松下杖竹飡菴二翁圖壽衛輝張封君

柏彼蓬萊抄遙隔東瀛流斧斤不可觸擬議誰
能求蒼蒼傲霜雪千載為春秋朝權及夕菌彭
殤難同謀得神獲其實降捶通津丘冉冉歲月
駛丸丸雲表俯金闕望梁棟玉堂資協桴信哉
廊廟績付諸兒孫收寥空莽徒侶時挾鵾鵬遊
尺天饒雨露風晴多吟謳唯伊杖龍容超海飡

菴儔乘雲就遊衍早晚作朋鳩

寄贈宜君縣慕讁仙方伯芹山陳公

江東批杷菜得君旬宣書華陽櫻菀熟聞君縣
幕君湯谷生寒氷中中容貌舒嗟嗟戎葵花赤
心老傾如堯天晴景懸容光照無餘賜環在旦
暮促裝勿徐徐

春日感懷自解寄崔從渠

晨興經上林有鳥悅春陽和風送好音交交互

酬倡感之思麗澤振徒追前芳前芳不可見念
我昔同堂同堂復遠而有曲誰為央焚香理陳
瑟一調叉再囊逝者嗟莫播征邁期蘭香蘭香
諒無間此離亦何傷

秋日村中書事

萬里明如洗千林暝色空野外稀人跡城中小
逕通鳥時入屋裏菊自放籬東過嶺隨樵子臨
灘遇釣翁寒衣擣秋月牧笛弄晚風　王室幸

無事閒居數過鴻

題扇

結茆青崖隈地僻人迹罕獨坐掩岑寂主人芰
荷短遠山列畫屏顏色分深浅可愛綠映紅花
木眼前滿更苦芭蕉葉顛倒抽書卷蒼谷亦自
家休教蒲輪碾

題雪齋

北風合同雲雨雪鳴屋瓦富兒戀重裘盃酒爐仍

旄蔽帝念傳岩顛堪寄千仞厚爰自保釐疆授
以司馬祿丁月霄雪途君征不待僕行將視六
師鷹揚應武曲將擇藥師才東理倫箱較更求
子江流能施火器局次延藝精師教習短兵熟
技成演律師縱橫如所欲敵遠火器攻鋒交短
兵促神機自遠發炎燄那敢觸飛猿偶爾出胡
馬措手足敵圍從中擊所向卯逢碌虎賁萬夫
齊足夷攙搶旗凱還廟策勳圖可麒麟續應有

鴻帛來從大降草屋

送父人之任

朝遊歷山陰暮遊歷山陰豈無他人者之子知
我心曠埜參寥廓消滴淼海深猿跡向平田何
必躋遠岑遠岑有時躋而惟在酌斟薰風冷然
來无忘太古音愛彼山上雲卷舒別晴陰亦有
岩門石特立粹命金稅駕長松下相看幾兩屐
君今新拜命棄我在故林昔為檜與筠今作商

與參離合諒不常共能想懷襟問君何所適駕
言浙江潯一官復何為簿書紛且紛在彼眉或
顰之子意不合曰位豈為卑而我或莫任曉出
辭丹陛夕歸邯突黔慨我乏日益獨賦故山岑願
子吁一弄佳趣想益簪還進一心静從教麼事
侵此外那復知飢食倦則余明朝憐我孤涉難
鳴寒砧

古風

秋風操送周白川調留都少司寇

秋風兮薄林鴈南征兮蛩吟有逸碩人兮囊琴
望金陵兮駸駸攙搶材兮春心游襟將激問兮
欽欽弱夔教兮共諶其壬還九皆兮為霖惜夜
騤兮幅嶔紛其來兮士林載金葉兮頻斟望清
流兮遠岑孔懷兮好音亂別緒兮靡禁

將進酒

將進酒酒如澠花香撲撲流鶯轉芳草菲菲陵

座軟諸父良朋俱不遠君不見薤露朝易晞蜉
蝣不待晚人生有酒不為樂光陰不為閒人緩
又不見醉鄉徒樂忘返嵇康母死猶一斗劉伶
妻愚還一石文部何以振朝綱文子何以作師
範酒池牛飲竟何如陷人德㴑未盡善豈如吉
甫臣王國有酒高堂孝友滿大禹所以疏儀狄
周公有誥垂青簡將進酒酒可已莫待東方明
月起

折楊柳　贈金可卿

折楊柳折楊柳銀船滿泛梨花酒粟留紅樹不
堪聽美人馬上俄分首十二樓中三千人回頭
滿眼空老醜折楊柳得對美人能幾久天涯一
字抵千金何如亭上揮愁帚折楊柳美人顏色
嬌且㦎哉笑美人自古多親曾記得誰與恭厥
初美人閒姚宋姒于二家復不偶西方美人㙶
玉章膝下娉婷雙瓊玖泣麟美人益殊絕泚泚一

鑾來都未有七雄以後美人稀珠簾高掛空嫦
毋濂洛關閩有傾城趙家閨閫增山斗罕山美
人瑕膏沐三晉娉婷寶巨擲愧我曾無好容顏
香奩幸託相親友美人一朝弃我歸麋鹿何處
紛鶯走折楊柳欲別不別重握手肉懷難瀉懸
河口白衣翁欻成蒼狗異日相逢何處所

陌上桑

烈女不再醮良馬無重鞍妾家雖貧賤貧賤妾
所安妾身雖勤苦勤苦妾所甘君家氣勢自莫
攀君家黃金自丘山妾心比鐵鐵不如妾心比
冰冰不寒妾頭不如妾心堅

古風

關山月

征人離家十年久阿母來時已白首戰士朝出
暮不歸老人暮死朝還走塞上狼烟信音稀兩
地相猜有不有交河秋高寒冰結陰山六月忻

積雪擒賊豈恤皮肉皴報國馬鞍常帶血歸𦾔
來有心腸熱明朝又是清明節一声胡笳何處
發黃昏愁見隴山月

送別

南山青北山赤與君相交非一日憐君才
華人莫比筆鋒倒瀉三峽水別君來春復
秋憶君摳衣鳳凰楼英雄反被功名誤誰
料總作關陽簿似君才華且如此丈夫那

可論平素伯淳所以不辭淺陂行晦庵所
以躍馬同安路別君去不須悲為君先脫
紫綺裘為君次解黃金龜金壺剩沽秋露
醅瑤琴寶瑟錦屛開與君爛醉西風裏富
貴功名聽自來

陽關引送別

溪上垂楊垂着岸紫騮馬嘶垂楊畔金盤玉筯
不能食蜀琴趙瑟空長歎空長歎歌声咽坐上

有客人中傑腰間寶劍吐虹霓懷裏明珠墮秋
月一朝拂取近帝閼會有帝用照千里會看帝
用除妖孽此時此劍天下絕明朝里閈嗟空虛
眼底誰能慳訣別當筵酒莫辭殘燭欲盡仍
淹留未破心中悶只添眉上愁夜合花逐芙蓉
開先生今去幾時來鳳城諒多皇華使好帶平
安音信四八月秋高凉風起階前黃葉落屋裏
悵望何須灃水闌隔窗先聽芭蕉雨

別靳宗周

清谷堂前君別我我親煑米君炊火清谷河邊
我送君君執薄酒我執鍾把酒情偏怯把手與
君說此時與君別相逢何時節龍橋洲畔日卓
午楊花衮衮如雪舞征鞍西去九嵕青黃鸝枝
上聲聲苦

長別離為濯州李學正作

長別離別離苦巳矣吾父不彼視鞠育恩深那

可数荼海非關天非普恨我讀書如畫虎僅戴
儒冠薄繫組岷仍遥望東西溥馬上迎來班衣
舞土門深處山如昔松濤滿澗花香鳥鳴絲往
返日三五芹芍滿堤傾鷄鴨才擲黄金作幾緩
患在膏肓藥無補淹淹忽見歸黄土有子有子
泣呼祖有妻有妻為翁瘉悽惶慟我將何怙嬰
兒声裏涕如雨書到家鄉人應暫斷腸腸斷今
作古丹旐明朝西入岵雞頭關外烏江浦野猿

五百五十

隔岸啼成作猢閣一行胃一拊長别離别離難
已矣吾父不復看令人聞之摧心肝天長地久
有時闕眼中之淚不可乾

奉壽菊莊温封君

君不見菊莊翁成都有莊託菊叢秋來華放種
已別枉酒時行雲佈中酒陎却憶遊郎年寸心
比不石可遷馬飽嘶風士飽嬉彼機頓鼠傍紛
然異日衆藩歷漆洧回頭二紀如流水行已

沾早夜衣八家半住棠陰裏一朝即我我成掀
審擇却收良民齊道之不行官何為仰天笑賦
歸來吟歸來稽槐遠種菊鍾英㦤悌原千祿推
封已涉少冢宰故衙舊觀無集熟供具日炊菊
水香登臨慣試筋力蔭掛前溪頭林塘幽谷平
籬内光陰長重陽經過二伏時計是菊翁切度
期此時菊莊菊正放曬暉剛照天若私挫子垂
金楓林稹西風蓴美宜鱸羨鶯花盡處幽芳發

五百四十五

松露零時山月明憶昔姜公逢文王翁今封拜
年相當星象忽驚太史奏南極乙夜朝虛皇
烏帽　鶴髮新有時野服還綸巾恬養直教容
色潤行處山輝水亦春体金年年充酒貲漢之
兩疏真吾師子雲投閣玄安在李斯憶犬悲亦
遲笑矣乎悲亦遲脩矣逍荒原高塚空纍纍狹
公亦向周室老古今幾許豁雙眉吁嗟乎豁雙
眉英雄出世其然否懷抱恬時應自知

七桂謡 鈞州李逸叟觀同周姬誕子七人半為縉紳作賀歌同故士爲作

君不見潁川荀氏生八龍燕山五桂髣髴同前
史書之光簡冊至今山水增深崇又不見鈞陽
李老龍門商絳侯之孫擇作配祚緣如荀少一
龍鍾英似賈多樹桂一枝聳大天知尊翁飛海
岱肅乾坤帝遣河汾方老舜黄堂鼓舞平章民
二桂徵垣化司中秋官御史憑折衆一朝祭掌
銀臺印皇天耳目屬聰明三桂入雲亦羽化玉

霄鴻漸官分夏職方曾籌四裔師宮東仍管六
龍駕自餘諸桂枝條嫩勢欲凌雲爭尺寸大者
翼藩賓所依小者出林香遠費七桂一叢四海
稀二八相視日生輝閨裏珠冠射霞珮堂上荷
衣換繡衣清廟新成鴻恩溥春光正照銀臺午
丹鳳啣書五色來滿堂燕喜還悲喜孺人忽作
太宜人誰億封君是贈君斑衣膝下成倚舞龍
誥松前和淚焚七孝從今彰顯揚歲有慈烏啣

麻黃雲鵲畫下集衣裳扶掖聖主儕虞唐元愷
明明同其方桂龍洞美烏足臧

蒲阪歎

君不見昔虞舜居蒲阪至今遺澤薰風遠老嫗
将孫携而行商人罷市出書卷又不見峨山居
士樂唐虞有時擊壤聊自娛春風吹入蒲人耳
其人不愛玉與珠容子良臣李虞卿十年為客
峨山中峨山一朝動行色山人戀戀如弟兄弟

兄往往索我語我欲不語難硜硜條山之下湖
水繞湖中可漁山可樵他日湖山容我住之子
期來舞箾韶

送高陵石學諭致仕還四川

君不見銅山弃臣富莫比行雪先生屢無底又
不見秦相生殺隨其手堯夫調燮憑杯酒眼前
富貴幾能康賢人宇宙獨輝光所以英雄別有
撰簞瓢陋巷樂無妨錦川美人石子畫六籍早

向雞窻究博物勤從漢注求約言志出閒閑右
展車入官早不羨唐虞道在時歌謳隨右東風
送時雨川分旃李爭妍桐王抾人去陽陵虛之
子西來集此佁驅笈辭才吞蔡卷指窐則底涇
賢廣分祿曾周貧儒葬薿聯士女資其養秋風
偶動尊羨思歸來辭賦舟輕颺我昔初官天曹
裏腐迂未識簪紱羨志遠拂衣便啓行徵時五
仕還五巳看君行藏與我同林泉此去知從容

漢宋迄今儒有述相與折正休辞慵棧閣西征
牛女上雲中袖拂星辰奕鴻鴈來時好寄書平
安早慰人懸想

金露篇奉壽錢母王太孺人

金莖露何瀼瀼大官採釀成瓊漿入閒洒醴失
芬芳錢君若水瀛洲仙文華侍書承息偏尋常
豪分斯邕出上尊勑賜鴻臚宣衆訓此尊介眉
壽天階拜舞歸遺母母在高堂靣七旬 九熙
理宜滑澮尊到明禋邀鄰婦香生門並宜宮州
繞膝孫曾舞袖翩史家占說德星聚嫗言姥足
文中胄內則服習元從幼吾儕曾嘆學何為豈
知種範因兒收玉笋飛兮金瓶空霞裳輝映春
顏紅世間萬事隨和風即今敷言綸拵同代書
知錄仙郎功金莖應有千尊賜謝壽慈闈歲呼
嵩

送友人之任

蒲有河鄭有華吾朝而出遊兮莘而與子同車
山有榛隰有萩吾春而出遊兮莘而與子同舟
子縯紛兮佩芳芷遺子蘸兮江渚江之渚兮杳
煙霧悵前途兮滋脩阻黯窅窅兮愁人光班班
兮馳驚冀春花兮秋實懼落英兮委露予需子
兮椒丘子遲予兮蘭洲或偭約兮不定相睇
兮悠悠月出兮皎繁額蒼滇兮光瑩徹放桂棹
兮鼓蘭枻望美人兮薄冰雪茸霞冠兮步寧樹

玉芝兮瑤草期與予兮長年與美人兮偕老余既與子兮成說子胡為兮輕別朝而足兮暮而羽舉而諧兮與天帝所遺余獨猶隔兮美人歲忽冉冉兮壽考彩鳳兮翩翩亂車兮驂鸞仰視子兮莫及濕予襟兮涕漣

谿田文集卷之八

七言長篇

南山謠 送東谷王子入覲

南山冥冥入顥穹下窺河伯湘娥宮東風吹動千岩卉早晚香撲三峨中主人王喬我所羨任來幾時絃歌適呂岩王平隻鶴集即吟往往驚雷電嘆我無緣空有情夢寐昨赴行厨宴清渭滔滔日東流南山依舊白人頭青冥望望鳧飛去他日看山誰我留

春日喜雪

二月春深雪皚皚洞裏梨花開不開呼童幾度階前掃旋復沒我當窓草黃鸝枝頭更不語藏我春色三分好農父傳說麥抽節此時亢陽子不結掀髯笑詠把酒盞任渠春色十分藏

春思

東風二月深著力桃李一夜皆春色黃鸝將約

啼一声令人屋裏坐不得杏花村裏紫騮嘶酒旗萬掛綠楊枝遊人半醉半醒時緩轡垂鞭任所之春郊何處不相宜明朝亦欲出門去愧我猶慚少壮詩

春日對花獨坐

春雪霏霏著地消洞中桃出飛花嬌東風楊柳擺折腰黄鸝全不惜羽毛我亦凭几洞門坐山高下見遊人過去年此時客　帝京今年此時住岩扃明年此時知何處嘆息人生等浮萍此時有酒莫辭酌明朝門外有花落

賀石渠先生　天恩存問詩

石渠翁初年號介菴晚卧東軒時玩易俯仰天人两無慚憶昔曳履上紫宸滿朝指稱社稷臣壽光劉公素不呵侍説國家百年餘要知正人公一人姓名豈獨朋童兒九夷八蠻誰不知歸田我曾侍几杖却疑江汪之陂人莫窺二十年来瞻望頓一團和氣只如春漢朝祇惮汲長孺伊洛誰識程伯淳砥柱峯頭秋月明為舟為霖都不驚却向雞窗攻課業時將邇言問書生等閒聖學口不離口雖不言行則是安成若匪邵尭夫焉得如此無查滯初春天氣早晨時梅花半吐北牕枝東風吹山入平地誰遣遙鍾弦朱絲正好調爕況眉壽早歸争柰讒人妬讒人昔妬今安在看公福履還如舊去年九旬仍有奇

安否直教聖主思遣使宣勅特存問謂公合有謨猷裨治公不辭古今官家富春秋近要平章遠要柔知公拜賜心懷憂　聖德直與堯舜侔公當再壽一百週重霑恩典齁齁齁

雨餘春望

東風嫋嫋雨初晴啼鳥不住唤人行洞門試出双眸眾東君幾時来駐旌洞裏貪書殊失迎川原秀麗怪未經人家都任蓬與瀛若箇丹青畫

不成彷彿却猜梦裏㙐在下誰家紫翠層疑有
碧㐮與紫荊緑墻㬦木蘚荔藤雖大不見但聞
聲門前著地楊柳買楊柳梢頭有啼鶯向隅一
村清更清松檜千章遮戸牕一株不栽櫟與揑
厭𧯽如別甲乙丁又如蕭何較法精曹參代之
不敢更又如亞夫細柳營貔貅百萬肅警纓向
隅一村實可憎村前村後緑水縈水中漠漠鋪
蒲荇𢬵溪幾箇小茅亭亭畔幽花數玆榮赤者

如血素如瓔團樹花邊長亭亭池塘閑說魚鱉腥
壁間想掛打魚罾向隅一村更可憎繁奩岩為室
柴為扃院裏茅屋蓋幾楹茅屋上頭山峥嵘山
頭文雉飛且鳴狐兎相逐蹤復横茈花無数護
門庭入家恍在赤霞城門前有水白如綫水中
流出落花英人問誰謂非武陵向遠諸村覜不
情但見黒樹烟霧騰描繪亦堪死竹青平郊緑
莽猍㹟與赤地相間綺縠生誰家嬰兒脱彩綳

弃却袈裟何處僧千官早朝鎗綃明求澗水從
洞口經水面飛浮有鵁鶄沙上鳧鷗墻不驚醒
者刷翎或梳　鸂鷘鷺不飛亦不鳴窺魚有如
守田丁西澗水向東南傾茫色濁谷仍復清白
鳥紛紛布沙汀岸隈漁郎妬乃卢蓑衣短短不
掩形頭戴笠子大如棚其釣維何若有争料應
得魚釣不平北山凸凹牧兒登山頭相喚山底
譍不逐羊羣鬪草蓬羊羣入田喫蕪菁主者築

牆声嚶嚶遥指怒詈氣甚獰熊者誰子下崚嶒
肩頭柴擔拖還勝後来二子柴擔輕驅驢相和
歌黄鶯前者却行傾耳聽田中人叱黄犢耕誰
家貧女拾菜茎衣裳藍縷手抱嬰彼何人斯醉
不醒行来西歌仍東傾道上罵人口不稱忽然
倒卧頭鬅鬙決者不勝休其肬南望羣山列翠
屏近者色重遠者輕南原唯有漢皇陵昔日何
如今榛荊陵前消消渭與涇誰謂其質不恭㕣

乾坤浩浩天宇清王道蕩蕩天下平高象熙熙足飽暖握日傷神聊閉睛洞門撐頭忽我驚見一老父時又言長已為而身鶴形鶉衣千結縣相繁云[illegible]我即是度世時曾兼肥更若輕縱酒眺花非所嘗五七年來家業傾我身雖在等浮萍身常如雷厲雷鳴我聞此言雙涕零邀來與共簞瓢饔飧然登瓦無復情

題管平田太常所藏九老圖

老夫朝訪平田翁堂上偶簾見諸老就中朱衣伸卷書筆勢翩翩似行草瞪目凝神用意深意在筆前期大好世間萬事那復知得趣忘言覺自寶左右三翁是誰某或坐或立齊俯首凝若先生晛若癡毫端共詫蛟龍走回首何人笑欸頭角巾幾墮扶兩手携卷隨翁對盧胡覺筆龍書自嫌醜長眉老子來何遲離席俯迎揖讓久七箇廬兒環左右操杖磨墨事成交一筒擊盤一捧壺一持箭跪吹爐火兩兒却立待主呼無事有言戒倚嚴細看諸兒見主翁氣象分明非瑣瑣觀書情篤猶與徒善在取人何必我方美諸翁道相尚忽驚松樹生堂上兩株合鋪數畝陰一幹孤撐幾十丈曉霧不收龍倒垂漫空疑落濤声壯天際雲頭見碧山岩邊花外列青嶂西看鶯嶺東蓬浪萬里一程歸柱杖到此良工信苦心殆將造物為情況吁嗟乎者英諸人世

有無有之吾與同踈放

題金太常少卿春齋所藏張少卿允薦

金箑所畫蘭桂帶枳畨

步虛眠入南天門微垣笑與金仙言金仙坐我鬱儀下几畔生生玩卉繁廣寒桂樹香撲撲就視驚疑非草才銚幹鏐枝世所無騰輝迸彩奪人目崇蘭秀發長庚側叢叢盡是沉銀色紫磨入眼光閃爍花旋神悸看不得金仙之友張子

房亦松相伴時尋芳神筆妙奪天工巧仙物却
在仙人莊仙物仙圖雨相向何見誰識物圖様
我亦欣看杏酣分但覺身在諸仙行看圖學種
法仙授九畹千株助争茂青山誓對黄離光紅
塵無夢僕僕驟君不見月桂庚蘭不易植傍看
却茁黄金棘造物含宏良莫測裁成君子盍庸
力

寄康德涵

架上荼蘼堆白雪門前緋兖潑紅血楊柳搓金
鶯亂啼海棠風吹黎花月美人一别音容杳春光
滿眼空懊惱良夜迢迢蝶夢醒子規啼殺天難
晓忽憶去年八月裏經塔寺前祠堂底約我當
秋攀桂田　則時共作蒼生雨誰料凢鳥翥先
傷芙蓉亦羞赤李惕遂令天荒鼎亦寒抵今参
商空斷腸曲水流觴蘭亭禊常記子正符兄約
子正尚王曾有此約塵鞅倥偬難擺脱翻嫌天地窄縈濶

近聞歳寒諸君子文辭倒謝三峡水筆上風雲
日益積愧余寡陋炙足臨天地無窮日月長曲
看來歳又槐花大鵬已在搏風翔羊角九萬準
翱翔但慚斥鷃非所儔東隅既逝桑榆可虞惟有
此心堅似鐵邃期泰嶽與同遊

贈熊必説白映如楚

曾聞贈行率以柳弱柳青青胡能久曾聞贈行
率以金黄金難將貧者心曽率贈行率以詩詞
詩巧弄風雲姿曽率贈行率以淚淚洒陽關兒
女態君今荆襄去我向長安送不可不贈無可
贈家有鐵面尚書公更有宣城毛刺史玄香太
守松滋侯褚國剡州知白子顧言把以贈君行
蟾蛛錯刀何足陸堪比登雲梯致身霄漢如登
蹊堪比五色綫補袞強於錦繡段堪比從龍霧
有時能沛蒼生霖堪以參寥廓用之可述亦可
作君不見春秋闕里泣麟翁用將六經垂無窮

又不見瀛洛閨閫数妹子継往開来多以此別
後切毋泛交入定須四子長相親別後交朋擇
可否還須四了為親友衣絲食菊稍閑暇惜金
秉燭同居守在坪聲利閒交情勿以聲色成製
肘明恩時擬結金蘭靜室評宜輕分手直到秋
水真不見望洋太山端底成培塿我用表深情
君用圖不朽

贈慶陽太守代壬年兄作

霜林醉瘦秦川晚籬菊弄色揺金盞慶陽使君
思蓴羨轍下紛紛黄白滿我為使君歌大牆花
陰民梓多秀旬時閒松下戦我為使君悲懷抱
忽将赤子違他日飢寒當告誰有琴為君携有
鶴為君籠琴鶴一〻判何由途行藏長在吾目中
請君再盡陽関酒攀留無計脱人手準擬帰息
棠樹陰不消浪贈長亭柳紅塵駐看小車行為
救羊腸第一程征鞍四首截愁去一路寒蛩室

泣声

汾水啐 代入寄絳州薛愛忠之

汾水北来西入河其曲共抱山嵯峨咸陽有州
古名絳鍾生賢俊從来多昔年汾浙賢歌起人
家先在平章重並伯興時唐風微老人猶動麟
經紀吾師泰介陶公學皇明一代推山斗印文
汾亭肖若翁忠貞報國亦不朽薛卿徳延奚仲
裔陶門韓宅結兄弟四海一生足跡周三原任

久如別第早從恭介學稽古暇偕印友臨石鼓
韓守不能蟲鳥文書忽共取綠桐撫四練巖龍
水雲深雾中為道縱捫承徳延覓送陶韓書飛
綠絶壁来携琴携琴携泉手自濯足臨隴断却
羞嬾流水高山貪陽懐年光忽屆六旬瀟陶韓
諸君数呼鴻歎呼與學携琴翁我識斯翁頃亦
燕不辭賦泳嬉非工君不見相門如海只容多
二朝時去堪張羅此翁有衣勢如伏

相寅和汾曲山前山卉芳襄陵酒添金華香幅
巾野服散仙集吹鳴肯比權門觴

台山高 送侍御李公自河東還内臺

台山高兮仰彌高上接翼軫薄青霄下臨湖海
三峽濤地靈昭代鍾人豪長途任重轀如毛割
雞沛縣操牛刀飢年寒日無啼嗷至今時穿啜
其糟粃驄衣豸臨巾條霍山萬華齊驚搖薰風
吹海苗瓊瑤晉恭豫士棧車艘惟膏藜藿均和
調行驅旱魃雨隨軺歲無凍餒興歌謠民鄉公
昕心如焦别廠攸居各安巢行臺水靜絶紛囂
門堂室序堪圖揩别亭離館安群僚後明相繼
思勳勞先賢扶漢忠烈昭正氣充塞乾坤饒神
為霆震除山魈護儀中夏貊蠻撓禺新廟貌豎
棘窮民安神多儲無耗境有遺賢飛干旌講學
論政忘昏朝學舍增葺肯時髦古人藹扶神堯
瓜時旋駕聽簫韶攀轅遮道人泣號願公自丕

二百卆三

憫吾曹驄來還愁揖榮郊

送張士元赴會試 因致問平川先生

北風漸漸吹寒冽園林踈踈木脱葉赤亭道口
客嘆息昇仙橋邊人去挽紫騮暫繫垂楊下郵
亭祖餞紛車駕羨君登所扶杜枝實劍腰間光照
夜平川先生别來久因君為問平安否緗縫事
業復何如若訊匪才甘腐朽方今四海混書車
英髦都收帝王家况君席珍尤無瑕青雲得路
信不賒此别風月誰共賞江湖夜雨應思想明
年知君是大吳林泉竚聽春雷響

送趙宗魯生子

吾邑何在清溪谷緬想先賢多香躅滔滔今見
士習别执袂披肩時胥穀幼而不學有餘師豈
伊自戕且人讀登天之基付燦毛多少華屋更
破屋卑哉吾友我獨知金石之孫隱君鞠從來
力學元自好况復天資本質木莊雅不徒鄉黨

二百卆三

愛忠告時聞我賓服此後此學詠無倦乃翁乃
父尚奚缺年垂三九未有出世募兄弟正愁卜
正德二載孟春月深閒忽產荆山玉提保豈徒
君家喜頌禱偏教覩舊親姻變眼脅論書史嗚
雛不類凫鷖脩好脩還遵先烈矩繼述不作前
人忝此日與君應未老一尊時對峩山麓

慈烏吟

有烏有烏名慈烏夜夜啼我屋南阯靜聽似是

失母雛一更啼上山月孤二更人靜悲轉紆三
更四更尚云可五更那忍聲嗚嗚黃昏孤兒聞
一聲破曉血淚及百壚嗟哉為物尚如此况是
人兮天壤徒河陽潘公性純孝蚤年行與黃香
符霜風一夜壺椿摧慈竹堂前相繼枯天荒地
老恨無極二十五年隙中駒千回百轉愁腸結
泣盡繼以時賢咮發自金陵來蒲坂蒲坂主人
我田蘇託我續貂意懃懃嗟我亦嘗內艱荼九

泉恨不侍親側聞君此意倍增痛人生不幸有
如此歆泣為作慈烏辭

來鴈亭題贈中書亨卷

今代何人善楷書都下新稱顔來鴈為問茲名
何所因答云事紀甘泉卷維時吾　皇正右文
天葩時敷南薰殿侍書儒臣集若林臣亨揮灑
獨稱善穹碑巋成哉典謨直卿雄秀公權健鐵
畫銀鉤　層藻輝龍翔鳳翥天言美是日肅肅

陽烏來閶闔直下君庭院馴狎不殊栖杙雞依
人還似巢梁燕占老曾云吉有祥倏看之子膺
天眷明日書銜御筆題中官捧出交邦彥邦彥
為龍喜欲狂講臣學士色驚變君不見陵川郝
氏如梁汴蹼凡書收忠節傳又不見風山卦象
早高辦仕路升凡列貴賤咄爾忠勤　毛巴知
從容鴻漸勞誰薦又不見候鴈不來來早宴遠
人向背明如電適子承恩此投栖藹方來賀徵

貔貅終我山我谿非彼有罼羅綌布與雖艸豈
無屬戚與鄰里悉子矛瓜及晴曈此賊皆嘗僞
樵牧負乘充宵收僕僮或伏絕壁篌篠窠月斜
餉婦潛捫篋我目四明嘯能蔽遭予瓜士如拾
我三日獵山淨豺虎一朝仔獻悅宸衷屋屋無
人歸枕奠村村有犬眠如雞壯士爭釋佩犢貴
佳人笑采芣苢花以家酒熟鼓逢逢凶年相慶
渾如豊一方用士且如此況復廊廟驅羆熊即

三百六十八

今　聖主羅群雄任賢重見勳華風四海行
肴户不閉樂奏騶虞歌五縱

條山行

條山來入蒼溟裹犀歸無極見頭起頭起摩空
黃河渭根連太華伏瀾水太行岑接日月宮王
屋洞與蓬萊互萬里峴岩狀難寫或言天地眘
梁同雲岑似鳥飛還供羽客如麻時相遇中有
三再翁號禰翁群仙行坐獨尊異州翁昔入紫芝

垣玉皇許暫充納言列宿非翁那敢見幽谷卻
借天日暄茲翁變化良非假朝尹神州夕司馬
春官為龍返蹕壹鵠神日領隨鳴啞天狼忽傍
天樞明張弧欲射心天驚日殺時看扶魑魅葵
心傾阻千鐘輕青牛駕出勾陳傍祥呈紫氣霄
增光關尹遙迎駐飈馭翠微聽語玄言長玄言
時將道德播忽數流光八旬過人間萬事付兒
孫山中別有乾坤大初度筵隨元日開仙郎紛

二百六十九

自玉宸來舞筵休問春深淺千度蟠桃着花綫

鴻山行寅友伍君鐩號鴻山

鴻山翠出南斗傍秀壓三閩磨穹蒼雷雨時興
妖氛絕唯有威鳳和雲翔鳳翔愛與麒麟伍曾
上虞廷應韶舞帝憐潮陽民阻艱特遣御書拯
其苦潮陽幾千蒼上歡赤兒依母忘飢寒何物
青蝿點白璧生教母子拆離難浮雲尋散天日
揭弧矢卻射狼星臧韶簫還召鴻山鳳鬼蜮潛

踪海宇案

婺源行贈張涞水仝秋古德卿

婺源自古出才良立德立言無休芳皇明有人號秋古一片心如江水長負笈曾遊吾友門立雪踏冰凳春温賓興南宮稍蹭蹬開來却坐皐比尊奎光逝應昌曲明文場迭聘專權衡所經題品人生翼聯翩飛上朝岡鳴弟子昇騰師從政帝遣涞邑司民命琴能桑田問所瘼絃歌境起風塵靜陽陵趙生頻了許涇川學士昔雲霧身後陳徒半許行吽有秋賢心似故君不見江河之流雲漢長歸涔水激尋尺央婺源時賢有私古後蓑誰謂不前蓑

燕歌行

秋風凄凄木葉黃炎月瑩瑩滿地霜蟋蟀吽我砧杵傍丈夫為國戍朔方人生不如鴛與鴦二秋齋黃鴈翔征人仰看懷故鄉

與將念我從軍在與亡胡騎奈何蹔我疆吾君寤寐憂不忘君憂能為君分憂和淚與君縫衣裳

五言絶句

雪屏十五首為考功寅友趙子題

其一

大理郡城中西看山峻起城市人家幽青來牕户裏

其二

西山望不極景色異昏曉行客展丹青十程猶未了

其三

大理西山秀厥名號點蒼中峯出異石白質黑文章

其四

點蒼十九峯獨有中峯尊左右諸峯列伏如兒與孫

其五

中峯不可上夏雪仍熒熒下有玉人居顏齋號雪屏

其六

雪屏左右峯齋瀉銀河低落地成流川名為十八溪

其七

溪合自龍首出從龍尾艱重關恭炎絶人始樂溪山

其八

溪匯點蒼下中涵島嶼多浩浩如倉海是名為洱河

其九

河曲多村落村村異亦繁遊人行且問是否桃花源

其十

溪上春峯淡良工畫不如屏雪驚人眼瞻依兢卜居

其十一

溪蓮映日紅峯頭鳥下浴但見中峯人間傍蓮濯足

其十二

炎日爍金流納涼人擇渚唯有屏間雪耐寒復耐暑

其十三

中峯頭造化霖雨蘇多方秋風期浩首扇播黄花香

其十四

雪屏不可階白賁誰能測唯有歲寒時真純出本色

其十五

仁人樂在山知樂川湧溪君子諒聞道寄情於兩間

送大理兩曲王子擢河南僉憲四首

吳地愁將母秦雲望斷腸遷官鄰雍土迎養慰王祥

檄典中州憲客來南國傳竊窺君茹菜日費二文錢

御史明如鑑秋官湛若池獄歸君子折輕重始無私

純孝關西客公廉世所知今持中土憲焉往不攸宜

府尊胡公陞臬司憲副提刑推兵仲甫春送一首

孔盖臨京兆夙彈豸角冠鳩隨淑氣化鶻畏霜風寒

捲簾

隔簾山色好捲簾山色真忽愛簾初捲山色雨

後新

月下獨行

予倦書齋鎖夜長人盡臥空庭得伴榆天地月明我

五言律詩

和翟寧中秋對月十首

入宵看碧落滿目共人蟾廣宇邊猶識烏啼久

不眠代明詩見嫦娥道我登仙為愛鳴琴宇栢

焚子夜煙

把酒邀明月揚輝正仲秋遥臨豈沼上徐與冠

童遊俯仰得新樂行藏憶舊羞放言今是未聊

和浴沂謳

二百七十六

雨後中秋月天清真倍明實朋皆自樂魚鳥亦

人情星沼潜難定風杯醴自輕却思同志客千

里又寒盟

今夜家家月清光滿碧霄昔人曾樂餘我輩亦

賓僚流景傷難駐良朋恨獨遥相今莫辭醉風

色漸蕭條

望夜月偏白中秋人廢眠池星蹤點漢花露浴

侵筵垢盡真通道川同豈是禪誰觀弦滿像時

沈山篇

不識金雞曉仍看玉兎新詩成君劇樂首逼我

鼇神吾道今誰寄斯文代有人良時宜豈與流

景未須頻

愛月同諸子開尊及仲秋強予觀物拙念爾聚

星稠鳴鶴巡筵舞吟聲與客謳登臨各自適不

比仲宣樓

天上月無憾人間酒合歡琴來聽友弄詩就荷

樓看池鳥踏星宿荷珠簇露盤茲遊良有得竟

夕少爭端

今夕宵中月晴天分外明能通賢哲志亦暢古

今情梁上無人在城頭空柝鳴因思君子惠尊

酒欲持傾

南漢列虛宿東林滿月華空庭見落葉疎樹起

鳴鴉露竹光堪摘風花影易斜龍泉何處在埋

沒氣如霞

二百七十七

惠濟寺與九川參政涇野太史會宿後

對山太史尋訪宿處有作奉和

野寺曾遊地高軒此日過山僧迎逕竹幽鳥上煙蘿境靜諸塵息心清萬事那經行聯榻處應問客如何

步韻奉酬對山

訪舊秋將老盍簪與自長星乎相會聚月乃假輝光吟撼三川動情如點浴狂看君真有道不

北漢京房

中秋日滸西訪對山

爲念平生友西來一見之論文及六籍取善更多師翱翔清秋節尊傾[illegible][illegible]辭相親貪受益忘卻鬢蓬絲

秋日訪楊南里年丈

不見楊夫子涉涇至渭將迎賓與出郭故燕士封羊正值中秋月連傾子夜觴知君元好道無

白語蘭香

同涇野讀白沙詩次韻

有客同良夜青燈檢白沙刪後新成調筆端細著花芬香靈氣味酒沒野人家爛醉高歌裏非關泛蕊霞

邊報

昨夜聞邊報憂除喜欲狂將軍一出塞醜類走群羊禹貢烟塵息堯天日月長書生無與力俛

首拜昊蒼

秋雨

秋雨墜銀絲簷前滴復傾山峯看不見渚陂坐來平隣舍乞薪米行人阻去程師在太行路關山無限情

秋感

王事今何如久無信息通飄風摘敗葉細雨響疎桐衰老速天時悲泣遠砌蛩夜蟋怜織看哀

鴻聒耳聵

涉渭

淸秋涉渭涯清渭正堪濟水底[illegible]尖動舟中見地移向空排鴈字當繞躍魚兒不敢言涇濁防人說是非

曲沃道中

五夜衾如鐵征夫又早催霜凝鬚作雪風過耳成雷道路人難合塵沙眼可開別家六百里憶殺得書來

憶劉子脩

柳條一度折萸葉幾回新詩句錯知我文章不讓人鶯囀巖山頂花香清谷瀕應有好懷在歸來許共論

弔大司成王頑庵君夔二首

夫子瀛洲[illegible]平生常服膺弘心交溺李容色承劉銓部昔乘[illegible]經共講求別來[illegible]在[illegible]

憶夢偏稠

蘭室容儀生雪舟八夢頻聽琴如昨日麗澤更何辰祥孝艱多歷交情表未陳虛舟橫野渡甚日濟斯人

送高蘇門雄山西大參之任

高子中州傑文章擅大家鯨魚今掣海鸞鳳舊群鷄征邁心猶壯盤紆路不嗟干旌忽趙魏方俗定勳華

邊豪士尚府

曉度清河曲春臨處士家庭軒皆竹木城市亦烟霞琴斷鸞還續荊萎雨復花功名慵似我欣就話桑麻

送孟僉憲還湖南

天上拾遺客僉憲先為兵科給事中湖南衣繡行手曾扶造化身正繫綱常華屋容人住僉憲京師有荒房嘗借居村懷節光出使謁中日嘗造其居乾坤浮水國民物看舟航

送張侯三載攷績

玉堂天上客白雪郢中吟將鶴來三谷停驂弄一琴村尨入夜靜庭草信春深奏績人多恤離筵酒細斟

送上川洪子亦致政還歙

何處旁行得津頭路不平青山回首望素日少人爭俯仰愜吾意登臨盡物情醉和峯月臥誰復聽雞鳴

送雒司諫拜四川僉憲

六月炎燔毒連雲蜀道難聽琴之子去有曲向誰彈榻畔我方蠢懷中兒求安平生經濟志今日為君彈

送順天尹王玉泉諭福建大參

河邊宵待漏門下日聯班習倚葭邊玉深知地下山孫膺今日事倚較舊時顏韶樂懸宮合來儀看鳳還

送郭二簿半山以行還安陽

郭簿汾陽裔田廬尚華州雁行曾應漳星聚幾同遊枳畔栖鸞穩容邊哄燕稠看君非管幕邁武志應酬

送任繼周之裕州幕賓

念子已髫髮詡予總角緣明經奪父志折桂負兄才入幕安增重為賓莫薦猜參謀登眺處應不愧鄉盃

挽八十四丈胡封君

耋壽三陽老仍將六籍尋開來曾有績造物本無心膝下棠難剪階前雪易禁山頹歌亂日地動起哀吟

壽對山姊張母

車門何處是輩棘滸西城堂上一萱茂階前五桂榮舞侑金莖露歌添烏髮鬢皆家兄弟任不說謝王庭

九月四日壽荀學諭

佳節重陽近新秋上壽端尊開菊放日春借杏花瓊多士心先醉六經道未聞看君饒富貴誰謂座毡寒

賀僉武舉衣士奎壽

覃懷麗處士種德久理名了肖施舟麥史從鮮佩衍入句鳩在杖偕老爵同擎膝下看麟鳳層層舞隊明

送郎陽驛孫宰之任

三路設關域朋尊送客行雀馳龍卧處馬繫鹿門莊莅事無多為它心在一臧雲衙舒老眼為看適古長

都下送徐門簿行還羅山

彼泛羅山路甲辟芙黃茶卜勁茶總易女静芃偏前橙樹樹村黑池塘處處明君歸聊系應和安琴清

題惠果寺僧方丈

涇陽惠果寺傳是符堅宮世代幾多易人情有所崇樹接蓮峯雪花滋鄭國洪幽齋無事容梵栢呑焦桐

題觀音寺家老僧方丈

曾借禪房住知君無是非祭時同上殿齋罷獨關扉閒卷輒三藏栽松已十圍相看雖異術機事却同違

七言絶句

平川書院十詠

攷經堂

攷經堂上惜分陰。贊郄絶編一片心。倡指良朋三五輩。杏花紅後到于今。

弘道堂

道無貴隱大無垠。列聖能弘迥出群。竊恐此身弘不得。還將張主付天君。

清風軒

軒外清風掠地來。綻紅舒綠拂塵埃。年年落葉堆門合。賴有竹稍掃得開。

明月菴

一菴小構在煙霞。入夜月明趣倍加。絃誦声底宿鳥定。一池水浸四時花。

清谷草堂

蕭然茅屋枕清流。道眼時看一帶秋。坐穩綠陰閒裏趣。雙雙飛過鏡中鷗。

嵯峩山房

結廬山下倚嵯峩。雨後晨初看碧螺。峯帶殘陽村落晚。絃歌歇處聽樵歌。

凝墨池

池邊龍尾洗松烟。池面墨雲覆碧天。竊擬一朝雷雨作。沛然沾溉足千川。

詩亭春光

亭前手種四時花。春事無端詩思奢。秋去冬來寒冷落。春光又早在梅華。

檜林夜誦

種檜成林作怒濤。風停夜靜書声高。青藜然火夾林迥。疑是星河落九霄。

湫巷戛絃

湫巷楸陰罷講餘。閒撣三弄足歡娛。南風一陣

精神爽不必乘涼向辟雍

送平川先生入朝十離詩

雲離山

濯然素練掛巖巔時解從龍飛上空眼底升天
留不住會看雷雨遍寰中

水離泉

一泒活波滚滚傾滿潭竹葉照人清沿流處處
沾膏澤到海盐仍和閧溪

鳳離梧

五彩文身衆眼明九苞德備舊馳声丹山飛到
虞廷上頃覺人間是太平

鸚離籠

季老聰明力更加百禽曾不共生涯雲霄此去
應難肯歩小功勞報主家

鳥離巢

慈禽何事出雲樓想是潸懷反哺心嘹紫啞啞
飛不去烏中誠矣有曾參

田離主

看看嘉穀長來高指日明堂伴太牢何事主人
拋棄得滿田從此茂蓬蒿

簪離相

有枝無幹未能扶多虧岩電引前途于今駐步
皆坑陷何日摩掩到大都

兒離母

膝前提抱盡朝歡乳裏離懷半步難隣嫗縱然
相照顧萱堂寂寞淚闌干

女離娒

女紅指教荷多方昨日猶傳婦道詳窈窕行藏
何處也燕飛時節斷人腸

僧離師

門掩落花春色深別師出寺問難任傳來衣鉢
誰收拾肩上一條擔子沉

夾江暗勝圖二十首

其一 二友就次

山館松林息、依匝千歲萬齡入雙眸、都看宣聖
師常在、不小同行內看中

其二 ［?］山觀照

萬仞山頭谷、得藏窄雲入霧濕衣巾、他山君子
遙相識、不是廬中聽斷人

其三 登山尋訪

登登鳥道緣雲上、色色花香隔岫薰、中有幽人
知客意、特教童子候開門

其四 隔澗眺望

碧岑登罷出雲菴、開出芝坪望別龕、無限新詩
圖画裏、煙霞踏遍未為貪

其五 岩頭觀瀾

孔子登山小四夷、觀瀾仍歎逝如斯、道人不識
公侯貴、但坐峰頭效仲尼

其六 空山寺觀

山頂飛樓樓下山、山根如海碧濤環、道人不在
山虛寂、風月一時開復閉

其七 江舟望岸見寺

他山樓閣插雲岑、曾在其間幾弄吟、淑氣催人
逸興發、輕舟飛過海濤深

其八 江頭寺外凭欄觀魚

江畔扁舟繫柳灣、蓮池魚躍鳥綿蠻、乾坤春滿
人誰會、道在凭欄指顧間

其九 山寺逢僧

身入岩雲第幾層、山門迎客遇雙僧、雙僧為說
六塵語、不識儂心是玉水

其十 登山觀口指示人世

鳥道穿雲歷翠微、是躡接處有柴扉、市頭將相
乾坤窄、始覺芝岩遯客肥

其十一 觀鷄

折㚇先生喜樹勲鵞池明敍右将軍却攻一藝
鳴千古肇出龍跳虎卧文
其十二釣舟
孤舸晴江風浪平朝衣不着覺身輕縱然詔賜
黄金印觧綬還歸釣月明
其十三春田課耕
夢見勲華道在身心無外慕但耕莘時人不識
為霖客認作樊遲稼圃人

其十四松臺喚鶴
鮮組歸來採蕨薇煙霞還着舊荷衣五侯七貴
不知友隅澗撥雲喚令威
其十五拜送飛仙畵
画畵人世有飛仙此事非真休浪傳吾道真聞
非億料許君白日觧翀天
其十六松下問童子畵
芝岩訪友洞雲籠松下莎階問睡童童子應門
無遠見不知琴客是仙翁
其十七雪江獨釣
千山無鳥九衢迷獨釣寒江簑笠低却有非熊
偏入夢画畵留與傳岩齊
其十八童子抱琴雙鶴來翔畵
囊中欲出七絃猱雲裏忽來二雪毫二雪七絃
知我意時将頗樂共陶陶
其十九題山亭獨坐有人前跪畵

水際山亭耳目清世間榮辱久無驚鄉人不識
身觧組得失時來就决平
其二十題喚渡畵
步到江頭舟艤津鷓鴣啼歇四山春風停浪靜
徐徐濟不是需泥致冠人
奉和息園雜興十有二首
桃李園中爛雪霞芙蓉門口錦屏遮只將獨樂
題園榜却有閑人來看花

提甕澆園不記春飯蔬絲學仲尼貧飯餘還許
鄉鄰拾恐有亦井草茹人
納涼看徒踏平蕪十畝陰濃亦自娛散步却思
折薑客遊肩詩在誦來無
水面花開舟楫通綸巾羽扇歌薰風清吟盡日
不知暑諳是溪頭無極翁
燕語鶯歌麗日遲单衣童冠試相宜曾翁春興
良非淺杜曲遊人恐未知

鳳凰臺北駟門暈春在君家棣萼肥正喜槐陰
足遠茈那愁無地着潛飛
松林濤應中丞衙菊逕輝迷司寇麻縱使門前
植五柳不妨原是種槐家
木奴晚見黃金色菉竹時依碧玉叢却笑主人
真大受洞庭淇澳在胷中
翠禽飛處臭蘭茗黃鳥歌時媚藥苗珍品却憐
香色正尋常不變艾和蕭

池臨園井井臨池水陸花繁貫四時客到神怡
多所詠陽春獨惜主人辭
鳳翥朝陽早作賓龍蟠却傍茹芝人賡歌正屬
蒼顏老曲調時聞白雪新
北阜玄湖淑問聊東橋畫錦有容輝江天霖雨
隨車落來往紅塵不着衣

題梅和千川先生韻

北帝行威萬木摧窮郊獨首百花開銀葩鋋舲

一枝子露出乾坤造化來

秋日書事

樓邊征鴈擢霜翎軒對黃花户不扃吟到黃昏
還獨坐又隨明月向前庭

讀史有感

林間人似一輕鷗閒立蒼茫古渡頭遙見拍天
雪浪裏沉來幾葉是虛舟

[illegible]起月下獨[illegible]

燭灺香消戶巳扃夜深人靜睡初醒獨憐一樣
中天月簾裏不如簾外明

春日獨坐

踈踈微雨浥香埃小院庭深花半開草色一簾
春晝永黃鸝啼過短墻來

洞門讀易偶見杏花

東風門外幾時來紛紛蜂蝶短墻隈洞門閑出
持周易紅杏和鶯滿樹開

葵花吟寄許少華中丞

六月葵花向日遲東君相背幾多時涼飈信報
三庚伏猶自傾心了不知

秋夜獨行

鳥棲落木響空階獨自開門步翠苔貪看一天
星斗爛隔墻滚過月明來

清平調二首

天上日光午不斜仙人分住玉皇家從來典籍
勤收拾閒種蟠桃看看花

閶闔薰風下界春蒼生魚鳥是閒身只塵早晚
無多事笑指游麟問舊人

移竹二首

浮山君去飲林泉謝却紅塵住洞天近喜此君
相伴得醉和烟雨到窗前農書云竹有醉日

此君此夜到窗前天有清風地有烟身恰齊腰
年所小帶來仍喜子孫賢

遊迎祥觀觀梅

匹馬長安第幾回客中忽憶舊時梅芳心欲探
春消息特地迎祥觀裏來

東康德涵代從人借書

不把牙籤負擔頭客中零落舊交游雞窗擬欲
重相訪為我殷勤問鄴侯

謝王仲機邀飲

龍首渠邊樹影斜步隨流水到君家腐遷多謝

偏知我祇共蕭剪不共枕

登覽翠樓思親

應悉離懷不自由看看客邸住經秋差峩山頂
疊雲葉樹目傷神覽翠樓

陝西東門鹿鳴燕罷

碌碌凡事且隨人小就功名底為親畢竟這步
身外物何緣能動道人心

雪花

冷風吹綻蕊繽紛飛放漫天世不群好看芳殘
結子事熟梅時節隴頭雲

嘆杏

兩株紅杏傍簷牙占斷春光居士家何事幽禽
欺貧得夜來啄却數枝花

過劉子明精舍賦得寒字

我既赤窮君復寒相逢疏水即成歡對床夜話
攢眉事直是明誠兩字難

聞驢鳴偶成

結廬迥野近青山門掩落花盡日閒昂首數聲
庭草綠自家意思一般般

覩鴈

霜天不擇放黃花鴈過樓前字字斜塞上狼烟
今息否好傳帛書到官家

九日薄暮獨酌寄符尚玉

綠醑盈缸對影傾黃花滿徑自吟賡飛將幾點
籬鴉晚照遍千山夜月明

巖嶭

巖嶭吾家舊畚昇直從阿祖到書生（大父晴川先生呼巖嶭為畚昇山）尚書白占作筆架情愛心中似不平（介菴先生呼巖嶭為筆架山）

題峻山遠水漁舟並泊漁父共酌覩鴈圖

山容壁立水容寬釣得魚兒足共歡罷棹菰蒲
深處泊一聲寒鴈鏡中看

題畫

雲山疊翠雨痕新棲閣參差不見人獨共漁郎
撐小艇松陰一醉甕頭春

題雪梅圖

衝寒冒雪放瓊英金不趨炎類世情受盡風霜
多少苦到頭都用在調羹

獨坐對琴

書齋兀坐寂無譁飢自尋飡渴自茶竟日幽階
誰是伴赤心人對赤心花

遣興

當窗踈竹雜新綠沿砌閑花舒小紅獨坐南風
深院靜蕙蘭香散玉丁東
綠蔭一徧手倦餘花香草軟步仍舒回頭遙見
清風到楊柳溪邊翻我書
幾朶好花開砌畔一雙幽鳥語林端萆蘿半收
柴門小突入終南萬仞山

盤裏青黃杏子酸兒童笑把酒瓶般石榴未老
墻頭色又得我來幾朶看
清谷河邊弄碧波清谷河底見遊戲偶將山色
和天色就地掬來一掬多
綠樹陰中看碧瀾濤聲汩汩半空寒誰言人世
愁煎火身在龍門砥柱間

題劉氏村居

巖壑山隈清谷邊花開如錦柳如煙劉家別墅
新遷處誰識人間另有天
羨君家住白雲團屋上濤声入耳寒花逕開尊
客座合青山把作畫屏看
君家住處號留坊去去苔侵曲徑荒滿院綠陰
籠坐合数声啼鳥帶花香
一村幽僻礙煙霞臨水登山路不賒容到佀香
看保許祇防傳與畫工家
村環小裏渠中水人種清河鄉外田若個雖成

圖畫裏只堪延佇不堪前

山丹曉露

早起花枝宿露饒粧添春色幾分嬌誰家兒女
悲殘月和淚遺來金步搖

朝飡

東廊日影閣簷端案上殘書倦後看學子不來
雞唱午青藜自採辦朝飡

和平川先生郊行

蕺孽山頭日欲斜清河灣口有人家一声牧笛
前村黒匹馬香風霧度花

學道

學道常嫌見未真書肉弱質打精神曉來俄把
菱花照端得緣深瘦了人

獨坐

新篁搖綠映書龕能嫩草爭抽碧玉簪不坐不知
春去久山丹開罷又山丹

雨中

山花細雨掩柴門病上身來易斷魂花發滿庭
空自好杜鵑聲裏過黄昏

窓閒細雨飛輕塵獨坐吟哦似病身泥落屋梁
來燕子烏衣濕却語頻頻

蔵學子

力學撐舟上水如中間努力不容涂蹉跎莫遣
沿流去四月于今不讀書

座中驚蝶

半醒半睡眼慵開蛺蝶飄然撲面來趐粉和香
塗我面應知新向花間回

和東郭涇野觀梅

座上雪花撲酒杯庭前燦竹喚春回大公知我
求三益竹畔松前故放梅

長安吊古

不到長安幾十春舊家梁燕入新鄰黄金鳩在

花狼籍時有押鋤種菜人

咸陽懷古

咸陽原上望秦中渭水依然帶故宮指鹿臂鷹
人悪説青山惟愛茹芝翁

又長安懷古

銅山銭客殊辭君金塢遊人悞令聞何似春巖
聽鳥客不関人事但耕雲

清川送客北征

清川花底好聽鶯何事南来又北征歸遇故人
如問訊為言揆冊尚書生

寄榆林邉備僉憲蔣公

鴛鴦湖畔犬羊眠織我兊封禹貢天文命看數
元愷在叙歌應入鳳儀絃
郊孩誰遣旄頭擺向日時聽犬吠毳一曲簫韶
蠻狄服只將湫問付臯陶

送少方伯崔公之山東

二月春寒陰復晴緑楊花外囀流鶯渭城誰唱
陽關曲一枕崇陰夢不成
氷玉金臺照客清重逢何處渭南城年來怕聽
陽關曲腸断泰人是此聲

寄贈李伯雨宰新城

世路年來陷阱生論心吾黨見君平朝天會報
新城政臥轍應牽慈母情
年光滚滚逝如車香逕初遊見落霞寄語龍門
握柄客長春應護一欄花

寄贈胡都憲世甫

可泉居士玉堂仙政事文章世所傳近報休休
綏海嶽却無他技任才賢
胡子文章世所都黄河華嶽是規模都臺却歛
峯濤氣化作甘霖萬物蘇

送高蘇門擢大參之任

三年語笑甫蘭香一別忽驚七載強病老能禁

幾七載如何人事入參商

文星昨夜入汾陽枕日都門泛別觴同是一般三晉域知經軒過有輝光

送商洛黃公擢憲副分巡西寧

黃鳥嚶嚶楊柳垂棠陰濃覆李花枝陽關一曲桑榆暮萬端千歲總寄思

桑園麻潤指前旌延望湟中第去程到處桑麻應似此棠陰來雁好傳聲

贈姜大參

夫君醇德似淵深泰越難逢幸盍簪今日王霄看逅轡東南隨處是甘霖

贈陸大參

關道君家棣萼香三株齊發向春陽一株帝種峨嵋麓化作棠陰滿蜀涼

贈張子魚憲副

東曹詩聽杜陵吟西蜀文看史漢深何事衰琴來又去不留一曲向知音

贈暢子實憲僉

知君懷抱盱陽春到處將春散及民寄語齊民還訝否三春豪傑是斯人

贈韓廷延大參

輶軒南驚路迢遙德政如春雪著消聞道蠻方非向日棠陰不見貴苗

贈陳伯行僉憲

同藩同郡復同鳴識得雄才衆莫京晉接還看湘漢去一天霖雨慰蒼生

贈秦少參

曾乘驄馬下層霄踏遍西江山嶽搖今日旬宣及海岱一天霜氣却春朝

贈少司空張伯祥

昔君辛酉上天衢多少英才共步趨三十年來人不見康侯元只是醇儒

先生辛酉步雲衢豪士談鋒剌客迂今日鋒隨
人析盡光前裕後是醇儒

寄贈嶺南仇總戎

将軍開府令嚴明不似由基恃藝精文學時将
脩武備嶺南今日亦長城

寄贈留都致政楊總戎

将軍投老棄孫吳舊學温尋道不孤况説常收
山海稔清時寗作種瓜夫

贈黄允吉憲副

先生寡過文師蘧醇德無瑕玉不如閭閻分符
霖雨布蒼生隨處是華胥

贈夏都閫撫使

将軍殿國用訏謨常笑由基是一夫燕喜侯同
張仲飲不妨顏孟却孫吳

寄賀劉憲副平泰蜀鉅盜二首

泰蜀山長斷客行将軍提劍喪元輕先是都指揮王深入

征勦敗歿赤眉何似風燈息西蜀斯文脫内兵
豺虎依山勢莫嬰元戎採穴殄身輕先生袖裏
如椽筆一掃秦蜀千里清

寄賀漢中通府朱友常平盜

豺狼當路斬人行關将身殲動玉京誰掃蜀秦
千里淨晦菴元不是書生
狼星春首犯天孤将死戎張士益孤向晚郤虧
元晦在筆鋒一掃赤眉無

李通府鈇陞漢中二守

川原落木望中稀遥指前山是客途四境民蘇
室似磬行旌何處引醇儒
涇川話舊幾燈殘製肘論心億萬端堂上今朝
陳定在出門應念路行難

酬漢中陳太守二首

蝶夢月窓遠集嵩陽門霜匝有來鴻南郛太守
迺通刺不是陳蕃是仲弓

峩山涇水有樵漁跡似遊最惹邦疎閒鴈仲子應念説懷人不見思詩書

代贈耀州唐州

玉磬山輝接晚霞千村厖静但鳴鴉客來把酒長松下咲指東岩敲月華

寄耀州楊守

伯起淹淹守渭陽移官五馬患空囊同寅頼有笄峰在為説休愁歸路長

贈江陵陳公分巡漢中

朱雀橋邉盖屡傾紫芝巖畔客班荊德星只在銀河側下澗無因空寄聲

寄漢中朱太守

元悔別來幾易星精金良玉想儀刑紛紛蘭蕙皆蕭艾唯有南山似舊青

酬漢中蒋西府

漢中別駕筆鋒銛石是明時蒋孝廉雲棧觧憑

千里鴈菊花時節憶陶潜

陶潜本是山中客入紅塵便憶歸玉笋班人遠問訊秋空千里一鴻飛

代贈漢中王貳守

鳳凰鳴處净豺狼兆李風吹滿邵香賑活殍民難記数都懸容像祝焚香

寄榆林邉備僉憲范公

往歲蕭墻種禍秧深搏眠榻漏聲長籌邉今有希文在人驩連峰頂上香

榆林甲士號精兵忠勇防胡世莫京子厚在邉新靖難希文来佐又長城

寄漢中董太守

江左歸來半載餘漢南懷客未通書菊窻繁露忽開卷孔思頻情見仲舒

鳴鶴庭中鼓一琴絃歌聲起漢江潯美人只在南山外鴻鴈不來雲樹深

天廚紫筍出閩中品入關南味亦同近恠衮翁差有睡誤將木葉試松風

送新授涉縣司訓張子允升

學易伊誰道在身知君溫故久知新涉城此去聽消息無限春風座上人

送袁司訓擢善化教諭

雪裏梅香酒盃寬高歌無耐渭城殘龍橋別去應思士野草閒花夢不看

三原髦士如珪璧多少工夫琢得成琢得成時人又去清河東遊是離情

亭前行色感驪駒尊外僕夫總著耀君到長沙應憶我十年相見輙唐虞

寄贈蒲州何學正鄉大

君子身貧道不貧愛將微祿慰慈親傳經正及傳心日立愛先收善養人

代寄鳳縣司訓

鳳城司訓心如石善教仍周馨室生座上行看風雨過先天耀日李苑榮

贈王鳳泉重典西土學政

夫子絕編在洛陽入關曾種李苑香而今重引橫渠派應得流如洙泗長

河汾之域有名儒俯仰常將道自娛重入關中何所事欲教洙泗接唐虞

贈郭中翰諶

八分遺法世誰攻下筆看君近蔡邕我向上林舒眼望百花園裏見青松

代贈郿縣學諭

太白山陰舊所遊于今不到五春秋橫渠聞有皐比客苑李花香院落稠

代張生悌賀陝州徐司訓蒙臺微獎勞循介

河浪滔天瀉莫支一泉脈脈自漣漪清溪莫道無人識巳有觀風使者知

望道贈別涇楚門人王季隣六首

河東王子王如温雪裏留遊涇楚門秋日曉臺

同望道秦川看徹自山村

王子東來蒲阪津為言涇楚舊尋春明朝策馬

始平去又逐橫涇綠柳人（李隣自三原訪武功對山康子）

聞說河東有利津紅塵十丈解迷人誰知嶽瀆

英靈在放出蓮花水上新

涇川呂子南征客追者誰共是季隣雪後春深

途問路涇川還覓共遊人

黃鸝開時客在門烹雞炊黍共山根美人曲罷

攜琴去何日來齋更拆尊

歸有性併懶閑門終日眠雲綠樹根有客攜琴

來奏曲雞聲不覺是黃昏

題杭州湖山圖代賀高陵劉秀才古四

中來鷲嶺飛若高湖入錢塘海云號誰寫此圖

邀彥士要令筆出錦江濤

西湖暈棘精忠廟門有奸邪許客批寫贈詩髦

何所為獨知期爾辨毫釐

花底山光翠欲流峯頭歌吹待星收遲君動靜

相涵日誰道湖山是勝遊

登壇戒士機心重弄艇湖人巧欲星唯有湖山

遊息客不關營利不關名

謝涇陽霍宰惠紙

一色雲箋玉不如朝隨風雅到茅廬山中知我

無多事欲著人間覆瓿書

玉版鏘鏘二百餘飛隨白雪到蝸居君應猜我

眠雲暇幕瓿無巾要著書

奉謝霍宰惠白麪新米

瓠口誰將玉作塵霜秔初熟未嘗新詩仙得此

笑無用併與煙村火食人

雲表金盆碾玉塵香秔出碓賽甘新真仙留此

良無用笑寄饑需酒食人

奉寄雙溪杭翁

不見雙溪釣月君筆端何處起風雲斯冰鳴後六書絕誰識先蒼鳥跡文

松雪今人號右軍俗書姿媚轉紛紜江南誰識雙溪老筆是商周鼎篆文

託賓雜令寄白德潤（德潤好仙故戲之）

不見陳倉白玉仙雲衢西望有鳧翩緘書為問返丹熟一日看花幾洞天

題薛孝夫舞鶴軒

行遍千山與萬陂匱中良玉未曾遺江皋不作離騷怨惟有軒前舞鶴知

寄題張親家幽居

山園水遶雜煙霞古木森森公藝家丹鳳不來紅日近一庭春色紫荊花

閉戶頻抄金穀方驂鸞直欲謁天皇化身還作化家計蘭桂滿庭春白長

蒲城訪趙文學公遺事有感

主聖臣賢擬見招蒲輪碾下九重遙高宗傳說難尋覓大筆還當紀聖朝

次蒲城

離家信宿次蒲城明月從師破站行馬壯路平人更穩老親誰為寄歡聲

蒲州道中

野次山行幾日強慣于馬上見花凉泫然淚落蒲

風景依稀似故鄉

題虞帝廟廣孝泉亭

趣裝西過首陽路祭拜東看廣孝泉（虞帝廟西有一巷表曰首陽正路蓋即詩首陽山夷齊祠之路也廣孝泉在虞帝廟中泉上有亭人傳為舜所浚井也）身是離親赴闕客一心雙感淚潸然

錢牛渡

當日明皇纜錦舟錦舟爛盡錢牛留八生莫作千年計百歲相看水上漚

晋文公廟

小白雲亡諸姬傾諸侯束手盡歸荊當時天下
無人在王室誰存祭典名

過豫橋

客伴先驅不可招北風凜凜路迢迢衰楊枯木
離人淚匹馬登登過豫橋

憶劉子明

出門煢孑倚交游手把木瓠誰可投憶殺谿田
村處士子明君冥冥無由

憶王以仁

草有芝蘭木有松碌庸長得仰休風瀕陽別後
音書杳崇德崇求幾許崇

憶賈伯孝

高縣河邊淚滿巾蒙城路上憶交親眼前東西
南北客誰解慈仁更愛人

憶永寧

松澗賢人路永寧金蘭與我結平生而今阻隔
關山遠旅次開砧啟月明

憶王孟章

忽憶前秋□廢七平生雅意在其時頻作如不
月明夜清谷堂前訪□時

過太平縣有感

嘗思前代與爭日野迴荒城白骨勻路入太平
躍馬過忽驚身是太平民

憶王儲秀

與君相友更相親相別相思易斷魂歇馬郵亭
獨自坐蛛垂淡月幾黃昏

憶汝堅

桂國賢孫王汝堅禪房餞氏泛銀船相思未有
相逢日別得相逢定隔年

汾河鳥

灞頭白髮親何在兩腳紅塵日來休征被羡役

汾河鳥水面飛浮得自由

過汾水訪文中子

汾陽山路亂重重榆柳如麻夾路濃偶憶當年文中子河邊無處覓遺蹤

訪薛文清公

先生汾水河邊住我訪先生過水涯北抵平陽八十里幾回立馬問人家

題淮陰廟

五載握兵四海同回頭顱血濺袍紅長陵月夜渾蕭索自是人人說沛公

太原為史先生題畫

松陰看碁

澗外松風漁午濤相逢樵子並時髦誰云當局渾迷曉隔岸行來落著高

秋江漁舟

紅葉江頭報早秋琉璃皺上弄漁舟孤篷棹入

菰蒲裏只載新詩不載愁

瀑布圖

鳥寂山空花自芳雨餘溪豁帶新凉行人頭上分明見界破芙蓉白練長

尋幽圖

閑裏尋幽出洞天長松脩竹鎖柴關杖藜剛步溪橋外回首白雲占却山

梅福隱居

潛入吳門變姓名執鞭人裏寄餘生妻孥抱笏非難棄難在謳歌漢宰衡

揚雄

揚子摛文頌莽時著書猶欲比宣尼憑誰為問田恒事沐浴曾朝知未知

題孔明抱膝吟圖

銅爵臺飛障日塵烏江櫂發亦迷津英雄誰獨識權字松下長吟抱膝人

題子陵垂釣圖

矢射高墉隼已空雲臺壯士總論功鷺行鵠立非吾事合着羊裘釣澤中

蘇武牧羝啚

北海牧羝羝未羔饑飡氊雪望神京律陵說得黑頭白臥起常持漢節牢

題太公釣渭啚

八十漁翁住渭川可曾終日得鱗鮮只因一夕非熊夢釣得周家八百年

南溪十挽詩 蕭陂谷忠湖公號南溪居士

鳴謙避逅

王屋山摧風力劲馬頭雪擁澗溝平鳴謙夕過南溪客詩酒曾教五夜明

金臺談經

休將注脚論遺經憶在金臺例玉餅四十年前人醉處有無名氏與君醒

姑蘇惜玉

辭君初判姑蘇郡吳母揶齊廣孝泉夾岸吳兒隨舸說惜兹懷玉入空還

保寧平賊

錦水巴山邊帝府生民無計避艱危保寧通府河中客解戮鯨鯢似折枝

寧羌去思

寧羌守葬首陽雲在日牧民有令聞墓木近傳堪作柱郡碑猶打去思文

南曹陳情

南曹初折單辭獄北闕瓢陳外補情勑下改官人盡說仁親報國兩成名

東兗治河

分堂治兗雖稱佐受命塞河却自殫瓠子歌成禋祀日天顏還喜兆民安

江西幹蠱

南昌變後事難平當路無人爲援盈謝子獨來民恨晚亂邦猶得政刑明

學徒傳經

南溪山屋入煙霞話笑生香日日斜開道至今春未老李花下又生花

女郎應辰

賢哲無人繼後塵古今幾許福齊臻女郎誰似南溪富從子名來到亥辰

挽陳生政安

山下梧桐傍竹高庭前雛鳳幾鶖孫而今往事渾感夢猶憶輝輝五色毛

爲雒生代壽應臺傳公

帝弼南來江漢陰御風北過土山岑即看造岳舒仙掌解布金天際物霖

說老南來惇物陰雨餘霜過細蟲吟岳神河伯齊稱壽共喜于時惠澤深

寄崔都閫

筆底龍蛇帶霧旋胸中雲鳥候時翩將軍不出營邊柳清得麟旋鳳翥天

元凱學文久著名藥師韜畧遠傳聲涇原何事無塵到北斗旗懸細柳營

寄申都閫

細柳將軍駐渭城河陰胡騎妄縱橫華池若遺司旗鼓囊答諸酋次第平

細柳將軍筭入神師方山岳更嶙峋若教出塞麾雲鳥畫入麥煙貔逼真

寄許五工部

馬首嵴函鳥道長山花開處遇旌陽而今又是花時節夢繞碧桃千樹翔

南野真仙丹在身緱山相遇便相親翀霄頃與圖南說我亦蓮華峯睡人

贈祝參政

丹泉風火徹云林天府人家半不禁我欲移居
尋處所山陽欝欝有崇陰

寄金州張太守

横渠何在在金川人住澄江果日邊我憐胡塵
欲卜築絃歌声裏望分塵

喜任進士舜臣中春榜

從容人物帝家臣筆下生花信有神昨日丹庭
獨對罷醉歸占盡杏園春

三百廿八

丞相衙頭憶大輦將軍身隕眷隨塵誰知五色

題冷泉逸人卷

爪田畔尚有石泉嘯咏人
衙頭將相兔龜兮泉上人眠鷗鷺群識得吾師
先有覺常將富貴視浮雲

題平野卷

埋乱無禪空有開不應身傍九重雲而今始識
青山骨却憶當年平野君

楊柳溪頭罷問津桑麻影裏負金頻青山借問
老還未誰是紅芳綠蔭人

春日過春山書屋

停車偶入春山屋門外飛花水正香室內主人
邀客坐晩談周易至斜陽

春日過東郊書屋

東郊暇日往尋春策杖趂看畫裏身行到煙霞
難畫處扣門忽遇釣鰲人

三百廿九

一犁春雨鹿門東看破浮生總若空先上不知

龐公德隱耕圖

田舍意幾回勒馬促朝中

悼亡妻

一榻移來又向東孟光何事弃梁鴻而今獨對
孤灯夜誰信愁腸似轉蓬

代南村郝氏寄贈西河老人八旬壽詩

隴上耕田伴月孤何曾廟廟嘆之乎之乎君子

愁無奈問識山翁此趣無

塵世紛紛事多端蓮峯酬賍老陳摶入句不識

事朝禮閒拾雲中紫芝餐

送李秀才培還商州

不見謫仙十載強羅江人說在琴堂一朝茅屋

班荊話鄒是同胞到鳳鄉

送王秀才還商州

丹涯髦士入煙蘿遠就寒門氣色和于濯偶逢

三百卅

曷劇愛穿楊師是尹公沱

贈趙子覩秀才

王父侑辭曾侍詔若翁染翰侍文淵玄穹世作

玉樓記髦士休辭鐵硯穿

酬賀商南白尹

皂令西飛角里疆鄉閑巡視半逃亡春風忽送

千岩雨接淅人征返故鄉

卷之十終

谿田文集卷之十一

七言律詩

登太華夜宿峯頂

華嶽金天俯西周慕年遊歷夙心酬丹梯緣壁

三千仞石磴盤雲幾百迴紅日扉根雷電合蒼

龍嵒上鳥猿愁夜來沐浴峯頭卧玉女盆漿濺

斗牛

黃河

雷霆轟烈瀉龍門曲曲還如禮數亦須向源頭

看滾滾休于波而詠首涵泒端不擇皋小赴

海獨能急至尊猶有功勞堪紀廢華夷別白在

乾坤

二百卅一

過裴晉公家訪遺事

聞喜北征五十里山腰籬落晉公家祠堂趍謁

藭苔合譜牒索看魚魯差人俚言多不解事族

貧坐久可能茶惟有縉紳來往過鳳凰原下幾

迴叓

曲沃道中

召伴先驅迸莫追楊𨽻問路獨行遲夢驚暗想聽笳樂愁劇忽成馬上詩郵亭斜月穿窗廢官道北風披面時心憶老親應憶我我懷那可遣 親知

重陽道中

一上長安歸計賒偶逢時物嘆年華龍橋南去初耘豆鴈塔北來已刈麻客底經秋欲白首籬邊九日負黃花思親忍憶黃昏句糊眼蒐歸綺

三百卅二

野家

秋日

池塘皺綠弄秋波老得蘋洲鬢似皤病葉無風還自墜寒蛩得露更声多賓鴻將子投前浦野菊緣崖長上坡共喜西疇農事遂村中時唱太平歌

野望

太華西北截孽東無端風景四時同山畔隴蜀天剛近水下越吳海共通花發大眼紅影裏鳥鳴人度翠微中眼前物物供吾樂尊酒何勞判射洪

奉賡家父韻四首

嵯峨山下愛騎驢朝釋長鑱暮荷鋤卧穩黃薺一箸後詩成綠醑兩盃餘醉嗔野鶴頻來往閒看巖雲自卷舒却笑許公窮不慣朱門終日曳長裾

三百卅三

吾愛吾廬傍翠巒蒼松澗下好盤桓門墻桃李妍三世庭砌斑斕說二難債負兩般詩共酒貧挑一擔餓和寒荷蓑衣晚碧波上閒與白雲爭

釣灘

分襟橋畔樹森森水遶龍竿燕尾分星夜釣殘潭底月梅天割盡隴邊雲擔頭薪刈越巖砍牛背笛飛隔岸聞詩債償來無適市長隨酒伴吟

花村

紅塵曾不會吞沒物理窺開受用多不恁地前思恁地既如何後待如何薜蘿門外溪声碎花柳村園山勢截半碗黄齋居上飽等閒遊必追多羅

賡張蘭軒次韓魏公吊淮陰詩韻

一燄炎爐五年成四首將軍就鼎烹辭蒯把來為謚左黨陳非實便分明未央羹中雌鳴計陰準難逃烏喙名秀句夜來翻不厭燈前清淚落吟声

揚鞭指顧漢基成逸鹿沐猴次第烹渠受功勞忘大德史無分曉罰汚名千年魏國是知己再得闌軒為辨明地下英魂如有覺冤声應換作歎声

題蘇武牧羝圖

中郎天漢使氊㲓十九年餘仗漢節征鴈未傳上林書牧羝嚙盡北漠雪玉山蓋巳較如毛丹

三百卌四

府殊能堅似鐵誰道双鳧分首處兩翔惆悵淚成血

喜晴

仲春一雨連三日忽放陽和宇宙開漏口風花迎我笑枝頭乾鵲報人來學簧半就鶯声澁曬粉全乾蝶翅回閒道不消寒食下稱雛鴉入已難猜

掃晴二首

二月蟬連雨雪殷幾曙紅日未堪忻燕將地下渟成氣飛向天邊又作雲青顆只愁遭水漫黄鶯争惜傍花閒伊誰能掃頑陰退為御螭車上帝閽

一陽初動盼春來春到誰知心事灰惡雨陣打嬌鳥去狂風狼藉好花開門前楊柳之詩興囱外芭蕉是恨媒他日晴光依舊好池䵷鳴殺耳懶回

重入浮山

總是出山又入山山中習靜少人閒豈能學問高天下但用功夫在這邊風過池塘波未定

三百卌五

收河漢月初圓幾四却自閒評駁大憾無成已
半年　　夢金可卿
花外黃鸝有好音東風吹動故人心一載別君
影不見三春勞我夢相尋形容衹向途時瘦義
理益從畏處深覺後攬衣中夜坐滿囪月色爛
如琳　　戒人逞忿
眼前興廢轉如輪秋葉春花莫認真一炬慢然
心裏焰二毛爭惜鬢邊銀皇王帝伯今安在社
稷山河古換頻不信咸陽原上看龍爭虎鬪盡
埃塵　　東康德涵
綠送春歸夏又過黃金寸寸暗消磨鄉殘翠帶
垂楊柳剝盡紅衣老芰荷秋到梧桐山館寂夢
回蝴蝶月窗多終然眉宇無由見鴈去魚來奈
子何　　聞金州盜
羽書一夕報長安臣子心中自不寬禁苑忙挨
定遠筆龍媒欲擬伏波鞍鷹揚未去搗巢穴鼠

類何時裂膽肝首宿盤中常炭飲夜來不似昔
時飡　　送受業師
乾坤大道浩無涯不有淵源總是差游酢一朝
門外雪馬融幾載帳邊紗文章始信屬枝葉富
貴還知視草葭今日吾師別我去龍門深處想
英華　　三愛圖並帶牡丹春介菴先生命作
舊說楊家百寶欄迄今三愛千來年呈祥合比
雙岐麥論色還摇並蒂蓮盡日迎風爭富貴有
時和月幾嬋娟憑般後樂亭前趣惱有蘭君翡
翠篇　介菴先生西園有三愛圖後樂亭　求金可卿
日月中天大道明多斟列聖啓群蒙泗波流處
一源碧壇杏開來千載紅俗獄峯高人共仰孔
墻宮廣路終通這條擔子休輕弃硬着肩梁荷
上躬　　端陽
山頭悵望水雲鄉家在雲間節令忙門外應時
幾歇艾堂前侵曉一爐香人卧蒲酒吞難是日

射雕景漸長嘆我遠遁緣志學不如今日是端
陽　長春花
宛李着花亦着花天容莘謝枝還華秋羅菊放
金萬錦鵬月梅開雪落霞酡色夜宜當户牖香
風長擬到都家黄麗肖光滑緑若錯語春光竟
有涯　中秋偶成對月
一年一度望嬋娟恒雨恒風正黯然剛到良宵
如我意忽非晴蒐向人圓纖塵天宇潔如拭孤

羽林稍見亦全尘午桐陰成獨嘯幾人相對幾
人眠　春夜病中同澤野對酌讀白沙詩二首
病眼模糊認暮鴉同心人語隔年華亦九時出
成風手極目春生造物家元氣世間難盡泄韶
光門外正無涯去来好趣身循徒對門逆峰品
月花
有約有約筆塗鴉口歸曰歸鬢着花既然握卅
同営水可似行僧不到家泝上飛仙乞我昇天

邉野馬即誰涯旋轅[illegible]雲只[illegible][illegible]寸晚還丹及
雨花　題問川啚卷
漁浦春芳點緑漲江村晨蜀喚征輪臨流不見
操舟者望遠還思登岸人風定遠山呈近渚煙
開翔翼下遊鱗雷沙鷗鷺徘知我聽賦伐禮鎮
自馴　龍門洞和韻作
浮生半覺黄粱梦幾度龍門欲作僊風静一輪
卅井月霜寒萬里黙忙天鶴猿有意供役使塵

鹿無心任往還地古不留俗客駕泉声相送到
山前　玄溪孝隱
悠悠含影漾溪流短短班衣老一丘供饌自來
氷下鯉忘飢却有水中鷗静觀碧落心俱空久
撥丹炉志欲酬聖世聿無庥孝辟任召茸肯盡
春秋　洛陽懷古
馳來車馬洛城外荒塚連雲満北邙黨銅能教
漢業墜清談解使晋朝亡山川形勝還依舊煙

火人家幾变常進指兒童牧馬地逢人說是舊
宮墻　送角山詹公撫戎井肅
三山日撓送飛旌萬里陽關指上程天府行經
牛火宿神皋路繞臨麟城帶昔解廢天應近尊
糺陳時境自清方狀獅來重奏雅凌烟不說畫
圖學　賀沈濱曾公綏戎西土
經年河岳擾蒸民今日華夷付一身麟鳳域中
分雨露鴛鴦湖上靜風塵雀旗指處胡笳息豸
繡行時漢吏循却恐惠邪承簡命渭城人泣送
征輪　寄奉甘州巡撫崇谿王公
金城星使王關還為說翺翔路八千北聽笳空
閒鳥陣西通琛貢罷狼煙士騰彩筆塵開鼓人
飲黃雲水護田學校本緣明道氣安攘誰識自
歌絃　寄奉中丞祿軒劉公
不見鞭蒲計数秋祁連西望暮雲悠悠學興營堡
絃歌發塵靜郊垧稼穡稠不出酒漿流易肆水

盈田隴盜難諜虞廷指日徵賢佐淑問遺人弟
泗流　賀憲長少巖傅公
勅監文武簡名臣受得當朝放猾人曾向百官
別殿最亦于四海佐平均共崇陰秉刑期措細
柳黃中道得伸行聽大陸海域還歌滋[illegible]三
南新　送毀涂水由御史大夫轉亞卿
橋門風雨歲聯來有語如蘭夢亦香學自雲居
慚我退道從駁歷見君光即看帝闕和韶樂好
向昌期引鳳凰若到泰時尋舊約遊休蛙步失
周行　寄華野洪司徒朔方餉邊
狼煙連歲起華池帝遣司徒餉六師士飽穿楊
思電激馬肥騰櫪愛風嘶犒從更後大威信
在言前大類知他日渠搜復禹叙受降城外諭
胡兒　寄贈光祿寅友小泉巡撫彭公
楚國商賢負大猷龍樓宵共奉琛羞男乃吳斬嶴
調和手海依却分爰齊憂齊魯定隨乞父愛絃

歌應播武城謳思來梧子今喬木覩物懷人春

復秋　酬郎陽巡撫龍岡張公

正蒙君子壽斯文僞稅郎陽四國欣豸過霜清
三楚澤卑行麻滅二周氣淚尚水廣人休涑洛
淌山深大息猶沙淡海陽多鼠竊鬧風應似晝

庭蚊　寄劉西岩浙江督學憲使

劉向爲儒道不群明時居業應星文禁中書讀
歷朝秘筆下風生五色雲時雨降汾魚鳥樂春

輝入越李苑芬朔方近日頻烽火好舉銛毫掃

狄氛　上闊綉衣

白簡當年侍早朝金門纔入衆魂消一封常遣
天威霽六月俄教木葉凋攬轡昨聞節駐渭貪
官今見鼠逢猶余地會看驄馬過一池清水不

波濤　寄四川憲副雲崖陳子

龍飛五載杏花天金榜初題抱玉仙總爲道超
國士外直推身到聖人前幾年汲黯嗁薪積一

昔王褒應頌還明道觀風盜錦水聽[illegible]喬木入

薰絃　贈嚴太守陞溯汀大參

幾載屈公住小邦黃堂無事富文章收將漢吏
爭高下詩與唐人較短長此日藩垣才半駕晚他
年咀爵齒牙香不消行李頻收拾琴鶴明朝出

渭陽　賀殷憲副遷擢方伯

梅稍看雪柳條黃律轉風和景物光分陝地尾
迎邵伯周原民滿護甘棠豸衣帝賜鵝更服蝶

夢入鷩驄帶霜入郡旬宣方雨露九重早晚怕

翱翔　寄寧備邊憲使西坡許君

西坡憲使櫂蘭陽北闕承恩靖朔方斥堠密窮
犬鼠穴招搖閒捲鳥雲翔只將折獄[illegible]避還不
把穿楊較短長夏境得君天設險敵來不看北草

經霜　寄楚國賓中丞

西州豪傑仲淹行百萬甲兵一腹藏[illegible]駕單車
平反側不勞一矢奏安攘將軍敗絕[illegible]

騎帰完錦繡疆笥命隕天雖暫上平胡卜将定

催裝　寄鄺廷佐備憲副方公

十載西臺繡服緋鄉旌東邊第門輝偶逐曲木增繩直即有高柏待鳳翠愛日懸時山谷煥長城設處犬羊戚重迎徑舌挑燈語更短心長嗟顏違　酬西寧孟東匡憲副惠詩

中土何人句律精東匡變在玉鏘鳴詩從刪後還南雅賦自騷餘出誼鄉寄去蒼葭獲玉佩飛

來白雪駐雲行句宣巽日棠陰慰仰聽清風古甫聲　奉送侍御劉公還新野

安世西來衣繡明三秦河嶽識元城珍收神駿盈天廐學育英才聚國楨所至山搖連地動言歸人集語氷清花驄此別知何處應在嵩高頂上行　送聞石塘擢南都司寇之任

誰稱夫子問宣昭司寇儀刑靜歷桃炯炯霜鋣隨向利巖巖砥柱任波搖平生如玉絕蠅點在

處爲春着雪消泳問此行彌教遠留都應說見皐陶　王老先生存問

柱國歸來不晝眠醉顏鶴髮似神仙簡翻綠野諸生愧功紀青緗百世傳氷蘖行声堅晚節芝蘭無數慰高年絃承存問非常典萬丈霞光靄壽筵　送馬長公還虞德

扶風苗裔何方盛上郡傳揚有二難弟賛中和扶帝座兄分茅土守江干九成樂召鳳麟集五

袴歌消士女寒白下逢君忽折柳天涯思季每凭闌　送許少宰比上進表

萬壽節臨萬國欣萬方齊獻野人芹舊都合奏千官表少宰能乘五色雲瑞靄階前山祝歲韶簫聲裏鳳儀蕭清朝知共推公範黄閣看留典秘文　寄方山韓稽勲

茫茫陸海見方山下壓群流涇渭環華岳天低聯峻絕龍門雷迅聽淵溪鳳凰集地祥麟出斗

女星河彩鷁還早晚雲端施雨澤乾坤塵洗淨
貊鑾　酬徐宗伯養齋
宗伯身懷玉不負先生宦懶些泉演覌小半去
遺穹石洛水郭來愛角巾動處詩片足印證閒
時風月是親賓行藏若問人何似松柏蒼蒼終
歲春　送寅齋葉公還慈谿
車雨塵消四國寧將謐情切九天聽龍章汗渙
黃金闕鴻翼愜飛碧漢寘君實定從國相起休

徵先兆史編馨獨憐江漢河淮客極目隨時望
列星　寄贈甘肅佩印王將軍
忠嗣霄中富甲兵羌胡域外舊懸名雪山自到
營旗建青海即看佩犢耕番馬西關頻入貢胡
笳北漠希聞聲屯田成日匣龍劍定遠封時覲
玉京　寄叙州周太守
丹鳳山中懷玉仙紫宸殿上聽臚傳下帷賢聖
經年夢守郡華戎兩地眠教出遠閒六詔格風

移開賦二南篇寅恭栩許寬閒坐早晚鴻來政
在田　賀羅進士户部
君家兄弟破天荒從此雲霄引鳳翔兄秉鑑衡
均四海弟司圖籍惠多方泉山滾滾人文盛車
谷輝輝草木光却愛尹他能尚友庚斯原識是
賢良　寄贈成都太守午谿李君
萊竹陰中萬卷共海棠花裏一琴張携將菊岸
潭溪水化作雪山雨露瀼諫院入川行李簡乖

厓在郡暴尖良龍橋近聽蜀人説要傍文祠更
築堂　寄贈漢中通守朱彦常
彦常廿節節誰如三卜食貧始讀書陸海民迎
通守日黃堂人似布衣初羔羊風遠傳回鳫雀
鼠音稀靜茹蔬閑道長官多舊德周行隨意步
知舒　送順德太守洺濱李先生
太白雄才號謫仙龜陰長句少陵傳退朝蒲折
單辭獄到郡花明鳶覺煙[illegible]夜王

維詩出画畵妍柴門有客曾荊識无生無懈寄
玉田　酬河東衛同年子
嘉祐文成幸昔收廬陵人覺是吾流正則鳳翁
臨千仞豈料棘栖涉五秋道有行藏元不悔時
殊用舍未宜差孔壇深處須存到春滿乾坤得
自由　代贈渭南宰鈕山甄侯
黄金臺畔硯磨穿丹鳳城頭鳧戢翎却把一琴
臨渭水仍將三事對旻天澤中造士期星聚懷
三百四十八
裏蒼生似月圓楓陛會徵録異政槐衙應說遇
多賢　賀耀州守季石屛采京泉民言
凉泉漁父過樵門共說吾州近得君菜色但逢
雙淚下鼠牙纔接片言分我綸穩釣溪心月爾
擔渾挑嶺上雲黔首總看天有二緇衣欣賦鹿
為群　送耀州趙太守三載入覲
石川漁父度煙蘿聽得雲間幾棹歌漆水潤田
呈瑞麥鑑山燭野秀嘉禾黄金地闕書聲响黑

髮人歸襁負多明日渭陽看柳色愁顔強酒不
成酡　送涇陽吳令尹連前任淳化通三載
入覲戲用北地張繡衣見訪語贈之
還山御史過茅荊笑說池陽問俗行千吏在公
無案下一程出界有驢迎梨園琴處着花合涇
水車來佩犢耕雪裏看鳧留不得白蓮峯色亦
離情　送淳化畢二尹三載入覲
東齋初稅西來車門對燕城見集鴉陋室懸星
三百四十九
曾菜味深山閭亦漸人家百年序設青襟舞三
輔田成烏帽花閭閻此行應印綬陽春何處更
桑麻　寄鎮安弋令
商於深處萃奇峯萬壑千尋紫翠重蜀有卧龍
新視篆村無黠犬夜逾墉山中皓悅園携綺境
外民來士及農奇語卜人爲世計休教時傑伴
虬松　代賀咸陽王尹生第三郎君
斗牛城畔一喬仙傾袖江南有歲年天闕鳧來

臨渭漸星琴堂肅見浙懸履中良玉鐵瑕絕掌
上明珠三度圓有客聽啼識秀異擬君修作賈
書錢　送謝大尹考績
江漢朝宗一片心攀留不住意難禁柳邊且盡
葡萄酒松下應踈翡翠吟看袴村中無犬吠鳴
琴庭下有棠陰厲鄉送別惟惆悵敢愧王生暮
夜金　賀盧湖滕老壽躋七袠
西塞南淮艇遂兔栽花種竹枕盧湖傳家已飯

書中粟生計還看江上盧七袠筵開顏似渥一
門萊舞繪成圖玄卷一為賦椽如筆泰客亦傾筵
內孚　為江浦滕生贈表生父西墅老人七袠壽
重陽節隔兩鳥飛七袠筵開對菊糕門外有賓
來鳳闕膝前無燕燕歌萊衣槐庭往日書程過雲
路于今旨養辭江浦總緣滕氏舊孫齊爰出渭
川扉　賀處士藤翁壽躋八旬
白鷺洲邊李白觴金陵藤氏卜新莊四以書日貫

黃金侈好禮天加烏帽香[illegible]有一桂馥萊
筵忘記八旬長初秋璧滿公卿咏我亦擬吟珠
玉傍　壽浮岩徐逸翁
浮岩老子逸民流一卧岩雲八十秋公館頻年
元是跡書齋入夜有[illegible]庭武在風堪紹聽
鼓篋多霄未收鄉飲近聞憐其帶滿輪若遲恐
鷺鷗　賀寧州劉敬之壽躋七旬
龍川居士號恭菴第及從心覃自含門下有英

文未喪履邊無隙道堪談緣知學至明誠一識
得人同覆載三黃門具瞻臨市怖青山高枕卧
雲酣　壽東郭張翁八旬有五
南薰聲裏有遺民唐棣花開哺鳳麟孤作挾霜
風紀使稚為藏履廟廊珍沙頭鷗集谷依釣河
上翁未許卜隣眉壽定同山壽永八旬綫值五
鞭春　賀張內相壽躋七袠
三十年餘老輔臣歷朝典訓記偷真枕釐但願

錫多儁報國曾歆愛一顰好學往時託于姓崇
儒經歲費心神七旬會酌期順酒笑傍鳩章肴
鳳麟

賀許母壽晬六旬

行年耳順太安人征賦先天惠牧民户部恩榮
龍勑舊憲司色養綫梳新雲霞袍慰尸饔志孔
鳳冠酬斷織辛復顧晉排登戩穀期順封拜等
絲綸

賀時母八旬

河中時母婭中英八十年過抱一貞身際治　平
歷四世眼看卿相是諸生薰風巷裏萊筵酒廣
孝泉邊舞爵清膝下有兒能負米龍橋蒲阪往
來輕

壽韋大淑人

金臺豸服太夫人入逐子中丞西入秦八郡懐中
教撫育三邊膝下淨風塵萊筵曉膳樊川稱祥
室夕羞丙穴麟初度瑶池元劇樂蟠桃花底舞
麒麟

壽張母東太孺人七旬九齡

孺人叩友文星姊我亦平生謂父兄已見相夫

爲國輔更看教嗣佐時英補天李進貢扉饌步
月兒翔白雪擬今歲輕帆川是賦八旬親擬露
盤傾

奉壽劉母太夫人

天涯親望正含情壽域尊聞兒婉容膝下勞歸
新檄嶽機邊雲起舊從龍光宦丹水乾坤白春
在崖山草木穠開道蟠桃飲無涯蓋來人舞應
歌鍾

次呂涇野齋居漫興韻十首

早歲春宵敢浪攀心頭齊坐照齋宦遊所學
慚多負老去尋盟惜未寒萬乘思成來內殿百
神受職赴郊壇遥知此夕璇璣畔斗滿璣蒼
玉盤

仙人住傍鹿皇家白玉堂西第一街地掃池亭
開竹户香焚雪牖對梅花身經陪祀壇臨斗燕
憶承恩酒泛霞錫極曾知能萬億何妨白事吏
如鴉

東風連日報鳴條江水春生漲雪濤聯捐忽驚

三紀過齋居寧謂九重遥降香定在萊碱外對
越極知聖體勞石室史臣如有述應將欽若紀
神光
龍車夜過聽轟雷却憶郎時送駕回大禮告成
占上瑞多方無事慶傳在開韶欲逐芭僑舞對
鏡依鷲鸖雪催已許鷗盟為野伴還將憂事付
窓梅
皇極數言數腎腸曾于日月看容光敬謨妙絶

同光典一德馨香匪稷芳草木風中春有脚江
山雪後土無疵乾元穆穆臣難畫老矣惟知效
直方
齋居上帝時臨我受撫南邦夜夢君虎変曾窺
斑有炳樂成那説曲無聞黄河清報千年水彩
鳳鳴圖五色雲大礼既成福可量力天應與偶
方分
四朝官學永思留已載吳天聖澤新今坐見

元有舜裔心學孔伋何人看御水雪梅花發會
滿乾坤草樹春蟄壤從今真我事鹿車行傍渭
川巾
狼星如沫塞烽寒策士何勞效治安方物正誅
殷薦侑天明還向遠臣看圜鍾奏徹神應降藺
栗焚餘漏未殘料得人心齊似結協和昭格諒
無難
窓外松間落月低良宵閒坐書忘携思成盥薦

泉為酒樂奏來儀鳳喩雜千里天顔同咫尺平
生心事只盥蓋祈年禮就民多社穀滿田疇稻
滿畦
松庭人静鳥聲幽俯仰何曾罔必求不向飄風
愁草舍却于積雪念瓊楼燔柴歲歲神祇格受
祉年年稼穡秋似此微臣祝願遂春江無夢睡
群鷗　答呂仲木
雞鳴有約來連榻月上無眠唤睡童喀我雖曾

中道廢與君不是出門同三年夢繞白雲舍一
夜涼生玉陛楓莫悔功名渾是錯功名中自有
豪雄

荅沈文淵

多君詩就剛三步笑我非過只一童撫景偶偕
曾點樂閉門敢比優常同笑談浪說源頭水歲
月驚看江上楓真勇在人挽不得何言春到氣
方雄 文淵有春到氣方雄之句

酬張水南學士城南道院別後見贈

三百五十六

方憶宿愛忽辱新什奉和

都下知君學似海江衆憐我鬢成絲酬章未觧
樓迎白草聖愛教世有出霖雨一時將入手雲
龍千載正逢期行看懇及人衆望開遂赤松遊
未遅

送張守貞赴命試

雲歛終南雪乍晴龍樓[illegible]
牽愁思逝水濺濺[illegible]谷河邊人上馬[illegible]
殘山下戍歸耕來歲[illegible]

相迎
平川學道昔同盟此日看鞭上玉京虎榜久登
賢隼子 守貞應會試而復失 雞窓還坐腐儒生鳳凰池上
君今到鹿豕林間我自耕青瑣吾師如問訊為
言吳下舊阿蒙

挽李東溪天祿

劍氣虹光射斗牛卅年文練耀西周經綸未盡
人間事辟穀輒從地下遊貞潔金相紛爵躍才

三百五十七

良銀海逆泉流 東溪女名貞潔男名效才效良 伊吾無地酬
知已 東溪與居士結志年友 乾死書螢泣楚囚

送賀先生考績

鐸声九載振秦關文物一時盡豹斑虎座進魚
今日別龍墀遷爵幾時還清谷飽聽蕉葉雨滌
河愁度蓼花灣東齋明日塵生几淚濕青衫看

訂頑

紫陽人去鎖煙霞更問誰何泳聖涯毎愛高明

希紹泒常羞愚懦但鳴蛙幾年馬帳随高第獨
抱麟經委亂麻傳道未傳師又去西風腸断嶺
頭花

賀李秀才秋闈中式

夫翁積善福攸基之子學成衆未知雪案三冬
翻卷熟蟾宮一步折枝奇絶　邦有路須懷宝
即鹿逢林莫問亀執友懃親咸爾玉希顔志君在
人為

再賀李寵發解秋闈

柴門舊篋鼓歪髻月桂新枝笑折標書報家山
輝草木燕田螢雪歎湎𤓰花王争説香薫色粒
賁曾看秀及苗太史會呈瑞靄春官應奏鳳
儀韶

雲路群趍共不斜蟾宮獨折最高花聲騰學語
黄童口香壓開筵金谷家國才才猷礼莫敵鄉
評名第果無差龍蟠飽茹十年蘗鵰斬行梓五
色麻

送張伯趙進士還武功 進士友人張詩男子宗對小甥

吝翁卬交幾何期文定幾門贄鴈時三祀學

親几席一朝都下見男兒觀光謁帝酬翁甚志落
筆驚人究男姿鳳翩依予遂起去渭陽椿樹益
興思

賀錢𢍆行取辟風憲授南曹秋官

名屬淛東第一人飛凫曽布晉江春還朝行李
琴随鶴滿路去思碑是民豸服慵從愁體着書
燈貧向暇時親金陵別去知征邁肯使乾坤愧
此身

賀李甥本綱恩榮冠帶

綱也忘機究父風散財扶國恤人窮九天忽下
彈冠詔一壑仍收釣月功開甕日當賢聖酒看
花春遠是非叢賢哉免矣當斯世有子無愁羨
若翁

寄贈趙子塉陵外舅張掖楊將軍

蓬門東坦是公甥念毋心于舅氏傾中歳將過
知嗣服外家不到夢含情幾年東望變聨裂今
日西飛兩翼輕我亦別君二十載新詩看處是
班荊

贈迎暉賓松處士為鄉賓

山中調鶴友岩松泮水登筵羨爺爲客早誦詩書

習孔蔡晩明方脉䒭岐蹤渺江往得過雲賦嘉
峪歸裝切王餘誰道鄧攸天不識荊花繁處鳳
雝雝　題東園先生東園
海亭岑閣鷲峰前朱草瑤華滿洞天下府一生
無箇事遂濡終日聚群仙會裏應作唯論酌孤
白裘治那記錢郡笑東山遊樂客知親風月未
親賢　雨花臺奉和大司徒約菴周公棠韻
風稚過雲調異常天花穠處會行觴青雲仙集
二百六十
江山重白鷺客逢語笑香佳事指隨空鳥沒皇
圖有異海天長登臨何地聊相似紫閣峰陰渭
水陽　送母舅歸家
送送長亭思欲迷不堪回首判東西風將雪意
侵衾薄愁壓雲陰傷鳥似紫陌好斟別日酒前
村已唱午時鷄匆匆未盡河陽贈尚待秋空姓
字題　謝人送石硯代道士作
鬢待終南第幾峯野突和月刊琳宮門下故流

難收拾唐室崖高費琢龍龜背映　心窓外竹綠
頭昂出檻前松遂萊未許相遊方先為人間措
姓名　挽湮野
明夷之日太星流君別神皐記玉樓共學當年
留稷契蓋棺今日是程周六經註出蹤堪列千
卷書垂志亦酬惟有群言朱紫亂相期刪定恨
靡留　挽楊南里繡衣年丈
鄉闈薦日冠時英烏府乘僚道獨鳴闕下霜飛
二百六十七
百辟肅滇南驄到八蠻驚生前祠宇蒸民祀
沒後心田永世耕清白誰言遺物薄一雙和璧照
人明　賀蒲州梁南渠生子
東蒲船客宇天長西認龍橋是故鄉犖壤學
荊麓約登雲仙共露盤漿一朝室驗金星夢三
谷人哦白雪章靈鳥異日彩羽就儀韶應白鳳
陂翔　哭武功張緯秀才
北臺行所尚新書東序松陰宛舊居月上忽看

執葉處雪中忽憶立門初當時準擬而聞道今
目誰知天喪余回首春山雙淚墮滿園荒李若
為虛

谿田文集卷之終

補遺

送康太史奉母還關中序

昝龍潜公云我谿夫子名播外邦者
此文是也集中未載今增補之

粤若弘治十有六載臣太史海復於
帝曰惟　帝克弘我　先王之丕孝亂四方雖
時四方匹夫匹婦綽厥衷咸庸休於帝德嚮臣
海罔敢逸辟庸布厥衷於　帝臣少孤鞠於母
氏康張茲弗敢以母氏之勞瘁譁越　天聽昔
在十有三載臣母氏携臣海來自豳學於辟雍
棄厥允祠守塋域暨厥毛裏之倫迨今奄四載
矣實未嘗置厥心罔念逮臣尸史館益用興恤
越豫惟時先祠守若倫率灼見於夢寐寢膚或
疚罔瘳臣累羞以良劑麾曰母我疚在心爾尚
克俾爾寡老母獲一還先廬否茲是以瘳爾寡
老母之疚否則有歸骨耳臣□□□然不知

攸措念惟　帝之大孝覆冒下土克既諧匹夫匹婦之隱恍亦尚有監於茲茲用敢復於　帝罔敢逸辟　帝曰哉爾臣而克臣維克子爾克子時維良耳日在朕躬　帝曰嗚呼海宇其善慰爾母氏拊爾鄉比寥以来弼朕不逮太史頓首稽首曰臣不敏曷以勝對天之光命時九月望後二日也翌日祖宣　武門奉母以行于是太史之友生昔同舉於鄉者畢来自太學餞太史爵行謂太史曰維我雍梁之墟在昔賓興賢能時維賢聖淵藪暨我　大明士敦于行亦曰秦猶有人維時進士之科名鮮有冠于多士用大越太史於戲太史亦尚識否昔與予在童子志以文名世僉曰咈哉維太史克自信予亦諒太史展有今日謂太史曰時徽徽維克修厥德冀無忝厥鄉先正時維徽哉太史曰學今眾若厥志矣古之人曰學先於立志茲茲尤信於戲

太史嗣今以往其念厥文辭懋越德求匹美越前人尚有弗獲若志匪予攸聞今官得行道者維太史太史之任一曰　師天子二曰　傅天子三曰　保天子四曰侍講讀以帝王之學詔天子五曰撰編國史以大懲大勸警　天子厥惟重哉今太史志越以文名世則獲志越祿養則獲志越掃謁先祠守塋域以慰母氏則獲其志越竭力在王室則尚藐如未有攸聞太史可不重用懋哉予聞李唐以来重進士號曰得人則有若韓愈榜則有若張詠榜而王佐乃由我朱予屑終譬吾儕昔與太史同舉得無厚厥望哉今茲與太史別敢用茲爵為太史祝太史其念哉念哉

谿田文集十一卷補遺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馬理撰理有周易贊義已著錄是集凡文六卷詩五卷補遺一卷則有文無詩理少從王恕游務爲篤實之學故所詁諸經亦多所闡發惟其文喜摹尚書似夏侯湛昆弟誥之體遺詞宅句塗飾琱刻其爲贋古視李夢陽又甚焉明史儒林傳載楊一清督學關中見理及呂柟康海文大奇之曰康生之文章馬生呂生之經術皆天下士也則一清雖賞識之已不以文章許理與柟矣史又稱理名震都下高麗使者慕之錄其文以去蓋亦以其人重之耳